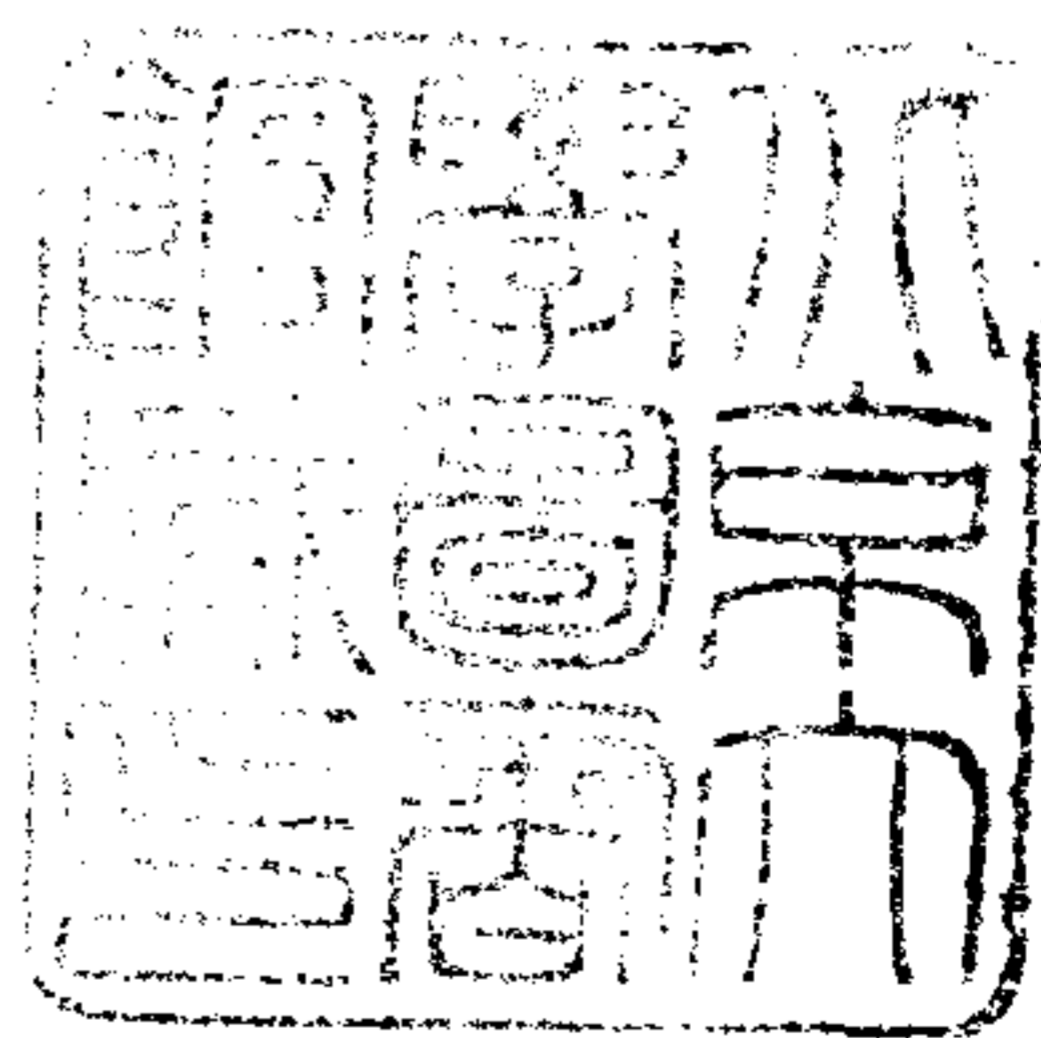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六・子部・小説家類

夷堅志一百八十卷（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	一
（三志己卷一至三志壬卷十）〔宋〕洪邁撰	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	一五三
厚德錄四卷〔宋〕李元綱撰	二四三
樂善錄十卷〔宋〕李昌齡輯	二八一
鬼董五卷	三七三
新編醉翁談錄十集二十卷〔宋〕羅燁撰	四〇七
續夷堅志四卷附遺山年譜畧一卷題〔金〕元好問撰	四六三
效顰集三卷〔明〕趙弼撰	五〇九
見聞紀訓二卷〔明〕陳良謨撰	五五一
祝子志怪錄五卷〔明〕祝允明撰	五七七
都公譚纂二卷〔明〕都穆撰〔明〕陸采輯	六四一
西樵野紀十卷〔明〕侯甸撰	六八五

夷堅三志已序

一話一首入甘輒錄當如捧漏壑以沃焦釜則續詞
記事無所遺忘此手之志然也而固有因循寬緩而
失之者滕彥智守吾州從容間道其伯舅路當可得
法而幾為方氏女所敗一輔語曰史有兩事它日當
告君未及而云亡黃雍父在之館時說東陽郭氏館
客紫姑之異不魯即下筆後亦守吾州又使治鑄申
據舊聞云已訪索姓字歲月殊繁然只有小不合處
茲遣詢之矣日復一日亦蹈前悔至今往來襟抱不
釋也三志已編成因遣書之以謀餘恨且念二君子
之不可復作云慶元四年四月一日序

夷堅三志已目錄

卷第一七事

石六山美女

秦忠印背

長安李妹

韓郡王薦士

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姜七家豬

顏氏店鵝

瓊小十家怪

余觀音

周世亨寫經

卷第三十一事

睢祐卿妻

倪彥忠馬

鍾離丞

支友璋鬼狂

海州虎豕

張允家怪

孝感寺石魚

吳女盈盈

京女貧士相

東鄉僧園女

姜店女鬼

程喜真非人

許家女郎

福僧法信

天慶黃籙

大伊山神

劉師道醫

宗立本小兒

解忠報應

穎昌趙叅政店

卷第四十二事

張馬姐

蕭縣陶匠

齊宜哥救母

沈六寄書

楊五郎鬼

竇氏求子

葉通判錄囚

卷第五十三事

秦寧獄囚

五東鄉鬼

北虜鎮國物

李持法司囚

朱望晒晒

吳遠澤夢

程米夢改名

卷第六十一事

上請克舜

王元懋巨惡

養皮袋

暨彥穎女子

于允升寃鬼

俞一即放生

傅九林小姐

燕僕曹一

周十翁墓

秦寧牛夢

黃氏病僕

衛靈公本

邢監酒夕妻

趙不刊妾

潘三十四

摩耶夫人

趙氏馨

張四殺倡

李克己井夢

半山兩道人

黃裳梅花

卷第七十二事

善謔詩詞

瀉醫手法

節性俞齋長

邊換師

周越麵

卜氏義僕

卷第八十七事

漢張耳碑

呼延射虎

南京張通判子

東海紫金竹

胡園荔枝殼

五通祠醉人

浴肆角箇

富池廟詩詞

浪花詩

二姜夢更名

司空見慣

范元卿題扇

先(朱)覺九梁

潘夢折母夢

華亭雨電

吉州樟木

真如院塔

道士竹冠

楊立之喉壅

陳州兩龍

台嶺錢王廟

鏡湖大鏡

長垣婦人

唐革廉訪

任天用夢

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泗洲普照像

婆律山美女

興國大乘佛

傳夢泉

石牌古廟

葉七為盜

石門珠巖

蚶坡蛇化

林劉舉登科夢

神作上梁文

吳呈俊

葉氏七狹

桐江二猫

界田義舉

陳瑩中夢作頌

婺州玉石穴

甜水巷蛤蜊

乾紅猫

建德茅屋女

曹三妻

衛勳傷足

山玉樹

周沅州神藥

廟神出游

雲居聖父

余氏夢松行

李氏宅金龜

桐廬擣求母

夷堅三志已卷第一七事

石六山美女

寧越靈山縣外六山相連故名曰石六山巖谷奇偉

山容秀絕舊為墟市居民益廣商旅交會至於成邑

郡胥寤嘗主藏於驛中嘗曉起盥櫛俄一女子至荷

筒筒候門徘徊羞怯將汲井嘗凝睇久之蓋美色也

所着布縑潔白無垢汙訝為異物執而訊之對曰我

只山下村家喪夫半歲矣姑舅嚴急每天明必使負

雲居常水少遲則遭撻不計其數臂脊流血不如無生因

汪泣下嘗已羨其色又悅其語音僕利欲加以非

義拒不肯賞奮怒令駟卒繫之柱間殊不懾怖至曉

始悲告求釋賞再語之收淚而言曰碧晶之前綠水

之濱喬木之上白雲之間君幸勿相苛窘他日當自

知賞命解縛連之與俱出門倏尔不見惟筠筒在焉

賞料必靈山之精邀朋輩好事者享壺酒往游莫有

值遇略無所覩日將暮陰雲四合於林杪一白獼猴

引手垂足且往且來擲一木葉墮前其大如扇書二

十字於上墨猶未乾其詞曰桃花洞口開香葉落莓

苔佳景雖堪翫蕭郎尚未來衆博觀驚歎即隨失之

賞慮其為妖孽亟率衆奔歸消息遂絕後十年縣市



卷第十十五事
無之檢時詞
有十二條無當
神已下三題

夷堅志已目錄 凡一百二十五事

一少年狂醉繼日因過宮畔逢女子秀色奪目留眇不能進步女亦注視含笑而迎曰暮君之能舊矣能過我乎少年喜甚便握手相從入石室但見瓊樓瑤砌碧玉階梯中鋪寶帳名香芬馥奇葩仙卉不可殫述遂留飲同寢各恣適居數日女於席上歌曰洞府深沉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欄寂寂看明月欲種堯花待阮郎少年不思歸女曰與君邂逅合歡恨不得偕老君之家人夫君久晚夕叫呼尋訪於絕崦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為不便君宜遽歸猶眷戀弗忍不獲已而行及家已三更妻孥言失之兩月矣後亦無恙

孝感寺石魚

廣陵陳生往孝感寺謁僧偈暮趨回山莊遇樵人謂之曰早上斫柴之處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我村野農夫無用此物以與君陳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掬水沃之為戲因取酒同妻孥飲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為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畧無涓滴生嘆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古賢之語豈虛乎哉設或留蓄將必為患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

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為何怪也

秦忠印背

龍州人秦志好獵所殺鹿豕前後以千數嘗因醉射一豚中其足逐之入一窟行五十餘步失蹤徘徊至暮無復得路聞窟內人言此人久射神豚何不報王又聞言奉山王指揮令付獄償死俄二吏引至一殿傾窺緋衣神正中坐良久送下黃紙一幅云秦生罪與赦綠衣吏前請案記其四語曰福下可作禍安敢為赦女之罪洵用印之忠得免甚喜再拜而出但不曉用印之義徐送達於外東方大明冷汗浹背回看昨窟已不見是日到家人驚云汝去且一月不知何往乃具道其事自後唯覺背痛令人視之皮上有赤印四處若世家篆文經月始沒志遂棲心道門盡毀獵具有一書名曰說異自序云羅漢寺僧舍歸虛子述凡兩卷錄十事以其不傳於世擇取其三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未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冶詞翰情思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遠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

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度累月山辭歸盈
 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其山詞云芳
 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檻光發一旦碎花魂
 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
 歌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園春入塗酥濃龍腦
 透縷紋鮪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初見十五六眉
 試青青鬢垂綠道字不正橋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
 阿母偏怜掌上看自此風流唯管束鶯啄含桃未噉
 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晚啼鳥壓花新
 睡短臙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怜留翠暖淡黃衫袖
 仙衣輕紅玉闌干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
 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知
 韓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
 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敬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
 釵橫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便君蓮睡起思羞頭不舉鳳凰簫冷
 曲成遲凝醉苑花過風雨阿盈阿盈听我語觀君休
 水堂作宋 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怜水玉才多誰解賦洛陽
 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

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冷心玉如土
 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
 灣薛濤未戶皆金環常筆逸玳瑁落張祐盞滑瓊
 瑤乾壓倒念奴償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覩
 耶一掃落花飛雪聲漫：夢得見人為改觀樂天更
 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珞鞞掃眉
 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詩七十始頂菖蒲冠
 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大雅真可
 惜尔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深雲呼
 佚墨久之不見子心憶高璣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
 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
 閣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思向小樓清淚滴又明
 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簡欲偕遊東
 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綠林間發：紅已嘆芳菲
 畫安能罇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
 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疊：昨日成衰翁幾時滿
 飲溜霞鍾共君倒載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
 赴其約秋中再如東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
 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主
 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

夷堅志 三志已卷一

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鳴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
 山作詩吊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
 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藏
 生乾坤意入憑欄濶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
 寂：夕陽無雨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
 腰休舞鳳凰首一枝濃艷埋香土萬顆珍珠濕袖巾
 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唯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
 意縱有芳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卷朱橋花又春洞房
 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遇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
 魄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
 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
 至絕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
 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
 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
 感槩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
 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
 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佇衣
 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處
 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現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類
 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弃春華斷

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易翻滄海水
 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瑤池濶鳳懶龍嬌日又
 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憫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
 門碧衣短髮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幘衣絳綃
 長眸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
 女偕至微笑曰為雲為雨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
 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推故便可
 就寢聞雞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
 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台錄
 詳記所遇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
 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終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
 漸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王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
 咸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嘗於宴席見其人心動
 不能忍乃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說而獲焉以為寵
 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
 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狎輒
 莊色斂衽解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
 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妹大呼輟泣
 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騰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

說當作既

一書二七七丹書

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妹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初出賤汙鬻身官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怜愛許侍巾履同州情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譴暫託於君侯則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苗君侯乃欲持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勢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虐女子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汙侯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雖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有何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繼死它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泣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亦錄筆奩

京師貧士相

王珩彥楚自明州入京師赴省試揭榜前一日獨在邸舍時年方二十以貧甚不出游俄有貧士前揖謂為丐者略不顧視士忽發問曰秀才待勝乎王曰然君豈善相人耶珩今舉可得否士曰秀才才能從吾飲當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費囊無酒資士傾袖中錢數

百曰用此足矣王頗異焉即相與詣旗亭酌數盃罷復扣之曰明日榜出幸為決得失士曰後日方榜出明日未也王曰却已見宣押臺官入貢院拆封何由留連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俸未登第直到五十八歲乃可王曰儻如所言前程當不能遠大曰却有些好處才了當便任事局不三年超遷鄉監連與大郎作監司壽登八十五王意色不懌捨之去頃之遇大學齋僕過門問以放榜事僕曰奏卷錯誤展作後日王始驚嘆已而不第尋訪貧士更無識之者後悉如其說王以大觀己丑成名建炎初為京師轉運使甲志嘗載其夢中詩云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道還家居常項一字巾跨馬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眾悉逆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

與富作李駿驟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學

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頓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賤司否答曰常負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慶李遜謝感泣明日一支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戕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古二事李于求說

夷堅志三已卷第一

夷堅三志已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鄱陽槐花巷以大槐得名其木蚪枝老幹由來久矣慶元四年正月浮梁人徐五秀才入城輸租值積兩坊間縱遊塵市經過巷中到樹下拊摩而歎曰此木根本皆朽盡但存枯皮而柯葉尚能蔚茂不知閱歲幾何得非世俗所謂老樹精之類乎不然何以若是之異復再三拊嘆而去獨行歸即掩閤明燭酌酒至更闌將就寢聞剥啄叩戶者啟而視之一青衣了鬢音韻楚徐謂必倡家人見我旅宿故來相就邀入室未欲遽媒狎姑問之曰汝為何人之女乃中夜過我乎荅曰妾乃槐花巷內大槐之精也晝日間辱即君惠顧惻然興憐感恩義殊常是用致謝家有尊屬不敢久留離合有時更俟它日君善自珍愛歛袂而起忽不見徐懷想迨旦目不交睫為友人言不復再詣彼處三志甲所書方三遇女子正此云

東鄉僧園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裾大髻衣服光赫兩了鬢從于後色貌妍

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淨使從左方出女子謝曰所謂誤入菽源更容閑有時霎乃穿踐業薄中不避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嗥聲可怖淨駭惧執童行手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寧者累日

姜七家豬

壽春民姜七居於府市邀接商旅作牙儉慶元三年七月常聞後園有悲泣之聲開戶審視則無所覩又兩月五客負販南藥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吳一姓董同宿房中其夜聞泣聲切於門隙窺之乃園中牝豬也五客偕出呼問之曰尔已隨畜類故應

隨畜類墮

嚴喜怡含笑歛袖前揖曰和尚萬福法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縱有兩三家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約華安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略以招蠹媚遂袖手搯印誦楞嚴咒大聲咄叱以威之女鳴；大笑斥法淨名曰和尚你也好笑縱然念得楞嚴神咒教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是鬼怕甚神呪淨曰女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作妖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修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縱當作縱家因隨衆出郭迷縱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

受業何得示此更怪豬應答如人言我是姜七之祖婆緣在生之日專養母豬多育豚子貿易與人一歲之間動以百歲用此成立家計遂受罰償填追悔無及明日衆以告姜勸其如法飼養姜佛然曰畜生之言何足為信我已數月來知之矣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設若真箇是祖母又且如何不可听他一任旬在衆皆不復語祝客者遂昌人申戒尤力姜發怒責之才兩日得疾恨豬為祟喚王屠執縛去宰殺取錢閱三日姜手足盡生黑毛化為四脚呻叫痛苦若就刃時到晚而絕妻正懷孕滿十月生女頭面兩手是人形唯兩豬足而偏体黑毛母抱弃于水中

姜店女鬼

姜七家對面有空屋一所相傳鬼魅占處無人敢居姜賃為客房以停貯車乘器仗常見一女子晚夕循統往來客浸米在盆則為淘洗炊火造飯則為置薪飯畢又為滌器收拾問其何人不肯言終日未嘗發聲一客乘醉悅其盛年白皙欲擁抱之微笑而不答值夜亦前後行遊或擁戶入客舍及出則掩之未嘗與人作禍程三客者古田人平昔食素持穢跡呪有功用觀其事謂他人曰安有鬼物公然出現而得寧

貼者我當去之乃潛結法印誦呪女飲袂侍立听至
百遍拊掌大笑而退父老云此女崇出沒今二三十
年屢經術口法師攝治只是大笑暫隱不過百日依
然如初云

顏氏店鵝

慶元三年十月姜七家五客起離推場到淮岸候北
界放客過淮以十一日往顏氏店泊顏語妻云明日
宰雄鵝一隻待衆客是夜皆聞柵中群鵝競前啄泣
哭或相吊語及旦顏往取之群鵝競前啄其衣遮遠
不退顏携杖擊散竟殺一雄衆舉翅拍地自擲一雌
二雛即死餘皆七日不飲水食右三事
祝客說

程喜真非人

新塗人王生雖為閭閻庶人而稍知書最喜觀靈怪
集青瑣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
忽起妄念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
之見也今此處孤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覩正思
暮間一美女信步至前款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答
云我是城中程慶婆家女小名喜真被媽、嚴切每
日定要錢五千一如不及教必遭毒打吃受不過不
免將身逃竄未有歸着幸遇郎君不知可能收留歸

稟當符

宅作婢妾使喚店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愜所望但以
父母在堂不敢帶人語之曰吾欲權寄汝在守墳僕
家教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携去外方穩便團聚汝
意如何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家舍
竊取父錢百十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隨宜
商販濟度時日久而消拆殆盡女素善針指自綉領
茵之屬出售至三年八月在市店閑坐有雲遊馬道
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女子非人懼為君不利今君
之身妖氣充滿禍至無日不可不慮吾能行五雷法
書符救人當為任此青即研朱作符一道付之曰還
郎時藝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窻中女色變股栗
俄雷火熒熒從灶出徑入房室辟歷一聲起女大叫
王走視之寂無女矣鑄錢司押網
人到信說

瓊小十家怪

南劍州充溪縣人瓊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坊沽道
頗振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
居每經旬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
夜且二更瓊擊戶而入携酒一尊李問之尔既歸來
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瓊曰我既薄醉
思汝又念家間乏人看觀坊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

且來宿卧不曉便行矣泊就枕歡洽異於常時自是
輒用此際來門不閉局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姪明
年三月自瓊歸討妻腹大謂之曰我今歲不曾共汝
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連言之李曰從去
年八月汝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并慶奴各得一盞
酒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此不信請逐一問之
衆言並同瓊不能質究呼坊僕王八便李詢夫行止
王云十郎未嘗離本坊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
云今夜若復來但留下餅却俟來日審實已而又至
瓊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適見主公與主母對
酌認其衣裳形貌言笑舉動真無少異二僕唱喏罷
急走詣酒坊瓊十正彷徨燈下以須音耗僕告之瓊
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秉炬而趨
語二僕曰隨我去如誤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尔
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八先剥啄李氏飲席猶未竟
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我送牛肉來既得入瓊揮及
刺妾男子殺之化作白猿凡重七十斤李免身生一
小猿搦死之矣於荒野

許家女郎

尤溪民濮六亡賴狂蕩數盜父母器皿衣服典質父

漢五遺詣市舖從財主為役亦復侵盜妄用慶元三
年二月為父所逐又竊母一傘叙不敢歸欲駐跡坊
巷慮遭執縛乃遁於藪野間因睡過中夜月色正明
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地變夜深人家小娘
子安得來此女曰我非人是鬼耳濮曰姐、若是鬼
如何月下有影且作人說話聲音清亮想故、相戲
也女曰與你方相見何由赫女我是縣市許七郎室
女因月經正行為鄰里炒鬧隔坐遂成大病以致身
亡塋於此地緣生前永聘事兼是枉死魂魄更無歸
着漫出閑遊尋常但聞鬼詐為人迷惑生者豈有肯

永當作未
通

歌與哥自稱是鬼茲可無疑敢問歌、姓第曰濮六七曰六

練

歌速歸這裏不是六歌未履濮曰為不合使過父母
錢物趕逐在外無可奈何女令少住遞於十數步間
取尅絲花綾木錦各一匹與之曰用此變轉可以陪
得幸便回程濮捧接感謝擬行挑押女忽不見濮始
惧乘月還邑明日携三鍊出適逢許七者評價欲買
而認為女棺內所將即拉鄰里收執謂其叔墓濮述
昨夕事衆皆弗信呼集都保詣彼驗實略無損動之
跡破樞視之尸已不存歛時十練其七仍在許哀慟
而返

右二事尤溪
坑戶吳太說

余觀音

主

泉州商客七人曰陳曰劉曰吳曰張曰李曰余曰蔡
紹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余客者常時持誦救
苦觀音菩薩飲食坐卧聲不絕口人稱為余觀音然
是行也才离岸三日而得疾旋耶因忌海船中最忌
有病死者眾就山岸縛茅舍一間置米菜燈燭并藥
餌扶余入廈相與訣別曰苟得平安舡回至此不妨
同載余悲泣無柰遥望補陀山連聲念菩薩不已眾
盡聞菩薩於空中說法漸覺在近見一僧左手持錫閉
杖右手執淨瓶徑到葑舍以瓶內水付余飲之病豁
然脫体遂復還舟

福僧法信

僧法信福州人方在胎時父母皆夢西隱寺長老壽
正來云欲托化已而法信生孩抱即不嗅葷味十五
歲出家落髮每歲必一往明州阿育山寺礼塔至紹
熙五年十月詣泉州海岸礼觀世音正瞻拜次忽收
足坐逝時年四十七矣三日茶毗五色舍利飛布四
遠大至頃間眾僧見白光從中起穿入雲霞儼成一
僧望西方而去

周世亨寫經

周

鄱陽生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現世音甚謹慶元
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于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
疾乃禱菩薩祈救護即小安即以錢二千未一石付
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用
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於肆每幅
皆斷為六七俱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於周請一
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三十卷正晝握筆群鴉數
千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于像前迨出視蓋一鴉
中箭流血眾鴉為投之不能得故至悲聞周連誦寶
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投鴉
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
灵感如此

天慶黃籙

慶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饒州天慶觀設黃籙大醮募
人薦亡每一位為千錢二百預會者十人將畢事市
僧傳三見近所亡母着生前衣服上下皆濕自遠而
來入供筵中傳瞻視悲痛不堪處垂泣遽還母再
隨至家語話問訊一如常時且云荷女追修之力聲
音全與生前不異傳欲審扣其所以然奄忽而沒眼
醫魏生之女嫁周四以正月產乳而殂亦預斯席及

始下當有
去字

法衆攝召之際周覩其在茫昧中通身白衣跣行水
內開扉水聲迨至前兩足猶溼周惕然起怖念急捨
歸妻亦疾步相逐周登廁妻入厨周視其顏貌如生
益惧奔赴房趨解衣寢妻卧於其側比曉如此卷皆
徐謙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二

夷堅三志已卷第三十一事

睢佑卿妻

睢佑卿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為業至佑卿獨親
於學作文賦詩為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娶同里房秀
才女甚美而慧紹興辛未染時疫而卒葬壽州東山
之阿睢素所憐愛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
是歲冬與一僕往蒼山省親逼暮疲困到道傍莊舍
遣僕僦宿即解鞍而入門扉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
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汲水於井坐久餒甚無由可
辨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散畢集一少婦裝飾華
楚款容前拜與對席睢愕然細視之乃故妻也然不
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念不曾忘
睢方棲寔客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歡
媾如平生飲訖就寢繾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
十日竟不言去婦忽然慘顏言我已別嫁良人了君
不宜處此睢始大悟猶與之憐其被熱睡既覺則
身與僕皆卧於叢巖之中榭楸之下嗟惋還鄉為之
修設水陸齋以資冥路竟悒悒成疾以死

大伊山神

葛萬老淮陽宿預人後徙楚州紹興辛巳歲胡塵不

方作方

徒

靖倡率鄉人子弟立忠義軍自稱統領時魏勝據海鹽州楚守遣萬往遊說語言不相投遂為怨偶欲致之死地方窘而南竄獨行於野遇一大人騎馬來皂鞞青袍從者且十輩魏以移檄遠近稱萬謀叛揭賞求之萬疑為捕已匍匐草莽不敢喘青袍呼曰萬方可出萬雖甚恐不得已出應拜于道左青袍呼曰勝捕汝急乎曰然曰然則從吾行乃徒步隨數十里賴馬行不騁容其追逐但飢渴交攻其人指地則飯茹陳列食之至飽乃告之曰吾為大伊山神汝三年之後當建功于國家矣使閉目勿開方如所教覺若有人扶掖登舟耳畔風水之聲洶洶移時足履地方敢開目已達淮北岸矣復南歸又三年因獲反者蕭榮補閣門祇候充涇淮都巡檢死於官妻子今猶居山陽之高師

倪彥忠馬

池州青陽賈人倪彥忠性好飲紹熙五年六月與數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間酒壚遂大醉客皆先去倪以天時極熱覺心膈煩燥見水輒喜其外有池甚清泚走向池畔欲取水漱口因岸滑失脚墜於深處昏醉不能上傍又無人所畜一馬在厩中奔馳而至徑赴

屈

水濱無疆而下倪挽之自救馬盡力拽出之倪得不溺死歸告其妻曰我今日乃得馬活性命妻未及問馬亦還向前吐一骨作人語云倪廿二郎是我前世之父我頑狠不孝多毀罵父母作畜主故受罰為異類且只在尔家恰因垂疆救父已償宿債用此一善當復居人間矣言終立仆地而斃倪為掩葬而修齋供以報之

劉師道醫

連水軍醫者劉師道家在金城徙居邑市丹世業醫至其身聲價始振起為軍助教醇謹修飭紹興十八年冬非浦人王彥礼病遣僕馬邀迎回次中途逢婦人跨驢一僕從後婦先舉鞭招揖呼其字曰顯道別未安樂劉思向來不曾與接識駐馬問之答曰我是魏思誠之妻相與為姻戚緣丈夫久伏枕遣我詣君欲板屋至敝廬診視適尔值遇真非偶然也劉意不願行婦強之甚力不得已而隨往並馳三十里背力疲倦而婦無怠色度獨木橋經煙村院落到一宅請下馬升堂啜茗會食遂入宅見魏元無半面之雅神手求脉覺骨節硬如木石全無煖氣心怪之投以湯劑且存鍼婦在傍忽鼓掌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

可醫之劉曰娘子拉我来何得却如此婦曰郎中試
看轉眴間俄化為狐狸奔而出劉與僕怖叫室宇俱
不見正坐古塚上所斂者一朽骸耳即疾驅而歸及
家則婦已在門內曰說道醫不得郎中不信奈何劉
大怒取長矛將刺之復化為狐躍出戶登屋鳴嗥劉
喚集弓矢叢射之遽失所向劉自是得心疾累歲始
愈

鍾離丞

東平府東阿關山鍾離修任偽齊為萊蕪丞單車到
官歲餘聞父在鄉里病篤欲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
曰我於某日亡及寤而痛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
至因憂念成疾昏不知人伏枕冥：殆類已死者其
家卜日將菽屠父柩脩忽奔馳而來哭踊哀極妻問
之曰尔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及一吏卒使令曰吾
告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疾潛歸縣人皆不知
也及葬日直麻徒跣至窆所事畢迎魂與還舍脩行
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退躡迨到家倏失所在舉
族周測急走健僕兼程審訊正困卧綿劣久乃漸愈
盖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純至所格耳
後歸家挂服方叙前事一：無所遺忘與其身親至

無異也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
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
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杖守衛明旦蓐食訖
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上前語言探利可喜問
與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
父姓名是王中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
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虎狼魑魅矣立
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
曰神授見性質警敏每覽讀書一過輒憶又能把
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書帖墨蹟
稍加摩訪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之小民耳遽矣
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
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偉傑指兒謂立
本曰尔在何處拾得來立本乃曰吾妻實生之矣乃
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夫
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尔久留他定招大禍吾已密
施往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嚏立化為
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

中僧頂戴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
鈴轄王易之親親厥異

支友璋魁狂

漣水氏支氏啟客邸於沙家堪倒夫婦自主之遇商
賈持物貨來則使其子友璋作牙僧璋性慧口辨詭
譎百出左弥右逢人多墮其狡計且好尚怪竒乾道
八年春土人共議建立東嶽行宮未有任責者求索
頗久璋忽發語狂易金如喪心每逢人則直指姓名
道心腹祕隱及其意間所營畫無纖微不呈露衆畏
之如鬼或賣錢帛密貽之輒受不卻而悉以付祠下
收市木石瓦甍募倩工匠一邑無不加敬尊為翁
人有疾病久弗愈者詣之請堅藥或掬灰三盈攝或
傾馮瓶水俾服之一切效驗至於牛馬不食水草群
立道士人往禱祈璋到其處一叱隨即復常已而數
十處同日同時皆見之者郡縣知為怪神亦不能禁
經歲餘數然若有所失搏膺大哭領仆于野越夕乃
蕪向之恍惚冥略不記省殆如鬼孽附麗以然

解忠報應

解忠者沂州人本名沂上世耕農為業忠獨好武事
紹興辛巳從山東開趙歸化得一官馴致殿前司副

將天資會猿暴戾不仁因登御舟盜物事發當誅朝
廷念其效順但編置湖湘後竄身淮上與不逞子陳
二叔臨澤布商捕送高郵獄祈獄吏言我積金五百
兩埋於州西之土山若能出我當取而中分之吏不
虞其誘道之越獄仍踰城至土山掘地三尺為坎陽
若訪金者即殺吏投尸於中成閩鎮京口往謁使隸
麾下始改今名而居察邏之戕糾說兵籍八健卒行
劫八角樓居民害貨推他人為首分其物而密告官
八人皆受戮又約結王展世宋國寶司澤曲端皆蜀
將者之徒起忠義軍以書尺往復哀集不根之語告
于都師李川、悉加鍛鍊誣伏流諸嶺外遂以功補
右列歷娶蘇西州指揮使慶元元年每日常暮之時輒
見諸冤魂環繞左右出沒憧憧二年之春正晝在寢
為鬼祟鞭撻痛若無量正年夏有壯士十輩類行伍
中人直詣其舍詰之曰汝殘酷好利過豺狼我曹並
以無辜死於汝手使我厄滯泉下而汝服衣冠亨爵
祿於心安乎今已上訴九天下訴九地必要汝去不
得稽留汝之子孫後日將無噍類一家盡隳其言遂
同施蕪楚七竅流血聲如牛吼累日乃亡及葬之中
野喪柩破裂暴骨不掩猪狗齧食肉盡街骨矣之雖

三子尚存當不得永遠承祭祀也

海州虎豕

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居人共刺殺之是時州陷虜地其夏鎮江軍師王勝攻取之明年南北講和以地與虜悉空其民度江三十年一巨虎晝入城伏於西市紀三家後福困之側紀妻呼其女曰誰家黃牛在此速將棒打去女曰恐是知州拽車者不可打乃止俄聞路人大叫曰尔舍内有虎妻急挈兒女走出郡守王添章驟騎率兵圍捕虎奔至市登人屋衆射之而斃添章因與僚佐出郊蒐獵有捺合主簿者女真人先夕夢為白兔齧足損心疑有他事獨託故不赴日將暮或言師姑寺前有虎捺合捺合素膽勇頓忘昨夢遽馳騎赴之射中其額虎怒舉爪搦其鞍攀搏左足骨肉皆碎明年魏勝舉州歸國竟亦徙民如曩時乃知野獸輒入郭非吉利也

穎昌趙叅政店

焦務本陳州名田足穀而於閭里間放博取利積之甚滋多漁奪人子女或遭苦骨至死皆怨之刻骨乾道初師僕隸貨金帛於穎昌道由萬壽日將暮欲訪佳邸店寓止得一新旅舍問其人曰我屢經過未有此

店今是誰家產業曰穎昌趙叅政府所建方月餘尔焦喜而就宿主人置饌又置酒為禮勤篤至秉燭復出男女婢僕數十人列於前焦舉目顧盼大抵相識俄合詞諛罵曰汝尋常在鄉里賒貸以米粟麻麥重紐價錢用勢凌偏使我輩擠陷死地寃痛莫伸投訴泉下聚集於斯以伺汝緣汝壽限尚有一年直俟命終追赴陰府今日聊紓憤懷於是群行歐擊手足傷折不能起諸僕亦遭毒打所載之物蕩無了遺向之屋室俱不見但丘墟莽莽而已呻譽徹曉路人為雇車車載以歸明歲果卒

張充家怪

張充者宿豫角城人徙居山陽北神壇大啟酒肆家亦瞻足而其為人輕率不知拘忌或談鬼神之事必誑為無有而蔑視之紹興辛巳之秋淮海受兵人情物態所在倣擾充只一子曰詢得病危殆白晝鬼游其室器皿几案悉憑虛而行互相值過則鑿然作聲猶犬鷄豚舉皆是怪屢招天心術士據正法以始之愈甚無益允始知悔咎方議訪邀山林高道悉力啟禳未覩其效忽一偉人自外至掀解簡偈乃謂允曰令郎病不可蓋為衆妖扇黨將肆其虐今沴氣蟠結

充塞不解吾與君雖無雅素但區、寸心每欲代天
行化為人致祥足下其廣備科儀無靳資費當相為
止絕允喜不自勝清爾庭除鋪陳况掃及初其人按
劍禹步斥群鬼之名即有使者擁一鬼來立命斬之
則鼠也如是者源、不已或雞或鵝或鳥或象其類
不一允家竊以為賀其人遽擲劍奮怒化為白狼突
戶而出內外覩者駭散稍定復桀殊無所覩變怪儼
如前時訖于詢死乃息

此卷皆得
之未從龍

夷堅三志已卷第四

張馬姐

虜大定八年蓋中國乾道戊子歲也海州守曰牙哥
信用忠義人侍其旺使出入門下面前張馬姐亦胡
人面前者客將也言旺必叛不可留牙不信未幾旺
果結楚州朱其謀南歸中夜斬關入城欲殺牙、走
登高樓以避其銳張在傍呼曰不听鄙言致有今日
此晚旺以衆少引去其麾下張雄飛墜樓傷足為馬
姐所擒至於牙前雄飛心怨馬妄云張馬姐實招我
牙已悔向者不來張言畏或漏露已必獲罪陰謀欲
害之聞此說正投機會遂并斬兩人事定牙晝坐於
郡齋聞有擊窓戶者疑其鬼物叱之曰是何鬼祟而
敢來此空中應曰我是故面前張馬姐昔日屢被忠
言不見納後來事應當受重賞而反以為戮既訴諸
陰府矣牙曰我命正旺可若何自是張形見于屏後
三鬼隨之曰使君雖祿位尚旺我亦不離左右姑少
待也牙頗懼屢醮謝之不退至于死乃隱相去三年

豎彥穎女子

章立豎彥穎以乾道庚寅秋虜大定十年省親臨濟
回天色未晡而陰昧冥晦謂為日暮求託宿之所得

一邸店而居方倦憇房內一女子推戶入欲問為誰
握手不答且掩其口暨在羈旅沉悅慕其貌又密問
之對曰我即南鄰京氏處女也知尔至此故竊相就
暨大喜留與共宿未曉促啟程因隨歸里情好轉寫
目之曰京娘經歲餘同一家出遊野外見墓祭者擊
裂紙錢忽大慟曰未知我父母曾為我添墳上土否
衆駭而扣之不肯言晚歸舍亦默中宵長嘆執暨手
曰我實非人死來已久但精識不泯得以周旋世間
與君有夙契得諧伉儷之歡茲暫請別明年今日當
再會面於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泣叙睽闊
暨挽與歸辭不可曰會合有時非由我也我便去只
遺一僕相從君不宜往乃如之僕躡步可三里抵茂
逝

林女入其中有數侶伴出迎載以驢而逝暨憶念成
疾竟致淪喪臨終猶眷眷稱京娘不已

蕭縣陶匠

鄒氏世為兗人至於師孟徙居徐州蕭縣之北白土
鎮為白器窰戶總首凡三十餘窰陶匠數百一匠曰
阮十六稟性灵巧每制作規範過絕於人來買其器
者價直加倍又祇事廉且謹師孟益愛之遂妻以幼
女暨數歲生男女三人既皆長大而阮之年貌儼不

少衰衆頗疑其異謂非人類雖師孟亦惑焉唯妻溺
於愛無所覺阮或出外不持寸鉄登山涉嶽渡水穿
林未嘗恐怖蛇虎蕭沛土俗多以上巳節群集郊野
傾油於溪水不流之處用占一歲休咎曰油花小
院嘗同家人此日出遊抵張不來山見鹿鳴呦呦意
氣踊躍及暮還舍語妻曰我欲歸鄉省父母暫與汝
別如要見我時只來州城下寶寧寺羅漢洞伏虎禪
師邊求我妻固留之翩然而去後二年師孟携家詣
寶寧設水陸齋幼女憶阮言同母入洞瞻伏虎像以
傍一土偶以手加虎頭容色休態悉阮生也始知其
前時幻變云

于允寃鬼

于允升者楚州山陽人居郡南鶴河之側乾道五年
從徐之寅奉使為屯田總轄官涖屯于二十里外畢
溝東寨有惡子傳乙雖出官門而自少不學流落淮
浙專持人短長屢訐允升之過升憾之而未有以報
也乾道九年六月傳詣屯莊脩謁升待之厚而竊甘
心焉飲以未熟之酒啖以半生之面洞泄連夕求醫
於升生納諸松棺昇至西寨三叉口當道瘞之未
從龍都轄力田知其事未暇治舉目是升當見傳子

在前相歡語如平日志所欲成必陰為啟導升私喜以為得鬼神之助明年春從龍坐事去升於恍惚之間若有人告以嘉謀者意功名可立致遂糾集徒侶度淮攻宿豫掠臨沂王家金珠楚守畏生邊隙遣劉光遠以閣門祇候說誘之升猶持疑夢中聞人言云當作野豨歸必大貴乃南還提點刑獄以狀奏陳詔斬于肝胎水滸臨刑猶見傳守左右右四事亦未從龍傳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恨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人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于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遍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歐首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子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一男其患遂絕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因為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眾皆涉水以渡獨得

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棲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着王者之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為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主人身者二十余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卜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塙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教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沈六寄書

桐廬民沈六家富招接四方客旅而嗜酒好博淳熙末因敗數百千酒後情躁自刃死其弟斂而葬之至慶元元年三月隔七歲矣福州吳客者往蔡州權場遇之於路向時固與之相善延詣酒肆飲數盃問以前事沈曰莫听人妄說我實曾自傷當時值良醫封合瘡口未久即安若不逢他也是費力緣此羞見諸親且將些錢遠出作商粗可度日此去我鄉里難得好便今日逢故人殆是天幸上落如歸鄉望為帶一信與第七哥即約明日復會遂各分手明日吳丹往

沈果未却與吳飲酒出家書寄番羅白綾各一疋人參二斤託以付妻揖別而去及八月吳還過桐廬出書信授沈七驚曰家兄死于非命故東方焚化嫂已別嫁人了只在近處乃偕往訪之所書真其兄字書又一小封與妻寄以綾羅而人參寄弟凡叙說生前細瑣一一皆然妻改嫁後夫姓名并月日無不知者書云我本欲一二年後歸汝既不守制不復南矣妻讀悲恨之極無由再達音耗但修佛果薦之

傳九林小姐

傳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曰傳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常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網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為生家李氏當壚共役蘇頃嘗識傳問其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衣主人言傳九郎夫妻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

楊五郎鬼

鄱陽和風鄉民楊五郎家自慶元二年十月以後每到夜分必有扣戶不已者及令僕妾出應則無人焉凡經數月許三年二月楊習慣其聲不甚畏窺之於門隙乃一物着布衫長五尺余即率眾僕携紫杖啟閤叫逐得急走如飛明夕復然又明夕楊先伏壯丁十輩於門外籬下遮以蓆席又真人于中向不懈如期而來眾人合力夾擊遂執之物膝踊作勢身長一丈黑毛遍體兩臂之大如股併投刃殺之全無血汁及剖其腹亦無腸胃視面上昂坐三眼守之至旦涕油煎其肉化為黑水流去

燕僕曹一

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貨糴餌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為曹一求備春粉使令之役衣飯外不請工錢燕留之為僕小心祇恪願指如意雖令幹置它事悉皆盡力凡四年曉夕如一郡人皆以為未嘗見店舖家僕廝若是其謹者一夜已寢外有十數人敲門稱來就曹一索命我輩根尋他四年于此矣今日須將命還我曹當時頭俱亟告主人云某實府差罪過不敢有隱昨經過連州見有十二高客所齋頗厚因詐作提茶人就山岡上傾茶與乞而和藥于中皆困

倒不醒即殺之而棟取金銀北還今埋在本州宿松石橋下若蒙相救當盡以荅謝燕五大駭曰十二人同行尚被汝壞了何況我家只六口又多幼小早知汝行止如此那敢相留既寃債臨門豈能奉救俄聞外間言燕五哥比說極是已而門自開衆鬼捧曹一而去

寤氏生子

湖口人詹林以妻寤氏無子夫妻常焚夜香禱北斗求嗣經十余年不驗紹熙之初忽起惡心至啟告云詹林自省平昔不曾作惡事今年四十四歲妻四十二歲焚禱十年並無感應不知有地球上直否方咨白未了見一老人咄之曰詹林專好食魚子及淹藏鷄鴨卵不令生抱故造物磨折永後無嗣汝不思已過反敢怨天豈得為便言訖而沒林悚然追悔齋潔謝愆乞自今以後不復更食魚子及藏鷄鴨卵於是每遇春時買魚苗及子放生而奉斗益謹慶元元年

遂生男

徐謙言

周十翁墓

弋陽周尚書高祖十祖居邑之松山因妻亡招術士訪墓地未獲變妻告云地不須他求但用明日去茅

岡上乱揮竹杖驚趕起過野雞飛起處便是穴覺而如其言往反且十里無所得以為不足憑信令術士別卜又夢其妻云我夜來所說非虛語只在屋前後數里內仍須絕早起於日未出時着意尋討如更遲兩日鷄不復在故處則失之矣其地非尋常比與狂甚速或倡之治定切不可深它日定出狀元宰相富貴綿遠儻不沉過深其發必遲種、不及矣翁念兩夢之異遂率子弟宗黨協力營求才行數里果一堆從茅中高翔而逸急立標志之土氣溫暖迥與岡上它土不同乃治為双墓術士自知無功辭謝必薄妻以禍福開曉竟鑿過一丈翁沒後子孫皆為民至百餘年曾孫庭俊始生子表鄉登科第二人位至吏部尚書十翁墓處左右前後唯產茅茨獨對穴有古松一株指為崇山而松稍向東者極孤側不正故尚書頭稍偏諸子諸孫亦多如此

葉通判錄因

淳熙初衡州有公吏三人坐枉法罪至死憲司檄衡山丞貴溪葉環錄皆承伏遂受誅葉回縣便得心疾遂以尋醫解官歸鄉自是朝夕咕囁若與人辨對狀遇飲食盃酒必令家人辦具四分造宿卧亦設四榻

否則被箠擊索命債葉或稍醒則責之曰汝輩既稱
冤枉當我錄問時何不翻異况自有勘官何預我事
雖不能答然後不捨去如是二年一家不勝愁苦一
日頓蘇呼妻子告之曰三日已尋着原勘官知道無
預我事只辭去只覓盤纏三十貫可便稍與之妻子
即如戒仍備酒肉祭遣葉豁然無恙然參選改京秩
知清江縣維通判鄂州紹熙二年物故

右二事皆
張思順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五十三事

太寧獄囚

陳茂英福州長樂人為泰寧知縣前政在任日有民
鄧開五毆殺一桶匠投尸於大江中事覺受捕而入
獄以尸不存之故不肯承伏遂經年未竟陳視事三
日窮治此凶并證佐被連者八處鞠問既得要領具
議具案牘次日晡後將退廳間獄中喊噪聲甚厲即
往視之鄧囚已脫鎖械但帶枷在頸連聲若苦獄卒
莫能制陳知必有物憑附者咄曰汝是何神道我自
有官法良久乃定云各請方便陳又曰我自官法
我先出去汝是何神道亦宜出去囚遂熟睡陳戒獄
卒嚴守護俟其醒則問之迨夜半始甦一身自背及
脛皆青黑色扣所見云初時一大人着紫衫者隨從
兵衛數十輩用棒打我、忍痛不得叫噉跳出一
紫衫官人來唱云汝是何神道我自官法大人者
回顧吏卒言也是也是各請方便後官人先出於是
盡還徐究所以乃桶匠之家父母兄弟痛冤恨又不
得伸專詣光澤縣致禱于廣祐王故也鄧囚是方伏
辜

太平牛夢

陳知縣在太寧日夢到一處遇三牛當道急側身避之其牛作人立而言曰告你教人莫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者以此縣故例凡欲問病牛者必投狀給公憑乃許之蓋欲防私宰殺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有一耕牛染瘴病死乞行開剝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為一其人駭愕不能對即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昇至庭下陳親引手按摸尚有煖氣方未死時元無疾乃依法寘于罪次年又夢與一客在野路交語一牛齧草在傍良久客去牛亦作人言曰謝使住者吏民呼邑官之稱驚而覺明日衆手力共陳狀云歲例用牛賽神適有黃牛病瘴已合錢買得願賜判許陳命牽至則狀牘無所苦立捷詞首而捨牛付道士觀令耕墾場圃數月產一犢陳以兩夢靈異念牛有功於民遂申嚴法禁約束諭曉自是此風為戢

王東卿鬼

陳茂英在太學以乾道己丑登第為長興尉淳熙乙未方赴官蒞事未及月夢同舍長溪王寅東卿來訪陳曰三哥何由到此荅曰寅流落已久不能歸可為作一方便使達故鄉陳曰於義固所當然但恐擔才

兩旬猶未受俸豈能少効助力曰非此之謂也揖起即去陳寤而思之不相問七八年矣豈非死於此乎明日博詢邑吏一小胥云頃歲有福州王上舍曾來謁顏知縣徐縣尉送往大雄寺安泊偶得病死縣官為旅殯寺後仍報其家其親戚來火化尸柩收骨歸矣陳謂鄉已歸骨而魂魄尚留滯殆是城社之神！拘錄之尔於是具酒敬詣元寔所祭酌而用尉司公牒、城隍社廟閩津河渡主者令不得阻節王上舍神魂伴得善還福州長溪祖先墳墓焚牒後三夕夢王告辭曰得君移文乃遂歸計泣謝而沒云右二事皆陳知

縣說

黃氏病僕

平江士人黃氏一僕得疾莫能名其何恙但瞑目昏卧不語然不飲食凡四十餘日忽蹶然而興告其妻以所見仍走白主人云自初病時便被人引去到大屋下使參拜大王次參同伴約有三四十輩即隨逐以行沿路徒衆張、馳走遍域內外周匝往來未嘗頃刻休息或有報者曰某處某人家集會亟奔以往及至果見桎盤酒牲羅列豐滿相與鋪啜畢又奔赴他處遇市曹刑殺罪人則左右環坐於屋簷上觀看

說者才命斷彼刑孝并屋盡拜諸人又倉忙狂走城廓墻壁並無隔礙亦不曾有神道關問唯值知府出則避伏橋下黃昏鼓角發嚴亦掩耳而避畢復如故嘗在道堂巷遇運使儀從經過其間有欲避者其一呼曰不須得交有而趨一日抵城外陽山遠望一秀才閑步皆下路躡閃我問此何為者合詞言是宰相也每過本宅門前要入唱喏輒不許今日早晨一鬼問我云汝來此幾日我答之曰不記子細料想已四五十日其人為白主者欲放歸主者未听列有一人似判官形狀力言恐不使乃得還既醒之後省憶群鬼皆耳當在耳冠耳為市范評買一冠民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向來伏法之人運俟不終任責罷而卒僕雖復生然精神昧：常如癡醉不半歲竟死

北虜鎮國物

劉通判云曩在江陵見淮甸一客因語世間異物言紹興辛巳之冬虜亮戕滅隨行帑藏舟車多為王師所掠吾亦從而奮獲一圭首將揮之以叙其人哀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遣二卒從之以往少頃携一匣來啟視又有匣兩重皆金玉裝飾第三匣內一石三稜上尖而下大色微黃石之睛有玉龍旋繞仰首左爪撲一玉珠爪牙鱗鬣鱗雄

熟視如生不與世間繪畫者類其人云虜主以此寶為鎮國尋常欲觀其變化則用淨盂貯水候夜半置於水中須臾間黑雲蒙覆其上必急收之稍緩恐或昇去某如所言試之果然尔遂珍藏到今劉曰物今在此否曰常以隨行因從借現明日出示留之至夜亦一試之悉然又明日復歸之不知其後存與亡也

右二事常德劉通判說

衛靈公本

范元卿與同舍一士因休假游孤山竹閣有市民持冠耳為市范評買一冠民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為隱詞曰與顏淵如何同舍言未可且只鄉黨民嘻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曰我猶未曾還直何故遽行民曰所得所說無緣可成自當衛靈公本了二士大慙不復更辭答退而謂人曰使竹閣有板縫可入亦當掩面遮愧盖此民乃市井薄徒剽聞士子常談已熟故反遭其晒也

李持司法

德興李持司法平昔好飲每醉必使酒御僕妾甚酷捶楚未嘗一日弛於家淳熙初赴官荆門妻孥不願行但携鄉僕姜成李勝以往到任之後更迭受撻甚

刑縛之庭下而自就寢廳吏憚畏廷怒不敢為解率至明旦乃得釋不勝怨憤念受痛苦無已時非墮厥命不可一夕乘其爛醉共扼陰隱而斃之而以醉死為言內外莫能察軍守胡傳元壽遣健卒報其子來護樞南歸二僕隨去才上道三日復捨之而反投寄居趙武翼不快為料理身役姜得掌經摠制庫李掌常平庫會胡守招僉判許慈明寶臣宴於蒙泉夜半席散回抵鼓樓前隱見一綠袍者悲揖曰告知府僉判為我正性命胡喚客將問汝見此官人否其人為誰皆云故李司法也意殊惻然明旦究其事或以二僕告立命擒捕送獄錄事參軍趙彥中大本推鞠一訊即招伏案成當奏謝寶臣白胡曰李君死已久吾曹向來失於覺察今若盡法斬治須追取亡者尸柩至此發驗之乃可結款如是恐致多事不若斃之於囹圄群僚以為然密諭獄吏僕遂死已而胡許於數月內相繼而亡或謂不明正典刑之故使二僕不復來彼處未必遽敗獲凶人不終理難漏網也

刑監酒刀妻

右從政郎求某以恩科入官為真州六合令踰歲而時得熙元年也無妻無男子生涯窮薄唯有一孀

無以為歸郡守趙善理為屬新令汪文林俾林擇厥配自捐家資辦奩具得本邑刑監酒者以嫁之居數月刑酒罷忽語妻曰吾聞汝於父身後與小吏淫通今我作酒官出入縣門使人羞見吏士妻怒持刀自誓曰我無此事是誰撰造謗言盍明以告我詎不與之俱存邢云不消尔殺人我自斬尔妻愈怒投以刀瞑目叱云何不便下手邢已昏醉即刀之束手即執及上府趙守欲脫其罪摘問之曰刑監酒却何故病心風殺却妻室意將啟導使變情詞邢對曰元不病心風乞申明朝省郡差天長主簿程伯固莊獄邢竟論死求氏敢殞於六合廣福寺每出為屬以惑人

朱妻昉昉

撫州司法朱樞縉雲人也其妻趙氏嫉妬悍厲不能容蕪楚無度竟致于死樞時在官所追憶悲恨至廢寢食未幾趙已殞奉喪殯於僧寺人皆見一美女披髮跣足隨樞以行知其為昉昉之鬼也泊樞終任還家與趙樞入門亡妾躡其後樞歷酒呪之曰汝死誠為冤痛吾念汝不已娘子既已下世尚何所云業債相償自應托化乃呼道流建醮為趙答謝讖釋并以薦妾往生自是不復出

趙不刊妾

荆門舍判趙不刊一妾曰憐：以產子死于官舍而精魄困，常若在家每五更必出堂門屏外呼喚吏卒云安排官人轎子皆以為宅中他婢但嫌其太早恚起伺候淹久困歇則又復尔訖於趙之去代者許昂臣至鬼亦常出沒乃擇行法道士書符焚所斃之室以禁制之然後稍息竟不能絕也許未終更而卒故鬼得而撓之云右四事皆許賢臣之子洵說

吳遠澤夢

鄉士吳遠澤紹興己卯秋赴鄉舉夢往譙樓下現榜至則萬衆雜沓不可容步但聞在前者共語云垂某作魁而莫知己之得失於是排抄勇進而榜揭愈高隱、望魁選者果姓垂名字不可辨歷視行間方大喜已姓名繁然可觀喜不自勝連聲曰嚮了嚮了俄而覺亟炷燈志於策且以告朋儕皆言世間元無垂姓者恐未必尔也後教日貢闈拆封吳恃有佳夢自往候之乃占第二十六來賀者謂解元胡飛英與夢不同已乃聞之胡本習禮記是年詩賦兼經以天子與日月並明為賦題其首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所謂垂某者此也其語已見支戊第二卷胡仲徽

西篇中所言士子之夢蓋吳云

潘三十四

鄱陽石門士人潘良顯為舉業極俊敏紹興庚午詣鄉舉年才十九歲赴春闈未歸父夢數黃衣報省榜於其家取看榜尾有潘三十四正過六字而書于後曰知貢舉教授侯正道雖無良顯名而三十四者乃其行第侯君者已登科與之相連用是深喜謂厥子必高選然是榜乃不利自後凡五試有司及三十四歲而卒侯君亦亡則知無名者蓋示不第之兆如劉若虛之義等也

程采夢改名

樂平程覺元名采專習詞賦紹興辛巳歲夢入官府見紫袍者據案書判一吏宣讀云治周易程覺明年當作解元遂改今名且將以易經應舉而未能深究旨趣及試期漸逼預詣郡城訪求易師扣謁老儒張師韓便執弟子禮仍盡述夢兆張與之味平生適有宅故不赴場屋矜其誠至乃語之曰新天子方踐寶位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是趨時好題自宜為之備於是教以破題及主意大槩程欣然而退才歸邸即

全用所戒綴成一篇迨首場引自適此題第二篇又
曾立藁日亭午所對已畢殊為愜快三日竟留邸俟
緣與張大用漏泄之故降下七名然終不失一魁也
洎揭榜果居第八實為本經魁右三事張師韓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五

夷堅三志已卷第六十三事

上請堯舜

東齋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既開院上
殿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
舜是樂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此
語久矣近有士大夫投予啓謝論薦者云措諸事業
皆仲尼之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以唐虞與
仲尼為對殆是欲與向時舉人分謗耳聊記之以獻
覲者一笑

摩耶夫人

王仲言有女為父母憐愛而所以懼其父者非一因
戲目之曰摩耶夫人淳熙中為滁州未安令一少年
勃慢其兄、毆致傷許于縣仲言正訪詰其故忽拊
案大笑吏卒在廷皆莫能測良久乃云吾三十年尋
一對今日始得之呼兄前語之曰汝可謂愷弟君子
且與摩耶夫人對作兄打弟於法收罪亦輕自今不
得復爾即遣出豈字音愷北俗稱毆打為愷云

王元懋巨惡

泉州人王元懋少時祇役僧寺其師教以南番諸國
書盡能曉習嘗隨海舶詣音城國王如其兼通番漢

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
緡而貪利之心愈熾遂主舶船貿易其富不貲留丞
相諸葛侍郎皆與其為姻家淳熙五年使行錢吳大
作網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
一去十載以十五年七月還次惠州羅浮山南獲息
數十倍其徒林五王兒者遽與悖心戕吳大以下二
十一人唯宋六者常誦金剛肩背中刀墜水踊身把
舵尾哀鳴求生王兒持刀斷其指復墜水如有物承
其足冥然不知晝夜如此七日抵潮陽界上岸求
乞凶徒易以小船回泉州至水隩泊岸元懋夢吳大
等訴寃明日人報所乘舶遭水人貨俱失其半懋疑
而往迎置酒法石寺酒半謂二凶曰船若遭水則毫
髮無餘何故得存一半凶實告其過且曰今貨物沉
香真珠腦麝價值數十萬倘或發露盡當沒官却為
可惜懋沉吟良久亦利其物乃言提舉張遜新到任
未諳賤事但計嗎都吏吳敏輩可也懋即以家貨厚
賂之白張君用分數押解外而中分其贏九月初夜
宋六扣其家門其父臻嘆唾罵之曰汝不幸死于非
命無可柰何勿用惱我對曰兒不魯死於是啟扉泣
道變故臻曰未可使人知迨旦走詣王兒處問其子

何故溺水王兒怒曰各自爭性命我豈得知遂密報
林五與同惡四人潛竄臻父子投狀于張下之南安
縣宰施宣教為推吏所給以船漏指人謂非嵩稍
之過既已逃亡在法亡者為首將寢不治但申諸司
安撫使馬會叔判云王元懋知情殺人包庇入已改
送晉江縣鞠勘當日移囚二推吏皆見吳大徒侶十
余鬼情色上衝擁之入水中即死縣宰趙師碩躬閱
案牘悉力審听捕懋下獄緣王兒諸凶佚去未能竟
而詣凶到九座山值冤魂執縛於林中仙遊弓手獲
之得以結正奏請于朝舶使南安宰皆罷吳敏等黜
配王兒林五副於市他皆極法元懋時為從義郎隸
重華宮祇應坐停官竊管興化軍居數月放還欲兼
程亟歸至上田嶺見吳大領衆窺避路曰先告於汝
汝不主張今真司須要汝來懋叩首哀懇吳引手觸
其心轆夫悉聆其言至家一夕嘔血而死

趙氏馨奴

漳州益陽趙知縣女嫁泉州滕迪功而寡生男女五
人男已娶婦而趙性慘酷自專家政門戶遇夜高鎖
皆自身臨之非侵晨弗啟待妾婢尤嚴或有獲罪輒
留伴宿然後因縛鞭撻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曳出

淳熙十六年冬妻陳馨奴者撮怒頗甚手殺之斷其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赫老僕曰吾藏金銀不欲令他人知為我窖於廁旁當厚犒汝僕喜而從之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辰巳間完門未開鄰里呼問之其男曰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媽：起來則可遂詣母房外集衆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廂官排闥而入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沱支體橫卧而失首級其事狀申郡、守顏師魯尚書捕一家鞠治踰旬不成獄及三月晦日石筍南有揚一婦人左手持刀右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邏卒執問為誰曰我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係之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對曰妾非人蓋鬼也本為滕公妾名曰馨娘趙氏刻斷我埋於廁下投訴岳帝得以報讐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以冒明禁之願不之信械頭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獄吏用大辟法加扭鎖網訊亦大笑理椽以白顏掘地得尸雖經百許日全不壞為辦醮席付天慶道士鄭紹勳行持方拜章之次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尔不見滕氏囚者盡得釋

養皮袋

婺州有野叟如散浪道人之狀自稱養皮袋不知其姓名鄉里居彼累歲晝夜未嘗寢息當塗張先生見之曰師行周天大運乎以首肯之淳熙末潘景珪叔玠家先種紫木樺一株盛夏將搗此叟謂曰俟六月六夜三更為尔移此花、若再活必過侍從已而花鮮澤如初潘遂由浙漕京尹擢工部侍郎叟性憎惡它道人唯與汀州管生善招之共處紹熙三年正旦日天未曉管生為取溺器滌叟大叫言汝叔我寨至齊時傾飯于器中而攫食梅花門邊一民家啟飯店素敬信之一日正寒詣其店乞火其人付一以一束薪因燎衣之次搓草為索、成滅火以縛燎柴枝授之曰事已了千万莫動着數日間巷內遺火至店壁下而止叟明日過而笑曰先燒了好麼郡牙兵司劉澤亦待之盡禮忽遺以布襪曰着取遞臂劉嫌其不潔只以挂于浴堂前是日晚忤太守葉叔羽尚書受杖十五斷訖出府門叟迎笑曰教汝遮了臂汝不听话打得也好有劉韓二酒家劉氏頗平直韓氏狗利酒更多酸叟携竹竿倚於劉四樓曰救汝救汝動着時吃鐵棒次日一惡少為推吏所苦挺刀致怒吏走上樓惡少隨至吏緣竿墜地皆獲免又旬日詣韓氏取

一杓小便出門首飲之不留涓滴現者堵立叟曰吃此尿勝似吃渠家酒自是無人往沽金華門外徐氏開藥寮叟抱沙糖空甕與之曰收取殺煇炭後五日一大焚盡建寧人葉森漂泊到婺吏遺之一大錢曰自此有矣仍戒使勿失次年甲寅際遇趙子和厚有所入積錢過千緡踰歲後不覺失之值其妻死囊中為之一空凡言人禍福如指諸掌民俗語之致敬或從求錢得其答禮者是日隨所營必遂意否則持杖毆逐之雖士大夫不問也慶元元年春坐於一甕中而逝

張四殺倡

慶元二年春崇安人張四因游一棍倡家語言事忿持刀殺之縣結案上府坐獄掠治承伏以在法無證奏裁報旨未下而抱病死趙監押檢尸竟獄吏慮其無人守護為鼠所侵例用橐薦捲未懸于梁上明日覆檢官鄭監稅至則已復生便能動作略無病態鄭監問所見對曰被一承局喚出平政門方到橋頭又有承局奔來語先至者言何故不教張四揷花帶索遂將我推墮橋下忽如夢覺不知身已死也一府共異其事疑或有寃明日斷勅下處絞刑臨赴法時吏

為戴花既受戮不解項下索而陳於市蓋幽冥之中欲正典憲耳

右四事葉森說

李克已井夢

樂平梅林李克已自少攻苦為學銳心進取然未嘗登名慶元乙卯當科詔之下祈夢于五顯祠連夕無所感偶保頭以家狀錯誤退回換易遂夢至一處朱門紫府門外一方井琢石為闌水清冷可愛徘徊俯視見天在水中星月繁燭引手就滌不覺失足而墜既寤流汗浹背乃用井中清水之義更名曰因其音與淵同及八月赴試乃中選景辰省場不利丁巳中春選以微疾卒士友謂墮井者蓋示墜落泉塗之兆固非吉云

二姜夢更名

樂平南衝姜氏家世儒冠至景淳兄弟尤為秀爽淳熙已酉當秋舉以春月禱夢于神夢到一好處樓觀崢嶸金碧光炫門首揭大牌曰大洞真人之殿朱衣吏引造廷下其上三人皆王者之服而金紫侍立者眾小童傳旨賜以文書捧謝而出及門外啟視但有一強字徑尺於是更名夢強以應詔遂得中選籍其弟景和紹熙壬子歲肄業邑中道規同舍陳仲禮夢

其為金甲教人所執束以蒙薦兩頭燃火焚之覺以告善乃采兩火之義名曰夢炎及秋闈亦預薦而皆未登第或謂由夢傳名者不大顯子以為不然此神祇先以告人使之知敬耳

半山兩道人

樂平胡大本者梅浦巨室也少壯之時嗜欲不閑心銳意學道紹熙初嘗因幹到半山其地教里間無民居幽寂多鬼村衆立佛王堂以鎮之胡入堂駐足日正午見兩道人坐地上一衣青衣佩青銅鏡一衣黃衣項繫藤捲數胡即就揖兩人招使同坐胡問藤捲何用曰此名因緣子與道有緣者入緣焉又問鏡何用曰此名業鏡持以照人可知終身貴賤壽夭胡遂求一照青衣者噓氣呵之半明半暗語之曰汝生來萬好崇奉三寶本只有二紀壽今增其一胡時二十九歲念來日無多雖不形言而心頗憂之其人曰汝但信道不回壽紀有增無減且閉目吾為汝相旋開目已非佛王堂乃在松林石上驗其異人益加敬從容甚久遂約聯詩句要疊字三個而續以七言一句詩黃衣曰覺覺覺三箇葫蘆一箇藥青衣曰喜喜喜一潭秋水清無底胡曰悅悅悅日月星辰無間別因

更迭耐詠不止兩人欲去而慮胡音隨之謂曰我茅山人山中有梁邦俊修行造妙宜往師之汝有三分骨而未免俗氣半月後復來此覓我俄化赤光一道從空起胡回首視之兩人俱不見時夜已五更又失向來聚話處亂山叢木僅小徑通行遇樵夫其家僕蔡二引之歸是夜風雨大作胡衣服略不沾濡家人驚問之祕不告巫解髮仰卧經幾日不食妻力扣所值始肯言因口占曰好个寅緣且恁高眼若還得起振動坤乾遂遣其妻還宗將詣茅山族人苦挽留至今不出右三事余模說

司空見慣

蔡京為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彗星竟天去位太學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教語云光芒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尋常末句云仍傳僭崖父老祇候蔡元長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丁文反而其解易以為長短之長故因以為戲及升當國密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間人說

黃裳梅花

慶元四年初春鄱陽圃人折紅梅花兩枝高尺許以遺外醫黃裳裳少嘗入道用磁餅盛貯于呂仙翁前

經旬花落將弃之見花萼上各色結佳實先一夕蒙
妻汪氏夢人告云尔門内生梅花兩樹至是始訝其
異聞而未覘者盈色裳持以相示各有實二十餘其
大如豆予亦異焉因加以尊酒裳酌獻仙翁訖然後
拜而飲之梅子既成皆如彈纍滿枝甚可覘也

夷堅三志已卷第六

夷堅三志已卷第七十二事

善謔詩詞

嗟

滑稽取笑加釀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為虐之
義陳擘日華編集成帙以示予因采其可書併舊聞
可傳者併記於此王季明給事舉饒客席上粉詞云
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下黑身長行短
驀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歡會早危如累
卵便做羊肉燥子勃推釘椀終不似引盤美滿舞飲
遍無心看愁听絃管水盤蓋寸腸暗斷以俗稱粉為
斷腸羹故用為尾句水飯詞云水飯惡寃家些小姜
瓜尊前正欲飲流霞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
免着筋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搥三
戍五盞錦上添花張牙甫太尉居烏戎効遠公蓮社與
僧俗為念佛會御史論其白衣吃菜遂賦鵲橋仙詞
云遠公蓮社流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
遺蹤到我便失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才先到寃我白
衣吃菜龍華三會願相逢怎敢學他家二會京師段
油能作嘲戲詩嘗當冬月大風猛雨雪電雷電交作
或請詠之即云四面彤雲布兩共雪無數雷又似打
鼓風又似拽鋸電子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晚子定似

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也撰不去有題壁而名軾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蘭相如兩個才名摠不殊試問此間名軾者不知曾識于瞻無吉州舉子赴省書先牌曰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譏之云有客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初不識羞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泉關王廟側士人題云昔日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都城富春坊皆諸倡之居一名遭火黎明燒盡有詩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不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紅粧秦伯陽書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遇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鉄脚蒜記得往日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鉄脚蒜移來顏色已焦枯如今毀奪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過呼秦默然不樂不復容其登門小官在任俸給鮮薄荅攬士詩云滿目生涯齒一簷無端宥客自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素法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杯听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窮鎗斂唾罵憎慚摠任他董叅政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塵埃直到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因循最

懊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人政和改僧為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于上無名子作兩詞夜遊宮云因被吾玉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須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芦上面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自領方袍忽然天賜降宸毫接引松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遙擊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初為秀才乃削髮卒為德士也詠舉子赴省有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去試盈幘頭誰與度八廟兒事兩負喜殿懷挾無藏處時辰報盡道天將暮把筆胡填備負句試問閑愁知幾句兩條紅脂燭半盂餛飩飯一陣黃昏雨皆可助尊俎間掀髯捧腹也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克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於是內諸司祇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為采杜公兩句或行或草隨其賤分付之仍為解釋其旨無不歡喜而退儀鸞司云曉隨天伏入暮惹御香歸翰林詩云春酒五濃琥珀薄冰釐益碧碼碯寒御龍直云竹批双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兩拋金鎖甲苔卧綠

青當作圖

沉槍鈎容部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未御厨云紫
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唯司青者別日以
致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之云端臣思得之矣遂書兩洗消、淨風吹細、香
相與一笑內侍傳現亦皆啟齒

瘍醫手法

人病痘瘍及傷折者多畏醫施用鍼夾之屬紹興初
江東提刑左股發癰日以腫脹其高至尺許每醫傳
藥亦不容輒近一醫言此非刺破不可容將聞之以
告憲、令裸跣而入但許以衰衣束于腰間分其髮

為四小髻不裹巾此人傍立拱手曰腫已成熟到晚
間必自潰不假針砭之力也憲喜偶回顧侍妾忽大
聲掣叫則癰已穿决出膿血斗餘痛即止能起立蓋
醫磨半破小錢使極快置之舌下伺隙用之故立見
効淳熙末趙從善為冶鑄使者亦有此撓醫黃棠預
藏小刀長二寸者於其席下是日晚方從容笑談間
密取出如前所云遂去其疾兩者皆得厚謝

朱先覺九梁

嚴陵朱大知先覺以所居堂屋摧壞將撤新之陰陽
家謂九梁星今年在堂不宜動作惧于主人不利朱

負氣決烈不肯避忌聚材施工固自若也俄而匠因
削木忿爭運斤自斷一指流血痛手為命醫治療未
甚全愈而未入室澡浴畢以手捺桶欲起足滑而跌
閃胸傷右虎口痕廣寸余痛楚不堪忍少定假寐夢
一神人責怒曰吾之所居故意觸犯如是本不相捨
念汝平日為善可加姑救汝盍于西南方精潔致祭
仍設白粥七椀果實七楮副以茶酒香紙庶可讓謝
不然無它策也朱覺而悔之亟如其戒少日平復其
子仲河教授說

節性俞齋長

紹熙四年太學節性齋長俞森德茂正據案綴文心
痛暴作疾證危殆昏迷不省人事同舍守視環立忽
恍然而寤所苦即平謂人曰適夢黃衣卒持牒來負
一函器在後以牒相示其前書云風州牒俞齋長未
及讀下語黃衣倉卒復掣去連稱差了也函器即歌
反若傾倒之狀森幾有赴冥司之役豈不危哉明日
前廓學諭俞梁字季梁者暴得疾立殂蓋季梁本為
節性齋長既就職而德茂實代之且又同姓俞故致
此誤未仲河時在齋中正覩其異

潘夢折母夢

平江士人潘夢旂本名某紹熙壬子秋母夢神人立黃旗於門旗上有潘字下有易字偏而小覺以語其子子曰夢想何足據明夕母夢如昔猶不謂然連夕至三母明悟人也曰得非示汝改名為易之兆乎潘曰其字既偏且小不可用諒使之改經爾潘素習詩賦因是旋買易解講易諸書從師肄業久而益勤較藝郡庠多中選稍以自信至慶元乙卯秋舉尚慮經義難合有司程度復以賦自列已投試卷竟又夢向者神人告曰曩歲立旗蓋是汝名易者汝本經也寤而改名旂仍用易應試夜又夢神人曰當用交龍為旂之旂字從斤乃可潘始大驚異從所言而加夢字為夢旂是歲薦一舉登科

右三事皆朱教授說

邊換師

路岐散侶邊換師游涉如輿就邸於蘭閣中一日黃昏時有少年子登門持錢置酒雖風貌侏儒然詼諧俊敏深悅可人意數童隨行使令悉衣黑褐因留寢宿但其人滿面多瘡貼以翠靨方款昵之間不容邊捫其首天未曉託故而去自是往來如常一家初未嘗見之邊亦不覺為異遂謝絕他客其母青誚之曰汝執性若此何以供衣食之資邊曰每夕少年郎至

士當作仕

必有所携豈得云無獲母驚問其詳始知之舉家駭愕乃邀行天心正法吳道士使之驅治吳戒邊曰須今夜來時試以紅線縫其裾庶可辨驗明夕客至怒而罵曰相慶許久那得見疑邊用好語解釋仍延同寢伺其熟寐竟施前說及旦於所居之側溝渠間有紅線垂出即而尋捋得一蚋蚋甚大線綴于背其傍小者數枚皆帖伏不動杵殺之乃絕

華亭雨雹

紹熙五年十月八日晚華亭縣西北偶濃雲如潑墨及四更後暴風震響從雲翳處來雷電雨雹交作橫斜激射疾如箭彈穿窓透隙大如荔枝雖林木蔽陰之所亦不免害藩籬榻推無復限隔舟船蓬席漂蕩殆盡四遠呼叫之聲相聞震動一邑黎明少定雲色開霽其所傷壞比屋皆然唯云縣近境如此十里之外但疾風急雨而已人疑為龍物經過云

周夫面

平江城北民周氏本以貨夫面為生業因置買沮洳陂澤園裏成良田遂致富贍其子納背僖爵得將士郎未嘗事佛偶於家設醮與其妻同拈香謂妻曰外間誰喚汝妻才出則扇戶自閉矣父痛子不得其死

夷堅三志已卷第八

漢張耳碑

越士焦惟和家因治居室買得 斷石疑為古碑而
 字畫漫滅全不可識將以焚階所偶鄰人值崇物所
 憑昏悴幾絕俄而復甦亟詣問曰碑石曾用否曰未
 用鄰人曰宜速埋之向吾恍惚之際見石一丈夫露
 其半身壯極雄毅曰吾乃漢趙王張耳也汝為語焦
 氏無壞吾碑便堂瘞于土中不然必有奇禍悔之無
 及矣焦懼即如其說

道士竹冠

陳之柔滑稽之士也政和間攝京西路一尉逢馬使
 者與一馬道士同見道士官金壇郎恃聲勢方張傲
 睨特甚即擬居上坐陳不能平訶之曰僧道不應壓
 俗人况是色佐請就下雖免俛從之意殊不樂使者
 降意字籠以言慰藉指其所戴竹冠曰樣製甚士新
 不知名為何未及對陳遽曰此有兩名曰笑冠曰罵
 冠使者問有何所証曰犬上加竹為笑故曰笑冠馬
 上加竹為罵故曰竹冠真犬馬所戴也使者大笑道
 士慚沮而退

呼延射虎

韓蕲王督兵淮楚領背寇軍獵於郊道逢群虎下山
 下令打圍甲士環合各以神臂克敵弓射之凡斃三
 十餘其一最雄鷲目光如鏡毛茸皆紫色銳頭豈下
 爪距異常羽鏃不能入跳勃咆哮萬衆辟易大將呼
 延通奮怒馳馬與相當誓必取之伺其張口發大羽
 箭正中舌上虎雷吼山丘宛轉而死命從騎四輩昇
 歸剥皮為鞍韉一軍壯其勇

楊立之喉癰

楊立之自廣府通判歸楚州喉間生癰既腫清而濃
 血流注曉夕不止寢食俱廢醫者為之束手適楊吉
 老來赴郡守招立之兩子走往邀之至熟視良久曰
 不須看脉已得之矣此疾甚異先啗生薑片一斤乃
 可投藥否則無法治也語畢即去子有難色曰喉中
 清濃痛楚豈宜食薑立之曰吉老醫術通神其言必
 不妄試以一二片嚼我如不能進則屏去無害遂食
 之初時殊為甘香稍復加益至半斤許痛處已寬滿
 一斤始覺味辛辣膿血頓盡粥餌入口無滯礙明日
 招吉老謝而問之對曰君官南方必多食鴈鴛此禽
 好啖半夏久而毒發故以薑制之今病源已清無用
 服他藥也予記唐小說載崔魏公暴亡醫梁新診之

曰中食毒僕白常好食竹鷄梁曰竹鷄多食半夏苗
蓋其毒也命拔生薑汁折齒而灌之遂復活甚與此
相類

南京張通判子

南京張通判之次子患瘵症累年危困已極巫卜者
多云有祟會路當可與教客經過至京張聞其行法
有功捧刺往謁仍持狀投訴本末乞垂拯救時路君
名未大振同侶亦哂為誕妄至是攝衣正坐而語衆
曰吾為張氏治祟欲俱見之否衆覲躍乃各于其手
心書一符令侍立于後俄見一鬼吏若直符者携狀
去未食頃一金紫偉人當前致禮磬折廷下路詰之
曰尔為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對曰見擒
在此衆不覺肅然吏卒擁一少年滿身被血以手障
面及心腹間慟哭久之問曰汝為誰曰我是張家長
子生前實不肖貽怒大人遂與舍弟同謀見殺利刃
刺心腹痛毒到今若父怒到子分所甘受至於弟殺
兄且席卷所有在理難堪此某之所以作祟也路委
曲開諭之云汝若取弟則乃翁無嗣冤債愈深何有
終畢又何益於是吾令汝父建黃籙大醮薦拔汝升
天似為上策汝意如何語言往復然後從命倏忽俱

百許
疑已

不見張族聞之悉悲泣曰信有之路戒使速備醮願
病者漸安已而無恙而張氏悼費頓忘所約此子因
乘馬行河岸陸地折骨而死

陳州雨龍

陳州以六月不雨徧禱莫應父老詣郡守言旱既太
甚非路通判不能以致雨守素謂路為妄人殊不信
勉從之路欲就設廳作法亦唯：乃命施青布帝幕
圍障四旁中一巨盆汲水半之焚香步印叱咤良久
語守曰已請到龍矣守偕僚佐往視盆中隱：見一
物如羊豕而小蟠伏不動腥氣遠聞凜然覺寒色始
加異焉嚴奉至三日又語守曰今日親行雨勢必小
異而去幸勿驚懼也日亭午白氣如焚絲自盆出於
幕外俄頃陰翳晦昧飛電震連穿揭屋脊一府吏士
僵仆相屬大雨翻傾迨暮甘霖盈尺遠近沾足遂成
豐年

東海紫金竹

宣和間海州東海縣治內叢竹生筍有紫金蛇一條
蟠遠一筍根凝然不動光彩射人至於解箨乃不見
竹竿從本至末如紫金線界至于解行極可愛縣宰
劉逢作詩表出之其一道百許疑引鳳來何晚却恐

為龍去莫尋後不復有此種竹也

白嶺錢王廟

溫州之境與福州相接道中地名白嶺有小叢祠揭曰錢王廟不載祀典亦不知起于何年及錢氏何王也土俗往來咸加敬事細民貧窶不給旦暮者過之有禱乃以竹根振撥地中必得一二百錢多至或五百錢度其心中所冀弗過與也越人虞叔曹性滑稽細由祠下焚香拜乞賜黃金十兩楮終日無所獲而去

胡園荔枝殼

吳人胡百能為李平叔言其族居姑蘇有名園當春時縱人遊賞至三月將暮芍藥盛開天氣清和士女群集叔偶獨行散步至園角小亭最居幽曼處遙聞其上笑語惟洽就視之見供帳甚濟數黃衣少年共飲侍妾六七人顏色媚豔亟趨避之既去百步竊意黃衣非士庶所服復回望之已無所覩但得荔枝殼十餘枚其大如鵝卵芬香觸鼻袖之以歸百能云曾見之非世間物也

鏡湖大鏡

會稽鏡湖在唐日廣袤三百里後來貧民盜占為田

今之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罟覺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腸皆洞見之置之舟內欲明日賣詣越府貨于市忽鏗然有聲光采炫晃湖水如畫俄頃復躍於波心風激浪湧移時始定湖滑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五通祠醉人

會稽城內有五通祠極寬大雖不預春秋祭典而民俗甚敬畏紹興甲子歲一男子醉入祠中卧東廡下時當盛夏大雨暴作男子睡夢酣熟間叱起者三瞻氣方張恬不介意忽震霆擊柱煙焰蓬勃遂為雷火所灼半体焦赤鬚眉俱盡呻痛而出人皆笑之經月後乃漸平復李子永親見之

長垣婦人

宣和中開封長垣縣兩弓手過村野巡邏遇婦人攜一猪蹄獨行為三狼所逐叫呼求救即杖矛為逐去之而留道之左午飯婦人先去復為狼所窘勢危甚弓手亦至又逐之彼處距婦家百餘步因偕至其居婦謝曰兩鄰級不救我已死了本以老母病買猪蹄

擬供饌今輒以為報既煮熟暫出沽酒久而不歸其
仆子訝之沿塗尋訪則仆於地下狼咋其喉死矣略不
啖食委之而去是日三與狼遇竟不免豈其宿命有
負乎

浴肆角簫

京師浴肆給使之隸夜後收拾器具獲一客所遺黑
角簫僅如指大啟之其中有藥如面膏意必治眼者
所用其母久苦目生青翳障凝結已十年全不能見
物漫以點注睛上母呼叫徹曉云極痛楚子視之兩
翳若刀裂開即明潔如昔謂為神賜祕藏其余數月
後妻病赤目仍以藥點之其痛與母等且不堪忍迨
曉雙睛皆枯又一年浴客復至云去歲遺下小藥簫
不知落何許給使者具陳本末客駭曰此藥能滅去
點墨為性至毒詎可施諸眼中耶盧仲禮時在都城
正聞此說

唐草廡訪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葬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
卒持朱旗導前不待告約到墓次俱量搗酒炙而已
宣和間保義郎唐草為城北壁巡檢有貴璫墓其父
草率衆迎引頗盛于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

謝問目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恁差遣曰
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廡訪乎草知其不曉外間
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草豈敢望耶留飲而
去至十日中批唐草賊事修舉特與轉修武郎繼除
河北路廡訪使者草駭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
日始喚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
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猶改知
霸州任滿竟中前命璫不招恩歸已一時流輩中為
可加也

富池廟詩詞

大江富池口隸興國軍有甘寧將軍廟殿宇雄嚴行
舟過之者必具牲醴祇謁紹興初劇賊李成教萬衆
欲攻軍城禱祠下求吉卜神不與成怒大言慢傷擲
盃玦於地玦忽起帖於柱上陰雲陡合雷電交至成
亟震布率醜類函拜祈哀方止果為官兵所敗即丁志
中所書以為馬進者也李子永嘗自西下舟次散花
洲有神鴉飛立檣竿久之東去即遇便風晡時抵岸
步青蛇激箭而來至舟尾不見是夕艤泊明日寐神
其前大樓七間尤偉壯郡守周少隱采東坡詞語扁
為卷雪海潮漲時石柱半挿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

面萬頃群山環合清風不斷子永作詩曰卷雪樓前
萬里江亂峯卓列森旗槍上有甘公古祠宇節制洪
流掌風雨甘公一去踰千年至今忠氣猶凜然我來
舟拜攬塵跡叙陽白鳥橫倉煙初題梁間時本云英
風凜然如有人掣其肘者乃改為忠氣又賦望月水
調歌云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群山四合飛動寒
翠落簷前盡是清秋闌檻一笑波翻濤怒雪陳卷蒼
烟炎暑去無迹清駛久翩、夜將闌人欲靜月初圓
素娥弄影光射空際綠蟬娟不用濯纓垂釣喚取龍
公仙駕耕此萬瓊田橫笛望中起吾意已超然及旦
移舟神鴉青蛇俱送至長風沙乃止

任天用夢

紹興辛巳冬江上用兵任天用守官南康攝星子縣
事治山寨于黃石高作草舍五百間日役五百人設
三隘口甚險固將奏功夜夢人着黃道服携杖來謁
語之曰重役良苦然終亦無用空擾民耳天用意殊
不平數日間報虜亮自焚果如神告

浪花詩

曹道冲售詩于京都隨所命題即就群不逞欲苦之
乃求浪花詩絕句仍以紅字為韻曹謝曰非吾所能

為唯南薰門外菊坡王輔導學士能之耳他人俱不
可也不逞曰我固知其名久矣但彼在館閣吾儕小
人耳豈容輒詣曹曰試携佳紙筆往拜而求之必可
得于是相率修謁下拜有請王欣然捉筆一揮而成
其詩曰一江秋水浸寒空漁笛無端弄晚風萬頃波
心誰折得夕陽影裏碎殘紅請罷無不嗟伏
亡友李子永所作蘭澤野語已未用之其前志矣子
永下世十年予念之不釋故復擬其可書者十七事
稍加潤飾以為此卷

夷堅三志已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會稽富翁積以不仁豐屋晚歲忽令匠者造小耕犁一具長廣才三尺匠不曉其何所用如戒為之翁捧視甚喜即據地作牛狀以背挽負偏耕屋下至于摩膚流血不能自己家人勸止之且收藏其具則垂泣不食居舍之內地皆穿陷凡十餘日竟詣廁食不潔而死

陳瑩中夢作頌

宣和壬寅陳瑩中自南康謫所徙楚州李景淵為天台守遣信致書慰問安否未至前一夕夢作六言頌云靜坐一川微雨未辨雷音起震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及答李書因以寄之是年寒食陳下世秋八月李亦捐館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

泗州普照像

林靈素既主張道教而廢釋氏政和中詔每州置神霄宮就以道觀為之或改所在名剎揭立扁榜泗州用普照寺正僧伽大聖道場也黃冠環視大像雄嚴嚴尊雖已入據室宇而未敢毀撤乃出金帛募人充登其趙氏不肖子本已宦旅漂泊夫圖來為宮衆服

役利于激擣奮臂揮斧首擊像身余輩謀而從之百尺華裝頃刻糜碎覩者嗟愴掩泣不旬日趙子兩手潰爛浸淫肩臂迨于全體膚肉鮮剥若被剝剔者呼叫不絕聲聞百日乃死

婺州王石穴

婺州金華民鑿山取石望一穴中空然就之正黑凝睇良久微若有光因燭火照之則左右粲爛皆玉石也或小或大形範不一如佛菩薩像僧道士像人物鬼神禽畜魚果雖不必全類而至巧天成非世上凋刻之所能及携出至外審視鮮明潔白愈於良玉但差脆耳村人爭賣負售販所獲甚厚穴入坎愈深莫測源極其物益佳有健夫數輩秉炬穿探轉行地底仰空側眺玉色如大牙至積水垠對岸多玉几長丈余陳列器皿琴笙鍾磬男女拱坐或作老人偃伏環繞上下品數千百製作之妙又非前比方欲褰裳涉水深難厲一白龍突然而興怒目炯射為搏噬之勢衆驚奔而出一無所將是夕大風雨穴復合無隙其後莫敢發掘今婺人猶有收藏器物者

婆律山美女

政和中南蕃舶來泉州客與所善者言占城及真臘

兩國交界有大山名曰婆律比歲一夜風雨震電變怪百端至天明乃止石壁中裂美女二人姍姍而出其貌傾城占城人得之以獻於王真臘聞之遣使求一不遂所請滋不平至於興兵爭鬪殺傷其衆經年未已

甜水巷蛤蚧

李士美丞相劉行簡給事因入京師同儕甜水巷客邸傍一富家相近李與之姻舊常相遊從某術士寓巷內新有談命聲稱其能者籍富子邀二公詣之各携百錢既至環座滿席李欲親試之乃交互其年月先下二百錢議富子命不能中劉忍笑胡盧不復再扣而出時天寒欲雪富子約二公曰家有新釀擬奉一醉遇市人撲蛤蚧者都城所鮮見劉以所餘百錢獲勝命僕持捧隨往富家飲兩杯竟而蛤殼來示皆渠泥也右六事亦得李于永

興國大乘佛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朱梁時所建歲久頽折唯有古殿存其後僧徒稍隨力營立邑宰曾君又取其西北隅屋數間為義學慶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夜火作盡焚師生所據之廬煙燭蔽天主簿官舍在傍遠望者

且謂必為煨燼之區耳及縣治矣寺後豫章大木枝幹拂簷與藏殿相連下接義學皆無纖毫燎損固以為異又石佛一軀亦二百年前故跡形相端嚴精神溢出巧於鏤木塑畫者觀之敬嘆皆自以為不可及亦在齋舍之側附近既為飛埃佛坐之頂僅留教椽而左右前後悉無煤汚現者贊仰焉主簿余鏞勸主僧正宗重脩法堂易其扁榜曰無量壽石佛殿大書金字表而出之或謂佛示現神通欲大其居而正其位故出火以警之縣學校不應別又建學蓋與漳衡南康書院之制同可謂贊也金冲庸說

乾紅貓

臨安內北門外西邊小巷民孫三者居之一夫一妻無男女每旦携熟肉出售常戒其妻曰照管猫兒都城並無此種莫要教外聞見若放出必被人偷去我老無子標惜他便與親生孩兒一般切須挂意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未嘗相往還但教聞其語或云想只是虎班舊時罕有如今亦不足貴此翁切切護守為可笑也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猫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審厥妻已而浸達於內侍之耳即遣人以厚直平買而孫

傳夢泉

拒之曰我孤貧一世有飯吃便了無用錢度愛此猫如性命豈能割捨內侍求之甚力竟以錢三百千取之孫垂泣分付復篋妻仍終夕嗟悵內侍得猫不勝喜欲調馴安帖乃以進入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即徙居矣盖用染馬纓緋之法積日為偽前之吉戒善怒悉姦計也馬相孟章說

傳夢泉

傳夢泉于淵建昌人臨川從陸九淵子靜為學故持論度已或近於異為衡州教授令士人勿作時文至秋試皆不中選晝坐值舍其家遣僕報女病薦或勸使歸視答之曰病者自病於我何預焉續報其死亦漠然不顧通判王恭之一子年已長大慕其名命入學受業陸治一室處之不許以書筆策硯自隨曰學道當從靜默始王生本無見趣死半年幾成癡疾父乃呼之歸衡陽有向氏花園海棠甚盛方花時陸折簡邀諸生六十人往賞之人自携一杯一甌一椀并七箸既畢集布席花間列坐以大壺貯酒大桶盛飯羹齋僕舁至前隨意酌取賦古風一篇示之其句有云吾非愛海棠吾愛與吾惡海棠自海棠諸人略無和者慶元二年改秩去陳鼎說

建德茅屋女

筠州城民蔡五善刺綉五色及畫梅竹早孤與兄弟同居久而不睦獨身出他郡行游淳熙十六年年三十有六矣到池州建德市求趨縣人李二郎喜其技藝精巧使孫嫗為媒欲以女嫁之是歲十月就舍方礼席入帳驚呼而出称李家詐裝男作女欺脅我孫嫗解之曰李只有一女色貌不凡安得如汝所說得非眼花心乱致生此見嫗揭帳視女乃知果具二形強蔡使成婚其女面濶幾一尺而額總寸半額尖若雖蔡謂嫗云我曾有小詞正是詠一姐問其云何曰吾意間不愜但記一句曰瘦得臉而兩指來大嫗知其不樂勸之留連紹熙元年二月竟不告而去甫出郊五里遇茅屋內一女子倚門斜立前揖之女歛手笑答各詢姓氏女曰我姓楊第二自建康府隨丈夫為高中道相夫拋我在此受苦蔡亦以弃妻告兩意訴合蔡潛歸李氏取衣衾錢物至挾女而西駐于江州累月李遣僕訪求得之即遁往興國軍二年四月有僧頂笠過門見女指為鬼怪蔡怒以為僧必解妖術吾幻化吾歸叱罵而去女曰禿賊不可耐我與尔作夫婦歲餘今已懷妊白地撰此惡語已而生一子

名曰興哥又詣徒鄂渚安居自適四年九月始北往荆南將渡江與女偕有術士劉三郎者能靜識異物俗稱為活神道偶同舟密告蔡曰如汝本妻在建德斯人是建康揚家小倡女死已八年如何可相慶虛靜張真人尋他多時不知却在此處蔡猶不信五年四月于荆南客店綉衣領女理葺在側忽一道士戴鉄冠左持水盂右手仗劍直入店吸水噴女女大叫一聲即不見道士語蔡曰幾壞汝性命此婦人是建安女倡揚小姐若不去之將更為人害蔡起拜謝夫之矣

石牌古廟

浮梁縣外石牌村民胡三妻董氏以紹興四年六月暴死慶元元年二月黃昏時胡三在房內坐忽困怠如睡見董來驚問之曰汝不幸下世將及兩年何故又到此董泣言好教你知舊日有何師者得一獼猴縛之高木上餓數日乃煉製熟泥塑于案上送入山後古廟祭以為神後來成精怪發靈我遂被他取去言訖辭別次胡豁然醒明日咨訪父老果得廟有神像正所謂獼猴者即用刃揮擊斬首血流滿地遂毀其室宇

曹三妻

饒州安仁縣宗德鄉民曹三妻黃氏有二男一女慶元三年二月死既葬之後至十月一日其女一娘從夫家歸設供正哭泣間聞靈座內嬰孩之聲漸高漸近忽一光頭小兒自靈幃走出俄然長大如黃氏生前拽女衣而問曰我在生之日辛苦看蚕緝麻亭三年艰辛織得綉絹三十疋布十五疋寄頓汝家正要防身汝是我親生之女如何欺死瞞生便不將出宜盡數還我教父兄背鬻充修營費女踈惧曰告娘少待容只今取來其夫家甚近頃刻而至黃與曹談說往事無一差誤誦經卷了畢稍復縮小再入幃坐而沒

葉七為盜

景德鎮貧民宋四其妻張七姐慶元三年五月初夜如廁聞有呼之者張應曰誰人喚我曰葉七也張問是何處人曰只在近鄰舍何故不相識張曰夜已向深似不當到此葉曰見尔家窮乏有見錢一貫特用相助張喜接錢還室葉亦去明夜又來扣門復致錢五百自後夕、如是積錢得幾十千經年月遂通社席之好及六月又以衣服冠梳及銀釵與之巷內程

百二妻因過宋氏認得張頭上釵及所着冠衣皆其物也謂為盜擬執搦告官報集里舍昏至張云係是已葉七哥日前送來與我者了不知其故程妻亦念張七姊不曾來我家難以殫我作賊且詢葉七來歷形狀張悉從實備告之衆皆愕然有鄰老張二云其人已死二十餘年其在宋家東司萬外吾聞此鬼在外迷惑人前後非一今子孫久絕試共發墳驗之衆曰諾既舉板已朽爛而僵尸不損凡諸家先所失物多有在其側者乃焚其棺而投諸水中

右四事徐謙說

衛勳傷足

鄱陽王大辯助教之後妻姜氏耽酒喜鬧嘗因爭怒發忿獨往寄食於妹婿衛勳之舍妹教之曰王老前室有子婦當着意閑防不宜假借顏色以招悔侮經兩月勳送之歸大辯聞前言頗加責誚勳深抵諱曰吾妻無是語苟如此昭：在上吾當只以今日遭不吉之報大辯推謝留與飲而去初勳將出門時若有自後呼之曰秀才莫出則好即而視之無人焉以為耳妄聞不顧而行及還抵所居巷口曹漿民黃二家一白狗從足跟緊啣其鞋叱之不退急擺脫之狗亦拋擲弗齧路人怪其猥惡共持棒擊逐勳再着鞋了

回頭視之不覺跌仆于地元非有物絆礙也痛極不能起見者報其妻子來左股胫骨已斷狗是曰竄佚不知所在矣自慶元二年秋治療至四年之春始覺愈然酒策拐乃可移步勳聚徒為小學謹飾安分被傷時年六十有五可謂奇禍云

大辯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九

原舊說今熱弟十卷時計有十二條當從鈔補

夷堅三志辛序

予固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豈無頗相類要其歸趣則殊今乃悟為不廣前志書蜀士孫斯文因謁靈顯王廟慕悅夫人塑像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頭上覺而大駭呼妻燭視妻驚怖即死予嘗識其面於臨安比讀太平御覽所編幽明錄云河東賈弼小名翳兒為琅邪府參軍夜夢一人面黧頗甚多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願易頭可乎夢中許易之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邪王呼視遙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照方知怪異因還家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說良久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哭兩手各捉一筆俱書然則此兩事豈不甚同謂之古所無則不可也幽明錄今無傳於世故用以序三辛云

慶元四年六月八日序

夷堅三志辛目錄

卷第一十事

祁酥兒

范端智棋戰

林氏館客全壁附

二屠鼎烹

山門寺僧

卷第二十二事

洞天真人殿

張八道人犬

佑聖觀亭

鬼迎斛盤

彭師鬼孽

劉和尚犬

卷第三十一事

許穎貴人

建昌道店

知命先生

何同叔游羅浮

王樞密招魂

諸暨山道人

吳琦事許真君

李彥勝夢賦

張淵侍妾

朱安恬獄

古步仙童

許寶文女

永寧寺街女子

汪洛匠

槐娘添藥

宜城客

危病不藥愈

鄂州于通判

普照明顛

鄂渚元大郎

興教寺僧

毗陵僧母

卷第四十四事

伊憲文命術

孫致思

武陵布龍帳

宜都鐵冠

邛州僧

白馬洞天

管先生祠

孟廣成獼猴

卷第五十三事

吳長者

朱陳二縣丞

席天祐病目

目老治痢方

汪孝英不義

螺治閉結

程山人女

卷第六十五事

玉仙陳和尚

巴陵血光

李昌言會

昂州寺藏心木

觀音寺道人

岳陽樺松

李主簿及第

屈老娘

觀音救溺

解脫真言

梅溪子

葉武仲母

歷陽麗人

攬事游師姨

王一妻

五色鷄卵

胡婆現夢

橫州婆婆廟

臨安雷聲

蔣山長老師

胡廿四父子

湘潭雷祖

易官人及第

張時鴨洪勝雞

程法師

詹氏雷現

岳州湖泊

王發猪

牛頭王

卷第九十事

宋毅見亡父

張士問

桃源凶盜

趙喜奴

標執中

朱聲三八

蕭氏九姐

趙珪青妻

金客隔織

賈氏父子

高氏影堂

卷第七十二事

焦氏見胡一姊

郭二還魂

舒推貨妾

香七女子

熊邦進病狀

能氏石獸

卷第十十四事

三衙墜馬

明湖朱家怪

曾三夫子

鬼殺高二

葉道行法

城子塘水獸

汪十四龜

李天祐

閻大翁

萬道士

甯客陸青

池口鎮牛

孫福異禽

毛家巷鬼

李三夫妻猪

周子瑶池

卷第八十六事

觀音救目疾

蓬萊紫霞真人

程慧新

星月之異

王氏四足蛇

王節妻裴

湖口廟土地

社壇犬

韓德高犬

陳小八子債

蕭大郎

馬保義文談

書廿七

蕭大郎

蕭大郎

傳子淵虎夢

馬訓練

蕭大郎

蕭大郎

杜默謁項王

申師盃銀

蕭大郎

蕭大郎

夷堅三志辛目錄凡一百廿八事

夷堅三志辛卷第一十事

祁酥兒



祁酥娘者亳州人父為秘書省校書郎酥兒性警慧
 孝受異常誦詩書理音樂皆不緣指教兒自能母久
 病步立艱難方七八歲時已代管家務事無巨細悉
 幹之合宜年十五歲其冬母病忽知劇酥憂急不知
 所 潛持一錢詣佛堂供像前拜而祝曰吾母病甚
 吾將割股肉以療敢擲此錢以卜即可願錢文上嚮
 否則反之擲已驗之文果上嚮心獨喜快謂佛真許
 我遂操刀以割左股不暇遮傳自燻之於火屑而圓
 顯其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別換藥未戒曰盡服此可
 愈母接服之經宿有廖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
 坐稍偏怪問其故猶閉匿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
 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創創已先中風浸浸傍
 攻四体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
 吾肉以救母固已不受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
 恨但父母年俱高不得終養用此有遺恨耳泣數行
 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
 方其奮然舉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可忍之
 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

并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
 至矣予讀之惜其無傳於世為載之三辛第一章

諸暨山道人

復州教授長樂陳方在大學時一齋生 志鄉里嗜酒及姓名
 酣醉無度不深留意燈窓事適諸暨縣人招作門館
 其家僕開酒坊陳賀之曰此正是君從游處適我願
 方宜勿辭也於是浮江而東當淳熙十三年秋解試
 望之不參假疑其已死或傳似有所遇不飲不食夜
 不就榻唯在書室中講授如故同舍生不以為然及
 春忽參學衆以所聞質之荅曰我坐平日酒多為累
 故正不向口若臨飯食輒自覺飽入夜全不思睡亦
 不自知其然同舍私相約更迭陪之一宵驗其是否
 已而果如人言扣之不肯說久之始謂陳曰彼家酒
 坊距其居只半里吾早間點校生徒罷則徑造之連
 沃數觥及晚亦如之一日醉甚望坊外三四里有一
 山奇崛崑崙可愛信步往游見一人卧松下作而言
 曰汝無時無節不耽酒宜不防損害性命大可慮邪
 其人著青布寬袍長六七尺 昂 道人也不覺敬
 異宿酒頃醒道人呼使前授我隱訣數語翩然而去
 自是日不復近酒饌雖偃息枕上亦不交睫它無所

云也後收拾書策告別不知所終

范端智棋戰

范元卿以棋品著聲於士大夫間且歷處庠序踐館閣故無不知名其弟端智亦優於此技與兄相將而碌碌布衣獨客於楊太傅府楊每引至後堂使諸小姐善奕者賭物然所約不過數千錢之直范常常得之楊一日謂曰聞君家苦貧小有獲無濟於事吾欲捐金幣三千緡用明日為某妾一局之資君能取勝立可小康范喜謝歸即寢不能旦同寓之士竊言范骨相甚薄恐無由能致橫財如是及對局既有勝負矣思行太過失應一着遂變捷為敗索手而出乃知非分財物不容妄享好利忘義之徒可以內省也范子由說

吳琦事許真君

饒州吏人吳琦習熟刀筆年二十三歲即廷補職級淳熙十四年五月八日徙居于下西閨整頓神傑堂鋪設位像以所蓄壽星一軸挂左壁右方祠焉每用典念旋命畫工劉生繪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像以補之所謂許真君也至七月十四日琦正午假寐夢神人頰而長戴方巾及搭其半覆面手繕簿書披

閱竟呼黃彥發姓名黃者都孔目官也琦前跪曰都吏賤役亦注簿耶神乃指示之曰既是都吏焉得無名琦又白曰如琦做下不審他日到得此地位否曰亦可但恐等候不及復請曰琦終身不至遭刑謹否曰無之續問壽命妻孥神檢簿使觀之其簿式樣全如四縫笠之摺角排列金星歷歷繁耀乃為言汝分只合一男一女後來儘得兼汝壽不長不出四十仍主暴天琦所以咨扣凡數悟端悟其為神欲加奉事恨未得稱呼乘其將去挽裙而問之應曰汝不識我乎我即第一蔣真君也又以前未曉所言為請傍一人若馭馬卒云此便是汝家神堂右壁所事者遂上馬而去琦夢覺悉書于冊後九年一旦嘔血死妻子曲折皆如言不差 少陸說

林氏館客全壁附

平江林氏兄弟鄰居東西兩宅各選士人處書館居東者建安陳希黯賦性誠直兄雖加敬禮而待之與常時客無異弟所招閩中黃生巧逢迎脅肩諂笑能得主人歡心故相得極厚東修之外遇有干求亦應之不靳陳君每嘆美謂已不如黃忽抱病浸浸困劇弟過意極療不能愈髮如蓬葆而不可運櫛主人使

僕為梳理數拒却之遂至死主悼惜無已躬為治喪方洗沐之次見髻中有短帻一小卷漫取視蓋其抄錄主家事狀及言語疵瑕巨細不遺仍謹誌月日以備或失歡時為奸訴具也主大怒亟令舁其尸置於空室但買松棺斂塋湯居寶談其事予因憶在婺州日義烏縣下巡檢館客曰全璧以學課不如期陳狀并告其他適時淳熙十三年四月間其授館以何時曰去歲五月二日入學及冬則不肯償月給憤其無禮故其所聞見達于使君子視其條目二十條項本末整整語之曰所言果實乎曰不敢一事相同乃出兵門橫冊呈示則是去歲五月四日命寨岳伐木作胡床及五日擅用音樂等事予曰汝方以初二日就館舍兩日之間使密疏其不法何也使詣曹供對杖之二十而荷項令衆于寨門群人皆傳笑謂全璧遂成碎壁全生之過受罰于生前而黃生之慝乃暴于身後皆非佳士不滿賢者一笑云

李彥勝夢賦

餘于李彥勝與宗習舉子業詞賦甚有可稱淳熙甲午請鄉薦至紹熙壬子當免舉夢就試省闈過紫袍神人持金榜揭示之曰此題目也且謂子細言之至

再李熟視之乃人主天下之儀表賦并韻脚及出處上下文歷歷明白即濡墨引筆一揮八韻略無停思殊以驩躍既寤遂綴緝一篇髣髴猶憶夢中隔聯佳處朝夕潛自諷味雖從學者在席下亦不與之言時邑貴趙子直為吏部尚書度必知貢舉李嘗作館客在法合回避趙念別院取數少預詒書止其行李曰儻吾命分當得何論大小難易固已格夢兆夫復奚疑遂決計負笈而西癸丑正月到都城趙果司文炳李牒赴別試所賦題乃帝王以納諫為聖而貢院出題并韻脚悉與夢合始以事告人知無復科級之望且嘆曰造物小兒相戲可謂惡劇竟下第而歸說

二屠鼎烹

德清民鄭八酷於屠牛每行及時先刺其頭血從中傾注數斗目尚開闔觀者念痛苦之狀或稱救苦大天尊或誦解脫真言助之冥果鄭恬然弗之恤母在越嘗度江省之到中途日暮值雨急進路傍古祠中半夜後聞堂上軒訃有聲盡燭前導一人據按坐吏押老人至首問曰汝在生之日何得於佛殿上殺牛命赴鑊湯獄次擲鄭出鄭知其住拜而乞命神怒曰汝所屠不可勝計尚敢然亦命提趨湯是時猶未墮

昂鏡明日倩人告其母備述境象因使報人知戒語畢蹶而死母忽夢之求功德莫測所以少頃訃音而至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為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僧都城賣佳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捷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窺視無論言談也中席淵起更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妹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妹慘容不容但舉手指蓮上燭云絳蠟分明會得晦叔後與予言猶憶其風流慧悟也招北士馮伯起為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位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三節為張燈百盞淵赴府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牀褥華雅戲卧其上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弗問經旬日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他軒望砌下橫一斂下竹篔一小缸置奠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屏之淵笑曰此正為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之邪先呼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變此辱已乃伏斂馮趣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

潔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少許行破文書淵逼使滿杓而食乃遂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視軍馬駐建康投書陳樂茂亦踞彼人云此正是吃屎秀才耳傳以為笑淵暮歲徙家臨安過八十而終

山門寺僧

德興去縣十五里有山門寺其僧了詮者年四十歲時遇一善術士戒之曰大師命運衝犯凶煞五月內當主灾殃須百事謹畏關防不然恐不能免詮聞言憂怖是月自朔日屏跡不出唯端坐誦經度日如年常若禍至及晦日闔寺僧相慰拊曰師兄可出矣詮曰猶有半日之期未竟不知獲脫免否到昏暮寂無它虞詮亦自喜少頃提燈籠如廁過山坎下適巨蛇蟠踞石上見燈光躍而赴之正齧詮足大呼仆地其徒奔禍還所傷處血肉潰腐遂連脛骨如截歷歲乃愈然不能行步春秋幾八十慶元三年秋始死

朱安恬獄

浮梁安東鄉民朱安恬與兄仲有者異居仲以貧忤立所居室契就恬售錢而挈一女來寄食其男細四仲所以求索於恬者非一恬復以屋契畀其男令自為主仍往婦家贅慶元二年兄弟爭小故仲自拈

是日其
塲搥腦欲以撓括因去從女婿宿食至五月復訪括
處又舉首頓地微損恬扶勸使歸旋得痢疾越八日
而死細回覓棺於括不得鄰保懷風憾諷之詣縣許
許

文為叔用杖毆殺縣令鄭伯膺以蕞楚成獄上于州
下司理院不移元勣以殺時無證奏載得旨處死呈

于趙主簿審問恬稱冤貴溪縣丞同再祖鞫如初款及

勅下弋陽嚴丞審問恬更不復有詞即供責狀辨擇

日行刑時四年二月也臨引赴市造風雨晦冥法當

行決如是者凡四申展輒當陰霖郡守林宇長大夫

桶疑焉密採外議果云不平遂躬詣囚所閱實徒禁

鄱陽獄同斷死兩囚徑赴法天晴無片云及物色廉

究盡得本末提點刑獄范子由秘監選委婺源丞葉

南夫就鄱獄質勘聞恬誦金剛經不舍晝夜以問推

吏吏以為歌唱先是鄱陽主簿江寧何公極夢游誠

外東岳廟見棟宇宏壯如闕宮視平時不類心固異

疑洎之泊到廊廡間遇亡父朝奉大夫偉泣而進拜問曰

大人今在何地何自來此父云身隸北岳下奉差來

作直推使者又問北岳安在曰在定州公極顧一室

門上揭榜以金填四字曰朱安恬獄父揮使去曰此

非汝久留處驚而悟汗出如洗明日為同官言之是

時恬之寃未白而公極于獄事畧無干涉也范憲具
奏詔安恬特與釋放其元勣覺官吏並免收坐以
五月八日括被命且死而得主林使君之明也既而
御史肖翁察舉論奏凡本縣及州獄與審勘官吏皆
罷黜云

夷堅三志辛卷第一

夷堅三志辛卷第二十二事

洞天真人殿

鄞縣人連生嗜酒不檢束每飲酒必插花滿頭繞樹狂歌明人多惡之因目為蓮花子嘗過近村民家其側有古屋一區敗壁歌危相傳以為藏惟莫敢居連生詣其中見小道人踞地座與之揖遂共談神仙飛昇事道人突之指壁間豁然豁開乃大殿一所樓閣參差迥非凡間可比引入視碧瓦參差玉階鱗鱗層樓對峙清池澄徹寶殿正中出金書牌標曰洞天真人之殿兩旁四殿皆立小牌曰北極真人曰西天真人曰東界神君曰南洞神君一人著王者服坐其上金紫侍立玉女對舞霓裳羽衣曲仙袂飄飄衆樂競奏響透雲表連歎攝級而登道人不許出至門外回望來處敗屋如初道人謂曰汝明日可再來當奉之真人言畢跳入壁中不見明日復往則一切類前所覩又有張高蓋乘大馬傳呼而至前後旌幢簇列細窺之似史太師道人云此樂府真官來見真人也與一小青爪便食瓜以朽爛不得已接食味甚甘香道人旋導之出約更五日相會自是率以為常時紹興末年也慶元戊午連已六十餘歲絕烟火食顏色如

嬰兒能言人禍福其應如響

古步仙童

餘十古步民陳青為里中王氏童奴一日晨起至門送一女子當前立容貌娟秀風儀華楚陳雖履身僕隸覺其非常人問為誰曰我乃汝前生妻室夙緣未斷故時來相問陳未及再發語已隱不見至夜繼來叩其寢所與通衽席之好連旦始去次夕復然經月餘日女謂陳曰汝可以用仙童術游行鄉間我當織息報之陳遂捨主家自稱仙童凡遇人邀請致祝香煙才起輒降言于梁上吉凶應驗盡如親履其問及就寢女倍侍自若旬日後陳堅坐不出四口遠傳聞疊跡踵至皆通其所禱而退俄一旦聞招之不應迨夜問之曰今日遇入地府理到一事甚急故不獲來以是誤汝期年女懷孕誕子僅如瓜大體冷若冰雪至夏月亦尔未晡而夭凡往來通歲忽感飾携一妾置酒饌從容言我以生前曾誦佛母呪百篇偏上帝命往生西方茲來叙別詢吳托生何地不肯說曰天機秘密輕泄之且受災譴乃盡醉竟夕泣別而去雖夜寢絕迹而副仙童之約如初陳緣此多受賄賂致富到今尚存紹熙初赴同村李氏請李素持天

蓬呢默誦于室中陳焚香啟曰久而不降李為輒誦
始唧唧形言云我聞呼即至而此家有甲兵無教蔽
空環繞全剛大神長十余丈執斧而立無路可進伺
其稍退方得前耳它所嚮答甚多仙童之為術最名
幻妄獨是事彰灼如此

張八道人犬

樂平八間橋農民張八公壯年亡賴不事生理一日
忽自張悟橋善存心自稱道人唯賒放米穀取其贏
息以贍家每歲置一簿過貸則書之已償則勾去近
村程七借大麥二斗五升為錢五百秋成不曾償至
于累歲張亦不復索程死後張育一犬甚俊歷九年
老而不食程七之子百三為屠過其門張以鬻犬為
言需值五百程曰此犬老瘦能有肉能何只還其半
張令牽去將至橋犬盤旋不肯行遂作人語呼百三
曰來我是汝爺以紹興二年二月某日賒了張小八
公大麥夫於還錢今責罰作大陪填宿債雖在他家
有吠守之勞然日食槽糠之費積之不少汝當盡還
元錢使我托化于且信且疑繫之橋柱及信張公乞
假紹興故簿檢視果如所言遽奉上半直以犬歸喂
飼加謹未幾而斃于歛以棺衾埋諸野仍為設供僧

資度之

許寶文女

樂平湖口許與權寶文宅前臨大溪築樓創園家人
以春日遊宴盡暮而歸幼女忽得疾全如癡迷但時
自歌笑許知為祟所惑群巫不能治聞相近白石村
僧董旆師持三壇法著驗亟召之旆曰此為水恠易
治也但俗人屋舍不清潔須當宅畔一寺加持乃可
於是就助國院齋戒設壇誦呪呼三童子考照然後
置供席迎神童隨仆地頃之乃起趨入坐廳上曰還
有器必否如有之宜以借我許宅固有防盜之具畏
其傷物誑曰無即徑造一室扁鋪自開各執一刀出
躍投溪中旆竭誠臨水呪禁不息經兩夕寂然三童
父母訴于許旆曰此神將憑藉耳固無害別開三童
遽趨溪少焉其一出告曰邪魔已落吾身可便煎麻
油三十斤以俟俄語訖復入油鍋既沸六童共拽壺
鼈大如席重百余斤童競施刀剝剝納油煮熟弃之
深山女疾立減再旬而安旆有徒弟效其術不葷不
娶亦頗為人驅邪然傍身不能久悉破戒少時而死
旆至得熙末亦壽終

佑聖觀夢

趙粹中為吏部侍郎夢出至廳上大開門豁吏報客通謂其長七尺著道士羽服形容端嚴視其刺字曰北方鎮天真武實真君趙奉神素謹肅然起敬趨下迎揖不敢以主礼自居神固請趙東向坐曰侍郎是主人今日之事公為政毋用謙辭遂就席向脊而寤

疑禱祈

是時孝宗於潛邸王宮創建佑聖觀以容在藩禱祈感驗之既明日降旨差趙為奉安聖像使乃悟夢語

永慶寺街女子

慶元四年五月十日夜已四鼓都城卜士有未寢者在所居小樓上為人推演命歷聞慶善橋畔一人獨行且叫且唱由永寧寺前街向西去約過十許家逢一女子立於門首相呼問訊云阿姊深夜抵此當是急幹女曰莫要問我適望東而行才數十步又與別

男子語男扣其所住女曰記得四月內小市下王嫂出到寺上看道場王嫂抱三歲小兒極可憐愛我隨逐頗速欲投取之被師人趕逐我只在彼不退見覺如中惡昨日遂遭法師兩次用符攝治遣我出外無緣再入今須且歸男子曰適間向西去者似可惱官三娘同一往可乎女曰我一處已受辱宜且至再魚其人精神極王難親近他男子曰三娘直如此識人

鬼迎解盤

鄱陽坊俗每歲設禳吳道場不常厭慶慶元四年四月復就永寧寺大殿於第四夜命僧建水陸齋供加持斛盤寺前居人多聞外間若男女相呼喚或翔兄弟姊妹姑姑嫂嫂請回去迎接斛食輕衣錢財及齋拖已覺衆僧鳴鏡擊鼓奉斛出三門其語頓息迨過慶善橋則嘈嘈雜雜初皆喜悅謹諫隨至城外江邊拋散訖乃寂然

汪絡匠

饒民汪廿三居永寧寺東街為結絡匠慶元四年五月病死十日後未黃昏時其僕夏二在室中打屏恍然見之與語去我藏小兒手鐲一隻婦人金耳鐲一對金牌一枚用小兒罐子盛埋於門內東壁下可說與我妻掘取得功德追修言訖即沒夏僕告其妻發地果得之

彭師鬼孽

鄱陽之俗師巫能事鬼者謂之行梁彭師者以慶元元年病疫死所居在中棚巷後二年其妻招氏楊二共居而盡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與女覲郝娘已而郝偶徒室為郝當召集鬼神之際彭聞鼓聲輒出至公然現形既逐下梁者郝俱持所得器物就之瓦市作場彭妻亦捨去獨楊二猶處之每夫婦夜寢時必為彭扯拽下地責罵言汝那得起離我老幼占我房宇晝日亦出拋擊盃盂卓凳楊遂遷居自遇夜則偏敲衆鄰門戶稱東隣西舍全不念故舊既使郝娘奪我行頭又接我門徒知識至今撓害未已彭生為人時傳習妖詐死而自墮業網中真可笑也

槐娘添藥

饒州使院吏陳忠顯居槐花巷慶元四年五月晚從府歸令妻於房內取有勞煮散溫酒調服適有外醫所貼滑肌散在桌上妻誤用之陳服竟至夜吐泄不止方悟毒發五更後遣一僕往市肆買棗蓋救療未回聞外間擊戶妻使婢問為誰曰來尋陳都院婢覺有異應之曰已去州衙了其人言只教小娘一出來有一段話要說婢又問爾何是人曰我即郝側槐娘也婢曰娘子一夜擾擾恰方得睡不可喚起有話但

與我說其人言知小一郎錯吃了藥被毒我欲別為添藥陳在房悉聆往復語密起使婢窺於門隙見一人身披白服四體顛掉如席水之聲婢懼以担緊撐門門外又有人云切不可開少頃僕至白服者窺入槐中遂不見此槐精屢書於棗矣

劉和尚犬

鄱陽石陂村庵僧法希養一黃犬性極馴晝不傷人而夜吠甚警不食葷穢僧日以米一升作粥盛以瓦盆用竹篋子分晝為二戒之曰以供尔早晚兩頓吃犬奉約甚謹更不敢過累歲如一慶元三年七月內因早餐設侵一角僧拈柴杖擊之且詈責不置犬捨之而走到夜不歸石陂池畔居者陳婆夢婦人著黃衫來相見問為誰曰我是庵內劉和尚之母為生前有罪受罰入畜類兒子將百五十錢買我侍養十年偶昨朝食粥過多被兒打罵思之悶絕無處理訴已自投溺於池特來說過煩老人明日報兒子使他知道陳婆駭怖而覺旦以告僧即領僕詣池撈屍果得犬尸哭而收斂誦經備理於故母墓側

宜城客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八月往

西蜀作商所賞財貨數千緡抵閬下五里間喜其山林氣粹疑為神仙洞府雖身作買客而好尚清虛之意甚切欲深入游眺置囊裝于外挾五僕皆往約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牌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尚無

穴 疑誤 携手入室躡浴極意酒醒遲明乃卧一墓上草叢內僕踰伏右畔小穴中方知正墮狐崇賴性命不遭傷害耳 右七事徐謙說

聲墓下土非輕反犬肩爪走那知米伴青其指意明白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住劉曰何謂也樵曰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慮傷人性命遂立石示人其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反吾見之多矣不暇謂談說君言畢不見劉悅若迷蒙猶不肯信又進步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素之衣顏容嫺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尔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然此女必亡夫婿在彼醮祭怨辭可傷從而問故至于再三皆不答劉曰料必良人家子女既能吟咏想深通文 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接寒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風景好誰肯向同心女即大笑問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箇中人也遂邀轉山皆得大宅梁棟宏偉簾幙華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映盛數酌之後天色

夷堅三志辛卷第二

夷堅三志辛卷第三十一事

許頰貴人

許頰間貴人不欲顯生時嚴刻著既沒四十年其孫其姓名趙氏婦者病昏厥經夕乃醒言被引詣大宮室見翁翁在殿上正坐侍妾數十人執樂環列始自歎羨念其在世窮富極貴而身後尚爾可謂大福趨進道安止且問翁翁何以在此此是甚處翁未及答一吏拱揖於前曰時節到翁慘然隨以行入黑暗一室鑊湯滾沸便剝去公服又向其中聞叫苦之聲移時乃息旋又出之赫然一爛軀肌肉糜潰覆以錦被良久揭示已一切如初復導去亢坐處席未暇暖又報時節一日之間若是者四五追吏引我還家往哭別但云我日日受此惡境界汝歸家旦夕營功果救我女疾既平告其夫隨力為薦冥途後亦不復夢予頃得此說於趙季和不魯即記錄今猶記其大畧甚類乙志內李孝壽也

危病不藥愈

凡人病困固仰醫藥亦有出人意表元非所料而獲愈者鄱陽王大辯痢疾七晝夜聞粥餌向口則先嘔惡年齡既高瘦至骨立因卧簾下听市童叫子薑牙

現

偶飲之即買小椽見之則喜并淡醋汁食之盡俄思粥痢自此止張刻上子和歌年十二歲病禁口痢初時猶以雪糕糰作細圓使吞燕久又不能僅吸少稀飲經歲丰父母度無痊理欲其死而奄奄獨活一夜風雨作捫壁起開門便溺其門無樞臼但用一擔撐柱及還推閉不謹為所壓呼痛乞救父不問母出觀之云被門扇倒來身上遭一跌驚殺我且與些湯飲接氣年貧無宿粒鄰人與之遂求米糝充飢明旦積疴失去今以下術贍生李皮匠妻腹脹急如鼓閱三年招醫十數皆指言蠱脹血凝治之弗效日以羸憊扶杖始移步大甚嫌惡焉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為廁嘗以昏黑登溷忽覺墜下一物如塊囊連聲喚夫掖起取火來照圈之以索桂子水瀉明日滴成水每滴如散油然腹遂消累月後肌肉充肥翻勝於未病時王仙壇民夏伯恭若外痔因在側為疇質者推落一蓬沓驚痔出而不收宛轉牀上十有余日醫黃裳置小杌于牀方踞坐故失脚蹴倒夏駭而欲與痔已縮入黃裳說

建昌道店

趙彥珍自鄱陽往江西至建昌境暮投民居廷戶極

迫窄埃塵不掃主人乃屠者為不得已之狀留使宿
引入一室門扇皆抽替開闔且無油點趙與同行余
二秀才及以擔僕共處余踏地下有穴可六七寸闊
一杖深之杳然深黑而其底雖自有聲疑非佳處寢
榻上鋪板閣露一圓窠趙登榻仰窺之連接三間外
乃有燈光允用為恠不敢寐取隨身柳標杖置于側
捲藏紫羅衫於柱罅思所以脫危機之策盡起西籠
擊碎陶器十餘筒曳僕出痛垂主人家聞叫奴走問
其故曰我是箇窮漢親戚情帶少信物與城中官負
此僕貪喫村酒一路撞磕大半壞了不知教我將何
倍填主人顧妻子頓慘恨勸使釋僕趙歸舍舉牀拒
戶展轉到曉告去前人云彼屠尋常多殺害行旅伺
客熟睡則從高以矛堪其腹死則推陷穴中吞略衣
裝續剝肉為脯售于墀落知趙必有備乃得全生
珍說

鄂州于通判

湖北轉運主管官吳興周梓彥廣侍郎之子也生于
紹興壬子以紹熙癸丑卒於鄂州官舍通判毗陵于
微與之同歲竊以為憂親朋多勸釋之謂人同年同
月同日生而時不同則五行休咎便別况于泛泛同

如

艾編

解赤

云

庚甲哉做終以不詳復州教授陳方先一年因來考
秋舉做監試珠相契合是歲四月再到鄂做延致款
語之次忽顧其子曰我覺背上痒不可忍可以覘之
子揭衣揖陳共視當中腫起初和挑急呼瘍醫指談
話自若醫至已如扇大驚曰疾勢之未不啻風雨此
非砭藥所及唯著艾乃可耳即命搗蒜艾偏鋪四傍
幾于滿背迨火盡腫定而醫者軍中武士習技麗猛
所交處太闊火瘡遂大作不可收斂不三日竟亡做
家富好鉗金丹面色常赤故瘡毒之發其捷酷如此
知命先生

晉陵胡傳支直乾道七年二月做州人霍氏屋居三
板橋下時已被命守荆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
者馮忠嘉到任方一考胡徒舍之初與館客對啜茶
聞道人唱言看命其聲音極清使童進入其人著黃
道服戴青結中項掛數珠手提棕笠書六知命先生
遇仙得術遂平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
動胡答以尚待三年遠關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
則是後七日必動胡不敢動姑問之曰先生在那箇
道堂安歇曰尋常性不善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店
內頭更告退再呼之不復見徧遣僕往西邊修巷尋

訪并詣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也胡曰是必異人知命與何店俱兩口得非呂公平既果以清明前五日友人王推官王邦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進奏官報忠嘉召赴關二者不差一日於是証為呂公不疑明年秋在荆門將圖公像奉事雖衣冠皆可為而容貌難得其全思念累夕有一卒持復州寺書至正以一卷軸來蓋呂公寫真畫如向時所觀其上

普照明顛

華亭縣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夫志恍惚語言無緒而信口談人灾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通夕立於廊廡間倚柱講需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祁寒暑雨不變每入市唯曳裙跣足行步張皇或詣店鋪兀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喜其至君赴齋供得襯袍盡散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如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報以瓦石飛投畧無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其未報顛錯不可曉嘗遇手影戲者人請之占頌即把筆書云三尺生絹作戲臺

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窓下一笑還從掌握來此篇蓋最佳者紹熙三年日本國蕃舶泛海距縣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揚擲風為帖息乃得艤泊又告之曰更宜且砥礪停待次日始可前進如其戒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也亟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顧之茫然無領畧意客不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明至今尚存

何同叔游羅浮

乾道初何同叔以度府節度推官督賦惠州因游羅浮逢一道人與語良久殊為契合臨去言從今日以後且領取三十年安樂授以心腎交感之法使水火既濟則常得無病仍令歲禮韓君丈人可預知死日又揣按骨法謂晚歲當遇至人何退抵冲虛觀詢道士適所見何人房在何處皆曰無此人已而周行至黃野人祠堂驚曰此是也何氣幹瘦紫本自寡歡生於甲寅時年甫三十既遇黃君不復有疾吾慶元丁巳歲入為太常少卿為同僚言此且云今已三十餘年未日定無多矣同僚曰公仙風道骨同子紺碧照人世間寒暑不能侵壽筭未易量也大兒以大社令

在寺預聞之親得其所書如此

鄂渚元大郎

水族中電鼈遭罹罔罟而能托於夢寐以脫其死者見于傳記甚衆難鼈最多鄂州針工程一於慶元四月三日夢一丈夫肥而黑自通為鼈大郎程妻實元氏也疑其為姻戚延見之則瀝狼言我一命只在朝夕君誠哀而殺之度所廢亦不多它日必將有以上報及覺天已明方入市逢壯夫四輩扛巨鼈赴屠肆凡重三百二十斤商其價為十三十常時才約定即辦鬻割大率三日始竟程慮念昨夢語其人云我願依此價買幸勿遽殺旋歸家收拾贖物贖得之釋縛放諸江趙德勳在總領衙遣人取視已無所及市民有仁心者相率聚錢以助乃獲一倍之贏所謂鼈之圖報未知何日荆江別派亦有此物為害嘗喪大軍米網船統制官擇卒伍勇而善射者候伺其處一電方廣大許乘日光并沙渚暴甲為強弩所中眇其一目竄入水中因白大師及荆府以派為禁江不許東西客舟去來使避衝突之禍前至鄂江一事亦然也

王樞密招魂

王淵以見炎三年食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魂以英官給其費而子弟懦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於虜在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與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旦掩壙姻戚畢會天未明乃已有寘館于中者驚問之則為淵家所擬矣兩下爭鬪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勅葬之於國力用之何妨官司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為之道地遂云淵既就空宜宜復徙但命倫于別卜地而轉運司為主辦乃已兩人皆王氏皆為樞密皆不得其死皆奉勅招魂其家皆在宜與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家頌方起始未之全聞也是歲予為礼郎官韓子温為屯田郎官正觀其事

興教寺僧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擁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若非他人運轉輒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凡困頓踰月易二十醫皆以為中風天柱軟而投藥並不効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劉

技

深念所用醫其半枝出已上其半不如雖議論不相
同而大較不迫求之風證之扣之曰師頃記得緣何
得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米復丹兩服
而愈思藥力之効遂每日服百粒防疾再來三百日
不輒因此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劫病誠有功在
法只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
作能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為除去硝之留
積別處調氣丸嘉禾散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
一月復故劉之姪昶說而不肯言去硝名器

毗陵僧母

常州某寺長年年過五十事母孝謹家既無兼侍取
置丈室一日稱暴亡時當暑月即汝棺收殮葬致圃
僕之舍終日修營哭泣將以翌早出殯寓客張推官
自新安罷歸携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氏侍
之不能滿款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廂官立賞捕
緝其子弟云主僧自言徽州人與壽州接談壽兒每
以見僧母為詞往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耳後
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元不死乃僧趙黃昏時候裝着
壽兒就木然後呼匠分付言扣之知所言僧娼至
郡庭太守莫伯虛因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

樂

為氏壽兒乞免罪而執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
亦為控請太守不听竟捷之什僕輩連坐者十余人
娼錄赴牙儉旋入一幕僚家後生男女三人終其身
攝承中饋之職予在徽日熟識之趙藪之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三

夷堅三志辛卷第四十五事

伊憲文命術



是遊甲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指揮使坐所部兵不戰為寨主捷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掛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祈笑而不信問士曰有子乎曰有兩個兒子頗習武藝遂出長子庚申視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此尤勝前者生當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吾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歿二子延恩得官長即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即璘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巴陵血光

建炎四年五月武陵陳莘叔尹自巴陵州過洞庭夜泊青草湖金沙堆岸是時兵戈震擾群盜如蝟一更後鄰舡聚話間遙望東北方火光亘天照耀湖心上下一色皆謂岳州又遭賊劫既而此光迤邐轉東南

去明日商客從域內來言天上昨夜血光見方星虜犯湘沔北還而鍾相孔彥舟遭火星劉超彭符各擁衆數萬徧行寇毒一遣生靈糜滅始盡鍾相者邵陽人善呪水治病好作神語人呼為鍾顛又稱鍾老爺時已昏耄特為其徒愚弄遂據士大夫家伊氏女為妻未幾為彥舟所敗執其父母妻子彥舟詭言效順檻送長沙以明已功揭榜文曰天大聖楚王鍾相為皇后伊氏偽太子昂並凌遲處斬於攸縣餘黨楊太子兄弟最幼湖石人目為么子握龍揚瀨湖作逆至紹興六年岳武愍公討平之妖氛之氣上千星象淑七年乃息

孫致思

江陵孫致思得之龍圖閣學士羲叟之子也宣和中為鴻臚丞在京得風疾兩足俱廢既歸鄉里當建炎擾亂潰兵李忠孝聚群盜劫掠城市孫氏所畜金帛已為先至者盡取繼至者無以給其求舉及歆斫之一盜忽從中出救護曰此我舊主人也不可殺遂捨去皆致思顧救已者謝之且言懷抱病拜不得不知將軍為誰何履相識而一旦抱仁恩如此其人叙陳本初乃龍圖通判衛州日虞侯也又扶之下牀曰

疑戈

熟

後隊至將放火定燒此屋須急避之引從後門出致
思危怖不覺起行數年痾疴不樂而失旋赴吏部叅
選施果二州通判而終

李昌言貪

隨州人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以奉玉泉祠之故受四
遠供獻寺節之富過於一州紹興二十年郡守李昌
言資貪凡百須所仰盡取辦焉僧不堪命有震濟菩
薩道場者開山祖師也士民莫不施敬李獨慢侮之
竟以罪罷歸荆南之松滋會江水暴漲家人奔徙以
避李輜重頗多悲惜不能去縣官見水勢泛溢具舟
往救李伏于屋梁上自言曰吾平昔所儲蓄者在是
勅告亦在是寧隨流而沒決不可捨俄有一籠浮出
波面李顧舟人曰此吾勅告也天實昇吾急取之既
登舟猶癡異他醫盡出水忽從後衝斷隄恰所據屋
悉遭漂蕩李雖全家免墓魚腹而橐中空空然數年
間仕亦不遂而卒

武陵布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三
年郡豪相率建黃籙大蕪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
位父老鄭園持水龍布帳展挂于堂此帳本富人萬

十四郎家所藏百年有餘矣其後生理陵替田業財
貨悉已蕩然於是典帳莫肯肅其直有蔣三郎者夜
夢龍繞庭柱驚起不寐旦而萬生至門歎為神異以
錢五百千質之鄭園借以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
震動燈燭俱滅坐立者毛髮寒聳舉体森顛亟命捲
還之帳不知為何人所盡其神如此堂用之請雨當
可立至今不知在否也

昂州寺藏心木

昂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
藏工費鉅萬既已辦集唯患之堅良之木以為藏心
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須葉
壻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來訪燒香點茶起白
之曰老僧之來他無所求願得此木以濟用陳許之
但云方栽揀秧苗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矣收穫
畢功敢不聽命長老曰既蒙尊諾自無所慮即展搭
坐具向空作禮祝曰大風吹一樹萬木不同枝遂揖
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桐連根拔出仆於閑地苗
未曾不少傷於是斷中幹為藏心餘枝柯為神像木
色正赤有汁如血其後亦懼煨燼今報恩光孝禪寺
即此利也樹拔之後梓桐徧滿生谷老莊僕陳四翁

言皆向來削木枅所生者

宜都鉄冠

峽州宜都縣弓手向宥少年時為清江渡遇一道人戴鉄冠容狀奇偉宥敬而揖之即問曰汝欲何如變身名宥愚下無所識知但曰見其伍長為可慕答之曰願做一個頭月公人耳鉄冠咨嗟歎息久乃曰汝作公人到頭并與縱言未來事其後歷歷皆驗既而能信口成一小詩言談愛與昔別作尉及令者更數十負無一人能稍加異顧老而罷役題詩於荆山鄉明月洞曰誤了先生三十春却來明月洞中尋如悟矣今却見先生面改了當初一片心是時蓋已誤大好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方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行者用五更時登樓聲鐘見西道人於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索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子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部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廨從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儕固已超絕及遣歸送以詩曰自有棋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

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遠伴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亦無他異

邛州僧

成都醫者劉公來夷陵推官陳革與之從容因言邛州一僧事云為叅士人脅持誣以不軌僧下獄受鞠隨問即招承獄官測其非本情開以翻變之指訖無異詞聞者詳訟其寃獨郡守不察及赴州入市殊無惧色謂監刑兵官曰我聞僧人死必有偈頌少寬頃刻之期可乎監者曰云乎僧曰我舉揚情官人寫出乃口占云宿業因緣人不知如今啐啄與同時今生歡債償他了來世分明不欠伊夢幻色身從敗壞閒田廬樹已生枝休休也歸家去石女懷胎產一兒云是宣和間事也

岳陽祥松

岳州城南有呂仙翁詩所謂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至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遂枯有道人過之折已仆一枝挿于傍咒曰彼處難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楊茂即今祥松也道人者蓋呂仙翁云

白馬洞天

昂州緣羅市漁者張翁因往故里買舡蓬還至白馬渡烟浪晦翳孤舟滅跡兩岸人多識之驚呼云張翁落水死了且報其家妻子奔視以為溺死明日發哀招魂經四十九日命僧修設斷七道場翁忽自外歸顏色如平時喜笑自得妻問之荅云初舉棹抵渡口恍然迷津茫不知為何處唯隱約見二釣舟前行隨之以進其一人謂我曰汝得無飢否即取小紙裹內若粟一撮者置釜中挹水滿注拾燒殘斷薪一吹即燃頃刻湯沸香氣異常招我使食又曰豈不歆歸乎曰正所願因指諭曰從此去到前面白浪處終聞水聲紫閉眼切不可回顧便可抵家矣如其言得歸始知誤入白馬洞天也知桃源觀道士未洞真說

李主簿及第

澧州士人李蒙紹興十七年與辰沅靖州舉子會試於武陵未引保問夢省榜到省元曰李用之又有人從傍言曰只候奉使回明日急取家保狀改名用之先是夢已兩請文解其友謂之曰彥發已是得解舉人若更今名則適捨前來舉教似為可惜蒙斷然不疑及秋闈揭榜用之預薦來春省試邊知白侍郎方

奉使金國歸遂知貢舉盡如其夢有神道人者善相留詩四句與之云道成元未是再至却須成但看西行日歸來一餉榮是歲於王佐榜登乙科調潭州善化主簿之官三月而卒一餉榮之兆其亦淺矣

管先生祠

魏管輅本平原人今昂州永壽鄉周家市細草岡双堰下有大古松栢相傳為輅之墓其側坡嶺上有祠堂榜曰受先生祠神位下一碑石文斷缺正叙譚縣尉夢事云譚長沙人在布衣時夢一大丈夫來訪曰吾姓管名輅所居在武陵為婦女當道妨碍出入君異日策名當仕於彼願為去之覺而異焉謹書于冊已而登第果注武陵尉既到邑未暇詢其所在因村民訴堰水不平縣請往定驗道中憇一祠宇見神像悚然蓋昔所見乃以其事審於里胥胥曰城下寄居推官墓女在此廟前相去極近於是為朱言之朱亦念其女魂靈必不安處遂徙於別地今不知幾何年也

屈老娘

武陵城東宋氏婦女產辱所用乳醫曰屈老娘年已八十餘嘗以滿月洗兒宋氏姻眷咸在屈抱兒就榻

盤足坐凝然不動面色漸變視之已殂矣兒周倅後徧發風疹終夜常啼哭市有枯骸卜者以二十錢往問之向香烟上默禱來意即取幅紙書一詩曰課見時中有禍殃小兒紅點不成瘡欲知為祟何名字便是當年屈老娘亦可笑也

孟廣成彌猴

政和八年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孟廣成者使湖北官舍在武陵芙蓉館孟生陝人好養馬常蓄猴於外廐俗云與馬性相宜其一最大類十歲壯兒陳莘推官祖宅切相隣近家人當暑月納涼堂後庭下此猴項繫鉄索隔屏牆勃跳望陳氏婦女昂其陰嘈噴作聲有攫搏之意欲擊之慮或有傷必詒譴怒不敢禦扞但一家皆驚走自是無問晝夜齧斷索偏歷居人屋上往來尾多破碎極用為苦孟未有子忽生男求乳媪甚急責訊牙僧且須資質堪承貯者諸僧併力募方得一人至之兩月嬰兒熟外衆婢出完後洗熨衣裳乳媪聞之亦捨去獨寘兒於榻少選歸至房則兒項下流血死矣告主母孟以為媪方盛年志在為姬侍不屑哺乳故殺兒即縛送司理獄荷鞠慘楚不容自明竟引伏臨赴市顧推吏鄧生言常向

陰府與爾索命遂受斬刑有老儒楊先生者時親見其事云兒項下有爪甲痕故指為乳母指殺憲廳老兵是時見一巨猫自房跳出而畏相勾牽不敢言思之乃是此猴耳未幾孟亦死武陵秋積陰久雨禾稻生芽朽爛首尾三年人謂冤魂所致案此媪捨襁褓嬰孩而出至於天喪不為無罪杖之足食處以殊死實為淫刑右十三事皆武陵陳莘叔尹松溪居士徑上官不合拂衣歸載陳以科思入仕至峽州推官與

夷堅三志辛卷第四

夷堅三志辛卷第五十五事

吳長者

樂平故老吳曾字孝先潔處重義里社稱為長者嘗
有異鄉客泊旅邸置傘于房外遂失之來見吳曰微
物不足惜但貯五通神像奉事多年一旦屬他人道
塗無所依倚知公長者能為我訪索乎吳即為尋覓
得其人贖以錢三百頃之及命或疑傘頗重吳曰是

手

愛

乃神物所以顯矣耳眾既退持還客捧謝曰柄中實
有金不意發落它手願與分中分之吳曰是豈吾心
哉君切勿言將使貪夫起不義之思乃辭去數年後
復來仍致後餽吳曰使吾受財則曩歲已取金矣幸
無汙我客不能強命匠圖其像以歸誓謹香火為報
吳壽終於穴子大明官至將作丞二孫為監司郡守
曾孫周輔作士人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
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紹
熙四年熙載來城中就館彭大任家五月三日與二
子謁歸傲石鎮航船當江漲湍漫望直而進三更後
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施其枝勢

已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
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即呼率同載齊聲恭持菩
薩名良久過一巨桑眾共挽之急以大綆繫于木下
到曉視之則在高沙圃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
母出迎突曰夜來夢一婦人報汝歸來不妄始驗佛
力救助云

朱陳二縣丞

朱耘深道樂平石潭人招邑士陳定國訓其二子才
英斐英同學七八人以休假出遊迨日暮一人先反
倦卧齋榻如夢寐中見兩黃衣卒從外至一扼其喉
一引其足聲不能出氣不能運正危殆之際定國與
才英歸扼吭者驚曰兩縣丞至矣奈何奈何引足者
應曰當舍此而亟避之耳才英見兩狗躍走如飛被
崇者方醒二十年之後定國仕為大庾丞才英攝上
猶丞

解脫真言

吳周輔灌圃之僕曰操全勤幹悉力夙夜不怠慶元
三年忽不疾而死而魂魄精爽不離故處人往游者
聞其警歎之聲與平常不異念其存日忠謹不忍使
巫邵逐館客徐聖俞舊傳西天三載法師金總持釋

迎往生三真言其一曰唵牟尼牟尼摩訶牟尼
莎賀其二曰唵這啼律呢婆縛呵其三曰唵侶呢律
娑呢婆縛訶凡世人死而未解脫者或為誦之或為書
之無不獲應因勤周輔板印貼于椽全止息之所自
此影嚮寂然

疾天祐病目

樂平席天祐父衮精于醫嘗從劉武忠軍中天佑家
用兵之勢一寓于棋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卧僧
牀賦一詩云霜侵古屋月侵窓撥盡寒灰夜未央伏
劍起看吳楚分符星今現幾分光俄得日疾經歲後
不復見物凡十年自省元無大患何以至于此極一
夕夢一充翁為其徒乞命席曰我病廢待盡不握死
生之柄胡為而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若能冥念目
背可廖翌早見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蛤螺
蚌之屬也頓悟夢告悉買之使童縱于江中双日已
有明意歎曰夢豈欺我為善愈力才數月眸子瞭然
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西周恂病風人皆
以死証其邀視之祐曰左以癱右以緩何計之可為
幸猶早一月大藥尚可及也遂探囊出三藥指其一
曰服此一句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一句手且能

運掉指其三曰服此一句足且能移步俟三者既効
當別告汝恂妻奉所戒盡如其言復迎之求所謂常
餌者笑曰吾技止此耳病勢既退但調和氣血以平
之恂意其有靳扣請不已天祐曰果欲知常餌乎汝
出入公門當用方便一味切忌驚獄舞文貪顧財物
此神仙上方能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恂頓首受教
旋執役如初一日相遇于市恂曰感君再生之恩恨
無以報如縣道有使令願効犬馬天祐責之曰汝忘
我語故態復發耶恂愧謝而退

梅溪子

樂平湖口人汪經少時夢所居後池中有龍將升空
惧其為業覓物捍之遂跨其背截其首將之以歸驚
而寤悸汗被体其父詢之具以告私切喜焉經自七
歲知專志讀書性亦開敏意將來必成偉器未幾有
一道人至踈眉秀目頎然而長衣冠裒博自稱曰梅
溪子姓宇文氏梓潼人精于太乙教且善圖夢父因
以龍說語之輦蹙曰乘之吉也屠之次已但携首而
歸立身于卜筮耳昔吾之師投告術不許妄傳惟云
東行逢三已則付之當登一世之龍門吾不得其旨
今君之子殆符三已之識乎父呼之前道人一見即

摩其項曰真吾弟子也出言一篇與之他日藉此翔
游公卿間不可謂之無所遇也坐頃之一突告去不
復再來汪父雖甚嗟異然期厥子以學問榮家不令
留意累年後經為俗故所櫻浸廢學方閱其書了然
遂貫通不假指教遂用此板成家所謂三已之兆不曉
其故也

目老治痢方

汪經既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卯重九
日相遇于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中正恐
不能徑款尔徐怪而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彼時
必有臟府之疾當逢異人而安及丁巳歲就館縣市
士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母年七十
六矣正憂恤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抄一方來其
方用櫻粟殼七顆烏梅七箇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
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其半黑豈四十九
粒炒其半同一水大盞入小罐內文武火熟煮而飯
之徐即買藥奔歸及家已三鼓立治藥一服痛止再
服脫然

葉武仲母

葉武仲母死經年適樂平鍾德茂家啟九函燕許外

夷堅志 三志辛卷五

人附慶葉買紙衣一通詣壇下主醮者程國器為祝
而焚之俄夢其母來曰感汝化衣但我衰老無力為
強悍者奪去容色甚慘葉寤而悲泣復和國器令別
具狀判監醮之神及當境地主分明取還立俟報應
其夕再夢云荷程法官理還衣著極齊所欲幸為我
謝之程自此道術頗振

汪季英不義

大庾丞陳定國女嫁樂平人汪季英汪顧其資送不
睦心殊弗愜已又誕女愈嫌之出游郡庠陳氏病遣
僕屢促其歸暨抵家既棺歛矣喻月後汪行萊園為
異蜂所螫痛不堪忍因卧席婢子察視證狀謂全與
陳無異亦常見陳在側汪知為所崇發怒舉柩聞之
時定國為應城主簿或言婦翁尚存聞之不為便汪
悔悟然已無及境以蜂毒死定國滿秩歸妻曹氏夢
女來別曰不義者即投之憲網我以已別議婚相去
近幸勿悲惱次日其鄰蔡氏婦双生男女各一人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疑乾道間從文縣尉官所歸掃墓日留飲
鄰家出已福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筒避之仍為
控取頃刻到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

延客分庭抗禮若平生為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飾之盛真神仙中人為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觥致詞曰累劫同修冥數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為壽罷即登榻編帷甲帳目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拂

求旦永還麗人慘詰曰即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為期為曰大人性剛嚴討已願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辭去揮涕送之曰來日酒當有書閣陪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

散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為接從此每夕輒至高確古今詠嘲風月雖丈人才士所不逮但戒為曰我非凡流侍中櫛皆風音福分致然或輕泄天機必為大累予亦將不得免凡哉餘父母訝其疇瘡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母密告之云頗知汝有奇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必真物食之當成疾試輒一器示我為不敢隱與之言麗人曰此無害即今持羔羊一椽往母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憂值道人屈先生來自謂精於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魑魅罔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仙而誘人為淫泆之行吾亦能治之遂索線數十丈以針串小符於抄藏諸合中祝為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未忍汝問俟彼女去時綴

紙貼於衣裙任其帶線而進聊資一笑之適為如所戒明日屈先生使訪測野外有巨蟒死馬尸橫百丈其符宛在鱗甲間為洒然如醒徐聖俞婦弟自淮上主談其詳

螺治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澀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還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風姿瀟灑洒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趨走如此月曰一善友九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監半七和殼生搗碎置臍病者臍下三寸三分用寬帛繫繫之仍辨觸器以須其通月未深以為然姑異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請醫知無它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者然暴下醫愧嘆而散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熊後十六年乃終白石董守約以脚氣攻注為苦或教之槌數螺傳兩肢上便覺冷氣追下至足既而亦安

攬事游師姨

樂平大東閩外一尼姑俗呼為攬事游師姨不詳其

所以來日携一竹簏入市為隣左百家買一物自一
目錢兩錢至于千百粉餅針縷果料蔬菜其項日纖微
末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來嘗責報雖風
譽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甚舉之無喜色訖之無愠
偏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于
歸仙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啟其穴視其骸乃金鎖
子骨也少杖挑之凌空而去見者嗟嘆皆悔悼其生
存時不能識也橋因是得名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
晚出游逢一士人風流溫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室逼
與同寢家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
持吐舌於女唇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諭之女笑曰尔
何言之謬此是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役賤
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謗以為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
中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
張其勢蛇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愈力
女怒告曰無貽我思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
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佻伴緋衣高冠
十輩分東西立雜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

蛇而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象斫蛇
碎之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
死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
始平

此卷皆徐熙
載聖俞所傳

夷堅三志辛卷第五

夷堅三志辛卷第六十五事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縣務林鄉下岩寺童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還至中途小橋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雖風骨軒昂而身負瘡垢陳雖庸下無所知然一見心異之即加禮道人若素相識者笑謂曰汝行路多少曰三四十里矣曰如是當飢餒已儲一物相待探懷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炙齧甚腥陳不以為嫌略加洗滌亦食之俄便別去別覺步趨輕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請無不敬信共買牌為削髮稱為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舍之禱輒應鄉人當三伏間而期曰某日某時不差刻至有陳佛之祿氣道九年七月間縣大旱士民投詞於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於民情勉從之而終不信也齋場既辦請之曰師能知何日有雨曰明日申時但須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其惑衆將真于理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膏澤以蘇苗稼長官獨常茹自若為民父母如此顧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輩饌曰今已食醵鴨卵尚餘其半庖僕亦不敢吃見在厨內罩子裏吾言

不妄丁悵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不知可致雨否陳曰試看三日外如何及會散僧退暑氣正炎忽片雲起西北雷震一聲登時傾注周一晝夜方晴

王一妻

建康農民王一以慶元三年四月往近郊種禾其妻持午飯盃之去田所不遠忽為大雷雨迫遂不可逃避飲食器用一時漂散少焉聞雷王望見就視之妻自腰以下陷於土窖中卒不可起急呼在田者并力鉏掘而四傍浮土隨即擁合無計可施或教使用芦席草縛一舍蔽其上又為旋風捲去妻面黑如漆扣之不能言與之膳飯不能進但嗷嗷呼痛而已後一月梁平商人過彼正見之今不知所終卒志載地陷不孝于王妻之惡從可知云

五色鷄卵

信州五通樓前王氏專售荷包博肉調芼勝於它鋪乾道六年正旦日報曉鷄忽誕青卵五枚如彈舉家驚異以五色絲為袋盛貯置所事神像前益巖香火之奉自此家業小康

故婆現夢

樂平平市民胡百一夢亡祖母在堂上如生時呼與言曰我前面有幾人在生積善到地府不受苦辛自有持香花接引送好處安歇者逐日根問並無分毫公方若積惡者到便打縛送獄與縣道不異那裏大段怕人你那職有說話如何了得我次第恰有去着只是要錢使可分明說向耶道語畢騰空而去百一之父仲仁以接攬輸納為生無善譽百一不敢談所夢時慶元三年十月初十日夜後五日仲仁無疾而死

蔣山長老師

建康犀皮塘杜屠妻以淳熙五年懷孕數月於左肋下生一癩積日漸大不痒不痛杜生屠沽小輩亦不求醫凡十月而潰生一男皮肉即合腹孕即消兒晝夕啼叫不止蔣山長老夢其本師來云我已犀皮塘杜殺猪家出世汝何不來看我長老次日率衆往乃問腸生之異知非常兒也令抱出視之一見便笑不復作啼聲長老云如果是吾師當受我拜不然便拜殺你遂展坐吳對之稽首作禮而退兒笑睨而已後半歲其母與夫訣携此兒入山家乳養今二十歲復為僧形相全類布袋和尚未暇問其法名也

右五事樂

平游士孫
千里說

胡廿四父子

樂平永豐鄉民胡廿四開旅店於大梅嶺乾道元年冬弋陽某客子獨携包復來宿至夜買酒避胡同飲詢問麻價胡亦添酒報之客既醉出白金兩小爪授之云明日煩主人分付糴麻打油歸鄉轉售胡甚喜曰此甚意一朝可辦且飲酒起語其長子曾一曰好個經紀汝便殺一隻鷄討好酒來更吃兩三盃我伴醉先退汝且陪伴他直候他爛醉了却做計較客雖怪其數起又父子昵昵耳語無期度極用為疑慮有見謀之意然無由可窺免未幾客酣醉不能支持胡先於後園傍樹根掘深窖續入房以巾縛客口倒曳寘窖中生理之築土平其上畧無知者自是來宿者多驚魔不安至七年春和全家染疫里巫拯救不効胡父子疾勢轉篤夜語鬼語巫覺其有寃對俟曾一小問情扣之曰汝父子必是曾做心事既到此如何諱得但隨實說向我當為汝作一道理消禳胡始備列曩愆且言惡事實不可做方未病前夢鄉人迎神過門此客哀哭出訴仍引土地為證神大怒命收下我父子魂魄候申奏施行今万無可脫之理願法師

勸世人以我為戒，縱使人不知虛空，豈無神道遠不復語才三日相繼亡。邱元明說。

張時鴨洪勝鷄

婺源張村民張時所居臨溪，育鴨鴨數十頭。日放溪中，自掉小舟看守。歲收，郊四五千顆。慶元三年春，忽得哽噎之疾，不可復出。命其子代之，數日間一鴨羽毛聲音旋改，俄變為雉。家衆以為不祥，擊殺之。剖其腹，所儲外猶有細者累累不絕。張時亦亡。同村人洪勝是年春，北鷄誕十一雛，內一黑者稍大，仍生三足。旬日間能鳴，自啄不隨群。隊外人來求者紛紛，其家不與。日餘，碩太過，母一日翔空而去。

程法師

張村程法師行茅山正法治病，歐邪附近民俗多詣壇叩請，無不致効。旁村新定人唐聰，暴感疾，招使之。隨即平復。時已昏暮，程欲歸，聰父子力挽留，待旦不從。而行一更，盡到孫家嶺，月色微明，值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正前圓轉，有聲若與為敵，急誦咒步法，畧無所憚。漸漸逼身，程知為石精，遂持那咒，火毬咒，結印化唱云：袖將輒客，罔兩敢當吾前。可速疾打退，俄見火毬自身後出，與黑塊相擊，久之鏗然響，逆而滅。

火毬繞身，數匝亦不見。時山下住人項通舉家聞山上金鼓喧轟，如千百人戰聲，與其子姪遙望，唯見程兀立持誦，寂無燈燭。就呼之，乃覺即拉之歸，宿心志方定，自是不敢夜行。

王發猪

石黃坑吳漆匠義子王發，家猪生十二子，身皆虎斑文，或三足或兩足或一足，或無足，畧無全体。其家惡之，縛而沉諸深淵，而貨其母，猶憂災禍，忽作後亦無他事。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操刀，而聞他處宰，剝必往觀之，喜見顏色，蓋其天性嗜殺致然。一日歸，自廬崩為牛群所逐，登木轉避，牛爭奮角抵觸，未幾斷折，哀呼乞救，衆牧童奔趨，鞭退方得解脫。厄到家即卧，病覺寒不可支，舍其子生火起灸，繼又發渴，索酒子自提，餅出沽，傍無陪侍，疲困已甚，倒身火際，誤伸左手，真焰中元不自知。子從外來，連聲叫喊，始醒，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來與我說，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

避障成業陣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己身上自是不復語但時時拈瘡上由虛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乃死

宋毅見亡父

婺源宋毅之父沒已數年一日往曹谿視田還抵從安橋有親戚邀飲酒出時夜半行次犁木嶺忽覩父從嶺下至與之言云項十在前面帶一鬼來同打汝可自着便宜急將所拄杖去做準備我却尋訪捧手項超共救汝父隨語而隱洎嶺後見兩鬼持棒赤心甚畏之遂輪柱杖彼此相擊未覺勝負間父領項超到併力痛打良久奔走父與超送毅歸及門乃不見毅病六七日方愈

右五事皆張行父說

張士佃

延平張維左司前妻羅氏生二子曰士佃士佃繼室宗氏亦二子曰士儼士信更迭幹盡宗氏有憎愛之心歲終鈎絞必於佞佃推索毫毛淳熙三年冬佃補官宗愈不平會得其虧折數十緡事大怒杖之并及婦曹氏二人恚憤左司被召命挈家行佃一房獨留遂與曹詣岳祠禱訴後赴婺州比較務八年春招妻同僚會散坐書院中命僕熾炭累至五十斤猶不愜

意家人疑其異常俄若有所覩發狂大呼父姓名云士佃本心等義連聲弗已父泣拜其僕求救將自投于大妻子驚駭控持走出報同官畢集解釋弗省憑高則擬自墜達器刃則擬自刎百計守護窮日之力不敢暫捨同官扣其妻乃知禱詛二親之事使白于左司貽書婺守蕭侍郎俾尋醫去未還家數里聞左司病卒曹氏同一男一女相繼皆亡佃一切如常人服除調常州庫官到任而卒

操執中

建康城外二十里鄉豪民操執中貨業本不豐而善諧結府縣胥徒以為囂訟地里人望而畏之所居近處有田百畝皆已為己有唯甲氏一丘介其間頗為妨碍屢欲得之而未獲一日告家人曰我有計矣候我禾之際先命數僕掘開田塍盡挿扶稻合而為一甲氏必來責問但加打逐湏它經官理訓可也既成訟縣委官驗視吏納賂甲受其曲甲曰我亦不復爭只願天開眼數日後操往瞻顧有得色俄烈日中黑氣四集震霆大作僕一切驚仆移時方甦操既死於田坎得體焦灼急報其子來見所掘塍盡用物標誌皆操所執涼傘骨也或試拔檀極力不能動子即時

運玉增築以還甲氏然後仰空哭請乞賜父尸歸塋此徐允恭所說樂平梅浦胡氏侵兄田遭震亦以傘骨分界見於三乙

朱聾三八

岩前嶺上民朱聾三八者本姓名曰汝亨時專宰牛慶元四年春病頭痛死半月後僕張廿三自田間困歸夢與隣民吳廿一到洪季韶門見鬼率用麻索縛朱過渾身生毛成牛止留面目可認口鼻流涎據地汗流猶顧張吳相揖曰亨時緣生前造業今日果報當受屠割已有去募人買由矣方交語見一長人從嶺頭來朱指示二人曰此便是分肉者雖當時不見其嚙斫之狀然携肉去者紛紛一媪言是白石人亦買一斤許三嗅之擲於案高聲叫云既是人肉又且臭穢如何吃得張遂驚寤李韶云吾人所居乃亨時舊屋元有大桑木一株亨父四十翁存日殺牛十頭皆繫之木上久已枯倒矣

金客隔織

樂平人白承節淳熙初監蘄州蘄口鎮市客金生抱服束帛每出入鎮宅甚熟一日酌量既畢束縛物貨頓几上閑談市井中事問答頗久出酒炙餼食之所

坐處靜僻白竊取其邵陽隔織兩匹藏篋中胡妹壻自外至適見之謂與為戲耳客饌罷徑肩中所齎行次日點開不見亦但疑宅人故相惱不深介意至暮乃以為請乞為詢究白怒曰我固卑貧正是本鎮官如何極誣做賊我只有一子實惜如命若果取汝足帛須是與他裝死客翻避謝收淚去還家數年後其子天逝母石氏痛之極空篋中以為飲兩隔在焉胡家壻來予見而歎息未幾白亦卒此卷皆

吳之傳

夷堅三志辛卷第七十二事

舒權貸妾

淳熙十二年孫紹遠稽仲自鄱陽守除提舉福建常平將歸吳中過建康已與諸司別而監權貨務舒從義以故舊留飲時當七夕妻亦同坐舒新買美妾甚嬖之妻頗嫌忌思所以去之未能也孫於席間極稱獎歌舞之善妻因言郎中幸顧賄此妾能滿引一巨觥當輟以為贈舒錯愕失措而家居建陽念孫方為鄉部使者勢難沮卻既飲竟命妻再拜侍側席罷送赴津亭臨去告之曰汝好服事新主公所以衣冠冠珥之屬明日續以往孫登舟夜向開明旦風順舟師遽解纜掛帆舒僕至無所及遂追路抵丹陽妾見僕泣曰我到此家相待只如庖婢等豈堪久駐僕還白舒愴然即告假于摠鄉乘小舟而東到平江相值泊於孫舫之左孫適出謁妾望故主來遂登其舟悲叙所以俄孫至怒其不待我而擅去遂加叱罵妾躍入水急拯之冠履皆脫衫袴沾濡如狗孫令兩兵拚詣府通謁太守丘宗卿以為請丘慰解之曰妾無礼如此俟君退當痛捷之孫雖登車只潛伏客次丘喚杖

將善妾：顏情不怯燒曰乞給一幅紙使得供吐丘與之妾自能書云本臨安人父亦有小可名目為舒肖幹以厚價買來尚未一月遣去孫郎中處忽見故主喜而出迎正欲跨過舡不覺為風吹開以致墜水念元無罪犯何肯輕投死地若以為過受杖不辭止請之壯其言辨但以付女僧家而呼其父擇婚嫁之此妾蹈地死如歸視官刑如談笑固非籠中物也舒初時求假三日既留連不已反遭劾罷歸云 狀曼老說

明湖朱家淫

餘干富室朱唐卿居于縣之明湖中堂窗外有大石高廣數尺許紹熙壬子春忽躍入室震響駭人時已暮夜無敢出視明日觀之窓櫺鑰元不動而度石之重非人力所勝朱無計可奈自此妖怪百出使初若穿窬之盜必用錐穴地而足跡長尺餘然未嘗成竊一物久則白晝縱橫語笑于梁飛擲器皿童婢或見之狀頗類人但軀幹開短試置膠膝於戶限以驗之所沾皆獸毛長如適值必遭毒擊往往怖泣憂驚唯朱能與之角敵或不見其形而空中捷刃翔舞似有魘幻憑附未嘗以二更出有毛臂從後掣其足賴手

庖操馬善揮之乃解經數日危婢亭有告之者曰我家
婆被馬鞭打損了怪暫屏跡歷四十二日復然朱
祈逐脩極悉不効聞王隆官道士魏真人者負道行
精治邪孽走僕其馬幣邀至注書章奏

上帝拜伏三日夜方起怪出沒自若唯不近魏左右
魏既寤無他言但言火星入命須周三歲可已鄉士
姜圭玉習雷部法為置壇紫當午震雷起庭中屋外
古木大數圓火光迸發立成焦蛇虺蜈蚣無限皆死
而異境終不息訖滿十日渙然平寧朱氏數子業儒
雖遭此撓卒無恙令益富厚云

熙氏石獸

餘千萬春鄉熊氏家有鎮宅石獸置于佛堂卓下多
歷年所淳熙癸卯每昏夜之際内外人或見一大物
出入迹之還至佛室而滅熊疑獸為恠慶難輕與為
敵移往里中資福院暫住以避害變熊如初一行童
膽勇多力持鉄鎚謹伺於間處迫夜出尾擊之即掉
于地明日報寺衆共覘之腹内有五色紋及如肝肺
胃腸之狀自此無所覩

城子塘水獸

萬春鄉農民朱七乾道辛卯早歲同妻往近村城子

塘引水灌田塘之延袤可二十里溉田千頃中有泓
澄之所極可愛名曰何婆瓏視他處為最深而與朱
出田甚近秋日晚一物起其中如巨梁木橫山水上細
視之鱗甲照日光輝而色如黑漆俄陰雲四合將起
奮迅要方懷妊驚怖急走還家呼老幼聚覘蓋龍也
良久乃沒壬辰春朱氏一門病疫不遺噍類又二年
天物大橋升空傍近不覺而數十里外人見之殆長數
丈十百杖也右三事李儒考說

三街墜馬

乾道四年正月一日侍衛馬軍帥李舜舉朝退侍立
賜北使茶酒仍從駕詣德壽宮既歸乘馬過八盤嶺
鑿因而失轡遂墜地傷腰明日閣門官以謁告狀進呈
孝宗顧而笑曰汝曹欲曉此耶三街墜馬使與知閣
官失儀一缺蓋謂其不當爾也先是紹興末知閣門
事張掄赴後殿起居由隔門東出道街趨下霜滑失
足頓坐於地在一司專法閣門職主朝覲彈奏臣僚
失儀者本司官則自舉劾掄既放罪
高宗詔以慢道高峻令換作級道於是前後殿諸階
所一切更新
孝宗聖意正憶此事也

張三公作牛

徐求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為錢二十五千約不立契莫可省庸書人數百之直且謂華曰我與爾素厚斷不負汝雖無文約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為己業一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抵其居遙見一新家詢之則張近死此其所葬也嘆曰翁言不負我今死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卧夢張着皂衣白領巾扣門曰來共佈田及覺水牛正生一犢毛黑頭白而長售於人恰得二十五千使說

葉道行法

葉道名法廣建寧人不飲酒茹葷專行三壇五部法驅邪治病常往來樂平慶元初向衝程氏留使住坟庵四年三月万全鄉民朱廿一家疫病為行持七日還退殊以為嫌益齋戒禳禱除鳴山神來云朱某家時疾係吾奉

天勅所行固非妄生災咎探懷出黃紙文書一幅示之曰此可以為証若救了他家必於君不利明日以札告弟子鄭純一令寫狀奏天廷鄭以紙札不精悞讀上蒼不奉命而去葉年八十矣不勝憤對所事神發誓言未某平時奉香火甚謹今其家十口困棘法廣

安得弁而不救當盡力加持願

上聖同賜臨護如朱氏痊安法廣以身代死其甘如養嘗所不悔也不數日朱室平復如初法廣遂死

萬道士

何衝程巡檢招龍虎山副知宮道士萬景川洒掃韓村墳庵自淳熙至慶元二年凡十餘歲矣冬之夜夢對案設羊鵝肉各一盤欲箸舉間而思得酒飲蓋平日所貧者終起念一餅已在前甚用為善未暇濡吻一青童在傍拱曰知宮食料俱盡此不當吃怒而叱之童曰有如不信但問誌公和尚景川云和尚何在如曰只在後面試回首望一僧坐龕中以扣之曰誠知食其說貪料真个盡了語竟酒肉多失覺而思之未幾

抱病捨庵歸山景川浮梁人也兄亦為道士過見之託以千錢寄其母仍云明年再到程庵方得展省及還宮疾益甚自知無生理命道童具紙筆寫書到程氏字至右謹具呈筆頭忽脫落童拾取裝闕未了川已殂後三日其姪女年十二歲在家景川魂憑之徧揖家人告其母曰某於某日死於本宮嘗託哥、附千錢曾到否母曰既是死如何歸得告曰景川乃方外人與尋常死者不同欲往即到昨夜抵家時見母

又

做土地福討稅分向景川心下大不樂打破幾椀又無帛錢可燒土地殊失望景川今便去如他自做影堂享祀願則設一分於門外為善母對之笑女蹶然而甦右二事僧章說

閻大翁

指

閻大翁者居鄱陽以販鹽致富家資鉅億夫婦皆好佈施諸寺觀無不沾其惠而獨於安國寺出力尤多大雄佛殿之成長老道淳謂不可忘所自來命工塑兩像真于龕前仍戒直殿童行每供佛羅漢香燈時奉之如一及其沒也頗亦著靈驗淳熙之末江東第五副將趙士以寓家寺中老乳媪挾其五歲兒入殿瞻看兒癡不解事奮右手批闍像頗且加唾罵媪亦莫可誰何是夕初更未盡兒忽得驚風病右五指拳縮不能舒呻叫不已若是痛楚不堪忍之狀父母呼之瞪不應暨至未敢遽投藥兒俄出聲云告闍翁闍婆休打我方兒之戲也元不知像之姓氏媪始悟坐率直童啟龕造龕前焚香獻錢以謝過終歸室兒頓蘇乃具道晝日之故家人次日製黃幡一合於彼龕兒就脫然平貼自是守者於香火甚留意焉小陸說

毛家巷鬼

鄱陽城內昔多葦園曲徑常苦於恠孽而城隍廟下毛家巷尤為寂寥忽有女子貌絕美值夜輒至惑人或疑其為異物也小民陳五年少偉姿遂為所惑每夜負擔過此必盤旋久之若對他人語論譁突乃去不曾與人言而休幹日以恠孽所親詢之初亦抵諱焉但自覺怯弱不能支頗畏斯害連五日不經從少日因到彼女隨後呼曰五哥汝多日不見莫是被人廝調戲乎陳不應而行女意殊憤拋手中所攜衣裳一複與之陳試回視女出示兩手皆生黑毛陳歸舍未幾而沒土人有毛家巷裡毛手鬼之語由是雖當白晝苟寒陰慘晦莫敢獨行巷中為鳩立一塔以資鎖護後又摧塌折去淳熙中染坊余四與吳廿二者鋪肆相望而余之力薄遣一子投募築工役作中夜姑息常見兩蓬頭小鬼戲舞於巷南及送去則至元塔基上而滅疑為古物之精伺之弗能致外客王承信買得屋兩間於其地做者言距有水處火於是鑿一井經數日方引並下汲泉漸如冰清瑩冷潔空坊里之人悉來輦取其汲愈多而泉出無窮迄今為一坊利毛手之說止矣

孫福異禽

紹興丁丑秋鄱陽有異禽接于毛家巷人家屋上其文則似鳧而啄長其色多黑而間白其足方而高其目員以赤尾似雞而敷散莫知其所從來凝然不動至於四五日見者無不唾擲之以尾不能及注之以彈不能中至挽弓發箭射之禽畧無退意方瞋目搖首引吭張喙若將有所搏擊然但翼欲奮而若不可舉首足欲移而若有所繫郡人排門入視咨嗟而已黑中細民孫福一足跛而最好大言及是不勝其憤語于衆曰必殺之乃腰斧升梯逕造屋脊梯軌几不穩而蹲其上如與人格鬪百衆徒賞之還未及磨頭作勢過當失脚下墜展轉于地妻子扶以歸禽大呼數聲瞥然而逝孫竟不起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酒次於城下其一子曰森時入城從王秀才為學是歲初夏間大水汎浸邑市羅所居悉墮洪流中畏為淫潦扇突候王氏西邊書院暫挈其家寓處一婢曰來喜目障交蔽久益不見物甫到王氏當夜夢一僧喚曰賀汝有緣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疾我故携藥救汝即投以甌

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便覺目瞳瞭然初無所礙遂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曰不須問我住汝家久矣我聞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夫其所之天欲明婢双眸炯然全復其舊衆驚顧爭來咨扣其所亭言於人羅後以告王秀才備道於母夫人母曰是吾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厥應如響羅呼妾詣佛堂齋戒拜謝到今猶存

夷堅三志辛卷第七終

夷堅三志辛卷第八十六事

星月之異

紹興壬申夏夜饒士王賁之朱仲宣因出市過坑治
司前忽見近屋數尺有物如火星又如琉璃胡蘆若
小若大累々不絕更相連絡其色淡青而稍昏緩飛
入豐泰門上高而復低墜於省倉之皆不能窮其源

背

疑聞驚之欲使聞有人在彼白衣乃變成一犬轉社壇巷

有識者曰此應在千里之外當兆兵殄之禍一至七
月而賴兵不執乾道丁亥八月十五夜天陰月昏郡
人劉程二生適主感惠廟燈燭之後來就賁之同觀
還次双牌群小家方釀會一客留二客俟於橋上仰
頭而視一輪如半天闊散而為細星百千萬顆霄漢
間翠碧霞未光繁福人不可形容留者朵頤失聲不
得一語頃之雲復環合晦昧如初

王氏四足蛇

題

王賁之家因役群僕負薪過後園柴柵見積薪下蛇
已死四足宛然蛇足之說多矣或云燒地令極熱而

寘活蛇其上則足自出皆悠々之談人固未嘗試也
賁之往視則蛇足翹然突出腹底大異之揮杖挑起
細視乃正吞蟄未化其腹方脹蟄氣猶未絕故盡力

以踏蛇腹莫或得出布可傷也

社壇犬

乾道三年八月饒學釋奠諸生家在城內者多以當
日夜四更往赴祀王賁之至朝天門早及闔尚局聞
卒言已請鑰匙于府中便當到小駐頃刻可也遂當
坐俄一白衣男子行相近王慮暗中不別識預咳嗽
而不見時去以謁闈卒曰渠無夕不出每來福人
及遭逐則奔竄其恠久矣王嗟異而行

韓德高犬

韓德高犬下班祇應韓德高來鄱陽養一黃壯犬高三
尺餘日之為黃兒每食則置飼于前睡則使卧于床
下主人從外歸犬迎門以手挽其頭且嗅其嗅無穢
氣則已稍或犯之則罰不與食凡坐起飲食與人無
間一日忽失之至晚但聞牀上如人作聲夫婦趣往
視犬從床躍下似將言長鳴數聲拱双足抱頭而死
耳

馬保養文談

饒州北上馬保養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拒叔堅
寓居與之論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

語以為談助嘗詣王宅趨趨門外望王出廳倉黃趨入馬望見即謝曰熟不知礼意謂他人情檢熟而失礼云又問之曰近日曾做造得好否對曰述而不作言不曾用工也王云此後結果了欲回一兩張對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何敢望回王笑而遣之去五右

事王貴之說

書廿七

閩中士人王克已居華亭以教學為生淳熙初有宗室趙通判在烏程約之為館客久未得往因間步到岳廟遇一婦女緩行綽約明媚一女僕侍小青藍仍挈偏詣列位再拜焚香畢事而出是日適無他人游玩王生隨以行可數十步婦人回視曰先輩高姓王驚喜答曰克已姓王徐問娘子為誰氏笑而不應俾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二字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書者未及詳語婦又取香合示之曰欲此物否曰幸甚既得之婦還前進度一里所入小寺人跡稠雜遂失所在婦容色端重雖與客反覆酬報畧無蕩心而王迷念頗切珠往來於方寸不置後數日趨方遣僕馬持書來迎牘背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至書館每捧愛香合常冥几間家婢送食至生童處訝其物全

似主母歛時柩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詣王扣所從得初猶諱匿逮于丹四乃盡述曩日所親問其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小寺者最塗處也悲惋嘔泣趣議舉葬啟殯之次棺側一小窠僅容指云陳子榮說

志亦載之

傳子淵虎夢

建昌傳夢泉字子淵陸象山子靜高弟也登科為衡州教授將終任夢與象山同張欽夫參坐講學忽有自外呼曰傳子淵汝見大虫也無傳不答其人又曰汝見一個大虫嚇教你死了一個女言之至于四傳以其語不根怒不自禁奮起欲搏之乃覺明日以告諸生有誦點者進曰此殆言夢風從虎得非先生將際遇明主道其與乎女子者陰類凡四言其死陰沴其消亡乎傳曰夢泉之意亦謂是也未几有閩客弄虎者至傳使呈戲于學中俄虎病不能竟其技十日而斃又半月傳畫室苦痢疾四女相繼死悉如所云衡山士人周模時在石鼓書院中親見之于前亦書其賞海棠一事戾

馬訓練

建康武官馬訓練離軍就居遇正旦日鷄鳴而起先

謂影位退坐堂上以須家人展慶忽一客突如自外
 來意其輩流再拜致賀不識何人也馬命取酒為之
 壽客曰吾家報廷此卷相去甚不遠恰得少家酒何
 以奉屈臨顧同享一厄可乎公之家釀之以相候未
 晚也馬其開心見誠即隨之出門俄復一客至馬欲
 還其人不可挽手與俱莫知所適馬氏訝主人不見
 訪諸西數叟云絕早見與駱撥發崔訓練同行徑
 由東街去矣馬子尋逐出東城值亂葬岡方恠非好
 處且聞駱與崔死已久則抵駱寔傍則馬卧土堆上
 昏然沉醉酒氣逼人振之以歸明日問之但云駱撥
 發邀我劇飲更不肯住今不能記其所兩鬼皆舊在
 軍門聯戰故不忘平生之分不思置我死地也馬以
 歲首入首坑憂之不釋乃安然無他和陽許明仲縣尉說

杜默謂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
 八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終柱香拜訖徑外偶座
 据神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
 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
 好虧我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強

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
 視神像垂淚亦未已和州人周盛之說

申師孟銀

東陽申師孟以善商販着幹聲于江湖間富氏裴氏
 訪求得之相與驩甚付以本錢十萬緡聽其所為居
 三年獲息一倍住輸之主家又益三十萬緡凡數歲
 老裴死歸臨安吊哭仍還其貲裴子以十分之三與
 之得銀二萬兩買舟西上其婦嫁衡州常寧宰文廷
 世將依之正汎洞庭風濤掀空舟揖催敗值漁艇在
 傍乘載者僅脫死厄風小定暮善泗者二人入水探
 索獲一銀篋重不可舉乃賣數券出復取之驚怖而
 起言異物憑据其所若三數白牛目光射人不容輒
 近申意為欺我豈非待我去擬自掩之耶更二人以
 往所見如前於是語諸人不以多寡能致者中分之
 群漁聞而爭赴不啻數百輩即之空牛亦無見矣
 申歎曰吾命分如是夫復奚亡但携見存者至衡留
 數年耗費略盡漂轉林老病交攻至于行乞蓋方！
 行商時必有獲譴于幽明之中者

橫州婆、廟

橫州城外有叢祠目為婆、廟不知何神也土人頗

嚴奉之淳熙初隣郡雷州太守舟過城下群妓迎謁
小憇廟中以須其至縱步廊廡間一妓儂浮者指一
土偶謂同列曰尔可嫁他此妓復指一卒云尔却嫁
彼妓拍手嬉笑曰有何不可正恐無媒人耳樂營將
在傍曰我為作媒衆大笑而出不兩月七妓相繼病
瘵死營將亦然橫之花籍予是一空

王仲隨
叅議說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
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上子由既預貢闈正奏
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軋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起
使移置籠篋於隱處既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須
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煥而雷怒不已祥
語子由曰雷威氣馭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中之人
乎吾自揣父子平生無已過惡天必洞鑿遂掩戶而
坐天且曉下楼揖主人邸衆皆駭佈問曰樓頭昨夕
無事乎曰無之衆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不去也
是夕復尔邸客多有從避它舍凡五夜乃息未几子
由廷對為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景祥得官詞

永州祁陽主簿

湘潭雷祖

慶元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
內有昌山周四十里中多篠蕩環而居者千室尋
常於行取給焉或搗為紙或售其骨或作草或造鞋
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
開花花謝而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篙擊竹抄取
未治之如稻谷每石可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
以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等民賴以濟至
取糶於縣市遠近百里皆繞取之較價為平有負米
而歸者云昌山元有廟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畫
敬則不可勞而薄獲法加慢戲者正得亦不多父老
言家歲連隆二年上世祖閔分析田產其中云某處
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之矣
進士黃中具其事上臺府求賜雷祖廟額不報事皆
得之街山

周漢卿說

易官人及第

淳熙五年道州得解免舉士人偕赴省試同寓臨安
一邸試罷以路遠不可即歸悉留舊舍以待得失逆
族主人夜夢報榜人至云此店有易官人及第明日
以告群士長沙及旁郡固多易姓者而是時獨無春
陵義大初歷數諸人用易經應詔者惟已一人耳私

切自喜果登科義字冲遠仕歷銜山宰今通判臨州
善為文詞有聲于湘桂間此姓它處未之見今義帝
後乎張崇之說

唐氏雷硯

鄱城唐氏食肆淳熙末年遭雷火取秤之異壬志書
之矣是時已再經此惱茲又得第三事自折秤之復
三日震響復集其家唐媪見一神者朱衣騎鯉魚進
自窓隙厲聲呼唐婆教四媪振恐縮顛幾不能立僅
應之曰在此神人云我向來遺下雷硯一隻可將還
我媪畧不曉所戒漫曰好仍再三叮嚀言候尋得千
萬見還不要忘却媪聽之甚審其語音只如平常而
家人十輩皆夏之間於是復跨鯉從元處出媪未敢
啟言明旦唐叟啟門見戶限內有紫石一小塊光瑩
可愛拈以示媪媪方說昨夕事而秘索硯一節曰無
別非世間物當謹藏之不凝髮汗密懷石并買紙錢
之屬欲往訪有雷部神像處茫不知其方或導之至
永安寺戒壇院正觀廡像有朱衣跨鯉魚者儼然是
焉遂置石於案拜而焚楮者烟未收石已失所在乃
知所謂硯者此也鯉為龍類疑其所乘蓋龍云神明
去人不遠其信矣哉 雍大明說

岳州河泊

岳洞州西南枕洞庭巨浸而並城十里間別派河泊
甚衆宗室子某僕買大半而擅其利魚鱗之人不背
慶元二年冬一子因臨督之次墜水中死與趙善者
勸之曰君家俸入不薄且自有田疇而歲以暴殄天
物與漁人爭利茲豈非神祇示驚欲君止其業乎趙
雖悲痛苦切然殊不悛改三年冬正施網罟忽得一
尸尚未全腐敗眉目可識乃認為亡子于是撫膺大
慟收拾歛葬遂讖罷其役不欲傳名字云 畢怪
夷堅三志辛卷第八終

夷堅三志辛卷第九十事

桃源亮盜

紹熙五年五月秉義郎靖州東路巡檢宋正國任滿
 顧桃源縣舡戶客舟東歸次濮陽白湖一家十二口
 皆為盜所害慘毒寃痛之狀聞者傷惋弗平往來者
 多知之莫敢言主上登極輒赦下事未舉竟而迹已
 彰露罪人以為罪應除故不復經意吳興俞子清少
 鄉徵來為府倅統到即云盜所居在吾境奈何容其
 漏網不問密諭巡邏官屬峻行緝逐居亡何得號和
 采文彥彭世亮三輩囚于司理院禁訊經年賍證明
 白惟渠魁程亮不獲捕雖執其妻子及元有心激發
 造意者曰龔政并知分財蔽匿者周彥程竊張彥清
 號誠而亮竟不出俞卿先吳奏未報范子由特刑獄
 使者節以慶元元年七月交印舟過白湖躬加物色
 龍為情恨亟捐錢五百千堆塚臺門上誘募告者理
 院吏鞠亮妻子頗知所在陰慮勘正之後賞金未必
 入手或凶人脫去翻為怨仇不肯誦說乃是始遣親
 黨往澧州管下李子山搜探窟穴亮果成擒事未報
 前一夕范公夢人來告曰已捉到城亮正身不覺喜

躍奮手觸到護首屏風家人未睡方熄治女工驚栗
 未定堂門俄自開闔作聲范起叱之曰如是鬼神盍
 更為之已又知故畫室憂有奇變急就寢是日獄吏
 目見紅裳女子立于群盜之側乃未女正及嫁而受
 禍者明旦范夙興坐堂上一老兵喘汗而至白云得
 賊正如夢覩又明日縛亮到庭下不待荷踪立目吐
 伏即盡給五百千與獄吏益以銀絲之費復百千便
 知激勸且原其不告之罪感嘆情狀貫通出明僚案
 仍持常說謂恐省部致疑責言赦前事范引
 大祖受禪後周顯德中自姓范義超殺一家十二口
 事發有司以為前朝所犯既多歷歲年特肯弗宥其
 教正同因舉楊俞卿政績紹亮以下四凶皆從大戮
 餘亦等第科斷俞先減年勞績擢湖南提刑華文閣
 初建范首寓直施召八為太常少卿時二年九月也

子由錄
示本末

趙喜奴

旅醫盧生以術行信慶元二年抵邵武泰寧境其地
 名白塔村時已黃昏不達舍館貯瞻之次值小茅屋
 亟就之雖畧有燈火而無人出應盧呼問此為誰家
 一麗女方出曰我乃趙喜奴也即求寄宿答曰此不

是道店又無男子尋常不曾着人歌吟既不可前進疑客是短促易曰客吾暮夜細審明當舟至及旦復來云理酒相容盧欣然而留且悅其色態頓生慕想既濯足借僕往西房下榻安念之深三更不交睫忽有擊門者驚問之則云喜奴至振衣延接女曰恰來一見便知所懷緣傍人注目不敢輒邀喚今已夜半能過我啜茶乎盧大喜滿望使僕守舍隨入坐于堂女言我自上床後更睡不着願共一席之款少償夙契真非偶然盧遜謝不已從容頗久別有了鬢從後出笑云何用閑談將虛度可憐宵誠為可惜喜奴起白曰合備酒散為禮值夜不能姑相與綢繆徐當下盡語訖携手同歸極風流嫺雅之適洽困迨曉僕開張不見主人出尋之四視已所寢正在五道小廟側草路之上盧昏坐廟裡如酩酊狀僕探菓筍餌以蕪合香丸如覺蘇醒乃登塗

蕭氏九姐

弋陽稅戶易生以門族有仕者故冒稱承務好觀星象慶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鏡城詣卜士徐謙咨論歷法謙固精于此技謂之曰自既望以來日月皆失度易扣其說曰大暑之後未至立秋日長五十七刻有餘夜總四十三刻今乃短于秋分此兩曜皆行遲以

是短促易曰客吾暮夜細審明當舟至及旦復來云日出郊一間漸向南道其失度分明遂辭歸邑遇夜遠適百步外露立郊坡仰視不息約半月許忽值一美女披碧綠之衣前稱萬福易遠巡疑佈莫使所為女自言為蕭氏九姐素亦有此好敬乞指迷易謝以不能且三鼓始揖而退由是連旬日必至易矯首霄漢拊掌大笑易曰何為見哂女曰汝到此鄱陽見誰易不肯言窮語再三皆然女曰汝與徐謙山人所說何為昧我易曰尔安從知之曰特以意揣之耳易曰然則娘子於斯道不淺矣女引坦已能指九州災異以對仍言不欲說盡恐或泄與徐謙其人得知定罵呈洪內翰編入夷堅之書非吾志也易曰言及以此娘子豈非精灵耶女却顧失笑化成綠毛龜躍入前池水而沒

趙珪責妻

鄱醫趙珪者人稱為趙三郎中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緒餘後居城中雖操術不高亦頗自足慶元元年四月病死二年正月妻成氏謀改適人夢其來責使侯釋服乃可至三年春就納坑冶司魏客將又明年六月復夢之云我存日有財產及居屋兩間儘可贖

給而必欲歸他人既已如此何得下交昏史我平時
交游士大夫間視此輩為奴僕汝今自鄙薄以相玷
辱且彼既娶汝為正室却又竊奸我婢情理不可容
我下祈于陰君用四十九日為期定戕其命成氏驚疑謀為辦余直買祠部牒至九月度季為僧立法名淨才
覺不敢與魏言但密告鄰媪所善者魏果以一月後
染疾七月中身亡其居室內嘗聞趙魏二鬼中夜相
擊逐成氏恐懼呼婢燭火照索寂無影嚮至今尚然
耳

費氏父子

蕪州民費翁家業頗裕生二子長曰小二季曰小三
長者事親極孝逐曰辛苦經營微收拾悉以供父
母之養季殊不然方七歲見父如讐未嘗見面語話
至慶元元年有十九歲矣其年三月盜錢用數十千
賄賂仍指市坊買力宣言起悖逆之意或報其父父
奔避于投子山寺相去五里有趙氏菴老僧宗顯住
役坐禪元不知其至忽遣持史邀相見逆子蹤跡踵
至使入別室攔住然後謂翁曰是昔宿世因緣非解
釋不可汝是前生亳州鐘五曾救接貧人韓二及其
亡也復振贍其妻子今汝長男是也故孜孜甘旨以
報舊恩季子前生為小利行童奸犯汝妾既赴執獄

治罪又囑吏級殞殺之故亦懷恨不置當為汝解之
翁拜謝宗顯旋呼季諭使來疾下即驩然作禮願充
弟子之列顯命費翁還家傾售所蓄得錢四百千顯
踰月顯坐去

高氏影堂

鄱陽柴步龍安寺元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
寺輪撥童行分戕香火紹熙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慕
悅豐像因起淫泆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灵不惜
垂訪如是累旬一日黃昏後遇婦人身披素衣立于
佛殿角顧之曰亦識我乎安淨曰不識也敢問為誰
氏婦曰無用見語我今宵錯到此尚無投迹之地淨
曰茲不難辨正恐不如意耳婦曰但得粗容一身更
何所擇淨即邀詣其室請暫寓止婦曰既占汝床汝
却宿何處曰不敢言是時房內無燈遂相與同寢聞
文五更鐘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及往半月淨頗疑其所
從來且未嘗分明覩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傍
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看經文疏了婦使去之淨
始得熟視全與高氏像同樣既滅乃扣鄉里姓氏不
肯答淨曰豈非高孺人乎婦曰何必苦相問我平

生本端潔之人緣汝祈祝不已故尔犯戒今既相認得誼難復來料因緣只合如此即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焦氏見胡一姊

饒民妻焦氏慶元三年正月在本家中庭值婦人遮道而立驚叱之婦進揖焦曰汝是何者夜入我門不答而退逐之入柴房而絕迹自是數見之經月餘焦固問根源曰汝如不肯說出便請天心法師驅囚赴岳下治罪矣始翠感言故為張大夫妾只在鄰屋居為其妻凌逼不容存活遂自縊于此宜中至今未得託化所以累久現形覩望娘子慈悲與少善緣使之姓脫去焦曰然則要知性氏方可致力乃云胡一姊也焦曰侯到中元節永寧寺塔院建水陸大齋當為設位薦拔切不可再出頭露面怖嚇老弱即額首而沒及期焦償前約至十八夜夢婦人歛袂而前再拜曰妾蒙大恩已獲超升特來辭謝從此寂然

郭二還魂

慶元二年九月池州人郭二在中庭困坐假寐夢曠野中兩人引行深入荒草漸抵大官局金鋪朱戶赫然高明至殿階下拱立一王者戴魚尾冠盛服正坐

命押過別所即從元路出到一處見貧悴者白布衫少輩可万人爭前索命郭云我平生與你不相識且非屠兒何由貧命如此之衆旁有牛頭王曰汝知之乎此皆蛤蜊化身也緣平昔好吃它今在陰府等候郭無以答牛王領次油鍋側錫徑聞文餘煎油滾沸牛王舉叉攪撥仍擊錫屑其聲如磬郭隨念阿彌陀佛一千聲白衫者悉化黃雀飛去牛王問郭亦認得我乎對以不識曰吾本是汝家猫兒在生之時見汝逐日敲磬誦佛名所以擊錫者將起發汝素心今脫此厄甚善甚善遂還之先殿下王與相對揖招之升階辭不敢再招始上命坐啜茶王曰汝應不復記我我只是西門王一六郎冥司錄我忠孝正直理平無諂曲不好他人財物不尊富人不忽貧人不害生物前三年身後得作和江王一紀汝茲者之來專以蛤蜊故由一念之善可得反生喚二童子導出中途見小屋宇欲暫窺者童不從守門兩人曰放入不做遂入其中鐵扭械絝係者數百計各叫痛苦暨出門外見鉄枷一具無穿孔一小榜貼云候采石胡承務到自行磨開郭至缺牆邊童子推過之遂覺已就斂七日矣因大省悟弃妻室作道人雲遊它日廟采石

背詢胡生者正發皆疽涉旬而死

香屯女子

德興香屯人陳百四五百五同時雙生二親俱亡兄弟同居未娶紹熙四年六月弟納涼門首女子不告而入追問之答言恰與丈夫忿爭索要分離故竄身到此地尋常著意聲色見之甚喜即位令就宿女亦喜是夕共寢而兄不知五更後告去曰吾夫一夜必相尋覓當往探其所為明晚却再至弟叮嚀使勿皆約

如期果未復記故陳云綢繆一月疔悴之極迫於伏枕兄以為感疾招張法師治療張蓋能醫又上於法錄視其脉曰渠本非有病崇惑在心馴以至此可令夜遇于法院當與荷水服之君却執一符在手而宿弟榻待異物至痛批其頰精魅之形狀徑可立驗陳盡如所戒角二鼓一女著黃衣衫繫黃裙直造室內脫解於椅上裸而前近枕畔欲卧兄引手扣之叫呼而出聲如嬰孩即時不見視倚上衣皆虎皮耳右八事徐

說

熊邦俊病狀

郡醫熊邦俊年三十八歲時以淳熙十六年五月三日得熱疾其父彥誠老矣招一同事視之切脉微細

投以桂附之藥疾勢頓增發狂煩躁至于十手爪皆剥脫別易一鑿以為熱毒纏貫心絡用涼劑蕩滌方以消魅統半日許因吸粥熱復作索紙筆作詩數篇亦諸合音韻可讀俄擲筆面壁若覩異境覺有甲馬兵卒無數戰慄不自持云擬見捉往舟中行打歌走歸閃避又不得動父情兩健夫按往其身甫小定俄唱誦經呪歌詠樂章凡詩篇歌俱非昔所解晚始驗崇憑附延龍法師攝治授以法印使執掌中而縛其手已方豁然凡半月乃愈

邦俊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九終

夷堅三志辛卷第十四事

曾三失子

慶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鄱陽懷仁鄉農民曾三來城下問卜於術者胡九齡卦成胡曰兆象不佳必有人口災殃并妖異不祥之應曾曰吾有男子名五哥年十五歲矣每日牧牛於野就外吃飯前十日之晚只則半歸吾兒不至窮人力訪尋查不可得又無深林湖池或致迷溺問同牧諸童皆言見其獨入一小廟以謂如廁不知何為不反回偏索廟內茫死人跡蹤他日同牧者多覩其在廟游行昨日正午鄉人擔大糞亦見之然到今未能得其在為之奈何湖曰已落空亡恐無由可見曾哭而歸今經兩月不能料終竟如何也

鬼殺高二

饒州城內德化橋民高屠世以售風藥為業手執叉釣牽一黑漆木猪以自標記故得屠之名至高二者好往双港彼處酒價賤率以醉歸紹熙五年歲除日回塗差晚反抵蠟洲門夜近二更局鑰已竟默扉莫應回就相對居人覓火或聞外間有叫救人者相率出視見高仆地上函取湯扶灌則氣絕矣頭面服腹

一切青黑蓋死于鬼手也至三更蠟門守卒聽坎下往來頗多云只取高二一人守卒遽燭視了無影跡於是驗為鬼物不疑高妻用元正昇尸以葬

汪十四龜

鄱陽漁人汪十四以慶元四年二月三日得一龜甚巨用大釣竿秤挂于戶桂至深夜汪與妻王氏皆聞人聲哀叫云念我腹有子放此一命得乎汪殊未之信點火出照知為龜語小人會數千之利堅不肯听遂再就睡王氏亦夢人來告云教丈夫放我自別有報謝苟為不然七日内必取汝王寤以告汪又不許王才腹孕臨月明日竟解龜其腹細卵百計纏結充塞即擔負出市售錢以歸後三日王誕一男宛如龜狀財滿三日母子俱死

李天祐

術士李天祐饒州石門人常時游行它郡不遠千里淳熙十五年十月到吉州館于僚下劉公店樓上每日一出所得不能給旅費夜起歎息忽若鼙畔叫李先生者云此間不可住前回九月內庐陵縣市心一客亦姓李係辛酉生只一宿于斯便遭魔死天祐聞之懼然夜已深不遑移動但應曰感君子愛我明當

作謝為之燭燈終夕坐而待旦才盥洗畢扣鄰房訪其人乃下鎖不曾啟初無人宿徑下店面指劉公吃茶說所見曰必定是鬼劉報然有愧色曰不敢上味去年八月福州卜者章彬在彼房病亡適語鄉人林三客作證先得申官天祐即負篋辭出詢市心人所謂辛酉李生者果如其言徙舍之後占術盛行一住三歲乃還家

竈客陸青

淳熙十六年贛州竈客商販往荆南回經漢川路到鄂渚地名楊太菜店前過蒿林畔一人從內持棒走出痛毆之死曳入蒿叢而掠其貨貨既去十數步復反顧遂為冤魄所着行函之事已隔六年其賊曰陸單青鄂州後單寨兵也主漢陽門下般運木植忽變贛人語音發狂亂與人鬪久之乃曰我是小客竈三十於漢川路上被陸青打殺劫取隨身物去一時受苦逐認他不得緣不合回頭因得隨遂今須先還我命却諸陰府照糾部轄將校怪之招郡下張道士用正法行持又作陸青言詞乞法師勸和竈客候青無常到時一徑索命鬼聽許曰且將我歸爾家早晚香火時節為供却如汝所言是日青之妻子偕將校悉見之

青驀然仆地蕪睡良久既寤自狀其過諸人戒使勿背鬼約青謹從之明年子病翻賴鬼力未報仍為宛轉穰却病遂以安至今尚然不保其終也 右五事皆 池口鎮牛 胡九齡說

池州池口鎮皆諸軍分屯列營前軍寨据黃龍岡作窰燒裂磚瓦豢牛兩頭以供路坏之用淳熙十六年三月一牛拽斷索狂走守兵覺而逐之其行甚疾不容措手遂穿中教場出郭西門經過担負者盡遭撞倒直至信德府後軍西寨愈掣怒肆力小將范武翼妻趙安人偶出逢之急奔道左樹下閃避不徹牛低頭奮角低其腹腸胃逆流即時死牛齧草于尸側凝立不動守兵率數輩來始能追攝牽歸元處將行痛箠牛吼一聲奄赴地死見者以為宿業相值無可奈何草帥但杖守兵而給錢付范將斂葬

李三夫妻猪

臨安赤山居民李山屠家也紹熙元年養一猪甚肥脂與妻議欲趁冬至前宰殺充應人等家時節使用比日常日可贏得千百錢妻以為然迨夜各就睡夢猪來作人言汝告曰謝主人喂飼一年豈不知恩身是畜獸於刀机屠割正是本分才中無一可逃知有

屯殺之期擬乞展向冬後三日使了也生業借債便可
托生千万垂意丁寧再三乃拜而出李驚覺告其妻
妻曰春夢秋屍何足為憑不及時做一場經紀更何
所持語畢復寢竟以其日烹鬻人多買肉頃刻而盡
過節第一日妻忽傷風頭痛據困卧于牀膳飲不能
入口其夜夢前猪執狀來云我告汝夫妻只要延三
日命了得我業報堅不相從已經閻羅王處押狀直
寤要取汝二人入冥照對如今便請行蹶然而寢僅能
說與夫而沉綿愈甚明日李三亦病同時而死右二
說濱

周子瑶池仙

安仁崇義鄉老儒周德材以文學著聲里社多為人
師嘗首冠鄉書晚年就恩仕亦不遂始有一子甫十
歲類歲預脫強記甚過絕人一日求覘三國志父唾其蹤
以等不肯與翊日再請乃取以付之旬日即此歸父問
小子頗能記者否子曰盡在兒胃中矣漫摘數語試
之琅然成誦凡十餘通不差一字父始嗟異之將使
應童子科授以諸經不候訓迪過目輒覆本如流經
三歲忽暴亡其母慟哭拊牀於幕席下見其手書樂
府半闕佳憶未句云瑶池仙伴應訝我歸來晚識者

疑為謫仙

蓬萊紫霞真人

餘于冕山士人陳氏子文叔少習儒業從里人許子
推受迎致箕神之術詎奇謫怪殊駭所聞凡來求文
詞者落紙輒千言筆不停綴所談皆出人意表淳熙
戊戌有曹廷者乞詩延賦性淳朴立書二人凡字云
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守意識識破鳶飛魚躍
事自知万物不離誠語脉暗合其旨它所作畫然神
而自稱蓬萊紫霞真人是後靈驗日著好事者為之
大啟醮筵以奉之且能驅邪治病每書牒必洒黃紙
章奏已焚香復能致其真墨色視初畧不少變一夕
憑人言曰吾本漢謀臣曲逆侯陳平緣常用兵家奇
計謫墮世塵千年今期限已滿當還仙界吾從此逝
明日不復來矣諸君珍重愴恨而別自是聲滅迹絕
陳子仍為儒云

程慧新

水樂平梅浦胡達原以淳熙拾年於家所建永陸大齋

三日臨罷之夕有執事者果緣院行童程慧新盜佛

前供佛仍就用薦土地疏包裹將以遺母其家去胡

氏一里許是夜程母夢二鬼卒持鉄入釵厥子入火

鑊煮之又二鼠啣其耳遂驚覺程正扣門以齋饌至

母欲與說所夢猶未忍忽大叫仆仆地兩齒墜落竟

尔不起先是寫疏者已檢校神位各置一通於座初

無漏缺及收拾焚化之際獨無土地疏即焚香禱曰

謝過人謂速報警衆一何昭昭如此右三事今模說

王節妻裴

龍游王節自少學卜筮長而盤游它方淳熙十六年

到潭州益陽滴何郎彭生亦挾術至妻裴氏偕行六

月彭死店主人張三哀裴之無歸為平章嫁節節時

二十九歲裴二十五歲年時相當甚為愜意復漂轉

售技紹熙二年抵袁州四年次鄂州兩處各生一子

還過洞庭湖有巴陵人劉一即者能知人未來事俗

稱為活神道見云汝妻非人乃三世之鬼先在永

州東閩惑殺蔡氏兒繼在桂府化為散藥惑殺楊十

二郎其三則彭六也既奪三人精氣養尸成人它日

汝定喪命節不之信裴已聞之反責節無義遂依然

共處明年至斬之已河值雲水道人見裴曰此三世

鬼精何得在是節怒其言搗搜欲行打道人曰不須

尔吾今白天將使汝之知裴立于側村掌大突騰空

而滅

湖口廟土地

鄱陽莫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鎮

販陶器過湖口往岳廟燒香遇老人白欄角帶從中

而出黃驚顧揖之認其狀貌全類故父時父亡已七

年前白日翁翁得非吾父乎老人曰汝為誰對曰姓

黃名興行第十七老人曰真我子也黃泣而跪請曰

爹下世七載何由在斯曰為我平日善緣頗多遂乘

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捨

弃浮財休離骨肉日夕陪侍爹所語未了一黃衣力

士出叱之曰尔庸凡之流詎可輒廁神列黃陳而下

拜訖訖仰視土地力士俱不見矣

陳小八子債

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致温裕只一子不肖常

盜用錢且悖害父母父母亦患之乾道九年二十

八歲病傷寒困卧二親不惟不悉力醫救翻飼以合

忌食物竟死焉五日後見形于室青父曰我一命又被你弄了今兩次壞我矣報怨會有自父雖怪之不能曉所謂弄訖至其墓前一老僧不知從何來與之言汝子前生是一富人被汝竊他財本至盡故來為予以取之未足而死尚欠二千余貫今已在邵州徐家復作男子陳訝其語荒唐固不之信迨慶元三年正月陳賣金銀往邵陽買隔卜織館于柯店店內一僕曰徐四見之喜甚服事之勤固于主人陳亦與相親問其年曰二十五歲矣日是稔熟無間令守宿房中二月九日陳夢向所亡子展拜若辭訣狀悻而寤旦起不見僕而牀南一壁倒試檢視行篋失銀一筭幾千兩遂投柯生柯曰夜來正遭此候毒未能捕緝陳默思其姓氏年紀總合老僧所云始悟宿負置不復言因是空貧不克北歸至行乞於邵城今尚存

蕭大師

饒州南岸漁人周八有一妻一子漁釣於鄱江紹熙二年二月八日黃昏後泊舟登岸伺歸到荻林遇雨人叫云周八且住大師請汝周曰何處大師曰蕭大師也曰我從來不識他其人曰莫問識與不識但隨我去當有所獲勉從之進步到一衙庭入其門見一

尼姑自內出相揖云我兄弟待汝夫妻久且澡浴換衣別來相見須臾西青童各引入浴堂香湯撲鼻既畢使周著皂袍妻著紅大袖衫小兒黃背子導詣一室所上鋪設華筵有勇士長七八尺青巾黃衣揖就坐不交一言三更後教女妓執樂持勸盃至歌唱侑酒周飲未竟念平生未嘗得此戰恐不自支杯墜手即破勇士曰好勸汝酒那敢如是連叱之其聲如雷仍推擁仆階下少焉如睡醒身元在荻林下喚尋妻子寂无所見明日徧告群漁共為訪覓上下十數里間竟不可見七日後周患傷寒而死

右四事徐謙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十

此三志之辛卷也舊時鈔本以之充補支辛故仍之海島

夷堅三志序

昌黎公原鬼一篇備極幽明之故首為三說以證必然之理謂鬼無聲與形其嘯於梁而燭之無覩立於堂而視之無見觸吾躬而執之無得者皆非也世固有恠而與民物接者蓋忤於天違於民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是以或托於形憑於聲而應之其倫通徹高深無所底碍又引祭如在及祭神如神在之語以申墨子明鬼之譏然則原始反終灼見鬼神之情狀思盡之矣夷堅諸志所載鬼事何啻之一千端萬態不能出公所證之三非竊自附於夫子墨子不能避孟氏邪說淫辭辨其可突哉
時慶元四年九月初六日序

夷堅三志士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倪太博金帶

管城刺史

賴山人水城

馮氏陰禍

雷擊丘十六

三井中竹木

南城毛道人

卷第二十一事

楚州方夫子

聶伯茂錢鶴

懶愚道人

兩黃開登第

呂仲及前程

楊抽馬卦影

卷第三七事

劉樞幹得法

建昌大寺塔

董氏金鴨

吳仲權郎中

鄒狀元書楚

鄧生畏蘿蔔

涂氏井龍

饒次魏后土詩

普明寺新井

吳蔡棺異

楚州陳道人

劉氏桂吼

胡原仲白鵬詩

頂山雉

趙希哲司法

沈承務紫姑

夜見光景

張三店女子

洞霄龍供乳
卷第四十一事

南山獨騎郎君

皮湯護葉生

建昌寺塔影

丘簡返魂

涂知縣夢龍

涂朝奉歐疫

陶氏疫鬼

楊五三鬼

湖北稜睜鬼

化州妖凶巫

漳氏食蠱墓

卷第五十三事

黃子由魁夢

醉客賦詩

黃炎司法

范十五遇鬼

續仙臺道人

葉熙續

錢妻端端

太和劉尉

謝生震耕

鄧氏紫姑詩

西天監門

道人相施遠

猴豹戲對

卷第六十五事

羅山道人

胡蘆棗

信陽縣青

黃陂紅衣婦

應武狀元

小原縣尉

馬遠良口占

衛校尉見楊王

蔣二百衣壯

隗伯山

蕭七佛經

王子寨怪物

許生墜馬

汪會之登科

滕王閣火

卷第七十三事

張益德廟

王道成先生

郟縣銅馬

長生蝸

王彥齡舒氏詞

惠宗師盤

清平樂六詞

紫姑白苧

周美成楚雲詞

惠柔侍兒

莫少虛詞

李氏二銘文

當塗朱道人

卷第八十一事

岳陽董風子

孫十郎放生

楊四雞禍

華亭鄔道士

佛授羊肝圓

集仙觀醮

鍾匠斫木

趙氏二佛盤溝大聖
小墨彌勒

祝史鴨報

光山雙塔鬼

徐咬耳

卷第九十二事

和州僧餅

開州銅鏡

傳大常治崇

俞傑孝感

癸丑春榜

霍秀才歸土

卷第十十一事

邱九妻甘氏

顏邦直二郎

解七五姐

羅仲寅逢故兄

彭六還免

漢鄉丹桂

復州謝黥

劉經絡神針

古步王后

諸葛青致語

楊母事真武

楊廿一人冥

石門羊屠

韓羽建墓

汪一酒肆客

汪三宰牛

婆羅樹子

夷堅三志壬卷第一十四事

倪太博金帶

淳熙十二年春蘭溪范子由為大理主簿夢出坐門首逢皇城快行卒將金帶一條穿於臂問乙曰欲將賜誰曰此是倪大博者是時吳興倪正父思為太學博士范取現之九鏤爛然而不暇審為毬文御仙花覆視其裏乃非玳瑁非白角而亦視以金甚異之復加詳觀每勝上皆刻兩字夢中記之歷歷不失及覺僅能憶前後四字其前曰天臺其後曰文資明日走告倪且賀之曰表裏皆金蓋示重黃之意兆也天臺固佳文資者殆走現文資政學士君連中科目到彼不難倪謙謝約使勿廣後數日小迂太常官稱尚仍舊俄有召試館職之命范益慶其塗輒不同不五年遂值禁林自將作監擢中書舍人再為吏部侍郎春秋才半百前程未易量也子由說

吳仲權郎中

紹熙初臨川董居厚醇父自靖州教授赴都改秩未及調縣舍終於旅邸無親故在傍崇仁吳仲權繼時為秘書正字雖無雅契持以同郡之故醫療棺斂寄攢遺報皆一力任之慶元二年吳由尚書郎出持湖

南漕節明年四月徙廣西旋遭論罷方還鄉卿建大第快寒儒至此足矣已乃下第遂快快成心病十年後因平日嗜酒膳食盡廢清瘦柴立而精明殊不衰至冬感疾即沉困忽呼家人使備茶湯曰董教受來見我怪問之曰醇父也快與若諾應答次日復然時時若與之言人問何在指其捧曰正坐於此它報我後日午時當去可造齋食一分先遣之家人知其與鬼從容毛髮森卓不勝憂怖明日索浴治具于房婢以野愚圍之吳曰何用曰恐為隙風所搏笑曰到此豈復怕風耶浴畢着衣冠扶入後堂許家廟出命設酒與妻李氏并子姪叔別有教妾猶令歌詞仍隨聲應和酒五行罷席自書治命首不廢本族義學次經理家政末乃嫁遺諸妾遠近厚薄然有倫但每書及妾名輒汪然長慟凡盡數紙放筆昏睡迨醒又若見董來允教誨之曰醇父且先去莫要炒人且先令酌發了展轉經夕命僕探時辰乃午果卒其壽不登六十為可惜也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名姓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舉倪選自以為必高過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

寒儒至此足矣已乃下第遂快快成心病十年後因登廁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廁死若禿舌人語音云

鄧狀元書夢

秦寧鄧景初應龍為士人時詣大乾廟焚香其夕夢到一處拾錢錢堆撒滿地而才得二十五文而止意甚少之傍人云鄧武解額二十六名若更得一錢便為壓脚矣慶元乙卯秋試遂占第二說者曰此居二十五人之上夢已驗矣次年春乃魁天下或者賀曰錢上有元字狀元之謂也君以壬辰年恰二十五歲尤為的確可誇它人神告不如是之切也鄧自書其事以告南城友人危微云

賴山人水城

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閩中賴先知山人者長於水城之學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喪妻命卜地得一處其穴前小澗水三道乎平流唯第三道不過身而徑入賴宅曰佳哉此三級狀元城也恨第三不長若子孫它年策試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那俊挾十三歲見在傍立拊其項而顧賴曰足矣足矣但得從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而者春伯樞密也年二十六廷唱為第二人賴竟沒於羅氏水城文

字雖存莫有得其訣者

鄧生畏蘿蔔

南城鄧椿年溫伯左承諸孫也少時甚畏蘿蔔見必呼啼釘鉅間有之則怖而走父母疑為人所嚇致然長而益甚一堂之上苟覩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飯於蔬茹間置之者遽捨而口及歸老田園旦仔佰每出巡莊好精意檢校佃僕染黥者陽遺一二於地若打併不能盡者才望見怒罵而去雖值陰晦暮夜亦不肯留謂彼家多畜是物慮再逢之尔至今其家祭祀不敢復用其條約娶黃日新女故知之為詳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携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得田耕作遂力農治園經幻者亦娶婦生涯僅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捕囚獄戶斷杖刺鏢全家逐出境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灾咎於郡中黃翁卜肆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兩黑龍狗是其禍時它非吾所知也老馮自是戚戚無生意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冶為生嘗貸二客紗帛

二十千約日償直及期不肯與客詣窰所逼之其處孤僻無人煙因爭忿之際父率同役者共擊殺之納尸於窰內而縱火焉泯為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以病瘍者為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戶晝卧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極畏之家人在遠不可救二人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二第四子復犯盜黥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二年論者謂文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泯乃延諸孫冥報亦為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信矣

涂氏井龍

宜黃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整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有大井在樹傍一日婢晨興汲水桶墜於內取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迫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焉欄探首見一物頭角窳然乃龍也中有霧出氣翁翁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

之一家危懼絕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
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
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
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八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
水竟無所增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奉於朝奉郎族
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生受官封第四
子大任續亦登科但仕不通顯

雷擊丘十六

慶元四年四月八日建昌南城境內地名裏潮大安
橋農夫丘十六黃五黃六輩六人同種稻忽大
雷雨作黑暗不辨人丘十六者為黃衣長人擒去就
加打擊黃六見之不知為雷神向前救護別一黃衣
人縛其兩手置之地又有以柱椿其左腋者同行遭
霹靂中其腰或中臂少頃雷收煙散丘十六已死而
鬚髮燒盡布衫袴皆破裂獨視不動腦裏穿小穴左
脅有字黃六縛痕十日外猶不沒余人被霹處傷跡
儼然唯丘十六平日癡鈍憨朴未嘗有分毫惡跡是時
如夢寐無所知亦無所覩歸家之後亦無患云

饒次魏后土詩

臨川饒次魏居於彭原乞夢於都后土廟得詩一聯

云銅爐栢子香相藝紙帳梅花夢易闌珠自負以為
大吉也轉告朋儕多疑紙帳夢闌之言不得為吉兆
慶元乙卯秋誠罷入市買得句容銅香爐一枚歸邸
適有僧餉以栢子香至初冬早梅開自折花一枝置
書室與同志祝季明飲說且即爐中焚香微為酒困
醉眠紙帳次日不疾而卒

三井中竹木

南城陂頭士人崔椿慶元元年築宅鑿石為基深數
尺於石中得一桃核取視之應手為塵而散及當開
井日者云宜就屋之角崔嫌與屋近欲遠之日者持
不可至施工不見泉源過三丈乃古井也細驗之蓋
古昔田中之井以竹為籬闌尚宛然竹且微爛而闌
之堅不可折其中有破益及飲水蓋汙泥之類存焉
此邦向來初無洪水之變而桑田改更如此又建昌
城內驛前紹興間富家創旅店其處無井穿穴過四
丈乃得古陂牙木者兩木鑿竅相受以為固也臨川
烏頓人亦因掘井有橫木枝葉猶存上有小柿數顆
蓋柿樹也三者均為甚異非復智慮所能測度云

普明寺新井

南封普明寺欲開新井僧議就大殿前庭中匠人能

相地脉堅執云當於東偏東則才盛西則少僧不聽自用初說才啟土丈許匠疾呼令挽上問之戰怕甚久始能言云直下有聲如數百面鼓殆不可致力僧添賞幣浸強之匠曰茲生平所未覩必有怪變今不待已宜以長繩束我腰使四壯夫急持或有急須速滿掣起僧從之匠下再運推大水漏出僅脫死俄水平跌索當作跌然井面襟以它異雖不盈溢而動泛不常時覺微減旋似奔湍不可掣寺之人爭走登山唯一僧頑然弗怖取盞汲飲味與常泉不殊測之以篙凡三接不到底其中接東皆空洞獨向西似少碍次日僧衆見屋宇如故乃敢還井水常滿不敢汲又不敢塞十年後漲沙仍復塞合故址尚存其地名埭窰平邦之識者謂茲去大江絕遠且無港得非下通海眼乎若狗匠言就東偏則寺淪於洪流矣吁可畏哉

南城毛道人

南城毛道人者不得其名少年不娶父母既終翩然遠引三十年後及還鄉時眸子炯然往來寄宿他舍全不事生業亦無所長每為人慢易蓋有信而師者其誨授之訣不過熊經鳥伸之術而已寡言笑人待以飲膳無論多少輒盡飲酒至斗畧無宿醒屢同客

夜坐伸欠則光自其口出富人慕道者往造之杳無一言與之善者怪而問焉應曰吾藜藿之腸何能陪膏粱之腹與讀書人掉書語哉其意乃深拒之耳慶元四年正月九日坐亡於南豐逆旅迨焚化時骨皆連鏤不斷仍得一物如錢大色白如玉雪堅而瑩隱生寶藏其骨全類舍利匾如棋子而輝采燦人生時自言因到濟北遇異人製雄黃成汁之法鍊為丹可療傳尸勞瘵今郡人唯丘子安得之子安之父六七十歲矣云壯年固識之顏狀只如今日殆過百歲云

吳蔡棺異

吳蒙撫州士人也少預鄉薦而失意不過其父亡既得吉卜風水家謂年歲不利姑就塋中別擇一方向佳處寄啟越二年乃克奠柩尾正生芝草九莖各長四五寸色深黃米下尚軟才見風則堅如木色變紫與世間所產者一同吳仲權乃作記誇誦其瑞然三年後蒙用特恩拜命卒於湖北總領所酒官所蒙止此南城蔡彥超妻徐氏以八月死留三夕面兒如生及見二七濟一婢報棺熱如火炙蔡未信走往視之温温然暴於日中四隅及尾盡爾唯槐頭則否及驗

之震几前椅卓供祭其冷自若抵暮始一切復常此
家夫婦元未嘗學佛也右十三事皆黃
新齋矣所傳

夷堅三志壬卷第二

楚州方夫子

楚州方夫子者一僧也只著布直撮莫能知其紀年
人疑其少時嘗為儒流故稱夫子不火食亦不寄宿
宮寺人煙之處但往神壚社廟棲止求見之者不可
蹤跡凡人死生福禍值其肯言無不響應然不可扣
未嘗從人覓錢而腰間不乏敬事者擬行親近輒漠
然不接問呼一人揖而與語不出一年非死即大病
或欣然邀客入酒壚對酌各自居哥遇然被禍尤速
度其意務與世俗絕而已丁水信者家富買爵俟於
衆中挽之招飲酒解腰包出一物使食形如脯非魚
非肉莫可名狀洎探錢償酒直則皆市中日用者臨
出拊其背曰汝強丁臨過大澤見巨魚困落淺沙間
其長數丈不能運掉丁乘醉投以搵之不動乃呼少
年力多者共斃之凡三十五輩剖其肉曝而為腊其
味蓋似酒壚所食者纔重千斤一骨節可作春日丁
益自說使氣雄閭里未半歲病死彼三十五人者相
繼無遺陳敏為郡守備禮迎請屢矣掉首不顧一日
據案決事忽醉罵而入閣卒不敢憑陳問為誰典客
以告陳曰吾好招之不至今敢爾命梓至前愈遭罵

夷堅三志壬卷第一

叱陳大怒即枷項送獄仍令賈兵尾其後聽其所言但云這賊收禁我看天火燒了你屋侯兵不敢隱具以白陳笑曰無傷也狂子已落我手後火燒居吾却放汝甫明日家僕自石城來問鄉里事緒曰平貼無它只宅上少遺漏驚訪其詳則云戶舍淨盡矣乃嘆曰方夫子真神人乎急釋械引上具公服得展禮又大罵而去建寧劉子禮朱元晦妻兄也能傳其事不知今存否如何淮楚去來者未嘗言之當更審實

楚州陳道人

楚州又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外郎當任子陳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奔棄家顛瘋不可拘束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卧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飽旋即與人當寒雪永夜屏息鳴雷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之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項顛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蒸餽置吾項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而信已而不復泥中卧往來自如建寧劉思恭舊見之淳熙間再見則在它所扣其說曰吾為丹所怙不居泥淖是身殆無所容又扣為何丹不答而走劉持云與約明日更瞻禮曰不須爾茅山劉叢衣來謁方失子吾為引導顧劉曰子直

老鼠則生矣恍不曉所謂時正初夏及六月得下泄病幾死者三四綿延過冬至及瘳始悟鼠生之證然深自閉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作棲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請二者孰可指卜姬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發性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果得一男不勝喜即遣吏賫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跪致漕意陳頰眉良久曰不濟事了悉却不納吏強焚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戒如何而乃頑心不改東曰運使至善人那得性氣之失歸至真州嬰孩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神哉先生之言也僚屬聞而疑焉漕曰某前守某郡奏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諧之爾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其就吾榻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笞遽起入後房夢覺聆人語聲則先生矣蓋寃魄示化也嗚呼神矣哉今尚無恙

聶伯茂錢錫

臨川聶伯茂樞密昌之姓也為人端良朴厚善作詩字畫亦工家新修厠屋畢加以災暨曉登之忽一錢

從上墜正中其額念泥飾堅密何自致心切異焉錢表裏光新可愛姑携下以示家一人方傳既擬議間一白鴿自外飛入其懷因撲得之付兒童飼養甚為馴狎然莫明其兆祥未幾病復下氣壅病塊如覆盆精日不差僅余年而卒卒之夜鬼環其居嗚呼聶枕上聞之屢喚婢明燈迨其絕乃以告人遭此無妄之禍天理安在哉前十年妾康奴生一子而妾兄弟皆有瘵疾一日正搗帛若有報者云汝弟已死回顧無人但一物條入咽喉間頃更吐鮮血數月而死

劉氏柱吼

建昌城內食巷劉仇家因慶元元年火災毀其故戶二年夏悉力重創廳事忽東主位一柱中作黃牛吼連聲不絕者三日旣招精於佛會者二十人繞而誦金光明經亦不止又三日乃寂然俄而喪子且無孫雖居處僅成但伶俜一身而已

懶愚道人

金溪女子何氏名師韞其父亡母嫁邑士董天進之子董登科通判饒州母時就蓐與其夫約已有四女若復然當溺諸水是夕董妻夢神人抱一玉天尊入兒婦房為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訶叱且拜謝驚覺

良久董獨被推枕呼挽之口中猶喋喋稱不敢徐能道所見望麻下村燈燭火且人口嘈雜董疑外間有警足不及履走下狀知婦免身問男耶女耶無應者妻心訝焉趣詣其室則已在水盆內有物覆其上矣急取之且責其子子謝曰實以多女恐為大人累於是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沒父至貧奩裝單薄晝躬爨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未嘗自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以後始見親姻嘗自叙云韞道人居舍前有一木盤跚瀝落每恨不識其名訪諸梓人曰此懶愚樹也俗謂之懶由樹外堅內虛不中繩墨道人笑曰此真與我同遂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風一篇云君不見南嶽懶殘師佯狂啖殘食單涕任垂頤懶為俗人拭又不見愚溪子枏子堂堂古遺直以愚愚溪山于今慕其德二子真吾師欲見不可得唯有懶愚樹終朝對顏色齊威勤讀書輪扁兩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懶愚貞衰年髮已皤行少坐時多亦欲做勤巧柰此懶愚何許深甫主撫學道人孫婿黃日新將赴席下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道報國榮親之說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為撰序享壽

八十六而終

胡原仲白鵝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屆中塗夜夢對白鵝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鳥閑念之不樂且起為同塗士友言以為方從事進取而得此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西笑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周趙忠簡公薦詔召之辭以母老乃補官就教授本州告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後恍悟前語

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歸持改京秩與祠祿後以壽終

兩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元解而以紹熙癸丑登科調湖口主簿文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擘擘開寤而大喜欲改名擘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投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慮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理居開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

名只作闈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朵黃花擘擘開者葉而不實之義也神其戲之耳初南昌至大異伯珍與夢高為契舊時為省園矣詳見其預選深為之賀及隨群往謝李遽出迎之呼曰何為有兩子張夢高應曰只緣有陳驚坐眾皆大噓初拆封日主師疑建昌兩黃開且皆書義欲去其一已而閱家狀見免舉初舉之異乃止支壬所書不詳

頂山雉

撫州金溪縣頂山寺去江不遠六十年前有野雉甚大迥與同類別人或見之亦不疾走疑為神物相戒勿得犯觀翫之久日以狎習樵牧有貪者復懷搏射之意然才過之輒翔去以是益異之忽僵死叢草中童兒亦不敢取食隔宿就視頭已化蛇持未開眼見者悚惧却退漸并其身成全蛇衆共逐之入一穴穴中泉出如涌居二年穴浸大歲歲增濶每出遊戲於葛林中而食木華歷二年其穴廣可容人自是不復得見一日雷雨大作山裂發洪滔滔漫流與寺前大江合寺之人見驚波中一蛇龐如梁柱躍赴江畔居民頗遭溺水定之後僧往視其穴則摧塌矣

呂仲及前程

呂及中企仲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十歲時風淫末疾之之小愈適閩僧張聖者編置到彼別有張無無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人禍福二張同寓太平寺間游去夢觀無無自言當任州通判奔而入道然莫可稽詰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往得其所書鎮淮兩字曰君見此則發迹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方軍與之際幾以乏與為主帥所戮已引立皂旗下帥望其人物壯偉問為誰家人知其文靖公後裔遂釋之虜退論賞外貳遷郡為運使所知檄攝行昭至治所見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約期以後日四更作亂相應呂密知之而念日已倡吉急無及於事又非郡兵可制乃呼直更卒故延更點倍於常名甫三鼓樵樓鳴角北人疑屯兵畔已遂解散厥謀徐獲唱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奏聞給事中王日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節七典藩位至秘閣修撰張無無之先知為有神也

趙希哲司法

宗子希哲字行之居建昌娶南城董宗安之女獲漕

試文解旋該紹熙舉恩出官初調某主簿利心忽起妄以他事離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獲裝奩為興化軍司法待闕未上夢父奉議告曰汝當致位侍從緣休妻非其罪今望前程亦難矣寤而自悔乃傲於董宅之側挈周并三子居之時宗安已亡仍外堂拜母由意講驩如舊日將以全姻好而消冥譴也復通家往還始與密友鄧景文說前夢然業已如是故妻又更適柳縣令韓範無可柰何常挹悒不樂慶元戊午二月之任才踰月而抱疾以四月不起方困頓時遣呼其弟連城尉於鄉里將付托後事尉既行其妻母於黃昏之際見希哲蒼白道服方琴頂巾如平日結束大駭急報其女曰十七伯伯却在在外奔出視之無見矣越數日函問至壽止四十餘

揚抽馬卦影

揚抽馬卦象言人死生吉凶貴賤壽夭往往如神予書已數具之但志其文者至於微細眇末居止宴會亦未嘗不然。是於累年之外茲不憚屢書使人知萬事之固然不必營開方寸也。五客郭大夫為四川刷置司幹官指三十千問二十年休咎最後一詩云第一莫忤邊德明它時定與汝為鄰郭晚得東南郡守

挈家待次於無錫縣買屋於茆子橋即詢四鄰姓氏
果有新建昌邊通判捧刺謁之扣其字則德明也愕
然駭異自是相與如兄弟乃知數椽之室邈在異方
亦不能逃定數如此邊名察常州人梁榜登第黃齊
賢為之館客親聆其語齊賢常至吉州太守方松鄉
召飯同會者臨江劉聞詩劉以趙從善作守時在館
告因言趙頃得楊生流年狀至是歲詩乞青原臺上
好廬陵更招館客是彭城可謂神異觀此兩者之驗
况其大者乎

夷堅三志壬卷第二

夷堅三志壬卷第三七事

劉樞幹得法

衢州劉樞幹者本一書生少年游京師曾處沈元用
給事館第遇異僧過而相之識其功名無成而眸子
碧色堪入鬼道欣然授以卦影妙術勉而受之又一
客為傳天心正法亦姑受之其進取之氣方銳所懷
蓋不在此及離辭而還蒲博飲酒窮悴日甚乃習持
正法治妖魅著聲韓子師遭竒崇撓恬弥年巫覡百
計弗効召劉視之曰易事尔語出宿書院盡屏姬妾
約一夕即無恙其家業與說乘正狂肆中以夜行法
戒童奴曰緊闔戶侯聞鈴聲至則啟之而盡滅燈燭
既振鈴入戶復閉之忽光景滿室病者見五通神着
銷金黃袍騎導而去劉出病者酣寢及旦起洒然如
常人即使友客一家喜敬不可言排比宴集挽留五
日乃備禮酌餞遺貨幣直三百萬臨別命兩美人捧
金鍾為壽凡飲悉用贈又餉一駿馬劉醉中乘馬而
兩妾騎於前懷其鍾驅輜重數擔道上聚觀咨羨歎
息劉大過所望深恨行法之晚自取流落行未十里
失轡顛墜左臂跌折呻吟不能進欵然省悟急遣告
韓易肩輿歸其妾與馬痛卧歲余囊金單竭乃愈此

臂竟癱緩因自咎傳法之旨令勿得受財今犯戒招
譴宜也遂罷其術而無以衣食始售卦影衛人識其
本原不肯從之念無以致人之信假故舊閑館朋游
之地不受錢米者與之卜然後所言日驗踵門漸多
復還通達置肆奇中非一遠近聳傳邦人何汝聽習
書義居上庠暫歸鄉里劉往見自為筮之其詩曰中
興天子大如日詔書速下搜群賢重重稽古復稽古
總在唐虞第一篇時紹興壬午春月也及秋薦送
孝宗已即位御名與第一句大如日符合因用其兆
擬作首篇義題若稽古帝克若稽古帝舜果登科自
此門庭如市至納卧錢連日而不得入手一官人赴
吏部調選來求筮詩中云路上逢王大鞭馬速走過
畧不可解暨注擬西歸行抵桐廬石欄險絕處內迫
峻嶺外臨湍流匹馬獨驅行李在後逢故僕王大拜
於前猛思影蒙之語曰渠雖曾為奴隸御之無恩以
故辭去茲無謂而來又安知不乘不測以擠我不待
其起加鞭亟過幾踐其首僕既不獲成拜復追及問
曰官人是得何處差遣猶憂畏未暇對白晝無雲忽
有聲如雷起自山脊墜於淵盖方一丈巨石若堆磨
而下正恰在來僕拜處便或小須臾主僕皆為泥矣

於是喚回王大話其異相伺而泣又士人某有弟任
慶州教授是歲大比七月中弟書報母病急來占畫
一城開四門中作一殿殿上兩倚御坐殿下一射塚
元不及所問大畧士人雖其妄奔往慶州母已平復
而歸赴舉場度已後期計會赴轉運司試乃克舜辟
四門賦虎侯詩郡人鄭元禮以三十午占年吐內一
年者云忽見池塘春草青不軒司處也軒司一重喜
了一重喜此際功名定有成鄭居城門下門前一地
方廣二丈許拖板為閣道數尺然後可出入積水所
灑極為汙穢盛春臭不可聞一歲忽清徹底而其中
藻荇葱蔥然染家至就以滌浴縑帛皆云古未之有
是年秋長子夢得挹鄉薦次子昉試上庠用春秋首
冠明年南省復為經魁衛經榜第四甲擢第池再濁
如初其淵妙如是然或全年揲筮無一應者元禮疑
而問焉對曰此係一時神將靈否如何尔一時之中
又每時換易若值所直者明了即報事通神值其昏
昧則妄言矣乃云若來報丁寧輒現形於紙上或案
上或衣袖上吾亦不曉第依而筆之無所容已意若
神影不現乃自據卦爻推演而畫之尔故宜有不驗
劉此段尋常不泄於人茲其所秘也黃齊賢與鄭氏

父子至交得聞其說紹熙四年劉下世壽過九十今
厥子若孫尚襲其名然不逮遠矣

沈承務紫姑

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近世但以箕
挿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不過如是有以木
手作累字者固已甚異而衢人沈生之術特為驚听
其法從占者各自書心疏仍自緘封用印躐亦可沈
漫不知既至當門焚楮鏹而禱沈居武雄營門無廳
事具直頭屋一間偏街夾小室僅容膝供神九位標
曰侍御玉虛真人大一真人南華真人之類先焚疏
畢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紙於案來者又增括白
紙成卷而實紙之多至四十幅沈接至於硯傍而出
雖垂疎簾不加糊飾了然可觀沈同客坐伺於外少
少則聞放筆聲共入視才有數字只是報真人名稱
為何神又坐食頃復放筆然後取其書上有訖紙皆
滿墨迹未乾凡所謂無不報但每問弗許過三事錢
止三百五十文可謂奇奇怪怪矣無用論其或中或
否也東陽陳亮同父以殺生坐獄鞠於衢前者數翻
成款最後秀州一尉來尉少年喜立事偏使承服其
子惧甚敬扣神神大言曰無憂當登第然須經天獄

始明子奔訴闕下得移大理訖以無罪釋放後二年
廷對魁天下黃齋賢求占許以奮發至問其父則曰
宜保六七之年恐有大厄盍佩吾符再炷香進紙頃
之篆符四道筆勢飛動與世間議擬而畫者絕殊黃
父生於己亥果終於甲寅如其大厄之語

建昌大寺塔

建昌大寺曰景德在臺市中有塔極壯聳中置泗州
僧伽像甚著靈響張彥文尚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
薦皆禱之同得籤曰吉遂登第去郭八十里一村屹
忽持萬錢踵寺門欲修塔屋及僧伽身上衣僧問何
為起此意曰近承貴寺命道者張公相訪具言屋頽
敝仍雨漏損大聖臂時故願結緣僧相顧驚愕云元
不曾遣人去徐思之相傳塔基乃張公所施豈非相
生土地之職乎方相率觀聖像其臂果因雨漬傷蓋
幡幢蔽翳而外閣但朝夕瞻仰焚火不及見也慶元
三年監鎮江府和旨樓 迪功自他處挈家來寓居
四年四月以多雨傍兩簷壞其女夢護法七郎告女
云汝儻自愛性命宜速徙出此塔非久將倒女覺不
俟旦急以白父葉及亟去塔果頽陷焉

夜見光景

江西俗相傳板間有光景燁燁發見者亦謂之鬼軍人偶聞之須急以穢衣蒙眼近而注視則見其或丈夫或婦人形而非淮浙所謂九頭馬臨川劉彥立兄弟二人有母在堂一夕屋後松樹上圓光如日高去地二丈余即之則洪共意其實也掘地深及無無所覩乃止鄰室亦見之蒙眼而窺光中有一婦人冠裳可想像後黃齊賢造劉氏坐語夜深值雨乃退從僕奔告言恰來絕被一物嚇殺一个日頭忽起從前山高出三丈所照草木皆可辨只比晝間色赤耳雨至始沒劉甚以為惧未一歲而亡黃隣居蔡家之僕亦曾見如日夜出色炎如火附於地犬吠逐之光擦地避隱而止於其側曾氏之門移時乃相滅蔡氏明日掘之正得一石未半年曾喪明此光不祥之兆見於此云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一物如飛蛾從空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全似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為也大如人拇指而羽翮纖悉畢備神采逼真混然天成畧無彫刻人力亟緘于筭寶藏之寘諸枕席之上越三日啟

啟視其尻乃有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是數日輒一掃取積之益久持貨於肆皆紫金上色得價多於常品家貨賴以行盛至錢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析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醫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久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猶在貧無置錫矣鴨失所在

張三店女子

建昌南城坊羊馬城下民李七舍故居徙寓丞廳後張三客邸樓房安止慶元三年六月十日夜歸見房門半掩覩一女子着單衣穿翠鞋而不襪李驚疑之際女頰怒曰汝若不相容我便呼廂巡誣汝以誘引之罪李惧曰敢不唯命是聽良久笑語無間始云我只鄰近人家女年二十九歲良人浮名不歸間死於降父母知之畧不以為意不免自出尋雇夫力前去審訪不慣識路途遲回抵此夜色既闌勢不可及舍就此借宿得乎李詰之即登牀並寢過五鼓穿牖而去明夕復從屋而下一瓦不損李怪問是何女婦所為曰我家本微薄亦曾去從路岐為路索之枝柝以習熟對汝豈應復羞次夜携七十錢與李又次夜與

緇一匹李感其意第四夜挈酒一罇并脯腊令李飲之而自不濡吻李強之曰幸能對酌不應獨醒乃亦盡一杯且云此是寡酒極不易得命買菱角共食遂皆大醉困眠夫曉女惶惑無措忽由窓隙中出喜如裂帛聲李震駭方知必鬼魅遽由主人主人云我正訝樓上何為此夜有婦人切切私語正擬奉語又恐做成官方不料值此怪物汝去矣毋汙我好店舍李辭往它處取向所遺緇償金乃芭蕉葉爾李夢女戟手叱罵曰汝真負心漢與我昵比而盡以告人何也吾且治汝覺而神思憤憤不能飲咏景德寺寓士趙十二官愍其墮鬼計適同寺有葉生曾遇至人授神霄法餽濟人頗多趙率李往下拜投懇葉令隨口供狀解以符使納膳飲仍牒城隍司拘捕業崇是夜四鼓李夢黃衣吏領劊子十人押女荷枷亦驅李同去覓女容服如前而後有尾尚指李大罵曰汝待我一何慘劊子運鉄椎擊之約行三十里到城隍廟衆趨入及階下傳呼曰李七狐娘分左右立有刀斧手夾殿下黃巾力士紫衣功曹等人物甚盛俄頃紫袍金帶人升殿坐蓬頭道者四輩侍直李自陳如初其屬當是屬上一人屬聲云李七是生人先放還野狐當死送獄

訊勘旋押李出正行間墜于岩石之下悸而寤的的能記說自此朝甦凡涉再旬始平復

洞霄龍供乳

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道首士誠敬感神誦度人經揭著奇驗其側則龍潭所在每就彼持念條一老人從潭出跪白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呈身切有請尔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不退殊不自安茲願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庶幾百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克齋膳道士曰吾意宜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翌日厨僕報乳案得乳兩斤極新潔莫測所從來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知宜以餉我小師秤二之果重三斤其後日日皆然數年後忽失約深訝焉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陽間物弟子忝為龍神何以得之但鹿尾中有欺瞞取贏餘者我則陰攝之此去市戶董七者好舞秤權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父自主舖業淳朴有守未嘗罔利故無從可致乳道士歎息不已謂之曰吾欲知其端倪恐身有以貽譴尔然則欺心事那可妄為

吾誦經以增之亦亡益也遂周行郊闕一意道人於善鄉宿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姓名及歲年矣前監鎮江和旨務率生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四

南山獨騎郎君

臨川村民張四買芒掃帚一束凡四柄及開用之於中得小鑰蓋割禾所用者知為編帚人遺下取挂壁間迨夜輒有聲家人疑惡欲弃之張曰此不是殺人之具必非冤魂無乃鬼神憑托乎姑置之徒頓神堂內奉之唯謹始也烏烏然則司罰然旬日則喃喃然云云然似可曉一二又數日悉能辨之間為誰曰吾南山獨騎郎君也山神憐我巧言語又知人世事故遣報禍禍於人初言明日五客至送某物來鄰婦方孕言何時得子艱而不危一切皆然漸漸有持錢酒問事者居半年其門如市乃縉卷軸以敬之益敬為神族弟天祐造而謁焉持久不應倦坐以待忽聲出天井中謝淹留之過曰偶赴劉漢王飲席是以歸遲漢王者土人所祀小神非高皇帝也扣以訟事曰得勝仍有財又扣其二則云不可不若罷議苟妄動必敗已而盡然天祐置百錢而退呼曰曰中有沙毛錢五請易之天祐持去白曰聞神善謳願所一唱先索錢與之三文乃謳其曲則俗傳刺梅花者也天祐曰能送我乎曰甚易作嚶嚶之聲隨至半空一里

夷堅三志壬卷第三

許祐回首謝之曰仙童還矣乃祝其徐行而反如是四年忽告別遂寂無聲張氏賴以少康用其鑪與常鑪等考向所報答不過村疇細瑣不能知其它亦已怪矣

皮場護葉生

皮場廟在臨安西湖者其威靈不減汴都慶州士人葉生游國學賦性若癡昏而誠敬在心事神竭力每月朔望必一往拜謁無間於寒暑風雪也因省試下第無聊念歸而囊無一錢可動謂同舍曰吾困窮無策明日當禱皮場乞三萬錢衆相與嗤突及還有喜色曰卜之盃玦既許我矣明日當得之衆曰如何送來曰殆不可知也明日兀坐薄晚有近郡太守倩鄰齋指名以百千招一習書者充館客其人亦以失利不肯行葉亟往自獻鄰齋將付所迎之資但請借三十千約自鄉里省毋便道赴之遂符昨數皆以為偶然耳又須一夫力荷擔復齋戒謝神之賜而申此請衆曰此豈難辨所患無錢既有之何必荐瀆神祇拒不聽復禱祠下亦有喜色臨東裝杳無其人迫於潮信令齋僕齋行衆曰此只可至江下柰渡江乏便葉曰吾所恃唯神定非所慮長揖徑出至午僕回爭扣

之僕云葉上舍將上船恰一鄉夫自江西來無回驛正與之是鄰人欣然隨去矣於是始異之後數日一同舍自越回乃與葉同舟者語士友曰神哉皮場之靈獨私于彼是日到中流風雨驟作吹仆帆播舟人窘束無措同載百人驚怖誦經而葉熟睡不知也俄而風定檣正舟人云方危急時見金甲巨神伏艤坐於蓬上不審為誰所事實賴其陰助護免傾覆爾葉竦然改容曰即吾香火所奉皮場大王也繪軸見在吾筭適於夢寐中固覩之矣臨川游祖武為前廊學承親具異異

建昌寺塔影

寺塔現影之異傳記多論之唯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者為可怪其始也倒垂其地不但日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內隨屋壁方隅濶狹高低小大無不悉具不知其幾千萬也大抵物之影伏日以成是日雖徧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瓶罌甕盎杆鉢床几衣衾什器一切目所覩者布現不殊寺僧欣以為佛示大吉祥幾於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將必有興盛之兆乃募人施則作大佛事辦大齋設已而寂然無福禍越三數翻罹叛卒之厄城人

死者什八九獨通判逃難塔上叛衆求之不得而飢餓絕食一老院子蒙其恩顧密知所在為求飲食賊蹤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仆然則影魄之發靈其凶至此識者云倒影之沴主下陵其上信矣哉

丘簡反魂

宜黃管下地名索富士人丘簡處邑中郭氏館舍夢為黃衣卒所追即隨以行入大官府王者玉冠赭袍坐於正殿卒聲喏庭中云丘簡見到旁一吏叱問曰當追丘圓茲乃丘簡姓同名異如何妄追來速押去遂墮深坑中駭汗如濯乃覺為郭君言之蓋簡昔名圓意為幸脫鬼籍絕以自喜明夜復夢到昨處一獄官捧文牘升殿奏云丘簡即故丘圓今改名耳踰月抱病昇以歸不及至家而沒其再夢也見友人吳得一者在傍聽呼名寤而與人說時得一固無恙後百許日亦亡

涂知縣夢龍

宜黃涂正勝字士表登第為相潭宰夢祖居坪上有黃龍飛騰過隔港地名鹿塘白茶乃止涂氏官族也也士表覺而不憚舉夢示人曰坪上衣冠其絕乎白

茶之地興矣次年四友策名正白茶一派終列大夫郡守十知縣繼之而坪上寂寂至今四十二年無人仕者

涂朝奉毆疫

涂大經朝奉初被鄉薦入京行次半塗寓宿一寬宅舍館已定聞內間呻吟聲作一應門者惟一老翁執禮甚恭凡供需之物如屬縣之奉使者心切疑焉問之方云其家病疫涂彷徨欲去顧天色已昏暮前途旅邸有無遠近皆未可知而從僕橫叨搗飲深過所望交口扼其行勉強聽之而悵然曰吾其病死於道路乎翁微聞之遽拜於前力挽留不使去仰而視曰秀才得非江西撫州人姓涂者乎荅之曰然念向者未嘗此東遠鄉之人安能知吾姓氏殆必得於諸僕而佞我尔翁進曰吾官乃我家福星我家六七十口不幸一男自獄歸染因疾今家衆已死三分之二獨老夫先病而甦昨夜忽夢數神道來相將辭去某試陽止之神相顧曰不可居此矣明日有撫州涂朝奉來當急引避故從早汎掃敝家以待果蒙賜臨幸為我少駐涂雖畧自釋猶未之信及釋褐回再過之盡室出迎謝所供益勤渠翁云從吾官宿此之後病卧

者不藥而愈敬不敢忘涂始慰喜及轉至此官大加
嫌惡竟如其說

陶氏疫鬼

宜黃詹慶者初業伶倫深村人也貧甚兄嫂稍贍足
不肯相容乃謀往郡下其居距城百五十里臨去乞
米一升不獲行丐而前既抵城中適一官族高宴其
夫婦皆善絲竹耳並坐廳慶吹笛聆其過度一字工
妙之極主婦至齧夫臂大叫曰奇哉自是以技得名
漸亦溫飽取陶氏女為妻而贅居其家才一年陶室
病疫慶晨興入厨見皂上兩異物狀如猢猻而有衣
裾適舉目外視慶立觀之甚詳俄跳入皂而沒陶門
名死慶獨無恙馴致富教子讀書且假儒衣冠而用
子餘為字只家衰矣

楊五三鬼

詹慶所居在撫城委巷中傍有剃剪工楊五三者善
為擯相一夕天家應奉大家姻席歸已深夜仍被酒
半醉炬滅暗行心惕惕然至兵馬司前見門外坎上
群卒附火亟往投之相向炙手因仰頭伸欠顧群卒
皆無頭駭而走猶能捉燈籠而忽作又暗行咫尺千
里遇負灌肺擔子者方歸猶有殘燈在擔喜而即之

告以所覩方取籠中燈蓋就點其人亦無頭驚仆於
地良久稍醒奔回家衣裳沾裂而目傷破僅能道鬼
魅之狀旋復奄然越三日而死

湖北稜睜鬼

殺人祭鬼之姦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睜神得官負
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人
一可當二此外婦人乃小鬼而一則已建安劉思恭
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為湖北憲使多齋
持金幣就臨安嚮為塔士之父以貨茶筦為主只有
此子聞之大喜即從之子歸拜親而鼎卒八人車乘
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日午炊於村店忽語其家僕
曰此處山水之美吾鄉里安得有之因縱步游行見
古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憇行人者即坐其上
瞻觀咨歎喜其氣象殊絕不忍捨去又顧僕曰我在
歌涼正愜適爾且先返候飯熟而來僕還至店飯已
熟急趣之已失所在呼叫良久無應者走報轄兵俛
扼店主人以具主人變色搔首急往冥搜得諸深山
灌莽之間縻之以索既剖其肝矣八卒兼程報憲憲
驚痛下令捕凶盜杳無端由自店主人及鄰里皆送
獄訊掠多有至死者獄不竟未忍白其父母累月後

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被於江西撫州村居人遣妻歸寧以所饋微薄不欲偕行而相去不過百步道深山然後出田間出則望見婦家矣夫俟之久而不出心疑其與男子姦疾走物色見支徑鮮血點滴新殺一婦人斫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著者又趨而進遇兩婦人面色蒼惶正着已妻之衣執而索之得妻頭於籠內告於官鞠之其詞曰本欲得其肝爾首非所用也將弃之無人過之地而滅跡焉遂窮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已除蕩不容有廟食木陰石片蓋其祀所也

化州妖凶巫

邊察德明終於化州守其子嶧縣主簿所從黃齊賢學嘗談化州之俗妖民善呪生達人食肉而呪之則滿腹皆成生肉食果菜而呪之則皆生果菜徐徐腹塞必死雖守貳或不免故一歲之中公會絕少動輒折送然懼其禍者亦可解及呪婦人生產則無法可防僅食牛肉而就蓐則生牛兒有持訟於州指名某凶所為邊命捕逮禁鞠凶子答疑曰人不應牛生是其不積陰德為惡神所譴爾遂妄供數家獄官知其為而無可柰何邊憤甚會其病卒又墟落一巫能禁

人生魂使之即病適與鄰人爭田石龍縣宰知其名將殺之既嚴捕入獄即覺頭痛甚疑而惡之宰固健吏不為沮之怕首坐獄戶自鞠訊不勝痛始承伏云因來時已收係知縣生魂於法院盛之以壺煮之以湯申之以待見在法坐宰即押巫坐城三十里抵其居視之而信下著姓名生年月日因給之曰汝速解之吾釋汝巫禹步雷聲俄頃宰脫然所患如失嬉就估其貨貨了不以屑意畢事將反吏白言彼處一小室婦女以死守之意必有物宰翻然再入破其鎖中才容膝秉燭四照所畫鬼神怪絕世所未觀蓋所謂法院也婦人又捐舟遮障爭一小篋吏奪而取之正其秘法宰昇諸火巫死于獄一邑之人更相喜賀云前書荆南妖巫始末頗相類

漳士食蠱暮

漳州一士人負氣壯猛謂天下無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無鬼神干戈以試其勇嘗同數友出次村落見精帛色物地上皆莫敢正視士獨笑曰吾正貧何得不取對衆啟之於數匹絹內貯白金三大笏更一蠱蝦如墓祝之曰汝蠱自取吾所欲者銀絹耳既持歸家人皆大哭曰禍至亦無日矣士曰吾自當之不

以累汝是夜升榻有二青蠹大如周歲兒先据席上
士正念無以侑酒連推敲殺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剖
而煮食乃就寢醉竟晏然明夜又有蠹十余小於前
復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減小最
後遂滿屋充塞不可勝食至暮上埋於野膽氣益振
一月後乃絕士笑曰蠹毒之靈止於是乎妻請多買
刺蝟防暮出則必搜啄士曰我即刺蝟也尚何求哉
其家竟亦安帖識者美之

右三卷亦黃
齊賢所傳

夷堅三志壬卷第四

夷堅三志壬卷第五十二事

黃子由魁夢

黃子由未第時以淳熙二年六月一日夜夢至
大庭下手進文字一軸須臾得旨云文氣不甚驕可
擢為第一衛士在傍者摘之曰謝恩合要笏記當師
為之覺而悉能尋憶密志於策未嘗語人後六年過
省與同舍生富唐潘洵赴庭對始顧之曰此與向夢
中所覩不小異潘趣就席答聖問未暇質其詐晚出
乃詢之且曰子由平時得夢無一不應此曾感兆否
方答以二年所云雖未知入何甲竊料必忝甲首潘
賀曰要笏記叙謝非大魁不足之及唱名果為第一
倉卒間即用夢笏作記不易一字潘今為桐陵宰姪
孫思作亟問其說

醉客賦詩

德興新營士人張得象字德章淳熙十一年省場失
利就趨大學補試少留旅邸以待榜出嘗與二友生
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酒三人對月清飲俄客落拓
跌宕造前曰能以一盃惠我否張見其以大醉答曰
甚好取盃滿酌置几上戲之曰觀吾人姿兒定不庸
俗能賦一詩然後盡此盃乎客披襟不辭且請命韻

張正欲困以陪笑曰只用吞字隨即高吟一絕曰行
盡蓬來弱水源今朝恐渴過崑崙與未莫問酒中聖
且把金杯和月吞舉盃一吸而盡方驚嘆其雄新出
迹之無見矣張悟為神仙者流恨交臂不能識也為
之悵惘經日德章以恩科得官為筠州新昌尉卓之
姪攝邑得其語

黃炎司法

金溪黃炎晦叔嘗以盛夏詣族叔家叔晝寢夢人報
云司法在書院寤而觀之則炎亦假寐俟其睡起乃
以告之炎時為布衣取進碌碌望一一官稱甚難私
用自喜已而預淳熙丙午鄉薦丁未擢第緣殿試在
五甲迨銓中主安福尉丁憂制不克上庚戌服除再
調而雒州法曹叔聞之悄然不樂慮其前程但止於
此又四年臨當赴官而卒炎頃歲占卜于劉樞幹劉
畫綠一衣官人傍有錢而塚初莫能測後因友生薦
引達於江西運使林正甫提俾攝新建尉才兩月而
真尉到所獲俸金正得兩塚之兆可謂薄命矣

范十五遇鬼

新城民范十五嘗為張暢叔提刑家僕慶元二年二
月因事至縣境之石灘與舊同列兩人遇隔閭歷歲

問勞如平生少焉悟其已死語之曰爾輩去世已久
何為尚在此我白晝見鬼得無不祥乎兩人同應曰
烏有是事哉自浮泊外州因循未還爾柰何妄信人
言謗我已死遂從索酒曰汝既有錢合做小主人待
我可驗故人之情范探懷中合有錢二百即就道邊
歐茂村秀才店沽酒歐與范相識訝其獨來而須三
飲器猶意必有所待及杯行范叅酌三器向空拱揖
歐始驚怪正色叱之曰范十五豈非遭魑魅所惑耶
而乃狂蹶如此范瞿然猛省恍如夢覺兩客不知所
在矣歸舍卧病彌月而愈

續仙臺道人

三庚記仙臺觀道人事卓之姪所傳猶有未盡者云
彼道人從知觀賴子儀假館子儀領畧命治一室處
之問其鄉里姓氏曰貧子是西川打底州縣人姓回
自少放浪幾年天下今老矣問年今幾何曰八十一
歲遂揖令就憇日詣市乞錢旋散與童兒未嘗輒蓄
出則群兒環繞因與鄧道者定交嘗倩鄧取湯洗面
至則滌濯浣沐垢膩滿盆使鄧飲之鄧嫌不潔覆於
地但聞盆與地皆郁然有異香鄧愚蒙人也殊不少
悟及冬月道衆赴人家夜醮獨鄧守舍中夕後道人

在隔房大叫鄧道童忽來救吾一條大蜈蚣長可二
丈我已遭痛咬了鄧聽其說而不敢往衆歸問訊果
為所傷以是歲十二月十五日死於彼恰滿六月既
於席下得所費錢語見三庚其歎其異且計此日展
丐不留一錢那復有此其人富足神仙高士乃自通
姓回觀中人非仙才故不值

葉熙績

以為舟不讀書何田得此又方料理故父致仕遺澤
為姻戚道此夢以資笑端及乃為小吏雷宣刺而
死所居隸新城尉來檢尸正用提點刑獄司發下印
本格目實係第一百紙人事休咎美惡夫豈偶然

錢妾端端

南豐寓客錢肅之侍郎蓋之子也仕至南安守侍妾
端端以美艷擅愛不幸盛年失沒歛葬於郭外金繩
寺側久之邑胥艾殺者忽正晝值之於縣市治容像
飾笑揖問訊而不知為誰家人漫遺與語遂合焉夜
則同寢情好諧洽宛如伉儷艾切自慶謂生來無此
福分也但形軀日以枯槁殆於骨立父母憂之扣其

所由得病具以實對一日正偶坐家人排闥入其室
迫逐之艾携端手急奔竄投金繩山中端倏隱於墓
艾不能繼衆共扶以反即因卧極治兩月始復常自
是不再遇

大和劉尉

新城士人劉溥將應紹興庚午秋舉其父與鄰人陳
七翁相好來言吾昨夢看本軍解榜其間有劉彥宏
姓名賢子似可用此名就試儻契吾夢父呼溥告之
乃以彥宏應詔而字曰先覺果預薦送然蹉跎此至
淳熙戊戌始特奏補大學初調大和尉到任二年半
終於官沒後托夢於妻曰我生前合有三年祿食在
大和過以數盡才得六個月而死故今世補之宿緣
已足是故歸耳汝輩勿用悲憶也好事者以邑士爵
里名籍考之紹聖元年甲戌本境石坡人劉丹字彥
宏登進士第注大和尉僅得六月下世而後來者鄉
里姓氏委同且以前人字為名並仕之處又同其未
後之夢彰著如此則為後身不疑噫兩劉彥宏一登
第一特恩其享三年微捧首尾八十五載幽冥定命
不差毫髮異哉然則古往今來蒙高爵厚祿魏魏如
山者皆賦於造化其棲遲厄窮不愁天尤人可也銅

陸主簿劉注者於先覺為從弟說此

謝生靈柑

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
飢渴謝捷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
為之穿裂詰且已累累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
之瘡病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
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詔書宅邦
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
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
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熟與數密友會
食或請邀問試閣題目者誦呪方畢仙已至乃盡誠
扣之荅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嚴秘不容輕
泄姑為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
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為鄧氏婦女賦衣領
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
色白香煤隨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閑書
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衣不將米線縷花枝
殷勤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

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罗裙新剪湘江水緩
步金連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落筆
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緣
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它所作聯句對皆机警敏
捷了不孛思而成一時失于記錄端若之子直清能
僅追憶此數語耳

西天監門

新城姚中秀才生於紹興己未因幼不如輩為人純
厚信直淳熙十二年乙巳歲年四十有七矣十二月
五夜夢人持勅牒來示接而展讀之其文云奉勅差
西天監國門替蕭政年滿闕模式言詞盡與朝制相
類來使言見任人到官已一年中驚覺密記於書冊
深切憂之至十四年十二月朔旦起拜其父志白云
初五日中當死後事未免上累慈抱願寬追憶父心
不之信付之一笑而已中曰請取冊中前年所書現
之庶表不妄是日又作詩四句寬枕內曰魚龍吹浪
起雲煙未向江湖駕鐵船捲地黑風吹江立直將波
浪過西天竟至其日不疾而卒所謂天勅差注豈亦
細滿三考云至新始索遺札諦觀自審其自紀夢證
如此為鄧直清言

道人相施遠

邵武吳郭說其父頃當三舍時居軍學與郡士吳淑黃鑄施遠同舍有明道人者不知所從來雅擅人倫風鑒之譽有求相者每人須百錢四士共延至於齋閣郭父有興問荅云君乃山林之人無功名分次及吳淑云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坎及黃鑄云君年二十六預貢二十七登第官至負外壽幾八十末乃及施遠曰異哉君之相法也今未可宣言俟翌日無人時當來訪我如約而往則坐上客滿矣次日復然第三日天未明過之道人執燭辨視徐問曰君有父母妻子乎曰赤立一身耳又問有叔伯兄弟宗族乎曰只一叔在道人云君面有反相酒眉皆逆生他時決背叛不然臣節遠大突口占一詩贈之云休論道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曾窺治亂一身何足計窮通仰天但覺心如鉄鏡猶欣髮未蓬塵世紛紛千百輩只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辭意崢嶸不律拈頗似張元所賦後以舍選登政和七年貢士第為第四人又數年貪以敗官建炎末陷范汝為賊中卒亡降金虜躋秩紹興二十九年以侍讀學士來賀正旦命吏部尚書張忠定公館伴雖序序舊識無

由敢發一言浙江亭觀潮乘引接使臣不在側介注目欄外僅能出微詞有自為備之語郭父終老場屋淑冠鄉貢嘗聚徒講學求道之入甚厚竟不第鑄登科仕為柳州太守享年七十八盡如道人之言

猴豹對戲

德興李氏三士政和中皆負俊聲伯為人獐劣每一坐數趨走趨仲健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謔季獨沉静以經學馳譽為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伯曰猴子以譏其輕脫謂其仲曰狗子以譏其貪饕季曰豹子以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子皆吝嗇於財與人無款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忽出大銀杯滿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曰飲酒并賞此杯即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上三數又下是歌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牛者詬罵濃眊之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慙服並持盃歸之自是不敢復形侮慢舊傳四六對云全文行忠信之四端備正直剛柔之三德正此類也李登乙未科仕至兩部轉運使者徙居安仁云舊聞鄉老夷堅三志壬卷第五

孟復校

先生說

夷堅三志卷第六十五事

羅山道人

信陽軍羅山縣荒殘小邑也有沈媪者啟雜店於市然亦甚微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媪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碾麩可乎即入就坐麩飯畢護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聞荷媪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如媪家有識者可令隨我尋藥媪如女婿王八舍居却識幾個字喚出相見即偕適野大抵如采如蒼耳藜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雖他的親人亦不可得傳之則不靈矣今年此日采藥可終歲供用明年三月三日再換新者遇酒或酸澁欲敗以藥投之則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釀數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晉酒遣招致之引入視王暗糝刀圭於甕中劉不知也護出坐伴若料理作法少頃云請舍人一看亟走其處悉變為香清滑辣矣劉大喜以半直謝之媪家常乾儲此藥遇之酒之時沽諸鄰里不校好惡有最薄者得藥少許皆化為醇醇媪死壻繼亡方書不傳

胡蘆棗

光州七里外村媪家植棗兩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媪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道人摘食十餘枚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臨出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棗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懷核植於它處則不然

信陽孫青

信陽軍百姓孫青為久凶盜事敗伏法時當淳熙五六年間至慶元二年上元夜法司吏鄧思齊妻過其受戮處頓覺迷罔歸到家若有物憑附家人焚香禱之曰不知是何尊神降臨妻口作丈夫聲應曰我非神乃十五年前死囚孫青耳今欲見行刑人頃與率為一呼之及興至前喜曰項節級來矣向日感荷照顧雖死不忘興問所欲得將轉輪藏及薦金銀紙錢與之皆不許曰無益也願請道士多轉生神章燒黑紙錢送我我便去興如其請頃之吏妻乃卧不言病三日而愈

黃陂紅衣婦

黃州黃陂縣大公村民李氏門外有大栗木一本初

夏之日其家男婦女子皆出拊稻惟一二少女守舍
供饘日正午間聞外有叫呼聲曰宜歌在否不覺應
之曰也在田所宜歌者李氏十二歲兒也出視之見
二美婦人在栗枝上通身着紅衣裳知為異類况拋
柴枝尾石擊之嬾從高跳下入近地中女走父兄共
行追逐婦脫所着衣用黑蓋頭掩形浮水過彼岸捷
登山化作雙狐而去此上四事鄉人程濂游黃陂得
於人程思

應武解元

樂平杭橋程進夫紹熙三年館於縣舒氏之迎董堂
將校藝秋闈既納家牒父彭壽在鄉里七月二十夜
夢過池上灣曲處柳陰四垂中教小兒用竹藍共昇
一人問何為曰今年新解元又問是誰曰應武也及
寤念上庠有台州應武淳熙丁未榜以周禮過省唱
名入三甲矣而其子習經偶同疑若神明示以魄兆
但命名固可更若何改姓良久欣然曰當云應鄉貢
進士舉程武上取一字下取一字以答佳夢並走介
詣縣鳴進夫更名暨九月揭榜果占經魁省試不利
明年之冬抱疾死彭壽哭而對客曰向以為吉祥今
乃思之所謂今年新解元及小兒槿昇皆不永之兆

耳

小原縣尉

樂平劉純仁初馬弋陽東山人設方徙籍其幼子曰
植劉夢在齋居宅坐一林上或來報曰賢子得官矣
劉曰誠然當先有牌可取以示我俄即捧至視其顯
字曰園州小原縣尉劉訝但有表州却作園何也詰
之植已服紫衣在傍立矣時植留村墟新陂夢後六
日還家明年大病又明年而死葬於岑林黃裨園乃
悟惡夢植字立之嬾俊與病中夢到一處堂高邃宇
間無人聲因步入中堂見婦人豔粧華飾館席於地
席上列金玉酒器光耀眩目植舉以翫美人久乃出
婦人躡而逐之曰毋將此去也回首應曰無經兩月
不起

馬遂良口占

馬遂良居樂平夏陽早雋聲著氣吞餘子而從事場
屋輒不利中年罷舉徜徉家庭以詩酒自遣作一莖
取王荆公愛山直待老山間之句揭之曰老山慶元
三年秋喪其長子不勝悲愴欲出門散步清憂下階
傷足明年初春方小甦然不獲親筆硯二月五日忽
呼語諸孫曰我此生只有二日在世不久矣口占詩

教篇授之其今日一章云載記篇為今朝是暮春燕
飛高鳳塞魚躍過龍門雨大添泥淨風清減浪痕鳥
啼祝濕江濕日未騰輪雖句法尚存知謂二月為暮
春不祥語也後二日果終於寢右七事邑
士程濂說

衛校尉見楊王

紹興庚午辛未之間南北和好堅定虜亮未萌搏吠
之意邊關機密去來不甚苛急有代北人衛校尉者
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為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
為兄弟首注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
令夫人出拜帶招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
兩日後忽浸疎之來則見於外室不護話齋僅得錢
數百千衛雅意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百合間閑
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為人所嫉諧乃告
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
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
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柰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
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識楊莊所在正彷徨旅邸遇
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
陪君往奉為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
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

之迤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
一窟於此衛使牙僧為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
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
畫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
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為辦生計
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
與之厥直萬緡默然而別予頃聞此說於李次山其
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蔣二白衣社

鄱陽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結誦經持懺作僧家事
業率十人為一社遇逐人家吉凶福願則偕往建道
場齋戒梵唄鳴鑼擊鼓趁初夜盡四更乃散一切如
僧儀各務精誠又無捐自施利之費雖非同社而投
書邀請者亦赴之一邦之內實繁有徒多者皂衫乃
名為白衣會市居百姓蔣二蓋其尤者尋常製造印
香販售以贍生淳熙十六年九月往上卷汪氏應像
歸時值大雨手自撐傘行次錦標坊澹津湖北岸洪
丞相府前逢一人隨踵相就亦自有傘近而即之躡
冷硬如冰雪正爾疑之俄別有呼已者曰今歲是閏
年否蔣察其非人之談荅之曰汝莫是鬼乎應聲大

呼而滅

隗伯山

饒州市民隗十三名伯山者淳熙初年來嶺州門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為人無智慮癡守坐食王家不能容常偪逐出外不使與妻相見卑詞歷懇於其父母不肯聽竟成休離隗計窮無以自處十二年冬月自刃於婦氏門小三兄子小七正為郡吏殊以切齒咬啟其叔陳詞乞行檢覆以杜後日惡予脅持之患自淫厲晝夜出撓一門老稚皆不敢過其所出入懷懼又三年正旦日小七病宿酒使妻詣厨內作菜羹解醉醒將還房望厥夫在床上捐席唱叫吐唾喫被即時絕命妻至救之無及矣料必為隗所禍也

蕭七佛經

饒州細民蕭七居於雙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賈以取分毫之利贍育妻子慶元三年十月十九日晚市罷歸家吃飯洗足而寢至三更忽厲聲叫唱初無病疾俄頃長逝妻拊背痛哭不知所為後三夕鄰巷黃婆夢白髮老人曰蕭七因不合突犯殤神致打死禍黃婆曰然則今當如何老人曰教化妻去柴主簿宅借佛頂心經請僧懺解乃可黃寤次日拂曉走告

其妻詢柴宅只在城隍廟背素有此經板求而得之雇工印造千本請兩僧看讀又三日蕭妻夢夫交話歷歷如存云已沾功果將遂超生悲訣而去皆胡九齡說

王子寨怪物

賈謙從義紹興中為歙縣王於寨巡檢官僻在嶺下衆卒所居据其上到任半年卒妻有入宅者與謙妻及女言今早有一怪物長二尺渾身皆黃毛諦觀之乃人也逐之不懼但持手中杖指四向而去甚可駭是夜寨內火起到屋一空延及官舍謙僅救得出身以來告創而已所焚失甚多謙女嫁王仲子談其事

許生墜馬

鄱陽民市許二與弟許三居於行春橋北多釀酒沽而日輸官課稍致富足遂買馬乘騎慶元四年八月一日許三往四十里已到市尾一僕在後覺許若有所覩持控不牢四躡戰掉馬亦蓄縮不進無故前足踏石蹶遂墜初亦不甚重適刈馬草鐮刀先繫於當胃皮帶上及其墜也正與刀相值右股皮裂血出冥迷負痛不獲與人言問其所見亦不能說僕急雇兩

力與輜扶之歸呻吟徹旦鄰里皆不得睡外科黃裳與之極療雖被創處小差而筋垂數寸於外不可入才起坐即仆但卧一榻上展轉費力裳乘其扶立急於腰眼上施一針驚而呼如翻覆乎問筋已入矣然後用藥接補皮外踰旬始平

汪會之登科

新安汪義和會之生於紹興辛酉至於乙卯十有九歲矣歛士赴舉者二千人而解額才十二制勝為難而會之得預計偕族老來賀其祖彥及樞密曰幾郎必踐世科吾夜夢省試別院報榜云已榮中樞密若其意而中心不憚已而省闈失利始以告之曰我自聞彼夢固知事在它年蓋今春無親可避也後蹉跎五薦送淳熙辛丑護到省而第第端克之為大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由榜登第

滕王閣火

南昌章江門外正臨川流有小刹四五聯處其下水陸院最富一僧跨江建水閣三數重邦人士女遊遨無虛時實為姦治翔集之便慶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夜細民家失火延燒其處俄頃煙火不可向遁一院片瓦不存滕王閣外廡遂罹燬之害趙不迂哥

臣以漕使兼府事出次城頭遙望西山焚香禱於旌陽真君西風方熾忽焉反東火隨以息常年八月十五日所至以真君生朝自旦時日即將率詣玉隆宮四遠畢進未嘗不東風蓋欲使獻送者舟船利達凡半月歲歲如是靈仙威神如在其上其為人依敬空矣大孫赴試漕臺正見其事

夷堅三志壬卷第六

夷堅三志壬卷第七十三事

張益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益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元豐三年
 邑人任慶長始大之後五十歲當建炎三年棟棟仆
 落榛棘蒙翳任氏之孫乃撥護一新之又三年當紹
 興初元北虜振搖閩輔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移屯
 閩中秋八月死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
 已而虜酋兀朮婁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即
 神安回乞齋爵用便宜進封為忠顯王而又有廟在
 長州縣長灘鎮火烽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為之至獻
 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温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
 夕夢神告曰汝齋吾齋當有名司子明日與婦飲見
 五色光氣如綫投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
 於是獻可捨己田以為廟移樂温之楓兩兩諭葉以
 歸植於門東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
 士第終職方員外郎其亡也外人皆見車馬鼓吹空
 入廟中聲達遠邇祝史起視無所覩踰旬訃至考其
 時日當符合耳後早乾淋瀝螟蝗疾瘍有請輒應兩
 楓至高十餘丈其大合抱蔭庇數畝及職方之孫義
 方又增大廊宇跨門為樓而屬王均晦井為之記此

皆采記中語也予意王景文夷堅別志序云雲安夢
 張益德其信然則王之威神經千載之後猶昭揭如
 此人那得不知敬乎

正道成先生

正道成先生者夔州人舊射利江湖間為賈客政和
 六年忽遇異人三傳內丹之妙遂破家王鼎學道浮
 游東西二蜀鼎亦時見荆南市中不與人交一談無
 能識其誰何者身長七尺廣眉目美頰狀貌如四
 十許人荆南父老自見童時蓋已見之一日與道成
 飲自通姓名曰吾洛陽人唐武德初事秦王為御者
 奔走兵間後得仙法隱華岳山中以至於今酒酣別
 去不知所往道成本愚民不能從其詢訪大業武德
 間事且驗其是否紹興六年道成見王晦叔於金川
 講宗盟之好為作古風一篇與之曰隴種健兒須如
 棘勇事秦府持鞭勒戰鹿撲面心已灰經上三峰弄
 泉石乾坤變化五百季人間未識地行仙布裘落魄
 荆州市丹經秘法為將傳散盡千金何所用曠中氣
 作蛟龍吼功成直欲凌紫霄尚愛岷峨山下酒年來
 我亦厭樊籠乞取微言為詣徒君不見葉縣雙鳧緜
 嶺鶴古來度世多吾宗此篇見願堂集中不終中道

成之究竟也

郫縣銅馬

成都郫縣村民鑿古墓遂得一銅馬高三尺餘制作精妙前簡池守景季淵取以歸中宵風雨輒聞嘶聲怪而不敢留移送佛寺紹熙二十六年王晦叔自小溪至成都士人王伯淵諸作銅馬歌其詞曰君不見武皇逸志凌九垓追風躡影思龍媒魯班門外立銅馬天鹿萬匹皆塵埃又不見伏波將軍破交賊歸來殿前獻馬式據鞍習氣殊未衰想見老子真矍鑠兩京番覆知幾秋只有山河供客游孤煙落日蠶叢國慣出神物與荒丘千年黃壤誰作主猶抱歸心泣風雨只恐一朝去無蹤有似豐城寶劍化兩龍王此歌甚工不知此馬今安在也

長生蝸

開封宋柱老家藏一物類初生蝸殼曰此長生蝸也其祖在元祐間得於相國寺道人處常寘諸篋筒往往終歲一發視亦無他異但其性若喜酸從之醢中則旋轉而行王晦叔驗而怪之以為身走四方水陸之產安不盡識亦得其七八若此蝸者實未嘗見也戲為作贊云小蟲介族自託倏倏彼醢雞壘扁

彷彿賞不能飲醇而救甘柰鼻觀之或妨問塗微生高之鄰集百酸於中腹幸陋質之收歛稅駕於不死之鄉時無張茂先之多識郭景純之窮授使沒世無聞亦可傷哉此蝸留於宋氏且百年而不知其前之歲月死吃腐殼中物理不可曉測者如此疑只今之相思子云

王彥齡舒氏詞

舊傳有一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為工官所責者不得其姓名今知為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郡縣同僚遂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群吏入謁面數折之云君介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邪彥齡歛板頓首謝且請其過帥告之復趨進何聲微吟白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遙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夫矣眾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闋云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所作也嘗昇一禽恨不多見娶舒氏女亦工篇翰而婦翁出武列事之素不謹常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

卻來時與鷺散魚潛煙歛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
少個年時影後見通它族彥齡訖浮沉不顯

惠宗師盤石

遂寧府鷄鳴山福勝寺有唐惠宗禪師盤石其姓氏
鄉里皆不着山有查公道記言近山之麓盤石廣大
餘四面作穴為菴寶師習定之所也本傳存焉傳今
亡矣寥冥數百載紹熙三十二年春延陵吳光庭率
二三友生肄業於寺上方閏二月庚午夜夢一僧紫
服長揖共語辛未吳討閱寺碑覽其故事問石所在
人無知者偕長老行端搜北琅竹園得之叢棘中文
余鑿兀與查公言合癸酉郡士王晦叔偶過焉光庭
以夢告導之觀石讀碑且求紀述丁丑夜夢如初戊
寅寺衆始知狀主事道生曰吾固不謂此地為師菴
基也後七日將取以新右殿砌光庭嘆曰前之夢師
其以囑我乎庚辰註翦無穢立表園門命精手石工
鐫師像癸巳創亭於菴東十步為奉安地仍使繪工
於像上設色丙申夜又夢如初徐曰唐初金絞領繪
事過矣當從吾紫於是光庭來督文晦叔念師之灵
異至三見夢變以護片石欲人兀坐進修推本所自
乃作碑銘七八百字其文載於願堂集中

清平樂六詞

劉原甫於清平樂作詞詠木犀其後陳去非蘇養直
向伯恭朱希真韓叔夏亦續賦一闋王晦叔并紀於
碧鷄漫志原甫云小山業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
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
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徵芳去非云黃衫相倚
翠帽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
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
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光配騷人蘭與
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舟
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伯共云吳頭楚尾踏破
今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
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
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
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
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
蟻散入千崑佳樹裏惟許修門人醉輕細重上風簾
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沉深歸去依然愁滿江山晦叔
同謂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子以為
皆佳句云

紫姑白苧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為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為騷雅蜀人郝憲文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田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免回無語歛雙眉凭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周美成楚雲詞

周美成頃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遊甚久後從京師歸過蘇首訪之則已從人數年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密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伏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為之累日感泣

惠柔侍兒

何文鎮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麗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子為贈且

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閑抱既歸賦虞美人一曲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帕子揉藍賦欲去殷勤惠從來直到牡丹時只恐花枝知後故開遲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何自書此詞示蜀人趙詠道言其張本如此

莫少虛詞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為黃公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氣詞也能道其詳少虛又有浣溪沙一闋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一詞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綉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工新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令人鮮有知其少作者右十一事皆見王晦叔願堂集

李氏二銘文

鄉人李氏文中之子安行登第為江州德化主簿迎親之官以紹熙四年正月卒於彼邑安行正奏名時予典貢舉因介此來求銘既為之製撰安行之從父康時見之咨嗟歎息謂其子中行曰吾他日身後還

復見此否後二年二月康時亦死中行與兄應行念
前言復來求銘予未敢即辭應行妻吳氏晝寢夢文
中康時同坐瑩上踊躍歡笑相語曰今俱得內相之
文矣吳氏睡覺則外僕入報內翰遣人送文字到了
慶元四年正月中行人郡為黃裳言之且自書其事
以相示

當塗朱道人

朱道人者本當塗縣弓手乾道初因捕盜夜行至青
山市近一里許望市中心火起急赴之既至則無所覩
但月下—貧士布素百結而顏貌清古坐於店亭之
外少頃里保十輩奔而至亦言救火恍然而還朱疑
此貧者必有道之士否則未遇貴人從傍稽首致敬
而問先生緣何宿此答云店舍嫌我是乞兒不肯着
久我歌故不免露坐朱以夜人揖而捨去才曉復來視
之邀入酒肆益加禮飲大杯臨別解腰間破袋內藥
一粒與朱使之便服朱頗嫌不潔始懷于懷其奴去
試採取之但一青禽飛去騰空而逝朱方嘆其不過
忘寢與食狀如狂癡歸家不認妻子莢杖浪游往來
褻漢二十餘載至淳熙丁未乃還故鄉有識者見其
狂無不侮辱意若不堪折之曰我生於是我見於是

鄉人何得見陵我或問汝何時孔曰近也或又曰若
果爾當來大街中心如在背處也只亂道未點頭而
過一日於街心掃地一片人又云莫是要坐化否復
點頭人云然則須當留頌即索紙筆書曰我是殺心
漢從來無侶伴塵土不沾丹坐地教人看書訖時自
長逝邦人始信其異出錢火化於東門

夷堅三志壬卷第七

夷堅三志卷第八十一事

岳隱董風子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過岳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中單袍而貌若嬰童，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而適。董識其異，就即坐於傍，問所從來，殊不辭。答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挽手同出市，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諭酒家僕不用煖熱。董起白言：某平日骨寒，雖當暑盛亦去綿衣，不得况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亮之。史云：母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四肢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本東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於天，故來相見。語罷，陰雲四合，迨於開豁。夫史所在矣。董還店，莞爾大笑。明日留題於壁曰：太乙元君遇虎龍，沉沉三洞鎮清風。自從九九明分了，白變黃金黑變紅。擲筆於地，長吟而去。由是往來通城、平江二縣，自稱董風子，人皆不識。稍為書禍福於門首，方畧知其有道。建康曹道人者，常犯罪黥面，跋慕聲光千里而來，值其出外炊飲，將熟，遙見直入房中，默坐。曹具飯，邀請飯罷，起拜之云：某

罪業深重，知先生道德清高，故特越江湖遠來，遂誓快願，賜之一言，以洗塵習。董睜目大叫，走往後墻下，側卧曹隨之，泣下不止。董罵之，使出乃絕不至。或從曹問其故，對曰：二十年前，居建康，曾殺一人，恰覩先生卧墻下，儼於死者一狀。信知負命難逃，是以悲泣。曾今在茅山楊昭然道人云：曾游潭州嶽麓宮，見有抱黃閣及抱黃洞，因詢道士命名之。自道士曰：東晉義熙年真人成道於此，乃用其名。連閣洞即修行之所也。以是知黃花老叟蓋其人云。

孫十郎放生

信州鹽商范信之說同輩孫十郎者，家世京師人，南徙信州，奉佛喜捨，日課誦觀世音名萬遍。每入市逢人，携飛禽走獸及生魚鱉蝦蛤，必買而放之。惟大風雨則不出，承捕者利於速售，且可獲取紛紛，集其門或日費錢二三萬。老而病，篤見菩薩從空而下，孫力疾瞻敬，菩薩語之曰：汝本一善人，未應至此。緣朝夕撓害生命，故重患臨身。孫謝曰：弟子戒殺，初未嘗損害衆生，但知贖放物命耳。若何反得罪菩薩？云：緣貪癡小輩，慕汝家錢，不應籠罩者，亦皆致力，遂使羅網交路於山澤，使鳥獸水族不能暫安。茲所以為罪。孫

火驚而寤冷汗浹背所苦遂瘳乃不敢循故習而釣戈者因亦少俊

楊四鷄禍

信州玉虛觀道士徐真素說石溪人楊四工造酒富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雞每醉後輒縛取一兩隻覆以竹籠然後酌沸湯從上淋沃雞負痛奔跳毛羽脫落無餘乃旋剖腹去其糞汙隨意啖之凡二三十年所殺萬計淳熙九年七月二日為饒氏蒸酒困卧皂側信人土俗坊場及上戶多就地結皂用大桶作甑可容酒壘十餘而焚稻秆以燒爇是日甑崩壘破沸湯數斛盡傾於厥身跳擲呼叫與雞正同兩日方死

華亭鄔道士

華亭鄔道士自少出家即有幽棲之志從其師往茅山清真觀師死以紹興之末居於光州延真宮奉上真香火殫盡誠敬誦道德經五千言不絕口凡外間吉凶禍福本處土地輒於夢中報知無一不應其後喜延方士論鉛汞永黃白之術每日常有三五輩從事丹皂鄔貪慕持甚平時敬心積以衰歇土地亦不復以事來報有豪民遠詣其家啟醮鄔令道童鍾大看

先往鋪設行次半道為虎所食鄔知而不懼疑必獲謹於神明集眾統殿堂諷經禳懺夜夢一神狀若靈官告之云汝臨茲山今焉一紀吾所以惓惓護助有所聞必言緣近日妄想太重聲通上天號食汝童聊復示警不亟改前過大禍且及身矣驚謝而覺坐待天明悉焚爐毀阜斤遣方士還復其初享壽至九十無疾而逝

佛授羊肝圓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善相法父沒之後奉母周游四方事之盡孝淳熙初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內障欲進路不能素解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鉢盂盂中有水令徐掬以洗眼復告之曰汝此去當服羊肝圓一百日徐知為佛羅漢喜而下拜願乞賜良方僧曰用淨洗夜明沙一兩當歸一兩蟬壳一兩木賊去節一兩共碾為末買羊肝四兩白水熟煮爛搗如泥然後入前藥拌勻圓如梧桐子大每食後以溫食水下五十粒語畢徐敬書於片紙如不病者歎然而寤已似微有所覩見夢中所書在側即如方製藥服之滿百日復舊與母還鄉母亡既葬

乃弃家入道

集仙觀醮

德安府應城縣集仙觀罹兵火之後堂殿頽圯乾道初元南昌法錄吳道士自淮南來領觀事用荷水治人疾不擇貧富不受餉謝或持辦施常住則一切椿籍專充修造十年之間裏外一新縣民無不信悅相率詣之請為民建黃籙大醮吳深怖罪福拒堅弗許明年乃請乃勉從之醮中百役加意檢勘至六年甫就徧訪它郡邑黃冠有道行者十四負到觀清齋沐浴課誦經文兩月之間儆極誠懃及入醮延七日七夜始罷夜夢門外男女且千餘人叢立駭問為何荅曰我輩皆是死而無主之鬼聞有大功德故不憚涉水登山來聽法受戒冀求超生解脫苦海及得到此但沾齋食錢物至於經文分俵不過殆成虛設不免再來告投願為補足欠缺則受恩不淺吳曰吾數年辦集擇道士十四人六十日看經各有分定之數何緣却不足又荅曰經卷數固多柰姓傳姓王兩人元不識字以致於此吳驚愧而覺憂惱至曉次日會衆告之傳王起謝罪乞以所得施利納還庫司吳即時悚然涕泣如雨立退虔淨室一意焚修酌荅亡者歷

歲不輒其後傳道士溺死於團豐寺水中王生不知所往楊昭然在太素山紫霞觀親聆其說

鍾匠斫木

趙善澄清臣都監居於鉛山乾道九年於縣西別道宅其後叢祠曰三聖廟一樟樹大數圍正臨宅畔每風作搖動必損屋尾不勝整葺之煩命匠者芟除枝柯衆相視不肯任責趙甚怒獨鍾四者性麓愚索酒一升飲持斧奮升木杪凡與牆隣者悉斫去之趙賞以錢二百是夜鍾歸微覺右臂痒俄生兩肉瘤稍大如鷄卵積漸長如椀雖無痛苦然頗有妨礙凡如此半年因用力大過瘤忽破裂血出不止外用藥不能療至夜情識蕩漾所見皆鬼神口中語言亦不類常日聲音人有問者隨即應曰趙都監福尚盛我不能興禍此匠身衰故得甘心耳後五日而亡

趙氏二佛

趙善澄有二佛其一泥塑古佛連座不滿二尺澄言初在皮匠陳三家凡人燒香作禮有所祈祝無不感應聲彰中外來者紛紛然不能知其名一游僧過之隨衆瞻仰以詢諸人皆莫能識僧曰我聞昔有村漁孝養父母居於盤溝之上因入水獲一片木有五色

霞光持之以歸持示雙親母曰汝但取魚要此何用
父怒至欲取刀碎之俄而木裂為兩其間或虛或實
有類佛像漁者就溝葦空泥叩成七十尊一倒一起
如人交拜負出市求售稱為盤溝大聖或問此有何
異曰隨人所問事吉凶像自能禮拜人爭買之得錢
數千為養親之助而不知盤溝在何處此佛今歸趙
氏其一水墨畫繡勒佛禱飾甚濟遇蒙月旦重別開
一室羅陳香化聽外人人拜如其人平日忠信則立
現圓光大如茶甌從頂心出移時遍滿軸上如輕薄
惡子至則淡然無所覩其後采者頗空雜趙慮或為
所竊乃秘之非親暱求覩不浪出示淳熙四年楊昭
然訪趙宅皆得見之

祝吏鴨報

鉉山縣吏祝六每往親朋家飲酒半醉必索活鴨一
隻至前解帶繫定兩翼次取爐灰雜監樓入兩眼
乃放置地上坐客鼓掌歌笑鴨即脚高脚低其狀如
舞觀者無不喜笑祝常自說以為能席罷鴨已不能
見物此家即殺之凡如此十年晚病傷寒先瞽目旋
覺脚軟暫起行步不復端正全賴鴨舞人知其生受
業報展轉負痛閱十年乃死

光山雙塔鬼

葉真常道人者湖州安吉人幼有山水之樂淳熙元
年雲游淮上至光山縣境道塗索寞不值旅店天色
昏晚始得一剝標曰雙塔寺樓閣高聳松檜干霄不
勝甚喜趨而進悄無人焉姑立於門左且閉閣一老
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說具述
行止僧怒罵而去俄兩童行提燈籠喚葉往鍾樓後
啟小房使入歇塵埃如積僅存故床一張童行退葉
欲湯飲亦不可得即就臨似睡見兩僧自地踊——
出又一少年丰儀爽秀若仕宦家子弟續奔出並立
於房中葉料其非人亟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通良
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
達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或伏尸不化愚愚相守
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真性再
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才畢覺冷風颼然三鬼皆
失所在葉寢至鍾動聞戶間人聲起開門見僧行三
四輩未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之皆有慙色
一僧引手指床下云二十年前床城王主簿喪一子
年二十四歲骨擗於此更不來取寺中不敢輒舉化
每夕必出為怪乾道間行脚兩僧旦過止于房不信

有鬼一夜魔殺因是同為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吼罵不顧而行自後聞三鬼未絕跡楊昭然游潛山遇葉親話其事

徐咬耳

池州人徐忠者雖出市井間而好勇尚氣節赴人患難急於已私間里有爭鬪不平之事橫身勸解必使曲直得其情然後已以故與之慶者無不心腹一日有少年來云昨夜泄水橋伴厲鬼迷殺一丈夫漢汝何不為斷理徐不能答悶而歸至晚徑詣橋上默坐往來者詢其何所營幹而暮夜單獨在此曰我尋鬼打人皆傳笑以為癡絕鄰左惡子差有膽者相與伏於隱處觀其所為亦慮或逢鬼困當共救護也約三更後望見鬼物三四輩出水中勃窣而來徐陽睡不顧內一鬼云徐忠麗人在此是落它便宜切不可與鬪又一鬼云且去看他如何衆皆留駐不動此鬼子牙前進漸逼徐側不覺遭搦捕痛毆數不拳如擊腐草鬼亦伸臂相持不能勝遂斃於地徐才脫手失其所在矣此橋素為怪區此後寧帖後渡淮省親過崇陽道中值一屠執筭一客索錢徐知曲在屠責之曰他是遠鄉小客汝是當地屠戶豈得執香村酒欺陵

取財客得脫去而兩人爭憤不息自朝至午面血淋漓屠左眼為所枯屠亦蓄下徐右耳各以港極分散徐自是不復還鄉慮以缺耳取笑人呼為徐咬耳乾道二年過和州白望市忽際異人遂能談量禍福注性多應今往來真楊之間異事甚多未暇紀錄此卷昭然道人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八

夷堅三志壬卷第九十二事

和州僧餅

新昌寓居熊祖顯巡檢淳熙中有所善為和州太守
往謁之授館僧寺主僧甚好客每夕必邀至山房共
具茶果疑語或置酒三杯熊亦感其意過赴郡宴得
餘饌必分以遺之相與益密僧業頭有銅餅雖微有
指蝕處然形製高古可愛坐則摩拊不已遂從僧求
之僧云此元不直錢但本院係甲乙住持物無巨細
悉書於常住歷凡交割寺事轉相批領若以與君它
日後人尋索吾將何辭以對熊度不可強止不言或
謂僧師與此官人將從人所求但爾顧何足惜且又
太守之客安知不落它人之手付之何傷但明記於
籍可也僧從其戒竟以送熊歸僧既庸淺視為無用
熊雖武官而知書頗負識鑒然不能判別為何時物
及有無疑識也後携過建康骨董牙僧縣廿二者識
其異以轉告運使趙師揆立遣借觀不復可出旬熊
臨去餉以錢五百千

復州謝黥

荆湖兩路大底多黥卒率皆凶盜貸命者每一郡兵
士居土人十之七八卑之姪僉書復州判官其閩人

曰謝四凡三以盜敗幸而不死黥文滿面亦頗知悔
前過猶藏大北珠三顆各可值千緡乃劫得之巨室
者至是不敢出售臯去二年會稽李知言來養一鹿
不甚大一日忽睨謝旁努目而視謝度其不足畏持
杖垂逐鹿卓角還闕隱處遭觸即時腎囊裂而死鹿
蹲踞不動李命屠家殺之以祭死者而盡搗廳衆飲
食人以為必冤家所託云

右二事
臯之說

開州銅鈔

天台陳達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
鈔不知其為異物闊徑則三寸下列三足上有益其
薄如紙殘告之日投食物於中照紙炬燎之少頃即
熟陳試取猪石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盞酒
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鈔中汨汨有聲及
炬盡舉蓋石子以糜熟自是每夙興必用此法食畢
乃出視事後為湖杜轉運大見過鄂渚聞其說

劉經絳神針

禁衛幕士盛臯乾道元年驟得疾胃膈噎塞刺痛飲
食不向口以六尺堂堂之軀日漸瘦削招醫診療皆
不能辨其名狀多指為傷積涉病二百許日聞殿前
司外科曰劉經絳者有奇技亦出雖直乃邀之劉一

見即言此病甚異衆人固不識非我莫能治也然病根深固是為肺癰艾炷湯劑力所不及須當施火針以攻之於是取兩針其長僅尺尾如著表燬火中妻子爭言不可臯曰我度日如年受盡痛惱苟生何益寧決意一針雖死無憾劉曰然則吾當任此青把筆點右臂上兩穴隔以當三大錢先針其左入數寸傍觀者縮頭不忍視臯元無所覺後針其右既畢臯珠自如合不見膿血劉使畧倒身從背微擗之俄血夜傾出如漏泉劉舍去謂其妻曰一聽其然切勿遮遏凡兩日不止唯時時灌餵清粥飲第三日劉乃始至喜曰毒已去盡行即平安矣數大膏藥兩枚貼于瘡口而告退曰吾不復更來三數日間便當履地無所患苦也果如其言劉之術簡妙如此臯後十五年乃終疾不復作有女為大兒侍妾能道其詳予案聖惠方云肺癰者由寒傷於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肺主氣候之皮毛若勞傷血氣則腠理開而受風寒其氣虛者膈肺寒搏於氣血蘊結成癰寒極生熱壅積不散血敗為膿肺處胃間肺傷於寒則微欬故肺癰之疾其人欬而胃內滿隱隱痛則兩脚腫咽乾口燥而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粃米粥者難治也又有

膿而唯者不可治其嘔膿而止者自愈蓋風中於衛舍於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寒熱之所過血為凝滯積血成癰始萌可救膿成即死針烙取差實為從容疑而受斃亦豈容易此為必死之患或隱諱此疾或懼痛不針此神奪之識死期將至諸可知也其所證叙候可謂不輕以是而驗劉生之見効成功於頃刻間殆非口耳之學可及故備書源委以貽後人右二事大兒說

傳太常治祟

餘千許氏以富甲里中淳熙初忽為妖祟所惱並致群巫畧無一効聞縣進賢有傳太常者法力孤高能攝制鬼神延至其家命設九幽醮祈禳之降神之夕植小黃幡數十于中庭於燈燭焚煌間有異物循幡上下互相擊搏傳因歎此祟未易除也在上帝列真之前尚爾敢肆其無所忌憚可見雖然亦將以驗吾術焉使主家治小室極其周有密置密瓶于中選四健僕各立一隅傳作法戶外良久開瓶內索索之聲取視之有虫類螳螂蜈蚣者耳百數帖伏不動悉投之溪流由是怪變漸息到今無他

古步王屠

餘千古步有墟市數百家為高冑往來通道屠宰者

甚衆王生擅其利數世每將殺一豕必先注水沃灌使若充肥因可剝獲利人食其肉者痼疾輒發動王有七子積皆不勝多至於買田作室晚年得異疾右手掌内生竅血水從中流出日殆數斗更無藥可療刮席叫呼晝夜不得合眼但求速死踰月乃亡諸子知戒惧者即謀改業今之屠兎用此法者比戶皆然至於鷄鵠魚鴨亦爾

俞傑孝感

俞傑者浮梁橫路人自幼讀書其父曰達當紹興之初巨盜張花項冠暴鄉里為所執縛就之索財貨貧儒無所從得盜挺刃斫其右臂且斷矣傑時方十四歲自竄山林間知父被害涕泣奔出奮身表拜願代父死詞語痛惻不忍聞群盜亦為感動遂釋達但令傑荷擔相隨既行五里許力乏不能進步到一龍王廟前偶左右無人急奔所負走赴浚山顧大松樹一木枝葉蔽空上有鶴巢極高廣度可蔽隱即攀緣而上匿於巢中盜追躡欲殺之四顧無所見乃捨去得脫身歸人以為誠孝感格故神明陰為之照傑字仲方從事科舉無所成名而終

諸葛貢致語

右三事余模說

永嘉諸葛貢字文之在太學預淳熙庚子秋薦辛丑正月來試南宮以十四日謁夢于學土地祠是夜裹市著衣偕數友即爐亭宿夢到一大庭下見環聚者二三百輩若赴宴集貢就中間一位坐俄頃黃衣偉丈夫別引一士至乃同舍生潘景憲叔昌也貢揖使居前黃衣不可曰此人合列汝後既坐定聞若請致語者隱約見一木板在下長數尺畫字滿盈而畧不可曉僅憶其兩句云金牛雜劇仍達斗芍藥花開偶至明及旦以告人皆賀曰今歲君必作大魁金牛蓋蓋辛丑也斗者魁也芍藥三月花開是時廷試矣貢亦深謂為然意必高挹科舉已乃失利浚遠兩發舉迨丁未利赴省偶展試日當二月初試畢東還二十五日揭榜後三日其叔祖母戴氏生辰相招慶會門首內用優伶雜劇過四更報捷者至其日為辛丑下直斗宿方悟夢中上句之驗友生為言芍藥開時正當集注必得明州差遣果

癸丑春榜

陳至字誠甫湖州長興人居太學薦信齋取紹興壬子舉浚 夢與故人出行抵一殿上堂字華峻掛

黃紙長榜於梁間皆書人姓名約以數百兩同行者曰此何榜邪曰明年春榜也正仰首諦視而為風搖飄不容一見但彷彿認得己名及同齋宜與惠純夫耳已在前而惠居後覺而明燭書之策及省試罷各還鄉邑因與惠談昨夢且與約云頻年宜與人報榜必由長興去了然後吾邦捷音始至今若報吾兄吾無慮矣已而宜與人過縣往扣之曰爾縣湖淤有誰得其人附耳語曰兩個惠官人一名純夫一名毓陳躍然自喜抵暮榜到如所言

楊母事真武

閩人楊翼之元禮登隆興癸未科調清流主簿未赴官而感寒熱之疾弥日轉甚母郭氏絕憂之平生敬事真武愁坐其床積誦呪四百卷元禮迷困中見一人身軀長大披髮伏劔猛從高而下以劍斫其胸不暇遮避便覺頭痛漸減以水沃其身則汗出如漿俄頃不見明日還復如前乃以告母曰是佑聖真君救汝也經數日果愈母自此益加肅敬至盡日禮拜絕忘寢食年八十四而終弟元禮不肯深信靈報亦從而泯歌焉

霍秀才歸土

長興霍秀才為人誠實素不雜交紹興二年得傷風之疾然猶未為深害忽一日不曉人事連旦方甦語其妻曰恰來一夢甚異吾必死矣昨被黃衫承局捧挽而去行四五十里見當面突兀一山其上有窟僅可容一人之身黃衫牽我入其內復同行又數十里值宮殿甚壯問為何處令不答俄庭下人物甚衆見去歲七過所生媽、在傍拍我肩曰此是陰府爾何為亦來正相語間黃衫遽亦我進前望着紅袍大官端坐殿上吏持一紙示我言當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土使我着狎計其期日近在朝昏我默念歸土則死矣力拒不從遂泣拜仰而訴哀吾繼母來曰此老婆之子霍某兒女尚幼一旦淪沒將無以自存乞賜容一紀有綠袍人立殿上唱言此已奏天帝矣我又伸懇云只乞延半紀使嫁遣一女子綠袍對如初至于乞三年一年其語亦然仍作色曰與你七日限便來於是僉書押字先具追黃衫者再挽我手出才行數步陷於深泥中驚覺之次方知此身在床一死何疑但當急辦後事耳凡錢帛書帙之屬或與人皆自區處殊有條理而疾勢有加果七日而卒右四事陳誠甫說

楊廿一入冥

饒州和衆坊板橋下居民楊廿一以慶元四年七月四日白晝在家忽悶絕不省妻子以為急中風疾招醫灌救而咽喉為痰閉塞藥不能下唯心骨尚溫雖正暑不敢還飲家人更迭揮扇沃以水洒之閱兩日欬然起坐初無恙苦言前日為黃衣吏持文省追我即隨以去到一官府心知為冥塗恐懼無計見一人着王者衣冠坐于堂上未引問間見同巷新橋上徐志道秀才者與其妹皆帶枷跪伏廷中俄兩獄卒持荆杖拷訊甚酷問云汝父存日有官會一百七十道在何處兩人雖受苦毒堅相推托不肯招王指令引過頭吏又見德化橋上開磁器鋪張小五者逮押至前令決臂杖訖領過數卒隨後梓搜如覓索錢賄之狀然後喚我出王者據案問汝是甚麼生對以亥生王顧追吏叱曰錯了錯了此是係追申生人可速遣還復由故道行擠墮深地中乃寤我幾入鬼籍念之可怖後數日訪徐志道兄立道說所見立道流涕曰正疑去歲弟及妹相斷而亡緣吾父生前所失楮幣恰是此數尋覓之際二人嚴說咒誓固云不曾收得宜其蒙此譴也已而聞張小五以瘋發于臂而死蓋

決杖之罰云周小陸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九

夷堅三志士卷第十十一事

鄧九妻甘氏

岳州民鄧曾九以紹熙五年春首往舒州大湖作商留其妻甘氏於兄甘百九家約之曰此行不過三兩月幸耐靜待我已而至秋未歸甘氏逢人自淮南來必詢夫消息皆云已客死甘不以為信又守之踰年弗聞的耗晚夕不自安不告其兄潛竄而東欲尋訪存亡既抵江夏縣不能前為市倡譚瑞誘留遂留落失節其心緒悒快僅半歲而死慶元四年正月鄧方自大湖回程過鄂州城下泊舡于柳林頭登岸憇旅店一婦人邀之啜茶鄧全疑似其妻真造彼室其抹而坐問曰娘子何姓氏曰姓甘行第百十本非風塵中人緣父喪母亡流落于此鄧曰故夫為誰曰巴陵鄧曾九也初去舒州時期一季即反後來無一音信往來客程多說他死了于今恰四周年孤單無倚不免靠枕席度日鄧大怒曰汝渾不認得我婦曰我亦覺十分相似只是面色黛黑耳鄧益怒曰我身便是汝夫元不曾死遭病患磨折以故久不得歸來汝亦何至入此般行戶故意辱我耐百九舅更無兄妹之情縱汝如此目今與誰同活婦曰孑然鄧即筭還

店家房錢挈之回岳是日就見甘九作色責問甘九曰爾去之後妹子一向私走近日却在江夏譚瑞家正欲經官且得爾到明日即同詣州陳狀郡守追逐人赴司來質究問甘氏於衆中出倒退數步化為黑氣而散訟事遂止

石門羊屠

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為生累世矣慶元二年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爾形軀偉然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尋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手罵曰汝也是堆教化汝家子殺父父殺翁三代輪回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晚殺一羊又係汝父却教姓蔡人得吃屠聞言憤甚携柴杖出擊之脩已不見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僕費錢來買羊一脾并頌肝肺適拌上肉已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與之執刀臨園方擬曳出羊忽作人聲叫云見殺爺隨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懼為之改業而傾竭家資廣修佛事以懺宿惡

顏邦直二郎

弋陽了頭嚴農夫何一自小受顧于漆公鎮作好佛

事顏二郎者名邦直凡三歲辭歸父家兩處相去一程彼此聲跡不相知慶元二年四月在田插稻蕎見顏常前立何一識為故主人升壠上唱喏顏曰可伴吾行何語同役者知即隨以去徑半月不反其妻齊氏使兄齊五詢於顏宅見其子孫出曰吾家二郎下世一十九年如何却要何一使喚齊五遂歸然何一杳然不復可求訪四年正月忽還家妻初猶疑怕久乃問其因依曰二郎帶我去游廬山徧歷諸寺冬間直至夔州巫山廟去歲四月到蘄州蘄水武三郎家武點茶相待二郎謂之曰君宅一女妾是生身活鬼兼拾得一子在左側七个月亦是鬼魅武曰家間有妾五六何者是鬼曰針衆人桂奴是也武命喚至扣審其事桂奴頷二郎曰道我非人爾是何物爾乃無身之鬼脫賺人力何一往來五千里不得見妻兒爾大陰損害人命二郎荅曰吾雖無身然賴生前看庶人經有功故逍遙自在吾欲拔度何一超生離苦豈是損他桂奴無以對大罵武生云吾處汝家殷勤數年豈無遠過今日被顏二泄了全不會與我做主抱拾得之子走向厨中遂不見二郎尚要挾我游大游山我不肯從私竄至此妻大驚自是一切如常二

月間因在田中竟為顏所呼而死

韓羽建墓

秦州人韓羽置塚山於近郊擇慶元二年三月課工斬草建造生墓正晝間見一紅裳婦人皂衣鬢翁從山內奔出極異之晚歸與其妻徐氏說徐氏夢所見二人跪于林下婦曰妾與翁在山五百年矣今日方遇主人無以効勤敢持微物上獻即捧出紫袋不知其中所盛者何名色也徐接之而寤覺手內有所執呼婢點燭視之果是紫袋而包一瓢搖之有聲頗嚮訝而藏去明日韓復入山迨夜半徐又夢二人跪獨婦言曰昨與娘子一瓢七枣在內可鑽開取食續當生七男子他時為國家棟如生耄年亦可與媳婦服亦主生七孫榮顯聞來日開金井如見妾等切不可怕亦不可投婦曰汝二人形像各在何所曰盡在穴裏一人長一尺八寸一人高三寸語畢騰空而去徐驚覺不敢復睡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一尺八寸身紅如金一龜高三寸身綠色韓以銀盆貯之捧歸翌日啟視無所見而七枣至今存

解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帥所居與甯秀才書館為鄰一女七五

姐自小好書每日竊听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歲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為贅婿華留未久即出外作商生十五日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妻曰我在汝家曰為丈人丈母凌辱百端况于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称意時自歸取汝女現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勞瘵以八月死華不知也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扣之 房陵抵此千里尚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託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 受盡苦辛兩脚皆穿破僅得見尔華視其經行霜雪中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携手入房飼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華資囊頗贍至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明年冬月解三師鄰人田乙作客抵歸州遇施華：延至其居女出相見田乙驚言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由得生身却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云赴去而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也田大感訝仍不欲盡言反房陵為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舉女極火化尸朽腐矣

四年華遷居荆南明年解三師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視見華與妹情好甚洽住數月相率有房州解氏喜置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天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托符必為施郎不利宜思其策三思心為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別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作鬼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女的是何精灵耶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 吾返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為人永住浮世吾嘗有濟物之心亦不曾天地禁忌尔過愆甚多矣有何 神能治于吾乎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 慶元三年解氏盡室游翫郊野到女墓處漫指示 女大笑：走入山怪乃絕

汪一酒肆客

德興南市鄉民汪一啟酒肆於村中慶元三年盛夏三客入肆沽酒飲之至醉復有二客來相與攀揖言曰數歲不相會今日何為到此客云因往台州幹事一住十五年擬欲再行且謁五通行營語畢不復索酒飲計讎酒直即去汪一方問後至者曰彼三人姓

氏何云曰一姓陳一姓孔一姓吳皆已於淳熙八年
死了不意乃見之汪聞而大駭收坐上所留錢試投
水桶內俄悉化為灰埃二客不旋踵亦退

羅仲寅逢故兄

饒州使院吏羅仲寅於慶元四年正月送通判妻彥
發註權南康守出東閩到三十里妻使誦送者令回
州行將到路口逢其已死兄羅三邀入近街楊家酒
壚內對飲叙陽關詢家間事即骨肉安否甚為詳悉
仲寅猛悟曰吾兄已亡何 在人世兄曰且休說
着大抵只是修養之法耳 盃後兩人各醉兄刺一
盃飲不盡遂與仲寅分之 寅飲罷血 吐不止舉
目而視不見其兄歸家而 于八月在庭中困坐
又見其兄自外來持一物如小錢大強塞其口而沒
仲寅僅能喚妻既更不復作聲抵暮而卒

汪三宰牛

鄱陽石頭鎮汪三常以宰牛為務多與其侶陳二者
其本慶元：年十一月買得水牯甚大牽歸殺之將
晚嘗日賣肉與肚臟就門上按出售而挂頭蹄于房
州內二人方往來厨舍鑊邊以候內熟忽聞房內有
聲云枉屈殺了吾汪趨入視之無人焉以為耳妄聞

閉戶舟出厨其聲如初而愈加冤厲復視之亦無所
覩俄至手三識其為怪提刀罵而入乃見牛頭張口
言汪三哥吾與汝無恙惡今日却殺吾汪大怒提刀
直前欲斬其背不料為所挂牛蹄趨其右脅即掩助
大叫痛不堪忍陳二扶之付厥妻漸覺腫愀遂成大
疽七日而死

彭六還魂

鳳州民彭六周二李二十一一人者同年同月同日
皆以紹興甲戌歲生唯時 其居甚密迺結義相
歡為同年兄弟慶元景辰 月初八周李俱已正晝
死彭未知也黃昏復如夢 中為兩吏 去到一大
府見罪囚無數一王者居 狎湏吏駭卒領周二
至前王者云合渠壽八十七歲何來之速語未了一
綠衣從內出白言此人緣在生性急傷物折除半壽
只得四十二歲王曰如此則難救命狎赴獄喚李二
十一王又曰渠合七十一歲命未盡而追何也綠衣
者復白言緣在生妬賢嫉能欺孤徒寡造罪百端故
亦受罰王曰既心懷惡毒合赴都業彭細視二人方
悟身在泉路驚戰不已俄聞來衣人在上呼云狎出
彭六既立廷下王曰此人壽數已盡可隨業受生綠

衣者云其壽雖不永平生好提携夫所陰功甚多自可推言王曰審如汝言與增二紀朱衣唱令還彭跪謝出行數里過一衙庭一派啟六門彭欲就覓見使遮第一第二第三門不容入正知躡次殿上綠衣人忽至曰汝識吾乎乃汝伯：彭子明今作都察判官恰來未衣是汝家司命所以相護幸獲反生更宜廣修陰德切記切記可從此第四門入又行數里得一山其下有枯井失脚而墜遂蘓 已死一宿明日走訪周李二人皆卒矣 右九事 說

婆羅樹子

婆羅樹子

吳中人每於秋夜得虛空 然莫能明為何呂林曰是月中桂子也天竺山 子長云其苕溪所居一夕聞屋瓦歷鹿有聲若一種物從高而雨者俄紛：不止呼童持帚并梯掃之得成顆者數百計金類皂角英中所生但一：堅重無損蠹者而屋四畔元不曾有此樹始歲之明日所而畜親益信不疑試以十余顆付園吏使依種植法害子菜畦內及春發芽盡為真皂英子枝幹與世間者亡以異其理殆不可曉唐李邕作楚州婆羅樹碑予既載之容齋四筆所云特奇崛蓋非此也

漢卿丹桂

齊三傑為士人時習業於灵芝門東桂林野園淳熙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有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張首見之趨至前曰漢卿求一朶異人取以付之曰若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之名齊之字同為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夷堅三志壬卷第十

西復校此卷帙多破損故用文揭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前集

人倫 名臣 忠臣 父子 夫婦

人事 廉退 貴顯 雜言 實錄 雜記 雜錄

分定 戲謔 四卷

治道 政迹 治盜 斷獄 前記 五卷

藝術 星命 易卜 相術 畫工 拆字 脈醫 陰陽 妖幻 七卷

警戒 天譴 神譴 戒殺 呪咀 八卷

報應 善報 惡報 冥報 十卷

後集

神仙 仙真 仙異 遇仙 得仙 一卷

道教 齋醮 表章 道法 道術 祭煉 詞疏 道錄 道錄 一卷

佛教 佛像 佛化 聖僧 佛譴 四卷 水陸 佛法 佛經 證悟 五卷

文華 詩 賦 銘 記 詞 文 六卷

神明 神靈 神怪 神現 為神 神醫 七卷

怪異 人異 鬼怪 佛異 八卷

精怪 水族 狐狸 猿猴 貓犬 搗鼠 羊虎 蛟蟒 蛇虫 飛禽 樹木 九卷

靈異 水族 牛馬 飛禽 蛇虫 十卷

物異 山石 瑞竹 器具 瑞木 十一卷

夢兆 仙夢 凶夢 十二卷

碧山精舍新編刊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湖海新聞夷畝續志卷之一

人倫門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

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甲午歲殄滅殘金平定汴

蔡撫安中原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登極之時五十餘年於茲矣

世祖皇帝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養軍之權

黎庶驚駭駟騎馳歸宗盟推戴以

世祖皇帝乃

太祖皇帝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為長止于一人雖在征伐之關每藉

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庚申年四月即

帝位五月建年號為中統元年建元素歲示人君萬世之

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繼大易

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內立都自以總宏綱外設

總司以平庶政 燕京修營宮室加號上都五年改為

至元元年八年建 國號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宋書

人久留不遺命中書丞丞相率兵南伐十三年平定

國南北混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合德乾坤為民父母

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間悉歸其化日月昭臨

之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仁有以基之也

天戈指南命師遣將戒以不殺常時江水不可渡至

江之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江南州郡望風歸附上

天心下慰民望

聖旨節該九有重刑至死者如府州蠻閭謀成便行斷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寒鷹擊元須史決判重

一差誤人命悔將何及朕實矜憐今後九有死刑審

無疑至 旨聞 奏待報斷決雖堯仁如天亦不過是其宗儒也立國

監置大學免一切差發天下之士心歸焉其恤民也置

按察司選擇官吏勸課農桑問民疾苦天時旱災賑粟

則減免包銀絲線江南則減免夏稅秋糧天下之民心

歸焉其恤軍也遠征陣亡子弟承襲以爵家口贍以月

糧天下之軍心歸焉以至商稅二十分取一分得古人

什一之制孝子節婦之旌賞遊手好閑之懲勸人心歸

之天命歸之洪惟

大元肇興間世英武帝捲八荒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暘

谷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及天皆入版圖自開闢以來

未有之也偉歟盛哉

龍章五色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夜祥光耀洞燭一室

時游京口竹林寺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而驚
異之帝所居止常見有一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
大蛇長數丈帝射傷之明日復至俄聞柝曰帝往視之
見數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捧奉中帝詢之童子曰我王化
為蛇而出為劉寄奴所射故為今藥傳之帝曰王果能神
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
叱之皆逸盡取其藥而返以傳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稱
劉寄奴蓋以武帝而得名也

天女生子

後魏聖武帝拓跋珪名詒分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
軒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曰
日謂帝曰此與君合已有娠約以明年再會于此言終

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
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言訖辭去帝各其子曰力微即神
元帝也是為魏之始祖時人為之語曰詒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神光滿室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
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滿室照耀人影異
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營為香孩兒營長事周世
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玫瑰因取以占已之
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乃曰過是則必
為天子一擲而得聖後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

二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點檢使世宗
遂命太祖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比漢連兵犯
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御之有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
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
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
先立點檢為天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
大尉為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不從遂受恭帝禪即
皇帝位國號曰宋初武當山真武靈應真君降筆曰吾委
事于天適見上帝批判天下並合歸大宋為一統處士陳
摯學際天人有先知之明五代之際聞一朝革命則為之
聖歷數日嘗有詩云然聞劔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
一日騎驢遊華陰市聞趙太祖登極拊掌笑曰天下自此

定矣○博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果
以紫衣如肉毬狀携以還家既食熟將煮而食之暨水
將熟俄雷電連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
陳搏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也已併附錄
之以補野史之筆

太平天子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戲其下陳希夷至
執普手起曰爾紫微垣小星豈可厭帝座邪先是藝祖嘗
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顯恭先希夷及門不見
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希夷對曰未也上曰何為
遽返對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嬖倖皆侯王將相也以
是知王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而後始返耶

來和天尊

有楊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宮殿深遠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方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位人姓名于上籍視之見己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為汝主宜善事之礪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為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為皇太子繼登大寶即宋真宗云

神仙應世

宋仁宗世傳為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上仙伯星官受命輔之明良際會而履休運至和嘉祐號稱盛治宋

三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久而及深者舍仁祖無以加焉然英廟神考哲宗此三君者楊文正公大年以為皆武夷仙人應世與仁宗之事同一證應良不誣也當神考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呂懷玉有道術神遊八極之表嘗閉日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真祠瞑目指冲妙李惠真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為病心而在後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尸解去當懷玉之蛻骨而仙也是日有蜀師美解歸與相遇道中佩玉玕璫長揖既道間聞言有青城之遊及師歸過武夷言之則云死已久矣集衆發視祇空棺焉由是觀之文正之言良不誣也

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山景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高宗生于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苦囊繫懸於其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較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棟梁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必非真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按真太子來質乃善馬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黨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塔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必速去之康王榜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伺候矣大王急行毋為所及也康王驚覺則馬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

泥馬也始悟為神物之助既渡河至一村莊餓渴甚謁飯於一老嫗嫗延入莊內坐復出庄前則有駿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我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狀貌類謁飯者乃答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可惜可惜遂反而不追嫗歸語曰吾觀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官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吾已給之而還矣康王曰吾奔逃而南飢渴至此既承見問敢不實對願密之嫗曰大王請安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幸若水也死於虜矣國家大事願大王勉之康王由此奔相州指榜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觀其驛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袍

也頃時京師閣門祇候秦行齋麟詔來命為大元帥連領
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
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水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
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使
可即負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于南京

金龍之瑞

宋度宗乃理考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
飛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
金龍于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
不進遂產孟啓歷歷二封為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

先是秦檜定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營有兩朝天子氣故
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死光堯命取其
第後壽皇生于是度宗亦生于是卒應望氣者之言異哉
抱劍營者舊榮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極榮王進封福王

宋謝后賢德

宋理宗朝謝郡王府春遊泛湖薄晚從湧金門歸郡王奕
昌前行適太學一士人乘醉衝節街司呵之郡王以其士
也戒從者勿校士怒亦小息未幾謝之諸子來士訕罵語
益峻至以乳臭之謝年少氣銳左右忿復不可制加無
禮焉且紐拽以歸凌辱尤有不堪者學之士友相率至謝
府快門奪之去詰朝三學伏闕上書后為毀服脫簪珥待
罪奏以元臣舊自儒科臣妾教訓不嚴致兒姪凌辱士類

乞押臣妾歸田里謝其等各與追勸理宗大喜親下殿批
其手以登云朕自有以處此旋以中殿奏諭諸生歸齋并
以事付臨安府區畫時趙節齋丑京逮繫謝府街司及太
學齊僕責之云既足街司豈不知為太學上舍既為齊僕
豈不知為少保相公不能小心激成此開各行杖責會謝
府學官及二學之前照為泛湖之集以講解之而修謝府
門郡王戒以勿易姑寬其舊以識吾過此事由太后處置
得宜不動聲色而弭莫大之爭非惟可以全國体且可以
保外家然理宗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歟

宋謝后家訓

謝府有溫梓者未之官而貨商貨飛語聞上一日太后謂
景靈宮婦次其家廟側之便室兒姪眷聚列班起居命郡
王坐賜茶立溫梓于庭詰責其過至謂汝只道我長在此
坐長惡不悛一家富貴由汝而壞我亦并為汝累矣俸戰
栗為流汗及趾郡王引咎自責以訓道未嚴良久乃得解
其御外家訓嚴如此

忠顯自經

忠顯公劉幹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真定金國之入真定也
父老號呼曰使劉真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慕其名未幾
為金使得欲用之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婦召其親信謂
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即咬指血扯衣襟書
曰余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罪也

付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燕人雖
嘆曰劉相公忠臣也

忠感罵賊

宋靖康金人渡河射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若水奉使
議和金帥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擊之若水氣絕仆地
反又乃甦粘罕遣兵士監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
粘罕怒囚于囹圄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
猶不忍殺之諭之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厲粘
罕即國兵下敲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口金人相謂曰
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
忠愍

寧死不降

李庭芝守維揚宋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郡獨陽不
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得遂與江都統收親
兵萬餘保泰州揚州陷泰州以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謂
李曰如何不降降後即還兩淮地面江曰彼給恩相也無
非一死何不為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後亦遇害千
戶取其首懸於開明橋近有自揚來者舊客將莊某云至
元丁丑年省官在設厅茶飯令人戲侮此事即嘔血而死

出戰遭虜

李震汴人宋靖康年間為一小校金人逼城震領所部三
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為所擒金人問為南
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家要亦問做什麼金人乃縋吊
於街市凌遲之震罵不絕口剥皮將盡但未剖腹尚有餘

氣亦大罵仰首向天而死

舉家自焚

尹穀字耕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諸生歲登
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荆湖間改官宰邑婦仍授徒德
祐乙亥除衡州守身吏及門潭已被兵李齊齋帶招入都
幕德祐丙子正月朔城降公積平生付身于庭其衣冠望
圍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使尹氏無後吾
愛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弟將安往願俱死舉家
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死為趙鬼

死為趙鬼

至元丁丑太和士人王士敏與針匠劉世超等聚兵入邑
後敗劉自經而死鬻齒血書于石云生為趙民死為趙鬼
赤心報國一死足矣王士敏入獄書一絕于裾云此行無
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為腥血染好收吾骨
首陽山竟死獄中

忠臣烈女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如發倅池州乙亥大元兵至與妻
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為忠臣之婦乎寧相從
地下趙公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斤春臺上曰君不
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有
二人拊其尸哭之曰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何以洗此
汗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死明日兵入城伯顏丞相
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衾棺殮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其
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趙

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秉彝好懿之天誰獨無是也

負御容死

宋靖康元年王真為宣撫司統制守大原大原守禦禦功為多及至城陷真引疲乏之真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真降真歎曰城陷士無歸志又且門阻天亡真也真起誓死違大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二十一人圍城九二日六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死大罵率諸酋抗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不拜金臣

宋張孝純守大原金人侵城孝純被執至金帥粘罕前遂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金國大臣某是宋國大臣置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至於此惟有一口耳何相窘拜耶竟不屈粘罕不能強囚歸雲中

石上釘櫬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大原有保正石靖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靖所敗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靖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靖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靖終不屈粘罕中其之徐謂靖曰爾若降我當命爾為官靖罵曰爾是漢人能死不降爾姓石石上釘櫬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奉使守節

宋太后章氏崩遣賀允中使金國報哀奉章后留遺物使比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金國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休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忝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待測而已

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

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比典籤者連呼曰元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吉甚乃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開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問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金鑪未只願身摩鼎鑪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勿也敢觀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遂除權待選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人倫門

孝行附

母子重見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一年鄉鄰曰趙安人宋咸淳中成建昌軍葉茂卿赴自營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逢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關入為一宿之託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樂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為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曉別安人以芝栢二十束為贈祝之曰回途千萬再過諸僕亦皆有餽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毀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途買匹段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閉步後園見供養盡真一軸問曰此為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為寇所殺想婦為寇所擄今不知在亡不覺淚如雨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某月日生身軀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失葉聞之付于心驚曰吾母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曰汝休說若為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必多殺人矣

後葉薄忝州首以斯事稟覆於太守守差都監葉仲二從席葉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于市并為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一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團聚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子取父歸

番陽張吉甫介方娘時父客蜀中及誼教歲尚未還張為兒時憤然有感常言候年長往蜀尋父歸也與彭尚書同學嘗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往蜀尋見其父父無歸意乃還省親復往蜀中往返者三哀告至再父不禁其言而歸鄉人嗟其孝或為感泣郭功甫有詩云昔曾蜀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方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

孝子執鞭方三還

子尋母歸

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遺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弃官發心刺血寫經以散於人誓尋見母至是得之於蜀中歡迎以歸時壽昌已年五十歲矣蘇東坡以詩賀之畧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羨白日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時錢子飛知求與軍奏乞加旌孝朝廷憐之加官

死孝死義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後潛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

果於一門事聞于官保明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赴水救母

蘇寧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往迎
逐偶泝湘江水暴迅舟橫欲覆公衣號不懼水漲赴水救
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
感神物護持方能至此

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温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群起遇人必殺
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
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為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
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守
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其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

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給已因發箭射之俱不中賊
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信
其孝遂釋之

割股行孝

葉二宏溪村民以補漏為業孝於母母疾割股以療傷血
汗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謂是瘡破疾未愈以
又鑿腦取髓遂置去及醒見頭上有些髓取和粥以進母
疾隨愈踰年出外訪親一夕夢母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二
步一拜歸家見母果登床失足醫治勿藥後母卒刻木為
像真之修頭隨高供養

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發穰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

利刀取腦調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
年至九十官為保申旌表門閭

剔肝行孝

新喻縣長宣里人羅裳事母至孝一日母感危疾藥石不
效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橫刀割間刺之深寸許
凝臍流血刃悉推卷取香燈灰傅血立止復誓曰有知母
疾不已當易是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間累夕即如平時

雷擊不孝

温之吳公口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
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陳五四者正在練店
內真魁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
人持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

五四頭巾穿破上頂上一竅穿透業登而

事姑不孝

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
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之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不
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董
金氏乃以麵裹糞為餅餽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
遂留以待兒歸李生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
奔走尋蹤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奔入闕王廟中李生入
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親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
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
為狗矣數日而卒昔有婦人向李有子出外經商累年
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婦每飯則兩炊姑飯以參婦自

白飯李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於麥飯亦不進食李曰此我
而不敢言一曰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至門乞
李曰我自不能飽安有捨施僧指厨中白飯李曰此我
婦七嫂自喫底我不敢以施人恐婦必辱罵我我但有早
食麥飯尚有一合留僧午飽即用即取去僧未答問七嫂
外歸見僧乞飯大怒曰汝與我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
下婦繞掖之僧忽不見袈裟着身變為牛皮牢不可脫曾
問先生牛毛一片漸變身體頭面亟報其父母至則全身
化為牛矣

勃逆不孝

蜀洋州村落間有姓汪者嘗勃逆其父母人諷之官罪之
皆不悛一日病甚近有威烈廟神夢之云汝可來吾祠下
燒香許祭即愈勃逆之人扶簾而去方跪拜間神坐下忽
有一大蛇出紅冠黑質長一丈餘絞其身仍以頭對其面
而舐之其人遂拜告于神誓死不敢無狀蛇方逡巡脫去
自後痛改為孝子不孝為神所譴其具間可畏也

養禽不孝

松陽縣有少年子龍養金鳳且善鬪可直宋官會數百券
忽出外數日飲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
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撻
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責之子怒極曰老狗
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
洗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壁開楓樹真其
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

尸於樹木之抄

夫 貞烈賢妻

陸氏再嫁

鄭朝議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母得
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為此不祥
語吾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陸對父母復申言之
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携嫁資改適曹工曹曹一日致試
他郡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伴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
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
以相權博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
棄我之田疇擄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
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於上
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汗未幾果卒

去妻後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極高其妻則其有人情甚似吳
江洽世路真如蜀道難之句誠實揚少監奇之一日婦翁
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豐之聽其去作一小筭子小詞
在其篋中後和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嬌妻女說情人也自
愁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然而歸
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也

薄妻前錄

史堂微時已娶及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妻
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緣已
九數載史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

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街爾故壽祿則盡踰年也果黜官歸家飲氣而死

負約求娶

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首為其行錢張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邑謂母曰其欲娶之為妻解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為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後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作具棺以殮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頭可以殮葬孫知其言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作曰

我何在此作作會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理於此今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作作妻婦人常有往張家會問之意忽朝起劉太后上郡拈作作扶護殮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鬼遂用杖鞭撻至死作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棄妻折福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糶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如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糶隨以僕從俾如京師主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靈我云

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心思我何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今無功名矣士人到自回尚觀店主待之如前乃與且不約之術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中榜可知一念纏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預夢得夫

楊六建之松溪人家富嘉定戊辰首得一女既長於未嫁數年前一夕夢與一官人懸坐樓上未幾女子登樓對坐官人窗外折桂花兩枝簪一婦人怒即下樓但見廳堂之間幕帟粲然當中一大牌字驚喜而寤晨與告之父子喜為吉夢他日必招嘉熙戊戌楊氏年二十一時有趙時奇登第方二十闕而歸偶松溪有販鹽頭王十二客與楊宅言趙事楊家一見早帖上有奇字暗與夢合慨然許諾姻館于小樓之室皆以為為夢應趙之官累任與俱者淳祐癸卯楊氏疾革扶蒲回王商議果宅姻始兩女同坐一女先去者楊氏一女繼之者葉氏終前定之數數

湖海新聞史暨續志卷之三

人事門

廉退可嘉

宋孝宗朝朱文公時召命乞休致願一次果克家秦不交

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者莫若不起執政俱稱之上曰生全其
今以疾辭然安於靜退可嘉特與以合入官主益區信
州崇道觀

琴鶴自隨

趙清獻公以清無服一世平生善會琴一張鶴與琴共

一所向與之俱若琴師成都蜀鳳素後公留車就道以琴
獨自隨蜀人李其政的言善其公嘗以香琴之所當
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嘗者不敢為也元豐間應
事守越再移蜀公將去長過州州漢漢前已故鶴至豆所
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謂前以及馬入蜀所堆將
琴鶴賺者固如琴琴公之誠自謂以言馬琴曰既知
歸去龜放長淮不辱來自見其誠也

魏五不受玉

趙德老為四川總領是時知興元兼茂州帥德老自守法廉
四路之苞直鐵毫不納特以給老知德老喜甚厚
求一硯副以玉帶擇一物為獻將中候
德老視事自庭然對眾發誓非以硯帶上德老知其意以

嘗說因起取帶繫之匣在右且贈徐純實案上復令小吏
入取所自用筆墨束就匣上試之作一詩字徐令以硯帶
還軍吏更下拜不沐謂軍時少保軍令狀以為非是賄
賂可以為獻若總領不受軍人難以清書祈懇之切至於
泣下德老呼而前曰但歸少保以將帶數等將硯寫
字了去與眾人見之入之愛物不過如此少頃來請回書
軍吏無以為說竟歸而歸

辭金不受金

蓋州副府君初為福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
公心爾及去官自責低公於建州拜神告曰有好香
即為長者善發而現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古
私也其敢以公事受君之私乎堅卻不受其人感泣拜
而去時人甚感之

得金象限

古語云制置兼樞密帶領鄉人俞路公與入蜀之胡
徐知成歸府路安撫使在嘉定府鎮守十餘年未嘗
於民民皆感之甲寅秋大閱相揮撥發官同諸軍修示
馬務要平正不許有一毫私相觸諸軍日久用工十餘
方畢徐發官後請安撫點着俞到教場中下馬步行以
之以忽有一石觸靴底幾至遺跌怒甚令隨行取石看
四方如銅塊碎銀碎之則索也金也將秤等之重二十
四兩今銀底作二公負錢幾空空拜曰軍軍修平數
不得見獨與見之共天賜中不敢私有敢以一分

慶觀一分施九頂寺一分揚軍惟神明鑒之嗚呼此

安分足之也

孟琪字璞玉號無菴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
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游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
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
袖中客退以所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歸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
愛游戲忙裏放蕩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
基大朴菴之梁太始庵之柱太極菴之材兩儀菴之戶三
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庵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
之牆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黃明月為伴侶萬古共如常

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壘光臨終
又領云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踴倒玉皇命夜半紅日
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世如此長宜尋常武夫所能信乎
善處富貴之際矣

陳恭公執中

陳恭公執中以備尉寺丞知梧州驛迎上疏乞立儲貳直
宗嘉其敢言明日臨朝詢其跡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
右正言後公參知政事出守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
往獻老人星圖為壽獨一妖獻范蠡五湖圖曰賢哉
陶朱霸越平吳名遠身必扁舟五湖恭公即日累表求退
遂以司徒致仕

寶

精靈應世

宋皇兄趙八大王判吉州每日餐鴨如虎飽而午睡夢在
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十打覺即喚院子來問應云偶在
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絲未免
用釣竿擊之趙方悞身是此物。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
王佐任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供云
是夜五更見大蜈蚣出於鼓上委不敢近前此時王守正
夢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又王謙太守每夏月燥
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其寵竊窺之見一大白
龜翻身躍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尼子出與人言貴人必
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韓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一附候賀朔忽於那
柱一見一虎踰屋而息動動然驚駭走出不敢言已
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識之其姓名為韓
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也必至榮達
母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下夜盡韓深相結納賀以
金帛約為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封兩國夫
人矣

輪對治恩

宋淳熙年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其事及
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嘗宗不覺亦淚下寺
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免冠及蜈蚣虫在頂鬚之頂日
腐矣蓋其淚下實為頂鬚孝宗以為忠明日御批除

何郎頂齋數月方愈

風子丞相

大全鎮江府金壇人少出為其寺行者不律長老捷以
其歸歸各伽藍竟其而神托夢主僧哀祈前洗僧呼其
刑責令帶式神復來謝以故主僧加敬待以客禮久之還
處潘宅館照捧鄉書既第愈驕傲人以丁風子目之後
工拜相寶祐年間事也童槐矩堂與丁氣味不合重入相
在臺劾之差數十人各持木棍夜半扣府門才出連入
轎急擡到大理寺前放轎欲以此恐之須臾仍出北關
外撒轎于地發喊而散矩堂徐步入接待寺於是去國
即此舉措非風而何續事入相全臺論列三學叩閣舉民
誦有恨無漢劔斬丁公之語於是罷相南行嘗語人曰自

能談命我不入臺則已入臺則過府過府即正拜中間須
南行一遭而後再秉鈞軸始料固得終為挺月之歸其能
預知乎

援例民謠

丞相史嵩之嘗國正懷持祿領位之心而適憂去欲以起
復要君遲遲吾行正有所待耳昨馬光祖為淮總許堪為
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重寄不欲驟更數易遂有起復
之命往往史欲援例而三學扣閣有民謠十字詩曰光祖
為總領許堪為統制丞相要起復援例纒纒萬言莫不切
至玉音有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矣

見龍富貴

宋事熙熙開鄭損帥蜀尋常四川錢糧未辦借資於富家候

朝廷科至即舉選鄭制置與富人王琪借錢糧就請赴筵
飯二公坐于法使廳見天井水內有一小龍戲躍片時存
雲自天而下之乘之而去二公只相顧默然因詢問左右皆
無見者自是富貴之人與尋常異也

威振金虜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為淮關威望表傑金人相戒不敢
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
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豁湯伏事底窺見一
巨蛇蟠于榻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申舉當
吏軍人自必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
故皆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
隨侍在淮北以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家
南仲後為淮東制帥後拜樞密使以暴年在淮不曾持服
身祐辛丑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不拜深得明哲
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
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

周邵題選

永榜服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
答京墨甚佳擬木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
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為
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
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
遂得邵澤欲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元群臣賀曰喜
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人事門

貴賤分定

宋仁宗嘗御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乃問之對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辨帝默識其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勢推恩絀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有命甲携一繼往无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恠問乃言是乙至道足跌傷甚不能行甲遂先到由是言窮通予奪九關天人力不容加也

加官分定

宋景大知輪對年六十餘玉音問其出仕履歷冷其老特旨免朝明日特除尚書其官當謝恩適病破腹頃刻如廁數而遂用油縮作一袋繫于臂後適舞蹈之時油袋墜毀上朝臣怪駭莫知何物孝宗命取觀之臭穢可惡大怒其官當伏待罪臺官繳劾押出國門

領幸分定

華宗嘗學聲伯應鄉幸前兩場冠衆作獨策場不見卷監試學文以其前兩場可采决无不終場之理行下根索及得人吏勘斷必欲得之時吏卒多將試卷供爨及故投奔根索既嚴進行尋索果有一卷閣在古井中草壤之上取

自觀之字號正同遂為首首豈非功者有分神物護持歟所以特科出官終建之松溪王李

館俸前定

南城劉某林夢材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无妄想何以至此未幾戲尋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死然夢中凡十年登戊戌第而去

風水前定

羅居士諫之得地一穴以葬母開墳自卧于中夢一人來言此非君家地乃義城黃籍人受用葬一年生灾遂問云後有東向劉來覓其地羅問其葬誰曰葬母母是何人曰義城黃氏也予以予之後出一神童意祖壽祖官至

飲啄前定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享京序与陳魁峯相厚善一日辭歸求朱魁峯書為介紹謂建漕即齋陳防恐意謂當路書及必可規求權苟歸次衢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即應遂深存士官數輩觀冠博帶翔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椀飯進与繆下視之則與殊飯也食未及半進飯者接奪之夢竟下之於神果神所賜夢也初未測其意及來富沙投書於節齋節齋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為堂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為養廉之助繆遂以漕向來參事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去畢繆之母

計其真也一飯未竟即以憂去信知人之飲噉莫非前
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二賢之祠云

飲饌前定

李示回者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曰五能先知人飲饌臨
正上謂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彼得何物喫客撫掌
曰入奇當與公各飲一盃葱椒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飲喫
李亦未信翌日同見令喜曰二賢德寒且凍暖兩杯酒來
仍有葱椒良久臺盤至又以大碗盛餛飩至曰此是五般
餛飩二客食盡忽報物使到舊例合迎令鞭馬而去客出
而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二客大笑途竟不得飲喫異哉
飲食有定分也

生靈定

陳仲舉微時黃申家申婦產有扣門者聞應云
門表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
之曰生男或女答曰生男名何奴當十五歲為人作屋落
地死仲舉嘿記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何
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曹攬前定

長春真人嘗往長真觀忽值大兵北還路逢一貴胥乃素
相識者禮拜真人曰夫人被擄欲整家資贖令出家真人
恍然不可其事正議問兵去已遠不可贖矣他日貴胥復
來參問且詢不可之意真人曰夫人與昨擄之主入有三
年伯債今既相逢乃前緣也倘堅欲贖則此緣未絕無有
了期三年後却還來此出家後三年果放還得替裳出家

誰觀參見真人曰吾前言是否汝從來好善故得進入
門貴胥方信其言拜謝而去

修廟前定

鄭毅夫知荆南府有城隍廟宇頽弊諭市民曰廟宇頽毀
汝曹須率金修之獨一豪家陳務成曰願獨修不願率金
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有大錢關一板于中字在其內宛
然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二日建其
旁題曰遇陳則修乃以緹巾襲之獻之府公奇之特命刻
其事於梁之脇

得銀分定

宋嘉熙庚子趙知縣崇道任建寧府推官大參徐清叟欲
易推衙以廣其若趙為申府得請拆除之日徐參親臨監
視乃於廳前花砌上掘得一大甕得白金式百餘錠先是
趙推於彼處常見有物如白衣覆地細視亦無所見後為
徐公所得豈非留以待之皆分定也

奔銀復得

梅浮季稍與人駕舟入括至中途泊岸登廁值有人遺下
一青囊有銀子在內遂取入舟以俟尋者未幾見一人倉
皇而至尋取元物不見大呼數聲解條欲縊於則季急登
岸詢之答曰某本縣解子也解銀入州今既去失噓有死
耳幸諸其他有何物曰無他物止有銀子若干季悉還之
解子感激即欲分與數兩到州折閱不過受杖豈不勝於
一死季堅不領回船到大金灘閉忽纜斷入水中但覺
脚下有物如瓦相擊聲探而取之乃銀也亦如前所檢之

歸家求田問舍遂成大富

失物復還

建炎中宋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為扇
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沉扇于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
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手執一扇墜玉孩兒上執視乃向
年四明所沉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答曰臣於清河坊鋪
家買至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謂於每日提籃者
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厨娘繼又
問之厨娘答云破黃花魚重十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
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義授厨
娘仍告封孺人

財各有主

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又
侯消吉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一日婢知主意乘間
奪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
邊亮離君過彼觀咳唾數聲侯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
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確少憩其下偶咳唾數聲疑阮至
拋下黃白一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阮聞
此語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
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
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牙者
常以此事譜之張子恃財勢往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牙
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自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
子歸自門首見一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桓一時驚仆及

此人又復貧乏

前生福分

宋大文 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仙
出遇用 赴任在途遇生日值遇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
中人詰 喚麻粉齋來聞鄰居有一嫗哭泣之聲其哀葉因
而此語 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住墳庵
齋佛治 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
令嗣何 年天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簿所生之日也
老嫗曰 吾兒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葉問尚有
詩卷及 葉希曾遺篋示之其文葉即葉之請李及第程文
一本字 差姓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信乎今生
之福乃 前生之福也

大器晚成

李德元 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
登第不 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
十八歲 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三歲大器晚成斯言
大哉

俗語題

宋大文 生每閑坐時以羅破為戲有採俗語作舍試題云
湖女鮑 莫嬌他平日為人吃說擊鳥龜猶自可度婆似那
此早晨 起來七般事油鹽醬醋姜椒茶冬要絞羅夏要紗
君不見 湖州張八行賣了良田十萬頃而今却去釣蝦蟆

兩片皆翠才亦遮破云有也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美
美好也者其費重當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
破乞也 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皆可觀

微人做屋

宋丞相 崔與之請 射波理宗朝入相歸蜀建造府第極其
壯麗 有豪商姓李亦從而做之就情崔府造屋匠人一
依崔府 繩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
門借觀 李商大喜暨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与某人堅
此居好 則好矣但少兩枝梁匠人云此一依相府規模不
知少兩 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不酌
量高 士大夫以資談笑蓋崔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
商何人 乃僭侈若此宜乎取少兩梁之譏

煩惱自取

韓休重 用兵既敗鬚髮俱白困憊莫知所為一日上賜休
賈宴者 伶人為戲一人曰樊遲一人曰樊噲旁又有一人
曰樊遲 又設一人揖問遲曰誰與汝取名對以夫子所取
則拜少 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取名汝對
曰是真 祖所命則拜曰真汝家之名將也又揖問曰誰名
取樊噲 自取又因耶倪耶某致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卓
上命一 人移卓忽生菱墮地碎其一人云苦一壞了許
多生菜 只因移果卓

俳優戲言

宋端平 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
亦未 或有設施而罷杭州愛人裝一儒生手持鶴別一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
鶴也因頗善飲然飲酒其人大嚼其吸靡有子遺忽頓仆
于地群戲人拽之不動一人乃排其頰罵曰詭甚中庸
大孝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不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
使其之戲侮真魏一公京尹悉以優人黥之史彌遠為
相時士夫多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
木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
遠却來鑽你堅可知道鑽不入事達史公聽悉黥之

戲謔致爭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者會戲以聶字嘲之曰
近貴全為聶攀龍即是聶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聶崇義
亦捷於戲謔乃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
畜二心又東也與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
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橫謝暉亦以名相嘲云无才終入廣
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擗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
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冒稱帝姬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
稱為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兒良是
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擲
履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
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資粧一萬
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

矣始知其詐執付認獄乃一女巫也嘗過一宮婢謂之曰
子兒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
給賜資計十七萬九千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假母欺騙

京定年間有一少年謀為騙人之策忽在野外見一乞嫗
趨而拜拜曰爾吾母也吾為爾子尋十餘年方得母喜甚
衣之以華衣嫗恠之然自思為乞丐一日得此過望一少
年事之極至復買一麗婢供使令之職雀人界過新途賃
各館以居所携籠登凡五六擊告之人曰吾兄弟早年失
也連年馮經告佛求之四方今始得之天也於是朝夕竭
力為甘旨之奉眾皆稱美之新途富室皮家每歎曰此二
人真孝也二人與皮往來稍密一日告之曰吾欲假君之

皮以奉吾母吾將商于真楊求什一之利以活生皮欣然
從之仍為假貸三百緡贖贖物而去皮見其有母與龍
慶留其家幸以與之二人者以其母托皮丁寧之至約半
年歸及歸財利數倍隨以三百緡本息酬皮皮喜又留半
年復與皮氏及諸有力者借二千緡再聚其其續於經
商且每日相與之情真如其數借之忽一去年餘不歸並
無音信眾始有疑心遂告之官欲發其籠篋所寄之物官
詰嫗嫗曰吾丐者也非其母也解后野外強我使來婢曰
彼買我者也實不知彼為何人將其籠篋開視之並皆磚
石官無所加罪眾但懊恨而已

假女取財

則慶已未趙制幹有一厨娘乃男子主千一也蓋幼時父

將男女形
孝女工飲
不知是男
子與之共
寢俱為所
淫事彰責
還父母後
轉往
與東門趙
不從又一
厨娘累次
而知之飲
軒斷罪斬
首并市父
母牙保俱
配籍焉

假道取財

宋端平年
間有道人
談相到吉
州值夏胡
帥家胡告
云
其有弟叔
陽平生作
某事不善
某事不善
如見幸警
勸之
道人到叔
陽家拜左
右歷一言
其平生不
善勸以迂
過叔

陽大敬信
出其愛女
令相道人
曰是鬼婆
亦宜修善
時
叔陽腰以
大條道人
負之即与
不吝明日
復返之云
道人
以此謾戲
耳踰日又
覓叔陽身
上道服復
与之明日
又
以返云道
人只是試
公之心豈
當於此又
數日鬼其
女所
替皆金器
道人萌意
欲求之女
見其前次
累累還悉
拔
以遺道人
遂去不復
來矣人皆
切笑叔陽
信之愈篤
叔陽
二子夜題
詩于厅壁
云知君色
慾未能除
好把精神
契太
初從今發
誓休貪慾
我保教君
入大虛奉
崇香火若
君誰
莫把經文
作戲看兒
女捨休都
管及明春
速入武當
山後
書云無昌
老書蓋言
呂洞賓也
叔陽大喜
即分付家
事遣
妻為尼包
巾被納出
郡打道為
僧往武當
山後而次
比其則
芝号曰元
命真人時
道梗未遂
行一子偶
開牆幼

詩之故叔陽大悔遂痛仍以尼掃為妻

詭道劫財

王居安秀才以古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至彼於靜中使人迎醫二乃至航既見欣然為治藥餌且日請以五日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後以藥餌潤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雜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請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年及許以裝所有為酬方有治瘵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者...

下之中今之醫者急於吉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為穴...

趙范字仲帥淮東趙葵字南仲帥淮西皆殘金將裝之國中深者間當國者謀動干戈却未言之人二趙亦私有意謀全才劉子澄為幕官去聞之一日淮西關遠全詣廟堂靈聖因曰趙間以中原可投欲議恢復事太休重須公命彼兄弟當盡力而趙突未嘗使之言也廟堂額之而已及歸又謂一趙曰廟堂似有恢復之意然雖遂然出命欲從二關建議然後見之施行一趙不知其雅意何敢不從遂再令入國門計稟用與之事大既此自全劉自提公為之上乃下詔決日建...

數十年軍裝糧食舟師士馬席卷以比涉無人之境其復東京某日復南京某日復西京皆空城也紅旗露宿夜至聖大廟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表賀降赦三京喜甚獵獵何嘗一戰哉軍至具珠河二流如綫二趙麾軍徒步而涉至半河忽見山上二紅旗出填之河水暴至北軍奄斃方乘水鼓譟諸軍駭汗奔走滄死踐死走死飢渴死者十之七八軍裝器械委棄如山一日一夜馳數百里至淮河二趙僅二得渡范壁馬北兵長鈎度之突双刀躍馬斷其鈎柄乃免中外震驚北騎充斥朝廷之策割海泗唐鄧四州以求解京西一帶并失之二趙全劉責降有差甚章曰誤二趙者全子才也誤全者劉子澄也

判官為嗣

建之浦城李是韓家富而子一日夫妻謁城隍求子夜夢有黃衣人曰大王為汝余都縣主簿妻因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名夢祥初任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謁余都城隍有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狀貌一類主簿曰本官不必為容此判官絕是相類呼廟祝問之曰左右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主簿果是相肖詢其類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主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同遂再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禪僧托生

建寧府建陽縣何源庵一禪僧各宗元与周二解者厚善後一日元公辭周曰吾以旬日入寂敢以身後事為公...

鮮去數日周忽夢元公遇其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家宅居住如何周諾其請語罷元公既醒周之子舍房內夢寤則庵中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誣一男周知其為元公也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纔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率易名疇老再發一卒因知前身禪僧之事自諱其名只用疇老為名字曰天錫宋咸淳中成宗元該免解到省以宗元名登進士第○庠陵王朝奉與無為院僧祖琳善一夕朝奉假寐于厅次夢見琳入室大怒遂寤適內人坐葦末幾生一男子亟遣人詣無為請琳師則生子時分坐化矣琳左指小缺其孩亦然長命曰琳年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科官至知州

願生為子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荆公祠堂心慕荆公子孫富貴乃構曰公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為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荆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下福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屋中妻子家貧若一日身死必大利害乞緩其死荆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爾可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下家寵忽生一子幼而伶俐能言嘗語父蔡下曰我是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帶歸故居少慰妻孥下異其事及長携之過常州無錫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事其詳至次日忽如昏醉及醒則前生之事不復記矣後果顯貴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治道門

李長脚

宋寶祐甲辰間眉山楊仲謹守郴州時宜章縣境內有兩李長脚一李為爐力富厚一李為挑販貧困富李殺人全家逃於海外李執貧李歸鍊成獄事上州十年不決將錄問之知錄師在輿以此獄為疑立言於揚守之前守取案牘繙閱旬餘以林香字子景星觀蘇仙欲得此獄之直忽讀李之供狀以三月念七日販鹽離韶州四月二日殺

人守疑曰柳之去韶七百里遠安有負販重滯之人三四日之內行七百里之遠而殺人乎可疑者此即以此語知錄知錄云在輿當微服親詣其境察之於是使諸寨軍及左右十餘人皆變服為販賣者知錄則自作葦下山人同往境內宿焉次日忽坐一小店店嫗問山人何來曰自州嫗曰州府殺李長脚曾見否曰見之矣嫗曰可惜此是化死人問何為嫗曰救人者此間爐力李長脚其家極富逃外七年方歸今之三年居家矣去此二里許山人遂即其家訪之李欣然一出問命頃之販者十餘人至紐李曰有文追汝山人曰我是知錄汝殺人盡就縛一物而獄成守釋貧李在獄者凡九人往拜太守曰侍即再生父母後太守令謝知錄錄曰此太守之賜皆為形鵠面揚守之

是以錢米使歸提刑吳諤欲奏楊守平反之

不與皇親

山楊長標 沛縣人 政事精明 一清如水 福有強宗

未納官賦 東山 其家治徵其人 不得已而出

同過府治 監及 吏呈案大判 天子

李臣爾犯天 行天子刑其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一錢何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自庫中出視其 勢然曰一錢何

春亦安知其真偽萬一將此做名死罪豈不貽

君得其真名則外寇必知其人所為矣史太

揚入大理問穆春曰此間誰人識汝汝識我

到臨安否曰初在楊家府前見一陀頭手執拍板

金剛經教化我疑是楚州穆主人遂直前問曰穆

為在此曰我一家都被李全軍馬蹂踐而今別無

死出化羞見汝面矣遂再三邀致於家待之以酒

之十措穆春曰我為道人隨分教化不受強之

猶放火之事其實不知之丞相令人引入大理獄

就窰子下放出穆春閉行使李窺於窰內李曰是

李歸後將穆春付法外穆春臨死曰事亦儻矣李

亦死焉

用計救火

董矩堂帥湖南潭州火發諸軍拱手伺候矩堂中

軍騎橫每遇火起居民不敢上屋撲救必須軍而

軍又候王帥唱賞增之又增然後着力蓋火不熾

以大其功也其時矩堂良方出皂袍結巾豎百

旁鳴榔唱聽約東云火到聚星門先斬蘇統制

股栗竭力撲滅火遂息

吳履齋入相南心街火發眾人擁併觀者如堵

云應在街市看火者如斬於是觀者倉皇皆走

否則被火之家搬挈箱篋得無慘雜

甲戌冬度宗梓宮過江其日潮不到御龍舟不得至
用渡船載過時買似道以都城擾擾不及護送未幾
巷火發貫馳馬入城約東云並不許軍民激水踰時
鳴榔唱云奉鈞旨令衆人激水救所携水凡數千桶
俱發火即滅蓋水多足以勝火也

模鐘辨盜

陳襄述古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焉盜
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所置後
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
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其肅祭訖以惟惟之乃
使人以墨塗鐘良又引囚逐一摸之出乃驗其手皆墨
惟一囚無墨訊定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拯救飢民

辛酉大飢馬裕齋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且辭以
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於客次榮主不得已見焉
厲聲云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大王
以此時收入心乎王辭以廉虛焉馬探懷出片紙曰其
幾十萬某莊幾十方王辭塞遂許二十方石馬而令都
領鈞批交米活飢民甚眾

除毀淫祀

石壁胡穎湘人平生為官有威望每見淫祠即毀之曾
監司時題桃符云神愁鬼哭三千里吏肅民安千方家一
震悚咸厚丙寅除廣東經略到廣州見一寺佛腹一竅

有巨蛇藏於內時出身人祭祀人爭神之俗此跡顯
造錢動計二三千緡石壁到任即差軍五十人碎其佛
死巨蛇以墜江引噴僧變蛇故事作一判痛決遠配茲
籍其錢以歸官眾疑頓息

收養公川

趙節齋再出尹吳門自廢具卒於城外創牧養局選老校
退卒主之牛羊犬豕雞鵝鴨無不畜養遇公宴及時祭悉
取諸其中一毫不以擾民此可為作郡法

追攝江神

宋嘉祐年間蔡端明襄赴泉州太守任隨從迂吏百餘人
過洛陽渡舟覆人溺蔡開藩之始首差承局追攝江神承
局不往斬之再差第二人辭不能往又責之刑改差第三

人其人思之與其不去而身首異處孰若自溺于江於是

領命歸別妻子具酒設禱于江而後投江江水裂開直
到神所具述追攝之事神語之曰汝先回約三更後自來
稟過承局辭歸以神語回覆知州至中夜端明屏屏左右
明燭朝坐以俟至期烈風一陣果見江神來前判官抱簿
隨後祭語之曰汝為江神不能守職使一舟之人及非魚
腹汝之罪也神令判官檢簿載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名
計若干各當同時死水逐一對名目與已溺死之人名
目無少差神又曰九淵千水死者皆水府註定非神不職
而致死於非命言訖而退後蔡守遂化州民累址于淵
水為四十八道梁梁以行其長二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
皆石板為之各洛陽橋有陳君華詩錄之末聯云綠荷已

者旋即跌放看詳案卷直至夜分不數日因圖皆空其
政事雷厲風飛官吏莫不震悚真所謂動搖山嶽洗冤澤
物也

執符追虎

張侍郎守鄆境多虎害人公公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更
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乃口嚼符隨
吏而來傾城閉戶登屋升木望虎蹲伏公叱虎曰汝異類
敢食吾旅呼吏治罪案成命如法治之戒三日出境不然
盡殺之虎乃去死於其所化為石虎



斷過僧獄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

於門外巾箱中許之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
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
明日必執我因夜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古井
中則婦人正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得之執
以詣縣掠治僧自証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
殺之投井中暮夜不竟失足亦墜其中獄成解府府皆不
以為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問數次乃以實對公因密
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
嫗歎息曰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捕獲之案問
具服一府咸以為神

詳刑釋非

某庚為浙西憲日... 遊處女以疾在家... 法偽憲司吏過其鄉且曰囚已行刑婦曰冤哉是日... 出遊女在家但見... 得其精歸告憲使... 得免

盲者殺人

海祐年... 眉州師謙夫為雅州司理時市上有王先生... 盲遊街等命夜投店舍伯泊與角妓張三娘為鄰每見三
娘有宿客王先生不敢問三娘無宿客王先生必與之鄰
房接語以為常事一早喚三娘不声王先生推門入房中

以手抹床推三... 不動兩手皆血方知為死矣遂驚亟扶
登而出去天... 人來見三娘死在床上壁上有血
染手跡遂... 官王不... 楚... 伏但無刀爾司
理師謙夫曰... 者能殺人乎此必被街上游手之
徒殺之此人... 註誤於是將王先生藏匿他處申
州以為獄中病死餘人召保仍差兩巡四處密捕有李小
五者見獄解欣然以為無事將三娘之銀梳於坊中
人... 得忍為市... 所擒解州州送司... 方... 李小
因謀騙銀劍衣着等遂至殺死刀... 而小五無...
諱矣申憲司小五弃市

弟殺兄

光祖為浙西憲... 弟殺兄

一子既喪其一今此子又將償命... 無子... 若... 言曰... 凶狼不... 我若常殺其弟... 又懷刃以往弟不... 勝忿... 似接刃殺... 未減母如其... 官吏... 受... 賂... 獄... 其馬... 案判曰... 刃與懷刃... 異教... 人... 不... 竟... 極典

僕殺主

劉朔齊... 震孫知... 權提刑... 有... 參政... 一... 梁... 閣... 羅... 辛... 楊... 保... 并... 侍... 婢... 二人... 自... 臨... 安... 羅... 辛... 楊... 保... 以... 狀... 寧... 府... 泊... 於... 村... 岸... 架... 閣... 被... 殺... 身... 死... 稍... 工... 逃... 竄... 羅... 辛... 楊... 保... 以... 狀... 經... 縣... 至... 州... 至... 提... 刑... 司... 送... 司... 理... 院... 勘... 問... 一... 婢... 之... 隨... 行... 者... 亦... 獄... 衆... 皆... 指... 言... 指... 人... 殺... 之... 而... 走... 司... 理... 李... 友... 二... 結... 案... 申... 朝... 齊... 終... 以... 為... 疑... 且... 云... 婢... 僅... 數... 人... 在... 舟... 中... 豈... 敢... 指... 人... 能... 為... 此... 事... 不... 劫... 其... 財... 殺... 之... 益... 於... 是... 今... 司... 理... 院... 將... 二... 僕... 二... 婢... 分... 勘... 遭... 鞠... 問... 方... 供... 云... 徐... 梁... 閣... 令... 羅... 辛... 管... 解... 庫... 查... 勘... 因... 行... 侵... 用... 架... 閣... 口... 稱... 我... 歸... 斷... 與... 你... 打... 等... 羅... 辛... 遂... 與... 楊... 保... 商... 議... 殺... 之... 與... 羅... 辛... 人... 錢... 令... 逃... 走... 羅... 辛... 之... 鮮... 竟... 羅... 辛... 案... 圖... 申... 提... 刑... 司... 理... 院... 法... 外... 同... 羅... 辛... 羅... 辛... 狀... 奏... 圖... 官... 一... 郡... 之... 人...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前集

原缺

冷水瀝下以藥行爲度病人初服腹若雷鳴下汁數升

鮮挑生藥

興化人陳可大知肇慶府助下忽腫起如生癰瘡狀頃
間其大如碗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菜豆細
試若香甜則是已而果然乃搥以升麻爲細末取冷熟
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
消縮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後無事○雷州民康姓
爲巫巫林公祭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揚一者善醫與康
之才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
尾蕭翅悉皆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揚生今日
疾證用藥其畧云九製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意
腹稍痛明日漸加撻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置

下則腹痛積以疫瘁此其候也在其上則取之其
茶一既投騰碧半錢於中候碧化及通口呷服良
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甚則瀉之以米飲下
二錢毒即瀉下乃擇人參白朮各半兩碾末同無
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溫服之口
日乃止然後飲酒如其故

積穢成疾

陳俞字信仲臨川人豪傑士也下第歸謁伯姊值
疫閉門卻生人人亦無入其門者俞訪其姊謂曰九
所起本以蒸鬱薰染而成安可復加閉塞即爲打開門
洒掃房室疎通溝渠取在家所帶蘇合香元數十丸煎
大鍋先飲一盃後請其姊一家繼飲翼日全家疾病頓

醫救六絕

昔有葛醫生入山採藥遇一白衣人問之曰汝非葛醫生
否我半夏之精汝遇人有六絕之病但用我作末水圓
令乾搗入鼻中即生矣葛拜而請問乃曰六絕病者一曰
自縊死氣已絕其屍則除不能生矣二曰墮壁
屋崩墜死氣已絕三曰溺水死氣已絕四曰墮井
墮井死氣已絕五曰產乳死氣已絕六曰無
病卒死能救治之又云此南岳魏夫人方出外臺必帶

昔有公瑾患難在喉數日痛腫飲食不下才召到醫官言
須鍼刀開方得潰散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痛逼水
穀不入忽草澤醫刀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上
在吳時便潰公主喜遂令召之方兩次遂潰出膿血
竟斃兩日瘡無事令供其方醫云乃以鍼繫筆心
畫破潰散耳別無方言醫者意也以意取効尔

蘭夷堅續志卷之六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七

藝術門

謝后異相

天台謝丞相深甫長子渠伯官止倅車適室女三妾毛氏女一此女以母賤衆稍陵之當春遊闔府以往毛氏女殿後有相士過語人曰向後一位鈞眷當至大貴非丞相未人則狀元夫人衆皆笑之相者云更恐以上配皇后耳自是每戲必曰打皇后云渠伯早世家道陵夷毛氏女至配刀已足不加束且幼而病疹白點貫瞳面多黑壓理宗登

極未正中宮揚太后以謝相當年有援已力取女於謝以報之時渠伯諸女先已配士族惟毛氏女存渠伯租之稍薄族於謀以決進退相之子擲伯與渠伯諸子言今姑之行須鬻產爲費他時不過一老官婢耳不若留遺業以自資可無往客有范糾叔者獨贊其行曰入宮不失作人家即蒙澤矣於是盡貨其資以祇召命舟過會稽勿端病疹及京旋愈面靨以蛻瑩白如玉首謁史相史善風即拜曰真天下母獨以賈腫之白爲疑忽一道人過門白言善醫目召之用新筆染藥白隨筆落道人忽不見消日與賈妃同入揚太后召見賜坐謝遽坐賈珍持掖衣作進席狀歷言其父涉湘城戰守之功謝默然太后顧云謝相當朝作何好事謝云先丞相不用兵殺一人賈猶二

云不已太后云孩兒門不得恁地口多已而賜食謝頓食無餘賈珍持節背竟不食太后云食者自飽不食者自餓翼日進見並拜美人又成數日册美人謝氏爲皇后嬪富貴朱紫盈門繼之垂廉聽政與國相終始殆非偶然也糾叔後由是補官以及其子毛氏封兩國夫人建功德著西湖上太后臨朝之先寺產靈芝焉擲仙子孫同享富渠伯位視之終不無遺憾云

趙方異相

趙方字方仁長沙人少業儒館于岳富人胡氏奇形古眼有大小有相者爲其贊曰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觀天地小者視四表貧困不遇一日解館歸就鄉舉翁謂姬曰生雖貧貴人也吾女方擇婿盍歸之姬大乳翁再三盛陪

姬不得已厚其資裝妻之其年領舉次年第歷官邊郡名振華夏後除京湖制帥終龍圖閣學士贈端明謚忠肅

相知壽數

開慶己未衢信間道傍一老嫗開小店酒以謀活常淚眼不乾一日有道人登門扇上書說相兩字且問老嫗云尋常經過見婆婆悶而泣何耶老嫗曰我有子十七歲聰明讀書相士曾謂其天折所以如此道人曰汝子安在老嫗曰在近鄰書院客促歸以求相醫歸道人見其果有天相又曰貧道求一宿與令以同房明日方定壽大喫酒飯即睡聞其子皆無出入氣乃知是龜息尋常龜息不以鼻鼻而以耳次日起方賀老嫗曰令似壽長而有功名後三四年間果登科官至縣令人言相形不若相心又不知也

相法

登第氣色

學生陳道全乙且當赴省前期有潮州林一舍為其親請代筆先納銀二定日行御街上二道人隨之官曰人好氣色但有一事必累前程陳延之茶肆叩之曰官人今年定登科但不合與人代筆陳諱之曰用庸諱也此人是水點秀州郡已受其銀二片矣恐壞了自家氣數陳之心悸問其姓名曰癩牛遂揖而去陳歸齋訪林以銀之其年果登第

繪兒能啼

不繪遂自入善畫入神常至曹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知入佛殿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角而出遇夜有兒啼聲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又在松陽南洲寺閣畫白道款相嘉祐中待制龔原題詩其上云吾邑毛生者畫格妙入神侍郎周紹亦作詩贈之其術亦不倍矣

泥像生離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上太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匠者未得其兒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以不之知婦後偶思禍瘡百藥不驗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兒宛如判關今為雨漏濕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異其言遂遣人往觀果然即命匠修整其瘡即愈

地理

鬼靈相墓

張鬼靈二儒人學相墓術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靜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言於倉周縣令亦留心地理因具飯款之周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克應否鬼靈曰昔方伯山勢不差台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相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必登第令不覺起握其手曰是年春祀其乘馬馬至潭側忽大驚躍衝不可制與某俱墜于淵連日氣息不絕而已是秋僥倖鄉舉次年登第

君術之驗於此蔡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曰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穰出鶴鷄為可賀也宏曰前日家臥房窺內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不知此為克應鬼靈又言君家兄弟有被財薦者即貴人秋安世果魁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數促非久居世者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年果沒年九五

取燈定穴

老泉蘇明允之相白蓮道人數世為蓮社一日遇一人於其鄉問曰君何人曰吾即將山人邀之歸家留數日情稍稔山人問曰公欲地否吾有一地一主大富一主大貴惟公所擇道人曰吾有子讀書富貴則不願但願得賢子孫足矣山人曰彭山縣象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

明日當同往一觀道人喜及至其地指道人而示之以命取燈一盞然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疑然不動曰此正穴也他日若用此地只依此所雖一步亦不可移言畢即行後道人母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問道人曰曾用地否曰已用之矣山人往看曰亦復小差當為公正之道人殊以為怪曰公果何鄉何里山人曰我直以告公公家累世修善我乃羅漢中第四尊者曾為義自山卜寺場今再為公下此穴後公子孫必有興者一揖而去

穴差喪身

蜀士楊巨源有母喪未葬術者過之謂曰秋防原之側馬領關之下月穴為倘葬之則其後無不興者巨源不數日

竟負親之骨殖葬其間術者復曰若嶺上聞金鼓之聲則封拜尤速第六有小差恐不久有喪身之禍後四川宣撫吳曦出師于河池道經合江屯兵于馬嶺之上晨夕金鼓之聲不絕巨源乃心獨言術者之言有驗後吳曦反巨源以謀誅之朝旨除巨源朝奉郎通判資序權四川宣撫司參議安丙忌其有功遣傳檄殺巨源於大安軍城下

達僧葬地

安福州西里達僧有神術看風水僧出家于居近水南院不拔刺時嘗負脂于山前見石碑記下石龜常有絲草曾問僧曰尔莫作怪待我討炭火來尔夜夢龜告云山下大江是深潭龍王居之我於水府有薄職容去龍王亦上盜借撼龍經及撼龍尺以獻却望惡行抄錄即送還

之幸怒我次日果於石龜下得經與尺因此能移山轉地

益公屋基

周益公辭相歸尚洋田里日携術者過十里外烏泥坑相地見一農家住場曰此處山水環抱將可為樂立乎言未幾翁媪出迎曰夜來夢見佛來尋地今日相公來願以地獻公厚資別為造屋用之際忽見二三丈許有三所無主墓左右者欲去之公曰生有鄰死亦如之每年拜掃當備酒二行飯一盂紙十束同祭仍鑿榜堂前使子孫尊守可謂忠厚之至矣

莫州風水

朱文公嘗云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益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妖術

掩魂效樂

南海郡有楊氏以居士自拜嘗謂人曰我有奇術郡太守好奇術聞居士來甚喜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一日因酒忤太守太守會宴于郡齋大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皆不得預宴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今日太守大宴先生不得預能設一術以動之乎居士笑曰甚易且君試觀之我能為君召太守劇妓樂至此佐酒平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列而坐少頃俄有數十婦人自西空室而出裝飾華煥各携樂器而至乃命奏樂且歌且

難客或訊其所自皆笑而不言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入西廊下空室中太諸客相顧駭異皆疑其鬼物妖惑至明日聞傳曰太守昨夕宴會諸妓樂並皆仆地觸目不能言以為卒中急召醫人診候醫曰無恙但為人掩魂夜分各能起不必服藥果至中宵諸妓如睡之醒皆能起立太守實問諸妓皆云滴蒙楊居士召祇應酒緣何却在太守筵中衆客為怪詰之楊居士居士大而不答方知諸妓為楊居士掩魂矣

人馬俱仆

嘉定府夾江宰趙必樞善行普倒大法制置使余樵隱重出榜禁約四川百姓不許左道惑衆夜聚曉散違者處死聞趙宰行去之名遣牌軍請之趙至余詰問之趙不容諱余即喚甲馬五十人立庭下命趙倒之約曰甲馬若倒當足五剡令汝改官如其不能申朝以違法論趙即命取劔印文書置卓於廳次并取各人花名書符呪水縛甲馬上之人皆倒在地而上而馬亦仆矣余始歎異即令各人還魂又皆醒然如平日遂與舉狀辟差西路利戎司都幹戊午雲頂城歸趙自縊而死

妖巫斷首

太和袁文煇調湖南憲幕待次于家有謁士來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決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術有效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于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輩環聚及扶新入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紐視其

僕從求白子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銀首之人欺騙係獄者數人前後囚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若能平反亦是陰德表聞之旨及行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密止之其刑劉希仁希仁妻之縣尉王君尉告病假月餘不出推僕至其地第下尉積於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何若更學之為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於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觀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觀則其僕復存蓋其法過三日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去約以某日携錢楮來盡其術及期領率同行尉引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群卒圍屋就縛搜其家得骷髏百五十个并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解憲言將妖巫一家弃刑於市

挑生蠱毒

廣南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為雷州推官親勘此事置肉盤以死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尔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胃臆間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蘇金以下之此方雷州印施蓋得之於囚也



幻術為盜

邛州村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買工凡有錢者皆亦雇其充使令僮負也忽有楊秀才善夫來雇十人議

四人二百與之同歸天邑暮點燈燭且酒飯食罷各人
帶一扁擔一令其閉口隨行亦自有心腹四五人同
行十餘里見大屋一所牆高一丈餘群犬吠頃之大亦
無聲揚以軟梯登牆先上眾躡步相隨寂無一語入厨
內猪羊鵝鴨之物充滿蓋其家先一夕成姻也十餘
人恣意食並無知者揚一乃內治壘金銀衣物作十擊
令眾擔中在後同親信者其負新人行仍從軟上回崖
天亦各竊取衣著之類到善夫家喜甚復得酒物醉飽
宿於門前睡房天明眼醒但見荒草墟中皆無人家所
不著盡失之只有佳錢二百而已不知其何術也
有一僕在內言之如夢焉

術謀財

友宜春白小易迪功夫婦好道喜接道人有劉天錫來
省云迪功夫食劉以紙剪鶴吹聽上遂化真鶴行入
所迪功驚出問故道人已去燠限久之又五日乘雲至
功夫婦拜之告以欲求仙學道於是天錫詳以過崑崙赴
晏約七日再至言甲乘雲冉冉而去迪功夫婦神之後
約來又拜之問學仙之法天錫云苦學仙先須歷備名山
大川今與迪功約可遣一人過隆興滕王閣約幾日至却
於是日與迪功同往迪功欲驗其言遂遣人行且云此至
隆興約八日至其日天錫與迪功登舟令迪功閉目片時
則滕王閣江山歷歷皆在目中所謂之人已在閣上與博
饒者爭矣迪功拊其背使之歸其人不知有頃迪功醒
又十日僕歸迪功責其博饒爭之事僕慙駭由是迪功

之家皆信為神仙日夜講明學仙之道天錫復與迪功言
當盡歸所有之田產并所藏之貨物造二大舟共遊江
求福地而登覽之則求仙易矣迪功盡如其教與妻孥
獲之屬詳親戚別鄉并下日登舟舟次隆興天錫驅迪功
與一二從者入城市物迪功既登舟天錫令人駕迪功
家眷之舟與自己之舟飄然遠去久之方歸渺不知舟所
在且無所於問迪功始為欺已次日告之官時方蛟峰為
漕遣人於岸播洋物色竟失蹤跡迪功怏怏而歸又一年
間白水有為商於嶽市者忽見一婢似曰水人聲音問之
婢不言登樓告迪功之婦婦令人告之故且云既為鄰人
可相作親屬明日午前登樓擒道人則我可歸故鄉
之物當中之明午眾商果至手紐道人數以脫騙之鼻
而道人已隨手失矣眾相與告官官移文于洪洪回文且
迪功去年所告之因迪功之婦始得回鄉又明年道人再
來迪功之家待之如舊但云可惜可惜不然全家可仙矣
又留半年始去竟不知其何術也

幻僧煮海

崇天師諱法善家世好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効召之術
收物濟人初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
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曰其
東海龍也大帝有勅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
有超證仙品其已九百七十年微績垂成有婆羅門淫其
法住於海峯書夜禁呪積三十里其法將成海水如雲
在半天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

聞其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能是哉君子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所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校以結人怨者不可不設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成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 凶之人絕嗣于世尚恐餘毒汎及于後深可懼之

術化月宮

吉郡一仕宦子弟遇道人與云可與我杯酒今夜同尔去遊月宮子弟問云月宮在何處曰只在舊市燈後潛與同往則儼然桂殿嫦娥曳擣蟾吐光且飲一觥而出子弟識其處而道人約去明日重來乃一酒食店天井內有樹則往也少年婦人居其間則嫦娥也人播畫板則曳擣蟾也大卧竈傍則蟾吐光也因知道人乃幻術以化人眼耳

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七



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八



警戒門

(天龍)

勸君誤國

宋秦檜為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狩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憂望風畏服呼為岳爺又飛兵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

四字旗賜之今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表悟其姦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萬俟卨嚴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綺窓下畫成衆謀其妻王夫人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極惡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曰

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熿亦一
方士伏章見熿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熿泣曰吾父
見在鄂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熿與乃侯高俱荷鐵枷
備受諸苦熿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窺事發矣高在
鐵籠下方士爭辨殺出飛事不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
湖暴死旅告其僕未敢發也官忽變曰適為看陽間趙方
斷秦熿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相受鐵杖押往其處受報
矣吁明責幽誅之報者此可畏哉

雷殛不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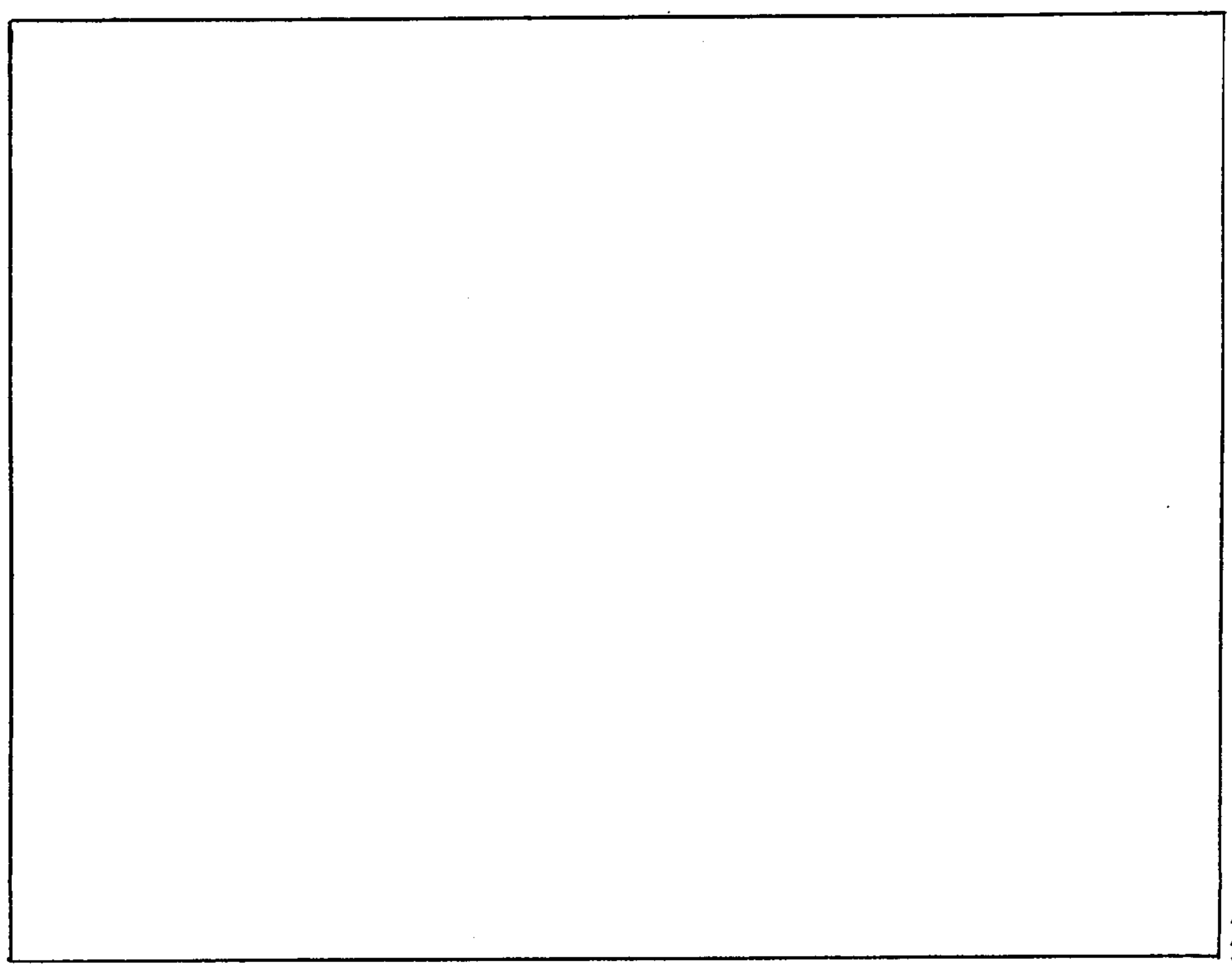
宋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夏帝與隨從之人
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頃更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
大雨如注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
大震俄有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
一婦及小兒皆雷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
獨小兒有朱篆四字可認云章榘後身帝曰章榘為相誤
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如是為臣不忠者可
不戒哉

穢語罵天

宋寶祐乙卯鄂州南門外有一婦人將砂盆就江邊洗滌
時當大雨淋漓不已乃穢語罵天頃間為雷所擊却以所
洗之盆加其頂敲已不破稍動則痛徹骨髓不可得而脫
如此令衆後數日方死

用心不正

宋錢良臣為帥府檄入幕為旋撰法科文字欲試大法偶



原缺

之信如設心陷人其遭天譴也亦宜

裝儒為戲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灯奉神自晚至
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三五者素習滑稽
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
之隔二二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
以儒人為戲吾定禍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
大聖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之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
罰之也亦可為戒

欺誑獲報

亳州太清宮有道人氣兒甚揚每携一小爐於老君殿
下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
眾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
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爛發五體俱燒飛皆以水沃之愈沃
愈熾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
視之則已死矣

弃水招疾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閉坐于普賢殿中俄一神于
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志逢曰吾有何過
神曰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弃之非且也自此當有
小病言訖遂隱後志逢果患胃病十二年而卒

妬害胎孕

吳介然黃溪人妻妬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妬忌投毒藥

之率皆不育其四妾適人胎宮為礙亦皆無子一夕
夢一神人曰尔妻妬心太過令誤四家無子尔有一子亦
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喪吳家亦為
之絕哀哉

戒殺

屠牛改業

龍泉邑之水南有趙太保居嘗屠牛以網市利嘗買三牛
已烹其一夕天未明忽覺作聲嗥吼經一日不醒急呼醫
者用藥救療迄日方醒家人詢問其故答曰適見所有之
牛忽作人語其一曰我尔父也其一曰我尔祖也須更二
牛皆人形熟視之則真吾祖與父也哀號懇切驚駭而奔
即以二牛之肉四飽以水草自後改業不復宰牛

至元年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江次登舟為大風飄揚至
一所有巨山莫知何地有山徑可行孫信步登山見有大
門望之門內廊廡方舍如官府狀守門者止之曰考較人
間罪福去處尔何事至此孫以赴韶州任舟行遇風告之
并欲入方舍游觀守者引進入門見一大殿有主者廣坐
殿下侍衛甚嚴殿傍有一門另有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
進守者曰此獄也陽世如十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在
世亦好食牛肉并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開汝舅食
牛肉七百斤罪不可看孫力禱守者托之引見主吏禱之
吏曰尔舅食牛肉七百斤罪業至重况尔亦喜食牛肉陰
司亦減尔壽筭只滿韶州一任矣孫再禱以求救之由吏

良父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命善誘五百家不食牛肉下
勇得生人天亦延爾壽孫公領命而歸下山即登舟向規
亦失山矣及到任首以宰牛為禁片廣行勸人不食牛肉
諭半年夜夢勇報曰上者云爾禁殺牛延命亦多守衛到
七百家不食牛肉功德浩大神明交替我得生天必所延
壽矣。秀州青龍鎮盛寧九有筵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
餼恣啖為樂一夕有扣門者盛寧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
授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
辛但看橫死者是食牛人讀之三過人吉簡俱亡盛寧
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戒食牛肉
家好食牛肉嘗買一大公路牽之不行

大忽作人言曰吾尔父王千一容緩
行母更打我王怒曰尔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
路拖歸烹宰脫毛見大背工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
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
戒食牛肉。又穎昌府吳儀曹好食牛肉夢神告曰狗死
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長久
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互戒惡報彰醜吳後亦誓不食
夫大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姦細道家以為地厭世間
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殺鱸悔悟
昔有食店王其善於庖饌專殺鱸魚有一道人至店以銅
錢十文買鱸一碗及至則公學頂禮不食而去如是數日

王亦怪而問之道人曰修事鱸魚尚不得法所以不食
我明日再來你賣一兩條直鱸魚倍還你錢不妨其曰
何策得其條直道人曰你須以手握鱸致之沸湯即能條
直其笑曰如手痛何道人曰你雙手知痛况鱸魚數萬命
乎王其即頓悟捨業不復開店持素念佛不逾月而亡

殺鱸取命
光孝宮道士章道隆生平嗜食鱸魚謂肉暖可以資補骨
血可以餒雞如是數載一日買鱸一盆方欲次日早殺之是
夜夢盆中鱸魚數百條中有兩條全大忽作人形立於其
前曰我甚久飽尔腹今就尔命章用刀斫其頭而驚覺
迴身冷汗終日恍惚不樂以口其徒弟俱不之悟越二日
到來道隆避獨章欲候煮鱸契後走

亦到章為所獲拷掠需索金銀無不應
副為軍人以煮鱸湯灌口而死自是合宮道士戒不食鱸
夫鱸至微之物其形如虫夜半尚能矯首朝北世人欲一
甘口飽腹與夫食肆一日所殺不知所害幾萬命矣世間
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若能知戒更加廣勸則物得活命
而我命壽亦延實一大美事且信之母忽

殺鵝訴冤
政和中提幸楊通之按行發州一道人來謁曰聞錢塘尉
書至豈求幸狀乎楊曰然方欲薦之道人曰無益也渠有
五百鵝見於陰府訴冤非久於世者楊不以為然明日遣
人送幸狀及至尉已殞矣後到邑呼尉吏問死狀曰已
死曰嘗殺鵝乎答曰平日不殺但前月被平江朱承

養浩鵝鮮遂殺五百隻

羊鳴乞命

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寒食節出祀有人驅數羊欲殺之內
一羊奔出於公前跪鳴良久不去若有所訴公問之曰汝
非乞命乎吾知矣羊鳴地而拜跪伏若鳴謝狀公即親書
一牌曰長生羊繫于頸令不得殺公後筵會亦不用羊

贈飛蝴蝶

昔有南孝廉好食魚鱠尤善修事能切如縠薄絲縷吹之
可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一日會客酒酣取一大魚當筵
切鱠欲術其能忽暴風雨雷震一聲所切之鱠悉化為蝴蝶
蝶滿筵飛舞而去坐客俱為驚駭南自是折刀誓不復食
鱠

如漢二孫

有妻皆孕翁曰若有十孫育之不弱趙聞之憤一日翁
與歐入俱出趙呼妻責之問其所孕妻曰主人翁也趙曰
爾謂王孕必痛捷汝遠嫁荒蕪行無資裝若指為僕所有
仍免痛捷且適好慶厚有所贈妾懼而妄指為僕其人其
人所有及翁與夫歸趙直以告翁不能察遂信其說弄之
四僕俱并且囑其妾嫁後母育此子妾從其言溺之不數
年李元亡孫亦早喪趙氏死無棺槨幾至暴露李氏一門
趙氏姑孕而致絕嗣哀哉有識之婦幸母儼之可也

陰賊良善

昔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名已登仙籍

縱不能白日上昇亦必為一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難在
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恃寵
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之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
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庭林甫耳中惟聞蕭蕭風水聲既
至則府署嚴飾帳榻華侈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
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為慘毒君尚以
為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甫駭然汗洽而寤後即改
過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乎

強葬招禍

洋基玉峯前田內日者謂此處風水佳三溪村李千三上
舍同葬之葬之夕諸僧來李縱僕捷之時當五寒皆墮山
落一穴 兒咀卡 幾白日神物現形是年詔焉 有黃

老翁持兩軸文字閱過及竟不記一二六記老
翁也乃題於百忌曆首曰包公送夢五更前兩軸持來
已憐然云云功成名遂在今年數日後竟遭橫逆其後白
晝現形為怪不一遂幸葬以還常住及玉峯持出砧基契
昭乃是包家捨此田山其孫君奉後過玉峯作水陸懺解
乃喚醒舊事不五日而卒

占人陰地

宋寶祐乙卯鄂州有藝家強占他人陰地為墳及奉柩之
日先令牙人帶一行人先往地頭營辦午食不到其牙人
忽為雷所擊仍倒埋其尸於新墳之前止露兩足藝家之
柩中途亦為雷劈開未免暴露或者謂此牙郎建其議故
先受其禍耳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九

報應門

竇氏陰德

燕山竇禹鈞初夢其祖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文未嫁皆劫成之乃至焚券嫁有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无不為之晚年生子儀儼保稱僖五人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而為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

今為洞天真人

益公陰德

周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連累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之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賦前望殊不為札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子充至雨雪中尤他客姑留子充宿然後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函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真見一

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為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鬚鬚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竟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見子充適遊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物宰相貌陋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答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拜其鬚曰帝王鬚首肯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之事子充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陰騭狀元

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无子將如京師其妻以白金數兩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囚網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惘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慶鼓吹喧聞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世號為馮三元

不取他物

揚中奉存吉水並塘人宋元豐八年赴省開封宿息州旅舍既訖竟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視之乃藍鈔一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南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与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廣陵揚中寓此

將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更觀物色之至息邸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使某欲之前日奄為已有泯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貴顯

平心感天

高安縣調露鄉陳仁父居村田宅稍富專事釋老之孝每歲椿留谷二千石至次年五六月米貴之時減價發糶既交糶令糶者自入倉內量出不許多取務要兩平一村稱之曰陳自量時大旱太守術求不應夜夢城隍曰調露鄉白重有兩夢竟差人尋訪赴郡太守見之喜且香燭僧

誦經就令祈禱陳曰某村夫無術可以祈雨守以所憂爭告強之陳不免炷香對空而禱乞降霖雨三日以濟焦枯少甦民望至晚果大雨三日方止一郡之人皆悅蓋仁父平日減米價足以感天也

平糶榮顯

茶陵州東山陳天福素長厚每年有米肯平糶無米與人借又無米借錢糶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陳云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上金馬陳後富有起經濟公名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思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以請鄉漕糶孫混補入國孝登第

夫常丞之云平糶之報甚豐而道之者其仙乎

米價不增

張八公歙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伴產分二子每歲木谷率銅錢六十支一担其歲數鄉價增八寸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於門看來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元孫皆登第時黃溪馮公亦善善曾以呆林之具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謠曰張八伴子孫享其財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施粥有功

南劍州沙縣祝染者遇歉歲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孝年榜將開忽街上人夢獲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方主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子為特科狀元

濟荒不倦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資糶粥以濟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或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陰德猶耳嗚已自知之人莫能知子今已知何足為德

修葺增壽

宋咸淳丙寅臨川錄參寥味道蜀士也嘗言其鄉有兩石橋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冰澗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眾蓋無小橋即碎有徐宗仁者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自備馬車專一撐過人客且建修葺

以薦亡者忽有道人登門相善命謂徐曰公壽止得二十
三正在今年生日之夕變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而門
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
生拔死功德莫大乞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無等只俟中
元即超淨界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云特延三紀竟
而異之自此一向好善樂施二子三孫後有為官者宗仁
死人為立祠于渡側至今尚存

修路延生

留僧悟詮號資海有慧性非凡也曩在隆興路謝丞相府
賓言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
年當死可問資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資海
十望許相問云我壽幾何資海曰君年促老曾言无求

作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
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丈夫衣冠嚴整皆相欣
悅右廊尺柳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
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不修橋壽可自擇取程
即夢回發心自門前起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一一修整用
工畢竟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後程一向於道路
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見五世昌盛云

捨橋獲子

九江富人徐彦宝年近五十苦於无子常礼羅漢祈嗣一
日有老僧至門覓齋餽弱上書曰善相因相彦宝曰君相
主孤男女无分彦宝曰今謀養子如何僧曰亦不到頭飄
然徑去次日復有一僧持鉢云昨日同袍老人曾相

聖者全家好善用錢買所釣之魚放焉其癡沈獨為
善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指語曰除沈家
放生積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居民二百餘家皆染疫
疾死者將半獨沈家全門獲免豈非好生而免斯疾乎

立四苦陀

蜀青陽夢炎入太李登弟兩持湖右憲節初在澧陽置生
老病死苦莊責倅藥司出入會計之權專濟生而無養者
老而无依首病而无藥者死而无棺者匹者之中有一子
此即与之饑盛哉存心之厚也人問曰何謂苦曰此四者
謂之苦非乎後移節常德再創無息庫民皆德之

放生獲報

提刑張叔昔与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
餘年後妻歿乃於密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生跡追福即
焚之人无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且人別
无過又得所奉放生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
大驚悟勵志不衰

放鴉延壽

蔡元長當国每喜食鴉一夕夢黃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
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
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更問禍福相倚伏願
公戒勿殺死生如轉轂竟而異之詢于掌膳得黃鴉數十
放之經宿復夢黃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
已延公壽命矣後蔡果享高壽而卒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九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

報應門

制使報德

長沙趙制使名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留三日劇談方略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為贈夫人曰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贖儀且奉以數書去諸監司覓文字趙極感之後辛死其子遇趙作京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意謂趙以乃父曩疇之故賜以提挈不待之反嚴熱時程潛幾不能堪至與其母對泣辛三年

生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留一日即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樽前與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留心職業故爾今已為經營到諸監司奉狀七紙皆足並發放在省部訖日即當奉少費請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矣

彭帥報恩

宋寧宗朝彭大雅最豪傑而極貧者也有富豪每資以金谷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大雅甚感之一日富者打死一鄰人方倉皇間大雅奮然出曰每荷公解衣推食方有急難而無人向前此事無害我自去檣高不使富者知之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與供官司遂收之

適其年科奉州府監出大雅入貢院就試是秋發解次春登科榮授官職而此事不復問矣後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貫前程遠大已於此矣

愛吏報德

宋高宗朝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日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更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方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楮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事奏高宗出存中奏劄示之御史坐罪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御史遭黜乃不密而存中逐吏乃兵法之餘智其於愛吏可謂能報德也

施恩有報

淳祐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每見楊文拘鎖賊徒或在獄中或在其家並以酒飯與之寇亦深感其恩也一日隆興解到賊徒一十五人來鄂州本州發下尉司楊文收管楊文遂將頭目鎖之于家內有劉雄飛者貌魁偉八娘以為異待之極厚常自執錢買酒物勞之楊都頭差出外縣捕寇又不歸八娘遂與雄飛商議打開鐵鎖俾之遠遁仍與雇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於荒沙堤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切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帳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臣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缺守實似道為制置使差雄飛權

州到郡數月正除知和州劉公忽思微賤之時楊都頭妻能賤今已貴矣不報其恩可乎遂帳前挺筆官一負排軍一人將船隻前迎楊都頭夫妻于鄂州至則八娘死矣只楊都頭與之偕來雄飛喜拜之問八娘安在曰死已兩載劉不竟失聲痛哭救過都頭于齋閣為禮甚盛凡數月將十八界會一萬貫段匹米麥等送楊都頭歸俾之命僧作水陸功德追薦八娘少報其往日救濟之德朝廷後遷雄飛為四川制置仍帶楊都頭入蜀出官為帳前統制又申朝除知重慶府路分管帳前諸軍雄飛之報都頭亦可謂厚矣

海寇報恩

安洪起畏前宋為浙西憲獲到海寇十四人將坐以法

夜夢一神人曰第四人海東伯將來有大事業毋殺之翌早引至庭下問其姓名果海東伯也憲釋其罪洪憲垂老隱晦不仕歸附後洪有幹者為管軍千戶一日招憲飲俄報管軍萬戶船至千戶延入作大茶飲憲亦須坐憲因把盞酒至萬戶前目視之曰官人非舊日浙西提刑乎洪曰是乃戶跪拜謂其徒曰是我前生父母若不遇此恩人安能有今日富貴披憲中坐把盞周旋問勞爽洽憲歷言危苦之狀乃戶且戒千戶曰提刑固汝之舊主是我之恩人宜善看觀候我五日後來至期果裝數船帶妻子俱來命左右掖憲老小羅拜及以數瓶遺憲又與保奏授官職勾當將禮任而亡

放龍獲報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朱浚謁見曰浚君橋尾數百步耳大八遣奉召幸坐邀同舟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願後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助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予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構入試大得意高捷薦各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李元新娶也

救蠅免死

昔日京師有一酒匠每日於酒及水內浸死蠅用乾灰救之即生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逐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為偶然其至三四次疑有冤抑再閱審問未決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虫何識而致不過造物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尔

收鶴獲珠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七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東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啣明珠來謝驚數方絡家大歡喜

放蟹報恩

葉三大解元柳巷人有饋大蟹者投之水數日又再進取視之即前日所放之蟹遂於腹下刺一佛字放在濟川橋下壬子詔父子同懸鄉祭洪水驟漲舟過金水灘幾覆須使復正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體現佛字始知即所放蟹也是夜夢一皂衣媼曰尔子濟今秋領鄉幸其年果然程元章發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鱸魚今梅香王包餅每滋味不適口即疑之嘗得一長者長尺餘方操刀欲屠觀其伸縮顛悸為之不忍指而與言我輩常食鱸必遭杖責今汝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汚地中池蟹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蟹肥大且滿意飲餐之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驟昏憤家不可療昇入池上亭亭以待命然明日天明曉有

打完後閉塞者謂為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今歸家啓閣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髮髻見一黑物將濕泥草過我身上環遶三四十匝便覓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上程氏未以為然迨暮復使往假昨日偃卧而密伺察之見巨蟹自池臨水藻浮萍遮覆其體程不省此事婢詳述放蟹之首末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數猶存放是個池取得之送諸深潭程家戒不復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故也

飼燕知恩

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文名亞一見燕母為狗所食有未

出巢燕子二枚每日將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前死次春三燕復來飛連其屋不已母曰你飛尋亞三不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燕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燕飛鳴於墓以嘴鑽入墓土中皆死

慈仁雀報

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逐其人見雀必買而放之見死者必戒使坊業知見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司督促急迫不能捕獲却有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群飛往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卧未醒及有賊仗在傍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解竟授捕以賞

冤鬼現形

宋淳祐癸丑年間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捲一船生藥蓋與商僕共圖之歸則自以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果則見被殺商人之頭在內裹裝皆自其人驚駭一躍而亡○又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者隨劉倅官于常武于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資奉贖而圖之住持未久而陳遺其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只得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允而寺僧憤鬱自刎王僧帶卷寺財而歸途九渡水即見死僧隨後到鄉所歸院每覽鏡又嘗見死僧在肩左右於是其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期平善越數年王僧

左腮患一惡瘡如桃膿血不乾竟斃信知人命不可不察
究對在其真間也

死兒索命

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孕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
小兒相取須臾嫗曰我且帶去你却來後於歲除日坐辱
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即墮絕

圖財殺僧

季五公自杭州回航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
船及入謂有所忘再出船去季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航
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季冒認僧為門僧席捲所
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夢此僧來相見遂以
書為名之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

日天井中而下命名航者後及驚其家產無遺

受賂殺人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辟囚當杖死被勢家
用錢賂之法外凌澤至死儀被罪廢家貧鷄衣百結又充
工儀案貼書已死之囚冤魂隨之陸在司中寫券每遇陰
雨常見立於前對語之曰汝且去我自會來自此精神恍
惚至數年飢餓而死

牛報宿冤

吳公源有一家居僻靜有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
前遂投宿焉主人温存甚至問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資中
夜父子相與謀殺而有其物乃踏其尸於路下風田田既
自耕人無知者舊實負著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

來及早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生其愛之
飼勤至暨莊耕颯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
而亡其家遂敗

擊犬受報

昔有寺僧蓄一大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
園僧歸尋不見行以實告僧於所埋處尋看則犬已化為
巨蛇矣眼猶未開主僧急令行者誦經懺免忽主僧感夢
知有冤報遂用鍾蓋此行于中其蛇掛母而來昂頭於僧
之前遍尋此行遶鍾三日方去及揭視行者已死惟存枯
骨而已

托生報仇

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
正丙豈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
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
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人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然累及
燈光之家其人入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弃市彭屠見
其臨刑私謂心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君知
吾當托生汝家以報此讎越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
年十二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肉因小爭揮刃殺
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當其子出官招承會度宗益
極大赦改元免死又一年病死彭屠哭之哀夢其子謝云
吾生汝家本為報讎既報矣吾可死矣毋庸哀也

托生報冤

處州有游其姓者兄弟二人長曰志道次曰道季

道志道凡第業儒惟聞道自生來有心風疾非時顛狂不能制其母翁氏酷愛季子乃扁鑰於密室開窗隙以給食至咸淳庚午年己二十有二歲矣六月十八日乃聞道生之日二兄出縣其母憐之謂尋常拘繫今日乃其生辰姑縱之出外聞道既得直造乃兄志道寢室驅迫兄之寵婢取刃在手其母急往救之遂為聞道所截析其屍為三往門前疾呼我今日屠一猪母矣遂為君鄰以計誘之縛送于官官以大傷風教為恐押赴土牢處其極刑鄰有諱健因謀騙志道兄弟得其銀器及官會二萬緡後諱健者被病月餘日伏枕沉重因命法官附童體救治翁氏久體報應且言我三生前在無為軍為將聞道為我部下卒不合故托生我家以報復三生冤債你何得騙去我家銀

藏在小櫥內可悉以還吾兒免汝殘喘也諱健者大服呼志道兄弟還之其病即愈

枉死報冤

潞州通判姚孜被妖孽纏縛如發狂與人鬪爭狀章口內皆出血日夜不睡一作則五七日方定遂請五岳觀道士宋之才救治之才焚香告上真時分只見孜披髮於卧房大叫一聲奔走出來跪膝通陳不是別處冤家本是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慶曆四年姚孜為太湖令因受委同往大雲倉盤糧上供米麥姚孜受財虛擡大折正數小麥八十石是時王虎不知情弊於赤曆上同僉申州并運司後來姚孜先知事發遂差人從太湖送書并人事黑光鐵托六隻至虎家虎問來人索書知稍謂渡江遭浪濕損及將

信物看視委是水浸書不可看來人告覆只留下托子太湖換書虎接此物則換書人不至矣驚彼壽州推勘院惟初追攝入獄根勘專往王虎家取勘姚孜人事托子六隻辨認一隻是金重四兩五隻是銀重一十五兩王虎在獄方知陰中其計無由辨明因此飲氣身死承行官吏受囑放姚孜罪犯全粧在王虎身上賜間雖謂王虎身主東岳却謂王虎枉死三年前於臨河邊遇姚孜相纏至今未白解脫今遇聖方已得解冤受記往生王虎勤聲叫云姚孜虎已去矣姚孜姓出願聚眾看此羞愧無地回奏朝廷姚孜勒罪

生報死冤

切縣有劉家一婦因與鄰客余二者私通余因此婦喪身其財本以給此婦用度此婦復與他人通余痛筆之婦自經而死其子匿其事葬之此婦乃托生於建康王千六家仍為女子所生之日乃此婦自縊之年月日時也余復查求文籍往建康販賣寓於王千六家王與余心知女生年與奸婦死日符合遂就王頗為女看養年及十三四歲此女遂私與鄰之少年于通余禁之不可一日裕齋為制置使行轅從余一門首過此女在樓上狂叫謂其父余二強逼之姦私余惡制司怪問被此一嚇自經而死後來其女嫁隣之少年于為妻奸婦死於閨乃責報於數千里外信知冤必有報如響隨雷虧心之事斷斷乎不可為已

冤報解和

一商人入蜀與富商同舟一日艤舟江僻從僕皆上岸
 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舡傍盥手遂推之于江富商又
 死手擊舡弦又為持刀斷其五指遂墜江而死席捲財
 物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鄰家驚寤遣人視之果生
 男子遂令育之給以乳哺之資年五六歲收歸其家抚
 養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年及冠忽嗜飲賭博無所不至一
 日其意日輸累万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
 索錢三家語之曰今日已輸多了尚有來日其子忿怒遂
 取刀刃之主人幸手揮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免
 不死主語之曰彼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
 今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債所欠一命
 則方真以于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
 汝去更隨汝意財物可遠去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
 并人感謝而去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一

報應門

取蜂受報

大德壬寅邵武城外村夫詹其姓者專事塞穴取乳蜂以
 賣如是數年時值秋末入山樵採是梅樹杪有一枝梅花
 獨開詹以為奇登樹摘之乃一蜂窠為蜂羨螫遍身腫爛
 某莫能療逾十餘日而死

沃蜂螫死

雍州陸孝政為古衙濕川府佐性躁急多殘害府內先有
 蜜峰一窠分飛聚於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處蜂未去

間孝政怒以湯就樹沃死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查寢息
 一蜂螫于舌上數日而卒

口舌招報

龜城有一士民祝期生為人樸薄好飲人短人有體相不
 具者譏笑之好養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只
 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苛其陰邪士交則發
 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云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瀕
 礙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瀕刺之一歲之間作者
 十數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嚼舌枯爛而死然則數
 人之短果可為乎

認父為牛

涪州某安居牛為生有子數歲每居牛必令其子視其用

刀欲誘以世其業一日父正酣寢子以為牛睡持刀刀斷
父之首衆駭曰尔何殺父也子曰我見是牛不知是父曾
記父常教我殺牛手段今見牛睡欲乘其困而試手法豈
擬如此父遂死於牛刀之下豈非報伙

蟻噬墜身

咸得年間有村夫專賣苦蟻卵與養飛禽之家如是數年
臥病在床不覺鋪一身家人急掃去別鋪床於室中有水
浸四床脚蟻由是不能復至一日家人市樂未歸忽蟻
屋桶上大若候墜於病身攢入七孔及家人諦視亦莫能
救遂死焉

生子有鱗

金州全景暉專捕殺蛇取而食之如是積年其妻懷孕忽
產大蛇九頭一尾驚在數年又孕一子有蛇鱗全自是成
子

生兒無足

宋治平中朱沛好養鷓鴣編竹為室數畝累百一日為貓
食鷓鴣沛收貓斷四足號叫家轉堂室間數日而後死其後
貓又鷓鴣復如之前後所殺十餘貓後沛妻產子俱無手
足豈非報伙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二

報應門

盜工為牛

洛陽盜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西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
乃妄曰工直已相當因為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
家牛歲餘奉先卒後王家特牛生一犢有白文在背曰解
奉先王家昭然

監庫為鷄

至元丙子重慶府街上王婆與安聖寺僧行往來甚密一
日孫行者死王婆家生鷄鷓鴣數隻有一隻昂頭立身稍異
於衆鷄王婆亦甚異之是夜孫行者托夢於寺中長老曰
我作監庫未免侵用今我托生在王婆家群鷄中立地者
即我也可取歸寺僧徑去婆家取養次年正死合城喧傳
立地鷄死是歲荒歉百姓果有立地飢死者豈造物先以
此示顯報伙

虱咬死人

昔有客人自鐘離山經過身痒脫下衣看有巨虱數十客
人取以紙裹之藏於山之石罅中次年再過此處自謂其
虱必死及取而視虱猶如故遂以于掌盛之虱自于掌中
食血鬚尋入皮肉中竟見痒甚爬之不已因而成瘡遂潰
爛不可治踰月而死

侵用寺財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所管施財素重後用偶寺有為志詮假貸十緡酬以三緡之息志詮曰此息錢非常佳物也幸以買酒半以買香燭為供佛之費畜一猫甚馴起居之閒未嘗相捨後猫死志詮畫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曰某前生有過合受畜身為猫償報既盡帝以宿性剛直俾為冥官昨受吾師六年愛畜之恩每思立以為報今召師未將有欲言師往年愛寺僧貧藏錢三千之息雖以一半供佛然利歸己是亦唯盜法當受地獄之苦師哀告曰何以消懺金紫人曰只有世間十三杖之苦可免此罪夢覺詮盡捨衣鉢為佛僧以圖懺悔歲餘會錢塘縣官携家入寺適衆僧皆出赴供更每一人相迎縣官已懷怒偶登方丈是為猫糞所汚大怒從者往入藏下紐詮以出責以西掃怠慢之罪昂呼吏杖之十三而去詮始而悟前夢之驗遂戒其徒常住之物虽一毫不可輕用也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二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前集卷一二 後集卷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神仙門

仙真

上真顯靈

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其柩歸逮其子翼夫亟往扶襯離齋舍日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固真聖報之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兵火儼然獨存其孫霖室之續付青坑季生表背遂為所失

玄帝現像

王道之號無識居士住安福之西其家畜十八羅漢像最精妙月月命僧禮而供之有梅花結實于甌瓶人以為端一日其家病作羅漢前兩軸獻夢云待自去北方請玄帝來救治明日一僧登門曰如何不奉真聖答曰無像僧曰可邀

畫匠來就掉上現出帝像面如滿月皂袍金甲
足踏龜蛇左右五將持刀執纛樹幡號五龍猛
烈雄偉非尋常所有者描訖隨手而沒後病愈
其家宝藏之

仙異

呂仙教化

宋景定年間邵武軍衙前殷家香紙店常供雲
水道人每負奉銅當三錢一个未常少倦忽一
日早起開店有道人持梭扇登門結緣適逢殷

家婦人以他事迂怒形於辭去連以兩枚當三
錢擲在梭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更不
回顧飄然而去殷自出拾起元錢則固結於磚
上用亦不能動矣觀者駭異急尋訪道人已
杳然不見復將鋤頭連磚挖出見磚背有詩曰
先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得得此來
還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
中可考

呂仙賦詞

鳳停橋在安成之北三十里一日呂仙坐其上
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一詞云落
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
盪滌曾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遠天涯
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今
不知所在

呂仙詩識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
一風癩道人來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
道士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
亟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
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筆書
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
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而靖康丙午丁
未二帝有北行之難

呂仙劍袋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群道
人扶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群

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衆人扶起
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爲呂公弄精兔以戲凡
俗云

呂仙戲術

昔呂翁嘗經過潭州醴陵告余於人不得因作
小術戲之後日中曬谷舂米輒碎使牛糞燒煙
以熏之然後顆粒無損故居民之家皆以埽土
泥一火焙中分隔眼以箕箒盛谷寘於內牛糞
煙熏於下以代曬曝其米色黃其飯絕作煙氣
乍食者頗不可口惟醴陵一縣爲然出境則異
出醴陵志

鐵拐托夢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諱道純妻馬氏俱出家初
輔真道院於湖州市好道甚堅住修文坊扇子
巷開輔真道院藥局至元庚辰常齋僧道一日
先散俵子一百箇至日憑此赴齋臨期收俵子
只九十九箇不見一箇居士付之不問徑支齋
九十九分此心終不滿次夜夢一道人來告曰

俵子在我拐上覺而細思其日並無策拐者想
是道院鐵拐先生亟於井亭下覓舟往道院叩
門觀之果見拐上有俵子題得四句云特來赴
齋見我不采空腹且歸俵縛我拐因知仙亦赴
凡齋矣

四仙奕棊

有巴邛人不記姓有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
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拳摘輕重亦如常摘
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軀紅明皆相
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
君輸我一叟曰君輸我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
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
不減南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
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
根方負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整周悉因削復
滿食訖以水噉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
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

二仙隱竹

黃麻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為鏡堂僧作梅亭記閱幽怪錄云郡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庭堅曰此與昔人橘園史之事無異

一夢黃糧

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鄆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黃糧共待其熟盧不竟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

志后一

六

授盧曰枕此當榮適所願生悅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踰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求辭聖代其夕九十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糧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再拜受教而去

月影仙跡

安成盧溪王庭珪字民瞻太學登第嘗以詩送胡澹庵貶新州檜見而怒例遭貶檜死召還朝

除敦文閣學士致仕歸避丘園遊息于夢草庵莫春茶糜盛開天將曙殘月照人偶有衣白衣人來與洗菜僕曰請與敦文說呂洞賓來相見僕曰尚早及入語王攬衣亟出但見月影一人在地遂扣而拜之不復可見後改庵前門帖云月影印仙跡花香供筆靈

插簪生筍

吉安成有魏夫人壇在城南十里夫人煉丹時有村媪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之食饌次年其地笋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笋至今有之

志后一

七

遇仙

鐵笛道人

陳御幹浦城人也富而好施凡有道人至必館遇有吹鐵笛者來延之而心不倦嘗往來和豐道院夜則寢處于彼每旦必於此候之忽道士語曰子來何暮我在此稍久次早黎明而去道

人未至良久道人來曰子來矣吾欲與子俱往御幹忽起思家吳曰歸家取鑰匙再來道人復見笑止留鐵笛在其家御幹續得出神之法遇他州郡有貨之缺乏者先知其價必收買而去大有所得因此置富名之曰陳半街

黃衣道人

李氏元蘇州人有一孫耕于石華山到山日已午見一着黃衣道人坐于石上以手作推敲態背後有大橋樹婆娑摘黃粟道人摘兩顆與之翁收于懷道人云因何不食答曰欲歸與孫及歸至家橋無有也續靈於夢子孫衆多

跨鶴道人

處州龍泉縣鳳凰山下舊有小茅庵一道人居之橋頭有黃婆開酒肆道人常往來買酒不問取錢悉與之飲由是買者無虛日家由是成甫閱一載婆子索酒錢道人未之償越幾日又問復許之仍借筆盃一紙鶴以水噴之飛舞回旋于橋之左右婆亦不悟又復索錢道人於是跨

鶴而去

通神先生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朐山人也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狂者身衣白襪衫畫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門外久而衣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巖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宋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為菜庵居之賜衣教襲道人不受道俗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食于通衢迨飽而去光宗即位召又不至周南鄉廷策所謂特遣玉人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有警世詞曰在世為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着掛形骸莎衣為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哉人生長富貴陰隲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劉咬指卧雪

安福南街有劉生者賣豆乳為活甘貧好道每

見道人過隨所有粥飯與之道人感其意遂授以道術生對人寡言終日只咬指而已人稱之曰劉咬指大雪作高卧大街上衆以雪堆之如像意必死矣天稍霽衆開雪氣如蒸起立一笑而去後不知所之

野人破竹

黃野人在惠州羅浮山中近年有人入山失路但見一小茅廬一寸翁裹布巾操刀破竹篾不知其爲仙人也失路者告飢時冬十月野人搗

梅子與之喫喫教教其味甘香又不似梅子歸家能辟穀不飢又以竹篾教條遺之歸開其篾長七八丈而無節方知所遇即仙人黃野人也

道人寄書

臨川郡治前有石山覆以小亭及結朱闌護之有七十歲老兵云此石山下有洞天福地昔有一承局在浙間逢一道人寄書云煩將去撫州州前羊角山投下請扣石自有人接書承局歸往叩石間即見朱門洞開碧瓦參差亭臺牕戶

殊異人間世翁姥男女皆歡迎出問飲以湯一盃香味襲人且謂承局可留此承局曰我有老小不願留止予以谷一升承局怒擲之地但存十數粒粘於布裙間遂送出門乃是烏石岡江畔以年月計之則已過一年以外後見谷十數粒乃瓜子金也因知仙境在石山之下而承局亦無緣分也夫

二吳遇仙

宋承相吳潛吳淵居嘗川未第時日侍其父讀書食後徜徉門外見一道人來訪問曰先生有何術道人曰能墨戲曰得非梅竹乎曰非可將小麈磨墨來爲作小筆戲吳欣然從之道人遂以搜帚滲墨刷一小壁俟乾腰下出銅篋劃開引二吳來觀中有五色祥雲覆以寶殿屏上金裝吳潛字隨掩去後潛大魁登相位淵參政開制閩

浮海遇仙

台州士人陳夢協平生隱居不出仕宋咸淳中

偶遇商人浮海來從之以縱觀覽一日遭颶風漂至海中一山下見山上喬松不可以萬計望山巔只露些子樓閣岸側有小茅庵擇以雪溪兩字簷下坐一老人傍侍小童陳與長揖老人問曰汝何人而至此陳具以實告老人曰既往天台今兼夢鼎安樂否陳答曰已拜相老人曰煩拜意亟投黃扉之榮早尋綠野之樂更踰十數年宋鼎移矣恐有後患陳曰先生是何神仙老人曰止可與言舊日同舍生今主海上雪溪

志卷一

十一

與茶一甌撫手曰快循岸去便可尋舡陳歸不敢與他人言密以告業後業罷相歸鄉朝廷再召不赴者以此信知大事神仙知之久矣

賣酒遇仙

宋景定壬戌靜江府境內有林一卽者開酒肆味頗佳一日有臞瘠道人來曰貧道欲與公賒酒一日一千限一年方還錢可乎林曰一千以上亦可一年以外亦可只要先生飲得卽與飲數盃而往次日來供以酒一千道人飲盡林與

妻子曰此道人不凡決不可出言語自此來飲凡六日懷中出銀一塊權寄林曰一年之約未得十日何故決不收受道人喜又飲却云聞宅上有喪未葬貧道善風水宅上自有地在五里頭某處急宜葬則立致富貴林曰安敢望此且飲酒再三再四方從葬畢道人在墳前索酒連沃數觥朗吟曰五十日來方一醉人間村酒勝天漿引手招一鶴跨之而去一家儼求不返後三年林家大發財產子納粟補官果符其術

志卷一

十一

井化酒泉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汊有崔婆者賣茶爲活遇有道僧道過往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見之必與茶道人深感之與之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爲崔婆言此可爲酒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它人汲之歸則常品水也崔婆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再三謝之但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心不

足再以杖拄泉則復成水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女食茯苓

印州蒲江縣長秋山有女子姓楊濱江而住其父入市賀二鯉歸令女子烹洗其女不殺放水巾戲傲然而逝父母欲鑿之此女遂奔入長秋山一蓮觀依火居道士供柴水之奉道士每日使之擔水忽去久不歸道士恐其有外慕因苦問之乃云於吊水時有一嬰孩扶繩而上同嬉

卷之二

十四

一時又投井中非有它也道士云可將布袋袋之其女子如其言袋至宮中開看乃是一塊茯苓置之飯甑蒸既通道士渡江赴請水漲未歸其女了聞其蒸熟甚香遂取食之日久食尽忽天帝差使者召之白日仙去其鄉村申縣縣委王主簿入山躡窺止餘茯苓一小塊簿亦取而食之竟仙去主簿乃天師排定二十四治之一者吾觀神仙者甚多皆不載此因錄之以示來者

巨蛇吐珠

欽州村婦黃氏禾屋內夜有光芒現人甚訝之一日黃婦取禾晒曝見禾中有一巨蛇蟠屈於彼口吐一圓物光耀奪目蛇躍而出婦拾而視之乃一大珠懷而歸之是夜滿室光耀隣佑以其事首官官司追索稍緊其婦驚懼以珠於甑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乃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則價無限矣

卷之二

十五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道教門

齋醮

崇興道教

宋徽宗一日誦大洞真經舉首見左右有仙官侍立上於道家已大留心政和初上疾一夕夢一仙官延請至一宮觀有道士二人為引至一壇上遙望金光閃爍莫辨何地二道士令上設拜禮畢傳命諭上曰汝以夙命當興吾教上再

拜受命二相者相與慶上而去及寤作記始大修宮觀於禁中奉天神作玉清和陽宮玉虛殿製玉虛樂章道家謂上為赤明和陽天帝政和七年御筆批云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觀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以求正竟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愿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攝朕太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

冊朕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只可於教門章疏

用不可令天下混同宣和元年降手詔節文曰

異俗夷言髡髮毀膚偏袒橫服棄君親之分忘

族姓之辨循西方之禮蓋千有餘年朕方敦禮

義適追三代其教雖不可廢而害中國禮義者

豈可不革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從中國

又御筆按先天紀鉞乃黃帝戰蚩尤之兵器胡

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又御筆改女冠為女

道尼為女德寺院改為宮觀諸陵佛寺改為明

真宮自今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

首佛賜天尊服菩薩羅漢改道服冠簪開封尹

盛章奏本府以寺改宮以院改觀者計六百九

十一區以僧改德士以尼改女德者計一萬五

千九百五十有五人所納銅鏡鉞一萬六千六

百三十六隻計五萬六千二百一十斤一兩

心詞保母

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

不過一誠而已遂發誠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
 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
 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
 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
 於天了無感應所夕憂懼次日自撰青詞而自
 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
 須臾與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
 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
 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諫帝之心必從臣
 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
 壽其後果然

心詞誑語

新昌縣黃興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托館客
 傳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
 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
 附躡童子云傳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
 巧語謂黃興行禮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興行貪
 虐鄙吝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禮義邪決眷杖二

十卧枕三年押赴鄆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
 死後黃興行死葬之縣外有過軍掘其墓斫為
 三段受禍亦甚矣

心詞簡直

世人作詞語求福甚多而李梅亭奉士只云有
 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於多財富者期於不
 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得於久長人既無
 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
 三清惟乞無灾之二字云云使身心安穩尚復
 何求眠食平寧便為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
 既所請之甚微宜必從於所禱觀此則詞語不
 瀆也

心詞代筆

太季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
 將其叔田產盡質之別置己業後得疾危殆命
 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二螟此子者欲其
 守先疇今以數世之產轉歸他姓吾訴于帝已
 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仲代作青詞叙

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謂此非由
衷之辭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心詞嬉語

宋景定中京口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
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
扁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少
憩因見士女往來携手笑謔不能忘情遂與其
寵在寺西偏作無狀事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
所居誤為此奉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

卷一

五

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
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
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押至鐵塔
寺伽藍等神具折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
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淫牒之語敢
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
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
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是神悔而方知畏

天吁亦晚矣

醮儀不備

趙提幹彥瑛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
有警趙亟許黃錄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
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請光孝宮道士王若
川告盟但合用教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
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
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
任而凡事終不留意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

卷一

六

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繫之
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
可不懼哉

書疏不誠

安成南江有李子椿者命館人戴秀才作疏上
星官而忘書星上紫微大帝銜位子椿云先生
如何運了聖位戴乃添在諸神之間子椿亦不
及知越數日戴忽得病見本里社神康玉領神
吏皆來追攝至一冥府殿上有王者問戴云汝

為人書疏大帝而無聖位却實於諸神之間罪當死戴無辟以對但乞限回家區處家事語未竟見湖仙真人來為其解釋王者不從言且保戴某三日戴遂少蘇囑付妻子家事逐一了當恰三日復見黃頭力士來追遂死甚矣文疏不可不至誠書寫也

朱道人拜章

後溪劉光祖家蘭州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宦意甚精專

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扶之只有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仕宦不絕

天門放榜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塗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也

論星受譴

安成王用可幼出家為仙壇冲虛觀道士與法官王和父友善每為人修疏禳災稱日者推占某星某曜為凶惡者不知其幾淳祐乙卯年閏十月水官解厄之辰忽得病見黃頭吏追至一殿下上唱云汝何專為人論星辰王分析云此王法官言上唱云王法官只口稱汝不當形紙筆方震懼聞見殿上照壁有黑蟠龍像表裏通

明有若水晶見殿後人物往來其間王平日事
玄帝香火見帝躍馬自外而來儀衛如所畫王
俯伏告乞解釋語未竟見三官大帝下殿揖帝
入內不知云何出王再行懇告帝云已爲汝
言之矣後聞殿上喝云王其不合爲人誣訴星
辰罪當死姑以玄帝之故特與病延一紀方出
殿街遭跌而驚自此患頭低背曲十二年而死
信知尋常出家人爲人作疏不可說吉星高照
凶曜退臨八字但乞赦罪則可當以王用可爲

戒

宋朝革命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
唐道錄行持唐素以禳奏精虔著名伏壇出神
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
魔王界內且爲大花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
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又行揮下未免默叩祖
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詞即達未嘗過差不審今
日何罪而若此未幾有天下傳祖師張真君旨

揮引至三省敷陳所奏事因蒙送膳奏院看詳
院官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
章表祖師忽記曾聞王音不可進奏矣但其辭
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王
帝殿前通達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官引致
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後有十
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
宋國人民疆土盡一付汝神人者跪拜祗領而
退荷青冊人皆隨之傍有天子謂唐某說宋國

人數盡矣汝章之不達有由也唐辭祖師還神
不敢彰露丙子革命後方與人言固知

大元混一區夏之盛正如書曰皇天既付中國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夫豈俸而得之哉

齋醮靈驗

宋提刑疊山謝初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
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爲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
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

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終多但毋咄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沒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蹙額謂曰沒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

志后二

十一

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出林魁徑到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諳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

此出離幽閔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之李仙之流也

幡竿天篆

逍遙觀葛仙翁過場也宋紹興甲子鄉民有為燕會以祈年者曰五雷會命道士李宗朝主之有民苦於社鬼之為崇者作牒訴天附李使實青詞函中李不可則賂其徒使竊寘焉初不知也明日幡竿得幅紙焚焚之餘文字可辨乃民訴社鬼牒也牒背之首有書九字青色紅屈不

志后二

十一

可識有道士曉天篆者為之讀曰散漫之罪告天不行下乃仰字九字皆闕八分牒尾二字如印闕二寸半長倍之其文曰詔百鬼亦青色其紙經火焚處色皆青道士作醮謝過匣藏其書于觀

祭煉感化

廣州有商人與同伴泛海往諸國經紀偶中流得病力別同伴登岸歇泊至一洲間結茅居止却與同伴約云汝若回舟見我竹竿標記我衣

裳即來相接若無竹竿即是我死矣不必泊舡
恐阻順風也越半年舟經前地則竹竿衣裳並
無亦難望洋而尋舡回廣州訪其家人歷道其
所以全家痛哭叩命道士建九幽齋醮祭煉天
下孤魂至夜三更召請之時忽聞屋上有人連
呼曰我在此遂用梯扶下乃所度之人是生人
也即救以湯粥方省人事云昨浮海得病止于
洲渚上忽有二婦人挾我至山中石崖內每日
亦有飯食與我但不知得此身是生是死已近
年餘一日聞二婦相語曰有符使持公文到水
府稱廣州某人因作商死於海島今祭煉天下
鬼神宜留此人在家我與汝自去赴此會其人
密聞之力叩二婦曰望帶我去一觀一婦曰不
可一婦曰不妨遂挾至其建功德所約曰藏你
在屋上不得作聲待我二人去壇前享食適聞
道士出門召請我名姓又是我家作醮主且曉
我家人哭泣之聲是以叫呼二婦方知罵云我
不欲帶他來今事泄矣飛走而去其人歸雖得

再生但飲食甚少越兩月死蓋為鬼氣所侵不
可救藥但得終於正寢而已以此見祭煉之有
功如此

祭煉有功

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
罷倚窻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
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演田季鑄馮曰
此陰府也知官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
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
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
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
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速歸故鄉
出門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轡從者十餘人
呵殿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
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答曰我在世
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為掌祿判官陰陽
異路機不敢泄知官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
速回若更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

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卷之二

十五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

道教門

道法

天師退潮

宋嘉熙庚子杭州潮水不退趙與權尹京奏乞召張天師議治暨至連日作法水如故遂考照云有蛟三條為祟一是濟王因史相廢其為太子以理宋代之怨望致死一是華岳乃武季生因作詩負罪一是一官人因不肯輟軀下蓮池

志之三

捉木刻金龍遭鍾覆火燬而死理宗云柰何天師奏乞設黃籙大齋以為拔之方可於是紫大內崇修方移文水府而潮即退後華岳與宮人奉寂無所聞但理宗每與周國公主閑行見前有着乾紅背子者曰此必是濟邸蓋亦心疑見鬼云

天師誅怪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來謁眾齋與之而惡其不潔齋罷

謂宅有厭氣宜書符以厭之請黃絹三尺濃磨墨方秉筆起只圖一烏圈如盤大衆笑道人亦去道堂揭而寘之壁間須臾見黑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方知爲天師親降也

天師誅蛇

婺州東陽縣有郭即中家依山而居山石險峻樹林深密常有蛇爲妖人所不能治郭有一女年十六歲容兒甚麗忽尋不見父母疑爲祟

所惑朝夕思慕不已遣人齋香信詣龍虎山迎請觀妙天師救治師欲翌日啓行是夜夢祖師云汝母往吾將自治之忽一日有道人到郭家謁水問之曰尔家中有何憂事郭以失女事對道人曰我有道法尔當遣人隨我尋之遂遣人隨去至屋後山中令其人閉目謂聞唱聲即開及唱一聲開目見山中火發焚一大蛇於中女立于前詢之乃此蛇爲魅其怪即絕道人乃給符與女服獲安如故

天師斬電

大德戊戌年鹽官州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於省府復加修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圯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能復省咨都省

聞奏欽奉

王音札請三十八代天師馳驛詣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師遣法師乘舡投鉄符于江初則鉄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迷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淤中有異物爲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許狀如鼃有殼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

法誅蟒精

邛州道士張碧雲行雷法四川有名鬼神望而畏之時魏鶴山弟文翁知叙州內人得病纏綿不愈差二承局持書與狀去投碧雲碧雲即書

二符與承局祝云堂內焚化以一就竈中焚化承局歸告文翁如其言焚之數日後但聞滿屋臭穢忽於閣板下見一巨蟒長五六丈已死其家方知為崇者蟒也夫人之病遂安

法誅蛛怪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適人因春首歸寧與其妹同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肩拂之不去女以為怪意殊不憚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

志序三

四

此物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可免此是一怪聞黃靈莊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黃公為遣將發符令以符於竈中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前之山傍空中見有一真紅婦人為雷神所擊往來數四須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坑谷須臾雨霽往視見一婦人橫尸在焉其怪方絕

法誅土偶

周大三婆因往寺中見土偶像美貌自言曰得一丈夫如此足矣自是每夜必至久焉白晝亦至其夫投巫治之莫驗遂投環法師與之一符令此掃佩之一日崇語之曰汝疑我奪其符為二各人一半法師怒曰自與你討分曉每遇與人行持必附奏一日陰雨大作其婦人已寢聞雷聲頓悟具言其崇為神捉去自是怪絕逾月此婦人因在園中見此崇在隔牆恹惶垂淚與語曰久在園園近方得歸婦人曰因何得歸答曰郊天赦耳

志序三

五

法治巫鬼

安成歐陽辰翁寓居北里元貞乙未令僕入山伐薪遂犯古壇場及張巫之墓其家即遭癘氣而為首運斤之僕死焉次年歐陽家有室女名庚在堂奧間見一綠衣老人遊行又見二猫爭鬪復被崇摔倒於地首飾俱失昏沉不省遂許神願移時稍醒却云得公公貢士奪回得我迹

後飛砂走石推門戶間作雞犬聲百怪並出而
女子昏沉如故遂請西里法師周聖可劉信師
行持救治越半年神吏方契勘到是楓坑死巫
擅鬼恨伐其木而為禍續被前妖豸冠絳服鳴
羅調角挾取女子置於樹枝若楚之二法師差
馬趙二帥取回女子即吐出科斗土石腥穢逼
人方少醒於是即奏上帝乞降雷伐五月十四
夜霹靂一聲其樹折矣巫壇余黨又結連他鬼
現形示怪二法師竊窺山鬼作猶形於樓上群
起擊之其聲甚哀值火滅而逃信師夢神吏云
合牒當境并吉表兩州土神同捉後移文即捕
到諸鬼計百餘名押送鄞都定罪歐陽家方寧
而女子之病亦愈妖精之橫如此

法救產母

翁道應建安人嗣雷法事香火甚謹嘗有一婦
懷孕十三月不產躄羸骨瘁忽數日腹痛如刺
不能勝奉家憂之其夫請翁法官救治翁遂祝
將發符俾服婦恍惚見一金甲神人火髮青面

乘空而來驚呼間產一肉毬有小蛇三隻蜿蜒
而出首紅而身青背有金線乃以鍋覆火鍊死
之再給符俾服婦体即安

聲遠雷法

張聲遠名雷發奉行雷法甚有靈驗衆皆神之
寓廬陵道堂一晚山行行一村婦暮歸堂中焚
炷但口中作吃吃之聲忽仆地竟死雷將之靈
如此行法之士忽慢可乎

行法不正

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
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
未畢有賣糖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
正神胡不允由是棲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
病遂為巨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興年三十
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
現六黑字曰奉天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天乃
古文天字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超度瘞鬼

閣門祇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為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無效中立曰凡人痛苦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纏必令似喪偶鬱結成疾耳今歸驛當為齋心明晨看視即知秦歸默告所事上真備述前事慶祝求托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携香火入房中立只君困憊遂具詞奏上真

卷之三

夕有人扣門却是亡魂張氏至曰念奴係陳景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膏醫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附夫身非敢有為禍也今憑閣使仗此聖力解釋宿冤今得托生鼎州羅宗傳家為女身矣左手大指甲內有金色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表證為驗自後景仁病亦愈

扇能起風

揚披雲得道之士前世乃火府真君也居南劍

州一日里人娶婦會賓披雲亦預其列欲赴宴而無催者將謂不曾約客潛往觀之燈燭熒煌賓客雜選披雲謂戲我矣我亦少戲之以白扇揮於簷狂風四起燈燭盡滅再點仍前主疑今晚何事如此試思之知人皆以請過獨遺披雲必其戲我也命請則已高卧矣衆屈之堅不起主者又親屈乃至告以滅燭之怪披雲曰此易事耳且遂去扇風乃止

道術

卷之三

林靈素

林靈素温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往來於宿毫淮泗諸寺群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歐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脫之置於館問其吐納燒煉出神之術携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宗夢赴東華召遊神霄宮竟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視之若與舊遊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

皆王帝子神霄玉清府有左相仙伯書罰仙吏
褚慧等八百餘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
乃左仙伯臣乃褚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
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寶籙宮
於京城創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官改寺院爲宮
觀僧尼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
貴探問香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至宮見壁
間有新題詩云捨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志序三

十

宜真洞賓却識林靈素靈素何嘗識洞賓上由
是愈加敬愛靈素寵幸一時出入導從頗衆至
與親王爭入內門從者相歐又嘗衝太子節不
避時貴京城大水累遣靈素禳之不驗又全
臺上言素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遂遭
屏斥歸温州後以血疾死

神翁預知

徐神翁雲遊至安福浮山觀每日飯後塊坐殿
角管轄曰莫閑歇可爲觀中崔租未幾告道衆

曰某處米某日來又某處則某日來如期佃夫
俱荷米至皆曰米自當納何用撮警人日日相
煎炒耶蓋神翁以紙剪人吹去而人不知也後
迂于北真觀一日觀門前水泛翁邀王道士渡
江王固辭翁伸手巾一條于水面以足踏手巾
而過正力挽之但云鍾樓角有少文字以付汝
矣王亟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由
此行法甚靈

預知國祚

志序三

十一

宋湖右有道人姓吳名守澄號孤雲每年隨寓
遨遊市井只丐殘酒痛飲人不見其喫飯言事
輒中德祐甲戌自正月旦日以來醉中只言他
來也我去也終日不住口或問曰誰來答曰臨
行時與你說又問曰你去何處答曰去武當山
逃性命到三月將去之時用一大幅紙盃穿靴
頂笠人持弓箭旗幟坐馬不計數後貼紙書保
重兩字撐起與人看却渡江從水面上行去後
人方悟是大元軍馬來而宋祚亡也

先知死罪

桑道茂祖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之教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往京城收逆徒教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道茂以為上

客

噓氣燒腸

陳道卿云余嘗過邛州白鶴觀見一道人衣褐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觀主謂道卿言此道人多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一戲為別道人欣然呼一道行取盤付之令相去二丈而立道人曰我噓氣汝張口受之竟腹熱即言不爾當燒爛汝腸語訖噓氣向之須臾道行竟腸熱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

益中道人奉益示座人曰誰能飲此奉座穢唾之乃大笑奉益自飲言別而去明日道行惡聞食氣唯飲水教杯月餘出觀不知所之

種蘿蔔子

安福城西四十里間地名蒜坑舊有道人過一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於囊中出蘿蔔子一勻教其人先布茅燒地趁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也

道經

度人經悟道

章思廉遂昌人少業儒以經季名三舍酷嗜度人經誦念不絕倏然有悟棲迹邑之壽光宮蓬頭垢面出則行步如雲能言禍福一日太守錢公端礼問有仙人來否章曰吕公現在溪邊洗猪皮遣人去看果有其人吕曰此思廉小兒多口也一日紫虛觀有大桶醬可數百斤章乃阿屎其中道衆怒而撻之及搬醬盡其下有巨蟒蟠于中使不先知必至貽禍矣後數年仙去太

守錢思禮贊其神曰蹤蹟浮雲形骸槁木仙不行怪隱相絕俗其中炯然無物不燭像而敬之以警凡目

寶誥功德

昔有開食肆者死爲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鴉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教大銀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而北下拜諸畜盡皆退去羹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完債俱獲超度矣

志卷三

十四

生神章

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券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幽局矣邦佐如戒後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力已托生矣○蜀青城

山丈人觀道士李若冲赴醮會夜回憩於山前俄頃竹陰中有一女子號泣而前云獨卧經秋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渥濕衣襟損玉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亟還是夜偶上元節三官考校罪福之辰若冲窺殿上有衣冠珠履之士背面北立奏對殿下皆罪人列於廊廡間中有一女子爲獄卒繫於鐵柱杖之痛號徐察之若山前所見者俄而侍立之神以劍指若冲云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岳丈人考校日不宜久立若冲潛避遠且具白其師唐洞鄉師曰汝知之否昔孟昶於丈人觀祈禱麻姑壇有城令獻一女曰張麗華納之觀側忽一夕風雷雨電騰空散落張氏遂死葬于山下此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高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當救拔之若冲曰何法可救但誦九天生神章焚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偶值魯家建黃籙醮若冲遂置簡書誦生神章一卷仗彼醮所通懺罪燒簡之時若冲就中焚之明旦復至山

志卷三

十五

前竹陰間見一塚乃張麗華墳其地上有沙字
四句曰符吏匆匆叩夜高旋憑金簡出幽窟蒙
師薦拔恩非淺更覓生神九過經

經不壞身

福海寺心法師行瑜珈法持穢跡呪里人有疾
請師治之夜夢鬼使曰此人為上帝所譴吾奉
天符行藥師母往及夢覺則忘之矣次早往疾
家方嘆水水則自內流出方悟昨夢已不及事
行持未罷師疾已作亟回已不可救越三日化
止見兩手兩脚舌根如赤銅色續附童云誦呪
有功舌根不壞握訣有功手根不壞步履有功
脚根不壞豈非金剛不壞身歟

籙

授籙感應

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
勤詣龍虎山參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
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
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

曾葉道士復曰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還家取
籙再來此尋我并說與你家男女今後也不須
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專可
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言焚訖復死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佛教門

佛像

盧六祖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學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架裝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負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光至

志

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載之過北今已發回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蔭之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華非木竟不知何物有貝華經十六七葉有佛西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尊龍拗深潭為人害六祖曰只怕爾变小不怕爾变大其龍果变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附後惜其龍不存

蜀中聖僧

蜀中最大之山惟稱岷峨岷山者青城山也乃

張天師顯靈之地中有三宮九觀有大面山高

九千餘丈四時常有雪下六時水投筆增鬼市

鬼城鬼障與鬼誓日月盤天地盤白龍洞黃家

洞木葉符多有聖跡不可名該峨嵋山者高七

千餘丈上與天齊詩云不知山大高多少只見

星辰在下頭有黑水寺白水寺山嶺有望佛閣

四月一日開寺門六月一日觀佛者上山先觀

羅漢見次觀普建見次觀普賢見人人上山所

觀不同至七月一日寒甚不可居下山有請佛

鳥先叫然後諸佛見聖僧者有一人入山採柴

深入無路可出忽見大木爛朽半邊有一僧坐

于內而指背纏身三匝後山中申官官差人扛

至嘉定府中再三叫之方醒開眼云我是廬山

慧遠禪師之弟謂之惠可我深入山坐于木中

不知今為何代言畢遂不復言亦不食不起至

今聖像留白水寺

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普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
光明往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
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如之頂間妙相具足
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
寶為之五色璀璨寶為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
謂七寶瓔絡夜有神光為異拘取之以貢
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瓔絡
欲回天竺期以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
天遂遣回天竺

志后四

三

石山巨佛

唐顯宗弟畢為西川節度使奉詔命於嘉州對
岸大石山中鑿一巨佛高百餘丈面闊十餘丈
兩耳二井可以汲水供厨起九層樓以蓋覆之
謂之九頂寺夜夜有聖燈自峨嵋山來朝遠望
皆見又餽使有德於蜀蜀民思之家家供祀後
來朝封為南康郡王四川都土地至今血食焉

佛化

羅漢降生

民齋謝諤字昌國官至尚書後以臨江開國致
政天下皆與覓牌額字貢銀鈎畫也至大金國
出千金以構其字而不可得一日有江湖士人
哀告求覓劉國大銷金鋪六字公憐而書之於
中脫套大金國字朝廷詔問大費分析其恭人
擊碎所用墨池云老矣何必苦此筋骨公復以
破墨池再寫却與夫人云人在門前等守此字
送人便可得五七斤或十教斤糴米供家我何
可憚勞其厚德如此蓋公生時其父夢居近僧

志后四

四

寺第七位羅漢臨房即誕而寺僧先一夕亦夢
第七位羅漢辭去謝宅公將死時繼寺增人夢
羅漢歸因知公乃佛位中人故富貴壽考尋常
不同

金剛負擔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
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
老并教其過失每夜至更闌方已長老雖怒久
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

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
至乃知其來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
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个去風僧
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
却用繩穿一擔以拂掛於金剛肩上乘僧見之
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
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
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
衆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棒呼噪過住風僧回

志后四

五

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
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
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

觀音化手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
其姓者好善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
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乎道人曰有城中王
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問到王
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半錢

奉施一半李得此香遍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
山下小石江邊有一神左手提鍾無右手立于
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整頓是名立地
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爲生
日非也

觀音現身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槃其西州作無
礙大齋三晝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
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月九日有遠方一僧

志后四

六

水下坐化去衆以竹荷扛赴柴接火化數千僧
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鐵匠姓李携妻與二子
同來於衆中高聲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
早往西方去般若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
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化大衆莫不嗟嘆
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七真僧

七真僧真身在南雄報本禪寺乃唐朝六祖同
時起五祖衣鉢僧也內有一僧虛空坐化于寺

前井中一僧專喫猪頭手弄頭錢名為猪頭和尚坐化歲早郡守禱雨迎于郡忽頂髮自生相去六百年其靈感如此

小釋迦

表州仰山小釋迦南雄州小崑村中人姓黎學釋教出外得道一日回鄉其母以肉啗之黎曰不喫則違母命於是食之遂以刀割其肚腸在小溪水邊洗濯有村樞稱其小名罵之黎口占四句曰得道莫歸鄉歸鄉道不行江邊老婆子

志后四

喚我小時名於是徑往表州建道場至今靈驗每歲南雄鄉人上山朝仰則先一夜錫杖自鳴寺僧知小釋迦鄉人至矣

身外有身

慈雲長老姓王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游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煙爨唯一巨甕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甕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為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

賦中魁選繼為御史時垢子事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為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次策以兵伏之為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弼諧之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全臺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大興兵征遼道上奏甚艱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頭乃覺身

志后四

坐甕傍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為性命心氣內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是道乃削髮披緇居大慈寺禪功精進將去世作詩曰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遂兀坐而化

伽藍護法

宋徽宗崇道教林靈素上言改佛刹為道觀僧曰德士行德童崇明寺德士度深無聊出寓本

村橋寮寺有五通護法極靈道士寢食不安乃
杖劍勅水遠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
於汝服神忽於佛殿簷板之上現身倒行數步
皆黃泥脚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
素仍命彥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脚迹未泯鄉人
今以此官稱之

鸚哥顯靈

江陵府某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至元壬午冬與
衆相約欲過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
鵡作声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
意其人省悟美是觀音臺上个顯靈報我遂不
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
此人獲免

志居四

九

聖僧

僧圓澤

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善相
約遊峩嵒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由泝峽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鬕而汲者圓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
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
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避者三日浴兒
者願公臨我一笑為期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
外約與公相見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
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見果笑源後十二年赴
其約聞為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
上舊精菟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歎
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
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
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
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
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志居四

十

婁道者

宋真宗朝承天寺婁道者有智慧能逆知吉凶
宋真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意未决命嬪
御出見師閱云凡二百餘人皆不語至章獻挽
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為陛下主家計上奇

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
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
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被不動
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其火化忽雷雨
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出白煙自焚立盡而
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
淮岸舍利等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
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法華

志居四

宋仁宗朝有僧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
誦法華經故以為名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
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
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
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內二付中書上夜焚
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
臨毋卻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
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

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
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
殿尋晚暮嗣息無有法華期一決之師索筆引
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
莫測其意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方驗前言也

佛誕

諸天明誕

志居四

練丙乙為屠家子至元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賽
諸天善願甫畢與妻爭開闔市屠子牛亟往分
肉手持齋饅頭沿路口嚼至牛場正值煮血方
熟即取數塊啖之仍分肉到家即病但聲聲呼
佛乞命別無他語二十五日近午即死

僧竊聖像

淨心院僧惟懋處州人住永福院專事餘時常
住法器物行貨賣有佛前長幡取之以為神襖
裏胎一日又竊諸天聖像及羅漢像皆至梓亭
街忽天色陡暗雷電追逐匍匐走至淨心院雷

電燎其兩足爲之焦灼免歐擊不逾旬日爲人殺死院門前豈非佛之報應者哉

佛謹軍卒

建寧府浦城縣有淳空佛極靈凡有祈禱其應如響有真身在縣側南豐寺丁丑年間軍馬人往剔刮其身遂至損壞於是用手剔刮之人皆病瘡癩皮肉道裂而死

毀壞佛像

雙溪村崇明院有地藏并十王共十四小身以

志居四

十三

銅錢爲骨泥如其上閱年既久淡剝錢露浮祐年間淡竹周上一監無知利其有錢擊碎佛頂身身取其錢每身得錢百餘其時錢貴物賤得之其喜殊不知神佛有靈果報立見渾身病癩連年痛楚腐爛見骨手足爪亦皆脫落僅存指搯遂成殘患續剪髮爲頭陀背籤筒沿門教化如是教十年方死

擊損佛像

中音普慈藏院羅漢額上有傷如小刀痕僧本

生住院日見之問焉或曰昨有一少年到此曾用一小鏡擊之復以其免古且陋又擊之因此致損後此少年額生一疽久而不愈透腦而死

觸穢齋料

宏溪有農人范德一日主家令其出邑買齋料供獻諸天到邑收買齋料寄宿練家飲酒大醉次日歸至家一身如縶疾痛莫忍不可屈伸乃急喚其母來前具以實告曰昨主人令我出街買齋料供養諸天是夜不合飲酒宿于他人家齋料亦隨之必以是觸穢得罪汝亟命僧啓許諸天與我贖過僧方出門而范死矣

伽藍謹罪

淮西李覺本年方總角稍聰俊音聲嘹亮面貌瑩潔自幼持蓮齋善於科教居道衆中人不知其爲男子皆以道娘稱之嘗赴齋會堂主器愛之舉爲懺首留宿踰月遂至不律醜聲播揚一日堂主與覺本同於卧房內發狂具言違戒律之事今爲伽藍謹責合堂道衆急爲我禳謝道

衆燃炬燒香方禳謝間二人已俱死矣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志序四

十五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佛教門

水陸

設齋不誠

湖南帥別之傑未第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冥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傑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云

志序五

十

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汗監齋已擲刀於屋瓦矣土地又問云病可醫不曰但以寬心土服之即安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實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遂再許修設冥陽齋供為願之傑言孺人有疾吾能察脉當為診視用藥診畢一如鬼言一取寬心土伴以別藥夾和煎湯厥疾頓愈家以為神贈以五千楮後之傑登第帥湖南道經分寧再到觀中留題一絕云聞說旌陽

舊菜壇故浮脩水一來觀至今磨劍池猶在冷
浸一天星斗寒觀刻之石池在觀左縱二尺深
廣各三尺

鬼取水陸

紹定辛卯科廬陵有一士人陳勲請舉赴郡謝
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暖日見一丈夫青巾紫
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帔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
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
僕云此是解元暴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

志后五

復如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尔何兩日隨
我二人云尔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關係一男
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尔向者貧委實
權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後
如其言而酌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巖主
附之作疏語及無遮文

薦拔亡卒

前宋芮興勇畧之將也在孟保相無庵麾下自
金人南侵在京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喪

師乞界祠朝廷從之閑居礼佛以樂餘生如此
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
撥發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芮獨見之遂出門
而問曰汝何故來此衆人曰平生在大尉軍中
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爲帶血之
鬼徑來告訴芮曰教我如何衆人曰伊求薦拔芮
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芮後建水陸大齋及九
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中又見
在前一二十人皆猶墻而下遂叫喚家人僮婢
於前指示之未久芮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
化

習名孤鬼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
諳熟一夜孤灯隻影習爲梵音召孤鬼文未幾
鬼物羣集或在屋瓦之上或在窓壁之外相呼
而來啾啾有聲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以爲窘
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投本師設齋懺謝
○又太常寺丞賢良周啓明一日製撰三十六

類孤鬼文皆指迷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未
前不去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得指迷超脫故
迺相告來听法侍即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誦
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思猪蹄羹

龜山庵僧宝說每有人請做功德去時必買猪
蹄用大瓶煑羹宿火以待次日功德散後歸食
只以三日為期歸則此肉腐爛可以醉飽矣忽
一日功德散又有人請加持水陸此羹不及食

志卷五

而遂行是夜鄰人夢諸鬼曰今夜齋官至誠加
持僧心存猪蹄羹使我輩不可食忍飢而去非
主之罪必將有以報此僧越數日僧劇被鬼擲
掄手足俱若有所縛得行童扛歸便成風痺之
疾累年方死

茹葷赴請

集福院有僧平生好唱自奉靡所不至每判解
食既受疏後茹葷如故赴緣則煮猪蹄以器盛
之為途中飯食之需後病腫膨脹痛苦數年而

死

僧無戒行

浦城縣有一僧俗姓吳住南峯禪寺常為人主
行聖會看經方畢午則恣飲酒食肉畧無戒行
後在勝果寺為軍馬殺死○又一僧為人判水
陸偶忘携房鑰匙行判至中夜忽思及心在鑰
匙鄰人夜夢鬼曰醉和尚今晚施一把鉄我輩
空來次早飲酒中有小鉄一片哽死

鬼嫌齋持

志卷五

五

安成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
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
遽灯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
按坐聲又在按下亟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
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
得心疾不之而死

佛經

持經免難

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經

廣勸人念佛及寫經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舡小莫渡候某家舡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更風起舡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過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更舡到邀通上舡至教山坳出舡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揖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通云何得現世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閱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卒步則

志卷五

六

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自是還鄉愈行好事至臨終之年果壽三紀

江神送嫗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咸淳己巳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澎湃衝激咬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會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身之衣襟皆濕堆所佩之經獨乾

志卷五

七

金剛現身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路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跏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金剛經免死

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按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丙子大元軍馬之

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托生和州歷陽縣土名雞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尔其如教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相公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御貴無一差舛王

志原五

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唱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千交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教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入冥得經

上都僧靈幽遷化至冥間王問曰在生習何經業答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少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教

刊此經於涑州鐘離寺石碑現在從尔時慧命須菩提至是名衆生

誦經卻狐

季回婺陵人元和年應季不第東歸夜夢一僧人與回曰若來春要及第何不念金剛經回心大喜沿途便念去家千里因宿橋下忽被一女引至一村宅又見二女在傍回疑是妖怪遂念金剛經口吐異光伴女化狐而去

經糊鞋底

志原五

九

周五教授溥祐乙巳館於蓋竹李山余家六月間有齋隣人晚食後納涼于橋忽陰雲震電大雨冥足失其鞋亦不之覓須臾霹靂一聲即忙走歸次早至橋見鞋扯出金剛經撒于橋之上得之者遍以示人布悉除去惟存其布痕字歷歷然不似罪業以經護韜遂有此警

蛟畏佛經

吉顛二江之界地名曰造口有居民二三十家皆樓居以防水患咸淳丁卯五月間贛江之水

湧至平地水深一丈方平退間又驟長四五尺
浸過屋簷諸人亟視之乃水面浮一烏牛背負
一大紅蛇在波濤中凝然不動衆以為蛟所變
攔水不去各許神願牛亦不去有一老人者遂
用白絹一方兜裹金剛經一部用力擲在水中
離牛五六寸牛回顧之即徐徐而下水即隨之
而退衆人皆免於沉溺經力之足以服惡孽者
如此

寶積有光

西鄉王洪靈先院前舊有王必大聚夜于家與
寺爲鄰有行者道闍亦來從游每日以經呪代
課心遺經兩紙在壁角糞壤中忽一夜其起燁
然有光俯而拾之乃寶積經也自後不許携經
入齋

楞伽經光

張文定公方平慶曆中嘗爲滁州游琅琊山藏
院悅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
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

楞伽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
因號二生經近時有閩人揚彥國深究宗乘遂
發注此經仍折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
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祝付其家以此經
徇葬久之其塚間神光發輝村夫疑其所藏珍
寶謀納其家其家知之即發出經神光遂滅因
以此經于世

證悟

海珠明了

西來和尚名了鎮浦城人有妻子一日往溪邊
捕魚拾得金剛經誦一遍心即開悟棄妻屏子
緇髮散施剪髮爲頭陀每日誦經徑過雪峯充
火頭數年開心見性自此精進繼即爲僧又往
徑山問道歸住浦城天心寺爲白蓮導師弟子
甚衆敬發善心創南浦橋所題金谷木植悉有
餘溢橋事未備一日忽澡洗遍辭鄉里於至元
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申時坐化衆官
迎之眼復開有謂之曰何不待彌陀誕日去師

曰時不可留而作偈曰一生參禪說盡夢話三界虛空又說甚麼嗔撒手虛空法性身借問有誰遮得我又云我是無盡意菩薩踰三年我身皆舍利子命弟子葬於天心寺後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得成端坐而逝越三日弟子千餘人送葬寺後山昔號西來今號海珠

聞經立化

建寧府劉屠性狠屠宰為業一日侵晨持刀正

志居三

十一

於案上賣肉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邊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白而劉屠若有此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警悟坐化

福州福清縣林狀元希逸奉先庵僧勤有座言前守庵僧云常好坐禪主家加敬不時施以衣服齋食徒弟亦均受其施林苦於無子囑之祈嗣累年未應往往一念稍差一夕坐禪卧倦忽夢主家請去為僕引入馬廐中隨即驚覺衣

服上微作馬糞臭心頓警悟且悔厚獲信施難以消遣再起靜坐未知報答之方次早主家相召及登其門馬院前果生一駒此心愈為警省歸庵即沐浴趺坐而化倘然平生精進必至墮落矣

悟稱佛號

州浦城縣臨江鎮有一人夜見四人過一橋一人着青衣上掛一白手中見橋柱上有阿彌陀佛号念一聲遂相將踰牆過章家其人將恐

志居五

十一

是盜又恐是章平日所用之人忽至雞鳴不見人出次早直往章宅問其所以章謂不見其人尋有言愈厲章遂帶其往屋內遍尋只有犬生四子恰如所見服色內有青色白項者已死蓋謂得悟般若者至今一也

悟清般若

張陳二有女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甦曰初被二鬼捉去過義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

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時月色如畫奴遂
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忽一綠衣人前曰此人
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悟其
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二
黑一斑斑者偶隨池死急取錢以還其家陳不
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佛寺做好事以贖過
然則假借可不還乎法可不信乎

志序五

十四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

文華門

詩

詩免邑宰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軀親既以脂膏
供小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
八春可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為感動

志序六

驅蝗虫詩

元章為雍丘令虫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
司以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
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
丘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為壑
時元章方以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書其後云
蝗虫元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灾本縣若還
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絕倒

上元遇雨

江丞相古心淳祐辛丑知吉州遇上元喜放燈
與民同樂適大雨作有士人投詩隱隱雷聲天
鼓吹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
姬娥作主人古心喜而厚贈之

試監踈死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踈
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
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
門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
本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
哭聲嗚呼悲哉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于壁間者其辭云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若
欲置丹青以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鐘間氣八千春愿祝脩齡不須更作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詩退風濤

江古心知吉州兼提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
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大恐請燒香
許愿古心以胡床坐於舡頭索紙筆書一詩云
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
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總投江旋即風恬
浪靜徑至洪都

詩刺時相

開慶己未丁大全因貂璫董宋臣得相不愜人
望江西路分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鑛非銅
鋼樣堅寒坑終離亟趁炎十來鎚打隨成器一
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余憑鑽引任
教嫌休言深去難抽拔自有羊蹄與鐵鉗丁見
之大怒繆竟以此得罪配化州後丁果召庚申
之變君子曰詩得比賦之体使之在朝必一敢
言之士也惜其晚節全非

十七字詩

舊制每車駕孟享詣景靈宮太季武季宗季諸
生例在礼部貢院前設幕次迎駕起居都人識

其在季歲康康粟及迎駕之時皆襴衫幘頭作
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
蟲

詠石僧詩

宋高宗一日生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
家處州有何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其
詩曰雲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獨立幾經春有人
若問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真大稱旨本無此
詩徹夜遣人歸刻石聖僧之像

詞

大學嘆世

宋德祐乙亥大學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
對芳辰消遣無柰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
千紅塵土衆宮女行鶻促歸期朝士去鶯收倭
舌堂官去燕作留人語大季上書遠攔紅藥韶
華留此孤主只陳宜中在○真箇恨殺東風賈
相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
見飛書傳羽北軍至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

堪傷處新塘揚柳賈委名小腰猶自歌舞又

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蕭蕭甚情緒釋柳

初君嬌黃太后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

舟飛渡北軍至那更塞鴻無數沈民○嘆離阻

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

是何人惹愁來賈出那人何處賈去怎知道愁

來又去

挽狀元詞

徐梅堃元杰官至侍從安享富貴一日為嫉者

所藥七竅流血腹裂而瘻國季諸生作沁園春

而哭之以此見爵高而身危可不慎哉詞曰三

季上書冤乎天哉哲人已瘞自網常一疏為時

太息典刑諸老盡力扶持方哭南床繼傷右揆

死到先生事可哀傷心處笑寒梅冷落血淚淋

漓人心公論難欺願君父明明悟此機昔九

齡疏諫祿山必叛更生累奏王氏為危變起范

陽禍成新室說着當年人噬臍君知否但皇天

祚宋此事無之

送夫入學

宋嘉熙戊戌興化陳彥章混補試中次年正月
往參大季時方新娶其妻作沁園春以壯其行
詞曰記得爺爺說與奴奴陳即俊哉笑世人無
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印信乘龍賣
緣叶鳳選似揚鞭選得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
樣官坯送即上馬三盃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
燈隻硯即君珍重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
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彥章去早歸則

个免待相催一時傳播以為佳話

賦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係福州人解
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
闕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
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
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讀書乎對曰臣尚未

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貨奩甚厚時
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
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
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
須臾咸泣東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
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之志隨寓發見感憤如
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賦破題

江古心漕江右有三山林德頌謂之問其所業
則曰詞賦江命賦題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林破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
奇耦伍而揲參江太喜即厚周之

雜文

勸農文

吉州累任太守勸農文多有佳句丞相江古心
自吉將漕江西却作十詩前五首勸農後五首
勸官叙曰農不知勸農其累官官不知勸官其
害農○又吉有趙添倅作農家自勸文反騷意

佳識者喜聞因刊于此曰官勸農農自勸官中
持文幾番見年年勸我好耕田入務催科急如
箭公當自勸兒兒當自勸孫有口莫讀勸農文
有脚莫入公家門公家門前吏如虎我農性命
如塵土勤耕田早納租晚來吹笛聲嗚嗚阿婆
抱孫公趕鴨人說勸農都莫吝

史守祝文

四明史弥忠為吉州守遇閔雨祝神云當三春
荒千畝之耕誠非細事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亦

志序六

所甘心其功於愛民如此七八十年後父老猶
能誦之後二子嵩之岩之皆拜宰執此善報也

古句奇對

古今奇對甚多姑摘一二以備觀覽乳燕飛華
屋坡詞流鶯過短牆杜詩雲山千萬疊杜詩江
村八九家杜詩柳搖臺榭東風軟周詞花壓闌
干春晝長古詩此吉州曾鳳山花園挑符也先
生之心出星斗之上嚴子陵祠堂記醉翁之意
在山水之間醉翁亭記此與嚴州歐陽守也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為語燕之留杜詩朝飛南
浦暮挹西山且對鳴壺之舞滕王閣序此乃是
賀周丞相益公自潭移節過降輿也好者皆是
着題

東坡判語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
管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
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生
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効例脫籍公
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
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詭如此

志序六

西澗揆句

葉丞相夢鼎宋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
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
綵旗有一聯云閉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
天知隨從吏人捧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
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却不知墜何所此
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前賢榜語

辛稼軒帥潭日值穀價大穹頗聞富家閉廩而盜賊起辛出榜云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朱晦庵以為此八字不可添不可減真西山亦帥潭判市戶乞刈船狀云穰災隨俗生事照條亦然後李肯齋知吉州到任榜云天下道理最大國家條法甚明以至李接峯作憲湖南條榜云殺傷閭閻立見施行勿益毒濁斷不受理見者莫不歎服

四留銘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
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
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
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
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悔銘

寇萊公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
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

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
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座右銘

福建臞軒王邁座右銘曰與其收之於已然不
若謹之於未然與其已愆而後悟不若無可省
之愆能依此則終身無過○又宋初有名人作
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
茶少餐中夜飯語雖俚俗亦稍有理并附此或
可為戒之一助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

厚德目錄

治獄 凡二十三條

救災 凡三十五條

濟人 凡五十四條 又五十一條

愛物 凡二條

處已待人 凡五十五條

厚德錄卷之第一

宋 李元綱百錄真隱李元綱編

治獄 凡二十三條 湖南後學何珣校正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惡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厚德錄 八卷之一

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榜楚自誣服其獄上州官審復無反異皆以為偽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廳事詎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詰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
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
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
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所
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
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

厚德錄卷之十一

十一

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請若
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

自幕職半年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

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

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

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

耶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
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
人付三兩取轉運司虛之翰實批及某人首級亦
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
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
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
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
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募為
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耳乃不才

六卷之一

十一

如此爾尚器此安侯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徒
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
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
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
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
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
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責狀許之三人
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
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其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定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厚德錄 卷之一 四

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乃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

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閭房賤昧之事輕加誣讟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退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天章閣待制張盥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厚德錄 卷之一 五

相於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微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質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盥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盥之首我當降願賜盥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一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御軍中斬盥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讐者為之借令有之若以

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出得行

怒解溫之落職知號州

王太尉且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

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

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

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

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

駿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唯對以宜早召

寇準為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

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

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

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語仁宗曰范仲淹

賢者朝廷將川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

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

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

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

舊事為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勅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

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

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

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公得象之高相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

傅其夫人練氏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

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

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

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

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白旗授之曰吾將

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

人及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

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

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

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

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字子平以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

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

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

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請越米價更賤民無餓

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教毀之於上且

厚德錄 卷之一

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

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

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

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

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

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

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四六

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餽問之者達旦夕守

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

別駕仍即時監防出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

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

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

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

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

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

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命名以

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

厚德錄 卷之一

故主之惡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

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

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

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

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血卹振救也耶

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

羞之出司馬溫公 陳本紀問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

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

四五

四四

三三四

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日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旗幟驛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

厚德錄

六卷之一

十

捐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忘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証以樞密章奏之子綆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疇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奉大怒別選張煥鍊綆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千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

三七

此後上條

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嘗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詞云士有出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為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龍圖閣直職除監察御史詞云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仲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况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為善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斯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為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為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資贈之而親釋縛因墜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俄潯平曰然指路隅竹萌人食之堅

厚德錄

六卷之一

七

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

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為詩頌言人未來事

後祝髮為浮屠參善知識何大圭自闕來云與師熟

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人往來不絕出方寸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

偷兒入其室褰帷擬及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

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

兒曰非此謂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

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

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

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

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

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

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

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

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卯角之年同於學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講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過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

及是僧曰不然肖魁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

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

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

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

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一章

厚德錄 卷之一 十一

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為第一小

宋為第十始信僧不妄

趙閭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

隘弟侄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

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

乎命還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

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

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出陳正敏題齊別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

六卷之一

十四

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所後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能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

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妹章郇公得象為相乃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領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

厚德錄

六卷之一

十五

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君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

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
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
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
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
入奏一仁示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而世以居間為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
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
是時一府之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
厚德錄 卷之一 十六

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稍
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
以嫁仍處女也

劉燹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
子於道上燹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
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
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
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

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
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
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
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
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咨於
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
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
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
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

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
子若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
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
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錄 出魏泰 東軒筆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
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
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偃桂五枝芳人多傳誦
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儻曰僖儀禮部尚

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備左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偕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
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
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
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
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
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
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
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

厚德錄 本卷之一 十八

與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
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
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
大辟備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
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
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
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
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
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

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
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
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
給外皆以濟人之惡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
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
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
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
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
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

厚德錄 本卷之一 十九

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
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
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
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
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具
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
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
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
云 出苑史正公實 諫議事跡記 厚德錄卷第一終

宋 李元綱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群兒
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
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齟齬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
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文近曼

厚德錄

卷之二

二

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
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
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
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出僧惠洪
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師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
纒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
卒於邠齋出殯近郊賜歛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卽

三十一

三十四

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

來之亦有文萌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
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又事舍人義不
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
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
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徹之發聲
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
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

厚德錄

卷之二

二

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
先生石守道爲作傳以厲天下

曹州於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
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
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
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
留之至明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
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

四十

俊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縉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

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

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

并劾王王論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

不給以_和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

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

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

厚德錄

卷之二

三

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

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

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

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

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

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

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

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饒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

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三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

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

不增又使_四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

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

利又建蓬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蕭壚

蔬日與飯糶依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

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

堵不知其由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

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命官

厚德錄

卷之二

四

於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賈詢廣都人個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王

均之叛縣寧初晞奔山中無以自匿懼怯不能行

詢負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帥府晞卒免害晞感

之作義士_五刻石三聖院

三

劉輝發荆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

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

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任家無餘

貲能力為之上君子尤以為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

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

大臣彈擊甚惡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

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

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

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魏公之在厚愛賢實

可尚已出蒲中行
湘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

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蕪濟承事蕪濟以幅巾道

六卷之二

五

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

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翊即遣典

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

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此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

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蕪濟云無

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

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難之價直不增升斗

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

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披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齋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風悖帥亂又不寧息

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

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日

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願勝

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

府解試罷眾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

德錄

六卷之二

六

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

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

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

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怒日

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日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

心極幽薄使之然爾故憫之

出李歐陽
尹崖語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

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

三十三

從伊里竟須懸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
艸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出楊文公談苑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

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

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

真宗欣然嘉納出嘉祐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

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

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

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

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

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

貸免自天聖四年詎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

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職方張淇知江陰

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具發其姦捕繫數

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

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因召吏諭以償錢則

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聞者爭出錢以償

四十四

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

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乃簡肅公之壻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通人飯執而

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

其家而其母猶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

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又之為河東轉運

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乎至是事敗文

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

幾封一銜銀至縣整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玉為

厚德錄 卷之二

叅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

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出范蜀公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

尤為寶愛開醺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衣

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歡坐客俄為吏將

誤觸檯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

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

四十五

此出劉斧論
府名談

三三二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
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
蓋如此出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三三三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
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
厚德錄 大卷之二 九

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
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
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
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
薨衰經三年以報山僧文璧湘山野錄

三三四

官禁火災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且曰兩朝所積朕
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
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
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

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

言非天災乃王官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
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言初火災
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
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罪狀上次
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三三五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
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
厚德錄 大卷之二 十

公且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
皆與之筭命也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
來亦曾令推一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
乞以臣此狀問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
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
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擯之上令中使再
取其狀公曰得肯已寢焚去之川王素王文正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語定

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實

昌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今蘇

世昌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

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其監助正欲盡公道爾

鍛鍊何等語邪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厚德錄

不卷之二

七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

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

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出王

史志獻

公別錄

王沂公會留守洛帥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脇

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

四二

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

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

典訟又出書一軸悉敘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

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

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

厚德錄

不卷之二

七

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

免由是訟息而民安出王韓王沂公言行錄

四三

上部侍郎胡宿為邑目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

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

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

贖行丁始喻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

至顯位

四四 朝士劉廷式木田家隣舍公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

後契淵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隣翁隣翁

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庭前

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備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

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

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

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為之

闕略而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官而妻死哭之極

哀蘇子瞻愛其義為文以美之出沈府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摩德錄木卷之二十三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

其為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

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寶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

而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

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

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

當其人遂持以自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

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曰

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二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車間

達於朝廷鼎臣仰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

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

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

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

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出呂原明語錄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

摩德錄八卷之二十四

李方叔諸人同視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

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

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

請見純夫論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

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

士吳中辭謝而去出見氏客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

為業其夫則負擔輿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旬

浹其夫出外經年每出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

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巷呼為

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

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

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于以衣食其夫自以

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

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備織以資之所得備直盡

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餓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

凌虐婦復益加恭謙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

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

不卷之二 十五

弟呼之慇懃待之略無愠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

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

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

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

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

備鑒戒 出范資玉 堂開話

孫學士元忠樸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

言元祐間某嘗對待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

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

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令人如元忠樂

善者少矣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 出呂原明 童蒙訓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

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嘗密衛之泊事寧咸訪

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出聖宋 擄遺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眾適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

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

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囚遂空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認藥以

療病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

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

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

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出劉延年 孫公談圃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朝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確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

朝廷誅確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

朝廷誅確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

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
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等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
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怒於父
母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
於此

出范忠宣
公行錄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救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
且厚遺之海悅遷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
厚德錄 卷之二 十七

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
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
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醜錢遺之法所當誅也
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
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
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
也小民之情得醜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
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

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
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
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
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
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
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
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也
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出蘇子
由范厚

厚德錄 卷之二

十八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教以少擊衆并
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讒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
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
間也願以閫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
之
侯可寓逆旅有書生病亟將為庸醫所誤侯與書生
無弊素特哀其途窮輒叱去醫者自為調藥餌病
病間始與之告別

出呂原明
呂氏家鑿廣記

四三九

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朶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賈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

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四三十一

厚德錄卷第二終

八卷之三

九

厚德錄卷第三

宋 李元綱

四三十一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權掇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日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垂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鋼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賊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厚德錄 八卷之三

一三十一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耆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日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出張唐英嘉祐舊傳

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致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

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

邈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

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治庠獨不肯自此

何足以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通

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核限

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三百人所除數百有

范文正公為叅知政事會主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

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

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司馬待制池温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

惡池據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虢州初轉運使

既以奏池而會更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

鈞嘗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

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

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四三三

四三三

三三三

三三四

一

譚連年出師國力日以感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

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借職為從官

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借不

自安瓠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

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借曰襄嘗以公事

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

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

而盡輸之械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

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

不已亮收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

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

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

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

憂帝從之

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

三三六

三三七

三三六

凡除所逋三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訊寃獄全活者數千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

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今能活一人者予千錢

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饑遂發義倉

粟賑貧乏獨耀州通和除龍圖閣待制真宗數幸

厚德錄 卷之三 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昵

必盡稱道其長人以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臨時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亡

之吾豈重貨而輕救人之生止藉為羨餘及除廣

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為

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

械館以資用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

士大夫書多干請開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

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

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

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

乎

厚德錄 卷之三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

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

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

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

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

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

停止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

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

四三五

三六

四三四

三五

三九九

三六

三五

三五

四三六

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蠶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
情咸平中棟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
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
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
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
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三五五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
姑家既窮而婦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
不願若夫那叔家人衣承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
之皆感泣而去

三五六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收鄉
里故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為鄉人共謀
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條屬曰夫能為民
夫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一八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
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願江諸郡皆大歎而吏不
之收願罷官羅令民轉粟以相調足朝廷從其言

一三二

三六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
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墮戶通課質其妻
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虔州錄孝行圖於牙
門以示民

三六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逋由司時建言有負官
物而本非侵盜若憊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
自償請因上慮因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一三三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
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
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眾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
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
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
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
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
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一九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
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三六九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

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勸民饑多殺耕牛食之

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

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稽事今歲小稔請一切

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祕監比知梓州時會歲旱歎民多流移大發常平

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

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厚德錄

卷之三

其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通攝課錢數十萬事

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於鳳翔詔擇奎因

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

今商人幹濟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

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去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

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

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

宿者殺人亡去且視之血汗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引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

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饑有持仗盜殺發困倉者請

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饑乃出俸錢率僚吏及

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

韓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

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

厚德錄

卷之三

九

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稽內翰頴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

辟府待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而文以抵法命

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今子明年頴生天聖

中進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

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

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

十一

一

三

三

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學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

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賜其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

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

宋卷之三

使至所部會歲饑發官粟數萬碩賑民乏得不流

徙

趙樞密積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

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掠強服又合其辭

若無疑者積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

得其冤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廉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鼎悉推與季

弟及在臨中轉運使合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職

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

四三

一日諸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尤儉約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饑而州民通官租以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蜀

厚德錄 六卷之三

除之

石中允介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

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為徂徠先

生

劉從事顏為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饑發大姓所積

粟以活數千人也

李防禦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

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

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

三

一五

一三

一六

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

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

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

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

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隣里而周訪之皆

厚德錄 卷之三

曰此平居放不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

真盜降詔獎諭

新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常攝縣事有繫囚

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

病且甚願得一別每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

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康園練德輿為大名府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决

小吳埽破束隄頓丘口居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

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免壅

溺者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歸役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

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為禁俗之習為巫者又

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

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

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朱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

亮以女妻其子而贍其母終身

厚德錄 卷之三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好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金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

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

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

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

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

者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徂大水災傷京西尤甚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一四三

一四四

何本

何本

二二

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畫發常平所儲
券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
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
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
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
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
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
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

厚德錄

卷之三

四

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
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
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
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沈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且謫商州久未召嘗與
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叅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
職罷去云呂叅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叅政以酒失
為少監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

四三六

四三九

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將之文靖
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
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
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舊聞韓
宗武云後閱且傳乃得此文

趙康靖公樂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
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
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四三六

厚德錄

卷之三

十五

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
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
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
食醫藥織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
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
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
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
讒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浸釋
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

二三四

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今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

山某少益 避著錄語

庚寅歲湖州孔日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

歲生服服為從官

二三五

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

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

生又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出王亮因 間見近錄

二三六

王沂公會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

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

厚德錄

卷之三

十六

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

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

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

篇卷甚廣以助習讀

出王明王沂 公言行錄

二三七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

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

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令行之

出李敏本 朝事實

二三六

大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

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

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珣叔上疏曰昔

魯相僖宮災孔子以為相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

高廟災及高廟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

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

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

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二三九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

厚德錄

卷之三

十七

之今後曾有賊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

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

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摺

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為賊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

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

人中曾犯賊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

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

虧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

顯有材能並許奏舉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冀州別駕介未至冀州彥博奏黜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儻歲鄉民貨舉救粟聽其自取牧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

厚德錄

八卷之三

大

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災異饑饉而鄰郡多閉糴右正言充祕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遣制之罪上從之勅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非此耶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已御史暴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

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頒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勸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拮拾者仰奏于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已上侍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

厚德錄

八卷之三

十九

上侍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員多闕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吏無有侍側則竿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已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

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張唐英仁宗君日政要錄

元道為馬步軍頭領媽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

者引對軒階左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效尤者達

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

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過滁上與語奇

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

訊之所活者十七八矣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

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除之居正以計

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

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

紀事立於無極縣

宋準所至皆有治聲虛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

右無敢言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

專恣固非其黨也太宗悟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 言請行軍 公昌言

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

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羗酋二十人屬殆逾二

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

惠詔受代無敢有叛者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

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

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咸平中凶人劉燁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

陰結西戎為叛者詔温仲舒謝泌鞠問今德權監

之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

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

以御臣下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

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水治第親吏因而私販

三司使趙玘潛白太祖太祖召普與玘面質玘大

言普販本太祖大怒追班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

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誣罔大臣太祖意解

二四四

一九

二四五

二四六

二四七

四四一

二四六

二四九

何右

二五+

唐德錄

卷之三

七

因令扶出玳貶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藏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守惟岳為

通判會盜起仙縣蒲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

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

庫而遁惟岳藏抗議以為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

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帝運使楊克讓

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

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判官使

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

馬一騎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

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

歎益加禮重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之道出

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

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

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厚德錄卷第三終

厚德錄卷之四

宋 李元綱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出禮然以父名岳終

身不聽絲竹人以太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

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蓋問此何

從而產對以人骨即然命致壅於郊外矣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呂

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旬衣食以資之

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

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

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慕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太宗

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

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

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

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一哲

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

事一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出師傳溫游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曰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

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

疑疑則從輕可也一帝漢以為然故終一仁宗之

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為賈延徽請幾遇禍總師出征有得

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

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十急輕殺戮仁浦營

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厚德錄

不卷之四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

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

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絳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

辭者否溥曰使終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

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

多遜善溥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

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

詔漢攻其短長張泌時時造其第或問泌泌曰我

延尉倫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濟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常緩

之怒釋多全活人皆以為有陰德濟官至右司郎

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眾在相位事有涉于

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

平之負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會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

厚德錄

不卷之四

年曾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

口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

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叅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

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眾謂必報之而知白待

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各器人服其

公

張文懿公仕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

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

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茲胡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諷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

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

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厚德錄

不卷之四

四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

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詒

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為

罪詒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

者據州稱太宗景洪附洪面偽許之復以州歸

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嘗活萬餘人

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

誦讀書堂故蘇印其上蘇室曰聰明室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

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

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

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刑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

歸之六搭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

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受人金叅

厚德錄

不卷之四

九

知政事陳恕諭令及禹錫實不知一日引囚詣便殿

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囚袒以見其筆掠且遍曰殿

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

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

薦其才語不及他居官係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

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

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李參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

官受賊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
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職吏先聞
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
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賊則降黜之

二十三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
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
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二十四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
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

厚德錄

卷之四

六

財賂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羸弱

二十五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一太祖
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
欲屠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
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
俱貶而彬獨進擢及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
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約歸款偽朝君臣賴以獲
免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
給宗族無餘積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

二十六

王先偽乾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符從者
請皆得減死論訟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
袍銀帶茶綠之賞聞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
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
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
其法於諸邊郡

二十七

王忠簡公子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宦
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
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毒

厚德錄

卷之四

七

既而窮治果引情可疑及情理可闕者皆取物為讎與叔家有怨若今使身于孫昌成官矣

二十八

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監
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
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二十九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
數萬人賜詔褒諭

三十

田樞密况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
宜從事雖或小罪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
頗衆况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孫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各以

苛察州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摺據細故使吏

不自安詔為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田易公

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田易公使錢遂為著

令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妻與族子為後而請

還其所沒田廬

臧密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

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

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

厚德錄

六卷之四

八

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

者五六士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賜人

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

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遂宰相寇準素惡之遂

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

曰可忘廬陵之命此半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

者為慙

鄧防禦慶齊州歲饑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

郡人請闢以言詔置碑出曾子固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以覺床

第間有物遂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

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比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

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

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

曰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

取珠欲貨則無有急公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

見其勝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

厚德錄

六卷之四

九

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

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

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由洪景廬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

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家各有

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

二十七

四十三

舍之車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取一人投之海中
 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
 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伴至配
 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漢然之即詔許者以為
 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請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謀
 厚德錄 卷之四 十一
 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
 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
 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
 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
 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
 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
 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
 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

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
 以慰其心一上漢然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帶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一真宗驚
 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王文正熟視笑曰
 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耶可劄與寇準知一上意亦
 解
 李文和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
 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
 厚德錄 卷之四 十一
 以紅牋書小詩以遺文和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
 曰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
 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無象乎上意遂釋
 王和甫嘗言燕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
 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螿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
 而不敬乃反欲求螿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
 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
 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于厚詰之曰
 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

曰置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適嘗言歷官臨事未嘗快情害人危人售進

保全回護如免髮膚之傷以上出王定國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沆相秉鈞日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

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

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

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踉蹌再三口屢

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

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

厚德錄

八卷之四

十一

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

公言臣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

皆取劾裁今為者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

瞻視聽察之間有可以和解紛者不得不為仰

福祖考下芘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

書諸紳以上出傳獻簡公作話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

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居君曰既聘而後盲

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

三五

一人丞相汲公是也以上出陳無已談叢

神文時慶履淮南有王倫者曠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又守令或有奔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

富鄭公在樞密凡奔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

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

非如邊城難責城守一神文睿德寬仁故奔城者

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止曰六丈當欲作

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

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厚德錄

八卷之四

十三

聞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貴產不

足以瞻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

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備仲寬宰

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

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

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之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

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

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

路後丁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滯

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
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備有戒殺文
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若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
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

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饑山穀萬斛損
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

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遺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

厚德錄

宋卷之四

十四

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貫鐵鉞

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
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

冬苦寒獨舍繕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
紉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字少列侍

郎有五子長曰獮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
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甚不

誣矣以上出自 辛酉十二月望校畢時密居申江孟嘉
前日從蔣氏家韻樓假得成化刊本半葉八行行十五字

大黑口四周雙關前有成化十六年序失其人姓名分四卷
而以第不同序後有目分五類目取此劣本手勘一過

誤謬志撰改正然明刻此缺孫觀新說謝德權不知何
氏刻時失去乎抑意為刪節也

百川學本以第與此碑海本同然則宗本原第如是
第不知何氏分類之本何從出豈重加編訂乎抑宗時別

本如是誤更故幸周十月十日校跋附記

宋紹定本
樂善錄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一

上海涵芬樓景印
中華學社借照日本
東洋文庫藏宋刊本

樂善錄序

樂善錄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
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
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
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
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
勸戒錄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博覽載籍
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為十
卷名之曰樂善錄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
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曾懷本趣也隆興
甲申七夕日蒙塾何榮孫序

樂善錄序

文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錄佛氏所謂因果之說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予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宿驛亭忽一夕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僧田克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泣悲訴求德茂為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為幻相雖大地日月會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

樂善錄跋

二

源

皆由心造今使衆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衆生惡心一萌則種種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虛空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犯罪惡亦復如彼苟為不然衆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無量無邊布施皆為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衆生故曰起諸善業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樂善錄跋

三

文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蟻窺影巧攫狙
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奧次
第躬履踐自言不為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
人竒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魯國
焉取斯為語宓子賤

李太博詩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四

齊

樂善錄卷一

李 昌齡 編

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
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負攜來修可候之既至
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
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
曰學鎮江太守葛蘩其子謁蘩言之因問蘩何
以為幽冥所重蘩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
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

樂善錄卷一

文

以利人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
人足子為正之若人渴子能與盃水皆利人事
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
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蘩在淨土境中蓋
蘩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勸戒錄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
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
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
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巾童遺公曰上帝嘉汝

有憂民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湘山野錄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

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

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

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

映復自寬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真

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熟視真官乃建炎間越

州同官也姓章字文起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

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

官卑安得預此真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

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

七十四若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

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

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

世間何罪為大使者曰不孝為大欺罔次之殺

生又次之既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

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綱致仕人

以此多之夫章之為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

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余氏出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

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

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常為人以一

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賊

名污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

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

難拒言既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柩舟果無

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欬然而去以此知

受賅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

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

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

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

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在唐為南晉州越

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公感異僧之告乃為文以警世安知善耶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

居士文

有二官負以前程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這人愛財陽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即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妄取後果作監司嗚呼得彼失此自有乘除何苦貪饕空招罪戾與其為富監司孰若如寇萊

樂善錄卷一

四

永

公為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

王日休勸戒錄

永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唐刺史李繁優玄聖遺蓋篇

波笈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

阿育王經二

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劉承勳事江南為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既專官事乃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

楊文公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為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

樂善錄卷一

五

宗

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

楊文公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卿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

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為重也卿其知之蓋男女之

錄

應

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得疾嚼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

公談

文揚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

樂善錄卷一

六

宗

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

王日休 勤戒錄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為後日竄死之所

楊文公 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樂善錄卷二

七

才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林事

近一人還竟見陰司追到一官貞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感頰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錄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錄秤之青軸乃壓起黑錄主者大喜蓋其人為給事中時駁一事利及天下惡錄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
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

亥王日休
馬勸戒錄

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

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

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

勸戒錄

曇相禪師化音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

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

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

樂善錄卷一

八

年矣尚餘三年夫箠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

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

十主記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為誓曰克城之日幸

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

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

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

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林事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

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

妾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
也

聞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

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

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

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

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

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

熟時以三萬緡收糶民或艱食即以元糶斛斛

樂善錄卷一

九

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

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

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

心不為嗜慾所惑則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

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為真君所重

苑類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

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

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

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真階可冀後果僊去

夫王公一念之善立通神明人之念慮其可不正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照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

樂善錄卷一

十

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

惡遲了十年戒哉勸戒錄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為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為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既殊福業亦相遠矣漢史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篋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作懺悔姑錄之以為教唆者戒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產嘗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產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父母子俱斃又有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

樂善錄卷一

十

才

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東坡集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湘山野錄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菔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殺盜公因罷歸尉掾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東坡文

樂善錄卷一

十一

才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為之奈何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今受生即可脫去公窘佈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公許誦經囚乃釋去夫冀賊之情誠難容忍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况私喜怒徇請託受賂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

湘山野錄

類

樂善錄卷一

十三

濟

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鑿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驟脚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今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纔差性命所係豈可更為欺誑

十生記

十生記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為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為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如此並漢史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甦遂焚告人問

樂善錄卷一

十四

宗

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綠二官負與吏人說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錄之以為貪冒躁進者戒

勸戒錄

樂善錄卷一

樂善錄卷二

李昌齡編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辟通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侃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竇公當天而壽當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

范文正公集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

樂善錄卷二

二

澄

高鏞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莫其間有以多為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

高道傳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詞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 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

卒 揚文公談苑

趙韓王普父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潜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各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

樂善錄卷二

三

果

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王壺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去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類苑

韓澈任吳山令宇文覲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鐔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祿

樂善錄卷二

四

澄

足光其身宇文命薄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為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

覲為河東節度書記拜勅四日而卒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食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為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內每夕焚燭二炬然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為豪侈者戒談苑

魏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

樂善錄卷二

五

源

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歸田錄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縉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志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

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人所罕能者

撫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

樂善錄卷二

六

澄

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子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爲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乎

陰德傳

鐘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又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已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

避乎

湘山野錄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玉爲首飾自稱盧氏愠謂曰子與吾爲仇韓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爲職

樂善錄卷二

七

承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許上帝復令我代子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冤誠有之韓悸而寤因摧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蕭蕭曰妾初爲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爲小字也爲人繼室尚是冤報况夫妻之間恩義有不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錄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今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閣筆曰這官人往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携以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

因米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絕而復蘇曾魯公

樂善錄卷二

八

濟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為誤落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恠之不數日孫覺果卒此可為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

燕間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

勸戒錄

王和叔蜀人善鑿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做

勸戒錄

桓闔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陶艷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為訪之桓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毒虫

樂善錄卷三

九

澄

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况殺命以養口體者邪

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踉蹌之忽為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

鮮端夫戒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為人排斥佛老極惡緇黃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錘修寺飯僧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命引吾於功德案照問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犬形之報

樂善錄卷二

十

注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翰苑名談

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此陵集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推茶雅安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兒女環泣自覺已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傳呼去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履踐云感應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勸戒錄

樂善錄卷二

十一

才

瘦者至庭覆讞賊止數斗主亦憐之會與杜光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去一間相山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
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
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
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
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
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
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
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
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

樂善錄卷二

十三

濟

懼修省而然耶勸戒錄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
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
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
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
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
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
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嗚呼一
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劫之怨况怨有甚於此者

耶佛書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
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
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
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
識者以為告訐之報說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
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
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類苑

樂善錄卷二

十三

澄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
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
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眾一沙門地坐前列
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
犬肉今當貧天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
殺沙門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
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辛嗚呼以不禁殺
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屠牛陰報錄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

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殺牛勸戒錄示許

許見景世庠事矍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

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聞牛呼苦屈聲跡

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茆下解肉中既得牛頭

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什蓋公求類牛事

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王公石刻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為

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

甘旨誓無汚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

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

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

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

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

愧恥節娥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

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令人愛悅故今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

恐難成王氏歸發甕錢果化為血水驚告曇相

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

錢為官以威逼人錢為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

錢貨賣毒藥錢破胎損子殺酤酒榨油錢宮諸

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

注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赴供錢飯

店獄子杖直錢銜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

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為耻者

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

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為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

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為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

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樂善錄卷三

李 昌齡 編

孔墳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覲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曾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為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樂善錄卷三

文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麤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陰德不至擾我僅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事赴閻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到陰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墳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墳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効官當無歉陰德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為人婦而弗克安舅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為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暝遂失不見墳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荊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

樂善錄卷三

文

北便糴授墳墳至相府荊公以所聞語墳墳盡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今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疑獄集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狸馴其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漸哭鳥亦悲鳴夜則狐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苟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為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
之感 燕水 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樂善錄卷三

三

源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
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
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為無可乎 夜話 錄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履
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
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
乃譴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况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為無可乎 湘山 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
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
門戶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
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
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
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兗州堯廟殿中
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為神誰不知敬

樂善錄三

四

宗

子為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為
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
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
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
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
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 燕間 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
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
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獎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龜為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龜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樂善錄卷三

五

才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搦一大木樞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龜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龜滅勉亦得還如公用心真大乘地位人也魏王野錄一州府歲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垣中但日一以粥飯食

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公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石窟內禪寂師行逢一大蛇盤繞師身師為授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某昔為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地趣今已千歲幸尊者垂憫此地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千載惡趣之報高僧傳

樂善錄卷三

六

定

周筮好以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筮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筮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筮諭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好為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筮既出一吏呼筮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箴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感應篇跋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煮鐵爲銀煨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剝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况欺謾
有甚於此者耶十生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樂善錄卷三

七

永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
持經之人若夜叉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今不
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
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蚪秤
欺謾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
知蚪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
冥之戮耶

羅喉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喉
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
今受六年母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久停閉人
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輒應一日祀
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
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賈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
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陰戒錄

樂善錄卷三

八

澄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
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
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
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
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滅公壽三歲也治
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
諸曰有之此又滅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
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滅公
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

前定錄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

樂善錄卷三

九

澄

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裹糧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

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鰕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以為至孝之報類村民設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挈中忽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起行眾恠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驅馳來逼中有老者握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挈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眾而去此可以為不孝者戒

樂善錄卷三

十

泉

李氏家老妮子秋婆父病無生意一日殊絕復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呷之且曰此汝平生所耗之物豈容不呷秋婆不得已強呷不數口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妮耗費人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

因果記

一官負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接錢良久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真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勸戒錄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今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眾中敲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踈不合聖諦疑悞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十一生記

樂善錄卷三

十一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刁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真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覓普蒙濟渡其後杜廣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冤李若冲以簡牒而能脫張太華父囚之苦此皆近世明驗未可悉陳故今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

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已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己營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橫取者多考其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誣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樂善錄卷三

十二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九幽經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許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成都記

竇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成都記

魏州司戶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

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

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

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乎不可以一

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樂善錄卷三

十三

永

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

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旅舍主人嗚

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

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

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

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

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寶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

行人果信為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

獲大罪報楞嚴經

昔老鴟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

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嫗以宿因

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

世世為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

夫為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樂善錄卷三

十四

齊

豈可謂為無罪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

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為鬼所

笑也蓋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

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

妄念安得不為鬼物窺笑南史

樂善錄卷三

樂善錄卷四

李昌齡編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右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履踐然今士夫鮮有

以外物動其念者類苑

曾魯公以蜺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告翌日則有以兩菴蛤蜊為獻者公立放之其夜復夢被

甲者來謝東軒筆記

唐詢家因煮鷄忽有火光出于釜上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為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為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于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為文以記之

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門下客楊詢最相得每事必以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但一切讚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楊開之罪當坐於汝無所避也不數日果中惡疾而斃此佛書所謂讚嘆人為惡者也惡戒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又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遠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豈非兩舌惡口之報耶戒勸

周利般特迦於過去世作大法師祕悟佛法不肯誨人故今愚鈍讀一偈經百日矣得後遺前不能憶記今有據師席而不能以誠教人者安知不招來生愚鈍之報

楞嚴

婦人有姓王者厭生產屢壞胎又以其藥為効傳之于人後有孕復毒以藥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為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臨終自言見一鬼謂曰汝藥此時復有効乎冤家已集惟待汝至處分耳此事尚不可行之於已而可傳諸人乎

樂善錄卷四

三

齊

峨眉山士子授徒于里人某氏之館某氏有妾既生子可傳矣隆興癸未復孕厭其多而害之是夕士子夢一小兒頭半破被血自某氏之堂走出持白紙泣曰某氏與其妾某殺我我將訴之矣黎明某氏嫡子告士子曰予庶母宿又生子頭碎而死士子聞而大駭愚觀世人如此者甚多蓋安於習俗無復忌憚使稍知因果決不敢為且惡獸尚念其兒而人乃忍害其子與其

害子孰若斷淫况婢妾賤人何足顧戀爾既孕其腹矣而又欲不令生子是亦惑矣嘗讀九天生神章又參以太上內觀經益知人身至貴而破胎害子者獲譴非小蓋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為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堯術天矚戶冥

樂善錄卷四

四

才

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炁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為胞二月形兆胚而為胎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神具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

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嗚呼九天生之既如此彼處胎臟中豈不欲生於爾何負而爾遏絕而不使之生耶又有一種業重之人穢行有同狗彘及因有所出輒將棄擲重使無辜之子裸露於風霜雨露之下燔炙於盛陽赫日之中呱呱哀啼良久而斃且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陰府法尤嚴密爾獨不畏而敢害之耶今人有平生無子者有數月而墮胎者有既生而不育者有臨產而子母俱斃者有垂老而子孫零落者有身不及見子生者有得子不數月而身遽死者皆其報也

樂善錄卷四

五

破胎事傳之于

楊仲舉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

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爲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叩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

樂善錄卷四

六

才

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炴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乃王韶亦殷肥炴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子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

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六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於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其後帥大有遷擢一日白晝坐廳恍見黃衣吏持一公牒示之署其上曰索牛骨灰事紙尾有大字批判數行帥視之墨尚新濕且有毒流下國禍及重泉之語帥怒曰我罪何至如此言訖倒仆而卒不數月推官亦死歷無數險阻至一官府纔入門見一金紫者謂曰汝豈牛骨灰事耶到彼宜子細讀案然後著字推官唯諾既至廳前一吏以帥狀示推官推官曰某以此得罷安得有罪請與帥面對少頃數十卒擁出一罪人五木俱具垂頭喪氣似不勝其苦狀推官視之則昔日帥也推官前曰台座豈真忘某當時劄子中語耶勢位氣性此時安可復使自作自受豈

樂善錄卷四

七

宗

可累人帥無語遂伏俄聞簾內有聲曰速送出推官推官既出門復見前金紫者謂曰汝識我否我汝舅也以爲人正直故在此略有職守此去願汝常運善心常行善事不然一瞑日後此間有無限可怖駭事誰能爲汝作救護者此事制幹何彥升丈言之甚詳楊子羽錄示因併刻之以爲世戒

樂善錄卷四

八

澄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于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私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戶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令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川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爲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固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

更望一言於郡守令發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僕惟老卒譚詠尚無恙王即以十數卒付詠戒令必欲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耶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為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為葬于別墅時馬郎者為東普郡幕忽一

樂善錄卷四

九

泉

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

卒

果州教授
關者孫記

一士子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悔遂薄其妻絕不與同寢處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士子略不問妻飲恨疾益作臨終隔壁呼士子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士子終不顧其妻遂死士子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為獸勝以土器蓋其面又以索加木縛束其屍而殮是夕此女

子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被獸勝然彼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不一年士子果卒嗚呼死婢之倒埋冤妻之縛殮意謂如此則彼魂不得靈寃不得直不知一念纔起百神已知不惟不能遏其赴愬之寃適所以速吾不善用心之罪故馬幕一見解而遂亡士子不逾年而亦死戒哉

樂善錄卷四

十

源

許真君登仙之日玉帝詔曰脫子前世貪煞匿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世呪水行藥治病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鬼閑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背土陵空佐大力天下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以此觀之功行如許真君以不祀故尚有陰譴况為人不逮許而不孝有甚於不祀者乎又知呪水行藥皆能立證仙階但人論財不以利濟為念故旋踵破散而子孫凍餒者多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筮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噫君平以善教人立證仙果其有以不善之語而啓人爲惡之心者獲譴不言可知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誥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

樂善錄卷四

十一

承

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鄰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

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公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鄰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迹其處得之時夫婦俱未有耦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而公祇畏天譴之力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樂善錄卷四

十一

齊

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天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於二十七夜寢卧不安忽見二吏至前召公公曰誰召我吏曰事密固不可使主簿知恍然不覺已隨二吏行矣約七十八里許見山崖險峭林木嚴密主簿曰我困甚不可行吏取馬令乘倏忽間已至一處若州城初入門見一道如繩行不十數步又至一處若官府所在吏引主簿自偏門入俄見一人着紫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則其父也責主簿曰

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
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
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然汝亦有陰騭故
天不即奪汝筭吾之死也齋醮不至誠厨子又
不潔僧道皆非其人虛費無功唯今夕齋得僧
宗順者有定力加持念誦冥契陰司又誦大明
神呪經及奏九天生神章於我功德有餘傍及
諸囚皆得免苦汝還可為吾謝之主簿視囚半
皆親舊及甦則已數日矣世有不信釋老者多

樂善錄卷四

十三

才

以設齋薦亡為無益然捨齋醮當作何等事可
以見人子為親之意耶蓋人見僧道不守戒律
便謂道釋不足法而不自思我日誦夫子之言
而不能盡為臣為子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之
道者豈亦夫子之罪乎安撫馮大學記
愚嘗讀太上感應篇篇中之語皆天府所定世
人罪福條目然世人行事多只取快一時不知
過後一一皆有罪報太上所以垂傳此篇于世
者正欲世人知所避就也故近歲周箎以此篇

勸化而立能脫饑饉之殃王公一念願行亦獲
延一十四年之壽則太上利人之意從可見矣
今附刻于後使家家藏此書人人曉此意則地
獄何自而起篇云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
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
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
罪名奪其筭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

樂善錄卷四

十四

登

日輒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
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筭其過大小有數百
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
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
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人之失如己所
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遏惡揚善推他雷切多取
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

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
 邪遠切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也夫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
 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
 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
 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剛強不仁很矣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
 取功譖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忘輕蔑天民
 敗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寡逼孤棄法受賂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
 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訛謗聖賢
 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螫驚棲填穴覆傷胎
 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目益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形人
 之醜計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所愛
 教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
 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樂善錄卷四

主

源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理烹宰散棄五穀
 勞撓衆生破人之家收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
 居人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室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即呪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
 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厭人用藥
 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彊取彊求好侵好奪
 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
 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
 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
 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
 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媻慾過度心毒貌慈
 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
 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

《樂善錄第四

十六

定

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
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
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
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
竈火焚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
星指虹霓輒指三光又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
奪其紀筭筭盡即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
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致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
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
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
未成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
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父父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樂善錄卷四

十七

果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
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王淮之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後
得病殊絕復蘇謂賀道力曰吾到幽關始知釋
教不虛人死神存信而有徵道力曰明府生平
抗論不爾今何見而異之淮之斂眉答曰神實
不盡佛教不得信語卒而終蓋人處世但知
世間之事便敢輕議釋教及一旦喪軀冥冥長

樂善錄卷四

十八

澄

夜然後知釋教為真實而世法皆虛幻也

冥祥記

樂善錄卷四

樂善錄卷五

李 昌齡 編

太博虞公祺於佛知見得大解悟平生仕宦以
慈祥為本以智慧為用以大定力為應世三昧
故去弊事蠲苛征有為必成成功必博於四蜀
之民有生死肉骨之恩當他道誅索聚斂鞭笞
馬牛其人之日公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獨晏然
倚以為大司命紹興丁卯七月二十七日無病
終于正寢其日清旦平坐俄仰而曰古佛皆生

樂善錄卷五

吾其歸乎既又平視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久
之開顏含笑而去後二年田家鮮述者被逮至
冥司與舊識曹惟吉適相值惟吉曰爾安得至
此幸鄉人在此判更生案明日當為更生如來
可無量福述既至殿下明見其上有一王者果
太博也吏問述在生立何善功述對家貧無力
但一到瓦屋獲親光相又於天公堂捨一條小
木吏授紙筆令供既畢上之得署放還述方辭
出公呼謂曰可語吾家人令為民設更生道場

樂善錄卷五

二

定

常念更生佛號語既公身有白雲騰上廊廡煥
明述舉首望見雲氣中有大樓閣綠榜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述灑然而寤時鄉老陳公
西山邵公縉雲馮公華嚴覺公皆大書特書以
紀其事嘗聞 本朝士夫生有陰隲死而復官
于陰者如呂公誨不過為司糾章公文起不過
為司命韓公琦不過主房簿富公弼不過司崑
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
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槃經當知公本佛地位
中人也平生陰隲及人者多宜其子孫以洪儒
碩學高識遠略建大功立大業忠佐 英主而
澤被斯民也

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霽乾道己丑為其祖父
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為期逐日辰午酉
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正字
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
忽一白涼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
神彩頗異霽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露讀畢白涼衫者命露錄之露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露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禱謝既至案上有袂物發而視之則露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

樂善錄卷五

三

濟

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袂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袂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茲亦異矣愚嘗讀真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為地下主者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

字文庭堅錄示
資州勸會公文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既是馬默豈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飲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感愴而已自此益慚志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樂善錄卷五

四

才

涪溪漁隱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為猪鬣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劃社人目為說法馬留時邵篋以上殿泄氛出知東平邵高鼻鬣社人目為泄氛師子王景亮又從而湊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氛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蓋粉矣蓋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歛怨禍亦及之

相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霸王之分精於筭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得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辯則許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

樂善錄卷五

五

定

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詞朝廷事為人所告鞠實抵罪籍沒其家橐葬南海城外然則三子鄉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

楊文公談苑

諸司使凌華骨相極貴善相者僉謂華當至大官華既登仕版乃暴酷不法一日以病入陰司冥官數其罪命鑿去貴骨華自此觸事齟齬快怏失意竟以貧死大抵操存在我子奪在天今

之所謂甲乙與夫骨法者皆未足恃使一為不善則天日臨之不容欺蔽安知不為幽冥譴責有如華之鑿出貴骨者耶

九戒評

許映入赤山催解束之道道成司命敕中君今奏言於上宮移名方諸署為地僊映去世之日三官都禁左郎命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至赤山欲執映以去且詰映罪曰夫欲學道上隸真人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違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得步真索僊度名青府云何父

樂善錄卷五

六

清

祖有殺人之罪冤訟方急又汝逋愆宿責列在三官

三官共置一官專主考責非三元也

乃欲越幸

網脫奉隸真炁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如此陰考方加豈可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錄耶汝若無對有司必執也映答曰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年遇凶歉疫癘相繼阿能散施家財救濟饑渴親營方藥拯其疾苦臨人之喪如失已親救人之患如己之患視人之疾如己之疾已

死之命懸于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
歲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是以功書上帝名刊
靈閣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僊應得度世者五
人登昇者三人豈爾輩鬼衆所知魴等稍沮適
司命亦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魴乃
捨去嗚呼許映已得度世而陰官尚執之如此
其急曷使生無片善死有餘責者處之則當何
辭以塞周嚴二君之詰乎其俛首就執而沒身
於鬼官者必矣真詰

樂善錄卷五

七

泉

劉滿好殺生又耗棄五穀生平惟能於本命日
醮謝北極一旦病革入冥司其隣家子已先滿
死十數年矣忽相邂逅謂滿曰子在生曾有善
功否若有則可無憂萬一無之事亦可駭滿曰
但只有本命醮謝一事其人曰此亦是也俟爲
詢之少選復至曰子之所殺物命訴冤甚急奈
何然子平生能醮謝北極今至此若又能持念
玉皇聖號或可有濟滿如教念之比至殿下見
猪羊鵝鴨哀鳴嘈雜無數在前滿大窘遽忘其

語忽見一青衣持一幡上有字云太上彌羅無
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
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復無宗元梵摠十
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昊天玉皇大天尊
玄穹高上帝滿視之則隣家子曷所教者遂至
誠持念良久口中有光物命皆隨光而去又見
一青衣於白雲中宣一黃牒曰劉滿殺生罪大
懺謝志堅可還本壽陰官再拜聽命呼滿謂曰
汝當還矣凡道釋諸書所載地獄一一不誣汝

樂善錄卷五

泉

今還世切在善巧方便誘勸世人今各各忠於
君上孝於父母持經奉戒莫殺物命愛惜五穀
則自然不歷于此滿方辭出復一吏前白王曰
滿雖當還然不可不令一見所造之業王唯諾
即一卒驅至一所有一官坐廳命押滿受罪既
至一門吏叩扉曰罪人至矣門開見一大池敗
泔朽米殘羹腐炙蛆虫雜穢充滿其中臭氣逼
人絕不可近復有一鬼揮刃呵滿曰此汝所耗
之物喫盡乃得去滿大怖亟念聖號復紅光燁

然從口而出其臭腐物忽失所在滿遂甦嗚呼
劉滿以赦當還而冥吏尚有留之之意蓋鬼道
好終鬼道自凶各其常也按天師傳昔六天魔
鬼散游人間為民之害天師因與為誓使之歸
化鄴都方其散游人間與民初無干涉尚猶為
害今既歸化鄴都明主執罰使有罪在其掌中
安得不為所暴劉滿得脫其亦幸矣道藏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
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

樂善錄卷五

九

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
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
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
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可緩乎蓋送
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夷志

郡人有姓雍者母死久不葬乾道戊子里中火
起雍倉卒扶柩置之他所無何其三歲子歛以
驚風而斃是夕夢其母詔之曰我死許時幽愁

之狀不可言幸而得生既為男子又已三歲汝
為子不謹遽然驚我使我魂神蕩越恍然復在
柩中少定乃知此生又是死矣亟欲入殼則氣
已絕不得入事既如此為之奈何為之奈何涕
泗潸然雍亦大慟而寤如此則喪葬之事是可
以一切苟簡滅裂乎今人謾畢齋祭便謂無復
餘事不知親死不葬或死受考責及六十年不
得受生者皆當追治生人蓋譴其無為親之念
乏超度之功也近得章格閱之又不止此數事

樂善錄卷五

十

文

大凡火燒其屍水漬其骨葬非穩便冒犯方隅
棺槨不全墳墓破敗牛羊踐踏污穢蕪沒之類
死者一一皆得訟於鬼官塚訟一興則生人無
一日安矣不見漢天師將證果位而老君必先
授以超度玄祖之文是玄祖不度則果位終不
得證也

猩猩猴形人面顏容端正封谿山谷間百十
為羣共相語言纏纏可聽聞之者無不欬歔性
喜酒且好履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者

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酒履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羣聚權飲竟致醉倒取履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履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履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履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真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笑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唐文粹

樂善錄卷五

十一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少去來休嗚呼人之念慮不正而爲惡趣所攝者多矣蓋邪念一起境即現前萬一着之便入諸趣亦猶客之但知赴婦人之約而不知所赴者水也漁隱

李珣世販糴每遇人買米即捨升斗令其自量

珣但隨價低昂每升約取三文息錢而已年八十不改其志生平未嘗起僥覲物斛踊貴念時宰相亦同姓字罷相出鎮淮南夢入一洞府見峭壁上有金書李珣二大字字可丈餘珣欣然謂己當之忽壁開有二青衣出曰此地乃華陽洞天金書李珣者乃江陽糴米者以生平不欺斗斛不倖物貴平用其心故上帝收錄使主此天非爾也可速出淮南懼然而寤因令訪問其江陽李珣歲餘果無疾而卒嗚呼淮南官至一

樂善錄卷五

十一

宗

品平生乃無一平用心事如糴米之李珣者乎其所以夢入此洞者亦天意以此愧之耳洞天記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糴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霆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已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實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夷堅志

高安丐者趙生名吉有道之士也弊衣蓬髮未嘗沐浴醉輒慢罵元豐初穎濱蘇公謫居高安生忽來謁且約公夜遊期而不至詰之則曰度君不能無驚已獨往公曰子遊何至生曰比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公曰何故生曰彼囚繫者多僧道與官吏蓋僧道逾分官吏暴物故也公嗟嘆者久之生既死數年子瞻復見之於雲安逆旅公因為傳其事焉如此則地獄謂之為無可乎竊嘗謂

樂善錄卷五

十三

清

胥曹無知固不足道而士類中亦有一種無見解人方未第時則高視大言傲然以伊呂自負一旦青雲平步則志滿氣驕聲色不惑其心利欲必奪其志區區日以進祿增秩求田問宅為事求其所謂憂國愛民之念未嘗一萌于心甚者至於貪墨不公剛愎自用然食人之祿而履踐乃如此欲無下墜其可免乎又如僧道之流言之尤為可駭明稱參籙佩戒而半分不能奉行但知趨供貪齋而功課實常脫略妻孥之累

日重犯負之罪日深本無道心何望超度不墮地獄其將何歸於此當知趙生之言不誑蘇氏拾遺高俊紹興辛巳正月辛亥忽見二吏持符追之甚急俊彷徨不忍去不覺已隨二吏行矣所歷路極黑俄頃豁然見一大城扉以鐵為既入至一解囚繫萬狀殆非人世有一女子倒懸於廊吏曰此人生前好以油塗髮故瀝出之又一女

樂善錄卷五

十四

源

獄卒割剔其股血肉淋漓形容枯瘠絕不類人左右前後有破腦者折肱者穴胃者百餘人環而守之吏曰此人生前賊殺不辜又見一郡將考掠無完膚方供狀未竟又見麵店戶冉二者前列十大甕中貯腐水敗泔其七已空三尚盈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今日飲三杯盡乃得脫又見奉節令趙洪方追至庭下其他被攝而至者不可勝數俊不能盡識明見殿上有一黃綬而坐者一一披籍呼名詰問問

畢有枷項驅而北者有含喜行而東者但莫知往何所也及呼名至俊乃誤追得還嗚呼陰司豈有誤者蓋假俊以警世耳然人至于死誠亦可駭一入冥路事知如何其不隔陰而使得受生者萬無一二陰謂中陰身也為子孫者多不能力行薦度又敢斥言謂無罪而不知彼死者日與世接萬冗紛然既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罪罪積不覺死有餘責地獄果也毒害很妬慳貪驕慢餓鬼果也污穢惑溺殺害逋負畜生果也隨波逐流無福無慧冥漠果也又至于存想非真履踐不正享用過度傾巧自欺大凡靈利愈多獲罪愈重較其輕重固有等差槩而言之一有不臧同名為罪使誠無死受考謫有待超度之說則藥笈琅函必不至造為虛語以誑惑於人也夷堅錄

諸司使夏偕妻王侍中女也父病無生意朱嚴醫之立差因白侍中求為嚴補官父曰今歲已許劉公才矣女怒形于色侍中亟命改奏朱嚴

樂善錄卷五

十五

制未下而嚴死於是復奏公才而公才亦死嗚呼一四門助教名器之至輕者尚能死了兩箇醫工况有重乎此者而可僥冒得之乎多見其不能享也類苑

劉頴頗能文自謂巍科必當高掇嘗詣翊聖宮懇問前程真君降言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頴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益適所以損壽也真君傳

樂善錄卷五

十六

樂善錄卷五

樂善錄卷六

李昌齡編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其熟察又越旬不

樂善錄卷六

果

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曷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寃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又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

樂善錄卷六

二

源

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上類苑次凍水

開紀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 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夫多不垂意于此而不知彼死者不可復生寃不得伸我之由也豈爲無罪是太史文

樂善錄卷六

三

澄

陳希夷得道者也張守真嘗問翊聖曰世言陳搏羽化證仙階乎真君曰搏之養神鍊氣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尸解後略有所主掌耳愚嘗讀金華誌昔揚谷棄家學道遇金華真人授以鍊炁鍊形之法谷大悟其旨文而成書張旻以進 真宗召入留之芳林谷固辭即以嵩山道院賜之居數月於古檜下復遇金華謂曰子不聞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之說乎又不聞何妨修至道不廢理時人之說乎古之得道

者皆功濟羣品道佐一人然後僊去所以王喬吏鄴縣方朔臣金門今世人方紛紛籍籍在欲波中而子乃欲獨居無染之地何乃達岸焚舟見溺不救况子方得其時宜周遊闡開悟群品如見有志之士即可方便維持接而度之安可深居高隱谷遂下山以此觀之則證仙果者誠在乎有功及物也翊聖

樂善錄卷六

四

良

走人之階除耳人生如夢何足道哉遂毀裂衣冠葛巾草履飄遊物外妻子家事一不擾眼一日遇青巾於道上馬見其骨體秀異舉止昂藏知必異人果呂翁也因叩其所以登仙之道青巾曰登僊之道不在乎他要在乎積功則勤苦修鍊累行則以惠濟物若捨功行雖太上亦無能爲噫青巾之言誠確論也愚嘗讀道書自古修行之士其入道之門雖各不同而得名刊不死者無非功行後又求雲笈七籤經考之亦無

他說大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貧病當救危急當濟冤結當解物命當恤已過當省貪吝當除不負自心不許人短清淨爲常慈悲爲用言必以善行不以惡動容舉足皆主利人如此修行利益方廣不惟度厄直可登僊有力即普救衆生無力即隨分而已若但能救一人之命則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冤枉非辜或修行吉善之人延紀亦當倍之其如服食導引又其次也

樂善錄卷六

五

婦人有李其姓者鄉之婚娉成合多出其手人亦以此喜之無何紹興壬戌闔門皆死於疫家遂爲墟嗚呼媒亦何罪而掇禍乃爾竊嘗思之其欺誤人尚有可恕獨感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一事大有利害蓋世有不幸而身死妻少者若又無賢父兄則妻之去留誠一門興替所係爲此人者所得幾何而忍造爲甜軟之語以感移之耶其心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戶等事決不復問及既改適與後夫亦未必兩皆

愜意前娶子女鮮有不生間隔甚者後夫無一日之安前夫受破碎之禍身亦不得齒于節婦之列三者之失咎當誰執雖然人之處世亦不可每事畏避略不周旋要在權其利害而後行也

人有姓羅者以略賣男女爲業晚年疥癩饑羸面色如漆竟斃于路蓋其平日誘引欺誤凡所以求濟其欲者無所不至又加搭雇姝子一事尤當大獲罪報且今搭一姝子則姝子所產之

樂善錄卷六

六

兒勢必舉而與人苟與非其人養之不至與棄之殺之何異凡此之罪豈獨坐在其母其略賣與養之不至者皆當連坐在雇主身即是殺一兒子養一兒子也但人安於習俗視以爲常而曾不思念是兒也於往世臨死之日風火二氣欲脫未脫之時使無善力冥資風則若刀突四肢火則大生熱惱如是受苦經無量時氣乃得絕一息纔絕復以惡業歷諸幽冥之間大有無量百千苦事又不知經歷多少年數方且考謫

得獲解散考謫雖散亦豈容易便得受生須其身與見今父母緣業無異又須造物主張然後得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為地種軟濕為水種煖熱為火種氣息為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開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大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開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

樂善錄卷六

七

宗

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恓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風差又遊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趨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

母子往往兩皆不保今既得遂誕育誠亦萬幸於我何負而我掠取其母使之失所怙恃復饑餒而死乎舉此而言當知世間有如此等事若無罪而實負重罪者其類不一但人無所悟入不自覺知今弱齡而遽亡及再踐生路而又復不育者即其報也

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嘗為計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出衣後乃穿出牛一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

樂善錄卷六

八

良

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事西山邵使君於更生佛記中載之甚詳今復表而出之庶幾侵漁刻剝者略知戒懼大抵勢要之地最能為善最能為惡為善則有登僊證果之期為惡則有折本失身之理事皆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冥司錄一觀則知邵使君今之所載不妄

友婿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語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其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

樂善錄卷六

九

源

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曾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止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符堅僭位以鳳集于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符

融密議于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筆聲狀頗異吾已恠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豈蒼蠅乎嗚呼符堅但知事出禁中無有知者不知一語纔出便有四知况我之身口耳鼻眼凡六十七種各皆有神運化自然與天地合出入人身奏善黜惡晝夜不停身神

樂善錄卷六

十

之外又有一切巡行明神皆得按察何獨於蒼蠅而始疑其漏語乎

趙業以其妹婿賈奕殺牛連逮入冥司奕不即承忽空中有大鑑宛見奕鼓刀業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將辭出復一吏拉遊上清遂共登一山至一院榜曰南院時冠履而坐者方命吏呈押戍申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及生年月日時又降橫列六十甲子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業以問吏吏曰此上清校勘所也

世人功過皆籍錄中毫髮無遺每一經校勘功
即延年過即奪算無可避者愚嘗讀業報因緣
經得一則大與此合人之在生日為一算積一
生所得之算記在諸天以備記錄太上常勅勒
上聖高真日月星宿五方三界百靈眾神巡行
檢察三日一言七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
功則年算可延萬一造罪即命六天魔鬼捉其
魂魄上詣三官其不滿紀算者蓋因乎此今人
臨亡皆地司關奏諸天按察死名一定然後六

樂善錄卷六

十一

源

天魔鬼得以收其生氣而執其魂魄矣又按修
真玉經太陽為陽宮惣司列二十八宿為屬吏
太陰為陰宮惣司列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為地
司治山即今二十四化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凡
一年有二十四節炁每一節炁即太陽巡一宿
之中太陰常後行一日二十四節炁謂立春正
月節炁太陽巡危宿中之類是
也惟驚蟄芒種寒露小雪日則巡兩宿其日
二十四炁治山陰官各攢送世人善惡灾福壽
祿生死等事於所屬之岳其本岳主者復奏言

於當節太陽所巡宿中其如三元之日則又大
朝會皆所以檢校括責定罪紀功也大凡校勘
之日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三萬六千星
曜人間二十四炁治山陰官乃至陰陽河海天
地百神無不集會蓋貴乎審又按七簽經口之
一根尚有兩神分監左右陰禍不泚則司陰得
以奏于天惡已形言則司殺得以白于司命考
之回元八訣則亦分陽罪陰過陰罪陽過為二
種陽謂人所共知陰謂暗中於人初不宣露故

樂善錄卷六

十二

源

也陽當為輕陰當為重如此則世人是有罪而
終可覆藏者乎奕不即承是亦惑矣西陽雜俎
太常博士張子能妻鄭氏臨終與張訣曰我死
君必再娶奈何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君言那
可憑張指天為誓曰有渝此盟當化為閻鄭死
張竟再娶一夕夢責之曰言猶在耳君忍負之
我幸有女雖無子胡不買妻必要何也遽登榻
撫張陰果蹈其變蓋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
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為首也

於義一或有虧是瀆人之倫而失伉儷之道也
又何待有詛而後然耶今人但知彼為死矣而
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
甚於生萬一訟於鬼官則殃考症氣卒未易解
不見許厚不以家事經意而其丈人訴之於三
官之事乎又不見許斗既死之後水官復遣歸
墓中使伺察家門當衰之子示彼訟者以塞對
解逼之事乎保命真君蓋嘗以此戒敕許長史
令讓厥家門疾病死喪衰散減耗光恠惡夢之

樂善錄卷六

十三

宗

厄當急分解家訟墓症者正為此也夷堅志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
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
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為出此不祥語居數
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
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
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
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其詞曰十
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王朝連暮以相懽德

樂善錄卷六

十四

良

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
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
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
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
汗流未幾果卒蓋夫婦者人之大倫有守者婦
人大節一有愧于其中萬無安吉之理生或幸
免死必難逃不見華陰主簿妻以思與聶從志
亂而沒身於鬼官乎又不見愍懷太子妃以不
受石勒之辱而立獲度世乎今人於父子兄弟

夫婦之間多是恩義寡薄而不知三者在天
地間號為三綱最為至重堯舜之行所以照耀
千古者行此者也孔孟之言所以師範萬世者
言此者也天地百神所以監臨下土厚於倫則
福之薄於倫則禍之者重乎倫者也國家所以
條為法令使人不敢輕犯者明乎倫者也嗚呼
陸氏於申言之時已有異志宜乎為乃夫所訟夷堅志

翊聖真君建隆初降于終南山張守真雖日奉

香火而心常懷懼真君慰諭之曰吾受命衛時誠欲得一端直之士俾行吾教然自陝以西三世不失男子身者惟汝一人且有正念此所以為吾收錄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何懼之有按如上說則世間不失男子身者何其少乎當知今為男子者未必不前世曾受女身為女身者未必不前世曾為男子捨殼入殼隨業轉輪至如真淨妙心則本來如如無有差別第世人不知悟此妄認幻軀自生愛見所以慾火熾然莫能自戢譬如狗咬枯骨妄生美

樂善錄卷六

十五

源

想使一見此必有灑然而大解脫者回視前日淫穢豈不啞然一笑以愚觀之非獨不失男身者少其不失正念者誠亦少也且以一縣論之士農工賈僧道伎術乃至胥曹皂隸與夫市井細民無慮十數萬人其所以仰事俯畜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均是在塵勞中用力市道處留心平日苟且汨沒無所不至其間中立不倚確然有守者果幾人乎惟其中無正念則日用無

非顛倒錯亂矣既多顛倒錯亂則身後無不沉墜者

訓聖傳

陳希夷少戲於渦水遇一青衣媪呼而乳之曰使汝得吾真炁平生永無嗜慾聰悟過人其青衣乃天真以希夷當得度世故託乳飲以真炁哺之而使之得絕乎慾也嗚呼修如希夷尚待哺真而後能絕慾信情慾之根於人也其難拔如此今有淫慾熾盛垂老而尚爾不衰者當為福耶當為業耶亦猶馬偏快於奔馳牛獨安於

樂善錄卷六

十六

才

負重各業力有以持之故也浮生短世其可一味惑溺略不俛聽善言少自開悟一旦淪墜然後悔艾則噬臍為無及矣不聞元始上帝有惑溺當化為犬豕之說乎蓋惑溺之人身淫心淫全體是淫昏或穢亂濁擾神炁人質雖具犬豕是同性習已然久而自當形與俱化愚嘗窮究其說非獨元始之說為爾在釋氏輪回之說亦云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其有命終之後而能超生四天王天者即今之於

邪淫中心不流逸之人生勿利天者即今之於淫愛中淫愛微薄之人生須談摩天者即今之逢慾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之人夫此人等既以慾輕而得生天則彼惑溺之人必以慾重而淪入惡趣者無足疑恠故佛教人若欲求佛妙果先須斷去心淫心淫若除是名為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如不能爾而欲求者譬如蒸砂求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蓋本淫身縱得妙悟終是淫根根本成淫輪

樂善錄卷六

十七

澄

轉三塗必不能出青衣所以今希夷必絕乎慾者正為此也神仙傳

任稹希慕真風好與山人野叟游一日遇一採藥人自言居處在大面山後相從既久忽與一苗藥餌稹便覺臟腑清暢久而鬚髮烏潤顏色紅悅心頗異之後數月復至持藥如初稹乃陰藏其半併一兩煮之立化為銀叟覺之怒曰此靈藥也置之臟腑則佳一身之外都不足道何乃爾耶稹曰今福感寺有一塔久已墮壞非

十貫不可修誠欲以此助之彼此不無利益叟曰助之不難今煮銀三百兩便可得九百九十貫爐子炭汞每兩不過費二百若積三百兩所費共不過六十貫其餘九百三十貫則自是那箇家事何預於汝而汝望利益乎稹曰何謂那箇叟曰陰陽造化也汝但只以汝錢六十貫助之則自有六十貫本分利益若必欲煮銀令成千貫究竟亦只有六十貫利益也嗚呼僊翁之言大有深旨大抵參預緣事須得實有所施或

樂善錄卷六

十八

良

有實力不在空事紛紛若但空事紛紛即是用心交錯用心一錯則從初至終無一不錯矣一椽一瓦未足為功而百念紛然惡念起時曾中便生出百千萬種夜叉羅刹夫以一椽一瓦之力是能勝百千萬種夜叉羅刹之力乎自無心懷險惡而能得獲勝報之理僊翁所以堅却稹者正謂修塔固佳恐或心有未是又不免有以藥煮銀欺人一段事在耳昔然燈佛於往昔世本一獵夫憩于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其

後竟以此故得證然燈如來梁武皇帝於往昔
世本一田夫因行雨中見道傍佛像為雨所淋
即以己所戴笠加于佛首而去其後亦以此故
得極位此皆出於無心故獲勝報至有如是之
力向使心有所念則已落在住相布施矣烏得
如是吁今之人初無實施又無實力而但空事
紛紛物我交攻而百念紛起若以住相之說推
而下之則是可以望利益乎集傳

起居舍人王龜從太平興國初同內供奉官李

樂善錄卷六

十九

果

守節奉勅修上清太平宮凡一瓦一椽龜從皆
書名其上可以見其勤也既畢事同詣翊聖前
祈禱真君忽降言曰汝等修宮不為不勤然不
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墀壁甃皆不嚴
備惟務速成以冀恩寵上天亦不掩汝功亦不
赦汝罪二人相顧大驚業已聞奏不容增役但
再拜懺謝而已其後龜從竟死于兵守節竟死
于疫大抵事關諸聖最易撥禍不見佛書所謂
經師佛匠與夫合香圖利之人陰司皆常切點

檢者乎蓋事關諸聖故也今人資藉眾力謾能

造一像建一椽則便傲然挾為己功而不知一

文滲漏便是侵欺取便那移亦名互用况出凡

夫淺見豈能盡合天心若更彼我紛拏即是自

求煩惱錢非己出何足為功一念纔差便有罪

報惜其不知挫人所長護己所短常懷妬忌每

事矜誇向背乖宜是非不當願人有失毀人成

功危人自安辱人求勝乘威迫脅鬪合爭訟沽

買虛譽包行險心認恩推過嫁禍賣惡凡此之

樂善錄卷六

二十

宗

類在太上感應篇一一皆定為世人罪目存諸

念慮尚不可况施諸緣事乎當知二公當時未

必不無此失翊聖傳

夫人任氏鍾離少師瑾之母也平生留心淨土

晚尤精確年九十八起居甚康強一日呼子孫

謂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却念念無非極樂

不解歸來良可太息明日我當行汝曹無用追

憶但不忘淨土則常在膝下矣初五鼓即起念

佛聲又漸低視之則已寂大抵佛不遠人即心

而悟悟即諸佛迷即衆生愚觀世人其以念佛而得生淨土者非獨任氏昔慧遠禪師與劉程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結爲一社號曰白蓮皆是勤念彌陀求生淨土其後悉皆如願自師而下至於國初得如願者又一百九人復自國初至紹興乙亥又一百二十四人此特載于王侍郎敏仲陸居士季誠集中顯顯爲可見者二集之外又有不可得而知者焉比年王龍舒旣得是法不欲獨善其身於是援引哀集鏤木印行號

樂善錄卷六

二十一

卷

曰淨土文意謂人世短促又有三惡險道大可怕畏不若西方淨土壽命無量之爲可樂也若欲求生其土無如勤念彌陀之爲捷疾也集中所載有爲神僊爲國王爲世子爲公卿爲僧尼爲給侍爲命婦爲寡婦爲衙校爲胥吏爲軍士爲鐵匠爲漁人爲庖者爲屠酤爲僕妾爲惡人爲禽鳥而皆能修者又有因人督責因人勸發因疾苦所加因地獄相現因得惡夢因命臨終而後知修者或作觀想或專持念或禮拜或回

向或持戒或寫經或造像或修寺或自行或勸人行而爲修者其所以修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無出乎口念彌陀心存淨土必欲求生其土也竊嘗謂念佛之說有二有念誦之念有念念不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之念念誦之念即今之念佛名者是念念之念即今之必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行佛之行爲佛之人者是二者之間念念之念尤愈於念誦之念也若又能於此瞥地發真歸元了知惟心淨土識取自性彌陀

樂善錄卷六

二十一

卷

則乘彼白牛直至露地隨意所適無不快樂矣又何有淨土穢土之殊此身佛身之異乎如或未能先須從念誦中去又自當到瞥地歸元處也或者尚詆爲數聲念佛安有便得如願之理而不知我之自性本自如如上與諸佛一體無二第以念念迷妄遂入輪回我今一念歸真則初起念時已自圓滿夫所謂三毒者便可回爲三聚淨戒六識者便可回爲六種神通煩惱回爲菩提無明回爲大智只憑一悟非假他求

况能念念在彌陀豈不獲諸冥感不聞孔子習
周公而夢周公學琴操而見文王之說乎又不
見高麗國主王徽厭契丹侵擾常誦華嚴經求
生中國一日乃夢至京師見宮闕樓臺之勝與
國使目覩無異之事乎無他皆一念冥感也任
氏平生念佛臨終而了無所苦豈非妙悟之力
歟

樂善錄卷六

樂善錄卷六

二十三

澄

樂善錄第七

李昌齡編

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 太宗皇帝尹開封知
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對使者局鑰不敢用
越明年復賜以酒使者至見其錢局鑰如故歸
白其事 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人
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
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
日 太祖與 太宗論及朝臣之有清節者

樂善錄卷七

一

才

太宗即以其事聞 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
時為贊善大夫燁為龍圖學士自北齊至 本
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絕嗚呼彼無遠大者
多只以錢鏹為急而不知錢鏹雖多豈若世世
簪纓之為愈乎今之暫時榮顯而尋復歇滅者
皆錢鏹大重不無不陰隲事在其間故也聞見錄
侯叔獻為汜縣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
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奧族
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

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 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 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應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

樂善錄卷七

二

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借相國未能卹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貫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

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嗚呼今之士夫有但知爲民而不問有拂上位如叔獻者乎其銜命者有從善如流而不以進身爲計如道古者乎多見其虐下媚上以求進身而不知身未必進而刻薄之禍已及之矣二公用心過人遠甚

樂善錄卷七

三

劉總爲夔州士曹日有一囚在生死之間太守必欲置之於法總不能力爭竟論囚死後總病若有所見屢自言曰我當時曷嘗不欲與太守辯第意不能奪汝自知之何爲相守如此嗚呼劉總之見乃佛家所謂人之臨亡地獄相自見者也大抵刑禁之地人命所係其可不確持公

東軒筆記

論以平反之苟或不原其情一一繩以文法萬一失入咎當誰執昔范魯公質未顯時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手持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道過一廟見一土木鬼狀兒酷類曷茶肆中所前揖者扇亦在其手中公益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為刑統夫鬼之

樂善錄卷七

四

為物性多暴猛然指酷吏冤獄尚以為非大暑之比且區區以是告公則酷吏冤獄之毒不言可知劉總之見可以為戒夷堅志恭倅蔡興文乾道壬辰四月初一日夜漏已十刻明見前大潭令李本字仁叔者來謁且引數十人而前曰木曷為諸司所鞠父子俱死囹圄此輩皆連逮而死者木已訴于上蒼帝命公推勘因袒裼示蔡徧體皆捶楚痕蔡益大懼辭以不能亟命焚紙鏹遣之眾皆捨去獨仁叔不退

漸近胡牀逼公且曰帝命安可違遂歐公一拳公便覺身體疼痛自知不免亟盥漱盛服出辭州家纔出廳則迂吏皆鬼物已羅拜于庭并元勘公案亦已陳于前矣州家聞之拒不敢見翌日郡僚相率候問公對客歷談所見具有條理後數日果死時憲屬楊道夫目擊其事因具書之以為世戒竊嘗聞蔡公曷以合陽簽判攝郡事剛明峭直風采凜然一日有數輩小人略買女數十人將下荆渚偶為人告公立命收捕盡

樂善錄卷七

五

將決配湖外遠惡州軍悉歸所略往往有母子相抱持而哭謝不已者輿論莫不快之或有戒其太過公曰某但知奉行朝廷法令不敢有所容心此曹情理如此尚何足嗚呼剛毅木訥孔子謂之近仁只此一事已自見公平日是宜為上帝收錄使理仁叔之冤其當時承勘仁叔一行官吏與夫同共擠陷之人到此有可以僥倖得免者乎當知刑禁之任利害最重不可一味觀望鍛鍊而成與其父繫於幽冥孰若暫

咈於上位乎

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竊嘗思之孝之爲說人子常事初非殊尤絕異之行且人未有此身之前神識雖具託質無從實因父母爲緣而成胞胎始自入胎至于誕育復自

樂善錄卷七

六

誕育至于成人其間愛護長養病疾婚媾父母之恩不爲不至暨至強壯父母漸老乃至于死正今生事死葬一一曲盡其誠亦未能報其萬一何敢更爲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爲人子者亦不必爲娥之爲然後爲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

樂善錄卷七

七

卒一子尚幼時光甫之父父已病聞之遂不起光甫母性素悍又無所出及專家事乃不常其用光甫爲人長子義當正心誠意身率其家而乃苟且脂韋希求么麼父之齊祭視爲虛文葬又不審而遷墓者三凡衆分田產皆先擇其腴者賣之於己粗有所得便自爲足旣而其母及其季弟亦相做偽家遂中微於是與季弟合謀立索分產契券文帳一出其手仲弟之婦但見姓書名所得纔十一耳光甫與其母及季弟所賣過田產皆留稅不退每暗於人戶處領錢遇有追催則與胥吏爲市逼令仲弟之婦輸之是時正當軍興科須百出光甫又從而屢有希求一日應副稍不滿意即大招坊郭錢一千餘貫蓋以困其仲弟之婦仲弟之婦果坐此而不振矣及仲弟之子長成欲行割稅而光甫再三障礙必俟得其五十貫錢然後示以收田人戶姓字又聲言欲別分產致使小人乘隙搖撼於其間仲弟之產皆一空矣今光甫子孫絕滅俱盡

而仲弟門戶獨不衰男得其室女得其家此可
以見天意也嗚呼父父子子兄弟弟者人之
大倫天上人間莫此為重安可弟死不卹而重
困其孤父葬不審而三遷其墓乎昔桃栖雲之
父本田家以其兄未得子代之遠戍竟死于邊
栖雲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哀慕夫孝也悌
也而栖雲父子兩皆得之自栖雲至元祐初凡
十數世同居惟仰給農桑雖不甚富而能歷三
百餘年無一人異辭又經唐末及五代亂離子

樂善錄卷七

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前後詔加旌表者三復
徭役者二又如給事中陳京之後亦數世同居
聚口七百上下和睦一守成規所養犬僅百餘
當與之食一或未至餘不敢前僞吳加旌表夫
此二家乃可謂之父子兄弟云也光甫用心乃
爾不敗何待

季正臣妻腹有塊氣動轉輒為飲食之害百計
不能療時零陵何氏之女年十二忽遇異人啗
以一桃遂不復食其言禍福皆切中人心遠邇

神之因號為仙姑云一日正臣以其妻所苦問
之仙姑曰汝妻曾打一孕妾因而至死此其冤
也何可救療其妻竟腸折而卒良父塊下形質
宛然一女子也徧體皆捶楚痕嗚呼茲亦異矣
愚觀世人狼籍女使視以為常十室九家類多
如此大抵不能檢制一時遂至為終身之累夫
豈不知萬一成胎便有利害乎正今不至損失
孕妾亦必害及嬰兒人而殺人豈免冤累若又
無此二事亦必伉儷不和嫡庶異念不孝不義

樂善錄卷七

九

之事從此遂生甚者父子化為仇讎弟兄變為
冤敵門戶破敗鮮有不由乎此孰謂不玷於行
而無累於身乎念言及此然後知南極真人與
夫玄清夫人之所謂情慾之事罪在不赦者蓋
在是也雖然使孕妾至于死者其妻也使其妻
至于殺孕妾者正臣也正臣之罪尤當為重

傳

仙集

畢造再娶有一女為鬼所繞時路當以符錄著
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其為鬼所繞者整衣

出拜曰我是前媽媽所生妹子乃今媽媽所生
妹子恃其母鍾愛每事陵轢頃年有與我議親
者事垂成只欠一對金釵為妹子所礙竟不克
遂我實怏怏遂至于死以壽數未盡無所依歸
適遇九天玄女見憐授以回骸之法又被妹子
白父母楚我法亦不成生死受害心實銜之非
俱死不可嗚呼願室願家人誰不起此念其可
妄自分別必欲敗其成事乎夫破人婚姻在他
人尚當有譴况姊妹乎當知今之為鬼所繞或

樂善錄卷七

十

沉疾纏綿非藥餌所能療者皆冤家有以守之
故也不見佛家所謂冤家惱害與夫道家所謂
殃考疰氣伏連塚訟之說乎又不見左氏所謂
趙同趙括為二豎子居晉侯育之下膏之上之
說乎第人率意而行多不問幽冥之間恐或果
有此事雖然使其姊至于死者後娶女也不能
制後娶之女使能礙其姊之事者畢造也非獨
畢造不能斷而行之亦由後妻有以牽制於其
中也為後妻之計與其使已所生女為前娶之

女所繞而死孰若彼女我女兩皆存乎在我亦
不失為賢後母也

夷堅乙志

田畫建中靖國初知淮陽軍時大疫畫自挾醫
家至戶問隨病與藥賴以全活者甚多一日忽
小不快方正畫而遠邇之人盡見公擁騎從騰
空而去就問之則已死蓋受命為淮陽土地矣
竊嘗謂醫之為術其為功也最博而獲罪也亦
最大蓋其隨病救療能使苦者得安危者復活
此其所以為功也苟或所見不明妄投藥餌用

樂善錄卷七

十一

才

心不善故作稽留使小疾變成沉痾壯年遽入
鬼錄此其所以獲罪也昔安庶徐播二人皆名
醫安庶頗知道人無貧富病無輕重皆為盡誠
至其孫有登第者二人此可以見其平日播則
不然非上馬錢必不行所得不厚必緩其藥雖
至危劇亦必巧有所取而後已晚年疾疫死喪
零落殆盡所存者獨一小男孫而其身亦得奇
疾自度非庶莫能醫亟命請之庶乃大取其上
馬錢既至復與言價且曰此病非二千緡不敢

醫播不得已如數與之但曾中深以為念及愈庶則首謁之曰鼻者非敢誠欲取公錢第見公平日手段如此故略為施陳冀公稍自悔悟昨所惠者今當悉以歸還然公此去切不可復如此也播深然之稍稍亦行陰隲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鼻非安庶啓悟滅門也必矣如此則醫之為功也豈不博而獲罪也豈不大乎夫田公平日施藥而臨終乃有騰空之舉天何負於人乎

樂善錄卷七

十三

齊

方朝請政和間為歙縣一日大病見一道士謂曰公武后時人也時河北大疫死者如麻公以所藏祕方揭于通衢餌者多愈嗣後所傳益廣所活益衆上帝嘉公有活人之功錄為上清仙伯後以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遂謫居于世我乃黃真君弟子也真君與公有瑤臺之舊恐公展轉流轉仙梯愈不可攀故遣相告公遂掛冠蓋醫有活人之功超度最速不見真誥所載劉平阿者亦以平生行醫救人之病如

己之病而立獲度世乎以愚觀之自人而得登地位自地位而復生為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為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曾為僧與房瑄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公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夫此數君子以教言之皆已為墜落矣其可於此不力加精進而轉取退失乎且如王文正公旦為太平宰相者僅二十年以世法言之其所以享富貴者不為不極然於臨終之際乃言願世世生生常得為一清淨真僧味

樂善錄卷七

十三

才

道自樂不敢更入富貴且囑其子以僧服殮者何哉蓋不欲與物流轉而轉更墜落也夷堅乙志

紀堂力學能文劉公愛其才命子弟從之遊意謂堂他日於試闈中必能成就其子弟也劉事真武甚敬忽降言曰紀堂不孝後母天曹已不收名字尚安能成就汝子弟乎紀堂後果無成客死于藥水鋪嗚呼後母尚爾况所生乎當知今一解一第皆祖先積累家世孝義或偶能立功或素有陰騭已經上蒼校勘收錄名字故能

樂善錄卷七

十四

俯拾無疑其或校勘未過名字不收雖有才名愚知其終不能取也近有一士子最敏慧尤長於聲律嘗謂人曰我學術如此異時省榜豈容不於第一第二名安排我耶凡兩預鄉薦益自矜負又好與時官遊時論頗不平之其兄一日以病至陰司見一公府極雄壯門揭大榜曰三科校勘院方擬議間忽已立于庭矣殿上有一星官坐于殿之正中左右分別三金紫人各東西相向而坐前列簿書其星官者旁有二吏一

過筆一閱籍呼名每一呼名必曰某州某縣某人孝義如何西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陰騭如何東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學業如何坐於東向之旁者曰及若干分三皆言訖然後星官攬筆批於籍中但不知批何等語如此次第校勘凡百餘名忽聞呼至其弟傾耳聽之則學業甚優而所謂孝義與夫陰騭者全無分數繼又聞十數名忽一鬼持符從空而下驚悸遂甦意其弟必不過省及揭榜乃中丙科復自

樂善錄卷七

十五

才

念言豈臯者之夢出於恍惚不足據乎其弟竟不及釋褐而卒然後知校勘之見非恍惚也今人但知片言隻字為學而不知片言隻字者學之末而孝悌忠信與夫性命道德者學之本學之末固可取而學之本亦嘗行之否乎真武儀舉子有衛西甫者頗聰俊曾與鄉薦家甚貧紹興壬午受一富家子錢冒名入省闈為之代筆未引保間忽夢入陰司見一吏謂曰子欲作狀元乎衛曰唯吏曰且少立俟吾取簿籍來既而

不復出衛彷徨良久忽見墻壁間皆大書明哲
保身四字或草或楷或隸字皆尺餘道勁可愛
衛不之悟及就試果不及終場而卒嗚呼世事
固可笑而此事尤可笑在衛生則所得無幾而
遂至喪軀在富家子則本欲必得而反不終場
大可以爲後來者戒以愚觀之非獨科舉爲爾
但凡事涉僥冒皆是巧奪造化冥冥之間無有
不減祿促壽者第陰境嚴密多不顯告故雖已
及禍而莫知所以掇禍之由今明哲保身之語

樂善錄卷七

十六

已是顯告者也爲衛生者胡不速自改悔以保
餘齡乎其如欲作狀元之語蓋戲侮之耳夫爲
人代筆掇禍尚爾况提文衡之權而不能公其
去取者其掇禍又何止如此

呂氏之禍其子琦得脫乎死者趙玉之力也後
玉病琦親爲調藥及死爲辦喪事又厚恤其家
時玉之子文度尚幼琦誨撫推挽甚至及陞官
路皆琦之力雖琦不忘趙玉之恩然亦可以見
琦心術其子餘慶參國初大政端亦致位宰相

此尤見琦之平日也如玉子文度亦登第豈非
天以報玉歟夫不絕人後爲福最大天尚念之
况於人乎昔趙師旦拒賊而死其妻產纔七日
棄兒草中而去之日回視則尚生向非神物守
護安得不死

大中
勤戒錄

樂善錄第七

樂善錄卷七

十七

樂善錄卷八

李昌齡編



劉海蟾身相燕國一日因家宴忽有所感卒起擊碎玉器蓋有所試家之人莫識其意皆怒形于色劉益大悟曰我本田舍一書生今位極人臣珍寶竒玩皆因我有碎一玉器何至乃爾使我平日行己不正錢錙聚不以義身後罪報究竟獨歸於我一家享用我却如何萬一輪回誰能為作救護乃留一詩周遊物外竟得為真人

樂善錄卷八

澄

其詩有當此時方頓悟前有輪回誰與度之語此可以見其意也嗚呼宦遊皆爾何獨海蟾一門俱享於豪華身則獨擔於罪報惜其莫悟人生富貴遠不過三十年事目前雖若過人然仰箭之力最為易墜一旦事勢盡去業力獨在諸惡境界悉皆現前當此之時雖欲一念回光片時為善不可得也今海蟾卓識如此而堅猛又如此是宜立登果位神仙傳人有賀其姓者以屠為業然亦頗知為善有丐

於市者賀未嘗不樂然施之一日遇一得道者謂曰人死為羊羊死為人死死生生互來噉食子知之乎賀曰固亦知之柰一家百指何得道者曰是不難吾有安隱快樂無所營營之術子但發重願戒殺吾當以中元夜授子賀舉家大悅日夜企望及期果至纔入門見一燈熒然即罵曰誰令停燈賀入滅燈復罵曰誰令滅燈賀罔然得道者徐曰胡不入問子家之人賀入問妻問子洎女及婦乃至使令皆言燈是郎滅何

樂善錄卷八

二

復見問賀出如實言之得道者乃大笑曰覓得渾家喫殃來獨自當吹燈猶不認誰肯替無常即趨出曰吾已授子了也還會得否賀亦大悟曰養家三十口獨我失便宜信哉言乎遂棄業學道後果有成嗚呼今之主家孰非吹滅燈者家之人孰非不肯認者雖人之在生固不可不略為子孫門戶之計然亦不可講之太過一味為作馬牛非獨愚之適所以稔其為惡門戶破敗無有不因子孫驕縱者異聞錄

宇文通奉所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遊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盥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里人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

樂善錄卷八

三

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洎水落家人訪求其屍乃與曩所投諸橋下者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吁亦信矣二江近地尚猶有此况通都大府荒遠僻處豈無爲少年之所忍爲者乎惜其不能慈念但人在逆旅中忽然感疾或是失便均爲惡况况更貧窶尤爲不堪苟能於此一念惻然方便救

接措之安樂之域即是諸佛行處菩薩用心便可立證僊階更無可疑者不見今地下主者鮑靚兄弟之事乎昔鮑靚及其妹皆以七世前在渭橋爲旅舍主人積行陰德以行業相類故使改氏更生合爲兄弟同時得踐僊階此紫陽真人之言決非欺誑世之旅舍主人有如鮑家兄弟者乎

樂善錄卷八

四

王鶴得道者也性倜儻好談頤神之道嘗往來蓬池間人皆敬之一旦別所厚何伯采曰吾有夙寃時今至矣吾當尋而償之遂往營山入楊褒馬廐中見一騾即愀然曰汝果在是吾今當償汝死自此切勿復爲念以手撫騾立爲騾所蹄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旣而漸輕發開但杖屨而已嗚呼夙寃之報神僊尚爾不免况餘人乎竊嘗思之世間諸惡果報皆有盡時獨有寃憎最爲難解蓋其一結在念萬劫莫忘靚影聞聲皆思報復此雖悔悟彼尚有心若非兩皆釋然愚知其終不能解睚眦之怨尚猶如此

何況殺人人之在生於起怨處其可不力行遠離萬一結已誰能解之集傳

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曩以牧羊墮山正大怖間一念蹶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久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掣其衣亦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

《樂善錄卷八

五

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為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識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為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不速自澡雪使冤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去如脫袴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婢然但守於枯腐者乎夷堅志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葬

于此以水轉地崩墓半淹漬極陰積互無以自溫願為改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軒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無一念之憐乎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邸舍北十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然立為具棺瘞于高燥嗚呼今人收葬遺骸多從省便且引僧家茶毗為說例皆化之以火而不知火與瘞所費初不爭多而水漬火燒在死者反有所苦苟為無苦則何以有訟於鬼官苟

《樂善錄卷八

六

永

為無訟則赤松子何以列於八十一種塚訟之數使人上章求解乎邊水之尸何以求遷於文穎臨焚之子何以哭告於父母乎考之真誥蓋人非積善修德慈心於物與夫兼修長存之方固守形中之寶者死後皆未得離於腐敗如此則塵勞之子自是與修行之士不同不可一例從茶毗之說講水葬之便也明矣報應錄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為石勒所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

子婦司徒公女爾胡羗小子敢干我乎即躍身
赴水侍人名六出者亦繼死焉時女僊韓西華
大壯二人節操錄其神炁度為地僊今皆在嵩
高山中嗚呼王氏生長富貴平日豈無他過以
此一節遂能立踐僊階當知世間冒犯廉耻而
女範不能明潔死後必是沉墜蓋其平日穢行
有同狗彘習性已然不過臨時換一軀殼耳真誥
一男子出入一寡婦家莫遠瓜李人或議之寡
婦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其

樂善錄卷八

七

良

寡婦與彼男子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
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或有之而姑以塞
謗耶不然安有不相先後一日而兩皆死者雖
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為後來矯誣媒
媢者戒大凡呪詛求直之人無有不先受禍蓋
其意在害人天意所以不容也不見指天地以
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在經皆所不許乎
起居舍人王龜從在祿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為
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真君香

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
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
曰汝母積釁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
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真君乃命召
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
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頭復有紫衣
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
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
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

樂善錄卷八

八

澄

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
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刑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
按如阿毗曇論大熱地獄一晝一夜當人間九
百二十億六百萬歲舉此一獄餘悉可知大抵
諸惡果報皆從衆生心念所起蓋其無所悟入
但以平日稍自稱意便敢謂無因果一切謂為
無罪而不知高齡以鑿敗古人碑銘為己之文
而水官謂其蔽善以自標特列其罪於訟事之
首寶蓮香比丘尼以唱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

業報遂墮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安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况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

樂善錄卷八

九

才

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為世俗之所謂聊復爾耳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

傳 胡聖

開封尹李孝壽以嚴猛聞雖輦轂下亦無敢議其政者政和二年一士子寓宿汴河以暴卒至一所在公宇伉爽金碧輝映然寂如無人士子周覽良久忽聞堂上樂作有數十女妓自屏後擁一貴人乘涼輦而出既就座榻女妓環列金

石絲竹喧闐間作忽撫掌一聲其女妓悉化為牛頭阿旁之屬奇形異狀大可怖駭所坐之榻化為鐵牀金石絲竹之具亦化為叉矛鉛鑽之物百鬼爭進奮刃屠割極為慘楚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忽又撫掌則鬼復為妓牀復為輦叉矛鉛鑽復為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而入片時之間如是者三熟視貴人乃孝壽也時孝壽尚無恙未幾果卒蓋高爵厚祿甲第良田與夫舞女歌姬上樽美炙皆富貴家之所常念者

樂善錄卷八

十

定

平日以此受用故今日復以此境攝之大抵地獄之報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亦非人與皆眾生自妄所招析而言之則有八萬四千塵勞之門總而言之則無出乎十因六果何名十因一者淫習謂多淫二者貪習謂多求三者慢習謂我慢四者嗔習謂嗔恚五者詐習謂姦偽六者誑習謂欺誑七者怨習謂怨恨八者見習謂惡見九者枉習謂誣謗十者訟習謂覆藏因此十習造種種罪所有罪報亦隨而生何名六果謂起

自眼耳鼻舌身意招引惡果臨終之時便當有見聞嗅味觸思之報見報則見猛火熾然滿十方界亡者神識乘煙飛墜入無間獄聞報則見波濤沒溺亡者神識乘流降注入無間獄嗅報則聞毒氣充塞亡者神識從地踴出入無間獄味報則見鐵網猛焰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觸報則見四面大山一時來合無復出路又見鐵城有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稍驅逐亡

樂善錄卷八

十一

者神識隨驅而入墮無間獄思報則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乘風而落墮無間獄此所謂十因六果也又有諸惡罪業無一不作者則入阿鼻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若六根各造兼境兼根則入無間之獄若身口意犯殺盜淫則入一十八獄若殺盜淫三或闕一則入三十六獄若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獄此皆金口所談決非欺誑近年鄉里有二富家臨終之時一見刀劍垂空一見網覆其面與

上說無異因具錄之使人知所以感召之由夷堅

志乙

穎州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常作新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花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

樂善錄卷八

十二

習公益異之嗚呼爲尼而三十年轉經不廢是必亦知爲善者也以一念之差尚爾失身爲妓今爲妓而惟淫是習日將自家可以刹那作佛之身龍女利那能登佛位兼受一切人臭穢不淨無異便溺之物捨此身後更當受何等身乎以教言之只多姪一事已自應失墜有餘況更黠劣萬端平生豈獨無諸罪惡聞愚此言亦必有慚懼而生厭離者否淨土文

侯道姑者一妓女也爲邸舍於兗州以舍往來

之賓一日呂翁詭服館于其邸晨出暮歸歸必大醉踰月不償一錢道姑頗以爲念因召翁啜茶翁曰某先生曾語我汝殆是僊者姑莫之察取酒飲翁翁連舉數升興猶未已姑心難之翁乃伸臂則十數金釵鱗然命姑取其一以市酒姑心利之因邀翁歸欲與同寢翁登榻即鼾睡鼻齁齁然姑屢近屢爲翁手所拒竟莫克前遲明則已失翁所在矣視翁手所拒處呂字微肌遂大悟曰僊翁明語我云汝殆是僊者安知我

樂善錄卷八

十三

才

非僊乎第一念失墜不能自知於是斷髮布裘棄家而去竟莫知所之嗚呼淫穢一事在修行法門最爲大忌有志之士一念及此即爲已犯真人之星何可更敢身踐故保命真君曰夫真者都無情慾之念男女之想若陰氣一接則不可以修道矣紫微上真曰欲修行者當先絕邪淫之念南極真人曰愛之大者莫甚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玄清夫人曰情慾之罪所以無赦者情累於人故也夫此數人皆真僊中位貌

之尊者其爲說皆如此然此妓女以至穢至賤之身乃能真登僊路者何哉是必久已得僊者也爲憐此輩故假設方便託生其中以攝化之亦猶觀音大士生淫女中以化淫女悲增菩薩生餓鬼中以化餓鬼日藏菩薩生五百馬中以化五百馬耳不見觀音大士既以三十二應化度衆生又勅諸菩薩今應身生末法中度諸轉輪雖賤如淫女及姦偷屠販等亦皆應身與之同事稱讚佛乘令其心入三摩提之說乎不然

樂善錄卷八

十四

即是宿習未除或一念偶墜故僊翁憫而接之或者乃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之說爲難而不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者謂雖淫坊酒肆中有能一念回光即與道場中人亦無以異如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乃能成佛之類是非淫坊酒肆之與道場果皆一也亦猶吾儒謂在途之人皆舜禹者謂雖在途之人爲舜禹之人非在途之人果皆舜禹也聖人所以如此善巧方便隨宜說法隨處接引必欲使人人啓

悟者蓋不忍坐視此等一類下劣與狗彘相去
一間之人獨甘心棄絕於不可改悔之地耳今
為妓而能如道姑有一念之悟即亦道姑之人
昔劉妍者亦代州一妓女紹聖中遇一老嫗訶
之曰汝甘心在此乎妍大悟力求脫去母不能
留遂入山學道日丐于市積十許年忽一日別
所厚者曰我父恩汝等明日且行矣及期往視
則火自廬發妍跌坐其中火不能及須臾燬滅
則已寂矣此亦為妓而有一念之悟者載之集

樂善錄卷八

十五

才

僊傳甚信人其可自棄於不可改悔之地乎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
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
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
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
想在馬身後墜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
蕩天下心使其信以為然蕩而不反則逾越禮
法冒犯廉耻無所不至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
當入泥犁也公為之動嗚呼淫最難除聞為易

入况更作為章句使人味而歌之實所以作其
氣焰彼聞之者那不動心一句入神萬劫便為
種子從此流浪非我而誰秀老之言真可謂善
巧方便也

漁隱
等書

景德初西土一異僧至都下閱永嘉禪師正道
歌即作禮頂戴譯者問之曰此書發明心要啓
悟者多今五天已流播矣又求宣公塔禮拜譯
者曰此方如宣公者甚多何獨禮之僧曰此公
持律精嚴五天所敬嗚呼永嘉作歌於此而流

樂善錄卷八

十六

宗

播之遠乃及於彼孰謂文字之立而世不之傳
乎能知魯直以艷語為法雲所訶則永嘉正道
歌是宜為異僧所敬也大抵自悟自解悟解止
及一身若能舉以化人悟解始能遠及昔僧善
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
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惟伏
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
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
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為諸聖印可乎

樂善錄卷八

樂善錄卷八

十七

樂善錄卷九

李昌齡編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善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祚短促處訥曰其得數本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歎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孛戮聞處訥此語亟命貫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嗚呼處訥之言可謂仁矣昔東海殺一孝婦而三年不雨夫一婦人而天變之應尚如此况五代之君肆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乂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為其子友珪所弒友貞既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為郭從謙

所弒邈佶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至次年正月丁丑遽亡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為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然亦果

樂善錄卷九

二

定

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為梁為唐為晉為漢為周國命凡五革惜周祖不知悟此區區乃以星曆為問正令星曆當遠而不已賊殺不辜造物其肯以星曆拘礙置而不問乎江少真類苑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為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為留後而已為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眾然不能害公者

蓋公當為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曠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顛文頊並為諸州

樂善錄卷九

三

齊

刺史是為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大抵人命至重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孫無不豐者楊文公談苑邺湖亭神極靈異能分風上下以送往來之舟建和初安息國王子為沙門名世高者遠來求神謁之或問其故答曰我道舊也以平生多嗔墮入蛇趣然好作福故得廟食千里因附舟至廟下神即迎告之曰向不從君言竟以嗔故受此醜形常恐一旦命盡展轉更淪惡趣今廟有千匹絹及黃白等物望為經營改廟為寺庶

幾少資冥福苟得脫去敢不知報世高一如其言佛宮為之一新即今之洪州大安寺是也蓋人之潛狙陰妬常懷忿恚亦猶蛇之蓄怒而蟠銜毒而趨風動草挫百毒便發又習與性成形隨性化呷舌挫尾方自為適安能自知我以嗔而然耶神能自知蓋亦曾修慧業故也嗚呼今之多嗔之人動輒勃然何暇更問身後恐或果有此事正今不至一一如此目前亦自為禍但其祇知有我於已稍有不順則怒悻悻然必欲凌人而不知人亦我也豈獨無我相而肯為爾凌乎雖名凌人實自掇禍當其嗔時於人未必有傷而我之和氣已索然矣借能傷人則人亦能我報彼此冤嫉互相擠排於身豈不為禍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氏以嗔為劫功德賊而忍為萬行之首也高僧傳邠州有一狐亦靈異能為禍福時張守真奉翊聖真君香火力請除之翊聖曰彼雖妖狐然能

樂善錄卷九

四

定

於長安南山中化形作菩薩等像誘彼居民捐財為供邠民因而回心向善上帝嘉之已命為本州土地矣何可除去嗚呼彼神本人也以平生多嗔而轉身便受蛇身此神本狐也以誘人為善不離本坐而遂得為一州之主如此則釋氏輪迴之說謂之為無可乎若夫堯率天子三生前從惡趣中來無垢天子却從今生入惡趣中去此則又是一種福力轉重而沉墜轉速者也今之享大福者其可不以此說自警而少修慧業乎翊聖傳佛昔於尸棄佛時為婆羅門與五百童子赴國王飯時有一人病不能行請食而歸適梵志見之因作念曰此等沙門及其師主只應與之馬麥豈應受人如此香美上味其佛與諸童子竟以此故於此世中在毗蘭邑圍城之內食馬所食之麥者九十餘日其五百童子即今之五百羅漢是病比丘者即今之彌勒佛是嗚呼彼皆果位中人但以受人美味尚猶有報况今之實

樂善錄卷九

五

承

無戒行而虛貪信施濫膺恭敬者乎惜其不知假佛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者在佛第二決定清淨明誨皆斥言謂之為盜業盜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諸比丘必令循方乞食衣鉢之外分寸不留所乞有餘即以分施餓鬼及諸眾生蓋欲使之捨去貪心成就菩提也苟或貪心未除究竟只名為盜縱成無為必還人間酬其宿債如佛馬麥終不能免興起

亳州太清宮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爐於

樂善錄卷九

六

承

老君殿下煨藥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爭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爭以水沃之亦不能滅號呼跳擲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郡差官驗視皮肉皆脫爛而衣獨不灼時楊克勤親聞其說於驗尸官及官下道士甚信故宛丘先生得以載于集中嗚呼世之游手墮足無所衣食之人多是浪稱道人其所

以欺誑於人者類多如此分明事事有心口口却說無心分明未能免俗而却矯示高尚或妄談道要或謬說禪宗大抵皆是沽買虛名貪求利養而不知心也不直果招紆曲身後皆當各有其報又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在佛第四決定清淨明誨皆指為大妄語業妄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人須得心如直絃一切真實然後入三魔提永無魔事不見維摩答文殊淨土之問不言方所而直言真心是淨土之說乎

樂善錄卷九

七

源

况於老君而乃敢妄言我其師也

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中忽見死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妾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奈何奈何良久大哭而退又十許年復見哭而前曰女不幸一為庸醫所毒今二十年方得受生女與母有緣故來相別嗚呼一劑之繆遂至殺人醫者其可不以此事為戒而益加謹細乎然彼女

子死出母胎於人間世初未嘗有一事關涉其
滯留陰境尚爾許時况在生八九十年或六七
十年者平生於逆處順處日用應緣處知他造
多少惡業既無悟入又乏陰功以此女子死二
十年方得受生之事方之則彼一死之後是有
不滯留陰境而幡然便得出頭者乎愚之此言
於生死路頭大有利濟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則
他日出死入生當大得氣力遠勝兒女為作佛
事也 邵氏聞見錄

樂善錄卷九

八

才

穎娘子多男女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
孕毒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
至及死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
然傍之人亦皆聞之良父遂卒嗚呼人而至于
殺人最為大惡况乃兒女義屬天倫其生豈無
因緣多寡亦自有數孰曰初凝精血奈何神已
入胎爾今過絕其生是更情理切害為斯人者
作何見解而敢於此石火光中造如是極惡重
罪乎嘗謂人有照顧不着而或一婢自經則悔

懼摧沮終身大以為歎至于損子敗胎則乃安
然視為無事在妻孥亦爾在諸婢亦爾豈以為
無罪而為耶則殺人安得無罪抑以為官不得
治而為耶則幽冥宜譴責又非人間之比切惟
其事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比因見數家所為方
悟其所以敢爾者不過是逸居飽煖無所用心
既不曉所謂真詮又不知所謂名教終日兀然
惟慾是念所以在妻孥則徒厭多子而不能反
求所以多子之由在諸婢則視為便宜而不知

樂善錄卷九

九

定

便宜乃所以觸邪行之禁大抵但知打過一時
而不知時下固易打過異時閻羅老子面前自
不容打過也使爾忽亦身死亦如其人滯留冥
塗一旦忽蒙開度神得入胎在母腹中亦復中
此手段心亦銜之否乎今有月數甫足而尋復
墮胎乳哺未離而又已死矣或孕于野合淫奔
不便於生之腹或胎于侍人爨婢不得自在之
身在胎出胎皆酷受諸苦毒皆其報也以愚觀
人之多淫大似無辜小兒好食土炭當其病

時雖力爲遮截亦必巧取而食及既愈矣雖欲強之則亦不能下口愚之此說若能常以自悟則爾多淫之念久當亦如無辜之兒不覺病之去體矣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達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至族誅其後穀死葬于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間而嘆

樂善錄卷九

十

濟

曰陶穀平生儉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觸醜亦無矣大抵爲人平易則見諸行事自然明白洞達愷悌吉祥前程無不遠到子孫無不通顯苟或用心儉險闢茸駟僧則見諸行事必是馳騫押闔有傷於人目前雖曰難容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昔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王少暉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既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于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爲震霆焚擊殆盡此與陶之墓門屢開無以異也

七朝
事林

王冀公性陰險尚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媾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

樂善錄卷九

十一

才

多如此秉政既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丁謂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大抵但知挾權固寵以保高位而不知高位終難久居而陰險權譎適所以速取破敗也比見小人於鄉里間亦復如是因爲載此使知福如冀公速禍尚爾况我綿薄者乎

七朝
事林

况念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為懼而乃以誇諸人乎伯時愕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為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為然嗚呼人之一念於十二時中其可不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以攝制之萬一有差則一死之後知他隨波逐流漉漉蕩蕩從何方世界漂溺去也昔黃安世以志慕昇騰而心不精確死後乃化為飛鴻夫學僊之人但以一念稍差尚爾如此况念念在馬者乎

樂善錄卷九

十一

才

黃筌及居來居寶皆名畫尤善毛翎常養鷹鵠寫其神俊豢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於市者蓋習以為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弈碁而子孫遂至賭者亦習使然也大抵為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崔公度平生好施鬼神食雖大故不敢廢一日以幹夜行所乘馬驚奔危走嶮不能禁崔遂墮

崖方委頓間恍見一婦人急解額帕以裹其首且招其徒曰此施食崔學士也汝曹沾恩久矣今適有難不可不悉力救之其徒遂集相與撫摩崔賴以蘇及歸家人視其帕手者乃崔平日施食時所挿黃紙尊勝幡也嗚呼按經所言三惡道中餓鬼最苦蓋以業力沉下水輪生于火際受氣猛火常被焚燒水能剋火故無飲食非憑法力無以濟之昔阿難亦以宿業當墮其中面然鬼王為現其前授以脫免之法亟令以食

樂善錄卷九

十一

源

施諸鬼神而佛如來又教以施食之法當先誦念一切功德光無量陀羅尼然後所施之食可以普及河沙鬼神施食之人亦當延年大獲無量功德崔能如是宜其有以報之昔彭介亦施食每遇節朔則設食至禱遣人祭餓鬼於江濱遇有遺骸及死無以葬者則為具棺瘞于別墅官至二千石未嘗一日廢及死柩歸長沙空中隱隱有哭泣聲隨柩而行此亦鬼神感激之明驗也

志 夷 堅

王企夜過徐州界遠見燈燭焚煌迫而視之則一村落有一老叟箕踞而坐企問曰此名何地叟曰此名叢鄉往年死而無歸者如吾之類無慮萬人賴富公收瘞于此使有安宅由是得生者過半而富公亦得名利不死矣企驚亟起行不數里又遇一叟復問去此果有叢鄉否叟曰無之豈富公所築叢塚乎企益駭異嗚呼前輩以收瘞遺骸而立獲度世者非獨富公第人莫之知耳不見周伯持以瘞洛陽客死遺骸而得

樂善錄卷九

十四

才

名刊帝簡乎不見劉子翔以瘞長安餓死遺骸而得為定錄府主者乎蓋惠及死亡為德最大故也昌齡父施簡牒獲應甚多乾道庚寅一夕夢鄰嫗文生之母來告意其必是求簡後數日謁邑尉李公搜孫公偶言郡侯孫公松壽委以搜求遺骸事方悟鄰嫗之夢乃求葬也遂以告公公即日具舟送于郡由是鄰嫗數十年不葬之屍一旦得歸安宅矣安知孫使君瘞藏之德不亦已書名僊籍乎

漁隱

富商有段其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翦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鵡許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為苦也

清話

樂善錄卷九

十五

才

張道甫好養鷓鴣及青師姑其鬪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脚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今于衆也又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鬪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折其足後亦困病又卧牀中兩股為之肉破蛆蟲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所以脚脫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所殺蟲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

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况捕之與販之者所殺可勝言哉

陳堂以蔭補官不信因果其淫犯良人陵轢柔善者豪橫無所不至不十數年遂死其姪女年十二忽昏仆若寐爲二鬼所導至秦廣王所王曰吾有一事汝能爲吾通傳于世否女子初不從既而許之即命二鬼引至一處乃第十八重地獄也見堂荷大鐵枷維以鐵絙哭謂女子曰汝安得至此今得還切急救我女子曰某小兒

樂善錄卷九

十六

女安能救阿伯二鬼曰汝但許之只轉八師經便可以救既而又引至一廟見伯之二子長子方吞鐵丸次者已斬首于地不覺驚寤則伯之次子果已死長子方苦喉瘡聞女子此言亟求經轉誦是夕乃夢死者來謝所苦繼亦獲安時祕書丞呂公夏卿異之特跋其事于經之後以示勸戒蓋堂存日曾於天王院重飾一秦廣王像故王假此女子通傳于世使堂子孫將此經文廣行流布庶幾人知警悟於堂陰有所賴抑

樂善錄卷九

十七

源

改之之說亦無以異若又以老子所謂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之說論之言句雖若相反然求之言外義亦一也嗚呼此但誦經之言尚能如此况能允蹈者乎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縱吏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游鍾山悅見雱枷鐵枷相鐵相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剏一寺以薦雱福嗚呼貴家子弟多是心懷險惡者何哉蓋其

生長富貴不知艱苦便謂世事一向終當如此而不悟福緣易盡業力難消一旦勢位去身大似一場夢覺夢未覺時若能惺惺靈靈做得幾件好事方是不辜負已靈不枉却一生苟或不能如此而更心懷險惡即是自害其身於人未必有傷於身定當沉墜正令無甚大惡復得託生爲人亦必不如今日若又生在貧賤則又有何力量而能復躋本坐乎

邵氏聞見錄

樂善錄卷九

樂善錄卷九

十八

才

樂善錄卷十

李昌齡編

郭崇爲人擊傷其臂同行皆欲報之崇置不問又數歲與鄒嘗擊之者同登仕版崇乃釋前憾薦譽其人其人慚愧自殺其後崇以臨民有陰騭當登僊品時地司奏牘方上而太極真人乃斷然駁之曰郭崇有殺人之罪安得爲真人坐此莫果輕舉嗚呼郭崇實不殺人而不免坐殺人之罪豈當時薦譽出于不情乎抑姑以愧之

樂善錄卷十

而其人偶至自殺乎不然安有薦譽其人而反坐殺人之罪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爲之客適張績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績方貴意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醺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績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爲之語曰張績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雖若與崇事不同然要其歸亦不免坐殺人之罪也大抵恐殺怖殺毒

殺藥殺呪殺怒殺自殺教殺故殺誤殺口殺手
殺意殺想殺目前看殺傳言遣殺凡此之類在
太上業報因緣經中一切皆謂之為殺夫彼死
者雖非郭崇手殺而實因之而死是即郭崇殺
之也今有驅役督迫而使人至于喪軀陵轆劫
持而使人至于自盡及其死矣而尚云非我殺
之是誠惑矣真

太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卮酒
醉于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

樂善錄卷十

略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
不覺如此上益竒之其後竟以用心仁恕得獲
度世嗚呼今之富民譴一佃戶則奪田徹屋必
欲破碎其家怒一細民則賄吏求關必欲窮致
其罪而不知彼人也我亦人也所不同者貧富
也其好榮惡辱之心與夫父母妻子平日衣飲
之樂無以異也破敗之易成立之難亦皆然也
豈在我者當愛護而在彼者不足卹乎能知文
饒以仁恕度世則知無文饒之心者今日之富

乃身後果報因緣來世貧苦之因地也真

游維觀有二鐘一是觀家鑄一是許真君在世
時鑄許鐘比觀鐘差小而聲韻極清徹鄰僧愛
之因嚴僕領節制乘間白僕取之時僕威令風
行道士無敢拒取鐘之日忽天雨晦冥平地水
高尺餘擊之則如土木絕無音響僧猶未悟復
譖於僕曰此州道士例多妖術必是禁鐘僕怒
治道士方急忽困踣濱死明見真君叱之曰汝
何故取我鐘今若不還必斷汝首僕驚覺汗流

樂善錄卷十

三

果

急取還觀因詣祠禱謝猶見真君侍者持劍在
傍曰汝為無道上帝所知斷頭之事將恐不免
未幾果以開江事伏誅嗚呼寺觀之物取彼與
此均在教門掇禍尚爾况侵耗其物而為己有
者乎居占其所而為妻孥安泊之地者乎鐘
張開光志尚清虛既得輕舉而去顧謂其徒曰
吾之田宅今悉以付君勿營私勿貪肆否皆有
責其徒唯諾於是即其地建一老子祠年代既
遠疆畔悉為比鄰所侵不得已訴于官官又不

決其徒惋恨忽一日煙霧迷覆其地衆皆見開
光跨一青驪自天而下環遶而去既去驪足所
踐立陷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
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
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
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
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况道釋所在而
侵之者獨無陰譴乎神僊傳

樂善錄卷十

四

圖之吳道子因而盡爲地獄變相楊次公因而
爲之說蘇東坡因而爲之偈卞洪中大又因而
收入勸戒集中以示勸戒其傳爲不誣矣其變
相有衆嬰兒及鱗羽之族雜附之者蓋傷生殺
夭者也有獄卒擒執而鞭其脅脅者蓋包藏禍
心而陰險賊害者也有反縛而壓以巨石者蓋
依勢作威以暴虐而陵壓於人者也有倒懸而
以繩曳其手者蓋犯上不軌不順者也有被妖
服編髮而微纏者蓋以邪法異術而惑世亂俗

樂善錄卷十

五

文

者也有手執簡書而以箠楚訊掠者蓋侮文鬻
法而肆其欺罔者也有俯首伏地而屈膝者蓋
諂佞足恭而內荏者也有聯脛執紕驅而使之
涉者蓋貪行淫慾而同惡相濟者也有胡人漢
人雜處而方被詰問者蓋天地無私於遠邇者
也有以挺刃迫逐而推落大火坑者蓋乘人之
危而劫奪其財者也初道子作此畫於長安通
衢中人皆見而大懼爲之不屠宰者累月孰謂
人不知改行自新乎其後道子竟以此畫有警
於人得登僊果蓋陰司當時顯出此事正欲人
知戒懼道子又能表而出之是宜爲上帝收錄
也夫地獄之報按經所說在水輪之下居鐵圍
之中習雖起於十因報實依於六識大抵皆衆
生迷妄所招若一念歸真則地獄何有不見華
嚴所載破地獄偈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語乎又不見孝師
所見包藏禍心等事亦皆不離於衆生心念者
乎或者尚不信以爲然不知其意更欲如何而

後謂之罪也夫多淫貪求我慢嗔恚姦偽欺誑
銜恨惡見怨謗覆藏十者十習因也凡此皆眾
生平日起心行事習以爲常不覺不知遂至成
地獄之因也又如見聞嗅味覺思六者六根識
也凡此亦皆眾生平日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之上各起此識所以情識紛然復於色聲香味
觸法六塵之上生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念
造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業不覺不知遂至
受地獄之報也是故世人臨命終時未捨煖觸

樂善錄卷十

六

永

以前所有罪業一時頓現習業交則各隨其平
日識業所引發明種種地獄諸苦此皆載于佛
書其說甚詳愚已哀集分爲七門號曰七趨受
生錄使人開卷便知如是而生于天如是而爲
僊爲人爲脩羅爲餓鬼入地獄做畜生已成書
矣今不復縷舉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
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即渴也痛最切至者在
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

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
磽确處必爲緩轡遇敷石必去之嗚呼此蓋身
自嘗而知者今人以人代畜尚不知恤何更問
馬惜其不知六道輪迴祇在一念今人趣中豈
無失身而爲馬者乎按寶積經昔有五百人爲
近惡知識作惡業因緣失身生馬趣中日藏菩
薩爲憐其人於先世中已曾供養諸佛學菩薩
乘又曾勸令發菩提心於是求生其中作馬音
聲說法教化普令懺悔彼五百馬等乘日藏威

樂善錄卷十

七

神力故各識宿命本所失心一時頓現復得爲
人以悔悟故各得證辟支佛果其日藏亦以救
度是五百馬故得證善相如來大抵一切眾生
實本真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妄習既生便有
內分外分二種分別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
愛染發起妄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意
珍羞口中水出心意前人中淚盈心貪財寶
涎發體潤心著行淫二根流液諸愛雖別流結
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眾生分外

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
心持禁戒舉體輕清心持印呪顧盼雄毅心欲
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
自輕身命諸想雖別輕舉是同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有淨願則臨終之
時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若
情少想多輕舉不遠不為飛仙必為大力鬼王若
情想均等則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若
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七情

樂善錄卷十

八

源

三想沉下水輪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
二種地獄若純情無想即當沉入阿鼻若沉心
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
膺恭敬五逆十重又當生于十方阿鼻大地獄
中地獄報盡又當受諸鬼形鬼報既盡情之與
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
為畜生酬其宿債若元負人分越所酬此等衆
生還復為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
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德即死為

畜生償其餘直若更殺害彼命噉食其肉則經
微塵劫相食相誅無有休息猶如轉輪牙為高
下但人生在人中稍自安逸便謂世世生生終
當如此而不知福緣易盡業力難銷一念纒差
便入諸趣何獨三復為爾耶

南都新書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
一女資儀性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為擇佳婿須
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
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

樂善錄卷十

九

源

任貳帥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
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珮玉豪華富貴冠
於一時未周歲星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
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歸洪
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
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為劉參謀坐中失色
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孑然南歸回視
前亦一夢也大抵世間萬事轉頭即空無一
非夢譬如游醮方醉笑時非不懽愜及纒罷醮

其樂即空又如飲食方咀嚼時非不香美及纔過舌其味即空此皆理之灼然人所共曉然於歌舞誼諱之際未嘗有一人能持正念而不為之動珍羞錯薦之時亦未嘗有一人能生慚愧而不為之嗜者何哉只是欠一箇悟字人處富貴亦復如是丁劉盛時亦曷嘗有一念之悟乎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于

樂善錄卷十

十

齊

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許年生男子五女子二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嗚呼淳于初入槐安而國門之勝已如是洎至行館而供帳之盛又如是既而出典南柯而

樂善錄卷十

十一

泉

州治之廣又如足既為駙馬又且得君當此之時淳于意氣豈不揚揚自以為得安知特一蟻穴乎大抵諸塵世間一切眾生其以妄想顛倒而失身託為微細物命生乎其中者雖在蹄涔之水亦莫不圍圍洋洋自以為得自人觀之蹄涔也自彼觀之其視為蹄涔乎其視蹄涔亦猶淳于之視蟻穴為大槐安國也其自以為得亦猶淳于之為駙馬為郡守時也是故諸佛菩薩諸代祖師常切教人必令識心見性者正謂幻化無常生死事大若非見得的當臨命終時定為妄想顛倒回換入諸趣中去其生乎快樂天宮也不知其撞入驢胎馬臟也蓋其平日只於世態上走初不曾於自家心性上略有悟入故也夫夢想顛倒者即妄想顛倒也當白晝時分明兩眼大開也只想攀緣顛倒錯亂洎合眼後却安有不顛倒錯亂者乎第世人以日用中目前境界為實以睡中所見境界為夢而不知日用中虛妄分別顛倒妄想全體是夢於其中

間又以想心妄生繫念至使神識紛然眼纔合時便見無量無邊顛倒影事此又是夢中立夢顛倒中又顛倒也昔大慧禪師於此未透一日禮問園悟園悟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大慧莫悟復進曰某自入道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少犯惺惺時都得受用及纔上牀半醒半醉則便自做主不得見錢雖則懽喜心生見刀劍則恐怖心生自念此身未死早已如此若一旦淪謝衆苦熾然如何却不被他回換去也園悟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則汝自到寤寐常一處也大慧猶未悟後因園悟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方且於前話有契始知佛所謂寤寐恒一文殊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之說爲真實語其後侍郎向敏仲亦嘗以此咨決大慧大慧亦復以園悟答之信前輩未嘗以一語欺人愚故併錄庶皆知悟今世間事無非一夢向使淳于夢中不因悲戚而忽然驚則遂爲一蟻矣當此之時聰明

樂善錄卷十

十一

宗

靈利也使不着儉險捍鬪也使不着豪橫使氣也使不着機巧便佞也使不着有錢有力也使不着有勢有位也使不着看他淳于憑誰啓迪而能知是蟻穴乎見前眷屬作何伎倆而能拔而出之乎其驚覺處即得力處也當知妄想顛倒能回換人而覺之一字獨能挽却回頭力百倍於萬牛也

李公佐元性錄

樂善錄卷十

十三

源

方悟其果已得道因叩之曰有從將爲朽骨矣先生何不念里巷之舊出一語以相啓乎中明曰子平生好法律人有訟訴子多陰助成之祇此一事已自累子之身去不復顧嗚呼訟之於人非美事也初以不能忍一念之爭遂至成數十年不可解之訟其不能和解而又交構於其間者是激二家之怒成二家之訟惡已甚於忿爭者矣若又以法律爲誇而陰佐一家者則是包貯險心伺求人短必欲成此健訟而陷彼於

法惡又甚於交構者矣夫訟之為說在易曰終
凶謂終之則凶也又曰不可成也謂成之則終
凶也又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謂使川為淵訟
之過也若又陰佐一家即是以爭濟爭使相激
而為深也今有從雖悟其將為朽骨而莫悟其
助訟之非是未能悔咎而自新也其不為中明
所取也宜哉集傳

夏資深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
公事為業每與人作訟牒則必藏機設險鈎引

《樂善錄卷十

十四

其人伺其有一語之失因劫持之自以為得或
為人代款亦必深文巧詆如實有冤抑不得自
伸之狀使聽訟者焚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
而不得解甚者使人破家兩雖已悔而不能自
已者皆資深有以牽制於其間故也凡資深足
跡所至無一家而不打起爭訟雖在塗之人與
之素無交涉苟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夤緣
交構激而成之唇吻最為可畏又好誘人子弟
相與為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儈之利人人

莫不嫉之彼獨揚揚自以為得無何兩被杖目
亦雙盲既而腰曲背偃百病交攻貧窶龍鍾不
得安樂者數年竟至凍餒而斃又無子家遂為
墟蓋其平日不善用心使人不得安樂洎至果
報之來則其身亦復有種種不得安樂之苦此
但迫於衣食而富室亦有好為之者何哉不過
是爭一箇我利幾文錢耳惜其莫悟出於人上
初不在此而不義之財取之終當有水火盜賊
之事蓋太上折除之說本自如此近事

《樂善錄卷十

十五

童行楊祖印父病無生意其師一夕赴水陸齋
歸往問其狀祖印忽驚叫曰師主可速出爾駭
殺我也及少定詰之則曰適迷悶間不覺隨眾
至齋所時師主方咆磨口中火光迸出延燒几
席今尚烘然亦自覺否其僧大怖繼亦染疫嗚
呼一起貪心遽生猛火自世俗觀之雖若恠誕
然以楞嚴想險足駭思梅口水之說推之則物
理相感本自如此且今愧情一集豈不亦面熱
汗下乎况對聖宣科而乃敢雜以他語也昔王

露忌日其父荆公爲設百僧齋意欲資藉衆力庶幾可以薦露冥福既而夢露曰百僧轉經不如阿爺所轉一部蓋爺專心靜默故能冥感如僧徒所轉則雜以他語殊無所益如此則僧道於宣科演教之時其可不以此爲戒而少知敬畏乎

水陸儀

洪邁云一商人泊舟潯陽月下見二大官對坐而語一曰金山寺作佛會甚盛但庖者不謹食皆血腥吾掣其手漬于鑊中計已腐爛矣一曰

樂善錄卷十

十六

源

彼固不謹子亦責之太過曰比亦悔之恨已無及曰療之何難但得生大黃搗令如塵以美醋調傅瘡上不惟止痛亦可獲安商人駭異後詣寺訪問其泊舟潯陽之夜果有就寺設水陸齋者蓋庖人揮刀傷指血落食中及臨鑊調羹若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殊絕得商人藥傳之遂差此但誤傷指血事出非意掇禍尚爾况有甚於此者乎嗚呼非獨庖者爲爾僧人道士尤爲不誠蓋其但知覓錢養

家初不問古人何以而創爲此儀今人何以而崇設此供既無信向必起慢心慢心一萌則鹵莽滅裂無所不至矣載籍之語其肯信爲有乎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衆而至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不退師曰面前立者爲誰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世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以不落坐此一語墮野狐趣者已五百生敢望慈悲特賜啓發師曰汝但問來我却答汝老人

樂善錄卷十

十七

才

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禮謝而去且囑師曰某見在山後乞依亡僧例賜以一火師唯諾即領衆至其處果得一死狐遂火之嗚呼此老一語之錯何至五百生受野狐身邪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爲不落則但凡修行之人皆可以倒行逆施無復顧忌矣夫豈不知釋迦老子驕梵鉢提亦皆大修行者乎在釋迦老子則以受人美味而不免有馬麥之饑在驕梵鉢提則以罵人喫飯遲爲牛哨草

而不免有牛舛之疾如此則大修行人是有不落因果者乎大抵因果之說如影對形無可避者然亦不必執有執無繫念在心自作梗膺之物亦不可虛妄誑誕信口便說破以為無若破以為無即是窒人恐懼修省之心定當獲發無因果之罪但能於日用應緣處或逆或順一切常以諸惡勿作眾善奉行二句為心久而功用純熟則自然無因果可落亦無因果可昧矣或者尚詆為釋氏之說夫曾子所謂出乎爾者豈

樂善錄卷十

六

才

不亦因果之說乎愚觀世人其以聞見寡陋而發無因果者甚多故細論之

燈傳

士子張拙一日參禮虔州智藏禪師因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曰有又問三世諸佛是有是無曰有拙曰和尚錯去師曰先輩曾參甚人來却言其錯拙曰某曾參百丈來師曰有何言句曰每有咨決百丈皆以為無今和尚乃以為有某所以言為錯也師曰先輩有血屬否曰有一山妻曰外更有否曰有二頑癡師曰百丈亦有否

曰百丈古佛和尚莫謗他師曰待汝得似百丈却可以百丈說無也拙於言下有省吁今初無實悟之人於冊子上謾能記得古人一言半句便敢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非獨欺誤其身又將欺誤於人惜其莫悟我今妻子愛染田宅貪戀莫非屬有又如愛憎取捨是非物我亦莫非屬有凡此之類我皆能空却放捨而不以置之于心否乎捨與不捨空與不空二者之念又皆能兩忘否乎如或未能即是諸有尚在諸有

樂善錄卷十

十九

澄

尚在則世間所謂作受果報之說亦復皆在其可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乎若誑妄亂說按如佛說即名為大妄說業妄業若成便當獲大罪報昔有一僧參禮雲門文偃大師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既到後曲彎彎地師曰語則固佳是汝道否曰是師曰我却問汝如何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汝乃敢爾他後定失却目去未決旬其僧果失目蓋初無所契而但空作其勢故也今之初無實悟之人可不

戒乎燈傳

侍郎季南壽乾道己丑知簡州越明年二月望方坐廳忽郡人聚觀如堵皆謂瑞氣浮空彩霧罩空公亦明見堦下有數十輩吏兵儀仗甚盛因語衆官曰某奉上帝勅暫到冥司決一獄須兩日方可還言訖伏案而睡官吏驚恠相守至次日乃甦自言初到冥司見閻羅王乃馮揖吏部也飲罷有一吏來取覆云本司自紹興二十九年以來累承東嶽司申送勘陽間齋醮觸犯

樂善錄卷十

二十

澄

天憲事其罪人經今未決準上帝勅委請侍郎處斷子即隨吏至獄四城皆鐵圍毒蛇猛獸口吐炎火燔燒罪人哀號之聲所不忍聽次至第二門見一廳事子即登廳而坐復有一吏來呈案牘云大宋潼川府路安泰縣黃臬家於紹興二十九年春率衆建黃壇道士黃守素與黃臬通同貪抄錢物并所行科儀所寫文字字畫各是交加又昌州昌元縣馮式家於隆興二年秋使師巫杜忠信了酬天公醮靈寶齋同壇設拜

章奏納一千餘分其杜忠信雖佩錄牒未曾參受正法救護生靈不合上章投詞冒瀆天真又合州石照縣龍會鎮衛元一家於乾道二年春召道士王太真建黃籙齋其王太真喪服未除葷酒不戒大爲觸犯取罪非輕又熙州狄道縣師巫王自成擅行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并害張元家牛畜又常以鬼兵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侍郎早賜處斷子即與判下云黃臬馮式衛元一等本爲求福

樂善錄卷十

三十一

反招殃咎皆是愚蒙無知當從重減仍許懺悔道士黃守素王太真師巫杜忠信所學愚淺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侮慢天真敗壞道教除陰責勘斷外仍配入畜生外道內師巫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爲外道孤魂仍使一家磨滅子孫淪墜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嶽司準勅悉依進奏施行訖復有一吏來引子歸不覺已在此矣衆官聞之莫不驚嘆曰

高不可欺者天也下不可欺者地也中不可欺者人也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不鑒哉因為刻于堅珉以示勸戒蓋公為人真正清儉孝慈仕宦四十餘年未嘗酷吏虐民故為上帝錄用也嗚呼向非公親到冥司安知為道士而宣儀錯繆寫文字而字畫交加雖佩錄而功不及民或居喪而復行醮法葷酒不戒身氣不清有一于此而輒敢為人上章皆當配為畜生又如師巫之貪求請喚行邪法而恐嚇無知埋蠱厭人為

樂善錄卷十

二十三

定

樂善錄卷十

寶章郎中汪公以祥刑使者總攝帥垣暇日出示樂善錄一編而謂護曰此編所載殊益世教欲鋟梓以惠越人使人有其書庶幾善者勸惡者懲不待家至戶曉也護往者與公游宦羣舒見公一言一行必歸於善逮長公侍郎來鎮此土護又得以邦珉出入伺牆

樂善錄跋

二十三

永

侍郎公之言行由

郎中公之言行也

侍郎八年于越凡善政善教之及於民

者至于今愛戴歌頌之護游於

二難之門有年所矣每聆

先世積累之善皆古人之所難能者宜其

餘慶流衍

五世衣冠之盛赫奕未艾

二難德化之均前後相輝然則為善之

報又何如耶故併錄之觀此書者謂余不信試以

公家之事爲證云紹定二年三月望日

郡人趙汝議謹識

右樂善錄十卷卷各彙分其事深有益於世教比游蜀都得此本常以自隨茲刻梓于會稽郡齋用廣其傳云紹定二年三月既望新安汪統仲宗

鬼董



鬼董卷第三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尸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兇勇人死亦為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定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

鬼董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如夢覺我亦不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為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攝

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卽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室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

鬼董卷一

二知不足齋叢書

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閒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褌錕可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

殯所拆發昇觀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鬼董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兒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去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有吳生者江南人嘗游會稽娶一劉氏爲妾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郡將數輩獵於野

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裏挺然立庭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月盡青色吏卒俱戰慄

鬼董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不敢近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棲止段公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葛迥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跡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日必擊其首致於門下段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段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尸展錫俱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其處四壁多挂野彘元熊之類或庖炙之餘鍋竈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未至遂拔柏樹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至怒其扃鐻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搥其腦再舉而斃之拽

鬼董卷一

五知不足齋叢書

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闕又搥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一首擊餘鹿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視者如堵有道士出於儔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脩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

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儻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耳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子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乃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口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頃間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芟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

鬼董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將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怪物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為妾凌妻極妬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偶脫而逸去入他郡為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所苦且以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褥前後凌妻死王乃得復返予聞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客近有傳示予者因錄之裴裝尋坦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多他岐誤識為直道偶陷深蕪藜密林蔽寒月清光透妾肌野鴉徹夜啼曠鴟笑自悲雄狐繞妾號鼯鼠相追隨獨近虎狼窟啖吐安可期妾心豈不懼仰賴穹蒼垂

鬼董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少年學彈箏善鼓陽春詞長年學吹笙一吹雙鳳儀中年僱家禍眾口生嫌疑主君不及察逐妾江之碕昔嘗致幽調酣歡頗見奇今忽厲顏色中道成睽離羣寵好肉食妾獨甘苦薺羣寵好羅綺妾獨披素絲羣寵好交妾獨嚴門楣人情惡異已璠璣摘瓊玢主君豈不明妾心洞無欺彼忍弄孟毒危機轉斯須不解覆孟情謂我爭妍媸捐棄長三年剖心無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地不知獨呼父與母何用生我為羸羸溘草宿父母呼孳孳攜手問苦樂白髮雙涕洟訓妾母改心掣手忽失

之村雞已罷韻林杪流朝曦凝霜厚膚寸輾轉寒且飢
飢尙乏糠粃寒苦滅然其振衣恣所適偶入班姬祠配
享古烈婦異代同貞姿吞聲禱元琰 相委蛇老尼
推朕兆端貞諒所宜神明保終竟致志毋自衰出門顧
孤影棣棣何所警寒波印宿眸獨步清淮湄偶逢驪山
媼左右兩相發長跽叩休咎爲我問靈著白茅藉沙上
展冊尋良規上卦乃山岳下卦乃澤陂義文命爲損剛
柔彖爲時周孔祈神教示妾懲窒辭左贈雙瑤簪右贈
雙瓊芝元醞瀉腰壺煙霞滿雙危一吸洗塵骨再吸清

鬼董卷一

八知不足齋叢書

宿脾稽首願爲徒冉冉不能追極目望空際俯首致遐
思兀然迷去住深雲忽四馳濛濛宿霧生霏霏雨雪滋
踽踽不自憐行行何所咨遙遙玉宇寒念念懸雙眉浮
浮覆載閒鬱鬱何能支慷慨復自寬靜一貴所持凌晨
拾杜若薄暮寒江籬入溪攬薜芷陟山采辛夷滋菊以
充佩幽蘭以薦縞薰蕙紉高髻芳蓀結輕綦芙蓉製裳
裙周旋亦襪襪臨泉更洗心湛湛無塵私願登主君門
含血愬所懼鄰母憫我冤爲妾啼橫頤勸汝須鄭重枉
自獲忸怩羣寵方冶容寧堪衆嚙吮引領望危閣霄漢

鬼董 卷一

千重基十二玉欄杆飛翬敞桷椽佳氣鬱繚繞雙雙峙
文鴉可仰不可卽斂抱空漣瀾宮牆不得入況望薦黍
粢衣冠不得睹況望執盃匱聲響不得聞況望微熊羆
髣髴適四野雉雉飛雄雌嗷嗷亂烏鵲狂狂鹿麋綠
煙走夜燐明滅多妖魘妾心不比石石破心不剗妾心
不比鐵鐵蝕心不移氣噓作長虹虹消心不剗淚落凝
碧血血盡心不痛一心徑方寸宇宙爲四維四維今忽
張妾身獨蹈危人生同百骸苦樂何倍蓰誰家搗衣裳
刀尺聞時規誰家贊中饋滄瀧鳴金匙誰家慶兒女調

鬼董卷一

九知不足齋叢書

笑聲嘻嘻妾長抱窮愁手足空纍纍韞伏迴文巧悽悽
終對誰中宵坐長歎寒露滋淋漓啞孤鴈聲聲怨
離披聽聽裂肝腸懊惱成真癡知生有願果知彫有碧
椅知方不知圓大塊徒容伊自恨恨無聊扶面如刀務
軀殼何所用不如委幽遠抱石臨深淵馮夷拒且嗤攀
柯欲雉經縊斷如人推持刀忍自剗刀折空復憶人求
生不得我求死無資天地誰云寬無所容四肢誰云日
月明往來不照私雨露未沾潤誰云澤浩瀰黃壤委何
日墨墨徒行尸撫膺發浩歎仰首見南箕箕畔列牛女

望望亦何其天上懸幽恨人閒徒自爽不寐對明蟾吟
哦薄命詩字字皆自咎句句皆自卑篇篇相思淚耿耿
矢神祇結束明依歸處女乃吾師危坐候大昕素楮鋪
平墀纖纖出玉臂刺血忍號請搦管書血字體勢追樊
姬大義關綱常國家根平治不比長門賦首尾所歡怡
持展跪天讀神鬼皆於戲讀罷卷作封股勤孰為貽仰
登衡岳峯俯臨湘水涯尺經竟不至賓鴻亦我詒買買
無所託願見雙黃鵬嚶嚶畱好音翼短無所裨敘祗復
吟哦天風為我吹百蟲為我奔羣芳為我萎花落春復

鬼董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華人老無回曉抱膝一假寐夢入主君帷宛爾素昔容
申申弄長髭拜起泣且訴問對良孜孜主君頓然悟引
手強攜提遜避忽振覺依然身在茲形影自相弔悄悄
如蹲鴟枵然魄與魂骨立如枯槁盤盤習故武兩腓如
柔崎施歸復偃臥殘骸如囊皮默默忽回想人壽無百
暮五內忌百感傷衷不可醫梳洗整容態亦自時礪砥
春禩忘憂花百草時歲蕤滴露揉麴蘖醞釀成珍醢和
以愛河水漉以慈竹籠貯以借老觥泛泛浮綠蟻寄言
獻主君斥之為村醜長夜不自愛摘蒲出瀾漪結為合

歡扇奇奇價不貲寄言獻主君拋擲供晨炊初秋履峻
石石中含瑞琦壘成雙連環光爛羞琉璃寄言獻主君
遙途阻逶迤冬經不斷縷端緒華縷緯以歲寒線製
成同心襦寄言獻主君願言充纓綬棄棄不復視况望
收窮羸達心竟無由進退惟險陔安能坐待幣四海聊
猶夷須女整颺馭元女揚參旗 女擎雲蓋華女執霞
麾弄玉秉長策青女妙執綬白虎服右驂左驂乃蒼螭
前驅奮丹鳥後擁蛇與龜靈旛雙招搖發軔何躩踞駕
言適東瀛仙姝對奕碁中有古麻姑挾我坐以嬉一杯

鬼董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未勝負已爛樵斧柯迴輪急西向息駕崑崙崑崙言登闕
風苑瑤臺皓參差上坐西王母溫慰亦熙熙願呼董雙
成命取素所司七弦妾對拊哀音動寒颺王母不忍聽
泣餽雙交梨謝歸轉風駕丹丘遐且噉靈妃署南宇驚
問來何遲衷出古書冊云是曹娥碑始稱節不變終稱
行無虧檢卷對清誨飛駕臨元池北隅苦風色姑射膚
凝脂攜我展畫翫宛似秦山塵卻憶秦山陰雙鶴虛茅
茨收淚何所往直到銀河坻玉女正擲梭鼓臂不知疲
離恨雖不言宿淚雙凝頤顧妾停機杼指心盟不移再

拜領瓊華復度白銀漪題曰廣寒都宮殿相連潏纖阿
步鐵板望舒笑嚙啣羽衣霓裳曲再奏舞傲傲娥憐
妾誠賜我不死劑苾苾一刀圭試嘗甘如飴無路獻主
君長生敢自斲樂極罷觀聽憶我填與箎乘風忽返駕
復履舊園籬鄰母共相勞周游諒多禧顏色羨美好靈
慧失前蛩聞之頗自慶整衣獻所齋到門門不開拒我
聲訑訑衆犬吠狺狺羣籠隔門踟依依門外柳青青牆
上苔搖搖路傍竹灼灼籬邊葵采采雙鴛鴦池塘戲深
蘼相對皆有情無情獨屢屢長號欲奮去此情終繫縻

鬼董卷一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薄鳩安鵲巢屈魚潛鳧苾彼升此顧沈物理亦繆紕古
來妾薄命顛連妾敢辭主君明且哲酌水分澗溜妾味
誠不凡主君當自諮但願主君心權衡析毫釐但願主
君身康寧延福禔但願主君家內外敦倫彝主君衣衾
溫妾寒亦自懷主君常醉飽妾餒如噬膈此心質神天
威光赫祁祁雷霆司忠孝善人終見毗忠孝妾有違龍
火尸壇遺妾情早鑿亮妙運成和比唯妾素所恥巧媚
如狐狸長舌如鴉鳩哺啜如鷓鴣不意今之人愛此如
鷓鴣微舒以爲賢虞姬逐鞭笞西施侍枕席共姜流三

峻世路此常態端貞宜取疵神明三尺臨聽愬應施
會聞尹吉甫疑蜂殺其兒投杼踰危牆曾母豈不慈楚
平放澤畔容色成黑黧汨羅終自沈潔白隨流漸近世
岳將軍一家遭斧鉞父子君臣尙如此賤妾之命如銖
錙又聞二叔煽流言周公避東陲三田生內睽靈荆且
自稜張陳刎頸交一旦身摧泚王導痛伯仁負之撫骸
骷兄弟朋友多若是賤妾之軀如蟬蚋五倫自古不除
讒此心但保無傾欹再聞貝錦章嫉讒投豺猗莊姜不
自惜悲歌送戴媯有懷不敢盡主君須細窺一朝明妾

鬼董卷一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心萬死纏葛纒太極象元爐陰陽運神錘默鍛人與物
雜然各相麗初稟足脩短讒人當自忤忽憶終南山秀
拔無九疑上多靈異草毛女羣相僖辟世三千年長髮
飄鬢鬢願追與之遊微情尙羈羈雙鵲忽遠鳴願袂垂
蟾蜍右耳聞天鐘和薰囁兩頰撥火火屢笑龜夢協休
禱情曲幸剖白寵愛非所跂望門泣謝主君義黃庭一
卷爲鏃鏃茹英披葉伴毛女靈漿不竭玻璃紙馭風逐
侶恣遨遊羅浮匡廬返峨眉人遭逆境須自得堅白從
來誰磷緇飄然長嘯去復去清泉白石容乎而

新昌令妻亡倩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之悽咽令怪而詰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乃以銀盃一枚為別謂令曰他日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四匹去後恆思之持銀盃不釋手每返公衙即置公衙案上先是縣某尉者已罷任還鄉其妻極尙在縣遠來迎柩乃投刺謁令尉見銀盃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是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嗟歎良久因具

鬼董卷一

孟知不足齋叢書

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聲音及留孟贈羅之事尉憤赧良久乃使人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沈其骨於江

張師厚太原人娶同郡崔氏懿娘為妻琴瑟甚諧生一子甫朞而卒懿娘念之因感疾而亦卒師厚乃更娶白莊劉氏劉已嫁喪夫再醮師厚性實殘刻而妒急師厚嬖而畏之為所禁制如處女不得浪出師厚於故妻墓未能忘情時一往劉怨且怒乘閒挾健婦往擊碎其祠堂又迫師厚發取其骨投之江師厚歸夜垂涕屏處劉

怒詬曰吾故夫美而俊簪纓家也爾何物鵑弁為人奴乃汚瀆我爾猶悼亡我獨不念舊耶遂大慟俄而疾作故夫憑焉叫呼怒罵以其背盟而醮也師厚呼法者張雲老治之懿娘亦現形於旁曰余安崔氏爾強以余歸又棄言焉又毀余祠沈余骨胡寧忍之余不爾貸也師厚百拜祈哀乃沒劉亦蘇秋夕劉強師厚出游猶有所畏呼雲老與之偕白晝飲酣艤舟龍灣劉方曼聲而歌波心忽喜然而分一丈夫綠袍乘馬出自水底劉掩面曰法師救我故夫來矣綠袍舒臂丈餘挽劉入水雲老

鬼董卷一

孟知不足齋叢書

法無所施徒呼篙師赴救及得之岸旁氣已絕矣師厚方驚慟俄黑霧起於船中有人蓬首被血而立懿娘也雲老拔劍罡步而前劍墜於水雲老徒手搏之誤中師厚相紛拏久之憊人入視則師厚殞於拳下矣時羣奴皆目見之故雲老止坐黥流云夷堅丁志載太原意娘正此一事但以意娘為王氏師厚為從善又不及劉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節而洪公不詳知故復載之以補夷堅之闕

鬼董卷第一

十六

鬼董卷第二

秦燻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
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
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
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
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
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
妻妾順比如篋頃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
怒方厲黑烟蓬勃出自吻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烟銷室

鬼董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空三豔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
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
出門陰氣肅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
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
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明日乃
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
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
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鬟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
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懦不能令使我至

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為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

其寢妾挽出游偕飲中五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
圃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
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閒夜至或憑浩言云
云叫呼熺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
水族之怪也驚為白衣穴西湖獺為少女窟於江弗速
拯將死於溺矣為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
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一作瀕老翁夜聞洛中
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

鬼董卷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且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
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或曰人靈於萬物人不能神禽獸昆蟲惡能神又惡能
魅人凡言魅者其寓歟余曰凡人形盡則死死為鬼鬼
而能有知者不待聖與智彼其形亡而神存故也至神
則能神神又能神形自神而形謂之通自形而神謂之
定定則慧通則空矣空則彌漫八極而無所不至故能
運天地化萬物生亦神死亦神生有不神者自窒之也
實其所以空者而無以受故也惟萬物則不然故死不

能神而生或神死不神者氣偏業縈理悖無以神神也
生或神者壽也今夫人大齊不踰百而物不殄不死不
死則或靈矣世有為長生術者言理則未窮言性則未
盡言覺則非正久而仙能化能幻能前知物之魅者久
也老壽也猶人之仙也然亦豈數數然見哉夫物之魅
人者必以姪姪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
矣何寓言之有

臨安府胥時安禮性陰賊險猾因與傳法寺僧有故怨
安禮夜出察邏卒至寺旁僧方炊餅餌為斛供烟氣涌

鬼董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起遽突關入誣以遺火悉捕知事僧真獄將加重刑有
大瑞鄰居不平之宣言欲入奏乃得釋然猶有被杖者
僧不勝痛憤而死未幾安禮在使廳指畫文書忽仆地
殞七竅皆流血安禮家金帛山積粉黛列屋平時惟以
刻虐中尹意比其死也復以子代從事或勸其子爾父
多冤陷盍稍為冥福且彼積錢甚富用之卒未既也子
曰彼為時安禮我為時某曩世時安禮負時某財今積
以償鐵枷鐵梏聽安禮自受之時某無預也聞者為之
一笑

善應尼余往在鹽官看姊見之狀貌寢陋意憤然村嫗
耳洎時出危言迺有脫洒起人意者頗疑之亦未信其
能定慧也後攜數百錢券來託以市米余曰米非余事
亦非爾事也應曰誠然我未知君爾持去屬之魯文之
歲在戊子哭魯憲於嘉禾晚行其園中小菴有出指者
應也曰曩歲糶資在是今欲買牒與侍童待之既累日
矣冬杪聞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
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金土盜骨肉精血於父

鬼董卷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
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
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
不解其言謂侮己怒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應曰此
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
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解縱之明年三月旦日侍童
夜叩魯僉門曰吾師亡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猶意其故
設意為之移寘他榻坐愈堅強而淡紅色翌日閣維舍
利洋溢烟所泊林莽皆垂五色雜珠有光始知其有隱

德云

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之得末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男女十二三歲腊而食之謂之地雞地鴨其家小婢妾被食甚衆又以厚賄使卒掠人墟市間民稍知之皆深閉不敢出卒無以應命乃走其鄰橫州伏莽中掠過者橫州民呼爲紅衣人意其盜也告州捕得卒言其情監司上諸朝既而獄久不決又使大理評事孫涇往全州置獄勘之遷延歲餘千之竟從輕典僅追毀除籍配吉

鬼董卷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陽牢城而已既而言者論涇罪涇罷去

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客次中與嘉興趙承德清劉簿偕坐劉言德清先某宰以最入監左帑疽發背之左其鄉貴使瘍醫治之既愈矣未幾復發於右召醫十往返不肯來鄉貴強之醫不得已乃言曰某聞左藏召始勇欲往晝假寐夢兩吏呼至幽府金紫人坐堂上厲聲曰某人治德清故出大辟使逸天罰案罪當以疽死爾前爲傳藥愈之已違天意今勿復往往則罪且併及亾何左藏果殂嗚呼故出且爾故入當奈何蒞官行法其可

一毫容心哉趙丞亦言某官寓湖之空相寺其人以嚴暴自喜得疾臥榻上作呼囚聲而自磨之又云訊若干則號呼痛楚兩股杖痕如織日日如是而不得速死後不知如何姓名昔具聞之而今忘矣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範精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寢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

鬼董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喜出迎燂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太師壽禮必厚齋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寘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併命他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

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家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恣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尚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

鬼董卷二

七知不足齋叢書

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

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紹興初北客陳監倉寓邵武軍筭女曰淑美而慧富子劉生欲娶之劉父母以陳窶而挾官恐侵其資不許陳亾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民黃生黃母以罪繫家罄於吏炊弗屬使淑質衣於市過劉氏肆劉子見之喜呼入飲

鬼董卷二

八知不足齋叢書

之還其衣予之千錢他日復來又益予之寢挑譎及亂淑歸視夫如讎夫疑焉偵而知其數過劉也偽弗聞者使淑厚要於劉獲既審其實然後詬淑曰我雖極貧義不食污當執汝詣郡婦姦法不得用蔭免也淑恨怒飲夫醉殺而析其骸寘甕中鄰有聞者捕淑赴官劉生知女爲己累夜逸邏者得之黥隸澧州淑坐殺夫支解入不道以凌遲論刑有日矣獄卒謝德悅其貌夜率同牢卒負而出諸垣與俱竄至興國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盜橐也察其必竊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給以追至德恐穴

壁遁去淑爲李生所得詭言江州籍妓不堪官役故從尉曹射士李妻悍不以歸真諸酒肆中李蓄毒殺人掠財淑久亦益習爲之謝德既脫去爲醫褐衣以藥游荆鄂又三四年而返由故道飲李氏酒肆李生已忘其爲德而淑懷德恩未替也暇無人焉急走謂德僞醉臥於此我復從君去德如其言夜淑董酒飲李及兩童婢皆僵仆呼德使就殺之席捲肆中所有與德西上適襄陽李氏家人來見屍縱橫獨意李生視盜侶不謹爲所怒戕不知淑實爲之也先是劉生既配流於澧以賄免不

鬼董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敢歸往襄陽依其舅崔觀察崔亦盜巨擘以俠雄一方暮年革故態多爲邸店自給有邸在闔閭中使劉生主之德來適入其舍劉大驚密以叩淑淑率言之劉欲執告德而恐淑并誅乃僞善視之月餘攜德出城飲以鐵擊其腦推置檀溪中復納淑而室之亾何劉父營得放停牒呼使歸崔以一赤馬一奴送劉至興國遣舅家奴去乃迎淑翦其髮衣以緇衣賂尼寺而匿之劉未至興國十里夜宿袁八店袁窺見橐中物殺之劉父以子失歸期走价質之崔崔曰某日遣行既累月矣劉父驚疑

自走襄陽訪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諱日設齋尼寺中挽使偕行劉父見淑大驚曰是吾鄉殺夫者當極刑累吾子使黥今胡爲在是其可乎乃械以陳邑淑竟論死嘻異哉

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有恐奔告

鬼董卷二

十知不足齋叢書

其妻且尤之曰我如廁須一婢相送爾適固拒果遇妖怪婦猶不信乃同觀之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有還他日有至後院怪又見語有吾歸爾鞋因投其鞋有懼不敢拾因倉皇返舍以怖成痼疾而卒高密王萼少美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畱宿甚相親狎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

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荅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
亾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
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晝日亦復不去
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荅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
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見本前高密令
女卒殞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
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
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荅之揮淚而
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

鬼董卷二

士知不足齋叢書

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
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
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
而死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殞
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
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
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
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

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
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
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
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
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
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畱一日乃去他日客復
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筭鎗從卒負胡牀巨羅威容甚武
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
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烟霧翁然而失溥熙閒事

鬼董卷二

士知不足齋叢書

中五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瑤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
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儲不
下萬緡欲祈某瑤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
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
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開與楊共
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
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遺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
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
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

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哺後兩僂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及鬆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舁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罍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偏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闐于僵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閒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與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

見董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鬼董卷第一

十二字

鬼董卷第三

吳江縣之北聚落曰衝浦民白晝見黃衣卒來逮捕曰官喚汝治殺人事民自念未嘗殺人拒之不可禱之不聽遽前捽其胷回視身仆牀上方知已死乃哀叩之問何事卒曰丈人訟妻冥府不可欺宜以實對泊至官曹髯官據案坐阜衣赭雁鶩行立呼民來前取婦翁訟牘示之民不識字吏爲之讀言嘗殺三妻最後者已女也民曰三妻誠有之然死非殺也官曰果何如當直言此非譎漫所也民言長者以瘵亾次以蠱脹亾三當

鬼董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丁亥水災廬舍漂沒無所得食死於餒耳民有子六七歲母亾復繼死官又問汝子何由死民曰亦以飢疾問可知也吏引三妻泊子至官三問之如民言乃大怒曰老物以死誣人當反坐索大械拳婦翁兩鬼曳往獄中遣民歸過廡下有■人坐誦經呼曰若憶我乎民識其比鄰錢道人以死矣視其牘足有焦灼痕而其旁金幣山積錢曰平生誦金剛般若經藉經力不墮惡道然口其文而心有他屬又不解義趣故雖富足而不能超昇民曰若然何爲死於火錢曰方春漑田必取淤泥

糞之殺羸蚌多矣能無及此乎豈特以火死今猶兩股日被焚灼但藉經故痛似可忍又須與即休不然殺生以一償一業果不打量也又轉曲廊列巨釜煮湯沸涌數尺卒漉取析木上水噴皆起成人可認者三四人皆里屠也泣言殺業不可追悔盡語各家為造經像又少進空庭中繫者甚眾鄰有兼併善訟伯里者亦在繫中與語莫不應形狀亦不大了疑而叩諸吏吏曰是未死獨一魂先繫此他日壽盡乃案罪耳出門聞哭聲蓋已死再宿心尚暖故未之斂猛即其屍

鬼董卷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遂活蘇文忠公言儋耳處子死所見皆儋耳鬼今此民亦徒見吳江近里死者豈一方各有治鬼事者耶自民之生已二三年鄰之繫者尚存其豪狡如故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臨安天慶館客道士青陽某坐逝丹稜人常某堂不肖出醮祭亦不歷闔闔中先一日語所善日午時天大雷風汝觀中驚出一佛其人笑曰汝士乃談佛乎至期果澍雨大震電視青陽已坐脫矣手持一紙卷有偈曰雷聲霹靂撒手便行蹤跡混融萬法皆空黃冠能坐脫不惟未嘗見之

亦前未之聞也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脩目美髯語音如鐘白鬢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自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

見查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寄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炳薌祝之而後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皆廣德人特王為命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為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

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禪僧行楷偏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欬不正者意其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適市得彘肉不能忍饒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中見李太尉持搗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心歉焉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識吾過李太尉者吾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爲威濟侯云

廬山天池峯絕高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夜有聖燈

見責卷三

四知不足齋叢書

來供之楷禪登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須臾變而爲七七變而爲四十九又爲百千萬億不可說彌山偏谷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繡毳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爐者一官人號木強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吾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而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啓視止木葉一片耳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垂塔前松楸上天池燈開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人其說不異嗣清禪師上饒人水菴一槌之子知見明白叢林歸重

平生無貴賤皆平揖之不蓄衣囊不食常住不侑客食不過中食不衣羅紈不與人談世諦當諸老向盡獨荷擔大法安參政帥湖南迎致大瀉山舊主者積錢七百萬清盡散之游僧及近山窮民知事僧羣諫師曰斂之於彼歸之於彼奚爲不可佛法中僧乃當蓄財耶有夢覺堂者安公鄉人自蜀來見慕容及子姪交譽之安公不勝衆論使覺來爲代師出寓邸舍覺遣侍者以狀邀飯師書其尾曰已非瀉山僧不喫瀉山飯不過兩旬餘岳州郤相見不盈月副寺與勤舊僧爭忿蹴其脇立死

鬼董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行者殺火工斷其首而逸覺以累入獄時安公已去漕使攝郡事素惡覺不待獄竟編置於岳陽如師言其他預記者甚衆師不自神也年八十餘順世於育王設利如金色珠彌滿林谷異香經月不散寶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起西南雨如注屋瓦皆飛一時頃風從東北回射地震搖平地水長數尺百年之木發拔無遺民居不以高下毀八九死於水中者不可勝計岸滄屍如積是年旣無年餓死者益多明年春大疫比屋相枕籍嘉興平江安吉三郡尤甚被其

毒戶減十五六烹魚者率從腹中得人指髮羣從往平江買鯉於市剖之得人耳猶懸金璫富民子見流民餓婦齷白皙持粟數斗界其夫而納之食以粥兩日而後能視夜見天神叱之曰此婦當殍死奈何強食之不速遣女貽汝家禍富子不忍翌日神復見怒曰弗去將併疫矣俄而婦病亟屏之出門即死

魯鋒制幹以事如杭都晝臥客舍回視壁有罅驀然開闔而視之人居也墜壁朱戶美婦髮簾出與客語如素識以真珠花界之曰持此歸謹藏之他時相遇合徵此

鬼董卷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為信魯愕然復視壁無纖隙花故在手乃一旱蓮草已枯萎矣還家即病病中視草復為珠花病急猶不忍釋手遂殂將魯垂死而妄見耶抑有奇鬼攝之惜無人問其所遇詳究者

雪城之南諸野寺千金無為最雄盛有房居僧幾二百人良田千餘頃相傳王衍捨宅余嘗為諸僧言王衍瑯琊人乃今沂州去雪數千里衍平生歷官亦不到江南不應有宅於此且衍亾晉而毀節於趙正使其人尚在乃義士所唾真猶不足貴況必不然無妄攀援貽識者

笑羣僧多不悅余之言戊子冬毀於大火雨中烈燄自浴室起瞬息灰燼尺木不存先是有人夢入寺見兩廡皆大鬼深目巨喙甲而豹檐各執其物如有所伺老僧金襴僧伽梨自殿飛空去鬼皆合掌加額一神紅袍金冠從外來外女持絳幡從其後神以鞭指呼羣鬼繞寺而旋或牽赤騾至神乘以行鬼譟而從之其人寤譟聲猶在耳也凡星居僧無有持戒律愈富則愈造惡業蓋聖僧去之神乃加藝焉

鬼董卷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為婦驚而屠至以牛言告屠即牛而默然怒婦給而批其頰婦復往罵牛曰坐汝故而被笞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曰吾汝翁也坐屠牛故為牛以受屠吾兒業於是婦與孫食焉聞吾言或能廢屠是我奪吾兒及婦孫食焉故寧死不言婦曰若然何為為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畏屠悍終不敢復向屠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肖食牛肉其夫復問其故具以告語傳之屠屠猶不為改屠之頑無足道也牛易世矣猶為子孫計耶嗚呼虐取之措斂之深藏之今之牛比

屋也操是一念以往豈特一爲牛而已哉

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尙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有設爲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亾一門不在洞元

見董卷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亾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傲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余姻家魯提刑捐館其子德清知縣繼亾子舍先作黃籙醮招蜀人苟生爲高功苟非黃冠特以法自名一凡民也召魂之夕旛重垂至地奏章時鶴二十餘盤旋壇上衆駭焉已醮提刑冢嗣餘杭宰夢其父來如平生而面慍色拱立叩所以良久曰我死家乃遽無長幼序耶子先而父後禮歟驚而寤省所夢泣曰必爲黃籙故也亟營之復以命

苟鶴來九多嘗觀丁謂陳彭年輩爲天書事每一行禮必以鶴奏成至數千鶴東封時無日無之故人呼謂鶴相謂必能妖術不然其徒中亦當有善此者至王老仔林靈素輩真挾左道不足怪也余家藏道家法書甚多有所謂墜旛咒訣蓋亦幻惑魯君之夢特其心不自安爲之耳

崇寧末年大闡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諛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

見董卷三

九知不足齋叢書

一夕失女偏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旣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袵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奈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

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
 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為城郭臺觀
 池籬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閒軍
 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為禮合肆
 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
 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傲宮禁塗澤固加
 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為兄
 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艱然曰吾與公
 為兄弟世乃有以婦為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
 見查卷三
 十知不足齋叢書
 之有不吾與即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
 舍人奮然逐之綠袍執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
 谷甲騎數千諫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
 為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
 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悰韓將軍曰賊
 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
 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謀報德安公祆廟石王等助賊
 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
 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

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榜嚴神咒者
 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
 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既得反遂為比丘尼不知
 此曹鬼耶神殊未可測也

鬼董卷第三

二十一字

見董卷三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鬼董卷第四

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續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羣賓皆散而續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藥物以護之半夜續亾仲海悲惶伺其心尙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之文又先是有方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續名連聲不息忽蘇而能言曰賴爾救我即問其狀荅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遣邀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適奉迎耳乃延入竹亭亭中皆朱紫相

鬼董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羅列妓樂雲集我意且洽都不思行李之事中宴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我殆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請辭主人苦留我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授我職事我向已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卻忘身在此我殆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何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意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歿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急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喚聲

我向復飲至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救文牒授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我又暫乞歸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畱未訣雞鳴將與陰陽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于淮浙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

鬼董卷四

二知不足齋叢書

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既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既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懼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頃閒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開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于席上垂數

月而卒

張忠定公詠性好學佛守蜀成都日早起誦金剛經一
過乃出理事暮則靜習禪凡蜀僧有戒行能誦誦者皆
賓致之一日過淨惠寺焚香罷適新造釋迦佛像出金
色珠滿佛身及華座璀璨奪目取已復生不可勝計忠
定亦得數百顆以歸為之作贊文甚偉麗處州鮑粹然
知府家香木觀音像傳世已久一日供旛上有浮動而
光明者察之五色珠也發龕則山巖淨瓶華臺之上纍
纍相屬大者如芡細者如粟勻圓可愛忠篤志學佛

鬼董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忠誼動天壤宜見此瑞鮑不甚留意內學豈菩薩以此
警之耶鮑公死侍姬散有崔氏者為余道之

朝天門綵帛鋪傅生春日獨游見長橋坐而卜者方倦
行戲即之以五行問其人曰君命絕不佳必以刑死他
未暇言今當憂官事絕近傅不樂起度橋未至地下
回顧已無見矣心惡之人清波門踐果核而跌觸貴家
鼻墮地擔者云云傅方被酒反詈之併及其主執赴官
得杖以歸數日夜聞扣門聲甚武僕不肖啓扣門者曰
我有藥欲為三官人療瘡汝不入言欲困乃主耶僕言

之傳命之入乃前日橋上下者也將一藥置几上曰以
傅瘡即瘥傅顧謝閉忽失之視藥乃狗糞耳遂絕痛不
可忍卜之曰魘為祟祭祭久乃愈傅駭豎子不能家家
寢衰住於四聖延祥觀今不知何如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
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
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
昇陽宮庫前聞兩姬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
入茶肆亦往焉兩姬謂滄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為

鬼董卷四

四知不足齋叢書

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姬出四五矣兩姬迎語之曰
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
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姬去獨呼飲王姬
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姬果能副吾事否姬咤曰天
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矣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
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
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
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姬走而
先四夫昇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指粲然麗人目

所未見飲至暮語淺褻狎嫗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
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
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
從之相挽登樓坐昇夫于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
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備途
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且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
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
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
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愛之訪善法者

鬼董卷四

五知不足齋藏書

或言賣癩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
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遽姦汚我於酒肆中若謂
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
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
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吏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道
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
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
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
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

不敢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卒
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
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
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
中絕以綫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
里餘聞宿春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
雍三鬻餅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荅喘
未定四夫輿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空集樊李奮
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

鬼董卷四

六知不足齋藏書

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
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
喫治門開呼徼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
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
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媪雍三皆嶺邊新瘞者
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夷堅癸志載祖趙堅以法治魘言物之無情者不能爲
精皆妖憑之故久於魘者其魁配爲某精若帚杵之類
此理良是蓋子野對石言之遺意也有富民妾孕不成

子每產皆多怪禽異物狀不肖人類閒一似人則角其首翼其腋或身無膚其家大怪之雖禱禱不輟然不識其由有游僧過門噴曰是家多妖能信我當相為除之主人問焉僧曰而家產則得怪物孕則得異夢乎因指石斲獅子曰此其魁也為之誦咒呼工鑿目斬趾而去後遂安妥連得文夫子予謂石無知不能神是亦有憑焉爾

知見所不及當以佛言為信佛所不道決無是也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各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

鬼董卷四

七知不足齋叢書

見董卷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是僧徒為此以惑愚民耳杭有楊姬信庸僧寄庫之說月為一竹篋寓真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十二支之肖似為姓如寅生則黃判官丑為田未為朱亥為袁卯為柳戌為成之類所謂十王者亦歲有賂久而姬死女夢其來如平生衣飾十倍生時自言我富不可勝計但積資而無人守之當多為明器惠我與女游大官府望殿上十人環坐儀衛尊嚴曰此十王也我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後宮又曰近以萬緡買宅行將遷矣女請觀之則以女未當死不可往遂寤識者多不然之余曰無怪世界依妄而立本所無而想之立見于前矣彼姬平生持妄心死宜妄見女習其母之妄一念適與妄會耳十王寄庫之有無則不待智者而後知幹者沈暹十歲兒忽不見後兩日聞船板下有聲發視之兒在焉昏不能語湯熨半日乃能道所見兩鬼青巾黃袍導使遊戲將擁真水中忽有白衣人長身多髯與鬼鬪而勝之負以入舟乃得免方是時舟板櫛比牢密又加鎖焉不知兒何以能入也裝潢陸明之子年十八九見人家焚棹泉祭殤鬼過其傍即覺罔罔不自制當

前一持葢者自腰以上可辨時回顧與語遂踵之以行歷邨墅十餘日夜行不輟亦不覺飢渴其家散求之數日或言其在三十里外得之于橋上猶行不已人來益多持葢者乃沒予族人侍其父飲別墅忽有黃衣卒拱而趨引之入池中幾溺適有見者救之得免方其入水時視猶陸也三人者僅脫鬼手耳

杭優眼大郎病夢人持文衾覆之自首至足東而加縻力拒不可縻而寤病日甚遂死死數日見夢于其家曰前夢文衾爲大不祥今生爲猫黃質而黑章在沙皮巷

鬼董卷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某人家子往視而俯泣白所以欲買歸猫主不肖或名呼之則仰視而俯鷹

南上庫妓魁李都惜妹宜姊十四歲死乳媪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天又不得復爲人今在竹柵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也幸憐我爲營佛果未之信其明日女兄復夢試求之則前夕狸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猫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爲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倡類也

都民鄭生居中瓦南爲京果肆次子娶婦三日大合客

客有見燭光上人物長數寸者十餘輩負一小棺回旋而行指以示人人皆見之莫不愕然獨鄭老無覩也須臾滅沒乃有白蝶數十繞屋而飛鄭老不樂罷酒意非吉證又兩日呼道士設醮禳之畢事焚楮泉回風飄火著屋楣上烈焰隨起相對賣線家植兩竿于門不知火從何來對然如炬遂延燒百餘家鄭老以焚死

嘉定戊寅春余在都友人林亨之之婦翁承務邱君爲余言越有陳生邱爲隱其名外謹而內宕好挑謔良家女婦九爲麤行諸尼所奔一尼嘗孕生男抱之水中而殺之

鬼董卷四

十知不足齋叢書

未幾陳生病沈因見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幽府逮汝陳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不符豈不可追汝乎陳罵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無驗他鬼假託求食耳且陰府何至乏人而使猴呼土地神與竈神某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爾二人偕送至關可乎二神曰諾猴升榻捧陳生魂自臍中出二人輔行中達而反陳獨與猴入大城官府中殿上垂簾幕皆黑質而白繡由左廡過小廳事朱綠數人聚坐如人閒都應呼陳生曰爾平生淫罪如沙塵又汚比丘尼彼尼雖

非淨行然號則不可又因以殺子今將何辭陳以苟無左驗力諱曰無有官曰此非若人閒可以口舌漫爛也命吏曳入一小室吏曰爾諱晦宜自視之陳生視室中見尼婉于牀推兒在壺中婢酌水沃兒自見其身以手指麾使婢益水而力擠之曰母使兒有聲乃大震恐扣頭謂吏曰服矣吏持生出官命以狀對忽有紫衣神僧振錫自空而下坐者皆起合掌僧曰陳某祿算皆未盡又嘗倡率曝經會薄有善業姑遣還何如眾曰唯菩薩命僧呼陳生戒之曰爾汚尼殺子惡隱世不知宜自發

鬼董卷四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露鏤版書幽府所見使來者知戒汝罪亦滅矣冥報正欲以警世言天機不可泄者妄也以錫擊其首霍然而醒汗流如洗疾遂愈逢人輒自狀其過邱蓋親聞之方將鏡木也此僧具大慈悲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

鬼董卷第四

壬申九月十六日校舊鈔本改定二十八字

鬼董卷第五

溫州人陳忘其名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為客至之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幘中庭下昏月牖隴綠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

已徑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幘頭秉簡當階旅揖而去

鬼事閱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卵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琲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

見董卷五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閒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翳身屏後挪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飲報爨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夫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

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捐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恃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獨記其梗槩如此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閒木江周寶以小商

鬼董卷五

二知不足齋叢書

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敵中始以獻羣閹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于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閹尹林御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閹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于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

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傷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閹一郎也其人以不誼致富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所齏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傷有人曰寧知此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不可容君盍往淮濟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江自建康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已乃以二

鬼董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橐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興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困悴無慘我爲君率之以行旣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莫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于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京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于虎口矣衆強之訓拒益堅興國與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于此幸有機便待此

甦日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偕南訓與興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于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以為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借往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于舟俟我來即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艤舟新橋以待時

鬼董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于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抉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句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眾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既而林青縛閔生子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

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于籠下家人皆扃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于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為火燧者半枚真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

鬼董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賣竹篋人家偽為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計明且當還邸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即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再三始述其事于是械寶于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興國孝忠皆就縛既而寶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介清直以世業自高家近清溪嘗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為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游城郭俎歿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知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至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湯遵高門儻無隔何

鬼董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與析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為蒼書殷勤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為具酒果須臾聞扣門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屣可年三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荅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

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閒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沈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嘗于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日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王鎮荊州嘗使博士講論語至子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醜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

鬼董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授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在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和柱木未致津吏于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得梁人為長架悉的其頭命軍士以三投

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為人傭保以自給嘗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檐竿繫甚困即阼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遂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為長史吾亦預求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鬼董卷五

八知不足齋叢書

唐昶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俱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愛習以詩禮頗有令德父亘哀毀過禮亘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亘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卜者問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而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亘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

今若有感髮髯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夜航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歌薤露陰壑棹藏舟清深悲吟前悼亘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亘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恠一言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愴惻媿君誠心不以沈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亘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不恨張蒼曰隱

鬼董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亘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得暫相止與七郎相見亘問羅敷曰我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蒼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即亘之亘女也亘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于阼階之北亘趨前泣而拜妻蒼拜亘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亘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真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小囑付無人今夕何

夕再遂年款。暄乃令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暄卽如言笑。謂暄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荅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荅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一如人閒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暄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荅曰：真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暄卽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鬼董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粥宛然。暄悉飯其從者。有老妪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暄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暄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暄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暄從京迴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暄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暄曰：美娘亾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荅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暄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暄命下簾帷。申繾綣。

宛如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歸何處。荅曰：在舅姑右。暄曰：娘子神靈。如是不還。返生。荅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亾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暄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暄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荅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亾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

鬼董卷五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免。暄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燁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畱荅。可乎。暄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此言。志之事。今夕何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暄含涕吟諷。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公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暄訣別。暄脩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問此。

香何方得荅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炬執手曰何時再一見荅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炬收之為念
炬荅一金細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愿自愛言訖登車前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在唐順手記中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

鬼董卷五

士知不足齋叢書

良久乃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于君且以君氣誼聞于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即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平達誠即具酒置紙筆于前談論無所不至眾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

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于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閒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眾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名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會

鬼董卷五

士知不足齋叢書

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閒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愛之鬼復至曰君家愛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鬼董五卷得之昆陵楊道芳家此祇鈔本後有小序零落不能詳其可攷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孝光時人而關解元之所傳也喜其敘事整比雖涉怪

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

泰定丙寅清明日臨安錢孚跋

三十一字

此非全書也或假為太平廣記中摘出然所載多宗
遼金事何繆誤如此擬為解元問姓所作信然

鬼董卷第五終

孫江識

家藏舊鈔本度之篋底十餘年矣前日偶檢及
之回取鮑刻本一校改定一百一字此書四庫不收
知不足齋外別無刊本此帙泰後有孫岷自跋
首鈔王廣鳴可記半葉九行二十字審其字樣迹

鬼董卷五

知不足齋藏書

嘗為國初所寫其糾正之處視刊本詞意為
長後有覆原之可取正於此焉

壬申九月十六日游紅螺三峪歸後果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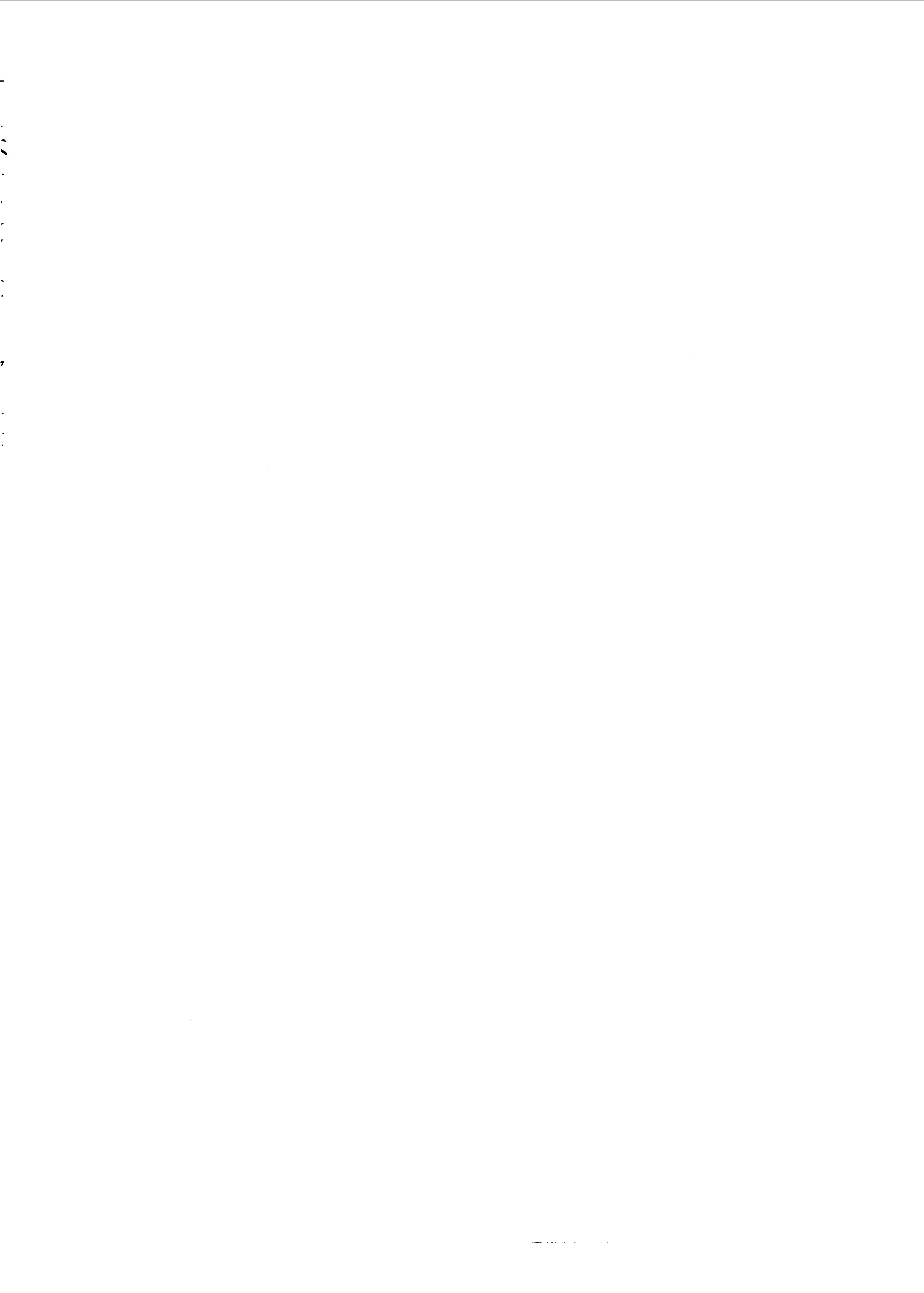
藏園主人汪氏書

藏園

右鬼董五卷不署撰人姓名據泰定閒錢孚跋語似
為宋孝光時沈某著特傳之者關漢卿耳考第四卷
有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則其人寧宗時尙存明蔣
一葵堯山堂外紀竟以為關撰者誤矣所紀多涉鬼
神幻惑之事宜為儒者所譏而勸懲之旨寓焉予固
不敢以無稽目之復梓以傳庶幾於世教有少補云
乾隆丙午七月既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鬼董跋

知不足齋藏書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鷹 陵 羅 燁 編



小說引子 漢史書經世世可辨別

靜坐閉關對短檠 曾將往事廣搜尋

也題流水高山句 也賦陽春白雪吟

世上是非難入耳 人間名利不關心

編成風月三千卷 散與知音論古今

自古以來分人數等賢者清而秀者濁而蒙者昏

通三綱而識五常者造五逆而犯十惡好惡皆由

情性賢愚遂別真里好人者如和如稻惡人者如高

如草使耕者之憎嫉致六親之煩惱如此等人豈足

共話世有九流者更爲題破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

之官遂分六經詞賦之學 道家者流出於典史之

官遂分二境清淨之教 陰陽者流出於義和之官

遂分五行占步之術 法家者流出於理出於官遂分

五刑軍法之事 名家者流出於禮儀之官遂分五

音樂藝文之學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遂分百工

技事之學 縱橫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遂分四方趨

之任也 小說者流出於機戒之官遂分百官記錄之



傳自鴻荒判古初 義農黃帝立規模

無爲少昊更顛帝 相授高辛啓及虞

位禪夏商周列國 權歸秦漢楚相誅

兩京中亂生王莽 三國爭雄魏蜀吳

西晉洛陽終四世 再興建鄴復其都

宋齊梁魏分南北 陳城周上隋易孤

唐世末年稱五代 宋承周禪操乾符

子孫神聖膺天命 萬載昇平復版圖

太極既分陰陽已定書契已呈河洛皇王肇判古初

圓而高者爲天方而厚者爲地其人稟五行之氣爲

萬物之靈氣化成形道與之貌形乃分於妍醜各遂

別於尊卑由是有君有臣從此論將論相或爭權而

奪位或誅暴以勝殘間有畜名而僥一日尺寸之功

又有報國而建萬世長久之策遂制舟車兵革俾陳

書象之形已玩結繩之政不施世態紛更民心機巧
須賴君王相神武安中外以和平所業歷人可書
其事班人可紀乃見典墳道編經籍旨深試將使眼
之流傳畧為從頭而敷演得其以發詳按史書誇此
功名總依詩曰如有小說者但隨意敘事演說云云

詩曰

破尺詩書泣鬼神 發揚義士顯忠臣
試開夏王啟金口 說與東西南北人

詞曰

春濃花艷佳人膽 月黑風寒壯士心
講論只憑三寸舌 秤評天下淺和深

小說開關

夫小說者為末季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
博覽該通之理幻習太平廣記長政歷代史書煙粉
奇傳素蘊胃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堅
齋先有不覽瑋瑋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
笑林引倬底倬頂還綠葱新話論才詞有歐蘇黃陳
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扁章李斯按師表規模
靠數演令看官清耳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譽嘲乃
余言講論古今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
是數千回說重門不掩底相思談闊難藏底密恨
辨草木山川之物類分州軍縣鎮之程途講歷代年

載發以記歲月並雜文武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
朴刀捍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帶上風生不枉教坐間
星拱說揚元子汀州記崔智船李達道紅蜘蛛鐵鑿
兒水月仙大槐王妃子記鐵車記胡戶兒人虎傳太
平錢巴蕉扇八怪國無鬼論此乃是靈怪之門庭言
推車鬼交骨牌呼掖洞開生錄燕子樓賀小師揚舜
俞青脚狼錯還重側金盆刀六十關車江錢塘佳夢
錦庄春道柳參軍牛浦亭此乃為煙粉之總龜論驚
人傳愛詞張康遠壁錢掄馬海鴛鴦燈夜遊湖紫
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負心挑菜渡牡丹記花
喜接草臺柳車文君李亞仙崔護覓水唐輔採蓮此
乃為之傳奇言石頭孫立妻女尋夫妻小十駝塔兒
大燒燈尚氏兒三現身火救龍八角井藥巴子獨行
虎鐵秤提河以院戴嗣宗六朝國寺聖手二郎此乃
講之公案論這大虎頭李從吉揚公公十條龍青面
獸李鐵鈴陶鐵僧賴五郎聖人虎王沙馬海燕四馬
八此乃為朴刀高段言這花和尚武行者飛龍記梅
大郎關刀樓欄路虎高技釘徐京落章五郎為僧王
温上邊狄昭認父此為捍棒之厚頭論種更神記月
井文金光洞竹葉舟黃粮妻粉合兒馬護議許若四
仙關聖謝唐洛海此是神仙之套數言西山聶隱娘
村鄰親殺師道三聖姑皮篋袋驪山老母貝州王則

紅線盜印醜女報恩此為妖術之華端也說黃巢權
亂天下也說趙正徽繼京師說征戰有劉項英雄論
機謀有孫龐智新說張韓文岳史書講曾宋齊
鼎三國志諸葛亮推托西夏說狄青大畧說國賊
懷奸從佞遺愚夫等輩生噴說忠臣屈辱說免鐵心
腸也項下說講鬼怪今羽士心寒膽戰論閻慈遣佳
人綠慘紅愁說人頭斷挺今羽士快心言兩軍對圓
使雄夫壯志談已相背雲得路遺才人着意羣書演
霜林白日異天教隱士如初李道噴發迹話使寒門
發憤講真心底今奸虞包蓋講論處小備搭不葉煩
敷演處有規模有以以淡處提撥得有家教熱鬧
無說外道高士善上善說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
訝

小說紛人皆有之 須憑文字是根基
開天闢地通經史 博古明今歷傳奇
藏蘊通懷與古月 吐談万卷曲和詩
辨論妖怪精靈話 分別神仙達士機
涉筆鎗刀大鐵騎 閨情雲雨共偷期
世間多少無窮事 歷人從頭說細微
新編醉翁談錄甲集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甲集

私情公案

張氏夜夢呂星哥

會稽張氏有一男一女男名阿麟女名阿瓊娘後張娘
嫁呂君壽阿麟娶梁氏阿瓊心相愛則同言笑行則共
步趨踰年阿瓊娘染疾皆懷孕乃相謂曰我門見是熟
親情愛無間若我二人生男女當再結親姻益修前
好二女唯阿瓊時時懷娘生一男子命名星哥梁氏生
一女子命名織女西家大喜每有會聚必叙前言後
二子皆實已成丰姿壯健可羨宛如兩子之疑
相望曰星哥連老何郎之付似兩個猶如一如
乳團每有家宴必以星哥三織女共坐曰兩個
天生一對兒自是星哥只萬張宅從此眼嫁眉婚神
交氣合兒聞指腹先有其言將謂看眉後无少及自
六歲同時入學共讀書清張母被命改除知軍州
且今赴關奏事張母既出京城適有王貴夫若以陳
權家之季子為織女說親是時陳權乃仕于朝其子
皆登仕版張母慕其榮貴一言諾之是時織女星哥
年皆十六矣聞公別去說親二人驚人自失星哥
恨知如此事不謂遂且告去織女亦不待妾責為私

謂星哥曰未可使去小娘子曰喜自出相見星哥心
 恐下疑是晚人語更聞星哥之說床然則西郎下有
 步行戶少頃則微出房門星哥乃悟青鸞之約潛起
 及倚果見青鸞淺織女而至才入房且公問問吉
 低語顛謂之曰月父母指股与君次親期奉君之箕
 帚見之情求以自固形銷骨化不渝此盟令以公
 公遠在千里之外欲奪其志而亡許人故來見君今
 帝隨君遠奔以結百年之好星哥驚喜莫知所之織
 女尺翠粧區首飾珠珍禽之傳出併其妾与星
 哥夜奔出郭數里星哥乃以夫妻之樂求之織女曰
 婦人常以身康自持今此奔君非為淫也乃為義心
 貪淫失義胡顏而存此當俟置家定宅之後擇吉
 日如如成親夫妻之情彼此洞達是妾所望於君子
 也星哥方在驚愛中亦不以此相強遂買舟而超直
 抵成都略無非行出黃白散藥於市置宅而居互方
 下日依禮畢親織女之身完全兩情惟洽明中陳樞
 得知詣府陳告遂到星哥織女一詣府察責令供狀
 駢四備六畧無疑思如宿構焉

朝奉大夫新知軍州女孫張氏兒

右兒人象取問為陳樞密事

伏以夫皇德之貴以遂私以韓壽詞重高世
 文君愛慕於相如知文夫兼而有之為女子

豈其免此哉是自准於縲網尚容摩挲於
 階今者其遇 判府制置使李相公賦性
 明秉心正直年少儷穿揚之手不高牧折桂
 之功副游覽沼之間平步玉堂之上昇時
 置為太李卿士至是翰林李士相高直李士出
 知成親親承聖命振文翁比蜀之風行秉國
 鈞依付託相商之兩伏念兒生會稽之官族
 非六禮之富人自母与姑同心合意方所懷
 於妊孕已再約於昏烟天心默契於人心男
 子果先於女子星即織女昔君子之徒與呂
 氏張家而世昏之已定故江樓茲因寄食而
 緜縻亦畧知書墨未通帶帛之似料公作
 琴之眷况已星幸安洒落未饒冠玉之陳平
 才調清高遠切擲金之孫綽任逾志李日
 成名既逢天上玉麒麟休設人間金孔雀自
 誤庭蘭之旨幾年拍望同諧且期金石之言
 今日爰成馬壽大父通贊於上國洪樞方據
 於要津報滿標灼之言使諸婚因之請一聞
 斯語我殞厥身羽翼已成誰動搖恩愛不竟
 生煩惱各郎矣落空能辭之居卑賤支神傷
 則亦皇如也特伸縉紳幸少留連預今書
 馬之傳音後約文篤之結精書與妻道若名

之遠甘同司馬无嫌條受之勞事自自来情
非得已張飛持而下逮即臨無以前趨歷述
當初討賊之因非与尋常續統之出世上有
奇子尚期甘結以相違天下多美婦人夫豈
相門之所少倘從私忿安出保全一點陽春
若獲子飛之願一不問所履記可忘隆覆之
恩敢以惻誠懇於主層若有虛妄甘伏刑章
附伏公據其聽台旨謹狀

制置見一人供狀判云

年月日饒州通判男待補太學生呂應星狀

譯所供男女當未育之先姑舅者通屬之說

盟言當守信義可嘉最苦人必待礼而昏而
古者亦不生三而娶星郎織女如舊星郎經府
名即更新次偶並其

新編醉翁談錄甲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林叔茂松華花娘

皇都公婿楚娘考清純多情態玩弄筆硯當吟游春

詩曰

破曉春風暖雪行

滿城桃李鬧芳英

粉紅李白唇紅俗

半似冰肌翠眼明

又有岩桂花詩曰

卅柱迎風德雷爾

捲來斜插竟相侵

清香不占群芳並

仙種仍從月裏來

一詩言自負也二山林叔茂初來者首一過其家無
數首兩情相眷若有不可捨者林約以登第則私娶
汝去如何者試不遂又留連月余悵快而別林博士
至不中選而志氣自若約後科來果然授職到都下
首訪舊游楚娘者迎門而笑曰事諸矣我夜夢一赤
文馬馳入我室而致我妾奪其髮鬢化爲龍去而
騰上天矣林曰余茂牛生赤文馬豈有應其生肖也而
化龍者豈其然也相與對酌至極樂果然高中及廷
對名位稍低乃試教官中程修建昌縣時退留已
秋暮楚娘曰自盟不寒耶林曰如約經營數日其

可已就林君佳言過平江越四日遇人販林娘切實
而逃後經半月余日林又言自平江歸至其家言其
娘已失指其澳者昨日林曰實非捕之林娘曰何
以捕也林君曰自喜曰諒不後度遂與林娘詳別以
歸至屬城古楚娘並車以載及到家林君之婦李氏
稱不識林君而楚娘不元竟為一經年余乃為善德上
云各

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柳花千里人
追想。鋪石作心腸鐵三鋼猶較此君恩
江海深猶淺

某君之婦數視此詞又之乃曰人非土木胡不能容
耶遂相告其妻而別以數幅為好事者為詩以嘲
之云。

三山城內有神仙 二个夫人一个偏

開口笑時真似品 直身眠地恰如川

花頭難殺的品事 敬枕須防背後拳

王僧不崇此重藥 分明两个大家漢

其其怨李氏觀其詞而並其哀江有死謂嫡亦自悔
其李氏之謂中昔楚有敬人相之謂當娶一妻可置
其以誤之妻曰寧可死此事莫問也亦不許而果見
其其怨此幸無愧耳嗚呼若李氏可謂賢乎哉

靜女私通陳君臣

靜女者以延平里氏靜女也後早孤其母善琴母令入
李一歲然猶經史及弄以婚不成鄰居有陳君臣亦
業儒有此何者而母堅不許自是兩情感動君臣
往來無間後相挑靜女意屬焉因七夕乞巧之夜靜
女以一小紅綫題詩一首賂鄰居之婦而通其勤

半郎織女奉天仙 隔步銀河路杳然

此之猶能相會合 人間何事不團圓

彦臣得詩感念其不勝情許以十五日夜來過乃和
詩一首復托鄰婦以達其意

天心若与人心合 等待月圓人已圓

靜女無詩喜而不寐待到十五夜千方方計欲媽
之先睡而候其來中至一更許後明而入其意相通
自天而下事請垂明 異端小靜女乃婦 不以此

賤賤片影難從死 陰陽正等受時以恐第家誤
約又怕他則近人知于面亦念方般思慮心下
暗猜疑意地偷來斯見抱者即語韻弄低
雙絲連去暗裡羅裳弄手邊脚已足更剛心

靜粉郎之意... 分飛... 月後... 侯媽... 美非... 到... 至... 樓... 家... 无... 天... 直... 又... 二... 官... 囚... 之...

分飛... 月後... 侯媽... 美非... 到... 至... 樓... 家... 无... 天... 直... 又... 二... 官... 囚... 之...

到... 至... 樓... 家... 无... 天... 直... 又... 二... 官... 囚... 之...

天... 直... 又... 二... 官... 囚... 之...

二... 官... 囚... 之...

憲... 王... 剛... 中... 花... 判... 手... 剛... 下... 探... 花... 郎... 及... 第... 不... 數... 年... 出... 為... 福... 建... 憲... 基... 出... 逃... 首... 到... 延... 平... 撞... 獄... 引... 商... 臣... 辭... 文... 因... 依... 一... 直... 招... 認... 罪... 无... 逃... 隱... 兩... 外... 合... 獄... 吏... 不... 異... 辭... 而... 又... 供... 狀... 語... 言... 成... 文... 王... 剛... 中... 遂... 問... 辭... 文... 能... 吟... 此... 身... 兼... 詩... 不... 謂... 其... 遂... 口... 占... 一... 詩...

手... 剛... 下... 探... 花... 郎... 及... 第... 不... 數... 年... 出... 為... 福... 建... 憲... 基... 出... 逃... 首... 到... 延... 平... 撞... 獄... 引... 商... 臣... 辭... 文... 因... 依... 一... 直... 招... 認... 罪... 无... 逃... 隱... 兩... 外... 合... 獄... 吏... 不... 異... 辭... 而... 又... 供... 狀... 語... 言... 成... 文... 王... 剛... 中... 遂... 問... 辭... 文... 能... 吟... 此... 身... 兼... 詩... 不... 謂... 其... 遂... 口... 占... 一... 詩...

只... 日... 當... 生... 桂... 人... 才... 早... 兩... 相... 宜... 未... 休... 夫... 妻... 離... 散... 願... 不... 愛... 離... 元... 際... 相... 籍... 詩... 只... 日... 當... 生... 桂... 人... 才... 早... 兩... 相... 宜... 未... 休... 夫... 妻... 離... 散... 願... 不... 愛... 離... 元... 際... 相... 籍... 詩...

只... 日... 當... 生... 桂... 人... 才... 早... 兩... 相... 宜... 未... 休... 夫... 妻... 離... 散... 願... 不... 愛... 離... 元... 際... 相... 籍... 詩...

只... 日... 當... 生... 桂... 人... 才... 早... 兩... 相... 宜... 未... 休... 夫... 妻... 離... 散... 願... 不... 愛... 離... 元... 際... 相... 籍... 詩...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乙集

唐詩

唐詩 與短袍詩

唐開元中，縣令李季，衣玄宗乃命六宮美人裁製者，一其衣短袍中得詩一首云

詩曰

沙場正及客 寒若若為眠 戰紀經手作

知落阿誰邊 蓄意多添線 含情更著綿

今生已過也 結取後身緣

兵士乃以此詩白於主帥，進之玄宗，命以詩

偏示六宮曰：此詩是誰作，有依若言，勿隱吾不汝

罪，有一宮女何氏自言其製方罪，死玄示深憐之

乃以何氏嫁於得詩之兵士，成禮之夕，宮人仍謂兵

士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非後身緣也，相與講歡，由此

邊，又无不感念聖恩，及忠守撫，亦塞為之安寧

金陵首氏有詩才

元祐中有真氏者，本金陵儒家女也，美兒，又有詩才

三史嚴漼，天經過，遂去結婚，好載婦，臨女越數年，元

嗣乃拾其過而出之，直氏慨然登舟，留詩一章為訣

詩曰

當時心事已相開，一雨散雲收一餉閒，

雁天驚詩樓感，遂用寺之借老馬

韓王父尋夫願，漢口鋪

妻本秦人，先夫公骨，什朝亂，萬落因家，錢璠兒時，易

安居，士教以孝，詩及并方，擇所從，有一上舍林君子

建為言者，有終身偕老之約，安信之，去年夏，林得官

歸，聞妾傾囊以助其行，林許秋冬間，環騎迎汝，久之

杳然，何其食言，即不克攜，女擊自錢塘而之，三山至

夏林已官，肝江矣，因而復回，延平經由順昌，縣道，昭

武而去，嘆客棧之可厭，大人事之可垂，凶理，漢口

鋪，護履，教語，留于壁間，婦人從夫者也，士君子其元

詩曰

南行踰萬山，復入武陽路，黎明去雞只

理髮漢口鋪，肝江在何所，極目煙水與

生平良自珍，羞為浪子負，知君非秋詞

遙想且西去

姑蘇錢氏歸鄉，壁記于道

詩曰

落日西風，照著關，斷魂殘，竟市衰顏

自從鴛鴦，分飛後，元復舊，驚心枕闌

賊王，竟能縹袖，鬢髮，掠翠雲鬟

憐消盡而相思淚 眉黛无心眉遠山

予吳人也世本良家子頃因喪亂父母以妻里人朱
橫時年未笄耳 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橫因商
于嶺右妻亦偕過此不幸去歲秋橫竟歿於嶺細棲
雖北歸無以自慰因攜其遺孤以歸故鄉在道路歷
艱虞僅四十日矣昨暮抵此以風急未能濟舟舟城
下夜久下霖有西風颯然而來皓月皎然類之斯時
也况羈旅中曉有望湖亭觀江山如故不意有所傷
感然因吐其曾中書于壁間好事君子幸勿以婦人
玩弄筆硯為誚茲亦叙其畧云紹興甲戌中秋後三
日姪蘇錢氏記

吳氏寄夫歌

昭武吳賢良字伯固丈夫因上 皇帝書稱旨送往
太宰二年絕耗其妾作此歌以寄之未幾
聖上幸孝全齋出宦楚歸故里

詞曰

肯君初來三五續 稟人文鋒誰敢觸
柳老塵賢親獻書 邦侯勸駕勤推轂
馬頭三空於長途 謂君此去為揚屋
整頓羅裳出送君 珠淚盈人垂雙目
枕前一一向君言 為前指自心寧祝
青衫寸線早業端 莫遺妾心成侷促

秋天冬暮風雪寒 對鏡隨把玉蟬族

蕙我夜到君邊 竟來寂寞為我出
此時行坐開紗牕 忍淚含情眉黛
古人惜別自三秋 不知君去幾多宿
山高水闊三千里 名利使人獲尔耳
昔年曾撥伯牙絃 未遇知音莫怨天
去年又奏相如賦 漢殿依前還不遇
時人不知怨字訛 平川倏忽風波起
當時酌酒報能言 教妾沉吟杵杵心
為君滴下紅粉淚 紅羅帳裏濕鴛鴦
憤人調琴瑟鶻噪 默吟詩怨桂林

千調萬撥不成曲 爭奈會中氣相觸
千思方想不成詩 心如死灰誰得知
將得君心當此際 事因繁華開田地
朝人暮人望君歸 日在東隅月在西
碧落翻飛雁過 青山切切子規啼
望君一月復一月 不見音容寸腸結
又聞君自河東來 夜不教紅燭滅
雞鳴犬吠側耳听 寂不聞車馬音
自此知君无定止 一片情懷冷如水
既无黃耳寄家志 也合隨時寄鴈魚
日月逡巡又一年 何事偏期音自然

卷上及湖... 用是尚門多少力

子面交曾... 勝姑如何不見情

室中... 瀟明如何客異鄉

異鄉... 人情不免且上慕

低頭... 游必有入况得所

八月... 如擊征鞍尋旧路

吾... 往之怕君頭重路

華... 青檀早... 慰双親

飛龍... 男兒事業公脚志

筆... 書中重之寫妾意

秋林... 願君莫把斯文弃

王氏詩回... 李

三山... 一幅白

帝... 一首復之曰

三

一紙... 徹底空

一... 憶人全在不... 中

仁... 亦大... 詩云

一幅... 巧形言

聖君... 應作人間女狀元

夫婦... 真奇

談也

六歲女吟詩

唐... 六年六歲能吟詩則天召兄弟

引至... 詩送兄

三

別... 所學人異鴈

不作... 行掃

皆... 大右規如親

新編醉翁談錄乙集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董季仲不執貴以易娶

地州林五郎居鄉質朴其家頗富无男只生一女名
素姐小年患痘瘡一眼失明夫妻商議有女如此當
教之讀書將來招一女婿入贅乃令人多招董季仲
而教導之季仲乃福州人寓居其里中素姐年五十
二聰敏无書不讀書善弄遂令季仲而習女工讀
書然未有成者後三年當歲夜其母因謀於林曰
素姐明年已十六矣設親絕无成就况夫妻在老
當早以林曰言思之不若嫁与黃先生為善况其
人幸指温雅為人厚稟妻曰事不然諸父富家設親
皆不成一日与一貧儒妻以累年守節吾家必招外
談林曰若招一富家之子必不能承順吾一人况渠
教導之時吾女尚幼豈有外談吾意决矣妻曰此事
不可容易須明日元日瀛小請神可也是夜其妻忽
夢所奉之神告之曰所謀之事夫之言當從爾妻以
夢中之語告其夫曰汝夢如此事亦前年早晚須
遣媒說親後令媒氏語黃氏再四拒之杜黃富不善
何敢說此林曰豈以貧富為拘親事成來替我家

義如半子豈復慮貧可以此意言於黃者才事不必
疑黃因諾之說既定林謀欲分資具別立室於其
之側令其聘而就親焉黃許曰今秋利幸且谷留意
灯燭未須以此是秋黃果預聘禮往春官即收名
第黃竟不發家書林之夫妻知黃既許遂絕不得喜
報疑必為朝貴所惑遂相怨亦乃冒當初誤招黃即
吾女必為他見其家貧人不樂一日季仲榮歸具
袍笏拜下林氏之家林之夫妻曰君今榮歸而
隔相与各拜季仲曰昨向門下維持恩又甚厚得至
于此何為見弃向者能伴不發報書之意无他亦恐
為門下操林之夫妻大喜遂令畢親季仲後黃
林之夫妻皆預其為季仲事林之夫妻不啻如故
之父母生三子長子年二十三次子十九兄弟同榜
及弟長子守俸以朝奉大夫致仕季子以父蔭見官

因兄姊得成夫婦

廣州姚主帥家以機行為業其妻双生一男一女
居長狀兒名別其男名宜孫女名春如少時乃高家
子高太公說說與後女因春如太公見之乃起慕妻
之心時太公已十七矣然以此事以女年紀未及為
許木因成病高使媒者求高而高因思成病
權欲取婦歸以高之意高病愈姚与約曰汝既有

疾而欲取妻是速其死如夢事親此斷不可但欲取
婦見而而慰安之此亦從便設既定將與其妻謀曰
不若權以養其服節裝束宜孫而婦之少慰其家但
丁寧勿與婦房及行時其孫年方十五死然與女子
無異及到其家入見其母於其父母之房時高亦竊
其其家乃置其於心房以其室女伴之經月余高
太病愈夫嘗知未死之來乃且謀假乃之也其伴
宿之女所為不善矣姚恐事竟乃促其歸其子依
依不忍離矣父與高欲與訟謂曰若判官彼此
有罪則不若用交親之說為上高客思之不欲壞其
女於是從之時人為之語曰弟以婦而得婦妹以兄
而獲夫打合就鴛鴦一對分明婦男女兩途好個風
流伴侶還亡終久歡娛後遂成親一家修好釋然如
初矣

致妾不可不察

昔日東京南街林三娘者為牙婆善談熟識士夫
宅院以故販崔女奴者接踵其門一日有藍商販一
女奴至年十五六為人潔白聰俊奉止便捷善解人
意牙婆見買客曰爾隨橋左張官人宅欲得一人如
此要乃裝裝之用乃引置其家張之妻一見雅合其
意張有女年十七八母令女自試其能不女亦喜之
遂成立名伴喜其為皆稱女子之意至於出入飲食

未嘗三處左右湯沐潔浴之務亦令伴喜侍側其
情之之伴喜亦為磨磨之聲其其女亟呼首
其故應曰見大毛手鬼面青眼赤首掩其身是以驚
呼其女聞是言駭恨亟令伴喜向睡於其床後以為
常父乃玩狎或以異事而恐之一夕就伴喜輕語
小娘子曰行嫁喜事在近羅帷中事還識之否其女
曰亦長深聞誰言及此伴喜曰亦當知其大綱女曰
如何伴喜曰妾魚一身一形兼備女詰其故答曰遇
汝則男形遇男其形已復成女矣伴喜因以其實教
之女既知味情實一開常之合伴喜恐將來事竟
一夕獲其首飾翩然去因得首未於崔產能之家故
錄之使後之置妾者不可不察

僧行因禍致福

之崇邑之東隅有一寺其僧乃福州人也俗姓林
其其度尤善齋道所居之寺在路一柳落去寺二
里間一開之市有一婦新寡其女甚少頗有顏色
一日召林僧事因觀其女私心切喜恨無計得之
因命杜郎者為其伴者法慶說親法慶元不守戒
行有意下山夕矣聞婦言欣然從之及至親法慶
以屠沽為生採擷厚資給頗數來往其家前私意
形迹稍露法慶甚不中之一日伴言歸信家裝束告
行入夜潛伏家之左右則見林僧來宿其家連數夜

並得其家林清樓後... 門而歸見其妻方... 即扑地遂取短檝... 願之曰事既到此... 知其數即以鎖匙... 白物以歸然曰... 一死更應加以... 之語曰

和尚性好宴會... 味難禁債... 今難更也... 空惹傍人話

僧既遭刑而... 七十一... 自嘆... 深嘆... 不... 可謂... 美矣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柳屯田者

柳耆卿... 其為... 暮... 外... 今... 七... 官... 人... 亦... 美... 談

香... 識... 張... 生... 亦... 妓

香... 識... 張... 生... 亦... 妓... 意... 於... 豪... 家... 一... 子... 弟... 有... 薄... 張... 生... 之... 意... 柳... 知... 之... 不... 欲... 語... 張... 不... 之... 竟... 一... 日... 再... 同... 宴... 於... 某... 之... 家... 值... 某... 家... 子... 在... 焉... 年... 人... 密... 藏... 於... 私... 室... 同... 張... 飲... 酒... 數... 行... 至... 伴... 醉... 而... 就... 寢... 焉... 候... 往... 則... 婿... 妻... 家... 之... 子... 柳... 穢... 謂... 張... 曰... 吾... 聞... 何... 仙... 姑... 獨... 居... 於... 仙... 桃... 峯... 國... 舅... 一... 日... 來... 訪... 遂... 而... 去... 妙... 方... 歎... 問... 曰... 洞... 賓... 自... 若... 飛... 劍... 相... 賞... 將... 至... 矣... 吾... 馬... 仙... 上... 國... 遇... 仙... 姑... 謂... 仙... 姑... 曰... 洞... 賓... 將... 至... 矣... 吾... 馬... 仙...

不可得仙姑笑謂曰吾愛汝乃川秀之及洞賓至坐
話未幾而洞賓與古卓卓來和密相非從空中而來仙
姑笑謂洞賓曰當世化世為州而吞之元為師長所
見洞賓亦仙姑而吞之方鼎鑄尚皆已至來和問呂
洞賓曰何為知坐於此洞賓曰吾適是處靈方就此
聽息來和曰无戲我也你仙姑果出鍾函笑謂來和曰你
何不使山見我頃之仙姑果出鍾函笑謂來和曰你
道洞賓解中有仙姑你不知仙姑果更有一人張
生括柳之公撰柳而出柳戲書小詞于壁上而後退

紅箋道

小東花共柳紅紫又一香開引將蜂蝶燕
和驚成陣倩狂人走。花心偏向蜂兒有鴛共
燕與他飛近蜂兒却入花裏藏身胡蝶兒你且
退後

二妓被妓卿作詞

香柳巷月拜暗日滿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
能移定後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故者多以金物資
給之惜其為人出入所寓不常蕭柳一日經白曹某
樓前丹樓在城中繁華之地設法賣酒羣妓分苗忽
聞樓上有吟柳七言人之聲仰視之乃田妓張師
師之安峭而聰敏喜填詞和曲與師之密及柳登
樓師責之曰然時何往君不過於行君之費用吾

亦少君所需妾之房因君看雲雲意空自得詩
而不成悲情主自為填詞去却曰往事休論師
師令人量酒具花牋紅筆墨柳力批花牋意謂有人
登樓弄柳滿紙千懷不見白首不立前言曰柳官人
也有相日矣夫言得有此與心當時貴甲今忍復
言懷中所藏言知花牋矣若乃詞妾之賤名幸收真
其中柳筆出幾方疑思問又有人登樓之吉柳視之
乃故人錢安人安人知別稱問柳曰得非填詞柳曰
正被你兩姐之所吉今我依詞安人笑曰幸不我弃
柳乃率筆一揮乃止三妓各愁喜仰首人指我先書
我名矣乃書就一句乃云

師之生得難治

香人皆不樂歡擊其心柳再書四句云

香人於我情多

案下只吟柳曰是我笑接紙忽然而去柳遂笑而
復書四句云

案上那更及比和四打成一个個字自若

皇未款新詞寫如多我回扯了又重接好字

中心着意

三妓乃同唱柳師之應信柳的和一詞

四

一柳師與三眠向意偏多飛花惹絮香

和全得此句定个
消舊恨 按取手
柳見詞大喜令各及遠
原有高詞五句一解可相
和一首

詞目

謹道詞滿和無道七
會少為多三家杰作一家
相更意為登也別个
日楚眼前同奈休飲裏
相摩酒勝不本不苦厚
接我醉无多動我
和詞既罷柳言別同祝
日暇日望相願母以前時
一去不復見面也柳笑而
下樓去也

柳耆卿以詞名

耆卿初登仕路日因語痛
之憲司買舟經南鄉多遊
於妓者宋王之館宋王
不王就耆卿負廢全舞之詞
之飲數日偶值太守生辰
耆卿乃作詞奇之賀太守
聞宋王所謳之詞大悅
厚賞之乃詢其依詞之人
生宋王以柳七官人答之太
罕謂宋王日見其詞而想
其必英雄豪傑之士且
善持之宋王自是為耆卿
愛愈洽及耆卿解纜東
去臨別宋王約以歸日為
款及柳耆卿歸再訪之恰
值宋王有仰選之得柳意
默人遂書一小詞於花
之上以寄之詞云

詞目

原缺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平康里

平康里者六曹官籍妓子居之地也

東回二出妓中最高者多在平康里... 吐談別語品人物... 平康里者六曹官籍妓子居之地也... 東回二出妓中最高者多在平康里... 吐談別語品人物... 平康里者六曹官籍妓子居之地也... 東回二出妓中最高者多在平康里... 吐談別語品人物...

獻訪其家而集為其循端... 馬... 以...

諸妓所請...

諸妓所請... 諸妓期遇... 其未甚... 以...

諸妓期遇...

其未甚... 以... 其出... 旬之八日... 比其...

父為宦不暇不知其香之所自來因置香爐於其
氣發自燭此燭之盛王府分賜開自外國所貢御
賜諸王府以相送妾故其香今遇新即君故以佳
瑞為獻微在清分達仙樓幸觴起舞以相德隆及
夏漸微而香氣不散明日出游所至无不為德
隆身之余香凡其京華及館富貴也如此云云方人言
唱云過平康巷陌約羅羅護軍得佳人妙舞歌聲爭勸
金蓮之詞者乃德隆當時題蓬仙壁上之句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東方朔曰

物之微莫如蠶

物之微莫如蠶故交虫之屬然觀其相
下亦皆有理况人為下物之靈者乎曰吾虫微小
出入則有君臣之義俯仰之死生又能相与共食之
有忠孝之道哉公居長曰不若我身富貴凡公子
私家則建設席吉則升其堂而食其几服其裳比其味
飲其酒則心卷之曰一公忠孝富貴俱不若我之
歡娛快活也何以言之香閣蘭房東蘭烟暖我則入
紗厨之內泊佳人之至舐集美女之酥曾揮擊香軟
美之処而釘之能所設而止其戰与蚊俱罵之曰
看你一个猪子廉尖人得恁地好也

杜正倫說任環怕妻

任環怕妻太宗以環有功賜侍人環拜謝不敢
以婦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如忌合當此出
若能改行无妬則无飲此酒不尔可飲之曰妾不能
改如請飲之比醉歸与其家死訣其家非鳩既不死
他日杜正倫說弄坡曰

婦當怕者有二初娶之時爾後知善惡豈有人

不怕菩薩耶說長生男女如養大虫豈有人不
怕大虫耶在老虫皮殼如鴉盤奈鬼豈有人不
怕鬼耶問老大笑

嘲人不識羞

陳大卿云有眼曰鼻曰舌皆有神也一日曰為鼻曰
亦有何主而位居舌上曰舌能別香臭然後于方
可食故舌位居故曰舌曰子有何能而位在我
上也曰曰舌能辨美惡望東西其功不小且居故上
也曰又曰若然則舌有何能亦若我上曰我何不
解舌諸君若得我若若眼鼻之下不知你一個面
皮安放那裏

嘲人請酒不醉

前合之妻常為夫特所苦與其友謀言因致酒
一大缸後日索其酒妻曰待執事請飲一醉及酒熟
乃把酒獻其妻與子推而納之酒中以物蔽之將
巨木托塞其下意謂必餓死於酒中越三日所調中
寂然以為死矣發銅視之則見酒色已及矣而惟大
醉坐於樽前之上良久乃方能全頭謂妻曰彼我特
許我一六醉而公却教我在此閉心亦甚麼

婦人嫉妬

湯郎與妻相愛如羅妾无敢近者一日湯郎中
尺帶花毛持扇扇妾妾覆讓之二扇木后把扇下

也言能讓下而无嫉妬之心焉又云不好忌則子孫
眾多也又云不好忌則男女以上其妻則其甚
善若曰毛詩問其久合曰周公使其妻云在得是
周公使其妻是問使使時斷不如此說也

大朝詩集

有一鄰家夫與妻相諧初夫自外歸見鄰家火乃贈
詩焉

吹火朱唇動

添新玉腕斜

遙看煙裏高

大似雲中花

其妻亦做夫婦告人曰君何不能多效詩大曰君
當吹火吾亦賦詩以談故妻即效吹火人作詩贈之

吹火音唇動

添新鬼膽斜

遙看煙裏高

恰似鴉盤茶

色

遙看煙裏高

嘲人面似猿猴

劉文淵曰下善養對明皇每嘉之文樹跪生領下兒
類後後上令黃鸝鳴之丈夫切惡猿猴之舌乃密
賂捕師勿言之情諷而進朝曰

可上好文樹對明皇每嘉之文樹跪生領下兒
胡孫人面似猿猴又樹知文樹賂師大笑之

王公公每對鸞信

建安南陵曰一日放驪誤入寶安寺和尚參園
傷殘其髮不少僧罵不已其僕聞之屢言於下明

日王乃踰壁其僕往見其僧王問僧曰夜來禿助契
了和尚多少家此即在象本无事才出家後无礼既
而叩其僕亦去却對僧云那禿助徒來打且看我打
它不展利上唇也說

錯認古人詩句

昔有某子讀公符讀書城南至陳季无根原之
句不曉其義乃質疑於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黃
老之學正謂其无根原豈不聞文公因誤讀骨財朝
陽之事而首公矣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丁集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丁集

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所於門館凡有
宴會翁必預焉其諸妓佐樽必列得熟請其姿
兒妍醜其高下因各指一以寓嘲諷之
意其詞輕重各當其其人競傳之今列三下
只我江梅會請他而為花魁之魁

雲樣輕盈為雪樣情 獨占八門第一春

編注用水仙仙姿輕盈取為花魁之亞

盈之羅袂舞空塵 舟心湖衣照水明
影得恰似佳麗種 風標未肯讓梅兒

吳漢白蓮 仙姿輕盈好而流溢空塵

回看蓮葉似秋生蓮 粉面含羞羞盡花
自是高低香色絕 莫嫌蹤跡在於泥

蕭塔素粉 仙體香美

冰肌玉骨自生涼 伴我銀屏小象床
鳳帳低垂蘭麝冷 惱人最是夢中香

芭如芙蓉 香艷取真梳席間

千古才名老藁章 暗將妙質比幽香

風流散骨以春酒 夢寐且入入枕囊

詞話 綠絲海棠 嫩如無力

沉之院落所遺在 綠綠深紅最可人

纖軟未堪攀折在 莫容狂蝶亂用親

詞話 楊州瓊花 枝曾遺枝黃

一万里運至王京 倚風遠逝不能春

自從一受天刑辱 笑殺而今天下人

詞話 楊石土帝 有花潔白而香号為瑞香花

宜知間花石繡因取至我御苑三年不花

乃裁之遺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

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詞話 香凝 命其黃雨露

輕黃柔綠折晴空 暗透香風入座中

倚處一聞聊寓目 何妨相對正樽同

詞話 黃菊 此美頗克黃

露風正露凝秋光 寂寞疏籬獨自芳

手已已无陳水脈 不知顏色為誰黃

詞話 林檎 命其天谷

安有微芒以濟棠 暖風暖日折紅芳

搖知俗態非真色 試把銀紅照觀裝

詞話 海棠 命其天谷

雅韻亦助勝前裁 幾在紅紫及塵埃

託恨多謝東君力 得与花王相次開

詞話 百合 命其動

綠玉枝頭破曉英 含風倚露最多情

芳心融處迎人轉 故得化開百合名

詞話 木芙蓉 命其動

自多嬌態動秋光 敢把妖紅浪索強

霜寒風号那久計 會看黃綠倚門牆

詞話 海棠 命其動

銀燭照燒睡足時 酒餘紅暈透瓊肌

无香尤近幽明恨 浪得花名入建詩

詞話 海棠 命其動

廉價清 命其動 輕狂柳絮春春殘

豈能着脚粘粉帶 独喜因風打作團

詞話 海棠 命其動

曉對菱花理翠翹 柔條斜舞更妖嬌

婦人嬌肉春无力 正似徐娘舞後腰

詞話 海棠 命其動

真之消餘款凌霄 未放輕風先動搖

正似个人輕簿態 將強笑語笑作妖嬌

詞話 海棠 命其動

春到梨園花欲迷 嬌嬌推教降仙奇

米麥顏色非官院 誰道花看可療飢

石榴得美人贈喻

香滑新成試此標 妖冶濃情透眼明

自得甘平正端正苦言 扶清双葉弄珠情

山茶

佛心凌雅折絳葩 紫粉纖纖玉笋山茶

百卉群中亦可嘉

風前

風前吹成事在時 曾向花間一笑時

聖道

聖道

林影

芳心似

東風

到

青

只

不

別

天

清

家

家

豔香

東君

竹

浪

白

幽

手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煙花詩集

柳枝 柳枝色好

未放枝頭嫩葉青 先將絳蕊照春晴
若无顏色且留院 安得花間御戴名

草棘叢中煙水埋 餘香方殺百花開

莫言酸笑全无用 曾辱瓊瑤厚報來

東帝初无厚薄情 烟花隨分也能春
麈尾只可為丹楮 飽戴紅頭來柱人

脂粉輕勻淡入粧 初无蜂蝶去來忙
如何略借東君力 乞与芳心一點香

素艷輕盈枝葉柔 香苞初綻最清幽
直須欄檻添周密 毋遣韓郎取次偷

曾插麗賢絳宮 小盤初開獨見時
寄語主人願剪拂 狂風好雨易開披

張翥夜合

遠明猶事已成雲 尚喜新開入眼新
况是青春已暮 不應空在劫塵中

雞冠花 雞冠花 李首昂霄意氣雄

及到醉時情 低頭无语對秋風

一夜秋風打紫羅 暮无風韵以荷花
病天若道 痒如全勝醜婦施

老綠難紅半草萊 柔香无語倚牆隈

初无茉莉此兒韵 敢爭先茉莉開

靈游方客別樣清 牆頭游弄曉風輕
不須強入群芳社 花譜初无汝姓名

綠葉枝頭發簇紅 不禁風日亦羞容

未應得近花壇列 只可山樵對老農

物外身 從翠翠 兩中声韵不堪所

花葉葉大誰堪掛 難向鏡前插勝梳

蕭蕭落葉聲
品格卑微其顏色
品格卑微其顏色
品格卑微其顏色

閉庭空落無人問
閉庭空落無人問
閉庭空落無人問

十里茅簷
蕭人風雨使人愁
蕭人風雨使人愁
蕭人風雨使人愁

由來不足筵中物
花開五出空輕盈
花開五出空輕盈
花開五出空輕盈

未暇
無限
無限
無限

白
光
光
光

風雨
未
未
未

余
空
空
空

好
好
好

求
求
求

甘
甘
甘

漫
漫
漫

無
無
無

一
一
一

也
也
也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遇仙詩會

趙地得青童君為妾

天水趙旭字子明少孤介好孝有令名其母嘗夢見一女子衣青衣挑笑于膝間及長其母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觀仙姿是夕近一更許忽聞窗外切切笑聲子明知其異復祝之曰果謂夙夢願賜光臨乃吞言曰吾上界女也願君清絕願託鳥鳳子明當時整衣而起曰棄王巫山之夢洞蕭秦樓之契乃今知之靈靈忍斷所歡交集乃燃燈挑蒂以延之忽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容兒絕世衣六銖霧縠之衣羅五色蓮文之履開扉而入子明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君父居清華阻曠幽懷時有山念空前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屢來休向玄默幸託情音真語真 明日將遊 貧賤自刻漏不意竟與真情垂濟也 敢妻與俗懷女乃笑曰君有仙風道骨名在金榜當相告以洞蕭紅樓之上既雲琴於碧落之中乃令子明抱雲履床帳之具子明辭不可女笑曰無煩仙郎命酒掃榻內須更雲霧鶴舞少

應乃扣柱 應乃收見房內帳設珍麗青紅間錯非所識也二人携手入內英姿發越希世罕俾夜深忽聞一女子呼青夫人子明驚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尔且勿

月露飄飄早僕斜

獨行窈窕浮雲車

仙郎他處遺清童君

結情離帳連心花

歌甚長下明惟託此四句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否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身于明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走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侍女六七人建九明瑞龍之蓋金精瑞鳳之冠長裙曳風耀人心目子明因而見之乃下曰吾類娥女也隨君與青童君仙會故來奉賀耳便入室青童君笑曰如何以吾知也答曰好事天上知然佳期不遠告誰過邪相與歡笑子明喜悅不知所裁於是三人共同衾枕天將曉侍女進曰雞鳴乎女曰命直答曰備矣約以後期各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奔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一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意清風飄然凌空而上極目乃感子明不自意如此歡悅交集自後但聞掃室內黃明香絕人罕專心以待修期屆數夕後來一時皆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為子明致行厨珍膳皆不可數甘美常每食飽旬日不飢但覺神氣清爽

子明因求長生之法遂之遇女笑曰仙郎即此佳合便
是長生又視其何取耶不為子明致珍室奇異之物
乃曰此物不可令世人見若以卿仙仙錄得肆
歌仙道秘密與世殊若君若識之吾不得求也後歲
余子明家效飾琉璃珍珠璣於市適胡人捧而禮之
酬價百方言有此者可以絕世經身嗣後徒何得
之奴具以告其夜及至悟然不答曰君奴與君事不
得去君久矣遂明別相嗚悲酸吟詩而去

三

子明宿世有仙緣 念梳交歡豈得然
洞明山上鶴冲天

子明辭以詩曰

九嶷臨崖感大仙 歡合交情僅一年
莫忘歷一梳前言

果後十三年於益州見子明形容短小如八九歲小
童樣行於市曰

塵緣不古仙錄來 清風冷然入我懷
洞明山上瑞雲埋

青童仙君事已諧 仙人教我上天階

九月九日黃花開 凌空雙鶴何快哉

子明如此在階上或出或入經兩月餘人知其異至
九月九日只見洞明山上仙霞飄 仙樂清響乃

自朝至午回翔于山頂之上益州橫城登山觀之頂
上有一神女自空而降相接引謂子明各乘一鶴白
曰昇天異哉

薛昭妻雲客為妻

薛昭作尉陸浦為海濱民有田山夏者見昭有道
常贈藥一粒曰服去不結世難兼養美麗仙女未幾
果於別日見薛昭妻三女子皆世之絕色者在彼酌酒
薛昭曰吉三和二人相逢惡人相避時薛昭在旁
三女姓氏長曰張雲客次曰蕭鳳臺小曰劉蘭翹二
三女就梁上取散子授曰數多者得為仙郎也薛昭
三女各唱采蓮謠薛昭翹曰大姐二風流風契因起
酌酒與薛昭合登賀喜一杯交杯訖問雲客何許
人雲客曰公乃揚貴妃侍兒嘗能舞霓裳有功貴
妃贈詩詩曰

羅袖動香二不已 紅渠照水秋煙裏

輕雲覆上乍搖風 嫩柳如蛇初拂水

時後因去由天師發遣去我錄雪丹一粒曰女服此
丹能死百年遇生人得精爽之氣便能復生為地行
仙人遺故已百年因問天師之狀乃田山與地雲
客勸之詩曰

韶光不整分塵塵 曾過金丹笑有神

不意醉即緣成契 獨開幽谷一枝春

自疑飛到蓬山上 幾番三夜半夜春

又云

眠花不羨我舍此 今夕陽春他換秋

我守孤燈无白日 空雲堆裏添愁

爾趨亦靈白

幽谷幽蘭整羽翰 埋金項王今長歸

月華不忍向泉石 路遠松林夜已寒

亦不飢餓時人以為睡仙一夕雲客曰吾已醒矣但

得新衣一襲可起矣有金瓶臂可驚之市衣既得衣

雲客引昭至六啓相不迭果生起合意為一与昭同

歸金陵此樓至今尚在昔非師田山叟之藥有

驗效

郭翰感織女為妻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秀美善談論

独处一室甚清幽漢書書月日庭中時有微風稍

聞香氣初疑香之仙想空中見有人持之而下

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麗絕代光彩溢目不玄緇

之衣民羅襪之裝或翠袖鳳凰之冠羅縠文九章之

簪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傷心神翰遂衣巾下床拜
謂曰不意尊仙下降願得暫留音女微感之曰吾天之織
女也父岳清湖曠阻佳期難逢盛陳上帝賜命自遊
人間幸得佳伴仙恩清風願許懇契翰曰非敢望之
實所願也女為翰持掃室中張錦綉屏幃之帳
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會扇之扇亦若清秋乃携手升
堂解衣共寢其體赤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
並同心有腦之極益又綴鴛鴦之念系赤體赤情
翰能好豐于匹迨曉辭去面粉如故或為拭之乃本
翰之白如如何在那敢独行對陰陽變化關案
何事且河漢隔絕无可復知復知之不足為慮因
執翰心前曰世人不明陰陽耳翰又曰卿既託靈衣
象 之門可得歸乎對曰人間雜之只此是星其
中亦有宮室焉如諸仙皆遊觀焉万物之精各有交
結在天成家在地成聚天人之間本由一理情欲之
好无間聖凡因為翰指列宿分位各詳躔序之不悟
者翰自此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見來經數夜而
至翰問曰牛即相見矣笑而對曰天上那似人間
正以期運當亦非有他故也又况一年一度相會而
如今日夜相連君无猜忌又問曰知來何處否曰
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致天厨素非世物徐視

其衣並死衣縫迷閉之各曰衣縫渾然天成非針線
為也經一年忽一夕顏色憔悴交下流翰手曰
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鳴咽不自勝翰遂懷曰尚餘
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續續不絕又曰既抱
為別以七宝梳一枝留贈曰明年某日常有書信相
問翰報以玉環一雙便復空而去迺頌曰手良久方
滅翰思之未嘗忘明年至期果使使者持女將書函
至翰開函以青絲為髮金釵為字言詞情極情意重
墨末有詩二首

何津能三篇 二秋尚有期 情人如有意
後會在何時 朱閣臨清漢

夢宮深紫房 佳期情在此 思憶斷人腸
香殘香盡盡 益切至其剛詩一首

人世將天上 前不後期 誰知一短頭
反作兩相思 贈枕香香澤

帝衣尚映痕 玉顏曾漢裏 空有結來竟
是歲太史奏織女星失躔度无光影翰自此人問女
色不復指意以其无足与為者官至侍御史

封步字少童在少室山一父天氣清亮月明如昼忽
睹一仙妹淡粧近前頰指曰久聞美顏我輩防曰
君子固窮寧取惡遂持神仙回單不相噴也

封步字少童在少室山一父天氣清亮月明如昼忽
睹一仙妹淡粧近前頰指曰久聞美顏我輩防曰
君子固窮寧取惡遂持神仙回單不相噴也

後七日復來又賦詩
春烟烟花有所思
願得雙雙奉屏幃

弄玉与夫皆得道 刻烟雲室不登仙
君能仔細辨朝暮 願逐雲車拜洞天

觀其詩了步又曰詩云不妻如何既媒不得易曰君
子非幣之交不親其所以然者正欲各分之正也今
卿与仙妹結好入其謂我何母勞再三後七日又至

曰君能相容即能致君壽此大椿瞳方兩日仙上靈
府任意遊遊更種桂花林敲石以陸怒曰失身陷
魚生矣吾我不欺暗室何若相陵仙妹嘆曰所以致
是為是青牛道士曰爾此時一失又六百年此子大
是各人又留詩曰

蕭郎不顧鳳樓人 雲旌回車晚騰新
忽殺蓬萊歸去路 誰窺旧苑碧桃春

又曰好留佳他日相逢悔之心暮後三年步病卒為
太山所追道遇仙騎清道甚嚴曰上元夫人遊太岳
步仰視金輅中乃是昔日東偶仙妹者夫人索追狀
曰若論封步无情合与城安然一見之日不能忘情
乃以大筆判曰封步性由於迷惘其見實由朴實
難許風情且延一紀久乃蘇

封步字少童在少室山一父天氣清亮月明如昼忽
睹一仙妹淡粧近前頰指曰久聞美顏我輩防曰
君子固窮寧取惡遂持神仙回單不相噴也

以常人之情遭遇仙女恨不得與為耦封陟旒
德不區然不覺就誠若可愛然細而思之夫无
仙焉道骨是故執一而不通也可惜乎哉吾夫
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意則遠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君子不由也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與集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與集

刁氏夫人賢德

刁氏夫人伊川先生之母也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
功事夫所不能好讀書史博通今古稱德君夫人
愛之過於子母以政事問之所言往往合其意或曰
豈非聖子七八歲時嘗教以古詩曰夫人不識夜出
果謂是日暮則不復出

夫大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不盡心而後行
家無法不嚴而整不喜雜朴如蠶或加可養人
飛之曰黃鼠魚珠又別一也故如美太時
此事否

夫人見有侍妾遺棄小兒愛而養之有少商出亦
愛而養之兒女能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
解不取夫以視其必使抱而痛時雖族其飛人
者有不欲之色乃別余而食之其父婦謂曰幸
家心養得及真生願以為獻夫夫人曰本以待汝
婦非欲之也乃還其父

嘗大寒有鳥反而擊者妻居屋下憤也家人既
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致困之

夫君儿有所悲必為之寬解雖諸兒有賜則不掩也常曰予之所以不當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

夫君罷尉後赴調為居慶陽會夫君之弟以解榜賦陵聚口其意備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之夫君歸時其故數曰良轉運也

夫人所苦之數歸婦里姥皆願為之用索勞不怨始就州陽黃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皆校前後居者亦不苦之夫人特以有道遂反柔良及什王王姥亦不已

夫以數於貧約服用儉素親戚間給奉相與而所見矣

夫太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董悲泣涕洟夫人罵之曰在當求得苟失之矣如若心泣亦將何為

在唐後時公字多莊家人告曰物在何夫人曰熱耳又曰物在何夫人曰有種子可與之後家父不獲言惟人亦不復有遂獲之矣焉

夫又有知人之事妻應明者中神童弟人競華之夫久曰非徒器也後果以罪廢

伊州兄弟劫時夫人勸之讀書史夫人好文而不為詞者其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

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三篇皆不存後記在歷陽時以夫君觀視何朝後聞鳴鶴至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離人過草堂草是愁无寐忽聞意轉傷良人以塞外獨旅之哀似詩回故信誰能个改將

曹氏尚書修古幼女也公天聖中累遷御史符憲无阿曲言事失取知聞之具化軍善年而卒曹氏至居未幾公既沒其故僚率吏民二十万致之柩前曰以侯夢感其德願反入籍於此曰妾母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州惟其家之酌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

民政約以承身職於臨人今其去矣葬禮隨家費儉有終安斷既贈惟乞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而請神焉其後在後謂之曰葬先公弗肯是財則聞命矣願留異氏以公女焉可母悲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其使妾幸父之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

賢於教子
陳亮答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之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汝典名藩有何異效亮答曰荆州路當衝要如考最嚴追无虛日然精於射擊亦不服何氏曰汝父訓故以忠孝冷不務仁政善化而

新編醉翁談錄 庚集卷一

尋卒伍一人之伎豈故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
墜地何氏嚴於教子矣

勉夫為孝

蔡羊子游孝一年而婦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
想无異也妻乃引刀趨而言曰此鐵生自蚕至成於
幾行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匹夫子積孝當日
如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

事姑孝感

美詩妻事姑甚謹妻嘗泝取江水以奉姑詩以後
時而遺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日市珍羞使鄰
婦饋其姑如是者久之姑聞之呼妻奉養前謹其
子後因汲水而死妻恐姑傷不敢言而託以遊孝未
幾舍側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躍雙鯉以供姑之膳
得非孝之所感乎

道韞才辨

謝道韞王凝之妻有才辨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
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安謂其雅人深致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所似也
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
風起安大悅疑之身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
道韞婢曰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旋素綾步障自
蔽申不盡其妙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大丞相判李淳娘供狀

廣州李淳娘字敏卿先許曹君自議親後五載而歸
余未遂一日縱步南園見景物之韶華煙花之艷冶
遂与里人蕭章通焉人之事發到府庭時大丞相啟
馬于此當厅引問李氏請紙筆供責四六成章丞相
賢畢稱賞之

照供恩情難捨據理法意易明至前日之是而
今日之非然今生之合乃前生之耦况曹氏四
年離門而蕭君千里有緣亦為結髮夫妻仍作
批琴姻眷應于責狀並放監蕭章具札成案

張魁以詞判妓狀

張魁判潭州日有妓楊養之訟人員約欠錢投狀于
張時值春雨養之立于厅下張夫覽狀先索紙筆云
鳳皇堆鴉香酥膩膩雨中花占街前地弓鞋濕
透立多時無人為問深之意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如何不猜嬌鴻去想伊只
訴薄情入官中不嘗開公事

判官師奴換良狀

有奴賢師奴者移往崇安充弟子已經曹司落
歸後拜歸建防陳乞落籍家縣等

判官師

僧形老狐為景迹之道地有司明法駭妖魅於
市廛正合世間心保汝自立念覽此來狀自陳
本命元辰罪无重科台照日前公案好去改頭
換面不許旧店新開判示老狐切宜諦听

判娼妓為妻

鄂州張貢士与一用妓情好日夕後挈而之家得金
与妓父李參軍未償所故一日訟于府庭迨至引問

情由供狀皆駢辭健語知府乃主盟之

判

風流事到底无賊未免一玷半點是非心於人
皆有也頃半索千文彼既歸於娼流又且以
幣物贖前約還歸奸詞在理既有虧於情亦
弗順良决杖頭之數免收反坐之折
李參軍清銀合歸張貢士為妻一任安插
作正作偏從教安置

判妓執照狀

柳青柳空華陰日有不羈手挾僕從燈影大
妓意其家縱其飲食權自口

平訟于柳之判執照狀補之判借古詩句

判

自入秋源路已深仙郎一去脂傷心離歌不待
傷心離歌不待清音唱別酒中夢夢手舞更
一文醉半宿物將十仄當千金想應只在秋江
上明月茫茫花何處尋才及乃走字也

富沙太守收妓附籍

富沙太守丁侍郎有延平妓弟因訟釐到富沙本州
移文乞押回侍郎

判

本發後之聞有俗之論請姑舍是庶无彼此
之嫌况美馬及馬不計江湖之多少且並鄰國
國奚公案案登(或肥楚人既已亡弓塞翁翁頃
失馬獲者不爭况移文押下妓樂司附籍仍
附照振

判夫出改嫁狀

有一良家婦以夫婿久出不得音耗意欲改嫁遂投
狀于潭州張紫微乞執照改嫁

判

淡紅衫子淡紅衣狀上論夫去不歸夫若不歸
任從嫁夫若歸時我不知

黃判判戴氏論夫

王頂上成省京都一區戴氏以爲希爲妻乃至屋舍會戴見王之妻二十已具乃投詞千餘今蒙

詞名

山嶺戴氏可投與王生等戴妻新春但託女郎
管紙是上元畫圖牙人扇來心約与前別君
向請湘我尚起王生只及且頃端不竟空航載
明月

子部判和尙遊娘

警署亦有請言了然不薄飛行常宿娼妓李秀奴家
往來日以衣鉢爲之一空素被舉絕之僧生志不已
情秉辭往秀奴不請因妻秀奴隨手而棄然信得成

俱申州司時時輪轉上勝沿郡一見大罵曰秀奴如有
此橫爲送獄院推勘則見僧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
每集國免教少世苦相與之句及見狀亦相伏即行

詞名
這个秃奴修行志願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
恋玉環人壽衣首結偈无奈毒手傷人花容粉
碎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古相思這回還

了相思債
判僧妻情
鎮江僧名法興犯重危言之判石詞名

判僧妻情
鎮江僧名法興犯重危言之判石詞名

詞名

江南竹馬正戲放籠贈与吾師職法休理
奴伴奴能也即是放空

判和尙相打

一日光華院僧名好情相姑已行和議又因酒座上
相後行言乘遂成鬧喚後投于別衙

和尚求國名如國名一人出家經年喫酒
結罪累累相打偏袒石有德惡恒河沙數
犯罪无量无以各快黃檀黃楊十二押出
三千大千

判妻娘相打

判妻娘相打
判妻娘相打
判妻娘相打

夫者出妻之條妻无恨夫之理
不世實臣之妻可取且錢根究私情一人
押回本里
斷人冒林進士

有一僧人每假佛冠妻在寺中即到官虛妄受
收罪引試險而健訟其人累不能捕請家知縣
責封秀才文理全乖冒林進士且請與
者問道理明來既足

者問道理明來既足

告中且与封禁如敢再來走行科所

其人不甘訴于太守送于尉府後引試字有所

三試日不成一字文蒙縣尉

入稱進士幸業必改既志引試一字不通必是

健訟難与賈銅發杖十五且請屬費

判渡于不恭罪

有一士人赴省過三衢清湖渡其為渡子辱後士人

及芽出鎮三衢渡渡子因鼠不出官禁其渡士人

出不出才也遂逐其妻禁一日渡子即出官蒙

囚母一有尚由軍以禁妻一日但出首

以望河陳結髮之親太厚事誠不若里買極刑

以母老哀吉免死斷歸本城

判好苦行養親

有一妓名女秀欲其妾陳祖廟賽廟時時不肯行

女秀乃具狀經縣陳之蒙知縣送尉府及行作西江

月以云

早曉以成行也士人莫与留延正當春月龍陽

天去暮夜前心願 執狀去呈仙計熱動好与

周族不待客路在來誰動靈在得得靈翁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神仙嘉會類

柳叔傳善過洞庭水仙女

柳叔傳善不采將歸湘濱因過涇陽見一婦人牧羊

教怪而視之乃珠也然而肖體不舒髮所期立若

有所待教問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終

道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適与涇川少子為婢

妾所感日以厚禮乃許於舅姑 愛其子之獲得

果乃賜烈至此言訖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

相遠信曉莫通爾君遠知其近洞庭欲以尺書寄托

侍者未卜可乎教曰吾義夫也爾子之欲恨不奮飛

然而海深際水吾行塵間若何可致恐不相達致負

誠子之有術教我女曰有戴玲重若獲回耗魚外

以通爾之陰有大橋樹柳人号為橋柱君到當解

去鐵帶束以脫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雁若因隨其

去先有鐵定教曰敬爾命也女遂於橋帶間解書投

教人尺書書中因後問曰子之牧羊何所用哉女

曰非牛也兩工也何謂兩工雷聲之類也教因視之

有兩隻羊也教遂喜之教又曰吾為便者子若歸爾

幸勿相違女笑曰事已相違當如相見耳言訖別

氏歲餘張氏亡之。張氏後月韓氏亡徙居金陵。韓氏女居月餘，殺因時晴入戶，視韓氏女頗克其類。龍女而洗髮豐姿又過之，韓氏生一子，殺益重之。一日妻乃穢飾，韓服曰：殺於韓室之間，笑謂曰：君遂記昔日乎？殺曰：素非猶行何為？韓曰：三郎何處不女也？韓之上，君若能救之，此時誓心永以為好。自韓婚季，公論請不徒，真有心，振快成，故父母欲嫁於羅，解小兒，妾附，而後以明死，意值君累，要殺謝不盡，今日得奉，聞及始，不言者，以君元重也。今此言，一察君有愛子之意，勿以他類，遂為元心，龍女乃教之，與君同之，開元中，上方廣置神仙之事，精術教不自安，必與事，端于洞，摩，知其事。

劉阮遇仙女于天台山

劉阮有別，晨阮肇一人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極其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便首稍寢，乃下山，渴飲水，見雙青鳥，及有一杜，流出，中有胡麻飯，有一人相語曰：此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人，各負一囊，世所未有，便喚劉阮，阮名如，旧曾相識者，問如，果來何處，因邀過家，行堂，直，服，精華，東西兩畔，各鋪設床帳，惟慢七宝，瓊瑤，非世所有，左右青衣，端正，都无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次，甘，酒，飲，有，散，山，芝，符，三五，桃，至，云，來，要，去，各

出，樂，蓋，歌，調，作，樂，曰，向，暮，幾，仙，女，各，異，去，但，留，所，遊，二，仙，女，在，焉，劉，阮，二，人，各，隨，一，仙，女，就，東，西，兩，地，同，宿，行，去，婦，之，道，極，人，間，之，機，番，十五，日，別，阮，去，未，信，女，曰，來，也，者，皆，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間，有，何，所，宗，遂，留，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劉，阮，聞，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仙，女，曰，罪，根，未，滅，汝，等，如此，乃，喚，諸，仙，女，共，作，樂，歌，吹，送，劉，阮，去，遂，到，劉，阮，從，此，山，洞，口，出，不，遠，可，至，大，路，劉，阮，隨，去，言，得，還，家，鄉，並，无，相，識，者，鄉，里，人，皆，異，之，乃，相，問，得，七，代，孫，孫，云，傳，聞，上，相，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无，親，屬，欲，再，還，仙，女，家，尋，山，路，不，獲，後，失，二，人，所，在。

漢武遇雲英于蔚橋

漢武因下第遊于蔚橋，負舟子，獲，同，舟，有，樂，夫，人，者，因，色，也，航，至，聞，其，言，語，而，无，計，一，面，因，賂，侍，婢，某，煙，而，求，達，詩，一，首，云，曰。

同舟胡越猶懷思

倘若玉京朝會去

何航无計因自來

航相識及哀惟但見

霞外人航拜揖夫人

為意然亦与如君有

小因無他日必得為

况遇天妃隔錦屏

願隨鸞鶴入青真

口娘子見詩若不歸

之夫人乃使某煙召

去在漢南幸无以語

為意然亦与如君有

小因無他日必得為

使表埋持詩一首冬已航訓

飲瓊漿百感生 玄霜瑤藥

仙傳 何以嘲嘲上玉京

仙傳詩 其意更不復見航遂飾裝歸董下道

而登有上船細級外岸航指之求裝媽呼曰雲英

一 歐兼東即右要飲航詞之因憶夫人雲英之句佛

於算清之中出双玉手投筵助航接飲之真玉液也

其異香於子少外因還航遂指航觀一女子華容艷

美芳麗無比嬌羞掩面散身航疑視不知投示因

航曰其願若懸於此航曰取即君自便航謂航曰小

航于艷麗驚入願納厚禮娶之可乎航曰渠已許嫁

一人但未就耳我今老而且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

仙遺藥一刀圭但頃得玉杵日搖之百日方可就春

看若的故要娶此女但要得玉杵日吾即与之亦不

在甚前時許人也其餘金帛吾无所用航謝曰願以

百金奉期待我持杵日至莫更許他人航曰然航遂

恨二而去及抵京師但以杵日為念或於喧鬧處高

声訪問玉杵日皆不報響號為風狂如此月余忽

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魏州藥鋪下老書言已有玉

杵要貨聞即君懇求甚切玉當為書而導導之航

謝珍重持書而去果獲玉杵日遂持歸至航杵日

...

婚家適大笑曰有如此之信士吾輩愛惜一女子而

不酌其然哉女亦微笑曰渠何如此然更用機者

日方可結姻婚於機帶間解凍令航為之願登揭而

夜息後則短收瘳白於內室航久聞聲因窺之有

玉兔持杵雪光耀室可登臺老於是航之意前歷百

日足婚春樂曰吾入洞為裝即具惟張家事女而行

謂航曰但少...

張珠翠耀日仙童待女引航入帳就航說航拜感

謝乃引見諸親賓皆神仙中人後有一女子裝束長

寬衣林是妻之姓航拜說女曰裝即不憶鄂者同舟

而航謂航乎航問左右言是亦娘子之姊雲翹未人

是航天師之妻已是高真為玉皇女史航遂遣航將

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餽以絳雪瑤英之

丹神仙自在起為一仙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負約類

王魁負人桂英死報

王魁者魁非其名也以其父兄皆名宦故不書其名
魁字行有弟因秋試編講為有司榜失意浩數遂遠
遊山東萊州萊之士人素聞魁名日与之遊一日為
三四友招過北市探巷有小宅遂叩扉有一婦人出
年可二十余姿色絕艷言曰昨日得好夢今日果有
貴客過爾相數而夫婦以開樽酌飲于魁曰其姓名桂
英酒乃天之美祿便足下特桂英而飲天祿乃來春
登第之兆桂英謂人曰此大壯之士又謂魁曰聞君
嘗其父政請一詩魁作詩曰

謝氏建中閨雅唱

何人夏王在廉幃

一声透過秋空碧

幾片行雲不敢飛

桂英乃再拜酒罷桂英獨留魁宿夜半魁問娘子何
姓顏克若此反居此道何也桂英曰妾姓王也本良
家後謂魁曰君獨一身寡光寸金倦遊問里君但日
勉幸至於紙筆之費四時之服我為君辦之由是魁
醉止息於桂之館逾年有詔求賢魁乃求入京於桂
之館諭有詔求賢魁乃求入京之費桂曰妾家所

有不下數百千君持半為而遊之用魁乃長吁曰我
客寓此館感感君衣食之用今又以金帛佐我西行
之費我亦不負自曰臣已負誓不負汝則物告行杜曰州
北有望海神我為君對神痛誓各衣至誠而別魁所
然諾之乃其不稱下魁先盟曰其言桂英與魁相得
誓不相負其生離異神當勉之神止不誅其誓行也
乃馬魁與桂大喜曰君之心可見天又神解象以
練絲合為線舉擡用小刀各刺臂出血帶帶以祭神
之余尚知之而交飲至暮連騎而歸翌日魁行桂為
祖席郊外以詩云云

無情物猶如此

仙閣美朱友交枝

因長流言別處

魁賢之性桂曰以君才學當自出看公但患不得
吉若借妾姓誓三仙言之薄也靈顯如昨日
同若精舍亦死亦相從於地下桂曰但望早還
後有一書云云

珠玉喜與卿交
來春我共功成去
好共此意
桂得詩大喜乃答書賀之則
宸廷唱第為天下第一
登顯要令機

珠玉喜與卿交

好共此意

桂得詩大喜乃答書賀之則
宸廷唱第為天下第一
登顯要令機

自大喜乃遣人馳書賀之兼有(三)白
 人來報喜感門述 我其(三)白
 天馬果然元曉 神龍不肯後效
 海中空劫雲霧 日裏都无月桂枝
 騰蛟獨成司馬賦 晉庭推許宋忠詩
 身登龍首雲雷疾 名落人間霹靂馳
 一榜神仙隨取 九衢知相各行逢
 煙霄路穩休回首 舜雨朝晴正得時
 夫貴福榮千古事 与君身見各相宜
 復書(三)白
 早晚歸來納閣內 頃教張敬益刺有
 魁得(三)白
 无吝書桂亦不知其中變推開門以俟及聞慶林宴
 罷乃復附書又有一絕(三)白
 上因望歌(三)白
 誰知(三)白
 魁得(三)白
 魁不敢(三)白
 往桂(三)白
 人迎我乃作衣(三)白

環(三)白
 英之(三)白
 遣(三)白
 之謂(三)白
 婦人(三)白
 神曰(三)白
 不知(三)白
 神乃(三)白
 不及(三)白
 我(三)白
 汝(三)白
 十人(三)白
 身(三)白
 要(三)白
 試(三)白
 入(三)白
 我(三)白
 魁(三)白
 薦(三)白
 錢(三)白
 發(三)白
 差(三)白

意涂有道士馬中素者以龍劍有靈每召之使
母果夢見兒魁与一婦人以髮相繫在一官符中守
素生其魁母曰魁不日收手家大德矣後數日果自
刺死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六。寶心類

紅綃約張生負李氏娘

京師貴官子張生因元宵游乾明寺 獲木牙寶記云

張生手刃於佛殿前拾得紅綃帕子表一香囊裏香

芬發生愛賞之於帕子上有細書字休弄欺誠女

子之書與視之乃詩一於其上

囊裏裏香囊見篇 影綃滴血染成紅

怒動道下輕綃意 好寺才郎滾袖中

金珠富貴客家事 常渴佳期乃夜家

獨用玉鏡求雅合 良媒未必勝紅綃

又有小字書及詩尾 春情者若得此物不相忘而

欲与妻一函者請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藍後門車

前有双喜者若得是也可得相見矣生讀賞又之乃

和其詩一首

漢書蘇武妻休婦 輕綃料比杏腮紅

虫然未止來春約 已屬畫上魂夢中

自得佳人遺贈物 香袋終日獨無家

未能得會真仙面 特賞香囊與送納

月如流忽又換新年將屆元宵生思之自十四日
晚伺候於相藍之後至夜果見影輪彩轎翠蓋翠飛
其中一車河橋甚眾分明燈掛雙鴛生驚喜莫知所
指無計通君頃車中人揭簾持鏡勻面意者忘去
年相約之人未見奴面故託以勻面使人觀之生疑
顧但見花容艷麗賽過姮娥万態千嬌不能名狀生
牽衣輒情無計適意女郎思念所約十五日今日歸
明日後來須更香車已失所在生神迷恍惚歸去不
能成寐坐以待旦少晚再候於故地至夜其車又來
生計獲方端不能通耗因誦詩以車或前或後(詩曰)

何人遺下紅綃 暗送香囊與送納

勸馬任時金鞍脫 亞自親用空灯挑

輕人滿人深人染 慢人尋人緊人攔

料想佳人初失却 幾回動手摸裙腰

詩畢車中女子聞之驚喜然念去年遺香囊之事語
矣遂啓簾簾見張生脣眉俊目骨秀神清真風流之
士女子愈喜心乘車前侍侍甚眾無計通音忽有賣
花者女子叫賣賣花因使賣花者說與張生張生曰
可於此來相候生會之意次日伺候於茶肆中至晚
無消耗直到三鼓初候有一青蓋車來更無人從
繼於深夜所遇一車前掛以雙鴛史灯生驚疑問

車中一人云送納

院完尼離面撞手招生相近生 情遂之但疑疑昨日
紅粧今日不也隨至尋尋 若尼卸下門云米何
遲也尼入院定定隨之過曲廊 入一小軒山山張燈
列筵珍羞畢備尼乃去包系 細髮唯雲流僧衣而
紅裝映日千嬌隨驟驟百媚 中生張生去女子對
空酒行之後女曰今夕相會 非夙契願見去歲相
約之媒因取紅綃香囊示之 笑曰京華人物豪華
若君得之肯并天契耶生曰 爾時得之自何處
產人所造其其止二篇亦宜 爾和因李之喜曰真
我夫也於是撫生去就如魚 得水極展歡情兩意方
濃鄰難離曉生曰終歲為約 幸得會會歡語語誰
氏之家女曰妾本黃家猶 詩筆不徒佳偶也阻歡
情特使紅綃欲取雅合果 從厚願願歡一盃與
郎為壽生曰公幸與神仙 合古之好亦不
此於是二人亦飲一盃生 曰今日飲香囊相識
平生幸甚且願知娘子族 女曰之賜後登後筆即
成詩其(圖)

詩其(圖)

堂上犀簪取火香

最是惱人情亂處

生讀乾曉女子手而言曰 非是是堂列犀簪及
鳳凰樓樓果羅氏女曰妾 乃郎度使李公之偏

公性強悍感德之公... 下伊必無之妻... 惟此乃恨... 此則亦... 深院... 願... 亦感... 夜... 獨... 之... 同... 也... 以... 外... 二... 數... 女... 二... 見... 非... 而...

子... 大... 子... 沐... 身... 此... 母... 家... 曰... 生... 誠... 衣... 長... 生... 入... 次... 辨... 雲... 回... 越...

生曰此間郡守某之父也其別父後
 遂至京師今特來一見越使曰賢尊乃始去任恰
 則未行尚可往見越使見生口清氣爽頗有談吐之
 意生歸房次日欲見使君偶遇頭曰使君知小
 官人否彰明寺元遠走江湖常懷愁色每言他日若
 歸不許入門使君震怒云人前化生曰我乃方困
 為我於此處過一信息發願語之去方出持書白
 金數兩與生曰夫人令將此物相惠父方怒不要進
 門恐禍將及生得之歸店中自思此物除路費外能
 有幾何又思李氏懸望甚失期約不勝悲感遂大哭
 越英聞之問青衣曰誰人泣下青衣曰昨日張秀才
 越英令召生至問所哭何事生曰此來首待慈父已
 失今年利場之望而父又不許入門幸母氏見惠曰
 白金數兩旅途無依是以泣下越英曰大丈夫當
 志氣如何向李異時謝過嚴君必能容納何自
 若如此委頓裝奩不帶數方貫願充為下妾異日功
 名成就就任選嘉姻但願以待妾見待足矣生思李
 氏金有厚恩我往覓其受飢餓死亡可待不若辜負
 李氏為便又况越英容貌醜惡李氏於是謂越
 英曰寒室前不見奔富願結髮侍老何以婢妾自謙
 越英遂解真珠紅抹肚親繫即腰為定是日詣府陳
 戒許從良立備備六禮而成親日夕宴樂情愛綿綿

必是困窮道路乃能過期不歸影雲曰客以何
 人得去秀州知郡張大夫已於某時去任矣李氏曰
 此天之亡我夫與心是生既不自其結中遂相
 主朱向知我之轉不安當與你同往秀州期其
 影雲曰娘子何以為道路之費李氏曰得得及布
 休正恐道遠得見其夫死不悔影雲泣下李亦夫
 勸曰日就舟航秀遂問于細人曰兩旬前有一貧士
 若果是知郡張大夫長子遠來省親見此以某時去
 夫震怒不許入門夫人得白李氏與去之若果是
 李氏大哭曰向與黃十妻之良人既不得見其夫
 不知何往因道影雲更採消息忽至一水橋
 杜羅明前掛班竹簾兒行前歌弄行上曾受影雲
 舊位下曰我秀才娘子向不在此會誰知今日第
 困如此因拭淚於簾下一窺見一女子對坐一
 兒似張官人言笑自若愛影雲之果然是也張
 衣此是誰家青衣曰此張解元宅乃前知郡張大夫
 之長子大夫以生狂瀟不內下聘我娘子其已不
 遂成婚姻常聞方某夫妻相愛耳影雲亦嗔奔生
 李氏之與影雲俱至視之果然李氏突至誓下越
 英驚問李氏指生曰此我夫也遂為然生妻與黃
 妻妻妻妻為去人豈不識法越英驚愕生曰

既有其人必有其事... 其地大為... 其地大為...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崔本字子高... 崔本字子高...

崔本字子高... 來遊太... 之故所... 之時... 地行仙... 走獸之... 正合... 酒已... 望入... 一時... 綠景... 賦一... 承台... 顯色... 此天... 才也... 置四...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重刊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空之妹封樂昌公主才也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小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空國名破必入權豪之家財求德言德言情歸未斷猶冀相宜有物以表信乃破一鏡兩人各執一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若仕郎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公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龍犀珠匣禮言從後幸苦歷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者曰賣半鏡者高大其價人皆笑之德言有言至其者設食因語一雙頭具言其故遂出半鏡以合之初題眉曰 樂昌人俱去 誓婦人不歸

無雙小娘子 空留明月輝

陳氏得時伴泣不食素亦為之斷遂改各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建德之廟無不為之感效素因去德言

陳氏偕飲今陳氏為婦也 今日有也

新官對旧官 笑此猶不效 方曉恨人希

飲酒記陳氏偕去素與德言相尋尋得德言

无雙小娘子

唐王仙客者劉振之甥振有女曰无双幼推戲弄極相振妻戲呼仙客為郎子後無以長成其民以位尊豈欲廢旧約仙客在蜀見無雙明記其姓惟恐相親之不成遂尋仙術得數百人為聘與母至左龍妻又復說酒樓遇男生日則市新計以無雙母大喜忽有青文告云親情事急余差仙寄恨之心氣俱喪然幸喜之礼不取懶息一日振趨朝忽走馬歸云急須却大門徑源與十反姚令言領兵入舍元微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有疾召仙客勾當家事我以无双嫁你仙客其時喜舞樂奉仙客裝金帛押領出關遠門覓一深院居安下待我為妻出後其門相隣仙客依城城外店中待至日落不至遂乘燭至啓夏門見守門者皆持白棒仙客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守門者曰有仙人出此門去未去天子午後有人重戴博家欲出云是相府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追至驅向北去矣仙客驚懼走歸襄陽二三年後知刺後京湖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忽遇旧使春頭寒麻仙客問何舅阿母安否舅曰尚書授命命与夫人皆如柳刑无双小娘子已入宮掖仙客哀乞傷清又問曰旧家人誰在舅曰唯无双所度相探耳昔今存余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无双既无見得探耳亦足矣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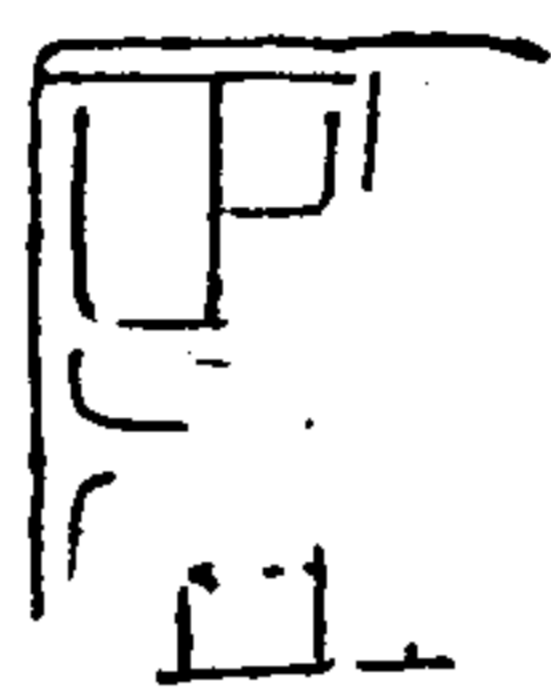
天子之光路... 折之半賜... 門墻... 日若能... 德之... 德之...

歌成... 下以... 之地... 規矩... 甚原... 以固... 文責... 是錢... 少錢... 蘇日... 江卒... 所坐... 濟流... 以江... 生死... 德若... 耕... 豈...

順... 律... 人... 願... 皆... 映... 稽... 然... 待... 願... 不... 議... 其... 之... 於... 言... 我... 州... 矣... 真...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續夷堅志



大印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間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号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叙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

原跋

七

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邱宋元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應覽底處覓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樸雲予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景盧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間耳

世竊史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勸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一也按續志志乃送山先生嘗中原陸沈之時有耳目見之事非若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或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送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囑民曉氏改

原跋

送山先生續志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午歸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以多在家道人孫道明明辨時年六十有七也

續夷堅志卷一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解藏之鎮州庫歲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及平陽為胥莘公所劫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行庫以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復後于同戶部主事劉君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面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為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鑲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素皮漆而裂鑿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暗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剖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兩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有光高二寸餘殆乘異氣所化聖俞嫂吳

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林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
一日康與欽林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
水中為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
花欽林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
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
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
云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
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媼還云是希文
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媼守死不行主家
利其財極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
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今適良人即請主家
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
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伏請罪問何所觸
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
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
過不數日嫁之

鏡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園唯初入院與座僧白厨堂
一鏡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
不祥廢不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
眾乞此鏡當任我料理眾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
蟲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村
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鏡破一窠如合拳中有一
蟲如蟬蛸而紅此類大家往見之魏文帝與論以
為大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園唯事全
唯識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号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
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去駝足令跛自羊頭
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樊帥說

石中地蝎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
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
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
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万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
却他日六道曾見我來即以杖擊之竟無他異全

唯識說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泊其妻張氏七十
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太和八年
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
我即太歲高何忌耶替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
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鞋之掘地愈急
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益已又

卷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
俱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鷄為業故人目為鷓鴣
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
号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埽
作丘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痴而亦有
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
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執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
索湯粥良久說初為人攝往冥司見哀訴主者爹娘

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

即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

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

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

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

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鉄繩繫足獄卒往來

以格撞師掖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

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

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趙長官親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
三四升許以刀剖之肉如羊有膈膜僕言土中肉塊
人言為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
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此相踵牛馬皆
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中胡魯
鄰居親見之為予言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
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

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
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予同
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
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以此婦說懷孕
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為變怪即遣逐之及
臨產恍惚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

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
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為
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下異政

蕭下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以邏回忽馬前一黃
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下遣二卒隨之
徑至西河岸督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
血一屍在內即馳報下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
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下呼主人者至主
人識此犬云是朱容所畜數日前就舟西河引此犬

去今犬獨來何也下即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

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容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服

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為席所食立妻泣訴於

下下曰吾為尔一行率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

薄間見一虎怙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

下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范司農極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并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

庭中嘗夜見光信牀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

餘得由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特尋

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由塊太歲

也禍將發故先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戴雄大定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

筋閑舍數百人悉名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調膳問

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

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

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可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今元老年二十

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雅秀徵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為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寓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通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道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道河泛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為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元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尔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為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久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環取之不中獨云內藏庫使五壽孫說

稻画

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畝青蠟為地稻樺皮為之踏室中作小竅取明与主客談笑為之嘗戲於袖中抽蟲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為真蟲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

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画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推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卧狗狀足尾皆具嘴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

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掃不盡寒花看
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畫眠云身
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元詩識

敏之元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
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
物憫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俦更深仍坐待密雲
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
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
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絕

高平申万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
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敝廬崎嶇又復
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
溺淮水死

天慶窟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
觀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
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脩每歲二月
十五日道家号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少

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
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霍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客
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入傳有
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
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家隨以大楮
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
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兒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舊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妻為正室妒嫉
而死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
戲語然不為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
後忽聞窗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
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
其言學正馬待正說睡者趙文卿段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
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扁鑰甚嚴于洒掃
母亦親為之一日晚入室中赫誦忽供几下一細小

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号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為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素靛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清州清卿房約為賦金馬詩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豐腴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濶詩画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閒、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閒、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為世味所着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閒、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

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肯無古今之句閒、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與之明且告而去辟問留古鶴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來問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徑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摩窠大字勢極飛動閒、極愛之屏山李之純嘗見先生高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為辨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刻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雲鶴号擬相道人人物如世画呂公肩微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閒居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

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官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未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塚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嘗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入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号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州玉五臺人為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祖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

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與既會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崇

泰和末雷景洵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官妓香香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顛

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去良久乃至無所得頗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觀妝袿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為山魁所污者魁自言汝若資用所關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末而繫之樅下家人益惧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魁為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為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綉繡祿臥之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為元所捷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家小弟確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聲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噴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升特酒見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心之母子將為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婦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湯滄一句汝看作得偈否舉似凡十數句惟天機割斷繁華夢殆似從慧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瓦蟲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蟲編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雷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黃九者從佛兒壘賊鑽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若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歎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冠為異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曰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

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俱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携二子去洛陽羅志忠云

李畫病目

聊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目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寧作虧心事耶李言其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摧塌處剗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予言李吝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為神曰吾為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

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能人為相者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藉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為人所告州將高某捕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時為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誑誤之列且不可况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鞠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按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至天春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餘備道之

馬三詆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鈞鉅富嘗用詭計取隣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為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常為鄉人言渠詆欺如此已將為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

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為州刺史所取聞郡皆知馬氏子孫不昧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為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托以天神所為及掘得狐涎一甕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

縣境為之肅然其後吾舅考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乘騎他出逃去騎退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願盼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應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

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俘主來觀中人說前事俘主亦了、能記都不羞視其額角瘡癥猶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歎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七筯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羅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二

太原元好問裕之墓

貞雞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誦之為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墓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錢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鷓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錢李鈇李汝以鷓贖我耶汝家父子驢群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楮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鈇李俱不知所為願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頃吏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鈇李知其變幻無寔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曹懸火罐取卷爆潛燕之擲樹下

葉火糞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經所冒瞑目待斃不出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烏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着電不尔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為真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臂髀痕如麥龍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隣字德卿父飛狐今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為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

猶子鑄同胸登科時人禁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為即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囚繫或為官妓盜驛傳被襖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願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園中一倡百和少頃至集周而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

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還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釵間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邏還遭群狐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宗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既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即墨狐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為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為詩識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校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枕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夫為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界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怯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惧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夫公劉儼七歲被旨賦

鳳皇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名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者舊如聞之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尚慮有寃今早已極囚果不寃明當大雨如寃則而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与玉蕊片片落階墀閉着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為遠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險絕下臨無地河中李欽琳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瑩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翁以陳比之仙凡為不侔矣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画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葉間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非而以画稱且為名流所嘆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蓋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剋立數十人号叫撻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日莫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為物所憑則他世

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驅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為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与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墻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為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眾犬鬪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歷年之識

古人上壽皆以千為歲壽為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己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



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識遂應

巽齊之識

天會八年冊劉預為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巽齊安流順預之号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早昌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鞏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廩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弃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為意俄數葉間一桃大如杯盃為石所碍而止韓取

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為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巖鑿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為酒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二桃杯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閉針次聞人沿濠上來喜嘆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為誰曰一走卒自真



定肩繼揀書夾未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為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繼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定來因為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指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為此賊壞却我誓投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遷居避之 秘水焦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厨人告言一婦人鬼每

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碎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然之而恠遂絕仲澤說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堯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庶銘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饗饗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魏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愷曾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黃真人

脩武張家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為府史好祈仙一日黃縉緯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画像前每

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薦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即批云臣作股肱弼予違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胸旦夕至幸先告之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胸至黃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寂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

始誦之被虜四五日逃歸南渡後居永寧即施此呪欠士薛勇知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宗莊王叟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六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大婦皆結髮推戶為縣中第一第四子崇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宗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荅旁一叟云

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為生病家未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身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其甘草未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却之藥肆中隨即對以與人其每用此草必以水洗瀝暴曝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恣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

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平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為章廟所詔提點天長觀平生靈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壁間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台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御說

石中墓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萍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

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閩城鎮高監初到閩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高氏農民淳質隨其術中所借錢多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積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罷廊時丞間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今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隣張氏水牯亦生一

犢李三為牧兒所誘竄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捷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想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夫血滲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滲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日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

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
喫墨水画上布五彩六喫之毛提舉家一席蹲大樹
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燦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
邀豈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庄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
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与婦望祭於所居
之前有回風吹帝灰往西南庄此庄是閻小婦所居
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
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笑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

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
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証欲相欺昧耳布金
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
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傷一屠者云汝欠我肉
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閻俯首
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咲他日劉
進及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
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為言如此
此与正大中黥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
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

寬為理責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殊砂一兩飛
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
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秤乳香七錢半水
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
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至
候無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朱砂金箔再研次下
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碗坐熱湯上勿
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鑄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衆手丸

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劑縫或朱砂或水銀為
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手
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
婦人藥成入坩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
一兩白麩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
托麩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九又一時辰再將白麩炒熟蜜蠟為丸如桐子大
温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
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
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寧心養

氣為本事未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向日咽氣以
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
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
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
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
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飢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搗為
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
着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
頃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
少取破捺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

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人未攻
窰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
索得一凍蘆蕈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亦活
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蕈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
炭烟熏人往：致死臨卧削蘆蕈一片着火中即烟
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蕈時預暴乳為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因羸喘嗽方阿魏三錢
斫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切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
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為三服以進
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煩
人煎藥煩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婦煩人及
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物服至一
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
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
之類即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

於神授隨手取劾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
慎官日得於閩郎陽云是古雀家方閩先患此疾垂
死得方而愈劉以治寧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
狀如葱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歲虛羸魂
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苓神一錢
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
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乳地黃
四錢肥大桑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
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
一劑已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晉濟如

減方其語簡畧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敢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背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椀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為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傳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傳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蒌方慈葦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

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椀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鉄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御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蒌生薑甘草為主病瘡先疎利次用瓜蒌葉日以乳香葉豆粉温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傳之病者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痲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惜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

感念疇昔漸恨入地為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為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於刺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真祐南渡尚在人見者作蒲稽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朝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與目之者宿迎鑿坊夜起便旋足繞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猙獰尤可怖與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胸願助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帝賊弒逆之

駢胎

駢胎

興定元光間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此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

有是理不足為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何不宰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踐而死風世負滿師錢無算今未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酌酒在地則聽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通亡遺失不涉爭訟不聞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

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復北上出入貴近家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媪以為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子秀之子之父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

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為人儀表脩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

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
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粹惡林木蔽映
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近言靜夜時聞訃掠
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
梓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
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
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迴廊無一周諸生從史之曰
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

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
畫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
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
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裳絕與世俗
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若昏醉諸生真謂鬼
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
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
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
往婿家在輿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
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

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婦
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
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
度彰德相下者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
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八相
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
宗人就驛中取國書選於朝就可為詳問使不辱君
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
在此間內翰子秀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台
我為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涪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
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到股肉啖之至
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隣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
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
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卷三

太原元好問裕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為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間詔徵高道隸天長以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數火於食案又囑侯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許語曰渠給我邪及還天長一紙然矣又嘗與客游崑山白龜泉上見一石蟪出客曰

蟪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行悞不值正人耳隨以手指之蟪即正行晚愛中方卜居之中方儒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齋沐致禱筮之得吉微是時十月菴菊近葵花榮茂洞微云於文章癸為葵此殆水微也與眾道士行尋之見巽隅草樹間隱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然東隔絕湖南限羣峯石壁峻峭尖百步不可越洞微與弟子呂澤輩泐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易朽慮有顛擠之患乃就壁取石鑿窟嵌之疊為石梁梵泉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為楊公

泉間嘗為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歎服之云楊洞微當求之古人中耳聞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霍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測影

司天測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後涼陞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月滿

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

氏碣石錄云

獵犬

泰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興州羣犬宗室咬住進數犬云可備射虎因上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得噬虎鬚於周旋或怒躍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因而卧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仇佃客張謀誣此

人以燒麥積渠後有証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質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骨肉皆盡惟皮髮存耳士人牛耕玉親見時郭敬叔為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舉火柳私自念言此門國力所成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

可惜可惜感歎之際被擒州橋上訊掠而死死後託生縣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塾財所在信為柳小二無疑小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後嗣法鑄和尚往丹霞親為子言

老趙後身

鞏州仇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後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九遣人往迎將出鞏州家人奔走来迎趙九在眾中疑信尚未決孫童遙見趙九呼小字大罵怒其不即來認見妻亦罵之拍妻臂

上燒癩及樹下窖粟處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祿伴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聞之說初為人兩名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口不須見長但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濱一婦先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為卒推水中遂不記至三歲始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崩權第釋榻黃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詩云長梢疊葉正颯、枕底寒聲為客留野雀不來山月

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尚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踪跡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戴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為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牀為子言

潼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休烏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拈真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晝夜曾停覺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歲々生春草睢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聲為子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



七歲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托生王家滿月剃腹髮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劉家其後兩家供奉令舉子劉氏父母死皆為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卯

曲陽醫者郭彥達曾居大明川聞一田夫董成者婦地至門限地即高起以錘鎚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許殼膜見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彥達曉之曰神物不可觸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濱河中是歲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龔神三姑廟前近龍見橫臥三草舍上觀者數百人見龍鱗甲中出黃毛其形如駝峯頭與一大樹齊腥臭不可近既墮天鳩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去時已酉歲七八月間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彥昭俱官都下蕭一日見過出上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為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圖有焉出畧示之殆



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為太真奩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非有楷字數十為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出看深窺聖泚麗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為太真之舊耶予笑而不荅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冗長錄使讀其間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為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泚之句聖泚二字皆少空意取聖為君泚為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

信矣。產昭歡甚，以為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嗣，生平經學有所，付故每以古人自期。臨終，教諸子云：我死無火，蓋火葬是為戮尸，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入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司農極之，梁都運斗南每為予言，近歲斗南遺令，送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宣德狂僧

宣德聖國寺狂僧，布衣藍縷，獨處暗室。夏月不浣濯，無穢氣常於寺。既舍合，介向牛馬言飽齋飽齋，生徒大惡之。承安中，春旱州倖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四月廿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為中秋釀酒，僧云：刺史即東去，何必釀為？十四日除興中尹，乘傳之官。他所言多驗，范極之說。

呂狀元夢鹿

呂內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

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一，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仙

張子雲以廢補官，嘗作金人捧露盤樂府，道還間之樂，一時開傳之。道陵名為書畫都監，累遷冀州倖一日祈仙，仙批青門引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一棹武陵，許不如聞早怕桃花，笑人老子雲即日致仕，張故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浮百丈魚取骨為梁，構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樹槐脩廟。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湧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潛遁。須臾開霽，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卧廟前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卧具僦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

人或遮關牽掣則作聲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為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鬣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為增卒月給

鑿臺

東京宮城東北隅有竭臺大定中修城役夫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啓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動物聲破之二大竭尾梢相鉤旋轉不解見風即死人

三 九

有問張都運復亨者云遠東無竭而竭在石中石在函又為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竭而名臺也張籌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棗棠枯枝為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于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熱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贗相問先人會賓示之以為文字之祥為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則吐且病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舉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見范鍊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戀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生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腋生子

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媿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瘡破胎胞從瘡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眾羈管之楊与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閩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為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為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

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即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為應州丁俸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訐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離丁謂夫人言絕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窻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為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謔

正和初中年陽橋人劉慎字榮輔為里人劉六作延薦青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為辨理又依例薦拔後數日榮輔作首學生魯羅兒者病中忽為物所憑令家人請榮輔來劉至羅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為劉六作青詞汝於誰處敢妄語耶榮輔聽罷惶惧殊甚手寫首狀言自後更不敢復作青詞羅兒不復有言此兒甫成童初不知青詞為何物殆是劉過惡頭著榮輔妄為飾說邀福神故假此兒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徽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書字云汝知臺端心萬物不可碍又云龍盤一氣雲雷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許事者出高麗正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汗神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劉曾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惡死速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猶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都俞字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與汝銀杏問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懷得之又批云與汝櫻桃都問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遺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壇諸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万里之外問云那得遠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見疑乎元卿令客順天屢為予言故續記於筆陳於喪亂之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
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
之目官比刺上大青崇寧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
進靈益公小青嘉禧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
許色深翠朱墨細點間之春間仿佛成方勝花行則
昂首不類他蛇出則深行木上能與雨變現不測
鄉人祈賽與之酒則直立高二尺餘首就醜飲之
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陽各
有種類至數十百個都不毒螫大青一目眇其種志

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青
之境至則為二青之族噉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
落小兒輩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卧
具中人亦不駭怪也此事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來
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攄子充
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總志卷忘歸軒燕公石穴讀
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椀之半瑩滑無
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
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
予与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

僧頭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禮部廷玉讀書永平西
一山寺臘月柀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
出一笋故名所居為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龍碣已卯
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
鏡唐哀帝所賜錢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
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

周臣說

張女夙慧

順天張万户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
入鬢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
二月女史屬詞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
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
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喪記六卷皆成
誦日無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即有成人之風
旦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
能通大義時為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

語睡思昏、如醉惡聞心寐：似禪心桃李東風劫
楚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
病又四日止甫九歲却伯常為詩吊之

脫殼楸

代州壽寧觀宗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
州賣葷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枿再茂
人目之為脫殼楸白皤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
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
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過壽寧戲道判白生云予
西詩譏觀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拈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間方士能化泥為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闊二
寸半文曰永鎮福地代州天慶壽寧二處有之天慶
尚在承平時人傳玩頭是泥可成指文宛然

指牙方

茯苓、膏龍骨各一兩寒水不二兩半白芷半兩細
辛五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對末之早晚指牙
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
洛陽師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疎豁亦無風蒸
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尚能忘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
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為羣聞人聲則爬沙
入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
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聲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
形刻撞鐘槌為鯨于二者有取焉蓋古人制器為物
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不湯作特後人不盡能知
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取本耶抑人見魚形似
傳會為名也

神告晉莘公

晉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悞我無殃當
善道家道久長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舊為水所
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龜悉化黑鼠啣莖
草根盡土脉虛影不待耕墾投麥種即成就其居民
不勝舉聽客戶收穫但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
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
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魚無水食麩是則前此亦嘗
得麥乎張侯德明說

驢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驢忽受病比死大
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鉄非石形如
枯樓而編色深褐其堅若鉄石磨家不以為異擲之
麥園中日課麥皆取於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
人傳以為神官長石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變
今在順天張侯家余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豈州楊雲卿為寧縣令夏月暴雨過關南
外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轂角上豎高三尺以物

怪申代州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關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關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
像前而颺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
知府徒草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
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比屋皆然一日近四
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
下弓排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
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潤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小冰子如芡實負潔如一耳
郵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
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脚
即陷蓋冰珠雖亘寒亦不融結為一也

炭谷瓊花

鄂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
人合抱逢閏即花初伏開未伏乃盡花白如玉攢開
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
乘空而起亂後為兵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按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
店劉六劉本漕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
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取在前
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鏡二三分耳又
有方寸七形製与錯刀同取多推為衆錢之冠王莽
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
千背後有兩字有絲布泉布皆布流布如是近十布
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紋是方孔四
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文者榆莢其夕一
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為二也既有湧金亦有

鑊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鑊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黃勇金月牙一綫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綫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暨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雜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州帥甄全已夙歲為北兵所攻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踰城逃免為北所獲恒山以全為叛已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刳全入頭山岩岩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眾運糧者不知被刳坦然還岩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夜岩上大青鬼現眼如盃赤紅有光餓軍士驚怖散走甄眾乃得脫

猪善友

洛西永寧一屠肆豢猪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羣猪驚擾獨一猪安然不動屠伯指此猪云此猪食甚少卷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噤不出一聲及刺刀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猪乃無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為神像所化擲刀於地拜天地四

方誓願改業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爾後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目曰猪善友閭里喧傳有自遠來觀者無不驚歎一隣家來請猪善友齋此猪如應諾明旦請者未至猪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是三十三日歷勿近民家幾徧躡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已死矣辛愿敬之為作傳

官婢玉真

大之中廣寧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官人玉真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榭只荒邱忍回頭塞外風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臺夢裏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弁前歡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鬢望歸期李生後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人為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上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為說垓下事頗謂眾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為之縮頸者

廣寧寺鐘聲

廣寧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駭懼有告寺僧具鏡鉞就橋下迎鐘復鳴宗室仲章說

石橋火出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悲閣前橋竿石橋縫間連夕火出四十餘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萬餘家閣亦被焚衛王有旨救虞世南所書千手眼大悲閣題榜火氣熾盛人離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壽初卜宅於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為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續夷堅志卷四

太原元好問裕之墓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洲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甃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成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楊道圓施花磚甃三千口在天齊觀王清宮殿上永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為考按者此地蓋北齊時天慶觀今巷東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成二年高偉天統二年丙戌歲也縣前此無官觀善洲撥土主之偶與古觀地合善洲又與道圓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翊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滿次日晨起市人携新魚至擲散錢賭之君和祝散錢以下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飽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為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食祿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渙池早發山谷間猝為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閱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郎中乞我魚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謝并同行皆免同

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廣寧山龍鬪

甲辰乙巳歲廣寧夏五六月間大陰晦雷雨環作聲
不斷夜望閣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終夜不
息平明水浸村落死者無限大崖高數百尺皆蕩為
平土下湧石石上有杆白痕不知何代為岡厓所覆
壓也山顛龍鬪處留迹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長
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羣龍聚鬪于此土人
遭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間散起廬舍象村落田家
所居山在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悉以以下缺

女真黃

日本國冠服

焦燧業報

孔孟之後 以上四條缺

張孝通寃報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詮高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
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蓄之一日乘士詮醉與
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乘白登

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私告趙子云汝父
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
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
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
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騾逐
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
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語云
你殺人却寃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
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負
外孫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即承人知神理
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叅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厨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
膳忽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為魚所鯁痛不
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
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于杭書一杭
字問之相者云兀术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
兀术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

慶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是挾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龜卜之餘意耳

夢靈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莠著子枸杞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麪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東唐紫緝調歷城簿有彭宣

私印

私印

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說博平路氏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目受五升許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燎其足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推六足折送之官足中虛折處銅植作火焰上

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寶成壞俱有數特見毀於庸人之手為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器類倫記二鼎云其一明曰三年二月蓋田玉山鄉農民李興穿地得

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

考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釐王

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僅以月數焉又有一

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

九三汾水壞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

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實牛羹尚可辨

不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雖無

日周物也

西陰井移

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

井椿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

見農具中二地礮石吐咤曰業畜乃在此耶

挾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棄家遠徙後亦無他

宮七人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鵲至一島

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

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
悉自沉於水他日再往船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
至此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

老人也

神變

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
一更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
震蕩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海中為
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
神人曰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

木

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
倉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繡
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坐者不語以右手拇
次座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神
道遂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問人
其為東平界雷即嶽祠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猶
一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
葉廣而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

大祿亥年定襄士人樊以之親見

舜夢

河東縣舜岩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
斗得麩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
歲東家舜妻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
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所說

平陽貢院鶴

大安初高子約取君嗣閻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
舉子萬人主司有夢緋衣人來謝謁者明旦試題以
下語同官俄羣鶴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司命

中

七

晉吏揭榜大書示眾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當舉府
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
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遑康寧狀元王
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歲月

河中李欽林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為
其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門下為太晚
其學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為然其後欽
林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
文字兩預主貢學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瑞張仲和輩十五人赴試回曉行道中日中見二物一四足獸在前一蛇繼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鳥跳躍稍緩少頃無所見是後兵動中原喪亂蘭仲大說

鎮城地陷

鎮城欲陷日州長佐史率妓樂迎官出城坐待驛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欲救之良久亭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婦得

藥而出城隨陷城中無一人免者此婦殆以孝感脫此禍歟中京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婦惜不問此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樞副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一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日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縋繩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襍驅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賈布來官

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為神明事見閩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送旅間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峰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烟波不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淚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賀端中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燈下見一大

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燄賀以被蒙頭伏牀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悚尚定也起視水甕皆乾視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為渴鬼云端中出孫國鎮之門有賦聲此舉登科

介蟲之變

東平薛价早昌初進士嘗令魚臺嗜食糟蟬凡造蟬厨人生揭蟬臍納糝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束之糟甕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獲強獄而去夜半驚寤索燭台吏將問之燭至乃見滿甕滿前不知何從出也薛自此不食蟬外曾

孫東平賈顯之說

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隣里云勿近無哭者當是鬼哭欵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天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彭德帥欲用修藥棚者古時石言於晉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乃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黃金人潛然出涕李長吉有八辭漢歌

神甯渴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甯渴泊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居人取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渾源東南山娘子村中復為大陂凡神甯水所經皆魚不絕

空中人語

張顯卿名德遠州人明昌二年經童貞祐四年進士自說大安庚午歲曾與客飲向日酌酒語執壺者云不必滿薦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無海量者乎眾客駭立酌數滿盃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彥之時起任咸寧令聚縣民豁口村計會科斂此地有瀟橋六七里日在辰已間忽見天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折數丈其中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蕩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見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言其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為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太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聽採取東六十里萊蕪之高白村有古松榦

柯茂盛陰蔽二畝鄉社相傳為數百年物亦在採斫之數鄉人父老哀禱於偉偉因悟前夢力為營護竟免斬伐是夜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辛生者為之記文士張聖予賦詩云蟠根壓足怪虬歲平頂摩雲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詎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斨方古天風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蒼蒼

炭中二仙

臯州人賈合春前廊時丞與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成役在渾池此地出炭炭穴頭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

成堆下以薪燕之烈焰熾然一日賈與成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項烏巾繫如阜勒帛狀雙帶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

護蘭童子

孟州路宣林未二十而娶未幾妻亡追悼不已鬱不自聊夜夢妻如平生說身後為護蘭童子住翡翠菴作詩記之云翡翠菴前花草香護蘭童子淡雲妝風緣還却三生債不道未歸人斷腸未歸人用死者為歸人生者為行人之義

王先生前知

東阿閻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學醇德嘗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年當喪明作舉子不濟辛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學之間即學祿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當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邊元恕所紀二事

國兵初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破驅壯士無榆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籍積屍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

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為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棒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空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內翰詩識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出花寂寞無多子辨與黃蜂寔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出花

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閻子秀筆記其事

山石飛墮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壘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為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吊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幙蔽空而過少頃開霽並山南原已移為北原矣孫通祥為文記之

近天興癸巳春秋後恒山公治軍鄧之五朵山置倉
聖朵岩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二萬餘斛矣有日寅
卯間人見西北有黑雲從空而過聲勢甚惡迤邐漸
及湖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後人奔視之元
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湖之間多倉崩
乃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平陰丞說

開：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靈寶會祭孤魂設醮州中程威儀
者當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收錄何緣得主醮程
因往東平受明威錄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雷師

者求代程至醮囑監軍董許之乃就用文牒上名銜
改程作雷醮後百餘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
入冥司云禮部聞之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
儀名字但壽二紀放之暫來今告世人再不許犯且
言門外追卒甚眾即當去矣言終而化泰安布衣張
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題
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益墨色光瑩而
紫予過中岩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墓松台因有

詩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見密崖為問松臺
千載鶴白雲何處不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即不就舉選臨終詩
云軀殼羈柙宅妻孥解迤恩雲山寂佳靈隨意著詩
魂擲筆而逝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無體胸廷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烏
銜小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幾子野擢上第

王生究報

定襄丘村王胡以陶瓦為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
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為尉司根捕急
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
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室中滿室
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
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燻九人死即携金貝還鄉
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
及興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為物所憑扶
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
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

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即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
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
辨許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錄超度或可
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
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兼微劉尊師說

仙猫

天壇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亦昇仙
而猫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聞
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為予言已
亥夏四月予自陽雲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

林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猫聲
向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
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風悟

戴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為部掾娶定襄趙氏生
德秀於中都生數月隣李媪見之潸然出涕人問之
媪曰老嫗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
凶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
瘡口痕宛然可以証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
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方言十三賦麗華引詩

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曾大雨後有
詩見示云醉夢蕭森蝶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虛檐
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葦先秋失殘暑湖
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未否為問韋家好弟兄
予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其非
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
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懼為內府所收秘之二十年無
知者太和末都城問貫道與文士輩請仙元章降笔

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汴京破
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為何人所秘願以
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
貫道以為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
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見焉東坡夢杜
子美自解八陣晉謂是書生習氣以此事觀非謬言

梁梅

壽陽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
巨濟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
梅為言者時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粧而至

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負美頗為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薰未晚乃以酒屬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裡真有壽陽粧之句為留數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

蚩尤城

華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闢姓故又謂之闢蚩尤城、芴闢氏尚多尔朱榮秀容人今定襄有尔都統者自言上世有賜田百頃至今以尔百頃家自奔管州有祭廟土人祈賽甚靈巢賊敗言滅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網者皆以平為氏子孫予有識之者貌與祕府所畫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第進士興定戊寅以叅知政事行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判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身事沈厚寗言人傳為異事德

升家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為之慟但說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游麟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蓋殺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寧府治中趙君家統袴間作詩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上獨衰哀亂鴉背斜陽去寒雁帶秋色來破屋無烟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親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无憂而戚

古人所忌王荆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真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人張居士于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歲禪坐靜室約其徒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凝然不動謂是已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與親舊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帟留偈云了脫幻緣復何幻我游戲大方從容自可擲筆而化登封張効景說此事

米元章心怪呪

未考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螿
蟲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
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
許之道人携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
濟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
無所歸明日往天壇入陽臺宮宮中人問此兒為道
人孥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當有仙分留為香
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無不驚異而乃送

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質謹厚有道者
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弥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
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為名言



本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
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
不敢以生理累之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
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嶽集三卷子好問家知名好
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
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大行渡大河為
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
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
為南陽令天興中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

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
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
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扶幽
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
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
畫題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
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
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
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
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

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予抄北地素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謄此傳附于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識

傳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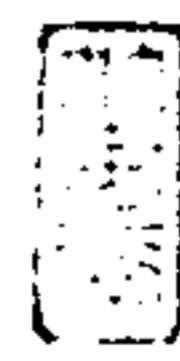
續夷堅志 本傳 附年譜畧

遺山先生年譜畧		庚戌一歲	辛亥二歲	壬子三歲	癸丑四歲
章宗明昌元年					始讀書
甲寅五歲	乙卯六歲	丙辰七歲	丁巳八歲		
		宋安元年			
戊午九歲	己未十歲	庚申十一歲	辛酉十二歲		
		殺父真州	泰和元年		
壬戌十三歲	癸亥十四歲	甲子十五歲	乙丑十六歲		
	從父陵川		赴試并州		
丙寅十七歲	丁卯十八歲	戊辰十九歲	己巳二十歲		
		章宗崩	衛紹王大安元年		
		學於郝天挺			
庚午廿一歲	辛未廿二歲	壬申廿三歲	癸酉廿四歲		
父龍城君卒			改元至寧八月紹		
歸里			王被弒九月昇王		
			立是為宣宗改貞		
			祐元年		

甲戌 廿五歲 金徒都汴	乙亥 廿六歲	丙子 廿七歲 避亂嵩山	丁丑 廿八歲 政元異定 輯錦樓
戊寅 廿九歲 已卯 三十歲 金蒸汴京程城	庚辰 三十一歲	辛巳 三十一歲 登進士第	
壬午 三十三歲 改元元光	癸未 三十四歲 宣宗崩子守緒立 是為哀宗	甲申 三十五歲 乙酉 三十六歲 在史館	
丙戌 三十七歲	丁亥 三十八歲 官內鄉	戊子 三十九歲 羅內鄉	己丑 四十歲 蒙古太宗元年 官鎮平
庚寅 四十一歲	辛卯 四十二歲 官南陽	壬辰 四十三歲 正月改元開興四月改 天興十二月蒙古兵圍 汴京宗出奔河北 著壬辰雜編 輯中州集	癸巳 四十四歲 崔立作亂立衛王于從 格為梁王以城降蒙古
甲午 四十五歲 蒙古太宗六年宗理宗 端平元年哀宗傳 仁于承麟自任于幽 蘭新承麟為亂兵 野牧金正	乙未 四十六歲 次濟南	丙申 四十七歲 著南冠錄	丁酉 四十八歲 自大名還太原

戊戌 四十九歲	己亥 五十歲	庚子 五十一歲	辛丑 五十二歲
壬寅 五十三歲 著集驗方	癸卯 五十四歲	甲辰 五十五歲 至格西	乙巳 五十六歲 赴東平過天石
丙午 五十七歲 蒙古定宗元年	丁未 五十八歲	戊申 五十九歲 遇寧哥	己酉 六十歲
庚戌 六十一歲 還鎮州七月 通順天	辛亥 六十二歲 赴太原	壬子 六十三歲	癸丑 六十四歲 客燕中
甲寅 六十五歲 出鎮陽	乙卯 六十六歲 踰沙梁	丙辰 六十七歲	丁巳 六十八歲 宗理宗寶祐五年 九月先生卒於 獲鹿
戊午	己未	庚申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 世祖早聞先生名至 此將大用而己年三 年矣	

四庫附存欽定四庫全書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第三卷中關
 齊鬼對夢游番陽傳二篇殆傳寫佚之此為宜德間刻
 本而久獨全可珍也按浙江採遺書目此書作二卷刊本當
 時館臣不知何取兩淮進本豈浙進本亦有所關耶抑亦
 淮採進在先耶 同治甲戌嘉平上日丁竹舟記於竹書堂



上卷	續宋丞相文文山傳	宋進士袁鑑忠義傳
	蜀三忠傳	何遜傳
	王峯趙先生傳	張繡衣陰德傳
	孫鴻臚傳	趙氏伯仲義傳
	愚莊先生傳	新繁胡大尹傳
	覺壽居士傳	
中卷	三賢傳	薛叟姬傳
	鐵面先生傳	續東隱事記傳
	蓬萊先生傳	
下卷	青城隱者記	兩數記
	丹景報應錄	木然記
	繁邑古祠對	泉記
	齊鬼對	嘉慶番陽傳
畢集目錄終		

天地重胸咫尺不辨城門... 文丞相好男子不流為... 時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 生本偉觀者無不駭異... 下殺文丞相所致也... 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謚厚爵庶可解其幽明之恨... 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令舍樞密院事王積翁書

宋進士表... 進士表... 忠臣義士... 公之死... 宋進士表... 進士表... 忠臣義士... 公之死... 宋進士表... 進士表... 忠臣義士... 公之死...

公至執手謂曰。今元兵入寇。游騎已及西山。公膽暑過人。盡往視其軍。我率精銳隨至。幸而獲退。一郡生靈之福也。公毅然許行。乃單騎。數卒而往。果與元兵遇。元將呼曰。彼來何人。欲血降耶。公厲聲曰。吾進士表天與也。爾曹出兵無名。徒恃其戎馬之衆。古人稱利人土地。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必敗。爾虜罔知仁義。肆其殘暴。蹂踐我郡邑。肉我良民不道之極矣。我宋垂統三伯餘年。列聖在天之靈。豈無報。今忠臣義士。嗚呼奮志者。不知幾千萬人。勤王之師。且女皆至。曹匹馬無歸矣。言訖。敵人大至。公遂被執。元將以此公拜。正。公曰。此勝不可。元與今日有死而已。豈可在身。於大軍之。而水。苟活耶。言訖。明日。端坐。敵人大怒。積薪焚之。公辭氣愈厲。罵不絕口。既而烟焰大作。公恨怒之聲。有如震雷。敵人大驚。訝皆向大。再拜曰。進士。公也。吾輩愚。無知。悞公命矣。亦有舉酒拜酌者。孟博竟不出。乃以城降。是日。值清明節。舉家拜掃。先壙。泛舟而回。公被。沈。退乃還。其妻刺其腹。復投於大水。獲免。中。義。僕。朱。善。後。而。出。之。有。於家。撫。事。甚。謹。凡。十。有。餘。年。澤。民。乃。克。成。立。亦。以。才。行。為。當。時。所。敬。慕。四。世。孫。柳。莊。先。生。諱。珙。字。廷。玉。際。遇。天。朝。隆。盛。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累。荷。聖。恩。始。終。榮。顯。永。樂。庚。寅。冬。壽。終。於。家。計。聞。上。深。為。悼。惜。加。贈。少。卿。遣。中。貴。官。祭。于。家。勅。太。子。少。師。姚。公。廣。孝。撰。誌。銘。勅。諡。貞。砥。傳。於。千。古。生。榮。死。哀。無。以。尚。矣。賢。嗣。忠。激。以。文。學。奮。身。累。官。至。尚。寶。司。少。子。孫。振。振。皆。聰。明。儒。雅。一。門。衣。冠。詩。泣。之。感。亘。古。永。承。蓋。亦。鮮。矣。豈。非。進。士。公。忠。烈。餘。慶。而。致。歟。

公至執手謂曰。今元兵入寇。游騎已及西山。公膽暑過人。盡往視其軍。我率精銳隨至。幸而獲退。一郡生靈之福也。公毅然許行。乃單騎。數卒而往。果與元兵遇。元將呼曰。彼來何人。欲血降耶。公厲聲曰。吾進士表天與也。爾曹出兵無名。徒恃其戎馬之衆。古人稱利人土地。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必敗。爾虜罔知仁義。肆其殘暴。蹂踐我郡邑。肉我良民不道之極矣。我宋垂統三伯餘年。列聖在天之靈。豈無報。今忠臣義士。嗚呼奮志者。不知幾千萬人。勤王之師。且女皆至。曹匹馬無歸矣。言訖。敵人大至。公遂被執。元將以此公拜。正。公曰。此勝不可。元與今日有死而已。豈可在身。於大軍之。而水。苟活耶。言訖。明日。端坐。敵人大怒。積薪焚之。公辭氣愈厲。罵不絕口。既而烟焰大作。公恨怒之聲。有如震雷。敵人大驚。訝皆向大。再拜曰。進士。公也。吾輩愚。無知。悞公命矣。亦有舉酒拜酌者。孟博竟不出。乃以城降。是日。值清明節。舉家拜掃。先壙。泛舟而回。公被。沈。退乃還。其妻刺其腹。復投於大水。獲免。中。義。僕。朱。善。後。而。出。之。有。於家。撫。事。甚。謹。凡。十。有。餘。年。澤。民。乃。克。成。立。亦。以。才。行。為。當。時。所。敬。慕。四。世。孫。柳。莊。先。生。諱。珙。字。廷。玉。際。遇。天。朝。隆。盛。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累。荷。聖。恩。始。終。榮。顯。永。樂。庚。寅。冬。壽。終。於。家。計。聞。上。深。為。悼。惜。加。贈。少。卿。遣。中。貴。官。祭。于。家。勅。太。子。少。師。姚。公。廣。孝。撰。誌。銘。勅。諡。貞。砥。傳。於。千。古。生。榮。死。哀。無。以。尚。矣。賢。嗣。忠。激。以。文。學。奮。身。累。官。至。尚。寶。司。少。子。孫。振。振。皆。聰。明。儒。雅。一。門。衣。冠。詩。泣。之。感。亘。古。永。承。蓋。亦。鮮。矣。豈。非。進。士。公。忠。烈。餘。慶。而。致。歟。

德化淵源播益州十年保障一朝僕姑媿媿情
有亡身時已周死可流芳猶足壽壽至而遺臭不勝羞
天雖遠其靈在漢西風恨未收

群法九鳥合競紛爭噬手與師誓刑平勝負無常天不慈
英雄云喪事難成分符雖受辱城任獨木難支大厦傾
千古忠臣良史傳定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右挽完者節右於於

道生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維婦人小子皆知其理之當然也
聖人知夫命之不常惡人倫之或發故作春秋明禮義以諸後
世所以崇節義而扶世道也為人臣子不幸非常之變在朝

昔死官守土者死於土治軍旅者死於行陣奉使宣命者死
於道途皆其所也故延得其兩則兩欲有甚於生者焉馬期
之三忠慷慨不屈臨斯守義視死如歸誠可謂烈丈夫矣其英魂
義魄至今與岷峨相為輝映千萬載不磨其美嗚呼偉哉嗚呼
偉哉

何忠節傳

公諱忠字廷臣世為江陵著姓厥考敷主其隱德弗耀日以詩書
義方訓其子孫公齒風時晚敏有志既長遊郡庠潛心經史
兵賦者未嘗畧有少怠由是德業日新文學益進眾求其
士第拜監察御史諫言五色有古賢之風尋遷日南守
以忠節傳又夫民信服洪熙初黎賊餘孽烏合亂於
南國交趾之賊公請諸鎮諸公曰今賊勢猖獗

天京六軍之未殄此醜夷如素山望郊耳諸鎮者三食日城中
文武諸官才智膽畧皆無出於是下右者今茲請救非足下不
可也公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其姓者夜出城步走二百餘
里被賊伏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公謂張
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相公何以處我公曰爾姑從
賊營屈於賊賊必不殺汝脫遇賊間即道歸語諸公知之吾者
與爾共屈此賊則奪
大朝衣冠萬世耻矣尔若同吾不屈徒碎身於賊手共為無名
之鬼矣乃口占一律曰
萬里遙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白

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胡亥魂
不逐西風散頌共天戈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
詩畢謂張曰尔記此詩為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此何知州我聞其名又矣乃運公上座具酒肴以禮待之舉酒
酌公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富貴之樂公大怒曰公言曰
驛狗奴是何言也曩者尔黎賊免最慘逆賊無辜殺我
聖朝伐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鎮自是爾黎賊免最慘逆賊無辜
學校撫教尔邦夷民俾尔等安其家其何事爾等之
夫網常之理重其舊俗為吾華夏之民一視同仁
矣尔曹不思報効

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至爾曹皆如蓬粉奈何
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慈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血盈頭賊象大呼而進公遂遇害

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諡曰忠節

所以勸而不忠者知所以愧萬一有補於世教也仍以酒饌

嗚呼蒼天胡賦公以忠厚之德而不假公以期頤之年胡

里之健弗獲馳霜蹄於崑崙之遠鵬鴞奮九霄之志弗獲

舉鳳閣於雲漢之遠才公之忠貞烈烈於天

折脣長太息也雖然死生有數係於天而不可以力為富

貴有命高於時而不可以智取惟能盡吾臣子之道竭吾報

烈士同載名於天地之間其為榮也莫大矣父烏誇夫壽

之遐夫位之崇果功名之成敗也哉嗚呼何公

如利器之解盤根剛健若中流砥柱而不沒以

論名重播紳其受民社之寄也豈第善政也

惜乎天不假年玉樹摧頽遺詩傳於千古

愈感念之愈明故為文以寫靈襟之磊落而舒英雄之氣

於蒼冥嗚呼哀哉尚享

王峯楚先生傳

先生諱善瑛字廷璋八歲能詩動止威儀如老成人鄉人稱為

院山長辭不就至正庚子遭天下亂盜賊蜂起蜀中大荒斗米

直銀百兩加以瘧疫民死什八九緝父子兄弟亦相顧先生

以醫道感行願有所畜乃收其宗族故人之孤寡者養之皆得

全活故人戴仲章流涕而泣族也遭疫疫死殆盡厥味實感大有

生曰妾家不幸喪亡遺時鐵體身無所依苟非仁兄念亡兄同

之故女兄與吾同門義雖朋友恩若兄弟爾即吾之妹也今既

以兄呼我豈有兄妹為夫婦乎女且珍重厥躬候時頗豐和

其良配不負女之意也感感愧而謝明年辛丑時果熟先生以

其母老子幼躬至江陵訪其家還之荆人咸驚歎有古賢之

不欲使何人襲其明也... 夫天倫之道已定矣...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其標也亦適於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此時還樽前每嘆襟懷壯... 夫天倫誰敢易早希承...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明感知二子讓繼不定...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豈有違父命而天倫者乎...

其家而不隱簡而不... 一時學者皆矜... 洪武... 士第擢大行人奉使... 安南諸國威儀... 辭可象可... 則其德事也... 未樂... 初... 河... 許州... 事... 尋... 台... 左... 春坊... 司... 直... 郎... 未... 幾... 朝... 廷... 選... 廷... 臣... 重... 厚... 堪... 任... 守... 牧... 石... 陞... 漢... 陽... 府... 別... 駕... 志... 操... 益... 堅... 惟... 以... 意... 和... 簡... 靜... 為... 治... 民... 卒... 從... 化... 宜... 德... 紀... 元... 以... 纂... 脩... 以... 之... 言... 後... 踴... 為... 帝... 冠... 冠... 其... 身... 例... 富... 進... 級... 先... 生... 喟... 然... 嘆... 曰... 四... 時... 之... 功... 者... 夫... 矧... 吾... 年... 逾... 耳... 頹... 矣... 德... 日... 迫... 朝... 為... 更... 鳴... 漏... 盡... 而... 不... 知... 止... 也... 遂... 上... 章... 力... 辭... 致... 政... 既... 得... 謝... 事... 而... 還... 下... 榻... 即... 官... 湖... 側... 暇... 則... 摘... 祥... 山... 水... 間... 賦... 詩... 以... 文... 以... 自... 適... 太... 守... 新... 安... 王... 公... 偕... 同... 寅... 諸... 君... 子... 司... 相... 親... 與... 講... 論... 性... 命... 道... 德... 之... 學... 已... 怡... 人... 之... 道... 或... 至... 夜... 分... 而... 寢...

先生厭蹄輪... 乃... 擇... 精... 川... 山... 之... 處... 置... 別... 墅... 以... 居... 之... 客... 有... 問... 之... 曰... 子... 生... 文... 獻... 之... 邦... 負... 盛... 名... 之... 貴... 貴... 之... 時... 胡... 為... 一... 旦... 歸... 方... 岳... 之... 史... 館... 方... 富... 進... 階... 而... 上... 立... 勳... 名... 貴... 貴... 之... 時... 胡... 為... 一... 旦... 歸... 方... 岳... 之... 貴... 履... 身... 於... 蘆... 汀... 柳... 岸... 之... 間... 與... 漁... 樵... 往... 來... 甘... 於... 澹... 泊... 果... 何... 樂... 歟... 先... 生... 曰... 此... 吾... 怡... 老... 之... 處... 書... 如... 是... 也... 且... 夫... 功... 名... 富... 貴... 人... 競... 無... 是... 心... 焉... 在... 乎... 遂... 其... 志... 而... 已... 苟... 弗... 遂... 進... 退... 之... 機... 豈... 為... 明... 哲... 也... 哉... 是... 故... 好... 名... 而... 不... 知... 止... 者... 其... 名... 必... 壞... 好... 利... 而... 不... 知... 止... 者... 其... 利... 必... 失... 慕... 名... 者... 辱... 失... 利... 者... 匱... 功... 成... 名... 遂... 身... 退... 天... 之... 道... 也... 矧... 吾... 歷... 仕... 四... 朝... 駢... 登... 中... 外... 十... 餘... 載... 是... 心... 半... 天... 下... 盤... 吾... 之... 志... 盡... 吾... 之... 職... 行... 吾... 之... 道... 不... 負... 吾... 勿... 學... 壯... 行... 之... 志... 矣... 今... 時... 聖... 朝... 優... 老... 之... 恩... 謝... 事... 投... 閑... 宜... 守... 吾... 之... 分... 行... 吾... 之... 素... 放... 情... 泉... 石... 嘯... 傲... 烟... 霞... 以... 窮... 夫... 暮... 景... 之... 樂... 又... 何... 必... 往... 來... 城... 市... 與... 碌... 碌... 者... 相... 逐...

新繁大尹胡侯... 名壽安... 字克仁... 世家新安... 相傳安定先生之後... 也... 洪武庚辰... 領... 薦... 鄉... 闈... 入... 成... 以... 歷... 事... 天... 曹... 筮... 仕... 河... 南... 信... 陽... 令... 大... 著... 能... 聲... 華... 調... 宰... 真... 定... 之... 後... 鹿... 政... 務... 益... 著... 未... 及... 再... 督... 丁... 內... 艱... 未... 崇... 甲... 午... 冬... 服... 闋... 復... 宰... 新... 繁... 視... 篆... 之... 初... 嘗... 謂... 民... 亦... 事... 有... 不... 便... 於... 民... 者... 輒... 罷... 之... 有... 益... 於... 民... 者... 皆... 舉... 而... 行... 之... 每... 歲... 春... 初... 自... 巡... 視... 鄉... 村... 勸... 民... 播... 種... 遇... 見... 田... 畝... 之... 有... 荒... 蕪... 或... 垣... 石... 之... 摧... 壞... 者... 乃... 詢... 其... 窘... 乏... 之... 由... 以... 捐... 俸... 以... 資... 給... 常... 以... 古... 靈... 先生... 教... 民... 之... 言... 諭... 鄉... 耆... 里... 甲... 俾... 知... 親... 善... 安... 分... 之... 道... 率... 皆... 從... 化... 侯... 性... 清... 澹... 不... 樂... 奢... 靡... 在... 官... 惟... 食... 衣... 食... 如... 布... 士... 嘗... 賦... 一... 紙... 帳... 自... 題... 句... 云... 紫... 絲... 步... 幃... 最... 奢... 華... 似... 雪... 眠... 雲... 自... 一... 家... 雪... 又... 不... 寒... 雲... 又... 暖... 淡... 詩... 清... 夢... 到... 梅... 花... 風... 塵... 度... 之... 清... 是... 可... 見... 其... 志... 也... 未... 幾... 月... 不... 雨... 田... 疇... 龜... 裂... 侯... 侯... 存...

公之誠旨能致也。嘗於後園... 志不令好大嚼以養... 今之常事也。子今隻身之官... 夫吾輩昔在賢閣... 不欲砥礪名節... 改色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 矧乎婦人小子之輩... 以盡其心... 非獨遺臭於後... 身也。今故鄉有先人所遺... 是以供饗... 邑故令魯其姓者... 計常慕依之才... 色之妍... 今若娶此失節之婦... 地而盡矣...

一馬欲售為程途費馬忽為命醫... 事已死我至家安得復生... 子未嘗取我民半錢... 耕鑿獲遂養生送死之道... 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 不可負宰公之恩... 日吉則完交毋假我歸也... 陳某者亦可謂知義之士... 為侯所敬乃以布帛數端... 取蘆葦一枚... 今存焉

覺壽居士傳

居士表姓字覺壽... 資貌奇古... 君恂恂未嘗以聲利為念... 心領神會... 行高人所遺也... 拜謝欲分半以相酬... 利吾安用哉... 而為蜂蟻之類...

或有問曰：諸佛出世，皆以說法利生。諸經藏何下千萬之
言，開悟後學，顯揚宗旨。今居士然坐如偶人，果何意乎？居士答
曰：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在心源之間，何用語言而辨也。昔者
我佛如來，未嘗言亦未嘗不言。今我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
隱顯，法無定體。豈在語嘿乎？問者作禮而退，嘆曰：居士得達摩
之旨矣。厥後廣福、益井、枯竭、寬大，禮請懇祈。居士跣跡於井側，
三日。醜泉湧出，如故。當秋成之時，躬詣富室，化其未救，以濟貧
急之人。間有競訟者，則不憚遠近，為之解紛。鄉里有疾厄者，不
擇疏戚貧賤，而往救濟。遐邇之人，被其德者，不可枚舉。求樂甲
午春，遂寧數月不雨，田畝乾枯，民皆憂恚。居士嘆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今時雨弗降，穀無所收，民其迫矣。借使民饑而
死，吾何安坐以視其患。斯豈仁者之心乎？當洗心竭誠，惟天是
禱。或者有所副歟。於是消紫登廣福山，設壇祈禱，不食一十四
日。天果大雨，溪壑皆泛。成都東郭有張姓者，商遊於廣福。居
士見而謂曰：子宜亟歸，不可久滯於此。張問其故。居士曰：子至
家則自知矣。明日，張行。居士錢於溪梁，謂張曰：人生兩雨，如
雲氣積於山林耳。或去或來，理無一定。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豈
必有壞所不壞者。一靈真性而已。子於臨時，勿思勿想，勿怖勿
憂。定性而行，必登正道。言既長，揖而別。張不解其說。至家旬日，
果以病卒。時人皆以居士慧目先見也。居士嘗語人曰：吾年八
十，惟持禁戒不離。根不換諸塵，不作諸業。去來無礙，生死無
礙。吾至明年則茶毗。此幻身矣。求樂乙亥秋，積薪於廣福山，造
塔。故人極越告以離世之日，至期，鄉民皆會。居士跣跡高座，告

大衆曰：法界性空，本來無物。一切諸佛，善惡因緣，轉運生死，皆
在此心。若迷感不悟，用心執著，即是遮蔽自己光明。云何解悟
若能透徹三昧，無相無形，無染無著，脫洒洒在於虛空，一塵不
染。一毫不起，如水晶鏡，長夜洞明。如摩尼珠，內外光耀。如舍利
子，始終不壞。縱有所著，皆如雲霧，虛假之真靈自然常存。雖然不
動，淨如蓮花。皎如明月，絲毫不得。汝等徒以土木粧繪，金碧長
說禮拜，口中喃喃，心中忽忽，以此為修。欲求成道，何異蒸沙為
飯，煮泥作羹。畢竟難得。若求正法，只求自心。自心既明，萬法歸
一。仍有漏十首，重為演說。汝等若能悟此，即登正覺。偈曰：
萬法從來在性中，徧周沙界廣無窮。一拳打盡塵勞事，
海須彌總一空。
跳光光景急如梭，長笑輪師伎倆多。何的撞開宗祖路，便
將天棒打彌陀。
無頭無尾又無名，識破全無半兩輕。撒下幻泡從我去，青
天白日自分明。
笑他一具臭皮囊，晝夜揮思坐木床。我是誰來誰是我，清
風明月自堂堂。
釋迦老子說多般，說了和他入涅槃。惟有常存真寶義，此
兒放出海來寬。
修福還從修道求，方知明鏡本非臺。空空更有真空處，不
看人間半點埃。
世尊法海在靈山，十萬八千道路難。只把心願存得正，
方便莊嚴在法門。
三衣百衲在靈山，此影無形莫可尋。打破迷途開眼目，
方知法海在靈山。

大戒定不為香

般若波羅鎮日看淨如畫餅要供養但知不二門中理琴瑟無絃亦可彈

飯僧造寺有何功都在如如一念中悟得自家明了奧經聲佛號耳邊風

宣揚畢呼行童舉火焚薪齊身欲赴鄉民老雜惡挽其衣告曰

居士欲棄塵寰而歸淨土是惟度一已而已直再留數年宣演

佛法開悟愚迷俾人人明心見性則是度千百之眾也果若當

其示寂吾情為敢強留以悟歸元之遺言既奪其短錄之亦有

竊其新去者居士笑曰是吾塵緣未盡也如來之言無願不從

若吾拒之是失如來之心印也遂攝衣而退仍於廣福齋行本

效顰集上卷

效顰集上卷

三賢傳

漢國府知府新安王靜 訂正編梓 漢陽縣儒學教諭南平趙弼 編撰

山東孔允字可信僑居於蜀相知書史一日因商販至左綿早
行甚久道路偏僻無旅舍假效行至日暮未嘗見一往來者可
信飢疲至甚與其僕二人憇於道側松陰下忽一羽衣者杖
藜而來可信問曰此間有旅舍乎叟笑曰此林藪中安有旅舍
可信曰然則吾將何宿叟曰吾之醉處去此不遠亦可少駐從
者如不見鄙幸為標駕一禽遂與之同行數里又入一小徑乃
有茆屋三間四壁蕭然床榻俱無可信席地而坐因告叟曰僕

餒甚矣敢求一飯叟許諾入室少焉捧白飯一盂肉雖腥而
出可信大喜過望食畢問曰敢問丈人尊姓字叟笑曰山林野
老豈有姓字又問曰今誰人叟曰家室尚無焉有字也因談
山林出產之物既而復言歷代隱居高潔之士聽其議論豈
不倦須臾至晚童子數人秉燭從外而入謂叟曰三賢至矣叟
遽起迎之可信避則室窺之少焉三賢携手談笑而入一人紫
袍金帶安貌清偉一人丰姿剛雅緋衣幘頭一人髯鬚皓髮深
衣儒冠從者數人羅列左右侍立甚肅可信始知自念深山之
中焉有此金紫之人是必神仙也乃趨出迎拜紫衣幘帽可信曰
此何人叟未及答可信跪而告曰僕山東布衣寓居綿里因商
販於左綿迷其故途無所止宿荷老丈見憐憫於此獲覩神
光霽不勝欣幸三人皆笑曰是亦有緣者天與之謂可信曰子

三賢耶紫袍者司馬公長卿也劍袍者王公子淵也深衣者揚公子雲也生大駭皆拜禮畢於是設席於地三賢坐於上更與可信東西相對而坐童子設酒肴蔬果於前品類精美非人間所有酒行數言更舉觴而唱曰今日之會皆衣冠也不可只作凡語請各結一得自言其志須用一難字為韻詩不成者則以三韻游之長卿先吟曰

題柱昇仙墨未乾歸來駟馬簇金鞍
嘔言慷慨已夷服作賦臨邛事綠綺橫來膝上彈

次子淵吟曰
笑揮五色玉琅玕披露胸中一寸丹
聖主治隆良未易賢臣輔道亦為難
馳芳譽金馬何年設祭壇惟有

舊時雙劍在龍光夜與斗牛寒
防分自安漢成累聘到金鑿
承明特詔心終赤天

次子雲吟曰
笑評生於世只把甘泉四試看
大羽交老更吟曰

信然遊於吟作沉思久之夫成雙謂曰但能誦舊作亦可何必刻意苦思而撰新詩可信因記馬前題墨池懷古一律即吟曰
淋漓玄香筆未乾草玄成葉字將漫
豈期寂寞終投閣却

恨模稜不供官刊論美新生可憫無心辨濁死何難紫閣書法真良史地下聞之膽亦寒
揚雄洗墨池在

諸公聞之皆相顧大笑惜子雲傲然不懼目長卿怒曰是皆爾曹茂裂陰假彼而譏我也長卿曰吾輩與此生素昧平生今宵解后於此獨吟是詩不知何人所作按可歸咎於我可信見二公失和避席告曰僕榜擢之材早失邯鄲之步今聞四公佳什強欲效顰縹緲奈縹緲之材不足以為垂紳之用竊謂馬伯章之作以塞責不意見怒於大賢也子雲怒曰何物老馬亦敢爾長卿曰伯章可謂有董狐之遺筆矣子雲愈怒攖袂厲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今者許人之短子獨無過舉乎長卿笑曰吾亦衣西行題昇仙橋柱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奉使迎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嘗著紫虛賦武帝

城中第三

讀而善之揚得意焉吾召見於建章宮吾奏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連今士林孰不景慕之吾行止若此有何愧哉子雲曰子與臨叩令王吉宴於富人卓王孫家以綠綺琴彈鳳求凰歌以挑其女遂與夜奔豈非刀裁之事乎既至成都家徒四壁乃為文園令貪文君之色以成府君德而始豈智者之事乎為事若此烏得無怨長卿笑曰吾亦嘗聞人之大倫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文君以知音而嫁我我亦以音而娶之夫婦之道古今之常奚足怪焉會子散髮於長安長卿亦散髮於此至今以為賢吾沽酒滌器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胡為耻馬伯章子雲河高第三十而亡豈德行不足而致是歟由夫命數之有定也子所言誠小節之末至夫失節之大者則吾無愧也請聞子之

和色温言而之而已來皆曰誦聖日率刑而行也二十餘日乃
連鐘離公曰此去金陵近矣父居舟中俾人情思轉轉波曾等
舟由瓜步維揚而來吾與江居數子自陸路而去訪漢傑莊更
改宅聊以誌吾懷抱也於是拾舟登輿而進行五十餘里告
曰今日中矣此有官舍可以止宿公笑曰嚮者叮囑爾勿令
人知我今若宿驛正猶掩耳盜鈴也前尋村居之僻靜者吾將
急焉促德夫又行十里許乃至一村竹籬茅屋幾處蓋掩公
曰於此可宿矣江居言於主人曰某等遊宦者假館舍一室
一老叟扶筇而出言曰官人不鄙荒陬幸少息養者乃延公入
宅坐焉公視壁壁間有大書律詩二首云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既言變宜為法當
效併周輔治平排逐舊臣看嫩地僅為新法悞蒼生翻思

安樂窩中老先識天機林宇聲

文章謾說自天成曲學倍邪識者輕難辨真偽外道誤
食魚餌豈真情老叟已遂生前志固執空名自見
亡兒陰受格始知天理報分明

公閱畢憮然不憚謂叟曰此詩何人所作叟曰此書之
不知其姓名也公悅首自思辨鴉刑食魚餌二事人皆有知者
惟亡兒陰受格事吾妻尚不知胡為書之於此蓋老叟死後公
嘗見秀倚巨校如重囚悲哀求救故此詩言之甚傷公心因問
叟曰老丈年幾何叟曰吾年八矣矣矣令嗣幾人叟泣曰四子俱亡與老妻
獨居於此公曰四子何為皆亡叟曰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
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吾幸年老苟若少壯死亦必矣
公曰何為而若是耶叟曰官人視壁間詩當知矣自朝廷用王

安石為相變易祖宗舊章以黜為愚引用成裂小人此卒
青苗法以虛吾農繼立保甲助後傷為均勸等法紛紜不一使
者日迫于官吏卒噉號於門民苦箠掠膏血窮民于死地
日以數十吾村百有餘家今存者止八九家矣吾家男
有六公存者止四矣言既悲不自勝公亦為之改容憐曰
所以使爾民何為如此叟曰非便民寔為民害也且以保甲上
番法言之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所夕供送雖曰五
一教其為保正者日聚于場得賂則釋之否則拘之以致農
時皆廢多由凍餒而死言既問公曰王安石今何在公曰見
相于朝輔弼天子叟唾地大罵曰此等姦邪尚不誅夷猶為相
乎朝廷矣為不相韓富司馬范趙諸君子而猶用此小人乎左
右胥視皆失色江居叱叟曰老人不可亂言此語聞於王丞相

獲罪非輕也叟矍然而怒曰吾年幾九十矣畏死哉若見此姦
臣必手刃刺其心而食之雖罪真鼎鑊亦無憾矣吏卒皆吐舌
嗚呼固知所為公容色大變掖夜而起謂江居曰日色尚早可
同行數程乃與叟別叟笑曰老拙言王安石何預官人事而乃
遂去此乎公俛首不答登輿急去又及十餘里至一村莊門外
那屋數間公曰姑宿于此乃命江居言於主人一老嫗辨衣蓬
首質質而出指草舍曰此中潔淨可宿公降輿入室視總間亦
有詩二律云
初知鄧邑未陸時偽行虛名眾所推蘇老辨姦先有
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輕浮起禍基敢恨
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安石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
生已沛名銜氣豪死猶虛偽惑兒曹既無好語遺吳國却

有評解誦葉澗四對逃亡空白屋千年嘆恨說

過此如親見一夜愁添鬢雪毛

公閱之大不樂因自念曰彼叟村中題之如此此

如此其後律次聯尤不解其意言吳國者非吾妻

吾友字欲去天色已暮乃磬折凭牕而坐其愁容

借二婢携茶食至門外馮於木器中呼其豕曰

來食也一婢呼鷄曰王安石食也江居與左右僅

僕皆大驚訝公愈不樂王安石曰老媪為呼豕鷄

曰官人不知耶王安石今之丞相也自彼執政以

法以擾民妻家婦女三人亦出免役助役等錢錢

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蚤未成眠已假客之絲錢

已貸客之布錢矣桑麻未成眠已假客之絲錢矣

保旦暮而來做迫役錢或煮食之或生取之第得

此間民庶咸呼大豕鷄鳴為王安石若欲疑其人

聞而色如土江居此地遲退公長吁嘆曰嗚呼吾

焉知民怨恨若此乃知衣履臥不能成寐拊膺頓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熙熙樂樂太平白服無端

紛變亂拂人情李承之以安石服多白似王敦

高談道德口懸河變法詎知有許多他日命

非此責奈若何

公閱畢絕然曰何物狂夫謗吾若此傍一老卒應

事有此詩處處皆有題也公怒曰斯言何為而作

石亦新法以苦民所以民恨於骨髓近聞安石辭

必以此語亦有村氓數百持白梃伺其來公曰

其事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其善何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慮為善

莫大於殺... 欺誑... 引二十... 勢... 呼... 官... 刑... 披... 判... 高... 則... 公... 西... 臣... 臣... 臣...

判曰：通外戚者宜謙退以保身。為寺人者當勤而...

苟為非分必亂家邦。若許史恃威以放恣其...

宮闈而越分。欺狂仁德之主。潛謀忠義之臣。雖陽世...

刑誅於陰。墮項業。罪為之妾。為之奴。定年數以相償...

披髮受笞。滿德心而完備。依斯照應。呈大施行。

判畢呼曰：蕭太傅。女生於某處。某官家。生為嫡家。長...

高弘恭。生某家為女子。後皆與汝為妾。三十年後。件...

則捶死。弘恭則殺之。京房。周堪。張猛。陳咸。朱雲。蘇建。等皆生於...

公卿家為子。仍為友契。不願生於其處。為羊豕。十...

西相會宴。屠而食之。判畢。叱獄卒縛索而去。又一吏引十...

人至前。落曰：此王商。王章。馮野王。鄭崇。王嘉。董...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圍陷。或傷死獄中。或區如而斃。惟...

賢子... 之... 百... 判曰：乾坤定... 既... 心... 情...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判曰：乾坤定... 既... 心... 情...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既... 心... 情...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心... 情...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情...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之...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等...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陋...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歷...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柄...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帝...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王...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女...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賢...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古... 不... 飛... 走... 起... 辜...

不... 飛... 走... 起... 辜...

飛... 走... 起... 辜...

走... 起... 辜...

起... 辜...

辜...

辜...

辜...

辜...

辜...

辜...

辜...

胡生名迪性志周慎涉獵經書好善惡惡出於天性

一日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感懷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坡

蘇東坡不覺勃然大怒三湧如山擲書於地拍案高吟曰

長勝邪臣長舌妻蘇東坡不覺勃然大怒三湧如山擲書於地拍案高吟曰

長勝邪臣長舌妻天曹默然緣無報地府冥冥其

天曹默然緣無報地府冥冥其胡生若得謝羅傲則此輩回萬劫皮

胡吟數遍已而旋寢俄見皂衣二人空前揖曰聞君命僕等知

君宜速行生尚醉不知問君為誰問曰聞君何人吾素昧平生

今而見召何也皂衣笑曰君至則知不勞詳問強挽生行及十

餘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之時前有城郭而居人亦

稠密往來貿易者如市廛之狀既而入城則有殿宇嵯峨朱門

高敞題曰禮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皂衣者令人為伴一人

入白之少焉出曰聞君召子生大駭愕問所以乃趨入門殿

上王者素衣冕旒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

綠袍皂履高幘廣帶各執文簿墀下侍立五十餘衆有牛首馬

面長豕朱髮者狎狎可畏生稽顙墀下王問曰子胡迪耶生曰

王怒曰子為儒流讀書習禮何為怨天怒地謗鬼神乎生

答曰賤子後進之流蚤習先賢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備身

未嘗敢怨天尤人而乃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則天曹默然緣

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為之耶生方悟為怨秦檜之作

再拜謝曰賤子酒酣固能恃性偶讀忠臣之傳致吟忿憾之詩

願望神若特垂寬宥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狀讓曰尔好掉筆

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再四援筆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無生而無死陰陽既判方有鬼以有神

為秦門傳因果之經知地獄設輪迴之報善者福而惡者

禍理所當然直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謬矣蓋賢愚之異類

若幽顯之殊途是乎不得其平則鳴匪沽名而弔譽故忘

非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招愆出於自然本乎天性切念

某幼讀父書蚤有功名之志長承師訓漸無經緯之才非

惟弄月管之毫擬欲插天門之翼每夙興而夜寐常窮理

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再四援筆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無生而無死陰陽既判方有鬼以有神

為秦門傳因果之經知地獄設輪迴之報善者福而惡者

禍理所當然直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謬矣蓋賢愚之異類

若幽顯之殊途是乎不得其平則鳴匪沽名而弔譽故忘

非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招愆出於自然本乎天性切念

某幼讀父書蚤有功名之志長承師訓漸無經緯之才非

惟弄月管之毫擬欲插天門之翼每夙興而夜寐常窮理

以備身讀孔聖之微言思學直而措枉觀王哇之確論想

激濁以揚清立忠貞欲效松筠青衰老甘同蒲柳天馬地

原深知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諸洞見一心之妙用惟尊賢

而似賈第見惡以如讎每憐岳飛父子之冤欲追末而死

諒暨觀秦檜夫妻之惡便欲得而生吞因東總贊擒虎之

言致此特夫迴鑒之望傷忠臣被屠戮而殘滅恨賊子受

棺擲以全終天道無知神明安在伴茲回生於有幸今賢

哲死於無辜謗鬼神豈比滑稽之士好賢惡佞實非迂

闊之儒是皆至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飲三杯之狂藥賦

八句之鄙吟雖冒大聰誠為小過斯言至矣惟神鑒之

王見畢笑曰腐儒倔強乃耳雖然好善惡惡固君子之所尚也

至夫若得聞羅做其毀孰甚焉汝若為儒將吾置於何地也

曰昔者帝輪虎云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冠葉公江丞相

亦嘗為是任明載簡冊班班可考以此徵之其君皆世間正人

君子之為也僕固不敢希韓寇三公之萬一而公正之心頗

效顰集 卷中

五二九

神明察善惡不能遺其青也王曰亦無
吾作一判文以勗春槍父子夫妻之過
辭謝弗復為之判曰

齊謂軒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則神
以撰持自事而內外平成苟非懷經天
之志全無經地之才焉敢受
流及阿邪情而論說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無經地之才焉敢受
之心父占都掌懷茲謀而肆為潛分閉塞賢路而
妬忌賢良藉借猶剝掠之徒貪鄙勝穿窬之輩既悉藏若

師保而叨任履公台惟知黃閣之榮華爾焉未心之左右
敗君柱上擅行子奪之權嫉善妬能事起竄謀之典姦究
逾其善無克顧先勝斯高以泉覆為心焉此成性志臣義
士畫陷於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於岩窟之上視本朝
如弊甌通敵國若宗親鴟鵂味架臂之人獲犬吠秦半之
主姦心迷暗受說胡兀木之料置兇行荒殘害賢將岳飛
之正命悍妻王氏不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愚子秦唐只
顧狼貪不顧地驚之幸一家同情而檢惡萬民共怒以含
冤雖使倖免手陽謀其業報還致陰受教其罪狀書千張
滿紙不能盡其詳察此愆非登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合
行勝示幽顯通知

上土寬之大善贊曰續正之上也生因告曰茲而受報

不勝感幸王使首而思之乃曰諸公皆生人中為王公
大人享受天祿三十餘矣壽滿天年乃還原所子既求見吾請
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伴從者昇生於後行五里許但見
玉殿碧瓦參差朱牌金字題曰忠賢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
百皆衣紫錦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
縹緲天花飛舞鸞鳳鳴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
坐者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雲錦之裳躡珠履之履玉珮
珮牙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
上國侍左右見王至悉降階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
數人執瑪瑙之壺捧玻璃之盞薦龍睛之果傾鳳髓之茶世罕
聞見茶既畢王乃道生所見之故命生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
同贊贊曰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具席命生坐於
右生讓退再三不敢當賓禮王曰諸公以子斯文故待之厚何
用若辭生乃屏謝而坐王謂生曰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諸公
之士在陽則流芳百世身逝則陰享天恩每遇
明君治世則生為王侯將相輔
朝廷功施梓裡以輔雍熙之治也言既命朱衣一吏送生還謂
生曰子壽七十有二今復延一紀食肉躍馬五十一年生大悅
再拜而謝及辭請公而出行十餘里天色漸明朱衣指謂生曰
日出處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二吏堅卻不允再三
挽留不覺失手而仆即僕臂而寤時漏下五鼓矣

鐵面先生傳
蜀郡上人韓德原以文學著名于時其崖岸高峻不羈

蓬萊先生傳

先生林姓字孟章古渝人也資儀修偉... 嘗謂人曰今之士大夫或頗挾才藝而貌多不... 正而已若吾之才貌可謂表裏相稱雖當方面登臺者有何... 焉又大言曰大丈夫既無千鍾之祿惟當日飲千鍾之酒借使... 不及三傑之功名亦可効八達之放逸詎可爵爵甘於... 爲守錢之虜哉嘗築軒居曰小蓬萊因號蓬萊先生自題詩云
清風一榻小蓬萊日飲流霞數百杯醉後舞嬉天地窄浩
歌嘯瓊響響天台

自是家醞既熟必招交遊者飲之期醉乃止... 中摘其微句以爲酒令第遇筵宴必舉而行之... 頗有姿色以林者飲太過諫曰君終日醜醜非攝生之道恐沉... 酒至甚或成癡疾將告之何林笑曰非汝婦人所知也豈不聞謫... 仙歌曰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吾獲與劉伶... 之徒遊於地下足矣後果成疾年餘弗瘥一日友人夏公子數... 輩問疾對曰先生貴恙將勿藥乎林嘆曰吾採薪之憂已在... 言就木必矣... 且自開懷善加調劑以享期頤也林曰人生五十不爲天吾將... 六曰死何憾焉第以一事慎於心耳衆問其故不言者... 三叩之林忽變色指其... 尤物之容不逾月而... 揖別而去... 此絕義之言手... 認爲毒妾之... 林志曰吾平昔能於... 解即况汝...

恨之心形於... 良由枕衾之樂弗克遂尔之情耳吾寃安後若擇所從必如... 毒而後可攝汝之心矣幽冥之中無鬼神則已如其有神吾必... 復取厥良俾汝孀居終身愁死於孤枕也言既長吁而卒... 毀殊甚具衣衾棺槨之禮而壘之連一月餘... 蔣允思... 聞邪請即盛服往視之... 六脉沉細由夫七情感傷悲鬱結於心耳苟不速開懷抱而... 盡細細之樂必有... 得白髮易生不趁時而追徵徒含悲而衰老昔文君之知音尚... 有相如之... 之年何苦毀傷懷抱顛顛形容其爲林下之塵縱有真節之名... 誰爲言之... 即呼侍女香... 其歡語時... 其勞倦夜則寐矣不然春宵漏永豈無... 妾新遣從子之戚... 耳酒至半... 燕燕雙飛... 對此... 音醉... 丙賢客易... 此特消遣... 邪大笑... 命春...

又悔若此。其平昔大不侔矣。村正色作氣曰。子其人。不
知吾家末亡人之事。即。讓者。藉。允。思。嘗。以。吾。語。下。既。以。醫。業。又
為。忘。年。之。交。不。憶。棄。其。蘭。之。化。遠。嗚。嗚。之。情。吾。觀。化。未。及。二。句。
乃。作。有。似。緩。緩。之。態。以。風。月。之。詞。而。誘。雨。雲。之。興。素。人。倫。之。道。
皆。師。友。之。思。借。使。吾。家。尤。物。不。良。亦。當。念。父。要。之。盟。也。吾。只。許
以。其。司。今。宵。特。來。追。取。此。子。言。既。懷。中。出。文。狀。一。幅。與。文。視。之。
其。狀。云。

伏以先生。流。教。有。傳。經。授。業。之。恩。朋。友。輔。仁。結。寄。子。託。妻
之。義。實。五。倫。之。大。理。誠。萬。世。之。常。壽。既。無。心。喪。三。年。之。情。
當。守。聖。訓。四。箴。之。戒。人。而。無。取。反。是。不。忍。今。某。特。師。之。道。自
友。之。情。始。懷。周。默。之。心。其。相。之。意。結。歌。在。耳。寧。忘。絳。河
之。音。風。月。動。情。使。改。其。心。不。念。擔。登。負。友。之。志。却。為。泡

布。質。絲。之。形。唯。壇。之。所。出。而。為。泰。之。期。安。在。生。時。義。重。當
為。師。傳。之。稱。死。未。骨。矣。恐。竹。缺。夫。之。嘆。紙。盡。出。而。可。惡。友。切
切。以。無。聞。雖。然。此。日。其。室。其。家。得。其。所。不。能。他。年。傳。以
文。約。以。禮。是。以。教。也。拾。愆。實。重。於。理。難。容。苟。不。許。於。陰。司。
誠。道。羞。於。陽。世。抑。以。懲。背。師。之。弟子。尤。當。戒。心。獸。之。交。朋。大

家。同。入。鬼。門。閱。連。共。辭。人。世。路。雲。收。雨。散。永。拜。離。離。之。交。
媾。之。歡。樂。極。憂。生。也。來。受。馬。鬣。淒。涼。之。苦。衷。情。已。許。主。者
施行。
文。者。學。勤。解。再。三。林。愈。怒。山。手。而。去。文。大。該。憂。覺。急。以。紙。筆。記
其。言。望。日。遣。人。於。蔣。宅。視。之。而。先。思。已。於。五。更。死。矣。

效顰集下卷

效顰集下卷

漢陽府知府新安王靜 訂正編梓
漢陽縣儒學教諭南平補 編梓

青城隱者記

華陽士人李有。字若熱。涉獵書史。工於詩詞。而樂山水。更。一
日。引。一。家。僮。負。琴。劍。携。酒。肴。遊。於。青。城。山。觀。其。峯。嶺。礧。礧。秀。拔
天。表。嘆。玩。不。足。時。值。仲。春。羣。芳。競。競。百。卉。爭。妍。燕。語。鶯。啼。嘯。嘯
效。鳴。爭。喜。而。言。曰。山。水。之。佳。足。以。洗。塵。俗。之。胸。襟。開。幽。栖。之。懷。抱
吾。當。於。此。飽。烟。霞。而。飲。風。月。矣。乃。坐。松。陰。之。下。橫。焦。尾。之。琴。鼓
荷。蘭。之。操。命。童子。具。酒。肴。坐。盤。石。之。上。自。歌。自。酌。久。而。半。醺。乃
拂。袖。而。起。家。僮。後。隨。散。步。緩。行。因。其。景。物。牽。情。不。能。自。已。而。乃

乘。興。登。崇。崗。度。遠。壑。迨。十。里。餘。迴。首。視。之。第。見。淡。烟。荒。草。林。木
森。然。忘。其。歸。路。矣。正。疑。慮。問。忽。聞。林。外。語。聲。趨。往。問。之。見。一。老。叟
龐。眉。皓。髮。衣。冠。甚。備。左。手。扶。筇。右。携。一。兒。行。於。溪。側。生。揖。而。進。言
僕。李。姓。名。有。世。居。華。陽。因。開。福。地。清。幽。勝。妙。故。遊。覽。於。此。觀。景。忘
情。不。覺。失。其。歸。路。日。色。將。曛。進。退。無。所。冀。丈。人。不。以。鄙。棄。願。假。一。宿
垂。金。諾。叟。曰。吾。居。此。歲。久。未。嘗。見。一。外。人。此。間。山。窮。水。盡。之。處。子

既。不。以。老。大。側。微。之。辱。幸。為。枉。駕。一。顧。耳。空。大。沈。隨。叟。行。及。五。里
許。則。見。雲。寒。翠。嶂。煙。鎖。琪。岩。若。錦。鋪。春。水。淙。淙。玉。真。若。神。仙。之
境。復。轉。一。逕。則。川。平。地。廣。茅。屋。參。差。鷄。犬。聲。喧。桑。麻。掩。映。居。有
百。餘。家。叟。延。生。入。宅。叙。賓。主。禮。畢。揖。生。上。坐。以。瓦。甌。酌。茶。味。甚
香。美。生。起。而。問。曰。敢。問。丈。人。尊。族。出。於。何。氏。何。年。接。遷。於。此。願。將
其。詳。叟。曰。山。林。野。夫。焉。有。姓。字。惜。時。青。城。隱。者。玉。蜀。廣。政。中。切

效顰集下卷

人謂之再拜而謝傲然不冠至期若冲果依前...
人謂曰妾荷鍊師薦悼之恩已受生於人世矣壁間鄙句一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符吏忽勿叩夜宿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

其後臣孫於外子叛於內殺死聖城國亦焉滅又若石勒禮佛且夫白龍尚有濟江之恩黃雀亦有銜環之報爾佛受人敬憐居人大利見彼之患幾傾危而盡心盡力而救之可也今乃漠然曾無纖須之報方之龜雀不遠矣若僧徒曰不惟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躬之咎昔宋徽宗自稱道君淫淫林靈素為師受校宵鏡天下建神霄宮詔諸子道會臨幸寺為觀使天下皆從道後至靖康遭金人之虜父子夫婦流離萬里死於遼荒不道有胡不往救乎道人曰爾知其然不知其精道君欲宗難遭金之執高宗南渡而林中之業綿延二百餘年後雖鼎移於元子孫皆登顯官榮祿不絕豈若石城無類乎老僧曰列子

佛為四方聖人何不尊老子為聖人會道人口口生民一也未有如孔子之聖也孔子嘗曰也孔子猶稱之師非聖人而後七國爭推老子將徐甲入班班可考也且秦人之生也願華人生為麒麟非不仁而何人鬚鬚有指割臂者其肢體不生兩間有君親以事之有朋友切切以爾教為戒如韓昌黎定論秦佛之非崔伯璵請胡神公言浮屠誑誘之論是何名公由尔知其一不知其二曾不謂中原東坡與佛印交遊發商英著人笑曰尔第知其皮層也佛公予作文暢序乃發一時之情東老護道論者皆尔曹假商英之子之遺詎肯作此侮聖人之言德亦泛言也黃石赤松張葛比晉輩脫塵離俗者耶道人曰漢也吾姑撮其要而言之其多甚愛必大其多誠必厚七是誣誣者必寡信多易必多誣誣夫誰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者善人之貨。天之道其備。張弓。身高者。天之。其。之。被。有。能。而。捕。不。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適。其。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十。以。情。地。得。一。以。德。正。位。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壯。百。谷。五。音。以。其。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天。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治。大。國。若。烹。之。室。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跬。步。其。民。醉。醇。其。政。察。察。其。所。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必。有。凶。年。往。兵。不。祥。之。器。不。得。已。後。比。於。赤。子。大。哉。謝。言。皆。脩。齊。根。之。以。生。死。之。說。天。堂。地。獄。之。謬。勢。鬚。萬。一。事。又。若。黃。石。公。亦。松。子。為。辟。穀。導。引。之。術。不。過。欲。人。存。其。精。神。保。其。形。骸。長。生。久。視。於。天。地。間。若。儒。者。之。守。身。之。張。道。陵。葛。玄。許。旌。陽。薩。守。堅。若。公。或。為。名。臣。或。為。處。士。至。於。不。過。濟。物。利。人。而。已。豈。若。爾。教。不。欲。人。生。惟。欲。人。寂。滅。不。欲。人。居。中。國。惟。欲。人。生。異。域。若。儼。吾。師。曰。無。諍。三。昧。吾。不。與。爾。業。業。區。以。進。少。焉。下。座。相。揖。而。別。出。門。於。濟。翁。告。以。所。聞。見。者。翁。曰。奇。堂。虛。昔。有。大。利。被。野。燒。所。燬。遺。然。矣。正。理。乃。捐。金。資。就。隣。宅。設。齋。饌。祭。于。其。處。再。拜。而。去。

川景報應錄
河東解州山道士劉海蟾有道者也。至元壬午春。員。奉。御。

彭州之升景山世傳其山乃仙家所居。以情緣玄妙之化。為時人所敬。即是年。元。節。夜。照。壇。既。畢。合。光。照。半。萬。景。俱。寂。時。將。夜。分。重。子。海。蟾。乃。香。滿。茗。而。進。微。聞。於。外。車。馬。之。聲。喧。如。千。人。之。語。海。蟾。驚。異。乃。下。榻。成。禮。而。視。第。見。依。崇。殿。內。燈。火。交。輝。如。白。晝。階。下。梵。鑿。金。甲。兵。衛。衛。者。五。十。餘。人。形。狀。猙。獰。可。畏。海。蟾。自。念。此。心。帝。降。臨。也。恐。為。全。真。雖。之。道。德。之。行。亦。無。邪。靈。之。機。見。之。何。傷。乃。整。衣。冠。肅。然。起。進。守。門。是。者。呵。之。曰。此。道。士。欲。何。之。海。蟾。曰。吾。本。觀。備。獻。神。君。至。此。烏。得。不。見。君。曾。阻。吾。行。為。傍。有。綠。衣。僕。頭。持。文。簿。者。數。人。叱。皂。衣。曰。此。人。不。引。進。見。之。於。是。皂。衣。曰。後。海。蟾。升。階。殿。中。坐。者。三。人。冠。天。雲。冠。衣。紫。雲。錦。袍。如。以。一。所。繪。星。辰。之。象。東。西。對。坐。二。百。餘。人。皆。衣。冠。階。下。之。士。左。右。列。從。吏。數。百。餘。輩。或。冠。或。巾。狀。匪。一。或。持。符。籙。或。執。龍。幡。侍。主。甚。嚴。海。蟾。趨。前。再。拜。中。坐。者。呼。曰。地。仙。何。以。知。吾。名。在。此。海。蟾。頓。首。曰。貧。道。凡。愚。因。知。仙。馭。降。臨。失。於。拜。禮。伏。望。真。慈。曲。垂。寬。宥。言。既。西。坐。一。羽。衣。呼。曰。劉。君。別。來。無。恙。海。蟾。曰。乃。故。人。關。闕。吳。宗。師。解。數。年。矣。乃。持。手。引。坐。海。蟾。遂。再。三。上。坐。者。曰。公。方。外。之。士。與。塵。俗。之。流。不。同。何。故。謙。德。若。此。海。蟾。稽。首。就。坐。耳。語。開。曰。上。坐。諸。公。何。神。也。開。謂。曰。中。坐。者。天。曾。定。名。玉。曆。真。君。左。則。九。天。司。祿。真。君。右。則。虛。宗。二。命。真。君。東。西。列。坐。者。皆。天。曹。貴。神。也。海。蟾。曰。諸。君。亦。曾。在。世。間。否。開。笑。曰。君。尚。不。知。耶。此。皆。漢。唐。宋。元。臣。臣。每。經。甲。子。一。輪。於。此。較。勘。善。惡。諸。君。亦。生。陽。世。為。王。公。侯。伯。為。公。卿。大。夫。士。出。應。

史記開寺總兒也謾以逆談詐力為作福作威心已辟却

世暗禍難逃沙立孽子書成爾上卿賢印血染袍林得此身
為異類負鞍衝勒嗽辭勞

詩半諸公哄然大笑開私謂海蟾曰先吟者少陵柱工部也次者

昌黎韓公也又次者東坡蘇公也又其次者山谷黃公也海蟾曰

上坐三公為何人開開曰居中者周之山甫仲公也左右者漢之兩

公也又問曰此有蕭相國張留侯陳戶牖諸公乎開開曰蕭

何薦韓信以成漢業信未有叛逆狀乃信呂后之言誘而誅之

夷其三族絕其宗祀子房故漢祖分父羹之言陷君於不孝及

劉項指鴻溝為界解兵什息乃勸高祖有養虎遺患之語陷君

於不信陳平棄魏背楚詭計多端離間楚之君臣得范增憤恚

而斃及諸呂用毒呂后欲王之入所誦順意不輔工陵之詩遂使

產祿幾危漢室三人雖有大功亦有太過故弗獲列於天書之名

亦不得與諸公並會也今之士大夫讀書習禮見利忘義如賢

嫉能者比比有焉其或與人交處而和內怨口是心非或因圖名

利因事以傾擠或因爭私憤除謀以相陷如是之徒一萌此心其

曹即錄其名於黑簿也海蟾曰吾嘗見某士食魏餐無厭某官酷

虐無義某人茹貪險詐某人兇狠害衆今皆有子有孫其故何耶

開開曰如此者非在宗積德之厚必其生年命數有頌福也若

能改過遷善庶可以保身家而或迷肆不悛雖祖宗之有餘慶

亦皆除天已身之有壽祿亦皆滅奪連其惡貫既盈福慶俱絕

必有天殃神譴人非鬼責之惡輕則止殞厥身使家道零替子孫

無名則其家祀仰家無繼類矣子當以此事傳於世以為

戒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效顰集 卷下

也。之。可。也。其。笑。曰。諸。君。請。矣。夫。蛟。之。為。物。或。升。於。天。或。降。於。地。其。時。時。化。其。則。非。常。物。所。可。擬。也。詎。有。化。為。鱈。魚。之。形。而。身。夕。水。中。耶。若。果。為。蛟。此。時。乘。風。雲。而。上。騰。也。胡。為。深。入。水。底。若。是。哉。蓋。是。鱈。年。深。故。有。形。壯。大。鳥。足。怪。馬。父。老。又。曰。昔。嘗。見。之。物。手。抑。開。東。坡。云。眉。山。青。城。邑。有。乳。豕。伏。地。化。為。東。坡。有。二。鯉。常。游。於。中。故。曰。鯉。泉。又。邵。武。市。中。有。買。魚。得。白。鱈。者。放。之。於。井。後。化。為。蛟。故。曰。鱈。泉。此。皆。載。於。群。書。昭。然。可。考。且。世。間。可。食。者。甚。多。何。必。損。此。靈。異。之。物。以。充。口。腹。乎。子。不。聽。吾。言。悅。有。下。測。之。禍。噬。臍。何。及。第。恐。泉。水。煙。涸。候。吾。農。播。植。非。細。務。也。

然。怒。曰。教。儲。有。答。吾。請。自。當。何。勞。丈。人。喋。喋。如。是。乎。乃。言。其。事。鉅。斃。其。鱈。於。穴。中。勢。以。歸。舉。家。大。驚。其。第。曰。此。泉。中。之。鱈。也。奈。何。殺。之。獨。不。聞。王。用。殺。黑。魚。事。乎。龍。笑。曰。子。勿。謂。我。言。虛。也。龍。吾。得。食。之。死。無。憾。矣。乃。烹。而。食。之。既。甚。就。寤。而。言。之。怒。謂。鱈。曰。吾。乃。觀。音。泉。之。蛟。龍。也。居。是。泉。五。十。年。矣。而。未。嘗。見。之。民。非。淺。笑。尔。何。一。旦。害。吾。之。命。嗟。吾。之。肉。殘。心。碎。已。而。吾。已。訴。子。

天。帝。許。吾。報。怨。今。而。食。尔。之。心。齒。尔。之。骨。視。尔。亦。有。否。言。既。變。為。一。鱈。躍。入。龔。口。中。龔。六。駭。而。覺。腹。中。即。隱。隱。然。有。鱈。之。如。物。隨。心。之。狀。龔。大。呼。曰。泉。蛟。食。我。心。也。痛。不。可。忍。乃。就。躍。於。地。求。死。不。得。且。白。嘗。曰。鄙。野。無。賊。胡。為。傷。靈。物。以。充。口。腹。元。固。不。死。若。果。鱈。也。奈。何。邑。之。人。焉。名。何。中。夜。口。呼。山。嶼。作。以。心。之。

夕。可。大。震。雨。雹。如。梅。飛。如。雪。泉。亦。涸。馬。湖。亦。竭。其。時。身。亦。得。以。表。厥。事。仍。賦。短。歌。一。章。以。為。後。人。之。戒。云

天。生。靈。物。居。泉。穴。矯。矯。神。威。電。光。烈。備。鱈。氣。焰。燦。黃。金。巨。鼎。參。差。吐。白。雲。潛。伏。此。地。今。有。年。波。流。湧。進。滋。良。田。為。寧。夜。卷。寒。江。水。寂。早。春。開。石。眼。泉。何。當。頭。角。呼。呼。起。騰。頭。上。南。漢。裏。飛。身。變。化。際。風。雲。鼓。躍。海。洋。千。萬。里。誰。憐。久。矣。

隱。地。中。淺。水。蛟。蛟。字。自。窮。池。東。不。聞。五。花。樹。護。接。水。際。時。龍。農。豈。憶。愚。氓。見。靈。跡。朝。為。龍。此。為。珍。食。傷。我。心。手。鋤。血。肉。脂。皮。被。包。煎。炙。驚。雲。拿。霧。勢。莫。存。神。光。皎。潔。猶。不。昧。奮。心。上。許。登。天。門。天。公。聞。語。亦。驚。即。遣。六。丁。為。虐。醜。阿。香。隱。隱。震。青。空。兩。靉。漭。沈。沈。水。成。老。叟。入。夢。來。突。逢。砥。胸。起。禍。胎。頃。刻。但。見。鱈。家。

樹。隔。疏。聲。表。可。笑。愚。人。謀。口。腹。自。於。得。食。蛟。鱈。肉。即。知。一。鱈。喪。其。身。信。究。仇。還。報。遂。若。不。聞。若。龍。自。古。說。宋。任。子。合。費。盡。心。力。若。故。翁。甘。淡。泊。性。情。廣。大。通。神。明。又。不。見。蒼。穹。所。在。若。德。福。善。禍。淫。無。爽。滅。昭。昭。報。應。影。隨。身。朱。者。冊。考。若。黑。試。者。階。侯。與。宋。庠。救。此。凌。蟻。心。慈。良。明。珠。

獲。報。魁。大。下。高。名。萬。古。流。清。芳。我。作。此。歌。長。太。息。人。亡。物。茲。皆。堪。惜。寄。言。樂。善。辨。之。徒。濟。死。極。生。終。有。益

奇。異。對

麟。守。抽。生。布。帝。時。糊。口。茂。林。偶。染。疥。瘻。數。月。不。愈。藥。劑。既。不。可。醫。又。不。可。斃。動。止。不。堪。甚。為。恨。恨。或。者。曰。此。必。疥。鬼。所。害。也。

麟。化。之。或。復。其。瘻。守。抽。生。具。性。嗜。于。精。舍。之。外。為。文。而。道。曰。人。而。疥。鬼。乃。有。是。形。耳。目。現。於。手。持。足。行。心。

一身天君... 體積... 何... 始... 嬰兒... 之... 必... 半... 之... 虛... 則... 夫... 胸... 背... 一... 動... 抽... 莫... 何... 屈... 則... 則... 則... 則... 於... 中... 宵... 心... 緒... 怦... 怦... 展... 轉... 反... 側... 則... 而... 復... 思... 既... 仰... 天... 以... 嗟... 吁... 俯... 首... 以... 呻... 吟... 嗚... 呼... 疥... 手... 若... 此... 獨... 人... 既... 非... 六... 魔... 又... 非... 三... 彭... 訖... 吾... 心... 曲... 擾... 吾... 幽... 情... 尔... 若... 有... 知... 美... 為... 我... 憎... 欺... 我... 困... 匪... 侮... 我... 零... 丁... 經... 時... 累... 月... 苦... 相... 纏... 繫... 尔... 作... 有... 神... 胡... 不... 我... 袪... 洗... 我... 身... 瘡... 伴... 我... 澄... 清... 醉... 以... 三... 爵... 送... 子... 遠... 行...

善... 燭... 影... 香... 煙... 之... 間... 面... 州... 髮... 異... 形... 者... 鼓... 掌... 說... 肆... 而... 進... 口... 嚙... 惡... 指... 大... 何... 謂... 謙... 之... 深... 也... 慎... 勿... 駭... 忌... 耶... 吾... 告... 尔... 我... 之... 為... 疥... 匪... 乎... 不... 仁... 非... 與... 子... 離... 非... 與... 子... 親... 古... 之... 賢... 哲... 孰... 不... 病... 貧... 苦... 其... 心... 志... 空... 之... 其... 身... 勤... 心... 志... 性... 方... 為... 志... 人... 是... 故... 原... 居... 泰... 極... 之... 室... 小... 商...

冊... 生... 魚... 應... 於... 龍... 臺... 百... 里... 烹... 伏... 蟬... 而... 炊... 爨... 糜... 糜... 糜... 糜... 之... 宅... 既... 手... 懷... 靈... 耀... 之... 護... 夫... 若... 呂... 仙... 戲... 黃... 梁... 之... 夢... 阿... 香... 壽... 壽... 福... 之... 祥... 此... 數... 子... 者... 窮... 鬼... 之... 為... 也... 若... 夫... 孟... 軻... 遭... 採... 薪... 之... 憂... 相... 如... 梁... 枯... 渴... 之... 患... 村... 宰... 言... 造... 化... 小... 兒... 之... 嗟... 中... 叙... 展... 河... 魚... 腹... 疾... 之... 嘆... 若... 淫... 膏... 露... 之... 疾... 當... 由... 生... 靈... 有... 限... 此... 數... 子... 者... 病... 鬼... 之... 為... 也... 子... 之... 疥... 匪... 乎... 俱... 全... 非... 他... 疾... 之... 礙... 焉... 且... 夫... 編... 其... 軀... 骨... 終... 不... 染... 於... 面... 而... 傷... 其... 生... 者... 此... 非... 仁... 乎... 賓... 朋... 共... 唱... 即... 能... 傳... 來... 者... 是... 無... 獨... 善... 之... 心... 此... 非... 善... 乎... 恐... 許... 相... 摩... 常... 日... 不... 釋... 以... 拱... 手... 者... 此... 非... 禮... 乎... 雖... 云... 滿... 鉢... 不... 妨... 其... 坐... 卧... 皆... 此... 非... 智... 乎... 至... 時... 必... 禱... 未... 嘗... 有... 前... 後... 之... 差... 此... 非... 信... 乎... 子... 有... 五... 常... 之... 道... 生... 此... 五... 德... 之... 舍... 焉... 是... 非... 耶... 且... 夫... 古... 人... 之... 勤... 學... 者... 必... 斷... 髮... 忘... 食... 是... 故... 蘇... 秦... 刺... 股... 孫... 敬... 閉... 門... 謝... 客... 之... 斷... 髮... 遺... 劍... 同... 馬... 光... 顯... 木... 嘗... 披... 髮... 散... 髮... 其... 宴... 安... 之... 氣...

子... 不... 到... 早... 吟... 誦... 子... 子... 復... 言... 亂... 我... 心... 曲... 擾... 我... 坐... 情... 欲... 使... 情... 之... 事... 而... 加... 於... 身... 欲... 僕... 所以... 使... 子... 肯... 來... 歟... 歟... 身... 而... 不... 息... 者... 肯... 為... 乎... 其... 安... 之... 氣... 而... 助... 子... 勤... 勵... 不... 息... 之... 功... 也... 子... 他... 日... 德... 業... 崇... 廣... 有... 其... 免... 之... 榮... 寧... 記... 獲... 之... 助... 學... 也... 汝... 守... 拙... 子... 聞... 其... 言... 仰... 天... 大... 笑... 曰... 如... 子... 之... 言... 是... 吾... 不... 幸... 之... 中... 而... 有... 幸... 焉... 子... 言... 雖... 善... 吾... 不... 敢... 當... 也... 但... 求... 節... 其... 心... 定... 其... 志... 安... 其... 體... 樂... 夫... 性... 情... 而... 已... 且... 吾... 心... 賜... 多... 矣... 尔... 不... 尔... 勞... 也... 速... 宜... 去... 焉... 鬼... 歎... 曰... 吁... 子... 從... 我... 矣... 乃... 極... 榆... 而... 去... 不... 復... 見... 之... 亦... 果... 獲... 愈...

夢... 遊... 番... 易... 彭... 錄... 傳... 洪... 武... 屠... 維... 單... 閔... 志... 季... 子... 余... 遊... 學... 於... 閩... 洲... 道... 經... 武... 昌... 泊... 舟... 金... 沙... 洲... 剛... 湖... 南... 州... 羽... 士... 混... 然... 王... 全... 真... 精... 於... 修... 煉... 之... 術... 嘗... 嘗... 往... 來... 迴... 風...

混... 合... 歌... 反... 懷... 仙... 吟... 吟... 以... 啓... 迪... 後... 來... 修... 真... 之... 士... 余... 亦... 隨... 眾... 謂... 之... 擬... 其... 神... 清... 氣... 朗... 衣... 冠... 偉... 然... 若... 步... 雲... 之... 姿... 松... 冲... 霄... 之... 孤... 鶴... 誠... 非... 凡... 流... 之... 假... 真... 神... 仙... 中... 人... 也... 混... 然... 視... 余... 久... 之... 乃... 曰... 觀... 子... 氣... 貌... 清... 奇... 舉... 止... 閑... 雅... 必... 非... 庸... 俗... 之... 輩... 欲... 希... 子... 希... 名... 乎... 余... 對... 曰... 慕... 真... 之... 心... 久... 存... 矣... 第... 恐... 緣... 淺... 分... 薄... 交... 契... 火... 寒... 獲... 生... 於... 腦... 中... 世... 無... 揚... 州... 之... 鶴... 不... 能... 飛... 騰... 於... 蓬... 島... 耳... 混... 然... 笑... 曰... 人... 皆... 可... 以... 為... 堯... 舜... 聖... 人... 尚... 可... 學... 而... 至... 混... 學... 仙... 子... 愚... 子... 無... 心... 矣... 子... 知... 有... 心... 又... 何... 難... 焉... 曰... 呼... 童... 子... 出... 而... 作... 仙... 吟... 三... 十... 三... 首... 示... 余... 曰... 子... 信... 意... 之... 作... 即... 可... 見... 方... 外... 塵... 中... 之... 心... 也... 遂... 以... 教... 筆... 付... 余... 辭... 弗... 獲... 乃... 其... 韻... 而... 和... 之... 亮... 焉... 朝... 綱... 入... 翠... 峯... 仙... 壇... 那... 與... 世... 塵... 同... 鶴... 鳴... 相... 逐... 孤... 鶴... 入... 孤... 雲... 身... 驚... 帳... 中... 空... 翠... 音... 焚... 丹... 竈... 火... 玉... 柳... 花... 落... 紫... 雲... 綺... 綺... 風... 吹... 笑... 我... 橫... 尺... 久... 為... 說... 終... 此... 兩... 度... 紅...

會得飛昇訣，鍊得清癯骨。已仙。

鶴背遠寄洞中仙，仙子開緘亦我憐。青鳥來時春似海，白羊卧處草如煙。花飛始覺光陰老，柯爛方驚甲子遷。遙想美門行樂處，海山秋夜月嬋娟。

拂袖當年下紫霄，更無清夢謁王樵。開風玄圃煙霞暈，水瀛洲道路雲霞。金童教種玉，月申仙女聽吹簫。夜分猛記生前事，便欲飛身覓子喬。

青童相引到籃橋，一見雲英勝阿嬌。珠篋寶釵橫翠髻，玉推金釧隔紅銷。花前引鶴彈清瑟，月下乘鸞品洞簫。別久不堪牢落處，梅花紙帳夜迢迢。

曾到瑤池仙子家，洞天幽靜絕喧嘩。芝田日養千年鶴，松迥朝餐五色霞。綉榻晚烟迷石髓，碧溪春水泛胡麻。我來塵世經三紀，未審蟠桃幾度花。

憶昔飛騰宴九陽，羽衣仙子進瓊漿。青山綠水乾坤久，紫府丹臺日月長。鐵笛晚涼吹鶴背，霜華清冷灑龍章。別來不記當時路，流水桃花信渺茫。

當年別却董雙成，夢斷瑤池感故情。故國不聞瓊瑤響，空見月華明。烟迷草迥傳聲處，露滴松巢鶴夢驚。清夜寒燕覓舊巢，閒弄紫雲寫字。

遊說天台眼界明，仙姬手掃翠雲纓。乘龍天矯朝金闕，跨鶴翱翔下玉京。吳淞烟水歸舟遠，桃月玩蓬虛憶未。

二巖山色翠為屏，仙館雲霞射曉晴。石洞兩時開紫府，壺風暖鶴梳翎。玉鑪夜靜卅光赤，寶匣秋橫劍氣青。無塵春晝永，細焚沉水閱黃庭。

一白辭仙出武陵，雲槎無處可追尋。水桃雪藕經千載，空壁臺列九層。靜裏常思成道引，閑來猶記學飛騰。父居九世塵形重，欲問麻姑借大鵬。

十二瓊樓近五城，紫霄雲外是蓬瀛。虎馴丹竈風聲息，龍卧寒潭水氣清。金鼎書長烹白石，玉蘭春暖採黃精。予生故蕩烟霞裏，誰信仙都有姓名。

新香仙子昔同遊，後世從三十秋。蓬島有春長富貴，洞天無處不風流。嶺啼鶴喚韶華老，兔走烏飛歲月遒。寄與真王羽士，秦田還似舊時不。

海上崑崙烟霧深，木公金母杳難尋。交梨火棗胸中藥，行鶴松雲物外心。洞府日長春寂寂，紫宮香冷夜沉沉。仙眷寧忘我，幾度傳書話舊吟。

白雲深處結茅庵，細雨飛經一兩函。每憶天真元自有，不勝玄妙向人參。半窓風月供吟興，數畝烟霞引笑談。夜倚花吹鐵笛，南枝疎葉落旄旌。

草衣木食足幽林，猿鶴相隨自養性。松間獨抱石函，吟成花底樂掀琴。茶香石鼎頻添火，雲裏黃庭不用心。清淨真道本，黑甜一枕夜厭厭。

詩詠荒唐方外事，此情非是愛神仙。志同太古心常靜，道契玄微語自咸。恪守行藏無愧色，望空吟詠任怡然。問俗

混然覺其曰吾初見子雖云年高而神氣清潤子可謂
 遊豈謂希夷談識若水也子欲效裴船而拘禮樂之
 弗敢肆耳子之功名不免有梅真之誤子宜馬十年之後
 當與子神遊於香易彭蠡之湖告子以仙範游子之塵襟始如
 掃相不誣昌黎也余辭而歸又數年聞子解嗟悼累日弗
 獲速弔永樂海濱協洽七月望夜安寢然綸巾羽扇鶴筆鳧鷖
 童子數人後隨揖余進曰趙生別來無恙否余曰先生曩者以至
 言開悟走茅塞愚心同請真彼今者以微名所拘誠宜先生見
 耳混然曰不然大丈夫當以功名為志豈可與草木同其衰朽
 但整心志亦勉於功名也既而曰吾昔與子期於香易彭蠡之
 遊今其時矣不可食言遂許子偕行俄頃果至星渚觀其湖水
 拖藍巨壑翠魚歌款乃帆影參差乃携子同登一小艇亦然
 篙楫聽其所止而休焉久之月映鷗波風吹鶴袂混然正襟危坐
 敲掌而歌曰

君不見好安顏美丰彩昔去秋來容易改百歲光陰幾
 間俄爾桑田變滄海又不見花滿樹葉辭柯人生少年能
 幾何石火電光風裏燭水上浮漚燈畔蛾競逐名奪浮利
 日夜勞心苦焦思一朝撒手俱成空贏得卷中幾行字
 花酒弄精神如蠶作廢自囚身家世習成身因意雅光落
 地一堆塵稽漢書考唐史多少英雄只如此子以依舊昔
 人非黃塚紫雲荒草裏何存心德慶行乃破破思深
 積金不若積陰功餘慶終歸無窮劫子至前子神仙清心
 寡欲劫塵緣三六欲傳子神仙清心寡欲劫塵緣三六欲傳
 子神仙清心寡欲劫塵緣三六欲傳子神仙清心寡欲劫塵緣三六欲傳

湖山青湖水綠湖邊花并開香至遊萬里夢歸朱卷人
 黃梁猶未熟神仙信有并荒蕪無綠豈易從梅伴安
 門還在世遐齡直與乾坤長隨真一衣遊運作
 登舟舟舟舟泛泛無驚相從蕩漾波中流風吹胡
 雲起乘雲飛入洪波裏波間猶見老琴面背負何
 網水品宮闕幾千間湘妃玉珮鳴珮環
 翡翠屏開几座開波臣錦綉酒籠
 人傑橫捧金盤流出明珠三五身
 兩杖揚天風舟涉光映日寒泉寶劍氣
 轉與不盡遠望湖光似鏡清
 果相近雙雙擊青水
 湖山青湖水綠湖邊花并開香至遊萬里夢歸朱卷人
 黃梁猶未熟神仙信有并荒蕪無綠豈易從梅伴安
 門還在世遐齡直與乾坤長隨真一衣遊運作
 登舟舟舟舟泛泛無驚相從蕩漾波中流風吹胡
 雲起乘雲飛入洪波裏波間猶見老琴面背負何
 網水品宮闕幾千間湘妃玉珮鳴珮環
 翡翠屏開几座開波臣錦綉酒籠
 人傑橫捧金盤流出明珠三五身
 兩杖揚天風舟涉光映日寒泉寶劍氣
 轉與不盡遠望湖光似鏡清
 果相近雙雙擊青水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記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為世俾人為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罕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發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于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微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怕情也頃於山居多暇日追憶平生身目之所睹記略有關於世教者隱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徵庶幾有所發動其心而於為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棟塘八十五翁陳良謨書于天目山房

見聞紀訓卷上

陳良謨

後學雲間葉日新重校

郵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廼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廼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弟併其價不取可也翁廼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竹墟公所言

歸安施相之名翊之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

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則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慙感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目揮涕不已。則之。迺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歆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見開紀訓 卷二

樂清章恭毅公。名景泰。間為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事載國史。士大夫類能言之。其孫九思。字可庵。與余同舉於鄉。偶談及公一事。甚異。公久被幽囚。虱生於首。苛瘡殊不可耐。思歆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在天。中。共啣一物墜下。正當公前。取視之。迺新製一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需。謹珎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牀。哀呼獄卒。移就乾處。剝離一牀之地。磚壁轟轟。

然倒矣。不然。幾被於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中。自為保護。真若。有物以左右之者。故特表而出之。

同年葉肅卿。名應。為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

宰。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蘇。蘇人魏維

翰。亦為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余。曰。同

過肅卿舟。坐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

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贖云云。肅卿艱然不

悅。曰。魏君烏得為是言。吾留此。豈有覲邪。既

見開紀訓 卷上

別。遂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錢。不肯

止。迺遣吏持贖。追至許墅。再三陳懇。恫意第

領之。其所贖雖篋。餌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

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

節可尚也已。寧波府誌有傳此。余所目擊者。故著之。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婺源人。寬仁廉儉。出自性

成。至與廢舉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還民則

晏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及瓜。陞

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鐸修座船。

北行。鏐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
物備具。問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不信。密喚
各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廼取銀六兩。
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直四兩有餘。召鏐
謂曰。爾賂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鏐不
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間正復語公
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
其勞。可也。何靳此邪。公面頸發赤。亟喚鏐至。
仍補銀四兩。鏐愈不敢受。公怒曰。曷則使我

見聞紀訓

卷二

四

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鏐受之。吁。即此
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
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蒞政。大過於人
也。吁。賢哉。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會試

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

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
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為料理之一
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

豈敬哉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疲
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
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毀羹加餐。邦
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
日。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
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廼泣告曰。無他。
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目思弟年
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
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

見聞紀訓

卷上

五

吾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昇之。
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廼牽裾出。慰解之。
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為憂喜。亦可
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廼爾。其尊賢之誠。
何如邪。家事委弟。不為甚苦。而至於泣下。其
友愛之篤。何如邪。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珙。行八。其人謹慮
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
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廼亟勒馬轉。

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迺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赴閩臬。過蘭溪。特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女揖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公廩。無適七旬。天下

見聞紀訓

卷上

六

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失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第楓山先師名懋尚書歸。祗是步行。亦嘗乘轎。迺姪名菴公侍郎名松及竹澗潘公名希曾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歸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邪。

同年廖梅南名梯為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

誤。知吾州。其事甚究。及蒞任。絕口不言。請事。清操潔然。秋毫無取。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衙內日逐。益醬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憂民之憂。真若恫瘝。廼身。員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輒蠲之。聽訟平心。易氣。必使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三年。量移寧國府同知。既去。眾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廼止。而心祠口

見聞紀訓

卷上

三

碑。至今未泯云。後陞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人所弗堪。余為閩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梔子四枚。白酒一壺。以飲余。意恬如也。余對府縣官。為之播揚清德。意令少有所助。翌日。詣余。正色言曰。兄知我者。顧安用。是憐我為。諸所餽遺。悉卻不受。吁。若梅南子清修苦節。終始不渝。即方之吳處。陳師道。何忝。余寤寐思服。願為執鞭。而或者以才短少之。陋哉。俗見

也。夫士之守官猶婦人之守身。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即其他種種才美。曷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奈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責備其無才。而佞者不問其所守。勸懲倒置。賢否混淆。往往而是。嗚呼。尚可言哉。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為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握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穉。携之以隨。余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午八月。高塢石馬。見聞紀訓 卷上 八

諸山水驟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廬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歎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頽天。詎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者曰。臻死矣。其子

存。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背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廼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頽六。一鄉皆稱為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遭疾。就醫於杭。倅至自家。問以鄉里事。倅曰。對門頽六死矣。范公大駭。廼詬倅。倅以為誤傳。倅曰。儂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為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邪。即死。當復甦。倅竊咲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頽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脅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廼自神其見。逕造頽六。唁之曰。文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

年六十七而終。余得之范藻軒先生云。醫官先生父也。此事與余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之可恃如此。

余先姑夫郎公。名狷介峭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肄文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動色。擊几朗誦。至姦回邪佞。則憤惋嘖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袒臂捶脅。達屋走且罵曰。惱殺我。惱殺我。舉家莫知所以。移時氣漸平。家姑氏問怒何也。曰。頃讀秦檜殺岳飛事。故

見聞紀訓

卷二

十

不禁憤氣填膺耳。最重然諾。一出口必踐不爽。性不飲酒。或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如已飯。輒止之曰。吾飽不能更饗。果有意。某日當復來。主人以為託辭。屆期果不速自至矣。歲時節序。卜日宴客。必特設單請一人。有兩客。明日又設。又請。決不以昨日餘散復出也。於他家亦然。若獨請公。廼赴。有雜賓馬。拒之矣。遇斯文人。折行葦致禮。見僧道。則疾之如讐。尤不信淫祀。家祭外。惟臘月祭竈而已。但

待鄉人。傷於分別。如坐有三人。親疎一也。而人品有三等。則當面以三等禮待之。所以與人多忤耳。市井無賴。至夏買藥。藥名雷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魚鼈鰕蛤大小盡死。公每年出銀三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禁人。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此又公愛物之仁。不但狷介獨行已也。今吾鄉環視一二百里。苟有若人馬。吾當一覽。爾容拜之。

見聞紀訓

卷二

十一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舖賣飯。宿客畜馬。驟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舖。就雇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於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廼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為謝。堅辭

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况百金哉。昔柳子作吏。議官之賄者。即商也。廼斯人者。商也。而所為若是。恐為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可乎。

鉛于朱氏。范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可聽。人問吉凶事。大書以示。凡文公至。必贈以詩。

見聞紀訓 卷上 三

如此者將一年。其事甚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也。余服闋。當謁選京師。有事至鉛于莊。朱氏來邀。余過焉。入門。見絰四幅。俱草書古詩。墨跡猶未乾。廼鬼書也。少頃。宴余後堂。范生謂余曰。先生來辱。裨必有詩奉贈。余但唯唯。平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絰筆墨硯於几。闔戶。聞擊几聲。廼入取詩。余宴既久。寂不聞有聲。朱氏恠焉。廼排戶入。則見其碎硯裂絰壞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

矣。余笑曰。神其棄余邪。自是鬼不復來。錢煥鄉問曰。生聞鬼崇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滅獲用命。時母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予為生員。駸駸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為不謬。余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見聞紀訓 卷上 三

同年建德王本立。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奉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廼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廼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

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滄沒殆盡。而吾村頗高昇。又獨稅。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且槩買各鄉所鬻產。

見聞紀訓

卷二

古

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戾胥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以為樂也。余廼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興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并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

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為此言。豈無稽哉。大抵。鬼神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暴殄天物邪。家叔兄廼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目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廼可不然。自撥其根。而歟其基焉。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見聞紀訓

卷上

古

名孟敬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西。虛齋高第。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訖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廼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菴名商同舟至寶

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菴強欲行

余持之堅迺作詩以贖小見誚俄隣舟徽友

四人解維而行南菴指之曰彼獨非人邪遂

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顧視前

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蹤影矣於

是南菴扼脣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

如哉此亦可為冒險躁進者之戒

初余以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代者今冢宰墨

泉吳公名過余言別問曰兄何以教我余曰

然吾將告之題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

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

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

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

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墨泉公初至按冊試

一二眾以為宜迺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

墨泉公才賢人也而又參以吾言宜其善矣

自是遂為相知焉餘姬楊二檀名撫亦以都水

管理濟寧以南開河代者廣東李汝司名邦

二檀亦告之如余所以告墨泉者汝司唯唯

而心術之對人曰二檀聖人邪三代相承猶

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邪後為考功

郎竟索廢去其官夫余與二檀之忠告一也

一為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

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

龍西溪名憲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

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

見聞紀訓卷二七

日何如凡京官俱書名簿上置長安門謂之

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

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

道一省觀豈不善迺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

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

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因更西溪

曰若為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

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

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

膺悵恨而已。可見為謀不減。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杭州朱朝宗。名攻。舉子業有聲。陸水村公為浙憲副。延以訓子。最知重之。後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於春官。家且貧。迺乞就學職。時陸公為冢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是邪。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鄉。咸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賀之曰。君受知冢宰。官雖不能上下。獨不得一善地。

見聞紀訓

卷上

六

乎。及榜出。善地皆他人得之。而朝宗者。迺北地最僻陋縣也。眾莫測所以。時金美之名務杭人方館於陸公之第。一日共餐。公問曰。朱朝宗選官何所。美之以某縣對。公投筯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實欲語郎中。攝一善地與之。竟忘之耳。子其寓書於朝宗。我將處之。意謂更調也。無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於官。嗚呼。既為冢宰。所知而不能得一學官善地。豈非命邪。先正有曰。雖宰相豈能陶鑄得。

我信哉

正德間。有熊州判。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為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為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搨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寔欲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為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

見聞紀訓

卷上

九

流落罷歸。夫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立之為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若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摸李素之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黃綠得入首相。

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為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邪。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為異。今多智者無一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此間之郵邑士友云。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當選。挈子與華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華點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為之。

見聞紀訓

卷一

二十

見聞紀訓

卷一

廿一

小官異省。誰人覺察。爾可權厝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進。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華甚以為得計。後脫身入京。乃自換文聽選。及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而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華雖點也。夫何為哉。此郡人王承祖說。正德己卯。余病起謁選北上。至灤縣王家渡。未晚而泊。同泊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與土人毆。梓至。乃余家僮馬。訊之家僮。曲遂薄責之。論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遽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邪。縛之。復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併捷之。今上誣狀。其人叩首哀乞。

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自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元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請姑置之。余撫然不谷。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尚詞具造，惟恣其胸臆，煅煉羅織，含冤者不可勝算。而上官則往往嘉獎焉。蓋優巧敏給，自能快人意也。後陞刑部主事。余適與之同僚，旁觀其所為，仍如紹興而加甚焉。後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殆不可置哉。余昔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忘其名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者然。蓋晦色也。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術，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幡南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

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為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為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怏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紵絲裁衣，却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自經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會議賢否冊，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余訝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縊死。余乃述所聞告之。」公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沉吟間，余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名，亦所註考語。後自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三仙公於莆，公指鄰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謗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減，吾故曰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為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不

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南京一富翁王冠。頑鄙狠戾。習房中修煉之術。徧招方士。拜為父師。聖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狹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家初生幼狹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溪亭嚴公鞫問。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乃今噍類不遺。而家其墟矣。咄咄泉鏡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能逃乎。

見聞紀訓

卷上

昔

余提督太和山時。有鄭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士癸水和藥為丸。或曰灌之鼻中。久之覺頭重眼眩。眩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余言。而鍾實嘗冠一郡云。人拒富。方士家非貴。即富。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世

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且信。而目得為久住之計。衣其衣。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效焉。宵遁焉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哀也已。更有一般。專以燒煉求富者。此又至貪極愚之人。不足論矣。

見聞紀訓卷下

後學雲間葉日新重校

前輩樊知縣名王司訓名輔余少時奉二公言論

樊公嘗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貲白金僅五

千耳黃金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

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

有六白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為少而

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能各求

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

見聞紀訓 卷下

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

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

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

婢供茶而已余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

蓋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

四子伯業醫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

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懽公之暮年悠悠自適

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

懽乃已余恒見公無一日不開口咲也今其

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為生

員家聲益駁駁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

王之受用較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

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贖貨謀身且不能

終况為子孫謀乎蓋若宜求易足而又留其

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前輩歲貢龐天瑞名輕佻狡偽靡所不為二子

又皆濟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息知縣

父子志驕氣盈益不自持瀕行率二子拜辭

見聞紀訓

卷下

州守代陽陳公既退公謂左右曰是父是子

行既不減貌復委瑣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

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

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

卒其囊橐悉為一僕席捲而去再踰年麟及

次子俱死焉吁小船重載而又加以悖入之

債欲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余友歸安仰思忠名質直聞爽精堪與家術聞

故方伯何公先為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

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為方伯公禪葬地而其姪某氏亦欲葬父。知縣亦日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自問克正曰昨太尹公先為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為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

見聞紀訓 卷六

長但聞為考官時通關鄭得誦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其大尹葬何所其人曰日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歎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判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其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

見聞紀訓 卷下

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明日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日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惟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

北聞紀訓 卷下

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彭館於徐親聞是事歸為余言如此殊可為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吁可畏哉

溧陽狄某。忘其名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

五六五

馬其婦賣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適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地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於某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談及冥報之事。目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見聞紀訓

卷下

五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為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志其名。屢試春官不第。遂

棄去。效壟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縷。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

入骨髓。周賈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貫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之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葦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馬。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師截攔。以去。揚帆換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賈船經過。知

見聞紀訓

卷下

六

為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諒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惟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遂昌士人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其人出

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剗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拉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目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措其

見聞紀訓

卷下

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渠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邪。牛臥不應。又問。又不應。乃捽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為牛。誰言若此。正爭鬧間。

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爾尚毆人邪。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邪。曰。歷述其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為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踣地而死。其子曰。贖回瘞之事。遂徧傳鄉里間。余少時聞之。甚詳。今忘其名。特欲警夫愚民之貪且橫者。故不嫌於誌也。

見聞紀訓

卷下

余為弟子員。本齋陳先生。名邵武人。嘗與余言。提學案臨考試之日。府衛官俱伺候於憲司前。白日忽暝。雷震。二指揮於眾官列坐之外。一擊死。其右足及脛。以至於股。劈碎無完膚。一甦。遂成癩疾。已乃訪其故。其死者。毆女。此日乘醉踢其母。母合手籲天。詛焉。其甦者。亦嘗詈母。特不毆耳。乃知治末年事也。頃閱近嶺聞略。亦載是事。而少異。疑本一事。傳聞紀述。偶異同耳。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窠梁柱間。每見蜂從

竅入。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後連生二子。穀道皆寒。而不通。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乃問於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竅之故。此聞之外。祖東畦公云。蓋天道好生。朱某者。心心念念。必欲蜂之盡死。是逆天矣。能無報乎。然則蟲豸之微。天亦若是介意邪。曰。然。觀之。放龜渡蟻。皆有福報。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與吉為類。惡與凶為類。故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稱量以授之邪。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同學郎士英名劉鳴遠。二人過鉛干廟。就籬傍。溺見麤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溼漑之。已乃坐於廟門。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柱杖。戳所見。經處。郎問戳何也。丐者曰。有小蛇蟠此。故戳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麤紙

初無蛇也。豈蛇藏紙下邪。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也。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目出視之。乃舊紵絲荷包。一面有溺點。猶濕。又有戳痕五六處。其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二人乃相顧嘆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麤紙。丐者見為蛇。騎馬者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此余聞諸士英。同年諸揚伯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費於外。不虞為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頓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氣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覲邪。

朱筆峰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

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今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啣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替化為蚓。似可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儂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騰欲展招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溫飽。宣二糴苴

見聞紀訓

卷下

十一

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燒閣。眾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福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視牀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後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於官。官知其得藏債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

見聞紀訓

卷下

十二

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夫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永康周實夫。名文。為舉人時。與余南雍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余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盃而去。時夏月且中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

方與室人過此。夢遺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笑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毀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日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趨趨問。諸生有粥在否。乃笑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然各啜。而孟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况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同年吳維新。名聽。選京師。夢錢江樓中丞。名飯。維新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兗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遂

赴任。過臨清。遠錢公侯。

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宮。維新入謁。遂留飯。正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遠符合云。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雖一年後飯。已先定之矣。

東門范藻軒先生。名少英俊。有文學名。父兄輩以遠大期之。其母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鼓吹旗幟。導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簾上。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而小。至如

見開紀訓 卷一 高
盤如孟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曰。吾兒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邪。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地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智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

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為。

長興臧損齋。名應。少時。有母舅宦遊閩中。託祈

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特往祈焉。

夢神語曰。正去採絲瓜。忽見赤羊三個。繫在

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湯

不留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辭赴

試于杭。俟舟於回回墳旁。有廢圃一區。圃中

有絲瓜棚。瓜垂垂焉。多損齋湯就而採之。轉

盼間。忽見三羊繫籬。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

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

何廷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

與余為同年。間以語余如此云。

正德丁卯。同學王思賢。名元旦。夢一官府門牆。

若掛舉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

能記。榜尾盡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錯雜。

爛然盈紙。一日語余曰。今科章維賢。字景中。矣

具述其夢。余曰。維賢固應中。但解元恐難耳。

其榜尾之像。吾二人亦牽強解之。後府考遺

才。凡五學總九十人。而維賢果第一。於時遂

有相士畫圖一幅。懸諸榜後。相接無間。昔者

之夢。至是驗之。余竊竊二事。每謂臧之中。章

之取。固有定數。不必言矣。而瓜之採。羊之繫

與其數之三。色之赤。榜之圖。懸掛之處。皆

一一前定。無毫髮爽者。此何理也。真有莫可

究詰者。吁。其哉。

正德初。蘇商王某。徽人也。年踰三十。未有子。其

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

一日見王某。愀然語之曰。汝至十月。當有大

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素習其術。亟往蘇欲

貨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深不可以舟。乃暫

寓客肆中。晚露出河濱。散步適見一少婦。抱

一孩。投水。乃急呼諸漁舟。以能救此者。與二

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

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

昨有買者來。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

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筭楚兼亦無以壽生。故謀死耳。其更加悼恤。問承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誰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馬至。則某已闔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豈敢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方啓戶。聞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磚壁日久。雨而頽。正壓臥榻粉碎。不然。某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騰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棧。商於德清。人熟知其事。余蓋聞諸德清秀才楊其善。所言。目特記之。以見陰德之足以回天。續命如此。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鬼眼所斷真州商人事絕相類云。

見開紀訓

卷一

七

愚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以王某之事觀之。則知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所不能圍也。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為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為。而為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馬能圍。譬國之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者也。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之間。喜怒頓殊。又何有於不可易哉。推此則知理數相為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餘姚陳省齋公。名克。為湖廣方伯。嘗語余。公初入學之夕。乃堂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乃翁。取感稻之桶盛之。至弘治甲子鄉試入場之夕。乃翁又夢一龍降其家。亦急呼乃堂取

見開紀訓

卷一

六

稻桶成之。二夢相隔十七八年。前後一同龍固奇物可喜。但不識稻桶為何祥也。是年江西楊月湖先生主考。發策以何黃金許相承道統為問。省齋公嘗設帳於金華。閱四先生家乘最詳。目敷對備悉。楊公閱之大喜。批曰。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至是始知稻桶之夢。其應在此。

溪亭嚴公。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知何地。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

見聞紀訓

卷下

九

舟篋音泥相爭。蓋湖人篋以壅桑地者。公急乘一採菱圓木桶。浮至其所。各量取泥一半。而覺比出榜。乃袁州府分宜縣也。人間靈夢極多。但道統分宜之事。至巧而神。故特記之。或謂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不然也。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為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為耳。即如死生有命。而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無不為之。苟徒一切委之於命焉。則命諒不死。雖絕粒亦無妨邪。故聖賢

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而宋儒以為人事盡。然後可以委之於命。嗚呼。其為世訓明矣。

從元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鄰燕成羣。啣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

見聞紀訓

卷下

二

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彼網之毀。寧舍己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越數日。黑鵝死。眾雛失怙焉。其白鵝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隊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仁

義哉是鵝也

余少時見對門芮家甚貧畜一犬惟糲糠糝與
臭穢耳隔壁姚客店有二犬犬半中殘粥冷
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且多空竇
穿過特易姚犬或向籬邊低聲搖尾若有招
呼之狀而芮犬蟠曲臥地上但略昂首而已
竟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
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恥則禽獸豈不
若也何以為人哉

見聞紀訓

卷一

上

見聞紀訓卷下終

右訓迺棟塘陳翁所輯其事核其詞
顯不惟善惡報應往蹟昭然抑人生
有定數雖私智詭謀莫挽萬一者亦
歷々可驗繹斯訓也真可以達義命
息妄想而終身當舍熾徑而就坦途
矣其有裨于世教豈淺哉余甚善
是編而尤慮原鋟之或敝也故并采
董漢陽先生雜存六事重付之梓以

見聞紀訓

卷一

跋一

永其傳焉 崧

萬曆丙子夏六月後學雲間葉日新
謹跋

跋見闡紀訓後

夫解絲釋蘭則恢譎微之或捷於
莊語懼冥懲凶則巫兒佛媼或效于
司敗故聖王立稗官取夫巷語之
有益者志之以翼詩書而佐治道嗣
後雜說雲興各有可採譬之榛蕪
勿剪亦足資長林之鬱然及誕者

長聞紀訓

跋一

為之惟逞詭異雌黃失真及顧世
教直屈瓠尔奚足多乎是書編于
赫塘陳氏亦稗官者流所載多士
大夫章言嫩行余向一寓自見其
事覈而為質無脩隙無齟訛埒于聖
王之身庶得鹿麕捕近世瑣綴唐已
之類遠遜矣問有謂其區：穢祥

之說若指虞為齊語之遺而要之

志在風激君子不廢也觀者勿以
蒼藁畧焉板梓于桑文學奉常徐
君琳復指俸翻之奉常清蔚韶令
能却鮮車怒馬時一過從僕筆伊
吾玄談相勗因衰趨于居賤之急
程如恐不及橐中各高絳長物所

長聞紀訓

跋三

謂仁心為質者外耶此亡論廢越
三吳膏腴即僕禁亦未敢為行觀
是舉足知梗槩也

萬曆己卯孟夏晦日兵部武選清
史司主事馮時可書于獨樹軒

志怪錄自序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志怪凡五卷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為益然幽詭之物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值其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為無益矣况恍語惚說奪目警耳又吾儕之所喜談而樂聞之者也昔洪野處志夷堅至于四百二十卷之富彼其非有喜樂者在也則胡為乎不中輟而能勉強于許久也吾是以知吾書雖鄙蕪不敢班洪亦姑從吾所喜樂而從之無傷矣若有高論者非其謬悠而一委之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廢吾何憂志怪亦取漆園吏詞

已酉冬十月既望枝山祝允明書

祝子志怪錄目錄

卷之一 計四十五事

陳僖敏俞官保

王先生

還娘

風李秀

蝶怪

鼈怪

劉西江

斬鬼托生

郭耳大神

章文仲

一孕五兒

天裂

呂家怪婢

尊經閣神像

祝子志怪錄 目錄

文宗嚴

施狀元

菜道人

妓乘魚

柏妖

石羊鳴

石馬飲水

冷謙

蓮花和尚

唐訓科夢方虛谷

還冤木

鬼告狀

林婦心恙

鬼買棺

分皮老子

天墮草船

陝西女

白犬怪

從祖父為神	金茂
馮憲副	李七
貢尚書	王捉鬼
燐	海神請讀書人
雷書	魃
石男女相	保保
許九朝入冥	
卷之二 <small>計四十五事</small>	
腹裂生子	京師黑青
<small>祝子志怪錄 目錄</small>	
訛言	謝老牛
老人賣鬼	葉宗可
傅澤民夢	葉琦
王生兒	張道士
楊禮部父夢	測字
參政公	蔣君科第前兆
朝天官道士	大陰人
檀相公松官人	鬼送葬
法僧遺祟	張氏大

王生	安氏牡丹
水鬼	雷拯沈氏
鬼侮人	俞少保易骨
蕉精	箒妖
報狀元	張凱求逸
鼠精	盛明卿
龔僕	柳樹精
桃花仕女	顧彥輝投宿
雷宥孝子	謝父墓地
<small>祝子志怪錄 目錄</small>	
吳狀元戲土神	趙家釋賊
雷擊毒醬	水鬪
雷辯冤獄	呂翁降詩
吉昌	
卷之三 <small>計四十八事</small>	
文公大為鬼擾	猪肉火光
南京匠人	猫言
耳中出物	長橋美人
姑嫂生子	一胎三兒

范文正公為閻羅王	王鐔
鄉人妾	周希載聞鬼哭
都玄敬夢	張漢文見鬼
司牡丹	蔣令作土地
先公夢證	先公夢純陽
山西藩司解	鷹攫食
鬼哭	狗姦
重書張道士	鴨異
陳氏五通	地震白毛
燕雛篇	進人野雞
聖風鎮	迷之怪
龍王誅魚	人魚
曾必達	華老
狗孽	周岐鳳
龜異	沈繼南家犬
錢御史妾	娼家厭術
兒怪	廣人寃死異
王生見神過	雄雞生卵

祝子志怪錄 目錄

鎖口法	瞿生死作狗
一產五孩	
卷之四 計三十八事	
李子隆王臣	沈姊夫夢
徐舅降箕	辛卯夢
俞完	袁忠徹相術
周七郎	武功公夢
公子夢	賀解元
感樓夢	委人夢
祝子志怪錄 目錄	
范李夢賀守	延人鬼
沈先生夢	長清鬼說冥事
雞禍	陳人鬼
賀太守	長清鬼說冥事
陸言待遇呂翁	劉良
顧秀才	走無常
呂傳侮五聖被譴	婦人生鬚
大青小青	陳懷人異
王老	盧孟打鬼

祝子志怪錄 目錄

翁老娘

天譴陳常

雞言

郭同知伐樹

耿公

張千戶家孽

周氏家孽

酒泉

卷之五 計十

馮百戶

樟柳神

一母三十六兒

耳中人物

一孕七兒

異種精怪

井異

子母書

歷

張公見鬼

...

王生遇八兒鬼

金山寺鐘

梅講主

...

王安見怪

鬼長釘

錢六姨

放水燈

人產鱗

市橋大仙

陸林

七眼兒

劉御史

陸仙人

裘三

玉蓮

周法

尤直筆

王三娘子

祝子志怪錄目錄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目錄

祝子志怪錄卷一

吳

祝允明

豫章

祝耀祖

陳僖敏俞官保

陳僖敏公與前太子太保俞公仕朝嘗黎明同人郡庠有居人寢門內聞街中鎖械聲潛窺之一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與囚皆倉皇曰丞相來了宜急避之皆入古廟而沒其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則二公隨至矣

祝子志怪錄

卷一

王先生

山東王先生凱天台陳先生暢同為蘇郡司訓一日陳謂王曰昨夜夢君作吾邑令豈他日兆乎王曰我豈不堪作君父母官邪相與大笑歲餘王秩滿赴銓果擢知天台縣

還娘

泰和蕭都憲子婦劉氏字還娘年十七歸蕭得疾死蕭氏從術家言未及旬即殯之郭外還娘初死時有鬼謂之曰汝當更生候塚上鳥噪即其時矣既而人

冥府見王者三人坐顧還娘曰誤矣奈何吏白盍姑

留之王不可遂放歸途間見鄰婦亦被逮來還娘問

之婦曰以女奴擅設一鵝篋之至死為其訴冤追至

耳還娘既生在棺中無計以出俄而隱隱聞塚外羣

禽鳴噪有人見而怪之至墓傍聞號呼聲奔告蕭氏

發之婦瘁弊已甚湯液救治漸以強爽訖安計死十

七日矣方鄰婦答婢時還娘死已數日以是知其不

妄

風李秀

祝子志怪錄

卷一

風李秀者不知何許人也陽狂不語人因呼云洪武

之末秀已老托跡燕府赤籍無他異獨王知其人

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無故墮地王甚惡

之左右莫敢進釋王意秀聞突至前王曰秀吾

殿獸墮地何也秀曰此獸要換色耳王曰這癡子

胡說一日啓云來日臣生辰欲請三護衛飲酒乞

殿下為臣召之王笑為令諸將校咸詣秀秀已出

扉屋蕭然畧無管具老妻坐屋下云秀請客未歸請

少待之諸校坐門外地上以俟比午秀貿貿遠來手

持楮錢揖謝曰勞諸公至俟燒紙畢奉款也乃置楮錢於地不抖擻使開散便舉火煨之煙勃然起衝人涕淚交出諸校不勝忿姑待之紙既燼秀乃持箕簸

運灰大颺雷集羣衣秀大言曰如此模樣汝等指揮每還不起來音釐衆以為狂咸詬詈去復于命 王問

秀召飲醉乎衆以實對 王大笑更為命酒賜諸校及秀飲太師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梁間積埃

墮其背秀疾趨進從後拍其背三公訝之秀謾言曰如此大塵還不起乎我拍公起音如此類甚多又嘗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密啓 王曰其地貴不可言 寧有可葬者否

王曰誰邪秀曰固知 殿下無恙者獨不知

殿下幼時乳母為誰今存不耳 王曰既死而慕葬其所秀曰可矣因勸更葬 王從之其地去西山四

十里平壤間今人呼妳母墳是也及 太宗皇帝即位秀尚在無幾忽隱不見後莫知所終云秀嘗至後

宰門側一寺寺壁新聖潔甚僧將命工圖之秀曰我為汝畫顧簷下一筐中有瓠項甚多秀一一取之蘸

墨印壁上僧恚詈秀曰無庸怒因取筆寫其下成沙

灘之狀瓠迹傍一一加以螿足悉成蟹俯仰傾側態狀各異望之蠕動如生焉後展京城拆寺勅勿毀此壁輦致門外其寺今存

蝶怪

洪武辛丑休寧縣蝴蝶大如紈扇飛止入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後大有水

龜怪

皇橋開酒館人張海買數龜投音湯已三四沸矣海為糜爛啓釜視之龜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怪

祝子志怪錄 卷一

急擲於水數龜遊行蹒跚而去

劉西江

永樂間有劉西江者好遊一山寺僧頗厭之寺有空室宿者多死西江至僧盛饌享之此室勸醉令大醉就宿焉二鼓猶醉聞誦觀世音經其聲漸遍西江起坐時月色如晝因從窻隙窺之乃美婦人也誦畢向窻合什作禮窻自開婦人從窻入便據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蚤起亦不言謝諸僧去行過山側見

一巨蛇吐舌而死西江曰此蛇精卽宵間之婦也非吾必爲彼一飽矣還以告僧僧愧謝之自後其室謐矣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揚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奈首在某處身在其處冀汝爲我拾而聚之其家如其言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乃拾聚之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蒙汝拾聚矣奈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五

而去頃間效果生一子側首者

郭耳大神

正統間錦衣百戶王曙新構第完夜與妻秉燭入正堂將扁鑰堂之正中有一人立地頭頂著梁幙頭緣他儀貌魁岸連聲大呼曙名曙素膽勇畧不驚怪亦不應之又呼曰王曙我是爾父故人喜爾屋成來欲富爾爾何得不顧我曙曰我父平生豈有故人如汝者乎吾不識汝也吾官雖卑亦有薄俸兼素頗積貲足以自給豈藉汝求富邪速去毋多言其人怒曰吾

本是好意來爾却拒吾吾今壞爾屋矣曙曰汝豈能壞我邪其人卽以手搗屋春瓦皆瀉墜碎旬滿地且曰爾尚不禮吾便倒此屋休曙未答其妻卽跪於地高叫求哀曙武人不能持遽隨之屈膝其人乃釋怒謂曰且還爾瓦復以手指麾瓦復登屋排比整戢如前矣曙曰然則神欲如何其人曰可作牌位供我於梁上當令爾貲財增溢曙曰如何書之曰吾天曹郭耳大神也只依此書曙曰謹奉命遂不見明日曙如言供奉訖其人復降大喜時時與曙語凡買辦營爲

祝子志怪錄

卷一

無不夙爲教戒動輒得利兼道福亦驗已而遠避皆來叩問一一應之無爽報謝金卽日至曙家遂益一日有焦千戶子患盲來問謂之曰汝豈不知得疾之由乎曰不知也又厲聲曰汝何得在外說狐是狐狸精夫狐狸修道若成則登仙品又安得在人間乎汝以此謗吾吾故使汝盲也今既能請罪當釋汝矣其子又拜懇乃令歸曰無用施爲明日眼自開矣果然由是問者益衆聞遠近遂爲西廠廉得將擒之先一日語曙曰我明日要往別處去今別汝多擾汝

矣曙曰何故曰我身上有些事當避去汝勿留決不止矣又曰汝明日亦有微事曙曰爲何曰也是爲我面上曙曰我旣因汝帶累却如何舍我而去曰雖有事然無實害所以可去言畢遂絕影響翌日捕者至曙以實告得釋後不復再見矣識者謂其答焦子語頗差澀諱忌而兼張大狐事且畏官司如此疑其真是老狐之有所得者耳

章文仲

四明儒者章文仲暑夜坐書寮庭中庭有假山花木祀一志怪錄 卷一忽聞呼曰章文仲文仲應之四顧無人又呼如勅連數十不止諦聽之似在樹下章曰必怪物也執火燭之乃一大龜長近二尺章令僕子致之曠遠之地後亦不復來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析居爭產時巡撫畢公案臨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

案牘也

天裂

先公說宣德中在學舍一日以事赴郡中當未申聞天裂於西南凡十餘丈時晴碧無翳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時同輩及衙前後數千人咸見之

呂家怪婢

宣德中吳中有呂仕朝爲府學生其家一婢曰滿堂年十七八忽得心恙室中原有上坑至是婢時時入坑祀一志怪錄 卷一坑中家人欲茶則從坑捧出以至飲食百物皆可得之或欲炊則取火出又謂主母曰坑中有金帛欲觀乎乃入坑以盤托出挺銀無數呂欲取之則曰主君福猶輕不當用只可一看耳又時時言今日有客至當烹茶則自烹若干甌設案上久之諸甌悉空而了不見人也或設飲食亦如之一日主母將入房婢曰有客在房矣母視之乃小兒數輩坐滿案上初不知何怪也逼問之亦不答婢不食問之曰我自喫子一且又將入坑取銀甫開門偶爲一生人衝入婢愕然

曰今番再取不得物事矣自是情然猶時出怪態仕朝以驚諸人其後不知如何

尊經閣神像

姑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初傳閣上有崇物人罕獨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當賀以錢眾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呵導聲窺之乃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燭籠前引登閣無賴伏梁上視其所為五人正面危坐從人列酒饌案上甚精饌飲器皆黃白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將雞鳴無賴呼譟以驚之諸人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眾正來縱跡之無賴以實告方駭歎俄傳樂橋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事無賴曰此將非錢氏物乎與眾持詣錢視之即其物也錢固富而仁厚舉以歸之後亦無他不知何怪也

文宗嚴

文宗嚴嘗夜獨在樓讀書聞登樓聲舉首乃美婦人立几前宗嚴遽取硯擊之遂滅迄無他異

施狀元

先大父云施狀元宗銘與予會試後未殿試有人夢宗銘獨行前同年諸君從其後已而宗銘廷試中首選咸謂驗矣未幾而宗銘卒同年會送其殯宗銘柩在前眾隨之行其名數行列前後即夢中所見者無少差焉

菜道人

汝寧有道人不知姓名蹤跡頗異時事爐鼎不啖酒冬夏只喫菜一味人呼為菜道人人以乏金求者為

祝子志怪錄

卷一

索銅鐵已而皆以金還一日有求者復索銅鐵其人貧甚無從得之道人曰取君家釜來其人持至道人碎之只取數兩探囊中藥拭其上今自鍛頃刻火息皆良金也有一翁與之善于鄉周公震守郡翁因言於周周延見之初不肯翁力挽之入郡衙周祈其術道人遜謝而已翁曰先生嘗記元初事試與父母官一說如何道人搖頭曰爾又來了豈知所謂開元初事邪既而別去扶杖偃蹇行甚遲遲翁語周可遣人尾之周命一隸潛從去道人出城回顧有人又遲

行屢顧屢行久之至曠野顧人已遠即擲却手杖徑馳去翔鳥不及焉後不復見

妓乘魚

南京教坊一妓與鹽商情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即歸汝能待之乎妓許諾即謝客商去數年不來妓門戶寥落猶無改念但多方訪商已而得其所遂馳往覓之遇焉商感其意贈之金帛甚富與約曰吾事猶未了汝姑持此往是固不足盡吾意其時當決歸庶相與竭綢繆之懷也妓取貨獨返在舟數祀子志怪錄 卷一

取金令篙工碎以市物工竊念可圖至江中夜靜起抱妓投水中而有其貨妓入水即有一物乘之安穩如坐徑行去明日將辰乃在江陰村墟某宅前大呼求救其家集人視之猶莫為力頃刻直抵岸下眾扶掖而起視所乘乃大魚也妓告其事眾送於縣官為出捕問其驗妓言船之狀及有某色鞋上繡某花卉某衣同置舟中某處計此時賊尚未見也官如言急往檢諸船果獲之遂寘賊于理而遣妓還院云妓平日奉三官甚謹

柏妖

景泰間石亨總兵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氣晦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沂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拯之女泣曰妾柏姓小字永華初許同里尹氏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赴水爾亨詰曰汝尚何歸女曰願為公相箕箒妾爾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燂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親厚者輒令永華出見之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永華出見

祀子志怪錄 卷一

永華殊有難色督行者相踵於路永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欲拔劍斬之永華趨匿壁中語曰妾本非人也實一古柏久竊日月精華是成祟爾自古邪不勝正今于公社稷之器安敢出見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將永別矣言罷杳然

石羊鳴

天順間外王父徐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公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

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石馬飲水

閭闔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

人懼其復怪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事聞之

疑元末國初時也

冷謙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冷謙事人多能道之而往往不詳且多異辭未得其真今姑從所聞述之伺得其實當再書云謙字

不詳何許人國初仕於朝能奇遁之事其館人貧謙

數數周之一日語曰吾前後財貨俱以術致之不相

隱也汝既匱乏不妨從吾同取之其人聽命謙即其

家密室壁上圖一公門戒館人檢視服飾令毋得帶

片物出入毋有所遺落乃推門門開挽館人入館人

初惶懼不覺已入其中見是大帑屋甚弘密其中金

珠珍貝幣帛百貨充牣不知其數謙令恣意取懷之

以出已而又然凡數度矣一次館人在壁內既得賄

將出偶失去腰間路引一紙蓋將出行所給也洎出

謙已知之謂曰汝定遺物在壁中汝則不終而吾亦

無如之何矣言畢遂不見謙先是大內庫中屢失去

物典守被誅者屢至是得遺引以聞於上館人脚色

具在捕至承伏乃獨正其辜而謙訖漏網去

蓮花和尚

蜀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謹愿爲善不怠暇則織草屨在橋上過者欲取任取之惟此他可知也一日

祝子志怪錄 卷一

雷震此僧腦裂咸以爲誤或疑其有隱慝但心腹不

冷其徒未驗越五日復甦曰始被擊死雷神驚曰誤

矣亟令取藥治之又令衆鬼強揉合破頭遂被其搓

揉殊苦久之完好乃放還生不知已五日矣視其頭

已合皮雖連而骨已碎鮮正作八楞狀人因呼之爲

蓮花和尚吾鄉吳叟在蜀目擊之

唐訓科夢方虛谷

吳興唐訓科廣嘗得周公誦所著癸辛雜識見載方回事熙周之薄作一絕句解之其夜夢一丈夫曰吾

宋方回也杭人周密與予有場屋之隙作書痛謗予何以雪斯冤耳二百年後賴有子知我幸終為白之唐唯唯而寤詰且有人送瀛奎律髓至實虛谷所編也唐曰此殆方君報我耳

還菟木

嘉定有一佛刹失記名其傍大樹鶴巢於顛一誕三卵主僧謂其徒曰吾聞鶴生三子當有一鶴宜為護之有日僧將出視鶴不在巢戒眾倍加守視中一禿素頑狼竟取一卵煮之將食僧中道心動計曰乃卵故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五

乎亟還看之已失其一呼徒問之咸曰不知僧自搜覓至釜見卵已柔軟半熟矣大恚詈復置於巢曰雖不生聊以慰鶴悲也已而鶴歸三雛皆育焉僧異且喜後一夕四鶴齊去僧方念之俄聞異香徹遠近察之出自巢審視有一物在拈出諦玩非石非木細理如緯五色相錯香不可喻僧眾不識姑置之佛前屢以示人莫有知者後數年海島諸夷入貢僧謂徒曰試取此物視諸蠻脫有識者鬻之可也徒取示夷歷幾國悉不解後至倭人驚曰此欲售乎曰然因與俱

見主僧倭問木所從來僧不答倭問價僧漫以千金對倭有喜色曰幸矣命其徒從至船中立酬之五百金徒不肯已復益若干而藏其木徒問倭吾汝交易已成皆無悔理茲物吾實不識吾師又不以告我幸為我明言之倭不答徒又彊問倭曰俟吾舟瀕行當書以示汝徒回復往候舟開迫之倭擲一板於水濱書其上曰此還菟木也出于歲龍腦中實非木石之質凡人初死以此煎湯灌之則復活不問老幼壯弱更生五十年乃死四海惟一國有之失記國名亦甚難得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六

徒以示僧僧因念此鶴報我不可私因以金付邑大戶某主之重建殿宇而奉倭書於佛前且記所自

鬼告狀

外祖武功伯徐公治水張湫時有鐵匠役罷而歸過黃廟逢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怒與相撲久不解適公前驅至匠欲呼告鬼挽之同匿河隈匠強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此相公且迴避過却和你理會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曰捉鬼捉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虛抱

曰鬼在此鬼作聲云相公此人欠我銅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便放他有劉僉事者因問匠匠曰果有之劉謂鬼曰鐵匠既欠汝錢我爲追還可急放之鬼卽聽命而滅匠回急作佛事多焚楮鏹以酬鬼已而平安

林婦心恙

余家老蒼頭有女嫁林郎甫成婚便畏其夫夫入房輒趨避隱處掩面不敢視夫百計問之終不得答居常欲歸父母家屢遣屢回泣告父母我只願在家戳視子志怪錄 卷一

針頭足以自養何爲定要我去也一日夫來視女正在門邂逅一見踉蹌奔入房大叫號人問之女曰方在門前忽見嫂嫂來故避之耳嫂嫂者其兄妻死已久然嫂未亡時已如此蓋心恙也

鬼買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溧溼有一家七人同死無子遺者無人爲斂村有函人遇一老詣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纖價函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并棺到家當還汝矣函人載棺與俱去將

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我無錢只有麥二十斛汝可取之屋後西北某家我之親也幸爲召來助殮屋角頭米五石自有用處非汝物也勿動言畢登岸函人繼與舟子拜棺入其門則寂無人焉視室內有屍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覓其鄰果有西北居某人其姻也語之故姻亦驚哀來爲評估柩價恰值麥二十斛再問買棺者卽其家主翁也

分皮老子

吳中新皮市有張老因病昏不知入忽覺雙足前行視子志怪錄 卷一

正在黑暗中畧無所覩亦無他物行其遠至大城府中間宮殿巍峩亦在暗中只一人從內出問渠在生作何業曰分牛皮曰殺牛分皮乎曰不然只人家有牛皮某爲分之售人耳曰然則亦無害遣之令去終不聞殿人聲亦只在冥昧間行久之乃甦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董仲頰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一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頰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菱荻

所縛時仲頰方患耳創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未幾果卒

陝西女

成化末陝西民家一女生而不肯茹葷周期以上啖以肉即推去稍長喜誦佛名號愛靜坐見人來殊惡之父母為覓得老媪相伴媪亦甚奇怪女得媪極相愜媪時時打坐女輒從之逮女長媪乃死女自是恒瞑目兀坐不言不食冥然三五日始覺父母問之女曰我自有一个去處終不明言且云我只是捨不得祝子志怪錄 卷一

白犬怪

崑山一少年子未娶每夜有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療疾醫療莫瘳猶自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而去其父聞之乃謂子曰吾兒不言定死矣第言之吾不譴責子乃以實告父以剪刀與之曰伺其再來必堅拒之但剪其衣當可驗治子謹受命其夜婦至密剪其片裾懷之却厲聲呵叱婦乃去且視之白毛也父曰此必獸怪既而

見鄰家一牝白犬毛有缺處因共杖殺之子疾隨瘥從祖父為神

從祖父為神

祖姑王家傭人顧昌染疫危甚恍惚見兩力士昇一木板入室擲地大呼曰去也不去昌未答不覺為其扶卧木上復昇之出去如飛至一河岸見兩傍昇板上人無數昌知已死甚怖既而有一大船來當其前船中侍衛森然中坐一人據案檢閱簿書昌竊視之乃先從祖父維德府君也昌大呼曰祝大老官人救我府君回顧曰汝顧昌邪待吾檢之乃俯案檢過謂祝子志怪錄 卷一

昌曰無汝名字汝可速回遂得放下板前力士復苦之曰今放爾去矣當何以報我昌曰容備錢財三牲送到宋相公廟裏如何力士喜即釋之隨得蘇活因如言送謝之而起昌言舟中人以物遙擲板上之人擲中者其人大悲苦乃應死者也後數年又有人因病入冥至城隍廟亦見府君在其中

金茂

小民金茂與其妻弟朱江傭工予家久之江以瘵死一日茂侵夜獨歸盤門手提燈籠行至營房前將及

二鼓居人皆已寢初聞門外行聲繼聞爭鬪聲以燈籠相拒其語則若辭人之留止者居人怪之高聲喚鄰舍集三五人開門視之見茂半身立水中手持燈猶不放將溺矣亟共救起明日始醒問之云方至水濱見妻弟立一門內招之我不肯入闖其門與之辭江力挽留我則固拒一足已入戶限矣蓋水中也無何茂亦竟死俗謂死於水者必討替人觀此則陸二者亦可在水蓋水乃陰之宅故邪

馮憲副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吾鄉馮憲副定成化中聽選京師散朝歸策馬徑趨入宗人府中府有古大井馮下馬臨井顧其中拱揖數四倏然解帶置地涌身而下從騶急救出之死矣初馮途間喚一吹手卒子在舟喜其善鬻策携之至岸卒懇求去馮怒笞之致死至是人以為其報云

李七

長洲之郊有地曰章墟城郡志作章所居人李七成化丙午七月十九日患痢卧床至廿六日忽顧空云排頭排頭何來又云且借批看言訖語兒女曰汝輩不須

巫藥矣適見陰隸二人執批追我限在今日未時我固當死有同批追者即村東之陸遵也吾見隸云遵雖被逮當復還生我則不能矣又呼孫曰汝見我項上所縛繩乎孫曰不見李忽高叫三聲言疼之至又云乃是排頭打我耳言訖遂卒其家因訪陸遵則亡恙以前一日入城矣獨其妻亦病痢於室後兩日遵還抵岸將登忽自仆於舟眾扶入門遵但言腰痛不可當遂伏卧榻上便奄然若死者兩日家人將殮之遵歷然起坐而長吁如夢覺曰我昨日與李七皆被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追見判官吾知已死懇訴求免判官曰汝回後即將舊欠天曹紙一千會燒還又謂傍吏曰速追遵妻來吾故得生耳即命買紙焚之其妻遂逝遵又曰李七為我言昨與追隸同往君家君方自外歸隸執棍擊君腰一下君即仆吾但覺腰痛豈知被陰隸之打邪

貢尚書

成化庚子予赴南畿秋闈時羅公明仲洗馬李公賓之待講同典試李至院夢通謁云貢尚書來見李延

之乃一貴官儀貌充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幸留甄錄李遜謝覺已告羅念素不聞此人漫不為意比取舍初定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申謝遂寤猶不能解迨拆卷首選為寧國貢欽宴間問之乃故元尚書師泰來孫也

王捉鬼

相城村人王郎有膽氣嘗夜啓門暗中見一物疑鬼也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執火來視乃一朽棺板也立燒之聲如爆竹良久而滅鄉人遂以王捉鬼呼之

燐

丁未四月七日夜予與中表弟及一友在吳塔舟中宿將三更予起便旋見船前水中燈火無數燄短而白或一或二多至數十條明條滅聚散不停正類浮漚去船一二丈耳時舟人皆寐予不曾喚同觀便畢便入船睡去不知何時滅也

海神請讀書人

嘉定東門外有朱外郎生二十三年十三歲一日挾書

囊將就外傳倚門小立忽擲囊向東疾奔其去如風瞬息不見父母急集眾追之無及也路傍人家云適奔過抱樹求止不能得樹折徑去矣又至前人告如初俄而報云直望海而趨矣繼報云已入海矣父母眷屬無所施計伏水濱慟哭三日其夜將還忽水中湧出一人視之其子也方將抱持子向西仍風行急回逐至家無有也又皆痛駭無說明日有丐兒來報曰昨夜宿前村土地堂見一童子卧地喘促困憊視之即公家小官人今見在可往取之父母急與去子

祝子志怪錄

卷一

海

果在地扶掖以歸猶惛然不省類中惡者而眼開能運動以湯液灌之一日始復常問其詳曰倚門時偶舉首見一少年從東來貌甚娟秀戴軟翅唐帽衣綠袍束黃金帶騎白馬馬亦瑩潔如雪馳驟如風而至馬後從者可三十人皆人身而首則或鰕或螺或鼈或魚不一類少年見我即命從者羣挾之東行雖大呼不可得止至岸視海中一道水開成路接沙衆擁上路四望瀾漫一白竟不見水俄頃到城郭入大闕下朱門華屋弘敞煥爛少年止門外只令闕者通謂

曰奉命請讀書人至其閣亦魚鱗之屬入少頃出復命他吏引入至大殿下殿極高廣通身都作白色似鷲蟻之殼所為光彩照耀奪目不能正視吏呼令上殿王坐殿中其形亦只如中人而貌已老鬚眉如雪其冠亦類唐帽身披白袍通刺金紋腰圍白玉帶問曰汝解作文章乎對曰不能曰然則何能曰只會作對曰幾字曰七字王即吟一句兒應聲屬之失記王其詞雖喜曰我只要能作文章者汝既不能無用也命左右領入學館閒看卻放回左右引入東偏室中一童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可數歲韶秀特異非凡目所見傍吏云王欲請讀書人教此子耳少留連即復見王王命仍遣人送妻象引出前少年尚待於門得傳命因復乘馬命眾扶之歸至土地廟前廟神出迎甚恭少年以兒付神神即收之宿云兒後亦無他事在成化壬寅癸卯間

雷書

丁未五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二十五日大雷雨勢烈甚其日申時崇義菴東鄰張秀才家有梓樹合抱為雷擊去一大枝既而視樹

下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二尺餘畫紋如指濶深入土將寸其文曰 非篆非草彷彿類于九之三字雖經雨水衝濯而不湮沒真天祕書也次日予始知之以紙就地摹得其文

魃

其時人又喧傳虎丘報恩瑞光諸塔頂上有旗插豎或在或亡予欲見之不得既而一僧語予云曾親見之乃鬼形而有角立塔上耳疑魃也

石男女相

祝子志怪錄 卷一

成化間揚州寶應縣築湖岸鑿石得兩石人於璞中長二寸餘色淡紅肢體鬚髮無不完具作男女構精狀大河濮千戶以獻平江伯陳公銳公之弟藏於篋中不久火發於齋石人遂燬金吾楊指揮忠夫親見為余言之

保保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

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大族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已知告其母曰有道士來見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乞命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鱣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焉問其家子亦死矣

許九朝入冥

常熟人許九朝性好鬼神中年患癩手足半瘓猶為常熟人許九朝性好人降仙一日大病卧床席見二力士入室乾紅抹額容貌猙獰各以一手插九朝腰間挾之而行數十里未嘗履地視力士足亦虛忝甚疾如飛既至城進見主者主者曰非此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年陽壽九朝聞之因大呼冤求還主者命釋之遂得更生數以告人人輒寬解之許曰冥官豈妄言哉後二年果卒

祝子志怪錄卷一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二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腹裂生子

吳 祝允明 蕭 楚 陳以聞 無與校

鳳陽府宿州民張真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億苦委劇成化十七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之右邊開裂一處產出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朝官為給養以待上命但不知母存亡耳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京師黑青

成化丙申黑青見於京師出沒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物去而偏擾婦女掣髮抱面捫乳戲侮有見其形正如大黑猿累月始沒

訛言

甲辰夏秋間吳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密處鳴金鼓以備之方傳在城西忽又言在東喧哄不寧予家亦不免隄禦予始以為訛言已而一姻姬言嘗早起臨街上親見此物身

犬而尾長數尺偃僂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見

謝老牛

蘇州閶門外上塘楊家以粥油爲業畜一牛行磨凡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商評將成交牛夜見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還之今既滿足主人將賣我與官人切勿買也其人夢覺漫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定召君賣我矣明日買必以祝子志怪錄卷二

後日殺我固已告官人且與官人無仇債之負分不合事官人官人千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關中身有白毛頸皮皴破官人當認之言訖墮淚固懇其人許之天明方共歎詫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關宛然夢中所覩者見其人來卽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賣楊亦大爲驚感誓不復賣已而謝氏贖去養之終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老人賣鬼

長洲有某老人者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疑之曰人家羊夜當收粥者又無人領此必鬼也負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老人不顧天明視之真羊也猶牽之行至城中戲言曰人都怕見鬼我今日乃拾得个鬼可惜無用處且將來賣幾文錢使遂詣肆賣之得銀五錢晚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羊已失所在矣老人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者不知何許人元末避地淮揚時寇過積屍祝子志怪錄卷二

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因地上抱數屍蔽體至夜分月明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黃冠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葉恐懼不敢動黃冠舉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厄殘廢者俱不顧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葉大駭恐及已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黃冠細視之有喜色卽解衣與之合體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咽中良久黃冠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開眼則黃冠已死矣屍遂推黃冠屍於地蹶然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

而去趨步蹉跎不知所之

傅澤民夢

封門傅澤民年幾四十無子家有數婢皆不娠謀更置一妾媵媵為覓得一家女將諧矣其夜夢家中二地神謂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既寤字字不忘然不甚讀書不知何謂且扣之館賓館賓為詳釋其義澤民曰然則神將告我後事乎即止所謀仍召舊媵幸之無幾果生子澤民為先淑人姻家自言如此予童時聞之

祝子志怪錄卷二

葉琦

余姻長閭門朱宗遠與夏判州德輝侍御德乾昆季厚每二君赴試朱公輒夢其不利景泰癸酉未揭曉時朱語夏之父曰昨宵夢人報捷大哥又不得獨有二哥耳今歲取春秋解元曰葉琦不知何許人也已而皆然葉祁門人與朱平生彼此聲迹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王生兒

王生南濠人成化中自楚商而歸抵家不久死有

一兒才二歲聞母輩在室哭泣亦便啼號既而立座設奠兒即匍匐至靈前哭拜不已家人亦異之良久哭甚哀聲漸微視之已哭死矣夫孝之出于天性有如此哉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者俗號張皮雀風格奇朗少喜道術年十六父母欲為納婦固不欲乃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常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髻持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禳晴禱雨郡縣請之立應祝子志怪錄卷二

自處雖落鬼然人亦須虔敬乃效不然反致殃害天順間常州大早一巨族延張禱雨張入室其人亦自簡褻張忽起一雷先震一大樹既而火焚其廩不留粒粟久之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祟命僕求之張在閭門外會鱸羹僕語以是症張以羹汁書符於瓦片封固與之僕行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震驚數十里至家震死一牝狐矣子病即瘳張本名道修又能捕鬼眾鬼隨之啾啾故人以張皮

雀呼之成化甲辰授都紀丁未正月移病閒居然下
恙也命其徒建醮報薦父母乃徧訪族屬交遊曰宗
茂老矣此行作別至五月不甚飲食但時時酌酒鄉
人有以十六日請師修醮師亦許之第云是日吾有
少事令其徒章疏中勿署己名至望日夙興盥濯持
香上殿行禮曰今日辭雷公矣諸徒爲供設禳之師
猶自拜訣入舍檢簪裾雜物分遺諸徒迨夜默坐小
室曰今日不甚好吾不行矣遂半寢半坐至明復持
香帕詣各房見同袍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也回舍
祝子志怪錄卷二

手書戒偈數紙與徒輩卽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
師令出旣而視之師瞑目矣亟大呼師開目曰今日
甚佳吾欲去若勿留我衆不從師怒曰吾欲上半月
去甚是好處汝輩不從而固留是不欲吾好處去乃
吾之冤家矣起持杖擊諸徒其徒不異常時或謂師
平日去則搭好伴過午是不
好若至夜則入地獄矣諸徒猶不去師更好言
曰然則吾不去矣汝輩可將薑湯來衆競去覓湯師
亟起閉門堅關之又以物擋定乃登床坐而化去良
久弟子來呼已不醒矣時開傳以爲尸解也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
名旣覺不以爲意已而君鄉舉會試廷對皆第十八
名謂前夢不足馮也暇日追思以三舉之數合之卽
五十四也

測字

又往年有扣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
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笏乃亦
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得疾詢

祝子志怪錄卷二

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
加心乃患字耳豈非所云乎已而果然比類頗多漫
記一二

參政公

先祖參政公惟清疾棘時方夜間允明坐床下至穆
明始退便旋畢就別室不覺合自身便在玄妙觀中
山廟前俄又一處則公已先在允明問何處公云此
真聖殿下也公入見允明不曾隨入不知見時如何
少頃便出則又遠在家正寢前庭中允明亦已在側

公著緋袍紗帽金帶怡怡然又手正立俄而漸漸
升舉却不見步履亦無乘坐之物但冉冉直上愈高
愈小高至數十丈則身纔一二尺許長耳允明方驚
顧間已寤急趨公前公猶氣未絕遂從容屬後事又
召姻友與訣皆曠達語人多記之其日怡然而逝

蔣君科第前兆

予母姨大蔣君廷貴字元用當應試時求江東籤得
報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不曉所謂已而三舉不利成
化辛卯復當大比宿旅邸中夢前任教諭陳裕率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觀華屋甚多指謂之曰汝知否此即今年試題也既
寤弗喻徐思之豈富潤屋之謂乎稍加研究既而果
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第三名刊此篇義云初蔣君
夢後染瘧甚篤時大驚呼同邸生問之蔣曰見一鬼
來擾故耳已而屢驚呼語人曰今又增二鬼通三鬼
只管纏戀不已吾定死矣諸友交釋之然病勢殊劇
一日又駭躍大譟問之曰適乃見一美妹吾方以為
鬼而怖美妹曰勿怖吾乃桂花仙耳人曰此吉徵矣
蔣亦自覺胸次開適而病勢稍輕洎歸場強扶昇以

至院前在地拾得好錢一文自喜曰并選中青錢之
兆乎其後思之三鬼者第三名經魁之義蓋魁有鬼
字也及上南宮又屢見黜至戊戌歲始中進士第三
甲時已經三科益驗籤語之神異兩三三三上皆指
科數下指名甲殆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膝
痛視之皮肉皺縮顏色埃紫然痛不甚極既至夜則
痛便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且口鼻靡不具足愁

祝子志怪錄

卷二

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所治然每有人觀必痛
入骨髓暈絕良久始甦人不觀則不痛晝間披衣行
動飲食畧無所苦至昏夜便劇雖無觀者亦痛痛昏
便見此面是二三尺許長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知
我乎道士口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為都統制乎
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并一家十
七口皆殲焉此何等冤也吾覓汝三百年矣今才得
遇豈空舍乎又曰汝便死吾猶不釋須償十七世命
耳汝若解事伺痛絕時令人措置速死乃幸不然竟

死饒得楚毒又曰我諸般都不怕汝勿以貝母治我
我偏不怕此物也既蘇備告諸人今不知存亡

大陰人

太史公柳河東傳嫪毐河間事至言其大陰之狀蓋
敘事之文諱避而不盡則無以見當時之事情也此
後文人筆墨罕見蓋亦以污褻之故若西聖馬王之
藏不可思議已近見一人乃大陰囊而以疾致者其
人姓姚吳城人其囊如六七斗米袋坐於地則以雙
股閣其上有小窠液溺而全無塗物亦無痛癢他者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檀相公松官人

嘗問之曰二十後得疾初亦漸大後遂迄如此云
一村中人閒居有報者曰檀相公來訪方驚異俄又
一人曰松官人亦至矣久之與報者俱無所見乃門
外二樹精也

鬼送葬

邳州潘宗者本富族施財種德宅心仁厚途遇骸骨
輒埋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葬
日空中惟聞泣聲哀哀甚衆但未覩其形人謂潘死

澤及枯骨衆鬼為之送葬云

法僧遺祟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
扉昇訝之曰人邪鬼邪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女
子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真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
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
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紅葉之約以韓翠屏比
妾可也謂綠綺之奔以卓文君比妾不亦謬哉昇謝
罪是夕遂款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一日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為箕箒妾耳乃賦詩
二律云窻掩蟬紗怯晚風碧梧垂影路西東自憐燕
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
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
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
猶在雀扇題書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晚遠庭芳草
雨聲寒堂中幾字迴文錦安得郎君一笑看自是日
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
起或拜不一始知其為妖眩也速請招慶禪師名覺

初者夜方仗劍危坐其室見一女子承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冤鬼未散是成崇爾顯冀宥之師即揮劍墜至一地沒旦啓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顙有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臍腑竟不可逼

張氏犬

鳳村張氏畜一黃犬每夜分或護張氏門下或越水又護前溪陳老籬下若往若來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人聲或爲其不瑞欲斬之犬官祝子志怪錄 卷二

曰無斬爲我爲某平生欺虐小良爲害不一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幾焉

王生

橫塘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仍聞笑語有聲即王之素也第不見其形體凡家有休咎輒諄諄預以道之是以家日亨裕至設讌必虛一坐以爲玉席既久人亦不爲異也將歲餘語家云吾鬼散矣遂泯安氏牡丹

無錫安氏構一園圃於南門野外今園丁徐奎掌之花卉繁劇如牡丹尤多各種悉具成化中春夕奎聞園中如泣如訴諦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蒙主翁培植經歲奈明日亦有厄至語異哽咽不已奎大聲叱之乃止翌日主翁果携酒偕客而至奎語其異衆或疑訝獨一客弗諒竟折且大且妖者數莖而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亮秋日曳舟送葬行至橫塘見祝子志怪錄 卷二

水中浮一屍首亮素慘刻遂擄一篙適中其首涓涓而去莫知所之亮既歸嚙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未嘗敢禍於人爾傷吾首藉甚托生其言疊疊無間其酒治饌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雷極沈氏

嘉興鄉民李大家業屠猪妻沈氏李有售猪銀數兩授妻而出有一盜矚其所貯遂竊之婦懼李歸震怒竟自縊欲殮間轟雷一聲誅是盜手持原銀跪於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

是後甦

鬼侮人

吾蘇闔閭子城東今長洲縣治後舊為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官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鍾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怪予聞亦多矣歲久不可勝述漫記二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從此行候有人從後掣吾帽去之回視見水中一女予坐亭上裸體潔白手持吾帽招之曰至則授之吾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如其處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固求之女子攬吾衣共寢未幾數婦人慄慄而至捕姦始驚甦矣軍士視帽果寘隔畦禾頭爾又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夜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媪為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籍輩所致嘖之詈之女奴復為一手捫其背亟開覆燭之畧無人跡始知為鬼最後亦無他異外父少卿李公親對予言之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至曰君體貌奇異

當享大貴直領下官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酒覺號號作梗命僕視之果不同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闔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天順間秋夕天章去卧室中未寐聞庭下其聲颼颼張目視之一美婦雲環翠掩丰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良久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攬其衣抵獲綠羅裳一幅天章猶意為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怪真之席底據坐俟旦視之乃一葉芭蕉耳試以庭下者驗之其幹亦去一葉急持利刀斷之流血淋漓怪遂泯

帚妖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為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巷驟雨如傾憩一靜室廡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授之女曰汝姑坐少俟索價償之王自午至酉伺之不出乃大詈詆諸鄰鄰曰此虛室也何嘗為王弗信偕

界排扉而入宵無人踪視至廁中豎一敝帚蓋數十
年物矣首簪一花眾愕然出此帚斧之呻吟之聲窸
然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
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覓
室塵垢遶梁晦黑殊甚掃除間梁上墮下一軸羅素
嗜識舒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洗之圖有一枝梅
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張凱求逸

華亭張凱萬石翁也每緣公務天城會計出納殊為
憚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城欲哭三日歸焚香告
告天曰凱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五十畝自為
耕獲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
貴則與此則不可絲是觀之則知清逸之樂亦難得
於富貴矣

鼠精

處州府學生葉泉秋夕宿齋其從僕中踐着一物
啾啾有聲據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
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
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之屬日藏
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遇試童子探題檢閱文字預
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
僕譯語其故於鄰號生顧復貞顧伺葉出私發篋視
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肉白如絮
葉意雖為怪而甚惜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盛明卿

吳城盛明卿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舉其庄
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
乃賂心腹偽為券契及構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
鬱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
媪携至庄所兒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
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既長
嗣涵博矣無藉百端及局鑰密室竊視之儼然張木
匠也明卿大悟開扉出任浮浪罄破其家業

祝子志怪錄

卷二

盛明卿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揚子江中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盡讓其舟中所有且推是商納之江中乃歸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密室改事生殖以享祐焉後僕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讐隙一日某家有所驚者至僕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苦是手不相得之甚耶箕書云八月狂風何太惡揚子江中濤浪作三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稟然懼生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而去更不復返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柳樹精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過吳江平望驛南忽夜晦黑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問之一老者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也貨酒者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舟返復經其處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柳家庄也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天順間繁

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迫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辭章之士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畧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沉醉而卧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怪之慮其致禍投諸火毀之

顧彥輝投宿

吳人顧彥輝成化庚子前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夜深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咸織屨為業一小兒扶床號泣不已彥輝鞠之翁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登舟見此室乃一

祝子志怪錄

卷二

荒墓榛棘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荒僻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故婦大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咽至墓大肆號咷誓不復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鉢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老叟謂曰翌午天誅汝不可道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年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祝子志怪錄 卷二

謝氏墓地

餘姚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墓祖父母緣冰雪不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地適一地土過曰此地甚吉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爾其父如其言是後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營墓即其地也

吳狀元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

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吳公力命為洗滌之吳公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吳公廷試狀元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家以婚禮燕客有一盜私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饑寒迫身故為是耶更授錢一千文卒不鞠其姓里盜愧赧謝去後二年里有亡命禍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祝子志怪錄 卷二 王

雷擊毒醬

吳城瞽卜陳月潭者家構一十圃花卉蕃蔚成化中嘗合醬置於圃中方熟時月潭為飲客命妻取食之妻未及行大雨若注霹靂一聲擊其缸為星碎客趨視之震死五色斑斕一巨鱗眾相顧曰吾輩幸矣余書此警人造醬者勿置草木中或有是事也

水鬪

貴州普定衛有一水一日滾塘寨一日鬧蛙池相近
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寢
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且其
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鬪吾不知其何怪也

雷辯冤獄

盧宗衢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爲機察地有劇盜王
泰橫掠人財爲害不少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坐
宗曰我爲盜死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
莫能辯二人並繫在桎宗仰天訴曰我爲官捕盜本
爲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
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
泰獨棄於市

呂翁降詩

相城沈隱君貞吉酷志學仙羣室事諸真謹甚每歲
中元日設齋供極精潔供畢必請詩詞一歲箕運如
飛字畫奇妙自稱爲純陽其詩曰鶴背發長歌清聲
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
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武功伯天全翁曰

真呂翁語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
二字其家因以爲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
版下有字曰吉昌版下爲窖瘞精銀數百錠每錠亦
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
有吉昌字又其名也此是渠物欲盡攫之衆不從特
讓其多取殆十七八此人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
言司纏綿不已或以買遷亦自消耗必費盡銀乃已

志怪錄

卷二

龍子志怪錄卷三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

周爾發

文公大為鬼擄

教諭文君公大先參政高弟也學行兼茂未仕時假館江陰徐中舍家齋居在圃中花木蕃蔚素有鬼物公大正晝坐有美姝立其前倏忽不見明日復然浸加侵侮公大坐卧于榻則露面床屏上在庭則駢立其旁或謔之或怖之或褻媚之或若辱之百狀凌侮祝子志怪錄 卷三

猪肉火光

公大固不為動亦殊不能堪乃告歸其後徐子與予交聞此鬼故在恒出擾人
姻家湯君渭以赤縣尹遷費留都宗人府幕便途還家親友携酒相賀宴罷從者收餘肴入庖厨有一熟猪首在方暑以麻布罩之其夜暗中有光熒熒然醜青而闇正類螢火而大視之乃起於猪首天明而滅湯既禮上無幾疽發背死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曉出三山門惟有一做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襍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言將取某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同行匠幸甚抵夜與同食飯肆飯罷其人曰飯錢些須我自併償之無煩况又貫酒同飲匠惟感慰既而共宿翌日同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拳之蹴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為所痛毆遂隕絕推墮大墜中奔去至前途開襍視之惟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無心復開襍擲之床上弊

龍子志怪錄 卷五

裘懸架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雷雨大作匠在墜中氣未絕聞雷聲稍醒爽明見一天神告以賊姓名居處及錢襍衣所在俱未動用又語以賊意且悔今在家不出其官即將過此汝當高叫號呼冤仇疾往捕之必得矣語既匠甦果有巡邏官卒過之匠大呼官出而問之得其說竟往捕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遂正以法

猫言

先公在山西時藩解畜一猫灰黃色而頗大一日閉

之室中忽爲人言呼小官人數聲時有一門子曰小郭兒猶聲又似呼之者方怪之遽不見迨晚而歸則又引一猫來形色一同又怪之欲斃焉俄並死屋上矣迄不知何謂也時天順中

耳中出物

往年封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以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花谷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迫年七八祝子志怪錄 卷三

長橋美人

吳江垂虹橋勝板東南橋傍有媪素業柯斧兼務棗釵弘治初年秋日媪偶出市一小女子留陋室中時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迤邐徐步女方屬目美人逕入其家女敘拜延坐諦視之猶未筭而姿色豔冶粧飾瑰麗風態飄逸恍惚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扣美人便問婆婆安在女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回姑傳示之當重來

相尋也出門掩冉而去媪歸女告媪莫測亦不爲意

明日媪出美人復來青衣仍後從女驚接謝之曰阿娘奉候久不見臨故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詢其姓第不答又問小娘子煩賜光訪有何垂諭幸速屬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吳語語女曰我要相煩尋頭腦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爲告之美人曰幸存心勿忘之因拉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隨之出行稍久至岸側頗迴曠一畫舫艤堤有美人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張設珍麗莫倫異香清

祝子志怪錄 卷三

輝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東一梓美人取數枚奉女女暗一二且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媪媪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棗奉示媪亦惑訝旣而杳不復知媪稍物色之不得也以語諸人好事者轉相輒訪絕無耗音時聞傳以爲水仙殆蛟娥龍女之輩矣旣數月忽復過女媪又不在于女力扣其詳終不見答又問今且何之美人曰往江南姚家去言訖飄然而逝不知所之女急尋母告之母議其所指蓋鄉儒景昭氏也趨往偵焉姚家方以是日命緝

流修因果耳人乃更以為鬼或為妖云予始聞前事
即斷以為仙志怪之日又從傳者審訂乃得後說予
謂金仙道場妖豈能入鬼無常事而十供間亦及仙
采使果靈姝往亦宜爾然仙則無慾美人真上元蘭
香之儔歟仙耶鬼耶妖耶不可得而知也

二女生子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不待言之理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人哉近有二女同居而生子者漫言之必駭聽聞
故直取其公案覽之則了然矣南京應天府上元縣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五

民女張氏妙清年一十九歲成化元年九月二十日
夜有兄張弘二與嫂劉氏在妙清房隔壁同宿至五
更時兄與嫂行房事妙清備聞言語動作聲響淫心
猛發事畢天明兄起出往縣中點聞人夫去訖妙清
淫發不止因往嫂房與嫂言適聞哥哥與嫂行事云
嫂嫂可將哥哥所行事幹照樣做與我看有嫂不合
依從即與妙清二人裸體共卧將妙清兩腿扶起兩
陰相合淫流良久似此戲耍將夫前行房事餘精過
入妙清陰內以後不料成胎日久身重致家翁趙氏

責問告蒙本縣拘審招出前情行委江寧縣縣稔婆李
氏看驗得妙清身係室女尤恐不的行取江陰縣稔
婆尹氏覆驗勘得妙清的未破體難冠俱全委係與
嫂戲合遺精入腹以成身孕議得張妙清劉氏所犯
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杖八十有大誥減
等杖七十候產限滿日决遣所生男女責付伊兄收
養

一胎三兒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
祝子志怪錄 卷三

范文正公為閻羅王

成化辛丑歲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
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處見王者坐殿上
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校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
答敬因注聽王者所言乃是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
聲覆云大學尚有數月小學只十數日既而引敬問
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急放還敬又竊問旁人
殿上何王者也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目

卽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閤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鏞

吳邑荻扁王君鏞嘗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嘯于前其聲類鴨鏞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床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鏞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鏞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床帷覆鏞身鏞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不復作

祝子志怪錄 卷三

鄉人妻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扣戶亟起而燈滅暗中開門問其夫不答第共入室遂同寢合焉訖事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卽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耶夫驚曰昨夕以某事阻紛紜之際遂忘前約吾故未出汝何言之謬與妾色變曰吾固疑之因道其悉夫曰今夜當勿寢同坐

以伺之至二更許遙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作人立而來乃卽格殺之妾亦無他

周希載聞鬼笑

周行人亮采未第時常凌晨出閤門門猶未啟少駐官廳前忽門內木門之旁有笑聲且笑且行而西過廳北渡木橋漸遠始隱只是此一聲而通長不斷焉又不見形始知其爲鬼物也周亦無他未幾中第授官

都玄敬

都玄敬鄰人有張老者平日頗蕩直成化末病死時玄敬館封溪朱堯民家一夕夢張來玄敬謂之曰翁已死矣曰然延之坐曰我昨不及坐也曰何忙曰承命攝人曰何人之命曰丞相命曰丞相何姓曰姓范曰所追者何人曰楓橋張鸞張鳳乃兄弟不義者也言畢卽去玄敬乃覺惜當將不暫往訪其迹耳

張生見鬼

吳城虹橋下張生居焉成化廿一年九月十六夜漏下二鼓張已醉見月色甚明縱步登橋見一人絨帽

祝子志怪錄 卷三

白衣立橋中張迫視之其人倏然奔水中悠然而沒焉張亟俯視但見水動有聲其物竟寂然無迹可尋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內有婦人司牡丹者為夫斃其覓往到薄姬廟中服事三年後有本處表馬頭死牡丹遂借還覓言前事甚詳時 懿文太子往陝西回至河南府官啓表馬頭還覓事太子回朝奏之 太祖皇帝遂遣內官取來廷問是實乃賞以鈔帛仍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九

蔣令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即前所書科第先兆者既作邑未及二考而卒後代者來入解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坐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即舊令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冀明公為圖之新尹敬諾即為立祠縣縣治隙地縣民稱為縣土地頗崇香火不三四年尹去任乃為後代者徹去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先公夢証

先公正統末以給舍居內憂無幾 駕蒙塵朝廷多事 景帝詔奪情起復公守禮不行服闋入覲言者幼他御史在告者以為不赴國難而宴安歌飲于鄉詞連公公待罪清室夜夢在舟行見曾祖母玉恭人在岍行來公命停舟迎母恭人握手不登第言吾自家中來視汝耳因出一褰與公曰自觀之觀之若也恭人已失遂悟已而得旨查例發落即入少贖金而釋查與茶同音也

先公夢純陽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

公叅晉藩時巡行至蒲之永樂鎮見宮宇雄蔚從者告此純陽故宅也是夕宿郵亭夢呂公來訪展一扇言子善詩為吾詠之公即賦詩曰一笑相逢豈偶然人間真有活神仙青山碧水丹霞路後日相隨到洞天呂仙笑謝而去明且意仙貌不類凡世所傳故入謁復以一詩為誓語其後人為道士者以夢所見道士因出祠堂真本果若夢貌與人間本大殊瘦觀多髯氣澤蒼勁臂背連毛皆長數寸公遂摹一本以歸今存

山西藩司廨

山西藩司私廨在司治後聯十餘街中惟一衙大有鬼物先公正居之時先君寢室內外尤不寧每昏時輒見老嫗或少婦之類植立窗外亦不作聲但即之則無見如人在庭廡則又在室內先妣素弱多疾見之最多由是病難瘥每思之猶痛不已不知何等下鬼也

鷹攫食

俗傳人持肴肉之類為鷹攫去則有禍事癸卯克試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二

南都奴子自外買一豚蹄歸旅舍手擎之以行中路倏忽不見轉顧乃為鷹爪攫上空中途人皆停視奴更買以來不為予言及歸則已銜終天之痛矣奴始說其事乃知俗傳亦不妄也

鬼哭

是歲七月十六日子在家啓途前夕為中元夜間大風雨予在室中聞鬼叫及哭聲甚過其聲明白極可哀怖前此未聞亦咎徵也

狗姦

往年京師有一民遠出其妻獨久淫想甚熾家惟有一牡犬婦乃恒裸露以誘之犬猶不動又以脂膏塗體狗迺遲漸近之遂恒與交既而夫歸方與婦同寢狗突入房就床嚙之去其人陰尤遂死鄰坊不能知第以聞于官官召問婦婦力諱之官不能決淹繫良久後新任一士來試謂婦曰此狗姦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諱婦乃驚服故犬猶在囚繫之來命裸婦以近狗狗即從而姦之與人不異遂斃狗而寘婦于法

重書張道士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三

張道士宗茂之死前已盡之近聞人說乃是俗籍將攝為兵士服金屑死耳然金屑性非酷烈特能斷腸并能立死人者使張果然則其生時因尤未服及其徒出時一水熟時便還張又閉戶關指計不應如此之速故重書之以破他疑要其人為有所得者

鴨異

傅澤民家有母鴨生雛其中有两頭四足者一匹澤民怪而棄之未幾亦果有禍

陳氏五通

正統間陳僖敏公方握臺章寵眷超越家族繁盛門閥赫奕而其家所奉五通忽大作孽變怪百出關閉戶牖敲朴垣壁驚人擾畜無所不至火在在起撲之則滅而物不焚傷白晝動動鄰市皆知見禳治無效久亦任之若罔聞知然其後殊無咎徵要亦不能禍福人耳

地震白毛

成化己未夏四月吳城地大震且視之遍地生白毛毛正類猶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予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

燕雛篇

西山民家有雙燕乳雛而死雄納他雌哺雛雛乃銜疾藜潛置雛口中雛皆不食死雄罔知也嗚呼禽且不肖人謂斯何予感之作燕雛篇其詞曰燕雛燕雛母死雛乃孤父念雛苦覓得新雌作雛母斷雛食雛解啄嚙雛喉雛父覺疾藜寘雛口雛死不吝逐肉雛父瘞雛尸雛父還憐雛母慈此予作於弘治改元之春未足多怪而重其可警也聊附書之

陸稍入鄧都

崇明老學究張君戊申之秋邑檄之來郡中會予議修實錄事予從之問怪學究為道數事不能悉聯述五端其一陸稍者以操舟為業邑豪周伯奇有巨艘稍傭其家周死後陸常與數人泛海為西北風吹落東南洋五晝夜抵一山陸登岸見一大道東西通而更無岐逕其上大榜揭曰鄧都之山道上人居稠密市井人物無異人間俄見一門內有婦人窺之陸審視乃其甥女也婦呼陸曰舅舅何故來此陸曰為風祝子志怪錄 卷三

吹至耳婦曰舅舅饑否饑慎莫往北街買物啖啖則不可還矣欲買南街可也問其夫曰渠今在獄當直少頃歸矣陸少處其門內盤旋無何夫歸在門外婦急趨出止之謂曰舅公在內汝可除裝飾相見莫要驚他陸潛窺之乃一牛頭夜叉也徐徐除去首飾而視縛乃悉解脫則似好人形即其甥婿也入門與陸敘契濶又曰舅公若要看獄待我領去陸任之與偕行至一獄見故主周老被五木縲縲問陸來故陸告之故因問曰船主何故如此周曰吾前以豪橫劫掠

人今晝夜受罪甚苦甚汝還千萬語吾家營建功德薦拔幸甚陸曰功德如何則好周曰梁王懺最有力遂復至甥家壻曰舅公雖是誤來然非我不可返待我送去乃卽少治行具復出引數鬼來同送陸登舟舟故滯水濱舟中人皆在鬼令陸及諸人悉入船底以一艙板都蓋之羣鬼坐其上戒板下人毋妄窺瞰但聞大風水聲覺行一日許耳中寂然啓板視之已在故灘上矣皆生全無恙陸往周語之意所言者乃是大乘法華因命僧薦嚴多誦之云

祝子志怪錄

卷三

法

罡風鎮

成化十七年秋江南大風雨潦災極甚崇明野外空中墜下一物視之乃塊磚甚大而質細上有篆字三筆迹甚奇其文曰罡風鎮

龍王誅魚

成化乙未五月十一日見海上有蛇數百條大者如椽巨細不一縑成一團如屋大逆流而上俄又有一團如前凡數十團皆逆上已而復返則又有大魚羣百數及鰕蚌之屬無數順流逆下魚皆失身惟存一

頭帶血而返或得其頭大者重百斤過處水爲之紅海人謂此乃水族朝龍君之魚有罪被誅而回耳

土之怪

特邑中一農人於浮土上耕鋤忽聞土中支支作聲意爲田鼠掘之乃一土肉毬如斗大爲鋤所傷有血水出農不敢破急獻之官官剖視之乃一兒在胸約長尺許眼圓而大雙睛突出生在額上鼻孔正上仰天口四方而特大居面部十之四頭上微有毛耳如常兒自肩至胸臆彷彿人身腹以下則漚然一胛耳

祝子志怪錄

卷三

法

狀極醜惡出殼已死矣

人魚

人魚儼如真人但見魚尾亦男女異形若得之可療人諸病如頭痛取其頭骨燒傳肩痛取肩依類取骨燒傳卽愈

曾必達

海虞丘方字仲野端人也成化中舉賢良方正丞太和郡有疑獄委方檢覆方寓公舍僦而晝睡忽有人造榻前自通爲曾必達跪而訴曰寃哉前官昏黑莫

之雪也公必雪之方寤力為誅求果得實為正其辟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日方倚門閒眺忽見一租戶投其家而來手携一布囊及門置于地聲嗒曰老官人小人在此華甫應之忽憶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為老官人來耳華益驚曰何為為我來乎曰身死得為公人奉命勾攝耳曰然則攝我我即死乎曰未也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七

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老官人不知首至此奉報然後他之計勾完亦得一月期老官人正可處治家事從容而去華曰囊中何物耶曰是件物事老官人看不得華曰我固將死矣一看何害曰恐相驚耳華強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火眼獠牙之屬悉是色紙所為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為公人或攝事則假此物籠戴誠如陽世所塑畫者非鬼之真形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老官人欲同往一觀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

見華至家人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不測來意而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即取色具籠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聲其家方驚則病者已死矣華即回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以告人兼致永訣人皆寬釋之既而漸病瘍至期鬼又來華遂死焉

狗孽

成化癸卯秋予自應試南都歸而先君背棄矣家禍方殷一夕獨入書室中見一物卧榻上視之家所畜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八

黑狗也頭閣枕上其身舒布儼若人焉大惡之急擊而走是歲先大父繼捐館舍終天之痛連於半載信狗孽之不爽也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身兼百技蒞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為不肖之務婦女多被污亂故時人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其詞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

路杳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
與符命至三山勞我靈風速于走昨夜告神神不靈
我爲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
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
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
歸故鄉今宵良夜秉明燭又說生前真可傷長說留
連在雲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
嬉笑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萊
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棲棲在思錄孤魂飄飄無所依

祝子志怪

卷三

九

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真春候忍聽杜宇花梢
啼翻思平昔塗菘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是儂家太
不仁言悖出今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
月當三吳殿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清酣雲間出
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爲伍一笑壇前失表儀未是
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
歌我思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
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爲我傳言與親
屬朗吟堂前夜欲闌丹方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

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芷菴紫蘇子兮
莫用謬良姜官桂用此須厚朴陳皮看功奏半夏枳
榔赤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
糠今尋至誠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
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痾好土人顧公也是神
君有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
評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通真洞題詩今夜是
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鱷異

祝子志怪

卷三

十

溧陽沈秀才家嘗魚一鱷于腹中得一女身長二寸
許支骸毛髮纖悉具足裸處鱷腹中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啟南先生弟也秀粹而早夭其家
一犬頗異予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畜也
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墓在家西數百步既乃東遷
亟字圩去故隴四里許治塚時犬偶隨一往返塚成
犬數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
河外而東卽尾覘之犬或走或游踰三四川逕奔塚

前跽伏帖帖如慕焉者如是累年霜雨無變比也惟明惟明道大事意欲使勿晦落呼至示予予故為之筆記犬正黑色領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選犬亦來會乃陸行而歸也相川至太倉且百十里犬又相行犬性亦靈矣

錢御史妾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見一妾奉侍惟謹錢甚嬖之既而令人往家中載母及妻來比至錢惟拜其母見妻祝子志怪錄 卷三

全不留目雖妻逼侍毋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人焉者妻直以為惑溺親寵故棄已耳亦不問之其妾出室必謹扃鑰室門畧不少懈弛居年餘錢一晝間入妾房偶忘扃鑰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之則一小燈槃高數寸上燃燈熒然而明其旁有水一盂縛一鼠床足置美食于器中飼鼠鼠甚肥飽水火正照臨其身特以布幕其兩目仍加鐵釘焉錢大駭亟滅火覆水殺鼠擲之廁姑未暇語人俄而逢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汝許時在何處妻曰若伴不

知耶年餘何弗願也錢曰我何嘗見汝來妻乃告其詳錢益驚曰吾目中並不見汝且已見吾母亦竟不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耳乃知妾厭勝吾吾其危哉立喚妾譴而黜之與妻歡好如初妾術當猶有呪禁語惜當時不曾問得之

娼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婦人在北方類多能此而娼家為甚近聞一事漫記之有少年郎狎一娼娼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感甚留其家祝子志怪錄 卷三

已經歲雖他娼才貌兼勝者亦能移也一日晝卧樓窓下命娼往市魚為午餐俄而見娼自携魚以入私念彼何不使臺婢輩而必自持耶注意察之娼初不知郎之察已也提魚逕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窓諦窺之見娼貯魚于空溺器中而去求之亦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觀之乃月壩也便大惡恨召與怒言作別竟不餐而行焉予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人入戶即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可以

此留男男亦可以此係女也其來久矣又聞婿不接其人則撮鹽入水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

廣人冤死異

都憲孔公文說曩在廣時見兵官斬一卒卒臨刑固稱冤兵官怒甚畧不顧第趣行刑斬訖其屍不仆忽舉兩手捧其頭奔數步始仆

王生見神過

里後生王經年十三四時嘗薄暮倚門時秋宵澄迥夜深月倍明經忽見雲端有四人皆露半體先後乘祝子志怪錄 卷三

雲而過其一道流仙客清妙一為老髯一綠衣唐帽一美姬也面目肢體歷歷分明經驚喚人視之已不見矣經語人為神仙過人因呼之為王神仙云經後復姓名曰張靈頗敏而多能從予游始知事文學久之亦為鄉士大夫所喜然大無行檢或有逢蒙之志予不校之今亦死矣戊辰歲附記

雄雞生子

丁未歲姻族湯惟信家雄雞忽生一卵不知其何以產也舊傳欲究此等事如前所載牡馬生駒等及宣

和賣菜男子事雖但為妖異然竟不知其何以婉也姑附記與知者辨之

鎖口法

巫師禁戒幻化左道之術每見于牘大抵北之秦晉南之括信為多先公仕晉藩每得之聞見或飲醋數升或裸袒仰卧以巨石壓胸腹或煨石若鍾通紅而銜之至如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中剪紙為驢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客渴索漿既勺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祝子志怪錄 卷三

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且視所騎驢已為枷入石闌中矣項大闌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婦嬉笑于旁或教客謝過懇祈婦始復施術驢自出矣村兒放牧牛馬羊驢之類畧無兵杖以衛但散置郊原而從其外積砂土以指周旋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沙間任有虎豹至此惟蹲躅環遶于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暮開畫安然而歸若此之類皆以為常不可勝紀後公致政歸過臨川小水里民王二漢亦頗能之因傳一方名鎖口法能禁一應

毒虫云凡遇虫來先將自所係裙兩角作一結次用手中指畫地作十字兩脚踏地次誦呪云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盡法都來到鎖定毒虫口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炷七遍則虎狼蛇虺一應毒物皆自然迴去不敢侵傷未知驗否

瞿生死為狗

閩門瞿生者開館訓蒙頗有法儀節可觀然其人貌脂濁喜謔浪語無厭既死經年素所卧床家人置之門屋下不以為意其對門吳氏偶得一犬忽入瞿家祝子志怪錄 卷三

徑登床安枕而卧吳氏終日叱喝鞭撻逐歸暫歸乘隙復去已而日日如之人戲之曰豈瞿學究後身耶其家醜之鬻此床于南濠尉氏床既去吳家犬亦不見明日有人來語吳曰君家犬昨日不在尉家門外乎蓋潛隨而往也尉氏初得犬不以為意既聞此語大惡之急復賣床于遠人甫成鬻犬亦逝矣

一產五孩

弘治元年山東某縣有民婦懷妊腹極大及娩乃得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稱之男五斤有

半女各減一斤通重二十三斤半

祝子志怪錄卷四

附錄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

豫章 祝耀祖

李子隆王臣

成化丙辰歲京師匠役中有李子隆者習妖術每且同事相見李輒不語瞑目坐而垂其雙臂諸工視之乃四爪龍據坐耳事聞伏誅壬寅之夏妖人王臣之頭尤稔臣本襄陽人少無賴長而流蕩四方不知何自得左道兼曉房中術遂由淮入南京二方人多信

祝子志怪錄 卷四

用之留都貴人亦有頗惑之者常造一達官方臘流張宴舉一金盆酌臣臣飲畢以盃擲水中官不悅臣亦歸去翌日詣門謝官官怒見之臣已捧盃來納矣如此等類甚多由是得結納諸中貴人有以上聞召入京師亦以術動 天子不知其詳以是得為千戶臣乃肆言爐火事謂黃金可立成諸藥多出江南 採取中命大瑞王敬偕行臣至直隸諸郡及江 省地徵發府庫箕畝富室並帛累巨萬展轉至蘇杭 料需尤甚信意出一紅錄諸間右名家拘迫括

取金 無得免者或挈室而 鼠白日閉戶途路行人妄 共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 東南駭然有類大變 無如之何亦或閉衙不取治事又命吳郡學徒錄抄所命書既稍從之復發派無已遂為諸生大詬詈幾欲箠之乃止于驛亭上奏諸生違教歐使臣等事賴巡撫尚書王公恕累疏陳其奸狀 天子明聖追逮回京伏誅仍傳首江南被害諸郡梟令之

沈維賜夢

相城沈姓夫雲鴻維賜為子言曩嘗暑夜臥堂中羣祝子志怪錄 卷四

漢列寢地中夜月明維賜半寤寐間瞥見一人蠢貌大眼蹙蹙至榻前對維賜啞 不止又呼曰汝何為睡則死矣維賜答曰汝何為不睡亦睡亦不生也其人又笑曰汝何為不笑維賜曰汝何為笑其人見沈詞勝徐徐步去維賜忽悟此必鬼物驚歎而起呼童問之元無人至也乘火覓之亦無迹

箕降

錦衣指揮徐君世良說 嘗訪友人友方運箕降 勇戲執其箕而本無 欲扣頗詭誕箕忽不動

第見其室中梁上一大足穿瓦而下窠而加鞞其大如俛且抵于地乃大驚謝過且以散去良久足始隱

卯葦

成化辛卯葦星見于綸言布之肆舍皆知之矣予以所見之狀漫詳記之每至三鼓之後交四更以連曙見其星在東北丑寅之間而尾直抵申分其亘天兩端之外所餘天未空處無幾星大如龍葦首約而未散色正白而見曜燁燁瞻之不勝驚畏也

俞完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丁未七月朔予與鄉子俞完同至某處飲至暮劇暑且被酒各袒楊逐涼肉臥然皆在中室久之忽不見俞完令覓之久之乃得於舍後廢圃中圃四空皆荒榛外即河也完頑然實立間之無言乃扶以入少選覓之乃在中室榻後臨牕卓上赤體偃臥須臾復往視之又不見矣其牕外即與前圃隔尋之無也頃乃獨立于東偏寢室中時已昏完對屋隅無一語蓋從卓上穿牕而出便欲趨垣赴水而聰爽稍存故又自圃牆越入內而至寢室

耳予身益驚怪強扶入中室完臥于榻後而扇其牕既元大叫若應人呼召者眾以謂醉讎語斗不問完循衣呼喚數四眾答以衣忒鎖室中完乃起手持白布禿袖且披且行趨出室向門前開門而去時將夜分矣外黑暗如油眾厭其醉狂任其去尋心動呼眾必須尋之王乃起着靴未畢忽聞完在門外高叫予及王曰救我救我王忽趨出完方倚門王開門完即仆坐于地乘炬燭之驅奔如冰腹目屏氣欲扶以入身若木石不能舉積數四始舉昇入室坐諸榻猶不生第數自拭其面及髮際過一鼓頃始開目漸能言問之但云我面上許多土拭去無眾唯喚之迨天明乃復常言其本末云始臥卓而巳情不知人事自入圃及入庖二度蓋皆鬼所為也而不能致之去比復眠時忽聞牕外大叫俞小官人起來予問汝祝秀才僕乎曰然又曰吾家官人已去請爾同行吾乃起否衣不得其人便進禿袖即披以出不見君輩也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前橋論下忽有一人持二獨籠來迎問汝劉家人乎

曰然曰二官人令汝來迎乎曰然方將下橋行其人舉從空中下撲予面予方與就又以土泥空予面然心稍明見燭照橋邊明亮一邊則叢黑予悟明者水也不肯下只退入橋下且行且呼其人相持不捨直同至門外按倚門上適王出其人始釋手奔入門西竹林內云及檢前衣元無此服蓋鬼欲其行故予之至競時又禡去殆冥衣也完自是喪氣逾年竟卒

袁尚寶相術

袁朝袁廷玉相術獨步天下幾如天網而其子尚寶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五

忠徹亦精絕無倫猶客京師也先祖妣錢淑人伯父孟書先生紳正統初掌教于鄞先公已領鄉薦往省錢先生時袁家居先生令遍視庠序諸生以及先公袁一一決之而于先公獨無一語扣之亦不答于時未測其意恐或不佳也越數日袁來特訪先公手持私印二枚其文一曰給事中之章一曰參政之章後先公竟拜二官無少爽焉先公說袁在京師與朝士曰于一士家將合讎諸公就袁扣升沈俞司寇仕朝一在問之尤切袁因特告俞曰公且請歸家救仕

事復來問俞固信之即馳還其廬舍正被火幾燼矣

周七郎

永樂間吾蘇有陳糧長者家以婚禮宴客友人周七郎與焉周隸籍織染局時巨璫來某銜命來督局事猝至郡便拘集諸役人承命人至周家以實對來聞大怒遣數十人就往陳家即席擒周以來兼錄坐客姓名一一不遺乃係周以聞上亦怒復遣內官校尉朱來按籍通提席間賓主赴京不問其故都付宦者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六

令因于一室儼十日來說既而不及期先後死者八九逮後獨周一人乃未死一晚憶甚自分死于夕矣及晚監者謹點檢局鎖而去周臥于床將二鼓倏見一人自床邊出近周前周強開目視之乃其故父也昏極亦不省其為鬼父捧飯一大碗兼有羹肉之類謂周曰吾兒可速食之周恍惚間接而盡餐之及乃不見消天明周覺體漸活動又告監者欲起登厠監者驚曰汝何得今日及活動勝昨夜乎必有奸弊周曰當檢視門總縱有人何處入耶監者亦無可辨

而期已滿乃即引奏奉 旨放了周竟得生還調息數月始復云

武功公夢

外大父徐武功公疾革時允明從先君及姨夫蔣令尹省侍公語先君等曰適夢握一帶以手引之漸長不止至于數丈未窮而覺何祥也將對沈休文以帶圍臧為病瘁之徵茲夢反之當佳也公不甚然之允明在旁竊謂帶者綬也綬者壽也蓋長壽之兆時允明纔十三不敢遽言無何公竟捐館不知果何謂也

父子夢

蔣元用將中舉時又嘗夢父告之云父出官子入官父入官子出官覺而弗測既及死入思之亦有驗蓋將中試之秋一兒病死所謂父出官子入棺也及卒遺腹一男始生所謂父入棺子出官也男今名壽予予為中表弟年纔入小學豈異口亦登仕版耶

賀解元

吾鄉賀解元恩予姻家兒也戊子歲與二士同舟赴試途次見釣者賀謂一士曰吾二人借釣竿各下之

釣得蟹者為解元魚蝦雜物者與中列空餌者下第二士先之一得魚一無獲賀一釣而得兩蟹焉後果如卜二士忘為誰

賀先生夢

賀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為予言解元得第時不特有螯祥予亦夢一翡翠自天而下墮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時解元固無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豈翠鳥為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舉之應乎

先淑人歿後託夢

先祖母錢淑人平生慈悲莊謹奉佛頗誠雖不為大焚誦而心甚信之傾逝之後先公命母作佛事而兩姑氏懇稟以尊遺令欲懇少從俗公乃許特建一壇事畢姑氏夢淑人來謂曰我平生常說待死後纔知冥間事而今果知薦拔之事似不堪焉汝輩曾為之否姑曰大人不從吾輩懇請得修一壇甚誠懇頗以為汝得力娘娘何不知耶淑人曰我全不知之如此則果無益勿復作矣姑曰然則何事可及娘娘耶淑

八曰惟有享祀可及而曹若有心事此足矣姑又問
娘娘今在何處乃云今將更生于葑門內開磨坊某
家爲男子言訖遂覺述之允明輩皆悲慟無已然以
其是淑人靈爽則似不應關佛之峻以爲無稽之夢則
問答又太了了及其終乃復歸于輪迴不知果何如
也所惜言託生之家正忘其氏姓爲不能審驗獨爲
大恨耳

徐三夢

嘉定縣徐侍御之第三郎爲兒時方酣睡夢一神人
祝子志怪錄 卷四

率數卒皆昇豆至床前神命與此兒率器量豆約
二斗撒徐體上神曰太少太少與之一石卒固爭兒
小不能勝乃與一斛既寤卽患痘疹遍身繁襍不可
以計危殆幾死及其脫痂肢體之皮相連而起乃通
一體而下如一空人殼焉

范李夢賀守

吾郡太守鄱陽賀公霖弘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下車
廉正仁公未幾上下翕然稱其循良以綜務過勤積
勞得疾遂以明年五月朔日終于位蒞政僅一載而

百姓哀思之方其未革時吳縣生范彥諤語人曰昨
夢至府前見太守前驅出衙旣而乃道一樞耳人曰
此太守棺也太守其將殆乎又數日姻長李君宣子
告予兩夕前夢人告曰太守死矣予因舉范夢答之
不久而果驗矣

宣子兒夢

李宣子得一男甚爽慧可愛乃幾歲以痘疹天其夜
宣子大母夢兒來告云兒病時被人勾捕以去領我
到巷口艸屋朱家勾他二兒同行不知何往也後數

祝子志怪錄 卷四

日宣子偶問隣人果有艸屋朱家二兒死數日矣

沈先生父子夢

沈先生啓南年踰六十長子維暘亦且四十而未得
孫戊申歲維暘少房孕先生方喜夢入王者居見庭
中桃花蕃麗佇立愛玩之花落懷袖有人臨守謂曰
此乃假者汝母喜還有真者在後先生令之入殿後
見王尚書怒授一章令送童太師軒先生往西北一
署投之吏云童大人以陞官衙門在前指示令人而
少房之孕敗焉頃之復孕乃以巳酉得兒方婉時先

生在城館夢送客出門有女奴抱嬰兒相逐以行塵
之使歸子舍則又有孕既以兩鳥甫覺家人來報孫
既誕矣蓋二夢悉驗云餽鳥者予謂猶云繩祖武也
初維暘當兒始胎之際一夕大醉夢人語曰汝已醉
乎醉字如何書維暘曰酉卒為醉其人曰非酉卒乃
酉生耳其應益明著云

長橋美人續補

近更詢前卷長橋美人事小異所述續補于後始其
來有從者二童子可十五六貌極韶好不類世人不
祝子志怪錄 卷四

特一青衣也其來三四度始以茶告女非止一番也
棗乃自梓持來女家非在舟中也女醫其年十餘教
非止二枚也姚氏之召時景昭已死乃茶筵待五聖
耳非僧修因果也此數編于前為真覽者參之可也

雞變

弘治己酉秋末吾郡西山民家畜一白母雞七年矣
一日偶飛上案撲破一碗主人怒持杖痛箠其背一
下箠訖背羽變成赤色頃則遂化為雄尾羽即長尺
餘紋綵燦爛無復故形矣

陳文盛

陳文盛者閩市人也家隣于總管堂文盛頗侵占堂
地一日醉臥肆中中門已閉忽大叫喚其妻妻在室
中聞之以為醉語惡之而不應良久聞其語云娘子
救我始驚而奔出將及門方在庭中忽被一鬼捧住
雙足跌仆痛戰不復能行亦自號呼內外譟亂文盛
父母聞之急出視乃命人擊碎石門久始得開則文
盛已被毆撻滿身流血委頓于地父母救轉其夫婦
婦則如常而文盛次日死矣又數日家人牽牛浴于
祝子志怪錄 卷四

河一大特壯膽可愛甫入水遂僵死于中裏無疾故
也既而家中崇物大作于狀濕擾不能停止又久之
其父亦死弟姪咸死惟存諸婦女耳人咸以為神譴
云

賀太守

吾郡太守鄱陽賀公之卒前志已書近聞其死後家
尚未知也有老僕夜間忽驚魘而躍起喚云快接官
人快接官人官人來矣家人共唾罵之以為狂越二
日而訃至

長清兒說冥事

閩之長清有民家生一兒甫三日置于床其家人偶入房尋笈帚不獲兒忽大言曰帚在房門後家人駭視之兒益言何爲看我我說話何傷乎家人問汝何怪兒曰我非怪前身是南隣某老也我有言欲語家人可速呼吾兒來遲則忘矣家人因呼之來皆以艾者備然列床前兒一一呼其名第深叙悲思繼而詬責其妻曰吾向以幼兒孱弱特留釵若干俾爾爲其婚娶營生之資爾奈何不體吾意俾赤立窘急如此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十四

而竟不識吾既飲盡則王者條別而立最上受生應爲貴官者立於堂上之左與之玉帶僅一人次之者立其右與金帶次銀帶木帶則漸以繁多予亦在木帶中百餘人皆序立堂下亦多科品至下者應墮畜生道被以牛馬等皮皆怖泣勉受後一婦人貌妍冶得馬革婦人大喧辯曰念其前生爲指揮妻幸受朝廷章誥秩至淑人恩榮一世不敢爲惡何乃受此罪報耶王笑曰汝尚自辯如此乎汝既恩因夫受何乃背之而竊與某人行淫耶我今以不義之汝罪非畜生而何哉婦始語塞更哀訴云既蒙定罪不敢辯矣但某女人平生嬌弱安能受人之騎坐乎伏望善處之而已王良久乃云此說亦可從減汝爲騾可也婦又哭告馬騾等耳願王哀憐更爲之地王乃顧吏曰陽間何騾得逸吏云惟梓潼帝君廟下之騾得逸王因命吏籍爲某州縣梓潼廟騾幾十年婦始蒙皮而去兒說至此乃云餘事吾漸忘矣衆云人皆不能記前世事汝獨能知之何也兒曰以不飲水之故猶能稍憶得如此耳吾他日定應有卑職也且而兩家共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十四

養之既長補為學徒果得一縣佐云

陸言符遇目翁

陸謹字言符大興人逸士也成化初遊吾蘇館於福濟觀觀者純陽降地也四月十四日為真人誕辰道流作大會謁者雲集至暮言符步出門忽一丐婦立門側衣裝藍縷而貌整秀可愛手抱一孩兒對言符如乞丐狀言符曰汝何為求人婦人曰以吾有口言符方異之又曰我不特一口又有此一口也言符益疑異方欲問之瞬目已失之矣說者謂二口定是真祝子 怪錄 卷四 人也

劉良

劉良者湖廣人以成化元年乙酉登鄉書及會試下第夢人告曰秀才定當中進士然須待費宏為狀元耳既寤遍求京藩小錄閱之邈無所謂費宏也後三年又訪閱亦無之及上春官亦下第如是者歷五科十五年寂無驗耗自歎前夢之妄及二十二年丙午開錄則費宏者江西解元也大驚異趣上京搜訪費所寓處相見結為友且日適從供酒食為說前夢相

慶既而宏果為龍首良亦登第焉宏時年十九距劉夢時蓋初生耳本朝狀元惟宏最年少也

顧秀才

湖州顧秀才眷歌姬晁二晁在蘇病死秀才居家忽驚呼言曰何處焚燒衣帛有此氣息惟擾逾時始定家人以為心恙秀才亦不知所謂既數日乃知晁柩正以是日就茶毘耳秀才初不知其死也

禿無常

天順中鄆都有王張二人同為府學生王生為人警祝子 怪錄 卷四

敏嚴正明法律一日晏坐忽瞑然化去踰時乃甦家人問之王曰此名禿無常蓋閻羅王以我通曉刑名請我去議斷耳今後或時去慎無恐第任之無虞也已而果時時化去良久輒返問之但言冥司有疑獄須我去耳不明言其事也家人亦不以為怪友黨扣之王亦不答張生者與王頗厚常苦懇求欲挈往一觀王不許張規知王方入冥乃語家人云王前去我當繼往即回恃渠在必不害事家人止之而張已入室自縊矣氣既絕便入冥途行人絡繹無萬數張疾

奔以爲王在前且走且呼迄不聞其答聲問諸人人對不知既而見一鬼吏押數囚來張又問其中一囚黠甚見張之問知其爲誤死也卽誑之曰我識王監生在前往汝要尋我當領汝去也張卽隨之而行至擾攘處張覓其人已不見良久鬼吏送至一人家加諸囚以豕皮諸囚皆變爲猪張執皮不肯披押吏不顧逕推之而去張生竟成猪與同囚齊生于其家蓋前逸囚應爲猪承張問給之潛易已身而張不悟也既經宿張氏妻拏伺其還覓不得乃同往王家扣之

祝子

怪錄

卷四

則王故無恙在家祭之則張方去時王已轉歸而張不得值耳張妻拏因號咎王若誘吾夫死今決當爲我往閻王處討來還我家不然當訟于官償吾夫命王大怒曰吾豈使渠死耶渠強吾吾固拒之今與我何事且吾數到陰府皆是閻公使來請今則無故况我纔回又何可輒去乎張家苦累之不已王無可奈何亦入室自縊既到閻君所閻君驚問來故王告之閻君又驚曰豈有是事此地安得誤拘人乎况擬問新鬼中竝無此人王曰他死在昨日之某時陛下可

一檢察必得之矣王乃與判官細檢察竝不得方惘然一判官告曰但其時曾發一行猪囚去恐誤在此王速命人沿途追究至其處有路旁居民寄庫王婆者出應命自陳知情吏乃逮之赴王府王研問之王婆因述黠鬼誘張生潛代事王問何以知之婆言此黠鬼欲賂押吏與卒無貨在身爲吾借之吾言無有但有陽世王婆婆寄庫銀錢在因轉爲料理分猪二千與之以此知之王聞之大怒卽召受生庫吏問之對如婆言王益怒立喚前押吏審之吏不能諱王乃

祝子

怪錄

卷四

加吏重譴復令王生還覓速往某人家令殺新牛和壬生如戒至陽世便去殺猪已而張果生試訪王婆寄庫事果亦不謬後王復詣閻君謝閻君慰勞之且言原黠囚已判從重辟矣張旣生後數年仕爲霍州判官人皆戲言君是猪人耳後竟無他焉

此段後半節志記

呂傳侮五聖被譴

五聖香火行于吳浙甚盛無比近有一呂氏子在賭錢肆中見印聖馬滿座呂無知卽坐馬上大言曰我坐五聖看如何又指夫人像曰夫人也生得不好旣

歸家其便狂憤不食口自責言又言汝何人敢嫌我容貌其家禱謝久之始已又數日有傅氏子偶見人語及此事亦肆嫚言隨得狂疾辛苦百端其家即建廟祈祭亦久之方平安

婦人生鬚

吾鄉曹生之姑年六十餘矣得疾凡半年始瘳既瘳而其面遂生短鬚沿口一圍甚是濃黑時弘治二年秋也至今無恙

大青小青

國初有沈萬三者三吳富族之甲也其舅陸道平嘉禾人薄遊姑蘇得聞門內廢宅居之先是居者必遭孽出以是微價售于陸陸始入方夜間張燈坐正堂中忽有雙環女子二人追逐而入駢立于前意態恍惚陸知為怪叱而問之二女同聲對曰吾二人乃大青小青也言畢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小青之右臂速起逐之二女同至庭中大樹下而沒且視之二女青樹也因謀伐去樹根下有石板板下二壘滿貯精金分埋二樹下陸遂有之薦以富饒後贅沈氏是

祝子 怪錄 卷四

生萬三資產浩無紀極竟沒于官焉

陳懷入冥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冬以病死其子陳懷苦塊于柩旁每闔掩門嘯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潔門上樹曰福官真境懷徘徊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掾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不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托生案也懷愕然知為冥司又悲問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

祝子 怪錄 卷四

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速來決泊耳懷曰吾父為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處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縲紲之苦但遣人押伴放行而去想不久當來矣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其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逡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一司中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又押之果散行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托生案官人

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覓耳父曰然則可急還矣出廟可急急西行慎毋東顧顧則不返矣又曰西菴某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戀故數數回首父則屢呼促之使前去夜又亦加叱詈懷終不舍直同父至先處門外夜又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頸而入不然官司只以我爲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便從之夜又以索牽縛訖懷忿謂夜又曰我父無罪適來此中官人已與我說是散行料不責汝汝可收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凌辱吾父乎夜又大怒罵懷曰此自是我公事何與汝汝豈應私在此打攪官司我尚不發汝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乎懷益怒逕毆之夜又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遂悟與夜又相持而起立于柩前奮臂角蹴大號呼房中家人等驚起從牕隙窺之見懷手足蹶張背壁挺立若被人托住者而了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我不怕你忽高叫蹲倒于地曰不好了我被渠咬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又急排闥而出亦不見其形但聞出戶聲徑升屋而去

歷歷踐碎响久之始寂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已爲嚼破血流滿地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傅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穿四齒之形而其形三角蓋獠牙故也已而懷往西菴僧處索錢僧匿之答以無有懷曰料不久爾必受報未幾僧果死焉

王老

蘇之南濠有王老者無子弘治二年時年四十九矣暑夜與妻露坐納涼天乃昏黑忽聞庭中有人低語云七七四十九棺材沿上走諺語云俗忌此年

祝子志怪錄

卷四

顧無人則又有在耳畔言者左顧又在右大惡燭搜之不見遂同妻返室方慘沮問俄頃不語奄然而逝

盧三打鬼

鄉人盧三性好酒無醒日成化己亥秋夕方被酒自外歸其家在無祀鬼神壇之後盧既過壇側忽見偉丈夫四人皆長過屋簷齊力來扑盧盧但望其家急奔既入門更恚曰汝何物及人敢扑我耶握門栓復出逐至壇前則如前長鬼益多將十七八人侍立其

前盧怒甚運木拴亂擊之諸鬼一時四散奔逃悉止至河際有入河者有陸逃者竟無一然盧乃返舍

翁老娘

閭門外上塘有翁老娘者自下縣來老農醫也弘治間春夕已閉戶矣忽聞扣門聲甚急啟視之乃二男子請翁去收生翁恍惚便隨去至白蓮橋側俞尚書墳旁入一家屋甚華厥人物繁夥嘈雜滿堂室中張燈甚明一婦人臨蓐方艱苦翁為治之媿身得

祝子志世錄

卷四

其家大喜飲食之又賦以雙雞段帛果物等仍人送歸將四鼓矣既歸二人以雞置庭中并他物置舍內而翁就寢覺體中憤憤頗異之及明視庭中無盤合彼雙雞乃二蝦蟇也大駭入視幣則絲褚也翁因悲愕大吐伏枕旬餘竟死

天遣陳常

成化初蘇之上塘有煨工陳常者善鑄瀉每得人白銀必入鉛銅之類造偽而還之前後侵人財不貲矣識者見其所製稱為陳常銀惟恐誤得人咸惡之一

日大雨大雷震死此工於市舉體焦灼而亡其首人方稱怪又數月有人自揚州來者乃言某月日揚州亦大雨雷震雨後忽落一首于彼市中視之乃此工也其受報如此

雞言

蘇城湯家巷有人畜一雞久矣偶欲烹之忽人言曰勿得殺我其人雖怪訝然竟食之亦無恙

郭同知伐樹

郭同知和成化中來佐吾郡郡治之土地祠廟有大栢樹合抱當祠庭中路蔽虧陰森殊似多陰

祝子志世錄

卷四

偶過祠以為妨步履亟命人伐之竟日始盡時郭子監視終日故強壯無疾翌日忽頭痛岑岑不一茶頃便躍而死一語不及發人以為神譴云

耿公

予一姻家行貨于燕舟次大江夜間舟人忽驚麗而寤問之云適夢耿公大神告我說汝舟底有一大孔汝何故不點檢今吾為汝將泥丸暫塞之汝不亟治定遭沉溺矣眾皆信之欲覓治則貨物堆積諸艙皆

滿猝莫能辨乃望空焚香祝神而乞玆得報果然又逐艙乞玆屬三四不得至中艙乃如卜亟併力發貨則船底果穴一處有泥室之遂速泊于岍傍空船修治使行焉向非神告則滿舟皆魚鼈矣

張千戶家孽

蘇有張千戶家于喬司空巷中弘治己酉秋冬家孽忽大作初張方夜坐昏時列燈燭在前忽有一小兒不知從何來遽入室吹滅其火張急起攫之兒即飛升簷際有火隨兒起于簷因速救之則復起于仙

祝子志怪錄 卷四

隨救隨變燔灼不停既而少息次日家僮往園地拾得一泥孩金絲裝飾甚善僮取呈張觀之入手則又飛上簷牙火亦隨作又救之如前張肆為禳禱買一猪首在案忽火又出于肉延燎漸遠疾救乃滅以至箱篋衣服皆遭焚灼而不大損及家人坐處輒有飛磚舞石及其身而不傷戶牖之類開則自閉閉則自開張妻方濯足則盆中湯作風浪湧薄其下體張自浴亦如之一家擾擾不能寧居婦女兒童悉遷避他家如是數月漸漸消定然其家初無實禍迄今

或傳張門前有古黃楊極茂張伐之致然

周氏家孽

是年冬周念今政瑄家亦有妖孽猫皆以前足捧其頭作人立而行走犬亦立而徐步未幾鬱攸大作其家舍紉曲火既起有風扇之隨屋勢紉曲逕燒其一宅而不及旁隣及火止有酒數千瓶啟而視之酒悉化為焦秫米既而周乃解官周予鄉先輩持身甚廉節不久得禍士憫惜之

酒泉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弘治庚戌三月閩門南城居民家有井偶汲水中酒香因嘗之真酒味也遂闕傳以為仙人所經行而然小民競來勺飲其家因歛錢而鬻之大致饒積其泉旦夕如常每至晚必變作紅黃色如是歷五月後如常焉

怪錄卷四 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譏

楚 陳以聞無異校

馮百戶

蘇州衛百戶馮升今年春承上司委往巡白茆港一
晚方駕大船出哨昏黑中忽有光炬數百枝在其前
視之有數舟人物亦將數百皆悍惡克勇馮以為巨
寇也急鳴金鼓整眾持戈鋌而進既將接則羣船與
火一時頓沒入波中馮等方驚而倏忽間連進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其沒船處矣回顧則羣船入火又出其後乃急
甫將近則又沒俄頃又出其前處數四不停馮絕疑
懼以為必鬼神也遂戢眾而返至館舍則所留守舍
奚童已反接縛之柱間滿身皆塗泥噤不能言矣細
視之其背有泥書三字曰尋不去馮益駭恐懼他禍
乃托事白于所司而解役焉

樟柳神

耳報之術正出于採生之說傳記中往往載焉近時
如王弼事尤明白或謂費長房始授于壺公其後為

鬼所殺者非失符也蓋斯術每歲必覓一新鬼易舊
鬼托生至覓之不得至其期則鬼必取其軀以當之
耳或謂此有數端其一不必生人鬼爽只以艸木合
而為之專取靈于時日甲子之配合與符呪之禁戒
如世稱樟柳舉二木而言也按神農本草經商陸條
下有說云 故或稱商陸神音之傳訛耳非樟柳也
然要為左道冲術王法之所必誅無累于士君子之
同類可也偶記成化初予年在髫髻家中顧得一乳
母媪乃東鄉人也為先妣言其叔公向克里役

祝子志怪錄 卷五

日官府參詣三更時出門中途月甚明獨行
偶足下踐着一小物漫取視之乃木刻成一小兒形
長三寸面貌甚精毛髮悉具裝飾詭異其人漫插之
帽簷中而行沿途只聞小語云張二張二縣前點卯
啣十計回顧則無人俄又然竟忘其為木兒語也既
至縣果以後期被撻及歸木兒故在帽中行次又聞
小語云張二張二老婆在家與人戲如是亦數四張
細察之乃覺聲出于帽因思是此怪急取碎而視之
其腹中有血肉之腸焉乃擲之田邊厠中其怪始絕

此不知何從在路傍也又記正統中先公任于京師先考與隣人顧宗者頗稔一日顧私云時日有建客將一樟柳神來予以白金一斤售得之甫收木兒便作報語出入細碎靡不預言十日之內以神語獲利且半餘矣茲豈非無窮之利哉况無損于物命以是爲慶先考漫應記之更幾日間焉則云神已于時日亡去不知所之今木質雖存竟不能語加以拷掠亦畧不知計其所指示獲利恰該白金一斤蓋賊人戲之也

祝子志錄 卷五

一母三十六兒

天順中寧國府有民人楊杞者其妻俞氏年二八以上成婚便有娠腹甚大既生乃孿胎也未幾又得娠而產亦孿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有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是男子共有兒三十六人皆長大無一天者此婦亦無病享中壽以上而終亦可謂異矣

耳中人物

祖母王孺人爲允明言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

耳于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其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一孕七兒

弘治已酉歲相城農婦有孕既生乃一肉胞中包數小兒其大如碩鼠蠕蠕長數寸凡七枚頃間皆死焉

鬼共桔槔

予家老圃謝敬相城人爲予言其親戚其家

祝子志錄 卷五

臨川桔槔天既暝同儕先歸舍惟此人獨後俄頃

一人自河曲來與之同桔槔此人迷亂中竟不問其所以來相與共事漸久遂入宵分而此人元不知覺來者屢謂此人言天熱爾不下水下浴此人說爾先下我繼之其人又強使先此人終不從相推久之不覺已天明矣而其妻方來尋訪其人見婦人來遂瞥然自沉夫道所見婦告以經宿夫始駭與婦覓蹤跡畧無可究但見河中之水已竭矣蓋溺死鬼也

井異

至德廟側有吳翁者父子三人業販席往臨清易棗
貨弘治庚戌之夏翁方出其家子得疾于家一日家
人偶汲井聞井中如人掬掬驚聲俄而水大沸如湯
忽高及井幹唯餘三五尺而已已而天暝其家又以
火燭之見又然家人大駭視曰豈其中有財寶當授
吾家乎吾聞得財兆當先以財物勾之則得盍試諸
遂以一銀簪縛于線而墜之水乃益漲良久引其綆
起則空線而簪已失矣于是始大驚駭至明日有人
來報其翁亦得病于商所其仲子遂往父所訪之
記于志 卷五

于尚書

于尚書謙既誅後年餘忽降體于其子婦作于平時
言態家人知為于竟問之曰爺爺既死來作何幹婦
曰我只苦眼無光我意思只欲尋一雙好眼耳言訖
婦日漸青腫瞳子突出家人有識者謂之曰汝既死
又要好眼 用縱要尋何得及六娘子乎如此不避
嫌疑汝大不是于乃不答良久一小童過其前頗
明慧因直視之童忽目張大如雙睛透突落失去

如被劍剔者婦遂得甦而童竟自焉

張公見鬼

吾鄉張公謚慎愨人也嘗往崑山至勝安舖遇晚行
一水滸見其後有一人尾之已而將近一橋張行未
橋址舉首則尾者已先在彼岍夫對張而立以手指
張大呼曰汝可在此處來汝走誤了宜速來吾與偕
行也張畧不顧但直前行至一處忽見滿前只是一
白沙漠無際始悟曰此白者必是大川吾何乃行此
乎亟回步則已還元觀見通途了又見隔岸

燒紙張瞪目認得日此識熟蔣姓子家也因號呼

卷五

蔣氏人見之即拏舟過水浹扶登舟而渡至其家
家人咸驚曰此乃竹篠徑之礦子裏魍魅之淵藪也
蓋至此無得免者子何乃獨全乎矣張始悟向招者
鬼雄也張素事佛謹當受善報耳張識予親為予言
之張又言其室王媽媽見一鬼蓋其隣家主婦縊死
樓上其後王每夜坐輒從牕隙窺見其樓上有一無
頭女子往來步走其項有布纏之云凡三四見後不
復覩

鯉眨眼

舊說魚眨眼為異不可食而鯉眨眼則是謫龍耳近有人得一鯉將剖治鯉忽雙目瞬動爛爍久之人遂放于水亦無他異

王生遇八兒鬼

樂橋王生名景去年冬嘗侵晨往盤門買錢行至衛後陸太守園中天尚未明路無人行王心頗懼忽有一羣小兒立其前王驚視之凡八輩皆長二尺餘形貌畧同共來侮王或抱其足或拽其裾或持土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之百端凌擾王應禦不暇雖極恐猶相持且行適同至西杉瀆橋傍更舖始得二舖夫出舖王即大叫其人漸近八兒始捨之兢奔入河中良久猶聞水中有聲也

金山寺鐘

楊子江金山寺故不擊鐘相傳永樂間有師主山一日入定忽覓游水府為水族請至江濱其水開成白色大道既入宮龍君相見後俄頃夫人出作禮白師曰氏有所疾苦聞鐘聲此後望和尚勿令人敲擊當

有少報師敬諾夫人遂入室持出手為師製襪一緡

將完未綴系寺中僧偶打飯鐘夫人聞之遽趨師令

出又忽有夜叉來與龍王言時至水道將合矣龍君

亦急令報師師遂出夫人因不克完襪便以一帶經

其襪兩端令翻兜足而着之師既領受謝而出及覺

襪果縛其足遂傳此式于世今僧家多着號齊襪也

梅講主

姑蘇城中西華嚴寺有梅講主嘗夜自外歸將二鼓至寺門門已閉方扣門忽有鬼數人來其類不一

祝子志怪錄

卷五

繞不置梅誦呪斥之不退既久沙彌出啟門

散但稍遠而立若有伺者梅入寺亟令炊飯一釜復

出寺呪施釜空而入羣鬼爭食之久始寂

鯪魚吞人

尹山南之夾浦橋水勢頗厲庚戌之夏有城中人偕

其妻往松江訪姻戚回舟至橋所忽風起有一鯪魚

起舟傍其長幾二丈昂首嚙其夫臂入水中妻往救

之鯪遂翹其尾捲其婦下水以口接而吞之夫則溺

而婦竟墜魚腹焉

王安見怪

學生王京家人王安嘗為姻戚家 倩之擔饋禮往
三墩姻家既回至山上忽見林間一禽甚類鴨跼蹠
于地口作鴨鳴安念必人家遺失者因欲取之回作
一盃羹吃不惡也便置擔往搦之鴨隨手化作一磚
塊安方怪之磚即鑽破地皮而入焉竟不知何怪也

鬼畏釘

成化末有一賣釘人曉從府學前來其地多祟物方
行間聞二人在後逐之意甚恐回顧乃二鬼也

前二

錄

卷五

駭將奔避鬼迫其身乃反大奔驚去且相謂曰此
有釘在身邊奈何不仔細便趕他幾乎壞了事予因
記向年有農人告予暑天昏夜從田中還舍獨行隴
上忽聞二人在後緩步追之最後者曰可上前人曰
有釘後人復曰上前人答之如初三四問答二人竟
舍農而去焉蓋此農偶帶一釘在腰間也

錢六娘

成化己未有京妓錢溜兒舟泊蘇之山塘夏夜露坐
舟所忽驚呼其母曰娘見乎如何人家屋上有此白

狗母以為妄錢回顧則又曰白狗又在彼處矣隨首
數轉輒言狗在其前云色如雪而長大似壯夫母怪
而嘆之明日錢忽以事與母競遂溺死于水 黃生說

放水燈

王經說其外大母言頃因隣家作佛事夜半僧放水
燈母親見有一人手從河面上伸出取燈并草把上
飯食之但不見其身首耳

人產蟒

蘇之鄉民金大妻陸氏嘗產一女厭之遂不舉
祝子志 錄 卷五

復有娠復得女貌頗肖前女復不舉已又如之
棄女矣弘治四年六月六日又當免娠還得女焉心
益惡之仍棄穢器中加覆令人擲去人未舉急趨其
夫夫亦未忍也婦人怒從床蓐躍起自持去至廁將
棄焉開覆則見滿其中皆是肉斑爛五色殊可怖惡
俄頃蠕動漸以延長奮首出桶乃是一條大蟒起而
嚙婦之腹回蛇體滿刺婦人遍上下周匝如束婦號
叫求死情狀極惡人不忍見久之竟死

平桶大仙

弘治元年之秋蘇城有一人姓王爲人居貨糊口無幾貲本耗折爲其家徵迫日急王不能堪一日潛行將至傍郡覓親識宛轉料理償之行至跨塘橋下昏夜無可投宿道旁有土地祠因入其中伏偃香案下假寐少頃約夜半候聞扣門聲廟神令從衛問之扣門者答云告大王明日大仙到此可出接之從者入白于土地土地復令問大仙是何服色又傳告云着葱褐衣持弊桶所謂弔桶大仙者也土地得報遂皆寂然王生聞之且驚且喜至明日遂不行危坐廟中

祝子志 錄 卷五

以伺至午後果有一髮髻道人衣弊葱褐手持一木桶而無底至廟前顧瞻土地像舉手拱禮便行王生念此決是矣遂拜而懇之曰大仙度我道人固拒之王具述昨所見道人猶拒之且辭以行王生跟至南教場中跪伏死請道人曰然則待我使汝遂以桶置地上以手旋轉之數匝令王生視之則一井也石闌楯完且滿其中皆清水甚深有游魚盈其中道人顧王生說汝可下井取魚取得出來吾卽度汝王生畏不敢下道人曰然則吾取與汝看因卽躍入井中王

生急觀之道人與井皆不見矣王生竟茫然而歸

陸林

鄉人陸林妻甚悍其姑房中有一婢蠟梅頗媚林妻百狀凌虐後竟爲箠甚內損而死弘治庚戌五月林方坐肆中貿易有人自屏後捧茶一碗與飲但露其手而不見面林以爲妻耳亦不問竟接而啜之其茶色白味甚甜林心方訝之忽聞家內大鼓譟急入觀之乃是妻爲鬼毆類中惡者林方見妻則亡婢竟來撲林肩面又去亂撲林妻甚驟家人忙亂莫能解

祝子志 錄 卷五

婢復來握林兩臂大搖之五六次捨而奔散不知所之俄而林妻小病卽已林遂染危疾其家每夜有一紅袍冠帶神人步遊宅中及禳禱亦明見有神人來享至七月間一日命其姊夫許巫來爲送鬼送後許歸家倦而臥床上忽聞枕中豐豐作聲許驚問何物枕中曰我蠟梅也許曰汝自與我舅子有冤如何却來尋我枕中曰他何故殺我是爾與他姊弟我故來尋你許曰爾也可放解了他鬼曰念情理放他不得前日猶可今日只管牒我數次不已我告狀難得准

却被他纏延益增我怒了我定不捨他許曰然則再令他超薦你如何鬼曰不必如此從來事事都不到我我何嘗沾他好處惟要他性命而已許曰本是娘子害爾死却何干他父子事鬼曰罪坐家長許曰家長何不尋他老父鬼曰他本與我無涉今三日後先教他孩兒肚脹五日陸林定腹脹相繼死矣許曰我無害汝心汝可自去鬼曰我今報汝了汝再料理我先攬汝去矣許畏怖之甚再四慰謝求其去鬼乃曰許官人我且去矣言畢遂滅許急撲拭其枕則滿

祝子志 錄

卷五

中皆污泥也後旬餘林兒死又逾日林亦竟死

七眼兒

成化十七年夏吳城小豬巷薛氏生一兒口鼻兩耳如常但有七眼準上天庭中一豎者鼻左右各三橫者生便能言今年米七錢一升其家遂燒紅火筋刺殺之是歲果大饑

劉御史

有劉御史者不知何許人景泰中仕知廣南一邑志初赴任行至庾嶺荒林間忽有一小茆屋數間乃

酒肆也殺核雖頗具備而酷者數夫則皆病癩者形狀醜穢不可近劉命速過其癩者悉前來問訊曰明公乍臨吾土吾等輒有薄醞釐饌奉致區區願公毋逆野人意劉心殊惡之拒斥不受癩子固強不已劉終不然癩乃更從內捧出二柈果一桃一棗皆鮮視可愛又請曰公不飲盍取數果乎劉亦竟以為不潔漫取一棗置袖間其人志劉不享將兩柈果投之于地而退時從者數十人咸見之劉固怒其不呵禁前途抵傳舍乃呼諸人責之又斥驛丞以不豫迎及

祝子志 錄

卷五

飭道路之咎丞曰此地豈有所謂人居酒館乎定而妄耳劉益怒命駕使丞隨而往至其所則寂無其茆屋也劉更大慚因出袖棗示之則良金也光彩灼耀非塵世間所有產劉與眾人始驚異必神仙矣追恨不食其物取金欲吞之不可得但謹謹懷藏之不去其身心怛怛恒冀欲遇其人邈無形迹後劉授老而歸年八十餘矣一日問兒曹云此月中有何吉日吾欲出行若曹其為我消擇兒奉令往選期惟冬至日時在午為吉稟白于父劉乃起處分家事至其日命

邀迎親戚僚友遠近悉集一一慰勞告以將遠行叙別之意酒食後自入浴浴竟着新衣又令人舁其棺來頻問時候兒曹以為妄且懼自起視之日已加未遂踉蹌入堂拱手謝諸人將金九拭而吞之逕入柩端正偃臥衆方駭覩則劉已瞑自矣

陸仙人

予姑陸氏家裏有一小廝曰阿安年十餘歲以病死有仙人者居舍後一日陸偶買得途人一床置于舍其夜纔坐床上納涼忽見庭際有犬五枚二白三黑祝子志怪錄 卷五

阿安者率之自庭隅而來前陸悚懼中無以禦之大呼其妻曰媽媽有人在此其妻急取一鐵錘出戶授陸陸行錘拒鬼以及犬鬼犬皆隱明日與妻議此床必不利盍加漆而鬻之乃命人漆床既畢其夜陸方坐則數數自言云我決不賣爾如此如此其妻怪問之陸云吾耳畔有人言云汝切勿賣我床賣決不罷汝汝速還我吾故答之云耳妻唯嘆叱之未及處分明且陸已默然死床上矣

裘三

予隣裘三以兌錢為業一日領一童同往盤門出行到廟灣天猶未曙瞥見道上有黑圈大如栲栳並列其前滾動闌截以止裘者裘足不能前乃命童子先之黑圈即環遶童身裘伺間隙急取捷衝出不顧小童逕奔投城門迫天明訪之則童已死道邊矣居人云早聞童與怪拒忽得一生人來童方喜得救逮生人到其旁怪見之即滅

王達

祖姑王宅有婢曰春蘭年十六七歲以病死一旦家童王達曉起自房出至堂前顧主母曰老阿媽不看見天上否好星月這等光明嘖嘖不已主母叱之又呼其妻來曰王達定有病矣適來謔語可扶入內妻方扶之進則達益狂言不休昏仆危惛然只喚老阿媽主母因往問汝是何人對曰我春蘭也主母曰賤人汝既死矣自是天命何敢復來惱人對曰奴不敢擾人但為寒無衣饑無食兼貧無錢使故托王達求告阿媽耳言畢復懇請不已主母曰汝一向在何處對曰奴自死後只在宅裏依栖竝不曾別處去主母

因製肉羹飯食達取便速吞之甚多主母又焚紙錢冥衣與之鬼又叩謝乃滅達蘇問之漠然無所知覺

周法

周法母病法寢床頭伴之夜間母妄語百端法以為謔語既而開目則見卓上有三人列坐若有待者法大駭喚僕周員來臥卓上少頃員睡去又見前三人如是者數次翌日而母死焉

尤直筆

吾鄉有尤生者善星命故有直筆之稱庚戌初夏染疾甚篤妻子環侍偶皆出房少頃復入則病者不見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在床空如也咸驚怪莫測其房後一童曰適似聞前臆開門聲盍試觀之衆趨視則果倚柱偃臥如將絕者衆亟救灌良久始甦問之答曰自汝等出室便有三男子皆長大軀惡貌作獄之飾看我不言但協力抱我起扛至前房擲之壁下且云你得此板壁我失了好處言訖皆出不知從何去矣至秋間尤竟卒卒後七日其家命僧修焚罷夜間將一鼓盡家中已關門而睡其女在房聞尤在門外呼其名曰秀雲你可

速開門女驚曰爹爹如何在此鬼曰我要來一看汝等汝等不必慮我我只在後厠邊覓我處可得也其女大怕不敢開門鬼曰不開只得我去矣言罷又呼門外作微聲如羣蠅汪汪然遂泯

王三娘子

王三娘子者中街路王汝美妻也姓吳氏其弟張景春以弘治二年六月十七日死既而其母亦病死三年六月王氏遂得瘵疾至十七日忽命人請其父來前日娘娘弟弟都在此尋我娘不其苦但是張景春無禮死然定要我去可恨可恨說罷便奄然而逝越一日而蘇家人急問之則曰景春有事要我去對證昨夜我說他明白了今故得歸不知後何如耳家人方喜後六日吳竟長往人咸悼惜之性柔懿勤家通書算賢婦人也

祝子志怪錄

卷五

都

公譚纂卷之二

陸采編次

陸采編次

此提明... 陸采編次

都公譚纂卷上



門人陸采編次



元太祖尊禮印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人朝... 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腐以告絕... 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之謂閏九為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有以其鄉兵來援者蔓延... 嘉定和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 蘇凶在旦莫尚誰援哉从楚昇之以往孟循... 復以是叱其為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 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 松江耳願以其餘生贖數萬人命帥狀之孟... 循乃得還嘉定縛為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為... 徽以告州人州得無虞云

乘馬過樂橋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
舉策指曰王行可來我家觀畫止仲敬諾如
命後其子嗣初从止仲游止仲題其畫稱惟
允為先友劉解元政惟允婿也以筆塗之曰
王行昔望吾舅馬塵不及何先友為此畫尚
存上有磨擦處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
妓廉夫與發阮妓鞋置酒杯中使坐客傳飲
名曰鞋盃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按而
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

望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
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麓率
大楚掌其煩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
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
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
粉胡桃及雜果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
有趙行楚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
定童子供茶乃畧不知風味負俗物也行楚
歸自是絕交以行楚建吳果膏元鎮絕然日吾
子為王孫故出此茶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備以
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
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游太湖聞渡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
人及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楚欲
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解狀猶鞞元鎮
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
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
俗

滕某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于無錫元季楊鐵

厓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
禮賢和為鐵厓請至其家鐵厓曰有紫鱗醇
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厓入門滕設盃供出一
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厓援筆成詩曰詠
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壑盛貯白
瓊瑤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
勝出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况有醇醪
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

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
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外國人進貢元君道
經無錫閩瓊名欲見之以沉香百觔為贄瓊
令人詔云適往惠山飲泉翼日再至又云出
採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贊
乃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王爺西
設古鼎彝罇壺夷人方驚顧周謂其家人曰
聞有清閔閣者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
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
拜而去

楊廉大好大言嘗自其所撰責趙普文云此等

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是一詩有佳句

便題云宛然鐵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予每作

必命仲溫書之大抵多類是題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

全集元鎮逃去潛于蘆中焚龍涎香被執囚

于郡獄每餽食獄子傳以入元鎮必戒以舉

按過類獄子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汝

唾沫及飯耳獄卒怒鎮之溺器上家為新也

四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

祖廢周主為鄭王舊編書匡亂奉周主雷忽
震其几子程厲聲曰老天使打折陳程之臂
亦不換矣後三日子程因晝寢夢至一所類
王者居有人人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
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暴
邪子程心知其為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
死耳史官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大
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
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

舟適金華朱彥修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

識見之甚歡乃共脈平章彥脩曰疾已殆不

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鍼法

彥修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肢無益也左右

彊可久鍼入鍼如彥修言彥修問平章歸家

道途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即回尚可抵

家稍遲無及矣平章遂還及門而卒

嘉興吳仲圭家甚富與盛楚子昭居客進當時

鄉人多愛子昭之畫仲圭每見人持紙絹過

門必謂之曰吾畫能賣錢汝曷不求我往

與之作一紙半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畫湧貴求者塞門子昭不能逮也

試意伯劉基元文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

却又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

老翁扣基昨所規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

以書授之且為語其奧基歸復注則翁已聞

肆不知所之

松江素凱字景文洪武間為監察御史時 周

王有罪 高皇帝欲誅之 懿文皇太子日

夜號泣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

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之正 太子為宥之者

心之慈 上怒以為持兩端命繫之獄嘗使

人往視曾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 上因引

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間使

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恨因佯狂不朝

見上問素凱如何不見眾以凱疾對 上曰

吾聞風顛者不識痛痒因舁之來以木鑽

之凱殊無痛苦 上曰聞葺不才放回原籍

歸而其狂如故 上聞遣使諭曰 上常思

念先生使先生為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大賓

何如凱方負鉄鍵謳小辭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素景文善謔洪武中雷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

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處爭不把眾人嫌的

先下手或許其指斥新之而免凌佯狂家居

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其門景文趨而揖之

曰朱慶餘驢來應聲曰此畜生非驢乃獬廌

截去角尔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 宗泐李禪精於儒

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宗和尚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 來天

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

不與象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

不肯飲哺之亦不舖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

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象官束手莫敢屠

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

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

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

毼紫泥函封載玉 萬樂爭擁群龍趨玉筵

歸沙漠龍亦歸湖所以老象心南來嚙死

骨為枯嗟尔食祿人宜負七尺軀高，白玉

堂赫：黃金符伊昔軒冕金泥塗嗟尔食祿

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此之日星河嶽云

人不若飲豆芻象何潔尔何汚天子岳衣萬

塞忠定公初名璫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

世治伴金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千古所無嗚

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陞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上，惻然

揚庶夫洪武初被召入見

太祖曰卿在前元

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

太祖曰卿張時

曾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庶夫服新製中

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猪為夏萬戶家佃戶

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盡服之

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

之乎巾是也

太祖又命庶夫賦鐘山詩庶

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王西玉柱曾經

坐舉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為家佃戶子也

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

遂繫之以歸所儲書恣其披閱道明一生寫

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

書密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

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

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落人間每本後皆

直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

有道明題識

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脩元史卿可往觀之

張潞公仲舉沒於正末無子一女嫁民間洪

庶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為文者示庶

武中其人元陝西軍携女自隨潞公妻吳夫

夫者庶夫咲曰拾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為

人尚在年已八十替雙日無人供養寄食北

文或以告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庶夫

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

友善或告之衍匍匐往視其啟篋中有詩一紙乃潞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為買棺葬之衍有和潞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西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與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多了時陳惟允為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画且相契厚一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日改此畫為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非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

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丐夫粉筆張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為神亦非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喜丹青聞陳氏蓄是圖注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為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

姚氏大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入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鬻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為文淵閣大學士

陳却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

不利及唱名却為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南

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却亦連坐五月二十日

再試親擢韓克忠為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太祖

于便殿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

業農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

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

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春

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

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

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 上曰卿
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
黃蓮花則苦猴食菓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
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對曰臣
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
者擢為同子助教

鄭尚書賜浦江義門人 太祖嘗一日問尚書
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書叩首曰但不
聽婦人言耳 上深然之遂以言聞於掖庭

尚書俱永樂初其家遂析

國初脩元史者前後凡三十二人皆極天下之

選而出吳者五人高啟季迪傳註則王彞常

宗謝徽元懿杜寅彦正而陳基高選志皆常

寓吳考札者十人揚基孟載鄭元長卿錢達

伯行皆吳人而張仲余克義漸亦皆寓吳此

可見吾吳文物之盛也

無錫錢仲益允升號錦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

江浙鄉試為杭州路錄事國朝以字行高皇

怒其不為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

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
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為本縣訓導後以御
史薦入為太常博士與脩高帝實錄陞翰林
脩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聞
其成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蕪易經永樂凌始盛實顧順中翼倡之順中
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恂仲字者精於易因
初徵至京師 太祖欲官之仲字以元舉子
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願皆充
軍以報陛下 上然之令人押仲字徒跣回

取二子仍令仲字徒跣送于上京後仲字卒

老死牖下順中易學仲字之再傳也

鉄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 太祖

與陳友諒戰鄱陽河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

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

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奪氣戰遂敗上定

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嘗結廬鍾山

下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道人野服出

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屨迎人足下無履時玉

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椰盃勸酒尊前

不鍾蓋密語密訊諷之意王武臣勿悟相與一
笑而散不之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
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潼關守臣
奏有鉄冠道人者以其日過關計之即投水
文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冷謙字啟敬善幻術居嘗鍛泥作釘賣以
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
以謙精音律為言者嘗召至京授太常協律
郎未幾即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為吏者
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

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即
可得物然慎勿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
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
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
庫失物中檢得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鞠之
對曰昨吾主携入失此引耳復逮至吏則曰
此冷謙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謙：將至龍
灣懸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盃與諸君酌別
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謙視酒瓮
因躍入瓮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瓮入見

上曰謙汝第出吾賞汝死矣謙曰陛下欲殺
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瓮每持其一
呼謙者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鶴騎去瓮
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
箔常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為金箔張
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異貨帛財物
有假貨者隨出水面張見之曰是不難殆伏
机耳歸即鑿池俟其割為之已而果然每客
至翫以為戲嘗有道人踵門張引之觀池道

謙字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翼日天未明張
見空中二童子乘龍馭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
龍：不服二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
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
甚寂子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曰月餘頗得
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惟空山而已詢
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愈神高皇帝
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
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
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蓮心投金水河

傾刻花葉滿池張曰臣願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墮水中張與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顛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上曰汝何為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口中塗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途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平上至南京置顛仙於靈谷寺顛仙日與住持僧晤僧銜之一日以聞

上命以缸覆顛仙焚之一晝夜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蚕蛭之狀顛仙頗有微汗僧覆奏上怪之然顛仙自是不說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凡閱月上知之命仍截十日而顏色自若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顛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顛仙歸上一日忽大使不通百方不效顛仙已預知密令廬山赤脚僧獻葉闌下并備心詩遺是日至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

顛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者不可得人還乃親撰碑文命磨五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遺友諒舡上長五丈尺友諒惧兵不敢進城遂以金神人蓋許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馱沙上高皇帝時瓜步渡江道出馬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頭犒師上親幸其家及上旋師手詔借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資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資埒封顯事後廉揚庶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教里庶夫飯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庶其家覺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八株下各置一案：面皆瑪瑙玉器稱是每客一羞姬侍

共摘櫻桃荐酒名櫻桃宴庶夫大悅時可家
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几十二面皆嵌以水
晶置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宮室間出歌妓
為霓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麗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
無子欲朝廷給養 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
若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
一官將以富貴遺汝嗣耳而不畜妻豈非汝
之悍耶奉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
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始

當作姘姘
女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一日

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
曰侯巨一日 上諾之君佐出尋替人善詞
話者十數輩詐傳 上命明日諧謔畢集背
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唱曰
拜諸替倉皇下拜多墮水者 上不覺大咲
上嘗令人押君佐意後江實戲之君佐至江
濱濡其衣以歸 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
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

大畧以
肯授押者

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
明君莫下來 上一咲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葉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
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
往捕設酒邀馬葉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
夜在塗聞有急呼曰爺！來了！視之乃一
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項出于口中
否則吃吾中指馬葉言畢蛇果吃中指馬大
慟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高子大中街忽大
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闔俊少嘗侍 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

俊久勞擢蘇州衛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
宏三嘯聚為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
橋為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于朝命
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
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賽神於廟俊
詐為丐者視其禱殊默：心知其賊遂擒之
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繫京師
皆尚之朝廷賜光俊祿酒饌鈔兩錠衣四襲
而還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是郡之西

天王堂有土地像為元劉總管所塑後一日見之即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後侍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于耆澤趙氏趙富而礼賢每食必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朱點之主入使僕詰蛙何在曰掘老桑樹根下當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識

江陰相子先墓國手也洪武被召遺還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墓自負嘗榜于門云天下墓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勝負僧寔高佯北以誘之明旦大會賓友而子先連敗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接之市內侍衣綠別有一綠衣音者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翁成一人蓋其魂也晉阮瞻云今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衣亦當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橫塘人某以負薪為業性至孝母獲日夫明每歸即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與歸家母言

遣有人來云尔寄一餅吾食之廿日遂見物約三日再來尔姑俟之三日某久候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以小葫蘆與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飲之立愈某遂棄舊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某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瑜郢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母卒成所叔瑜請於官奉母骨從雲南祇蜀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者盡恐叔瑜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緣山嶺越三日夢一叟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非瑜驚覺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鄉

劉彥敬洪武間謫戍雲南大理衛其地有鉄佛寺有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蓬和尚嘗渡滄浪江跣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諸獄中一日出行遙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管獄卒以為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喚我必當擊吾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覺我也指揮如

不可殺遂釋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建安安主於楊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密迩土北祠術士因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君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勿之信固強之不可術士潛移祠中爐置楊氏楊翁質實不知術士之為也躬送還之既而術士復移神像鄉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喜信為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願易以祠翁頗憶術士之言遂易居君馬木几翁卒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憤楊不招乘詰術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富貴當不可言鄉人心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不可起啟也鄉人不肯半啟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中有聲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留一個三公後楊氏孫即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士之言

吳江人王姓者為山東某衛軍正統末以老疾歸於家嘗為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至遼陽中逢過風舟覆官軍盡死惟王與二人得附舟一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有人參者共分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後遇運船獲救其在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尚遠熟視之山有巨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為大魚所吞兩力相持故動又嘗隨風飄蕩遠望如橋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則千蝦乃其須云海島中

蜘蛛種大有身魚數牛者予聞數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嘗與龍戰蛛以絲罩龍，因為蛛所殺後有火龍焚其絲蛛不能為遂死龍取其腹中蛛去身徑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妄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問之於上，命取二策閱之特擢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

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似間索衣將出而胡
公已至闕廷上見之意甚悅遂決且更其名
為積永樂乃還舊名

義為燕秦字非安以字行建文中為戶科都給
事中燕王渡江叔安與其妻訣曰事變至此
我惟有死耳汝第携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
井辱可也言未既火起內庭叔安馳往赴
之道為兵校所執見燕王於金川門以叔安
非奸黨籍命釋之叔安遂釋之投城而死未
問其鄉人云叔安以散軍食不支被繫搥死
或云投降後乃卒更考之

方正學先生洪武中從叔學士宋公居京師宋
公酷信佛先生獨不好嘗一日同遊天界寺
主僧宗泐有詩名與宋公相得聞二公至鳴
鐘鼓執禮甚恭宋公入門見佛像便拜先生
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禮佛先生曰某素不
識佛時泐在旁色動宋公咲謂之曰未到老
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為建文啟藥師燈幟以
詛太宗又為建文削髮太宗即位微聞其事

而未審囚之十餘年以姚廣孝臨沒之言得
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吾餘生師
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相城道
士帝應珍應珍通儒家書兼多異術衍盡得
其傳以才氣自負欲逐冠中嘗入城見僧官
導從甚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
三年秦晉燕周等十王之國召選高僧國以
道衍與選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燕王舉
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召

復村姓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王賓有
高行永樂二年廣孝以朝命賤輒蘊松暇日
洗謁賓下肯見後廣孝再過乃屏去騎從
以指扣門賓問為誰曰道衍賓曰吾新薪此
廣孝立俟門外久之門啟遂相與再拜坐定
賓語不訖及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
廣孝慚而退 予識姚廣孝義孫廷用好著
故衣一日以里校見太守楊貢跪而緋袍見
詰之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曰少師姚廣孝
貢大怒醜詆之同知者適曰公言信直奈太

宗皇帝何貢獻然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為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

書私謁太宗太宗優禮之達文宗助教因于

太宗即位達善為草詔得入翰林為侍讀

學士達善雖居禁近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

十難事達善識其八上曰吾還育難字問汝

唯達善聞之張眼銀背死今無語人多能言

之或云草詔者括蒼景彰也彰亦為翰林學

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太

宗一日問文靖公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

如文靖叩首言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

臣相似上即命取面試大馬歌并經義二道

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至

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仁宗在東宮時王文靖必為贊善極蒙眷待仁

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

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縉公對曰君臣相遇

自古為難但汝玉無福耳仁宗賞其善對

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壞其半

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

宗命備之毫髮不差泯然無痕迹又南京渾

天儀亦此人所備渾天儀與璇玑玉衡并周

鞭三器皆承以四龍景泰中周敞一龍忽飛

入後湖今在司臺十一龍皆鎖之司天官所

用唯渾儀玑衡周敞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於宮門尚書茹常至呼之曰

瑞吾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瑞叩頭曰陛下惡

天順人太宗悅進封宗誠伯

永樂三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蘓松嘗延儒

碩語求水利時松有葉宗行者與焉宗行為

人性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績潛

具奏以聞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

得旨大驚即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

加罪後宗行上謁原吉下階迎謂之曰某之

治水無功誠有所如先生所云者受益多矣

侍之益厚未幾即論荐於朝於是宗行得錢

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惟飲錢

塘之水後卒於官民為立祠祀之

錢塘方公賓在學宮時嘗誇驢入隘巷至一皮
工家驢繫門外適蔡都司節過驢欲蹄隸卒
觀之驢愈驚躍公出大罵蔡怒命鞭公：一
時忍辱歸即刻志於學不三年登進士第歷
官至大司馬後蔡至京以負前罪次且數四
不得已見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
懷吾非君曷克至此蔡大喜過望人服公長
者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教自持北伐虜吏
部塞尚書養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上下
聽一日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支幾年原吉意
上又持出師目說對曰才穀半年耳上疑其
誕乃命中官及御史察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君嘗憤嘗時兵
部方尚書賓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
香數語賓以上怒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
司以聞上命剖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
以震煎頰戶兵二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
相繼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洵：咸不自保
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

陳相期卿得無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
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
一自盡尔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
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
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
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十緒萬
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
從北狩上駐蹕虜地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
之震時與馬浚上一日語及碑事因語禮部
差官能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記憶不須遣

使也遂請筆札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
虜中拓其文曰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

崑山龔翔字文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成守金川門

城破為之一慟後宣德中周文襄兩荐為崑
山太倉教官謫曰某仕亦無害但恐負吾往
日一慟耳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謚曰安節先
生

杜用嘉瓊與余存理來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
存理下與謂曰吾交凱在是當先謁凱而後

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貧當飯
於存理氏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曰明徐仲
和松江劉鴻姑蘓張用軫同詣闕朝廷劉彈
楚歌為言官所劾張彈和弦不能彈徐彈文
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今兩京及浙中
琴皆其所授惟姑蘓則尚劉氏楊凌父鴻弟
子也

長洲夏建中洪武間行貨下鄉泊舟夜方半鄉
人共來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為搏以木

擊群盜有墜水者已而盜大聚建中知不可
免棄手中木港遠行約三四里見白家有燭
光踰垣而入告以故盜追之不能得建中以
過用力且受驚歸家得疾臥床席不能展轉
九年群醫藥之莫効時建中母尚在聞浦江
趙良仁以德神於醫久寓其鄉然莫可踪跡
適有老嫗言沙湖田舍有趙提舉者匿其中
日手一編不買得非其人乎母聞之大喜夏
氏里人有預亨之者與趙公交母買舟懇願
生往時冬月趙方曝背簷下見願未大驚願

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視趙曰吾不出久矣
願懇之再遂與偕來時群醫咸集趙視建中
顏色曰吾觀子之聰明踰於眾醫病可起無
憂也然心腹一年藥則可後果如其言趙以
建中可托盡以其術授之建中既精於醫尤
潛心經術永樂初以荐為訓導陳太保有戒
俞司寇仕朝李侍郎贊仰大理瞻皆其弟子
後建中以考績至京遣外國人進貢得疾官
醫不能療太宗命在京官貢軍民有善醫者
許奏以聞御醫咸啟東與建中同郡素知其
精匠遂舉以應命建中藥之亦無効而死太
宗怒建中與群醫皆下獄踰年大臣為之奏
辭上曰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諸醫之罪
也遂宥之建中出獄已有疾不久竟容死京
師

張尊師俗稱張皮鵝名景忠後更名道修別號
雲峰長洲人也父遵洪武江西叅議携尊師以隨
時尊師年才十餘備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
註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
流誦經尊師從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焉

年十六還吳時求道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
宮廟^妙祀胡玄谷俗稱胡風子為師胡蓋得
嘗溪莫月為之傳然秘其術不輕授人尊師
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汝亟其來
蓋如其言致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為
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曰捉得麼云
已得之矣由是尊師之名藉^聞吳楚間宣
德八年夏長洲下雨苗特禱死江陰大家周
天德請尊師^往而頗有怠意尊師登壇
怒甚命雷神擊碎大樹凡二周氏之黨悉為
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而黑雲蔽天有龍^光凡
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慄十年乙卯崑山
不雨縣尹某延尊師致禱尊師約三日雨
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師麾
之去尹為塑其像以遺為尊師風神高朗梳
兩鬢髻著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間人
招之不至或不招自來惟聞人之患則就己
之患朱明寺橋有戴翁^者以鬻雞為業子忽遭
疾語語不省人事延尊師治之尊師入其門
求棒就床次連擊十下子病遂瘳梘市里馬

都公譚纂 卷上

氏婦一日自外來為崇所憑狂叫欲走見尊
師來即俯伏於地甦而如故憇橋巷丁某女
病傷寒諸藥莫療請尊師至索酒痛飲杯行
無算頓行告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既而果
然蓋尊師之術之神如此尊師年六十一以
丙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歿後一月人有見
於吳江之長橋者或疑為屍解云
城南京止洪武門是守門軍晝孫人物心甚
不平因以好言論之軍怒撲與甫與甫連踏
數軍以達於指揮連與甫至置高手者十
人堂上堂下列勇士^{身者}百人與甫見指揮長揖
不拜言辭慷慨指揮心頗異之曰聞汝之技
願一觀之與甫即結束下堂拳所至衆皆靡
避莫敢措手以是徑出其門郡城有衆惡少
日聚賭心勝人乃已與甫聞之携一筥斗^或
三斗^中置錢數千以往惡少方博樓上與
甫至與博伴敗後大勝曰吾欲歸不博矣惡
少將詬侮之與甫以棊中不可用手尽取錢
實斗中幾滿以其肘按斗脅下棊若空斗然

惡少大駭不敢肆侮詢人之知其為與甫也
池日至北京有一勇士與陳蚩子者素稱多
力兩人方撲與甫旁觀竊笑之撲已勇士取
與甫於手中曰汝欲東邪西邪與甫曰第隨
所之言已與甫立於地而勇士跌矣陳蚩子
怒徑前扼其胸於墻上為之動與甫躍起陳
肩陳不覺仆地良久而起與勇士皆再拜願
為師弟子與甫挾其能遊四方竟無敵手廣
西僧有魏勳菩薩者以拳手高天下將食至
吳時與甫已老約與此寺相見與甫往僧已
先在此寺殿前有施食臺其高幾丈濶倍之
二人登臺相撲觀者如堵與甫一拳中僧右
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奮力相
角擊與甫墮臺被與甫以足踉傷其胸與甫
歸內傷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蘄州將家子少師事梁與甫嘗與一俠
西人同往四川經一山菴中有老僧善撲搦
字於門二人入僧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撲遂
與對手童子不能勝乃驚入報老僧者坐禪
床上曰汝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

其一人前老僧坐恒不動唯略舉手而其人
已擲於地及俊至僧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
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盡以其術授之蓋僧
居山中見老猿二日相角為戲其技甚神非
世人可及後一猿中箭死僧閒暇時與孤猿
戲撲因得其妙後既得僧傳思天下惟僧為
通已乘其不意殺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
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觔素無賴出
行常要人索飲有不識者拂以手起廊柱置
人衣裾其下人許酒乃脫俊間入南京知之
一日同集教坊觀雜劇俊故踐尤一足尤大
怒將拳之俊佯怯出尤勝下而尤仆地被俊
數十跟子乃呼謂曰尤十六汝不識戴二官
人耶尤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尤後肆不
逞時仁廟監國命官軍捕之半克俊復擒以
獻決脊四十嘔血而死太宗在北平聞之甚
惜
蘇定瀾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長七尺有勇力然
家甚貧嘗賣餅肆中以養母景泰間寧陽侯
以朝命征鄧茂七軍經吳門人皆畏避廷瀾

獨無所惧賣餅自若餅悉為過軍所奪廷潤怒曰若輩討賊而乃奪吾餅耶一時撲倒數十軍即以白於寧陽侯寧陽侯乃下令軍士有奪人財物者斬三軍皆吐舌城西有強盜十八人橫行官不能捕廷潤夜度其過江村橋執流_主鑄伏橋下使其弟廷澤持虎尾鉄鞭俟之夜半盜將劫人果經其橋廷澤於上作咳嗽聲廷潤出與弟共前擒賊獻於官蓋廷澤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於醫一日騎驢行深山中童

子負藥籠以隨至絕壁下林木陰翳有猴千餘以藤繞毛身并取其藥籠以上童子得脫驅驢歸皆以毛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數畝深薪為屋中卧一老猿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脉之投以小柴胡湯猴病愈毛留四日懇辭求歸老猴_味床下出一小盤非木非石四周皆竅置毛籠中意似耐毛復縫_之下毛還家言其故人皆驚嘆然莫盤辨為何物未幾太監鄭和以朝命持采寶西洋其毛以醫士當行因獻鄭此器欲

祈其免鄭驚喜曰此定珠盤也汝曷從得之賞鈔三百錠仍免其行鄭往西洋嘗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鄭急收盤得珠下可勝數其中有徑寸者鄭後四召毛見復贈珠三并其家因以致富鄉人呼胡毛孫云

寧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與日本國相連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類旧有居民國初_毛遷之中國寧波人嘗往采其山采穀菜多見野人反毛女其毛女與婦人無異

貌最美唯兩耳類犬不能言以藤穿樹葉蔽其體同行入嘗有病者舟中恐其傳染架屋齋糧置此山中後月餘復經此山而人已無恙乃附舟歸言初卧山中時見毛女持兩山鶴來坐其傍唯飲鶴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取果來食之數日遂與之合如夫婦人病遂瘳後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篙沉之

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部金鞠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

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聽之思然因問其所
以致壽少居荆山中嘗有人見之以草灸其
麟云食而多壽遊活至此年則三以其老余
然敬之餘皆大詠

元曹雲西有漢夏漢清能畫同時有黃大痴僕
贈老善西鷹設色有法太倉陸象政文量為
余言洪武初其鄉人周元素妙於西有蒼頭
阿留愚騃無比然能為元素博色元素取其
長用之終身述沈石曰家童朱大年二善以
水

王光菴先生之僕有素端者事先生日之六精
於外科先生沒無子端德之不忘刻木為像
以事焉亦義僕也

温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誠則墓上有穹碑
宣德間黃少保淮銘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
裔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
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銘公碑耳黃慚無以
對

酒色財氣人鮮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登自
言平生不惑酒色與財惟氣則不能忍錢尚

書溥平生極耐氣然酒色與財皆著力此正
相反余曰郭公為不忍氣故酒色財皆無所
好錢公犯此三字故不得耐氣耳

鄉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
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
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
薄於敬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
於信實厚於虛室薄於續葬厚於悞內薄於
異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
己厚於祈福薄於修德公為石湖先生之孫

初名積字叔元後更名貞木字有立洪武間
嘗知樂昌都昌二縣事

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舉人百三十五名其
三十五名取自太學乃洪武舊制四明陳蔡
酒敬宗在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時曉墮門開
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人而後返若今
日則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
蘇州遭大理府熊縣巡撫江南威作威福大
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藉沒冤號之聲不可

聞汝敬與熙有鄉里之好晉會間因以陰陽之說論之熙不能從為之益甚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以概事具奏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熙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稍得安矣

南昌沈公鍾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禮部郎中奉筮書出守吳郡國朝自郡守洪武以來郡守之賜筮書蓋自公始公為人剛介有為既下車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修政除明禁令一以筮書從事首雪民之冤為軍而復其後者

千七百家民有聚党誣害善類公治尤者數人餘皆歛迹先是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奉使江南首詳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於朝得減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征前數公即上章其辭有失信於民之語宣廟嘉而納之公又奏蠲沒湖田之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積雨傷稼朝廷賜免長洲等縣糧二十九萬五千餘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覲宣廟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祿

寺并賜以詩公寔為之首癸巳三月公至郡時麥不收公奏免夏稅十四萬石秋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蝗遂死為初公考績吏部吏部將大用之會郡民二萬詣闕留公時英廟在位嘉公成績錫之誥命進階中議大夫食三品祿俾復其任公敬歷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於國家利於民者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其治郡時有群鶴來翔老姬夢訴之異其去郡已民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歌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曰史

公在郡十一年封章幾三百餘上年五十九卒於郡治士民繪其像祀於范之正公之祠錢塘瞿宗吉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蕪之事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二書今盛市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庶夫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庶夫留自日戲為作此將以遺主人也宗吉少時為富氏養壻嘗侍庶夫得其稿後遂掩為己作唯秋香亭記一篇乃

其自筆今現新話之文不類庶夫周先生之言
宣別有本耶昌期名模登永樂甲申進士
官至河南左布政司致仕卒其為人清謹所
著詩有運覽漫稿景泰間歸都憲雅與撫江
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
得入著述可不慎歎

揚文貞公好獎拔士類洪熙初年仁廟嘗幸文
淵閣問曰公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
陳先生繼對仁廟即使召之繼至吏部擬
授國子博士繼入謝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

翰林五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繼也又劉蔡酒
宗器在翰林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
外為誰劉曰有張肯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
文如何對曰粗枝大葉公驚嘆曰粗枝大葉
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不及荐焉

馬都督俊其先回人食猪肉宣宗一日宴
武英宣俊甚急俊至上以食猪肉賜之俊即
奉之幾入口上笑曰汝回人亦食此耶俊
叩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況食肉耶上即命
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

漫叩首謝

蔣用文淮南人儒而精於醫初以戴元札荐入
太醫院為御醫永樂中陞院判極蒙寵異仁
宗在在青宮尤眷待之後公以老卒於京師
仁宗特加院使賜謚恭毅命中使護柩以歸
國朝太醫院官無賜謚者有謚惟公一人而
已

人之貴賤壽夭國云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
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啟南與盧知縣鐘
生年月日無不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
清高竟不活寸祿朱孝子顯與唐惟勤廣以
同年月日時生唐為吉安縣醫官年六十一
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產兵中此
則不可不曉也

吾鄉沈孟因永樂中以人材被徵出使浙江布
政謝公以其讀書善吟禮之頗厚一日晉會
大暑布政扇偶墜地命吏拾之其吏但拱立
答云不敢送命之則云有皂隸布政笑曰是
吾差子遂令隸卒拾之畧無怒色現此化可
想見前輩風致

吳郡憲詢為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依雷言三司
官得失有潛以黃金進送於道者吳公略不
致封但題詩其上云蕭、行李向東還要道
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職并土物任他沉在碧
波間于少保嘗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
京日一物不持人傳其詩云手帕麻姑與線
香衣資民月天為袂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
閣閣話短長讀二詩可見前輩之為吏而貪
汚亦少也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

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悟而公遂產其髮尚
白踰月乃反黑數日有老僧至門曰聞汝家
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
見僧微有笑容衆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
在老後身也吾師示寂後夢吾而告曰今托
生常州某家爾當來視我以一笑為記今真
是矣聞者咸嘆其異後李翰林賓之郡人即
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實也
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傳以禮

都公譚纂 卷上

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
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
曰壽堂白為之記公歸七年八十九而薨
蓋公自建文中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為尚
書者三十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
生及乎名成身退而也有天倫之樂福壽如
公斯世一人而已

國朝六卿之壽考者以余所知若蕭山魏公璥
九十七毗陵胡公濬八十九吾鄉楊公翥八
十五鹽山黃山翱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壽

最高自校官歷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詔
進階一品人傳其九十歲時髮不落燈下猶
書蠅頭細字日應酬詩文無有倦色後朝廷
聞之遣行人賫勅存問并賜羊酒酒及門而
公薨矣

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
公為人外和內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為先於
日端坐未嘗歌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為松
江府學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西
向再拜既而又至公趨見即拜俯伏岸側頌

父登岍而已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
衣冠拜謝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
怪之勿信及期復拜別如初逆瑞坐而逝蓋
公平日之學一本以誠故能前知如此

都公譚纂卷下

門人陸采編次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
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
與婿丘永通謀欲殺夫與隣婦郝氏召術
士沈崇書符焚湯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
於官岳氏郝氏并丘永沈崇皆被逮繫獄刑
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
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屢
較之都御史王文以嘗官大理意頗弗憚評
事張祝援宣德年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
旨定奪瑄等具奏以有聞有旨著都察院老
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寔來說御史潘洪據岳
氏四鄰反醫人供詞係百戶楊安馮廝紐半
年死其台術士沈崇安因家不寧身日操練
令妻岳氏偕隣婦郝氏請至並無謀害等情
覆奏得旨既自冤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
不用心罰俸三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
問御史罰俸六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上悉
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漸台旗校等鞭

都公譚纂卷之上

之殺尉街潘御史遂許御史潘洪奏事詐不
以寬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兵氏獄事着多
官并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將誣
服次日薛瑄張祝與右七卿預惟敬賀祖嗣
寺副費敬周現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為
瑄而直乃奏衛士沈崇原係蘇州府常熟縣
人而預惟敬寺正仰瞻周現張祝等皆蘇州
人顯有情弊上命錦衣衛隔別打問時仰瞻
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窘辱不得已辭遂
連騰、提解回六是誣服刑部定罪岳氏丘

永凌遂處死却氏沈崇絞罪薛瑄秋後處決
仰瞻軍與潘岳同衛預惟敬以下咸降官三
級未幾薛瑄以讞獄官奏稱其冤發原籍為
民景泰初復起為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
英宗復位進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王文之誅瑄傳旨四月也瑄入閣四月即
懇致仕

景泰間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叅將時英
宗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
登計登曰虜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

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英宗言虜人別無志
但欲多得財貨耳安遂檢庫藏及民間得金
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勞虜人復密奏英宗
欲開棘門誘虜人入因而奪駕英宗曰虜人
狡穽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反我矣計遂寢
虜人得金帛遂擁駕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
有怒意取安曰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復
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文
字之好為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上自是解兵
杖矣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罷朝御文華殿

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凡昔所費悉
倍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
陳汝言以職敗事連登遂充肅州軍上崩登
乃復舊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
獨任机密極蒙眷愛有貞為人頗隨為石亨
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撫河南曰奏官
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瑄
有貞固爭之已而御史張鵬復奏亨、廷育
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

寔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鞠問誰所使令
璵等對都御史欽九疇鞠問官承上旨兩御
史不勝拷訊辭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
官而有貞為廣西叅政璵等皆發充軍然亨
心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本上覽之大
怒命進有貞至京下錦衣衛獄幾有不測之
命適承天門災遂安置金蓋為民反曹石事
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
見為民金蓋不勝困憊望陛下哀憐之今奉
州為民上由是時召有貞使還曰里後上復

用有貞而為李賢所沮最後閣下缺人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未下
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即位詔復
其章服間吾八年七月以疾終年五十六有
六

馮胤績為錦衣衛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
叔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縣之書
室晨夕執禮甚恭或以言於徐公：恠之且
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債事不幾李公荐為
叅將守邊一日胡人有收馬城下者胤績輕

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
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統丁丑劉草德先生買舟上京遂次晚泊其
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
一足生於額蹄又向上宗序言於先生先生
不信往視之果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尤
賤者今反向上焉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
王孫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
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
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
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
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有貧者飲
畢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
故令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磨其一
汝何視之誤耶

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
書貴顯無比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遣微服相
士見之不以為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
相此不識俞尚書耶其人弗信翌日往熟視

公見其額大聲曰貴在是夫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為然蓋公初生一月額患疔脫去額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大貴吾為易其額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鬚揚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陸恭政孟昭為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適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親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

即其人耶遂令人問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相見晚矣即延之坐與共夜飯畢具浴亟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人入曰吾已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銀十兩曰聊為生植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刻入骨

恭政吳公惠心純問為行人與舒給事使占城海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

其下蓋瑯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烟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顏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自詩云巨浪摧山撒別岸黑波涵月撼危樞則其險可知矣

陳節憲有戒俞司寇仕朝同為郡學生而居亦相逆嘗偕往學中時天尚未明學前有小民早起聞隸卒前呵之聲以為貴人節至啟門視之寂無所見惟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頗異之遂二公皆仕至極品豈叔福之人雖

鬼神亦預知畏而為之避耶

城西陳生以煎銀為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生以假銀誘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歸其父知之怒其商人無以自明即經死未幾其母以子故悲憤而死父曰妻子既生也吾何以獨生於是亦就經焉後陳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聲出陳於戶首與四體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為於孝敬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

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
肉和猪鬃黃之進於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
遂愈茂亦無恙

蘇州劉侍郎清少為州學生書過日成誦嗜酒

賦詩七好滑稽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
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
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爭非肉的你
你精吾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曰德行入
見了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
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下曾見大餓等

既而醉臥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
諸生責之曰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
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遷四川叅政乃
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遷
獨有風流老叅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
可想也

景泰甲戌會試商閣老為考試官取中門人九
人有潛榜字於札者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
下第翰林高第盡登科時昆陵胡忠安公為
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軒公輒為刑部尚

詳註詳
非詳改平非

時儉甚每部中牛食止豆腐一乾塊嘗有為
詩一律置於公之座上其一聯云終日公堂
殮豆腐長宵私室倒金尊公見之曰此必諸
司官所為然無如之何也非按軒公實行
三山游擊字文固嘗任寧王府教授王雅重之
然性剛介少容竟坐鞮落賊流寓荊州日惟
賣文為生求之者甚衆每有所作輒援筆立
就未嘗起草自巡撫大臣以下皆禮貌之武
昌府檢校尹君與文固交為予年言文固年
百十餘歲頭不童齒不鬆步履輕捷如飛壯
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私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
一日逢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面
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為不然
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
領荐或問之喪父者同時適有人汲水而道
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感次人
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
知其必中
真六者京師人替日善說詭語而家甚貧則其

隣某翁嘗往來河南警告以貧故欲與偕往
翁諾之一夕與真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
戒之勿言耳畔惟聞風聲久之聞雞號翁呼
真下驢則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師若
千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然以翁戒終不敢
言居半月為人說謊話獲布五十疋大喜過
望翁乃買驢自乘命真乘驢尾之獲一夕而
歸真以翁多術心生艷慕抵家曳翁衣曰翁
必教我否則吾持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
汝不可學不得已以卜筮授之真大精其術
後有瞽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真六人問
其術者日滿戶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
數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問於馬六曰汝急
往山東某地酒肆中同飲者即群盜也校尉
馳往如其言獲盜縛之盜驚問曰吾輩實盜
然已改行將為商何知之神若是願言之死
無悔也校尉曰吾實不知卜者馬六教我耳
群盜大術之中一人命其家族夜半持刃行
刺馬六床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
殺吾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驢兒濟寧人也瞽雙目為人推磨每午買燒
酒二樽留其一以為夜需一夕壺忽罄然以
酒家欺已質之不服中夜扃閉伺焉聞壺有
聲起撫壺無有矣遂適空摸得一狐沈醉以
破帽入其首繫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
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亟釋我
不汝欺也釋之遂成一人與王談命數月窮
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滿戶
外景泰中吾鄉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
張秋時王尚書然亦以都御史督漕上漕運
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令其推命王生聞二
公聲知其非常人遂起延入內坐冬問生年
月日曰貴人也徐公詰之曰吾兩人為商何
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弗隱也徐
公大驚復詰曰吾揚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廣
叅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至
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
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
乞致仕徐公天順初陞尚書至武功伯未
逾年罷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大者義興山中人，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家故農，以服田為業，自負其力，不畜牛。每東作，方與別，鮮衣往田間，躬背犁以耕。或近田，膝為之動，遇休耕，力無所用時，作戰慄狀，必連拔數樹而浚。已他日行之野，見有持鎗逐虎者，昌呼謂曰：「槍幹堅乎？取屈之，應手而斷。」笑曰：「槍如是乎？虎為能斃我，拔道旁竹刺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張頤將向昌，即以竹貫其喉，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僵矣。義興山有巨蛇，長數丈，素為人害。昌一日出樵，見炒間蛇營，然心疑其蛇，投草視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死。又嘗轉運於京道，值水軍開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檣木，拉之仆水者幾百人。衆駭曰：「彼農固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駝米輸之，因昌獨囊米懸長木負之，以行囊多至二十餘步，無害。側雖素稱有力人者，亦皆以為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為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草角書

陸字榮是
聖字改四非

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荐，白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貴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取在草角語其夢，蓋不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賜幡於門。時暑天，有負牛皮過之，渴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隱轆四合一霹，霹擊碎幡，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炒屋上，但見竹釘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可曉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密，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携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窮所之疑其仙也。明旦亞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太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池壇前，曰：汝執吾扇，吾欲溺，指穢中，且謂曰：汝食之，貧人方感額，下肯人與穢物，忽皆不見，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為廣西按察司回艤舟登
所江濱其鄰舟有占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
道舟虎置園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
園門以奉^上虎口布捧之拳出略無所傷浚
渠戲其足作還縮狀夷人言帝甚惜蹄爪故
以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為長吼若
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寧南康之都昌時
其地多虎縣有隸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
晚回過虎莊道其人倉惶上樹^下不若高之
虎怒嗙之幾倒人知下可免過虎飲泉即躍

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人往來乃言於虎曰
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不見害可長叫三聲吾
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
者三其人隨手縲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吉言乃父景福知寧波府日天文不雨聞
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若能致雲雨遂往禱焉
山去城約五六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景
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側見有物蜿蜒而
入即携之以歸置城隍中累大雨沾足景福
喜甚欲親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吉與郡

學表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觴酌既醉表先
生者善諧謔金線屢為表所侮儀吉亦乘醉
飲覽取蘆出金線視之其身細如燈心而黃
色然已殭矣儀吉笑曰龍果若是乎幾欲以
手折之竟惧其龍而止及抵山聞窺中有聲
視之則已能動不復殭矣遂携之上山持至
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
金線出瓮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
咫尺莫辨皆相顧大驚匍匐而下登舟雷雨
益甚舟幾覆二人固知所指皆再拜謝罪舟

始克濟

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
召見之賜寶鏡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
君循吉以使事過其州徵服訪之見士能衣
白禪衣坐木床^上年可四五十人楊君問其
所以致壽士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肉食
不畜妻妾不識教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
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

北京劉老者曾往湖廣岳州其地往有殺人
者謂之採生過每年閏月人五六成群以

長竹竿批小筐籃竿上有鉤用以鉤人凡逢人採更不採斐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喜彼地人謂婦之和尚其寸十倍於男子也有老人教劉生生宿以足故踐泥垢履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術蓋鬼為之掃除也急行勿宿又其人採止時或反被有九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採生者六人悉以竿鉤其衣僧知不免佯謂眾曰吾死固不可逃但禪衣新授人賜不欲減其德脫下就死何

如衆從之僧素有力甫脫衣即疾揮禪杖擊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

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魚

三虎時天寒見燃薪皆附之其人潛以箭中

熊喉熊以掌拔箭對虎似有怒意虎伏已而

痛甚即以所燃木擊虎斃熊二熊之其人

并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鶴踞躑草間

近之已不能飛疑為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草間其臂不覺被噬徐知毒甚即以所佩刀刺去臂肉如錢急歸以藥果之得無恙無幾時復往山中見刺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刺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嶽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為猿所害每收時必索守之蓋猿見牛即誇其背以掌入牛穀道盡取其腸胃以出牛痛甚并猿生自苦竟不肯下牛灘有少無如何也

荊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

如堵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遣御史劉清按其地聞之亦往觀焉僧死坐念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動細視之其釘於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養丐者肥美過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潯張曉初以校徒為業老而無子嘗有舉子挈家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岸胥會問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給為女奴賣於曉初為妾以供路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為入夜問其女則云寔舉

應以原文改正

子之生曉初驚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為妾以供養費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不索其銀舉子悅謝而去踰年曉初生子廣東金憲習是也人以為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搽小舟往來乞食每得酒肉過佳者別貯一竹筒中歸以奉母飲食心起為歌盡飲其心之悅而後已時陳先生繼主沈氏館日擊其事嘆曰王其真孝子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私慈濟者陝西

人年九十餘言在元君李思齊幕下思齊死乃削髮為僧書無不讀嘗為徵士請周禮與易能前知未來事尤精於星命是沙滌先生再傳盡以其書授徵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動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君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搏同隱華山蓋異人也沙滌之法較子平為勝徵士亦精其術然祕其書不肯輕與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黃居吳城之東公自為郡學生至歸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連回望城

門即步未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亦為郡學生時夏建中先生為訓導後公每經其門必為下馬人識之旦暮皆然現此二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四月十五日相傳為呂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每年遇是日設大會游人往來簫鼓不絕現主老道士為余言是日必晴雖陰靈亦必開霽余十數年來驗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城都謂之浣花遊頭宴於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

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放翁是說正與此類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

望信橋織工趙某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陰生於左腋左脇上沒有塊如杯髀一晝夜不死人未現者衆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實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

無礼合送鄧都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鄧都煩急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怒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為雷火所焚視之甚黑但聞室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家則已如故絕無痛楚其弟在城讀書樓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藏書木匣以鉄緣四角盡鎔為汁銅鎖與匣中錢六錠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曉也

石湖農民有管某者其妻通於人謀所以殺之未果一日與其母語他事載管於河醉之酒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勿悟妻之謀也妻見夫歸大驚大晚遂誘其浴復携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雷震一聲其妻已擊死矣

閩門人陸某嘗夜夢皂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盤來饋陸笑曰昨宵之夢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釋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療而死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雜劇憲

宗每會試技以為戲時汪直勢方赫丑欲

傾之裝一醉人仆卧於地或呵之曰其官至

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駕至卧亦如故後云汪

直至矣醉人倉惶驚起或問之曰汝不畏駕

至而避畏江直何也曰當今之世吾知有江

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頓哀保固公朱

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於

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

之曰何為誤八千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

保國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視之果然

保國俱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為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

有市井無賴乘其醉而罵公於道公見之略

無怒色但送客言曰此人醉矣命吏斥遣之

若王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沈石田先生嘗與陳起東會飲於吳太史家時

賀解元恩陳進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飲至輒

辭起東云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飲

先生曰然起東云恩作解元礼合賀其榮也

者字不宜刪

應原字及西非

其榮先生應聲曰蒙為進士或當陳嘉謨為
嘉謨字念座無下擊節

五

節御史王越嘗出入大監汪直門下又嘗送
汪出化北邊官驟升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
曰歸去來方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
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
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
夜西風化作灰未幾汪敗越以附汪故竟削
爵為安陸州民六詩識欽僧起宗為予言述
遠紹興某氏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五十年前

曾手錄此詩起宗親見其藁始知非王所作
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昌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
知江西沿山縣有寡婦止一子為席所食
訟於張與之期五日未乃齋戒作文祭縣
城隍神大槩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
人五日內必驅席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置
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
矣張驚起佩箭升堂急令啟門忽二虎至俯
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

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退一虎
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
射援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尾犹不死命隸
卒亂鞭殺之台婦人婦其虎甫到官凡淫祠
悉為破毀獨鄉慈一祠民社之獲存後張以
公事經其地夜忽夢神告曰願公恕我無毀
我祠翌日詢於鄉民急毀之神忽降於隣縣
之民某甲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
正人吾不敢近願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
祠可復也汝不送吾五日內必禍及民初不

信不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
遂為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
某觀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
鞭之殊無所苦頃之并其形不見張詰以化
出竟馳觀中縛之而歸裸其身用印於背然
後鞭之隨聲稱冤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
酉歲遊吳止禮拜寺為予言其生弥西里國
在天方國西五并可達中國去其國一年之
程有歲國把回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

開一二里日飯盡米一石然膽怯聞金鼓或
砲聲必疾走其小兒亦笑餘也長其僧宗回
田教遊行海上元數十國其在中國及跡遍
天下約其年幾百歲每三時食飯一盞鷄稿
羊肉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
錢塘江現靈器溺死

松江有老醫張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售其
術嘗有一婦懷孕將產一日誤跌墮悶絕距
公壽治之公壽取頭上鐵使開婦胸當心鐵
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親手果有鐵穴蓋此婦
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悶絕耳後此子竟曲
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肉塊甚薄
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毫眉髮手足悉具出
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同死

湖廣劉長史梁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其兄一夕夢
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舉名在百十二侯
費宏中狀元汝弟方得進士且語長史皆以為
湖廣詳額元十八夢必無應明年開科長史
果中首十二名時年十七後屢試下第願

憶夢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
榜首果費宏也亦異哉

河南鄆司有王指揮者妻生一子後縫室生子
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
厭鎮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為時庶子
居城外莊屋王命西家人縛之回福至不測
家人勸子斬行子以父命不可違遷延至晚
至則城門已閉是日按察司有劉憲副者亦
召此巫：亦詭言如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
云此必門子所為劉曰門子無怨無德胡為

厭我命搜女巫巫於其懷得小木甚多即杖殺
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歡然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周秀才者年少時其父與聘同
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顛疾周氏欲罷婚女
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
且張公已没人將不認吾家耶卒娶之逾一
年生一子女疾已瘥

無錫有金生者嘗有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暑
天經溪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
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棗核堅硬如

鉄凌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周某者蓄一
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瘳周恐傷人
顛之屋柱一日飼之破嚙其臂周且痛且怒
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出大聲有物如蚯蚓
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療而死

沈萬三之富燼火所致其子既成邊稅用以是
給蓄牛馬千計無錫某御史當按遠陽友人
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強盜繫
之獄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貸尔罪
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遺成藥耳因獻教合

得免御史歸分文少許友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熊狀子者與妻偕居每三五
日一出市薪米而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
不之疑也熊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丹盞之
屬始知其有爐火術云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鷄豕
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求道須於功名上開
一開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承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吳之
道場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
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為之不濡門人問曰何
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創頗劇玉蟾
取水為洗之隨手而脫翁驚再拜曰師何神
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不終窮其術

翁為江西提刑聞唐開府紫虛真人尚在某
山中使人持書乞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
者當來不尔不敢見紫虛復云道不可傳朱
某心不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心擇世
間忠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

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
悅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丰有遺墨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
某年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而起
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真人張宇初
求之宇初惧詣武當山拜表云望都差將吏
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奉山志

今世祈子奉張仙其狀紗帽快彈者乃蜀主五
景像也初范慈夫人得幸於景圖亡入宋藝

祖六龍之夫人德故主日懸其像室中一日
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
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宋按張仙五代人
通口曰仙道廣百碑刻其像并蘇老泉
讚則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曉也
孝宗皇帝山陵舉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誅
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札曹嘗却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
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急索酒跪飲之
亦平生奇現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

內閣多有其本徐天聖所藏蓋多出此予教
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後某子信逸狼藉
予貧不能買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賜縫室許氏臨平人名瑤姬善
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鶴噪未為喜鴉鳴豈
是凶人間凶吉事不在鳥声中又有新月詩
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鉤金似吾深閨裏春
來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為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
山中以羸駝錢物乘之出山中途羸物不肯

行老人無以為計遣一人乘駝而至謂老人
曰汝何之曰縣前耳其人詒以偕往且曰汝
老人羸物若是我驢馴暫以代之何如老人
謝焉其人乘羸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夫
其所往悔恨欲絕不得已詎於袁一命以驢
置廳事後四日來袁餓驢四日老人至問曰
汝認羸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隸牽驢與老
人抵失羸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熟
識故道疾奔至家則羸正繫於門吏卒縛其
人見袁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
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踪跡不能得訟於
文：受其訟佯為不理命姑退未幾各倉官
云欲下食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脚夫於倉是
日文入命商人立於門倉脚夫一一過日果
獲其人遂服辜

木讀士民張玉姓甚孝父雖老好為人解紛一
日為鄉里圓融訟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
賂公吏則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甚意
乃計所買翁有疑乃取其一割白布尺許囊

木讀係蘇州地名
作收非
應以原文字公非

以與翁：與衆至邑前，業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携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吾來，而吾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日歸？見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歸，語云：曰：錢帛脫來之物，失之則已，何為不歸？復取所留錢囊，以尺布與衆，入城，語曰：翁，昨日之物，乃衆相戲，割處，拔而歸，今復携來，勿驚惱也。以錢視翁，以為然。遂與同歸。若玉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陸某長洲農民也，常染風疾，鬚眉盡脫，業藥無效。自以為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携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為活。嘗晚泊酒家，求酒適有白衣老人，惻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錢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葉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問其姓，曰：姓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勝。明日，操舟還，人亦大驚訝，某具言其故，往

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為鍾離仙云。或言其嘗救一投水婦人，陰德所致。弘治六年夏，兵中大疫，常燕尤甚，小民多闕門死者，十二人，所存惟婦女小兒，然亦皆病臥。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門，言其家人疾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煎稅清壯，大殺人舉戶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載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再入中堂，見尸十二，卧於地，而翁在焉，匠大驚，欲返棺，則心有疑，且念舊交，乃尋環玦於翁前，祝曰：茲來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載棺如數，言畢，擲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飲之，遂載其米以歸，後亦無他異。

斐鳳鄉居民盛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為計。

鄉人朱某居閭門之西，夏月嘗夜半啟門就涼，見正北雲際露一龍頭，其大如屋，晴光燦然，旁背立一披髮人，朱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

見朱疑披髮者為真武神以問於予：曰此司龍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某氏一日忽與流溝中不至止漸至散漫頃馬過所居皆是定海衛官與知縣聞知皆來聚視不知何怪也

白蓮橋有漁人網得一物鰲頭眼如火鮎魚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為奇怪數數百下死復放水中而去不知何物也

滁州魏生嘗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一物如金盤相去甚近魏疑其為鬼且進且却既而漸近魏馬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之乃一螢也

予嘗過一方士自云嘗游青城山見供佛水盃乃其大桃核可一升異而扣諸小僧云吾師採之山後方士俟其歸求往老僧怒其徒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里抵危磴捫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窮橋得廣平石臺數畝其下隱隱若聞鷄犬之音崖側隱

卧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開香芬異人世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道勁可愛後數年間再遊則其僧已亡矣故道迷塞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張良生子病疹穉於城隍不效擊敗神鼻其妹為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無狀何不痛之而乃病我神靈額曰此人凶惡吾不敢犯妃告於王以千金改塑乃差謗所謂鬼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鬼仙降筆時有之近余在鄒氏頗奇主人請撰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而余語客曰此靈鬼尔然亦可謂罷教無為明旦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為我謝都少卿如何考吾罷教無為予為拊掌蓋醉中一言鬼亦聞之其為題清瀟樓絕句云四圍山色繞闌干六月清風入座寒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直堅舟漂

入廣遂達闕下予遣使事檢其稿得古抄周易送而借觀中與華異者數十處如盛德大業王矣下無弋字是與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修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吳儂有為南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逮問之儂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而令演之一儂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儂於教坊群儂恥之駕崩遁歸於吳

陝西秦府有危釵印金重九斤六兩又曰秦王王之寶蓋太祖特賜秦府他王所無也秦府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名太歲彈成化末取入內庭

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數柱在池中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携鑿其上水騰沸急滅鑿乃已蓋真君與蛟誓鉄柱開花釋之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宮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雍德督兩廣軍務道經南昌入宮塑像者忽墮地韓公驚

愕許殺賊勝為鎮君鑄銅像三廣東獲賊像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現有異質九歲始能言即知書十五歲始寐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恒見一老婦紡緯其床側言既通不復見蓋鬼媪也又羅公為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墮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教步而取之則已撒去蓋妖狐所脫也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平求志墓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為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為笑

張公元禎居翰林及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識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山錢秀才兄應後糧長縣令點名兄偶不在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宣告令曰汝既為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

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餘歲偶於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床下出牽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驚告其嫂曰汝無懼弟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接女如故女高呼曰和尚索了嫂進執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語似欲將脫有頃則變一木塊辨之乃訪車輪心耳王歸恠而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隱有血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舉火則釜中悉皆灰泥間亦有不潔汗其中如是月餘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束起之則其行如飛雖善馬勿逮解其束則一步不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厨人於羊群中取母羊將宰為享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方盥既至而失刀所在頗恠之乃盡逐羊尋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其羔即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驗膚巷先生扣之曰汝符何以能靈道士曰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學術列純熟處已不知方見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古碑一塊乃唐頤府君墓誌銘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印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翼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仲

弱非公不字死將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遺疾終於私第有子四人長頤秀次頤字次康次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碑為銘詞曰起：丈夫雄：氣色倏忽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携其妻將往漂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詒夫曰汝何必往漂陽吾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若來取妻詎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

挽隨行至松林以挽擊其夫仆地意其死矣
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大
號哭舟子曰而弗哭我亦有家與尔完聚足
矣婦斗號不已直欲尋其屍舟子乃負挽引
婦同行欲併殺之途中過林莽間有虎躍出
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子
伴同至溧陽某家言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
哭幕有里正往其旁偶問故婦具言其事里
正曰適在縣見前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
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

大哭復歸常熟

朝鮮入貢必遣二曾參判為正使其官即中國
之侍郎別一人曰書傳者蓋糾察參判之官
一或失禮必歸奏於王以罪之位卑而权重
參判不敢慢也

朝鮮設官名與天曹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
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
曹正使劉德光其翰林李士由狀元及第來
見予語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肯出
示予德光謙謝明旦與副使御史阮秉和共

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
於予語亦有可取者今藏于家

洪武中鄉試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兩京
翰林官主試其他正聘校官而已鄉試有錄
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余見三十年前小錄
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
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
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
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
止一篇唯論或二篇耳往時鄉試作減場如

場七篇止

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

鄉祝參政顯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
皆帖出矣

釋氏磬口向上者陽也求人以陽之義鈴口

向下者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

僧入定有至數百日欲其醒不可呼撼當以

小磬向耳旁擊之既甦又當以人乳滴口中

待其腸胃復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承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

祠在其旁每夜出驚恐士卒卒不安遷居

府治

慈溪揚名父子器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
草一日余與揚君謙同會名父濡毫立成數
律君謙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是以驚
例書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
番人乎相顧一笑

周文襄公在吳有部民負黃帕直入廳事公異
異而問之曰某孫鐘也借書千字文一本進
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釋傳以行反
入乃得旨云孫鐘書法麓俗令再習小楷鐘

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
習小楷孫鐘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
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
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
欽調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妻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札桑民憚為太
和訓導往謁諒時諒方構室其柱且合抱民
憚日笑曰顏氏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
定憚求觀所為文諒出一編民憚覽數篇即
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觀先生之文

散漫無法殆不滿余望也諒憚然曰吾文何
處無法請明言之民憚抵掌笑曰先生過矣
詩文不佳道學問之功已久吾犹意先生能
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已而怒血氣勃然則所
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沮
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者
殺十八人繫獄晏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
至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反為立請而王公竟
不從陳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
曰吾不殺汝十八人之魂當不舍吾汝死何
能為子竟斬於市：人無不嚙稱快陳之父
死於陣而其子又以禦賊失机伏誅三世受
刑亦異事也

都公譚纂卷下終



前叙

小說自周秦而下諸子百家繁劇靡紀古君子處
 亡其大塊形氣體遇則完而小斂脉絡情感則全其
 實首風教源至理明施酬寓動懲也余姪道統謂余曰
 業師僕君著西樵野紀嘗見乎余遂假閱之悉
 國朝近事其辭氣峻絕無調斬無羞澁余故嘆曰山
 林未嘗無才人病弗得爾誠得之殆為文苑輝哉以
 是僕君乞余序余弗辭迺走筆歸之觀者殊可為
 省門友席之助爾嘉靖歲庚子五月之吉鄉貢進
 士五嶽山人黃省曾書

西樵野紀目錄

卷第一

國初休徵

石馬飲水

本朝官妓

雷擊毒醬

水閘

地震

林鎬還魂

祈門縣序兆

斬鬼托生

報狀元

鬼觀戲

黑虎復讐

胡琳見鬼

吳鮑庵戲土神

學校

魁題

卷第二

風朝

戴文祥遇二僊

姚少師

胤精

徐武功伯

本朝丞相

白晝美人

陳季昭繪五臺山

九僊夢

婦產夜叉

揚州桃李

盛景華瘞師

亡賴二人

一孕五兒

王生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卷第三

周顛

醫林太守石

慧

呂琪三善

法僧遺崇

鬼生子

丐兒事母

周孝子

桃花仕女

陳僖敏公俞太保

天開門

雷辨冤獄

張瓏

鬼送藥

鬼詩

卷第四

托苑投生

海島人

王陽明遇海仙

雷宥孝子

天愁

張氏犬

柳仲益償金

牡丹花妖

解開

雙龍出海圖

顏彥輝

謫僊

周震變驢

蝶怪

詩識

張布政死節

沈文卿拒盜

卷第五

太湖金鯉

楊尚書

春申君土地

王庄六槐樹

鬼索飯

趙翁釋賊

天言

蔣閣老

虞昌祚園中

桂花著異

死中獲藏

北寺僧房貓

延五聖

本朝官制

昔公茶葉

卷第六

劉伯溫

張明善諷詞

狐精

開元寺僧人

鬼誤拘人

山走

宋相公

妬妻斬詞

男子生兒

陸道判

李景良遇純陽

呂萊更業

龔僕

徐郡守政相

袁尚質

瑜伽施食

柳樹成恠

水鬼

卷第七

零斷

雷府侍書

曾狀元

二鶴釋冤

南樓美人

青神

王季行渡太湖

孔氏魂作詩

盛明卿

機妙

鬼張

海濱怪

雷極沈氏

卜將軍夫人

謝氏墓地

義馬啣冤

破錢詩

張皮雀

姚太守

嚴投學批卷

卷第八

孔子祠堂

鍋鳴

骷髏誦經

俞少保易骨

芭蕉精

麻姑葺祠

孫鄙償釵

石羊鳴

陳檢討

雷誅群盜

彭永剛選婿

掃帚精

此對

江濱三異

韓公斬人

胡廣狀元

欽賜舉人

郭綸夢兆

黃鑑

鬼護善人

卷第九

鷄卵超生

蝗

馬中錫應舉

陸全卿夢兆

石神

阮二搏虎

陳雪谷子症

董章

蛇菩薩

劉長史二前夢

行坐

都玄敬不納空金

夏傑見恠

鬼侮人

李縣丞

狐丹

士子宿兆

凍死潮

况太守

閩語

卷第十

誼法

姜子奇伉儷復合

龍巖奇僧

李司徒

韓公神異

慈谿縣令

尤參政

保保

韓真女

三博婦變性

吳嗣業見神燈

王謝相較

色兆

服妖

胡希賢打鬼

絡繹送鬼

梓人魘鎮

鼈怪

水電

倭人詠蜀葵詩

四庫全書提要

一百四十四卷 八小說家類異同屬內

一樵野記四卷明侯甸撰甸蘇州人明史藝文志載是

言作十卷此本卷數不符疑有散佚然原序稱一百七

十餘條計數無闕或明又誤也序又稱所載志幽怪之

事此本所載乃有不涉幽怪者為例未免不純其女

子詠錢一詩見沈括筆談為也事尤疎舛矣性者下 遠三十 三李四字

西樵野紀金錄終 咸豐己未十二月廿二日錄於靜觀室

西樵野紀卷第一

國初休徵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諸說余又得聞之昔元正君衰政劉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眾紅巾為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糜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眾與之否乎訣云英雄家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

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過一術士 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誰與士曰願書字觀之 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上上書且臣獨知為王也 上六月斬紅巾諸次翌明年

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矣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

當馬驛兒即對云萬年 天子坐龍廷 上大嘉獨其役大奮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六十萬又三年集兵精弱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

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捲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
十年奄有天下姓偽漢陳有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於
鄱陽湖敵入咸見空中教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檄上書
勸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鄧侯也神龍言鬼慄玄菟
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鑄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
元洪武即

皇帝位

石馬飲水

閩園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為負薪者驚見
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妙禪法寺有一妙善
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
恠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說聞之疑元末國
初事也

本朝官妓

國初於 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高
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
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
漫至淫放鮮帶盤薄牙牌纍纍懸於窓榻竟日喧呶
政多廢務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

有律矣

雷擊毒母醬

蘇城替卜陳月潭家構小園花卉蓄蔚成化夏間造醬
於園中方熟月潭為飲客命妻取嘗之妻未及行大雨
若傾霹靂一聲擊其醬客趨視之震死班爛玉色一巨
蟻殊可怖畏衆相顧愕然曰不爾吾其飽毒皆死矣
余書此警後之造醬者勿置草野中甚或有是事也

水關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吾
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其響音益大居人闢
戶視之噴向波濤竟不可逼生以伺且其二水一涸一溢人
以為水關吾不知其何怪也

地震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候睡熟聞初覺林几相震
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語
傷者孔多既久始知其為地震也老耆叟云成化乙
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最後流賊猖獗天下騷擾其
大半繼以疫癘飢荒數年方寧

林鎬還魂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為公科給事中 太祖降旨開陝岱以
 通運載鎬即疏 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 上聞乃
 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寒熱繼
 作神思恍然鎬素訐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氣塞
 氣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瞑目間
 見一鬼使如力士狀即捧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
 纒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字鬼使引入內
 墀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狀前
 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
 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相曰
 善惡公境中一人祀物肅然從至皆人身而首則或
 牛頭或馬或鱉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吏持善惡
 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則一吏空中而下手一
 黃卷擲於地善獨而去善倏墮地侍吏跪云此
 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萬民
 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

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性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
 使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參知政
 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
 聞繁鼓石聲手遂一揮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
 其故因吐願末

初門縣庠兆

景泰癸酉初門縣庠內大小古桂三株花色俱黃秋
 初其大者獨變丹色是歲其庠學生葉琦發解南省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陽時王師已過積
 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亦首在某處
 身在某處不得連屬幸拾聚之其家如其言令人以
 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拾聚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
 蒙汝連屬矣亦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
 而去頃間妓果生子子側首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
 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覓

晦室塵垢逸梁掃除間梁上墜一軸羅素嗜識舒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澆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
疑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
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敷演梨園飯客酒罷夜有二
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
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
席間章絳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公命云夕
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
復睡壹覺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冥錠也或曰
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

黑虎復仇

宜興孀婦陳氏頗有容色家以造柴為業有一木
商利其色以貿易為往來屢肆戲謔忿不能犯商
謀以教木夜擲其室明日坐其婦以竊木召致於宮
擾害無已陳氏家供玄壇甚虔每月五廣求白雞牲醴
薦之婦乃慟訴於神曰吾敬神若是神其不我祐耶是

夜其婦夢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復讐言未旬日其商借
五六人入山販木叢柯間驚出一虎如墨竟噬其商
而去衆皆失色

胡琳見鬼

吳城寶林寺前庖丁胡琳弘治冬從城外某家作
齋素夜歸將二鼓入專諸巷見頽然一蓬頭迎曰爾
我偕行琳疑為鬼不答竟如前又若輩數人湧出
共迤運赴水琳為懼地而坐大肆呼號居人患其聲
視之則琳也衣單至家口鼻盡實泥滓屏之灌以
湯液久始甦

吳苑菴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別號菴菴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
稚友二三詣一土神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
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令徒
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誥旦師
訪諸徒得之菴菴力命為洗滌之菴菴復如初竟
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菴菴延試首冠位
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學校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教禮部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魁題

予家老蒼頭名祿弘治己未夜四鼓行過閭門道營幹遙見一偉丈夫純黑色毋毋從東而來祿意險道神也壯而過之及過後寂無所有祿返視偉丈夫俯屋角竊聞人語祿是早歸即以病旬日而瘥

西樵野紀卷第一

西樵野紀卷第二

風朝

嘉靖始元七月二十五日巳初候分天氣晦冥俄會風雨雷電交併及一晝夜飄瓦搖堂至合抱之水盡拔之大湖中徹底巨浪流去湖濱居民百餘家杳無形見水涸時亦有趁湖幸拾物者久之水返大約如兵燹聲也是後亦無他異歲至不熟

戴文祥遇二僊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行道術嘗隱光峰山鳩建一草樓前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日有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食之酒釐一人曰吾有詩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候為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燈波光亂繫金蛇走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之勝書云姑蘇勝景清且幽耀靈敏秀世莫伴比屋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鈎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醜顏華髮雲錦裘樓前疊石如林立左圖右詠日校仇一塵不到風颼颼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復秋金風蕭瑟暑氣收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壽南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珍羞盈望中嘉客總與游錚錚環珮鳴琳球葡萄酒泛金鷗賓主相洽頻勸酌清歌暢飲樂未休僊翁福慶殊悠悠書訖擲筆於地遂行文祥疾攬之有耕父見二道前去一人吹鉄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鼠精

處州學生葉昇秋夕宿齋其從僕暗中踐着一物啾啾有聲擾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採生之屬曰置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每遇試童子必探題檢閱文字預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僕偶露其故於隣號生顧復僕葉出私發篋視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內白如絮葉意難為恠而甚惜之

徐武功伯

徐武功伯有貞素奉摩利支天甚虔不啻豕肉每夜二鼓後仰拜星斗幾許寒暑無間初自內相下詔獄苛法畢施公方被楚將夜承天門烟氣鬱葱朱省何異內豎持燭籠視之沿焚遂熾於是公鑰械稍縱比繫法地上意未決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案牘揭飛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焰焰公始獲免誦成焉若是人皆謂摩利法力所致也

本朝丞相

本朝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豎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白晝美人

里人馬駿弘治甲寅徙家皋橋之東其居垣墉悉敞門倚羽頽殊為幽寂駿直盛夏設枕簟晝臥堂中夢間聞歌云楊柳青青柳楊黃年來年去度韶光宮腰舞袖渾忘却蟬鬢鬆為懶粧憶惜沾恩青鸞殿情濃失脫黃金釧忙呼侍女覓處尋朝來羞見君王面于今寂寂古墻陰月白風清誰共吟追思往事空成嘆花落花開淚滿襟歌畢駿驚起一美人後從二婢美人即解帶就枕駿欲躍出美人怒目視曰如拂吾願吾呼二婢持火具烙爾膚駿懼逸出之遂再遷自是或白尾磔拋擲或徹夜聽柝開闔或微風細雨之下笑歌號泣其室尚存人亦無敢居之

陳李昭繪五臺山

外大父陳公李昭以繪事名雄吳中成化間有里人盧姓者至五臺山朝回一素卷卷五臺山景外大父因未諭勿許盧雖數示以環遶曲峙然猶筆底萎爾未敢輕就忽夜夢至一所有執旗使者指示曰此五臺山也宜繪之外大父遠見文殊危拱旆戟森列其殿宇山木任其點綴蒞曉既寤十指莫信家人視之唇墨猶未乾也是日即焚香下筆妙絕宛然

九僊夢

閩仙遊縣九仙祠昆季九人積脩行滿而成德焉其始末世有紀載其祠例用牲禮先夕禱通事者次夕投窠其靈異之驗於人者不可勝舉今漫記數端吾郡即公玄敬少讀書苦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前程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絕不為言玄敬年紀四十而志益墮矣適匏菴吳六吏部延為塾賓懸一文於匏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謁匏菴而因目其文羨賞詰之知其為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幣聘之玄敬始出領鄉薦第進士官至大僕少卿又吾郡文公宗德守温州令一胥禱壽胥夢一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胥友命孔老人適

遣某處鋸木未幾孔老人呈事温州公問曰鋸木幾何對曰五十七片木曰更有諸乎曰餘比日不堪用矣是後温州公年五十七果疾而卒又吾郡學生張夢晉命弟倫詣禱倫夢與兄共飲區食迨歸兄弟繼卒而同日歸土共上區食鄉之人始解又南安傳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傳禱以驗出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度之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王宮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念前夢詞意兼絕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知吾華之勝吾亦能博彼夷之界故耳又鄱陽賀侯霖來守吳郡適妻娠於家未諧子女浼仕閩同年代禱之夢見者厲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是福寧同年書致賀侯繫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侯居家枕間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旬日家人以生子報聞此數事得之猶在耳目悉不妄也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夕會狂雷顯

電殊可驚畏夫婦契濶良久遂交與無已心焉是婦即懷社三月臨蓐甚艱產一夜又三日四臂朱髮青牙便能趨拱程竟持新斧殺之昔感雷霆之氣懊慘不已余書此警人雷霆大作之際謹之

揚州桃李

正德戊寅冬 武宗駕幸揚州立春日滿城桃李盛開從臣奏瑞者不一

盛景莘疾師

盛景莘吾吳徵事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至官如吳景莘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莘勒石銘附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令子孫亦如之

亡賴二人

蘇城玄妙觀成化初初建十五廟神像猙獰鬼物出沒雖白晝往觀莫不流汗時有陳觸髅者素椎瞻一惡少期曰汝能入十五廟夜散蒸餅沒旦后然無恙償與千錢陳許之夜半獨携餅入廟拊土偶置下一餅散至中撫案下忽舒兩手攬其襟陳叱曰爾真餓鬼也憤與之殊無惡意既出陳念此廟果有活鬼而不知惡少先伏其內揣之也

二人雖亡皆賞其壯氣焉

一孕五鬼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鬼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祥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在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王生

六合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言語即王之素也仇家務巨細輟諄諄預道是日以家饒裕至設燕必虛一坐以為王席仍聞笑語款客第不覘其形體既久人亦不為異也積歲餘語家云吾魄散矣遂民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南昌胡郎中浩從宦以來不避權要不樹私黨臨政悉以公正自持是以生明而民神之後以病老歸田夢使者持一筒楮授胡曰徽郡陰府推君此檄耳胡踴躍曰予何如有是異哉殆語矣使曰天帝以爾剛正明決銓斯任也曰然待何時曰月終爾胡驚惋而寤比月餘胡沐浴衣冠奄然而逝

西樵野紀卷第二

西樵野紀卷第三

周顛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而因謂曰周顛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顛謁於東門比至金陵顛復謁 上問欲何為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搔首張目遮拜於道 上恠之灌以燒酒百觥終不醉令居蔣山寺俾僧閉之空室曰守清齋水米使不入口者月餘既而譴問如故 上幸其地曰今為爾開齋又令諸將校爭以酒饌進沃之殊無厭飲又令坐以巨缶炊火數沸啓之顛危坐水中只呼寒甚上屢不能制召之侍食顛乃持杖趨前作壯士揮繫狀王師徇九江因以無風 上問顛顛曰只管行行至晚城俄而疾風迅颭大作得達小孤衆問顛顛曰江豚戲波中宜損人不少 上聞之震怒命斬之顛顧衆曰水火挺刃直亡耳其果能殺我乎遂逸出異壤莫知所在及 上登極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 闕云臣嘗在竹林寺中見周顛有詩二首故謁 大明天子 上遣使偕往視之果二詩書石上 辭氣粗率大約頌上功德亦不省其謂也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誼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至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琴

成化辛卯琴星見東北 琴星氣所種亦俗說也 首約而尾長燦燦

目如掃帚狀人呼為掃帚星 上瞻之赦布天下嘉

靖庚寅秋壬辰春夏亦然

呂琪三善

昆陵鄉老呂琪弘治甲寅春日過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身又克東嶽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之我為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溯江併其處提完亦得一月即至矣琪居以是故語諸子嘆曰吾平生三事未愜吾願其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其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其路經歲傾圮傷人欲葺理未能三也亟

出囊貨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啟門以俟死歷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為亡女也最後除夕琪出復遇是卒損而笑曰向勾攝至中途忽有鬼提牌至以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琪固援之是卒以縱節還家不止琪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法僧遺崇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聞雙扉昇訝之曰人和鬼和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業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拂然曰爾謂紅葉之約韓翠屏比妾則可矣以綠綺之奔文君卓比妾亦繆哉昇再拜謝罪是夕遂歎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為箕箒主矣乃賦詩二律云窓掩紗晚怯風碧梧垂影淚西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玉盃擊鸚鵡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逢又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秀香猶在崔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

晚透庭芳草兩聲寒掌中幾字回文錦安得郎中一笑看自是日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眩也密速抗招慶禪師方公夜方建壇伏劍危坐至有一美女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魂魄未散是成崇耳顯其育之師即揮劍墜至一地沒旦起土穴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額有此亟投諸大穢氣入人臟腑竟不可逼

鬼生子

閩閩子城西有薛家墩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娘老孀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啓視二男子邀去行過上新橋芒芒適守至其家人物繁雜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尊艱苦翁為治之產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耐以雙鷄段帛復令二男子護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視雙鷄乃二緞養段帛乃楮衣也是曉翁憶舊道求之無覓其居薛家墩者日夜聞鬼聲笑謔鼓樂喧鬧若有燕慶者然

丐兒事母

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兒所得多

不食而分貯之筒篚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
將以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問其所為焉至野岸一
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媪處其中出丐方出物治之陳食
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持杯乃起跳舞唱山歌作嬉戲以
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死丐
卒不見夫丐知曲意悅親若是而况世之不為丐者乎

周孝子

周孝子海虞人宋元祐間以孝成神事見郡志今祠在塘
市其神孔靈弘治甲寅夜有盜其冠服者持之方欲
出祠俄而肢體不獲少動僵立門內迨旦眾執之詣官乃
治盜罪

堯花仕女

紹興上舍高裳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
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
於園偏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
張一桃花仕女古畫裳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
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夕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
垂念茲持歌以侑觴裳略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一歌

姬乃連詠百絕如云梳成髻鬆出蓮遲折得桃花三四枝
欲插上頭還任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懨懨歌枕捲紗衾玉
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搔髮索即抽落鳳凰簪家
任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
閑看鴛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
潮信有時還又至即舟一去幾時遠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
遊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露靄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
花開紅見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
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為萍輕倒折荷
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即情芙蓉肌肉綠雲髮幾許
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真教長袖倚欄干餘
皆忘之矣裳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
復在棠大異即碎烈之

陳僖敏公俞太保

陳僖敏公鑑俞太子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
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
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即俟下學而還

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却侯始至以是知前所
遇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侍御嘻大臣未
遇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天開門

陝西蘭縣鄉民陳鷲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闢上
帝冕旒衣袍端拱其中儀衛鵠立者其衆宮殿欄楹
玄彩絢目鳶疾呼衆視之雲倏合矣

雷辨冤獄

盧宗衛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為機察地有劇盜王泰
橫掠人財為害不少宗以祕計執之泰赴官反坐宗自
為死盜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辨二人
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
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雷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
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於市事記成化年間

張獻

湯家巷張獻者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
而後即媒孽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
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四寸而卒

鬼送奠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於溝
壑者悉謹之病傷者施以藥餅人多藉是以生之比潘死
奠日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覩其形人謂潘生澤及枯
骨衆鬼為之送奠云

鬼詩

陝人有請僊者箕動問為誰乃書數鬼字又問既為鬼
何不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憂
人皆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是鬼不願為人而願
為鬼豈為鬼樂於為人耶亦奇矣

西樵野紀卷第三

西樵野紀卷第四

托屍投生

汴梁馮懋中妻蘇氏嘉靖壬午夏五月以疾卒氣雖
絕而容色不變馮懼暑氣遂卜日大之蘇被鬼卒拘入
冥府俯首久之聞群吏傳曰蘇氏陽數未盡姑縱回蘇
聞之返家形體已成灰燼矣蘇返命冥府曰蒙縱回
魂魄雖在不得形體何以托生上帝諭曰通地有死而未

殮者亟投之時有里人妻蔡氏初卒欲殮間俄然躍起悉為蘇氏語言其夫惡其死而復甦始不為異已而漫吐顛末語其夫曰形體雖為爾妻而靈性已屬蘇氏矣蘇是二家相親得之具奏 京師以為鬼魅之事無律可憑發是婦充州外女庵克尼以伺終年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為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得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眾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皆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許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手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中

王陽明遇海仙

餘姚王陽明初主禮部政事忤宦官劉瑾擅權降 旨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駟丞後懼跣迫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靈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衛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聞風濤滿海瀕史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隻處其中騶從中樂女及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淡句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瑾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涸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翌午天誅汝不可追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聞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天愁

張氏大

鳳村張二家畜一黑犬每上夜臥張門下夜更越水臥
護陳老籬下吠聲徹夜張陳感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
人聲或疑其不瑞欲斬之大言曰無斬為我為某生平
巨族侵漁民利為官孔多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
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柳仲益償金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柳彥輝子也父初任監察御
史嘗貸嘉興文陸公潞銀伍十兩父故以繼而閩寇作亂
朝廷坐其父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後遇 國恩歸

吳而公潞已作古人矣仲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
或曰既無文券亦無坐守固哉仲益曰先君為此吳嘗
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年終後何
以見先君子覓公潞子偕詣其墓真畢出是物授其子
子固辭仲益乃訖嘉興即議是物管理其墓焉仲益
遭家不造而獨為此士論賞之

牡丹花妖

錫山安氏構一園於城郊外倚老圃徐奎掌之園中花卉
不一如牡丹尤甚天順庚辰春夕奎聞苑中嘆聲呪詭諦聽之

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家主公初澆漑有年但今歲不獲善
亡來日厄亦至如奈何群花咸若哽咽全人驚嘆之乃止翌
日生翁果携酒詣圃奎語以是故客皆異之二惡少獨噴其
妾竟閱妓且人者折以持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李氏訖寃

開封府張鑑妻李氏殊有容色其適有願鴻者屢欲媒之
不可計閻其夫居家令人手情書一紙授其婦伴見其夫
踉蹌而去夫閱紙大怒據此黜之李亦辭不獲辨踰二年鴻
遣牙嫗求婚李緣無居諾之所育兒女三人一夕鴻語李曰
爾我兒女既生諒無嫌隙知爾夫黜爾感我媒乎李偽為不
嗔盡迺其語密赴開封府口訴迺弱於水鴻乃伏辜

解問

解問吉水人賞累鉅富其親故凡婚喪力瘠者輒贍以財穀
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多為鄉閭耻
不能守聞日人熟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
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散金玉手哉識者賢
之聞生子甫七歲能詩文長篇穎悟越人成化間翰林太李
士解縉即其子也

雙龍出海圖

河南康之厥宿成雙龍出海圖六朝人墨蹟也騰雲躍浪體
生動覽之令人凜凜真希世之寶也懸之則陰雨迷漫捲而
懷之則開霽矣此圖亦不恒出後以某事沒產今又不知所存

顧彥輝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
夜梅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姪
二人咸織為茶小兒扶床號泣不輟彥輝鞠之翁媪曰此吾
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日謝去始放舟忽不
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柏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拾異之遇一婦人
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從何來而出彥輝告以是事
婦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
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喙大肆號咷並誓不復嫁

謫僊

山東樂安縣朱樂初一人首縮雙髻腰擊數瓠寄居樂安
孫肆以詭瓜蒞倒碩拊之和紫桂為丸名曰莊和丸食者
施服一粒令人百日不饑更有秘方活人萬億或酬之以金帛
竟茫無取數年卒不識其姓名其所居屋神氣鬱鬱可避大

雪略無片點一日顧泉曰吾為微謫此今功完緣滿不復
在矣乃步至樂安水濱頃躍一龍乘之騰空而去

周震變驢

山東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欺虐閭里自大無似語
及孔孟亦不在口甫試秋闈詰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
能生也父懼其盛氣不忍醜露後震搆一疾雙目並盲忽
作驢鳴數言而卒始死有數人夢震見冥王王令吏籍之
作驢震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曰爾恃逆父母非畜而
何震哀語曰既爾應畜產願王矜憫求為逸地王又曰爾眼
自大更覆雙目某處行磨震語塞始蒙皮謝

蝶恠

洪武辛丑休寧縣胡蝶大如絕扇飛止人室忽變恠鳥散
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後大有水

詩讖

李都憲守三邊常題石仄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
中走一播粉磧碎身却不怕只番清白在人間後以邊境
猖獗提出因裂其尸焉令人仰節義誠詩讖也

張布政死節

耀州張純少有才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材赴京師初授

部校建文時尋世廣東布政使 太宗登極詔回張純謂妻

子曰吾之何 先帝知遇起自草野一旦至於今大事已去惟

一死可報國耳其鍾下山名龍潭者即沐浴大慟後淵而死

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義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

云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輩皆為國亡予等獨不為主

公死悉把臂並投於淵嗚呼千載而下孰謂無田橫者乎

沈文卿拒盜

太倉沈文卿少時家棧徒為生一寒衣擁衾而寐忽有穿

壁者至文卿家覺之口占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居

來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堪將去教見曹穿者大笑而去

觀文卿辭意不直能拒之而亦欲其教子孫也

西樵野紀卷第四

西樵野紀卷第五

大湖金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大湖泊板山之下夜見
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水綠如羅蘋藻
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篷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回
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曉孤雁依飛帶
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聲望之一錦美女德明疾趨上岸
鞠之女曰妾生於斯長於斯今當良夕邀遊於斯矣德明
曰予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對酌遂下女曰今以
浪花為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日不欲天邊帶露裁只憑
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繞見逶迤動萬朵俄驚頃刻間德
明日浦盈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
川錦安得良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拊背極其歡譁
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鯉悠然而逝

楊尚書

吾郡尚書楊公翥庶正之德冠於吳中漫記事嘗夜夢誤入林
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
羞澁無地而三言不食焉

春申君土地

吳邑春申君土地界木工李傑自少為人營構不棄寸木不造魔魅惟欲人利達為心成化中傑出獨番其母守家有紅巾勇士數人入門大呼李傑毋以他出答之衆皆其母忽有人垣外叱曰吾本境土地也爾敢葺理祠安得擅用良工吾當執爾白於帝衆聞之惶惶而去

王庄六槐樹

王庄吳世澄與朱廷佩交素莫逆成化庚子世澄夜坐室中聞鼓門聲啓視六人皆長髯者老揖曰予輩六槐樹是也與合友朱廷佩為鄰有年適信謠人之言欲害子輩知與君素善願乞辭之世澄許諾六人折謝而去翌日過廷佩家備述所見廷佩曰吾鄰不識六槐樹更思久之驚曰吾門有槐六株恰欲伐去作室於上何事物亦愛生如是遂捨之

鬼索飯

正德戊寅七月十五日余與數友舟後楊山入城夜至閭門弔橋河下舟忽且停且側欲覆者然諸友助勸無計予解之時方執碗飯在釜急摸於水舟始行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頗殷家以婚宴客一盜竊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飢寒迫身故為是邪復錢千文卒不刺其姓氏盜塊謝而去積歲餘里有亡命禍翁者夜溢其門盜適見之憶翁昔之惠蜜負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固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其身也

天言

張鎰華亭人富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為悍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空城故哭一日歸焚香密告天曰鎰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二畝自為耕獲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與之此則不可絲足是觀之則清逸之樂更難得於富貴矣

許閣老

嘉靖初許閣老是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 睿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微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齋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籍首俯伏以對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犂牛把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呈我具不

見之矣

虞昌祚園中

天順中睢陽巨室虞昌祚有園方五里花卉極繁人亦罕至園人往往見群女遊戲于亭中笑語自若過人則敬不見不識何怪也昌祚異之築室數百間僱人止之後不復見

桂花著異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旅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曠亨處獨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連呼救令者三亨軍士亟極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名也初

許同尹氏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嫁改醮妾若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故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願為公相箕帚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播審絕妙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抑不勝正理固然也妾非世人是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諾獨不聞武三思愛妾

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死中獲生

咸化辛卯永平姜惠唐亦不能存生城西有一古廟相傳有魁魁出沒寂無人居惠自分艱苦殊甚乃入廟禱神曰切念惠生人世寒衣飢食初無過分之思今乃貧無立錫之地天使若此惟冀速死為幸禱畢見一古樹即縊焉忽倒地惠漫視之樹底白金一藏百餘亦皆著姜惠二字後成巨富

北寺僧房貓

北寺僧了菴與失居最善弘治癸丑畜一白貓自山間斷葦捕獵習養馴甚是僧主家諸徒咸無同心者乃得一退處僧出則以鑰授捕匿之僧歸鼓門貓則噬鑰令令而至是者五載忽夜僧夢猫作人言曰我身周海負汝銀二十兩故交畜至此明債限日滿欲去矣僧寤寤大異調黍餵之犬不食猫尾竟出門而去不知所之

延五聖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間者車馬喧闐隸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羸卒亦攬轡于側姚始行姚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卿大夫居址詢之詰旦民家延五聖

也不識何異其能感格如此

本朝官制

國初之設官取皆有定制然名多時之濫自景泰間皆有少
傳兼太子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
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
四員都御史員數尤甚故京師日滿朝陞保傳一部兩尚書
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黃茶葉

偽吳寧用黃茶軍敬夫蔡恭軍彥文葉恭軍德新圖事
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天計洪武丁未春 太祖下江南三人
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太祖做事
茶專用黃茶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足知童謠始驗

西樵野紀卷第六

劉伯溫

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輒
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翌日
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
末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潮儒學副提舉常與
魯淵等遊西湖有吳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為
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未幾四方兵起我

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永章
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喻盡合機宜 上大悅

任以心膂 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

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 上會師皖城

自卯至酉不拔基請進取江州 上悉軍西上友諒

卒衆走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

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繫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

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 上曰

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珙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并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并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張明善諷詞

張明善元之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語諷人聽之令人絕倒僞吳張士誠據蘇時其第士德攘奪民元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邀明善誅雪明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早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也

狐精

正德始元諠言狐精至吳城合群驚懼人皆鳴金繫鼓夜以禦之余初意爲妄夏夕隣家樓間墜下一物毛首金精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揚弘本寄宿此樓遂步斗罡語呪喚水此物化爲飛蟲而

去其聲蕩蕩過數家彼鄰又肆叫號屢女爲利爪損其鼻矣以是知形變無常穹窿益甚踰秋末向西南騷擾而去遂是滅跡

開元寺誦人

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下久之方欲歌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障女名紅英是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繇是冒昧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月子華寢以危羸至藥莫愈其父母訝之子華因秘其事適有虎山道人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滷入寺見子華病在林篋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覓至西廡銘器中一備人皆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瘳

鬼誤拘人

吳城內虹橋李龍弘治癸巳九月無疾卒妻拊其冑覺有微温姑止泣少俟龍忽復甦詰其故龍曰初被一鬼卒繩之遂行我曰壯年拋棄父母縱我還家一語鬼卒曰此地庸有人情手押至城隍廟燈燭炫彩

方仆臺下判吏熟視曰錯矣李龍非此李龍也乃城外虹橋者爾即叱之鬼卒牽裳引出我欲酬之見卒奮然前往以此驚寤其妻竊問城外李龍果病痢半月始卒

山走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障中有一燬燬山弘治乙卯春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矣次歲丙辰玉峰朱殿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宋相公

閩闔渡僧橋北有宋相公祠其神為閩闔一方保障灌獻者殆無虛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市人揚旗鼓樂導像出遊以為誕會正德癸酉提學柱史張公下江南以扶學校毀淫祠為事道觀僧舍凡無額者命有司悉毀之時有守祠者來復余曰吳中枝山祝京兆文譽廣著冀轉求記文一通碑刻於祠其意實為毀拆慮也余告祝祝適悔之勿許越數日余夢紅臉長

髯衣緋袍者余知其為宋相也卒然問曰通瀆所求是亦可矣已乎余既覺大異更以是告祝祝勉與徐郡主語之賴以不墜是後余復夢前緋袍者曰荷汝勞矣未幾三月必有報也後將三月專諸巷夜被回祿余家尚居是巷沿燒三十余家其勢孔熾抵余家火頓息有人見是中數力士各持斫斧極之

妬妻新嗣

湖廣岳州衛趙揮使妻徐氏妬悍無類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乃躬為質娠怒其大無令與妾相處及妾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宣胎皆墮焉徐後患一疾腹漲謔語既為妾聲乞命又為兒聲乞官羅若數月醫藥弗効徐氏既死而趙亦亡家無噍類於乎一妬婦而斬絕世勳痛矣哉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橫涇備農孔方忽患膨腹盡日憤憤幾數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身肢骸毛髮悉具而裸處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姑記此俟知者辨之

陸道判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微價售於陸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於前陸知為魅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且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土聲錚錚啓下一石板板下數罌滿貯黃白陸遂有之存以饒富後贅沈氏生萬山資產浩無紀極為江南富族之甲上聞之皆沒於官焉

李景良遇純陽

城東李景良正統間為四月十四純陽誕辰方治齋事秉燭供像一負鋤者詣門問曰有園乎園即景良不對已而復然景良曰生殖人家何園乎景良雖對之猶疑訝命衆追之漠無所見惟一丐枕瓶而卧永豐倉之堤衆語景良說者謂丐口相還必純陽也疾追之人見丐者入福濟觀即純陽降靈地也四布求之不獲

呂榮更業

呂榮閩門人以屠驢為業弘治庚申秋日榮宰一驢

方置刃杖縛諸驢為之羅跪鳴泣不已宛如乞狀榮以是擲刃更業誓不屠驢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揚子江心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因溺於水盡獲其有而歸乃棄棹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焉僕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敵一日里有祈鸞者僕乘筭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耶判雲八月狂風何大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凜然惟生大禍盡貼其有於子速竄更不返復

徐郡守改相

徐郡守昂泰輿人弘治丙辰赴春試京中有王相士者多為縉紳神之徐以無嗣因往質焉王曰君相不容嗣焉之奈何徐初不為忿及登第後為西安郡守途間納一嬖頗妍徐訊其姓氏婢漫吐顛末曰予某地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飢歲為強暴掠售於此徐知為故家女也即焚券及之任擇郡民行脩

者出簪服配之扶蒲復如京中王倒疑迎曰君相異
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未幾徐庶妻一歲而
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袁尚寶祝公事已見其遺事內與此少異

袁尚寶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奉間有二事述
之永樂中長州祝公顯尚在岳髻附學其父欲引袁
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爲翌日製一圖書
遺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
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已
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揚氏見之對曰疾難危其
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
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揚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
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矣哉

瑜伽施食

鄒文盛喪母作善果薦之延寶林禪師潤公爲主行
夜面垣瑜伽施食垣上數人悉裸半體或男或婦或
老或少或弁帽或披髮不類父之甚至襍臂牽逐殊
不可禦潤即擲食於地滅火走匿始已

柳樹成怪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次吳江平望驛南二里
夜晦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間之一
人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已貨酒者
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春
舟返復過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有柳家庄也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二一日曳舟送葬行至橫塘見
水中浮一屍首嚴素猜恨遂擲一篙適中之其自治
泊而去莫知所之嚴既歸藝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
未嘗敢耽於人爾傷我首藉甚托生其言疊疊無間
其妻治湯食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西樵野紀卷第六

西樵野紀卷第七

睿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封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雷府侍書

全華義烏縣舒氏女德容蕪美尤善書數年十六歸為鄭經婦內外無間稱焉景泰中處州狂賊葉宗流哨聚山林劫掠郡邑舒氏亦為所虜賊悅其容詭之百端終不對夜乘賊寢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其尸瘞之玉色如生後四年賊已平服鄉人藍汝耕夜經舒氏喪處見一少婦出室迂曰妾舒氏之鄭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為狂賊見擄恐罹汚辱乃自縊茲抱恨泉壤四年矣天曹以妾貞烈為雷府侍書奈塵緣未絕哀悃未伸伏念君附書信以致姑嫜耳附書訖更以玉簪一雙貽之汝耕越三日過鄭氏呈是書與物備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誠然亡婦手札及簪簪也

曾狀元 一云陳祭酒 曾貌不揚

永樂中曾狀元祭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也咸寧望焉秋八月至二交趾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欵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曰卿量幾何狀元曰館欵此二使足矣無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玩玩巨觴靡不試及二使酣報謝去翌旦 駕未出狀元在疾謝恩 上悅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一狀元耶賜酒益隆

二鶴釋冤

正德初吾郡顧中丞逢原家忽被盜捕卒廣訪不獲顧訝有治圍數人訟於郡候廣東林公臺下數人累經峻刑未甘招伏林公欲加炮烙之刑其大方熾臺下二鶴各啣熾火擲諸水中林公始知罪及無辜是以釋之

南樓美人

城中一少年劉天麒年一十六嘗中秋夕獨卧小樓窓忽自啓視之一美人靚粧縞服肌體嬌膩真絕色

也天麒恍惚不敢為語已而攬其祛遂莞爾納之天麒曰敢請姓名氏終當倩媒以求聘耳美人曰妾上失父母終鮮兄弟何倩媒聘乎汝知今夕南樓故事只呼南樓美人便已相與甚嘉天曙美人越隣家臺榭而去自是每夜翩翩而至情愛殊切一日天麒偶露其事於某某曰此妖也子獲禍深矣迨夜美人讓曰妾見君青年無偶故犯律失身奉君何泄我樞機致人有禍君之說乃悻悻而去將歲杳然天麒深念前言臨衾拭淚而已至明歲秋夕嘗憶前事樓中想吟蘇子瞻前赤壁賦云掉兮蘭棹擊空明兮沂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未罷忽美人仍越臺榭而至曰妾見君朝夕憂憶是又為馮婦也即及夜半美人潸然泣曰風情有限世事難違聞君新婚已逼今將永別不爾不直分愛於佳配抑持不利於吾君天麒稍悟猶豫間美人不見矣後天麒婚後更無他異

青神

鄉人顧綱卒歿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

有意憐諸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諸子受詩羅拜間母忽不見歸以詩呈父父慟哭即訴河南師府將李氏特配嶺南軍室

此事已見本集第世之感於晚妻者居

盛明御

吳城盛明御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舉其庄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御欲謀并之乃賂心腹偽為券契及搆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壽壽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御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媪携至庄所見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御明御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既長

醜博奕無藉百端及局鑰密室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御大悟開扉出任浮浪整破其家家業

機妙

木牛流馬此孔明神妙之機也先朝亦有人造之者行數步而止竟不獲動

或曰誠意伯蓋非也

鬼張

高郵張揮使以無後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

几閫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
伏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大繫網從甕
中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杖搖之媪肆號呼衆趨
入室已失之矣

王季行渡大湖

吳縣學生王訓字季行家於洞庭西山夏日代巡按
臨吳城季行以唱名未至即曳舟至太湖中我會雷
電風雨交作湖中覆舟者孔多獨季行舟欲覆不覆
其舟人僕輩咸見空中一緋衣者曰此雖七日官不
可已而徐泊至岸始登陸獲生最後季行登正德於
西鄉書聯第職受兵科給事中在官七日而殤

孔氏魂作詩

昔河南張開結髮孔氏所育四子皆在垂髫孔氏既
卒開念諸子失恃繼李氏撫長之李自入張門諸子
被虛百端無所控告既而諸子寢長治奠帛聚泣孔
氏塚前母忽躍出拊諸子涕泣題詩於帛俾致失云
不忿自亡身幽魂淚滿巾死生今已隔仇儷永無因
盒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間塵

見漁舟一女子甚繁艾張召漁父曰汝女願爲吾妾
乎漁父隨允之無拒辭張引歸後生一子直其女每
日柳沐必掩戶無使見者有婢竊室視之必先以首
置於膝上始加柳沐婢語張張往視如婢言急排戶
視之遂不見矣今其子見襲父爵號呼爲鬼張

海濱怪

弘治壬戌顧秋官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
懸皂幡於其上凡三日乃不見踰年海內果有施組
之寇

雷沈氏

遂昌村婦沈氏夫有售豕巢數兩授其妻而出有盜
竊識所在攘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殮間空中有人
云既竊其物復傷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
手持原物誅死跪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全在
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

卜將軍夫人

崑山縣治有卜將軍廟廟之左有儒生梁彥夫者秋
日大雨有一老媪携一女子年可二十餘避雨簷下

有頃嫗托以事去之縱女為梁所押梁援一宿翌旦
女忽謝去遺一土髻置於寢閣梁訝之視及廟中則
將軍夫人已失髻碎其像腹中精血數升蓋其迷眩
非一人矣

謝氏葬地

首相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塋祖父母值冰雪不
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壤適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
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耳期月是生遷第成化乙未
狀元位首相 欽命塋墓即是地也

義馬啣冤

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搆恣於母弟陸某某克糧翁
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
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進陸繼加鞭楚
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
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
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然妻哀謂馬曰
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耻馬即前行首鼓姚
門視姚齧之蹤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

姚市

破錢詩

吾吳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破錢詠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張皮雀

張文雀者長洲人也風格奇朗少有道術年十六父
母欲為納父弟從辭家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
乃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髻手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
襍晴禱雨其應如響自處雖落魄然人亦必積慶乃
驗不然反致餘咎宣德間常州三月不雨一巨族延
張禱之迨至其人亦自簡褻張赫怒忽建震大木火
烈其廩不留拉粟既而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
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崇命僕求之
張在閭闔板橋食膳魚僕懇以是故張即以膳羹符
篆於瓦片密封授僕僕歸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
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其家震死一乳孤矣子病
即瘡張本明道脩為能捕鬼眾鬼隨之啾啾故人以

張雀皮呼之

姚太守

洪武末吳郡守姚善聞治有處士王賓因不可致嘗
詣其門賓見其乘從誼擁語之曰賓有老母在無宜
張聲勢以恐之後善詣賓門必先下輿徒步至門劇
談今右商確政事善亦可謂有右人之風矣

嚴提學批卷

嚴提學塗嘗歲考江南一儒生無文竟呈白卷而出
嚴批卷云孔子孝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至今傳為笑談

西樵野紀卷第七

西樵野紀卷第八

孔子祠堂

孔子祠堂嘗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
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公鏞世家其第正
統間祠廢不治南有顏回坊子路巷又南為孟氏祠
皆為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不言孔子適吳固
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

鍋鳴

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飛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
繼為大司馬

骷髏誦經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輒出山門閒
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
然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誦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
以曳杖晝記盡且啓壞乃一骷髏皮肉悉齧獨唇舌
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蒙篋置於廡廟至
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為客僧竊之而去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曰君體貌奇異當享大貴直領下骨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猶覺靛靛作梗命僕視之果不侔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芭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閩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正德初秋夕天章卧庭中時聞庭外其聲颼颼諦視之一芳御雲環翠掩丰采特異天章疾起然坐少頃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搽其衣祇持綠羅裳半幅天章猶意為恠寘之蓆底據坐俟且視之乃半葉芭蕉也試合之庭外蕉葉毫紋不爽天章急斷以利刀其幹出血淋漓恠遂泯

麻姑葺祠

江西麻城劉氏百年故族也門有古栢二株陰蔽數畝劉夢一女官自稱麻姑對劉乞二栢葺祠劉曰吾意非吝直不可去耳女官曰是不難劉寤異其事然

亦莫之信也翌日風雨震作天晦如夜人皆闔戶潛隱久之聞霹二栢已卧祠左矣

孫廓償釵

秀水孫廓永樂中因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某處偶止登岸見楹間繫一布裘解視之金釵一雙也廓念曰此釵得之非義耳失物者未卜為誰如婢僕輩必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迨暮一女奴號眺而至廓驗其實償之文誥其姓名不對女曰荷蒙保生愧無金帛為酬願失我女自報君何如廓悍然躍去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幹濯河下識廓儀貌疾語主援之館疑而去餘舟前行值蒞雷風交致咸溺於水獨廓舟羈一日無咎

石羊鳴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武功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居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為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陳檢討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余貞木先生每
放飯輒就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蘆中懷出一
糠餅舖之即行俞以是番食於家以為常一日俞出
而妻失飼之俞讓妻曰汝不能恤人之孤何妻為哉
乃改顏數年後繼以布衣而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厲
志所為也

雷誅群盜

蕭山王氏家頗饒裕正德中夜有群盜入其家始鑽
穴間焉起一雷群盜盡為震死王猶罔覺詰旦開戶
視之門外震死數人皆白繪縮首禿械悉存蓋其家
必種德非細乃致天祐如此

彭永剛選婿

彭永剛所有二女性容兼善求婚者不一里有書生
史文美少穎慧永剛許以長女妻之雖然期畢科舉
事始可成婚其意實欲激之也初文美赴舉不第報
愧遂晉京郊痛加奮發六載而後果魁鄉薦及歸其
女成疾奄逝矣文美抱恨欲老於鰥永剛高其志更
以少女妻之

掃帚精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為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側驟
雨如傾憇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
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與
之女子曰汝姑坐俟我造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
竒然王乃恚詈訴諸鄰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
偕眾排扉而入查無人踪視至廁中豎一敝帚蓋數
十年物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帚芥之呻吟有聲

乩對

二對相傳久矣亦見他紀述中恐非唐黃二公事也

唐解元寅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書云
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乩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刑部郎中黃
公暉亦嘗令仙對羊脂白丑天乩云當出丁家巷田
夫口是也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懇懇若之
公問曰此何土也耕者曰此膳血黃汎土耳公憶之
甚捷始信其果仙也

江濱三異

餘姚儒士張幹甫處塾於江北弘治庚申清明日歸

家舟宿建業客中落莫吟曰節物催人到客邊江南
風景迥堪憐魚兒池館新生水燕子人家又禁烟幾
片落花寒食後數株高柳夕陽前春衫曉試香羅靈
駿馬嬌嘶曰玉鞭綠水青山渾似畫暖雲芳草最宜
眠松醪有客邀村杜麥飯誰家酒墓田自愧道傍楊
子宅十年閉戶蟲生甕吟訖俄聞狂風大作江水沸
騰乃見三物一者尖頭大腹而其體白一者方首多
目而其體黑一者長角長股而其體黃捕魚衝浪踴
躍而來作人言曰我輩邀遊江海積有年矣惜乎今
皆為廢物也言罷大笑共翹幹甫之舟浪花拍天舟
幾覆沒幹甫正色叱曰吾乃越中儒與汝故無讐隙
何乃若此三物曰吾輩初為戲居其意實不欲害君
也遂相率而沒卒不知其何異也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
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
衣人公待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斬斯
妄矣後問諸創者乃裴媒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

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返

胡廣狀元

胡公廣揚公傳 廷試俱取首甲而狀元未定上
雖注意於傅然試問小內監曰今年狀元在何處即
對曰在湖廣閱之胡廣其名也遂舉第一

欽賜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
泰本富族有欲更為親厚薦者蔡儼與泰有私儼欲
扣閣力辯禮部請以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
禁中彌封以示閱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
仍賜泰為解元時目為 欽賜舉人

郭綸夢兆

郭綸西安府華州人弘治中會試道逢除夕綸薰沐
禱天曰茲赴春闈未卜窮達試祈夜夢若何既而歌
枕間夢身無寸縵勝下乘一胡蘆叱至京登錢福狀
元榜進士前者胡雍後者盧翊驗之得非胡蘆之手

黃鑑

黃鑑蘇衛人厥父善舞文起賦詞訟蕩人產業為害

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

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蘇人咸曰父若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竊淫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濛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歎曰不意鑑之妍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不及此惡能報之深耶

鬼護善人

錫山鄉民蔣容雖屋都鄙善行素著弘治癸亥春往惠山焚香而還行及半途會大雨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寢夜不能前進拊入荒墓禱塚云即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某家施斛可偕往手林間一人應聲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瘞也

西樵野紀卷第九

鷄卵超生

毘陵之北曰橫林地有一老奉佛甚虔每侵晨輒起誦金剛明經數卷斷稻稍置竹筒中為記無間凡逸弘治甲寅家伏鷄卵十二枚數月不出一夕是老夢兒女十二人羅拜前日荷蒙經聲超度獲免禽類某投某家某投某氏茲特諸謝不復在矣是老既覺大異之視十二卵盡殼矣

蝗

嘉靖己丑秋七月吳城至蝗冬稼生卒至歲饑辛卯大蝗壬辰復蝗然差少無殺災民無菜色

馬中錫應舉

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場雖優而後場不繼望亦聽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錄墨卷字蹟雖同而五策定他友所作蓋臨場暗室中誤持其卷耳

陸全鄉夢兆

冢宰陸全卿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雖然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焉臨終知事皆前定自書其旌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柩

石神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且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即妊焉嘉靖初東御史郊謫判於此令民碎之

阮二搏虎

宜興阮二素以膂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過虎突入舟中阮逸登岸持一大石約其數步而伏俟虎出直前騎虎虎維力而不能轉顧阮左手據其毛右手鼓其腦虎跳躍阮直不下踰時腦穿虎乃死

陳雪谷子症

吳醫陳雪谷仲子忽寒熱作謔語問之對曰吾某鬼來勾攝汝耳陳真之子少愈明日謔語復作陳曰昨嘗奠遣夫何故復至曰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勾攝昨輦土地來者吾乃上命也陳來解於鬼鬼曰昨來者在是告者亦在是敢私耶陳問告者為誰又一

人聲曰吾名某為某事是以告汝三鬼誼辨不已陳有一僕恠而大啐之鬼罵曰汝某日竊主銀若干於某處飲酒無藉汝為義僕也耶僕懼走匿陳以百端求禱三鬼始相議曰汝先作一堵人與我俟我同面王不語後當歲月致賽方已陳設酒饌焚疏許之子乃索糜飲尋愈陳問其子子言所見與所語如一陳乃立告者木主歲時賽於家

董章

錦衣衛都指揮使董章以其夤緣貴戚專權自恣尅害小民人迫其勢而自縊者不可悉數成化中乘馬早朝過崇文門若有人捍之問絕仆地從者亦若被人捶逐悉驚遁去章久之復甦張日視之皆平日受害者及歸遂發人形瘡於面不週日而死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喙出入無憚人或遠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謂之曰蛇菩薩

劉長史前夢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第進士然須待費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過求小錄訪閱之邈無費姓者後三年更訪閱亦無之如是下第者五殊嘆前夢之妄也及成化癸卯費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趣至京訪費寓相見結納旦旦供酒食爲說前夢是歲甲辰費果龍首劉亦第焉費是歲年十九距夢時蓋初生耳

行坐

右者賓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爲東道則右人坐尚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都玄敬不納窖金

都玄敬二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啓土得二甕千餘金人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其得金而致禍孰若棄金而就安哉即上疏降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嘆

服以此清譽益彰

夏傑見性

鄰人夏傑私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隨作鴨鳴傑謂村家遺所追而執之化作一執塊傑方恠委之於野踰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

鬼侮人

姑蘇園閩子城東今長州縣治後晉爲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宮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鐘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恠予聞亦多矣歲久不可勝述漫記二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從此行條有人從後掣吾帽回顧見水中一女子坐亭上裸體紫白手持吾帽召曰來則授之吾如其處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求之方欲共寢數婦人慄悍而至捕姦急出矣軍士視帽果冥隔畦禾頭耳又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媪爲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藉輦所致嘆之詈之女

奴復為一手捫青亟聞覆燭之略無人跡始信為鬼
然後亦無別異

李縣丞

鄧都縣日暮有鬼即出闌闌中交易謂之鬼市近彼
有李縣丞忽語家曰闕帝為鄧都縣市價不公以我
無私遺為議斷耳語訖遂卒家人異之一漸暮入其
境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形械畢列正竊視
間李數嗅之曰此地惡有生人氣耶家人驚懼疾趨
出亦幸無虞

孤丹

齊門外陸墓吳塔之間有某居郊垆地頗幽僻一薄
暮自外歸瞑色慘淡少憇道傷條已昏黑夜至遙見
一燈熒然由南而來諦視之乃一女子口啣一燈雖
不詳辨其姿色然覺殊有妖態稍相接語便已迷眩
女即解衣野合事訖女復迤邐而去某惴惴強歸翌
晚更思之竟往其地女亦果未如是者數晚一日某
誇示於某某曰子惑矣人口中豈實大地耶子今第
執其燈如得之便強下咽可也某始悟是夕仍去則

女又先至矣乃與綢繆初凡合時女必吐燈冥于地
事訖乃復入口至是某伺燈冥地急取咽之女遽擾
攘大慟曰其奈何某問之女曰吾明語子吾潛脩幾
百年而舟已成所欠者陽人精耳今幸獲濟於君則
躋仙地可立得矣吾大即舟也今君咽之是吾緣未
訖而獲既甚矣吾與君既爾爾不得為無情所望君
者後事耳言畢涕淚潛然竟死某命火燭之乃一老
牝狐也隨以衣棺瘞之某獨得高壽令終

士子宿兆

某士子嘗假讀一靜室室下有井傍有西梧而一水
當門即其地也成化中赴試 京師適海南丘公濬
主試其事因每不利嘆恨書論尾云兩梧夾井一水
臨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丘公閱之意為博學之士
姑取之及會燕恩榮呼此童詢其所自其士以實告
丘公大笑曰誠故事也此事聞之前輩猶得其姓里
尚當究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地鄰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

元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衙溼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申午以來非惟不能過夷亭而錢塘江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况太守

况太守鐘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紳有善聞內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拆若流善政迷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詣學官講誦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曰某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故不可罔人也於乎以有爲之才而獨歎於此君子惜之

閩語

陶垕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權勢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垕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垕仲至京師事既白詔垕仲復任大方罷職閩人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事記洪武末年

西樵野紀卷第九

西樵野紀卷第十

謚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納姚文敏公夔不由翰林而曰文者未省何謂

姜子奇伉儷復合

國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已過子奇挾妻出避愴惶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師子奇流露四方者數年後迤邐至京師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而泣之貽酒饌若許爲之悵然子奇不敢動視而去翌日復乞於路是婦適呼與語爲主母所偵令追之其乞囊中有書一緘金釵雙遂白之兵官啓緘視之題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菴有必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大悼即遣還贍以財穀伉儷復合

華嚴寺僧

弘治辛亥華嚴寺僧宗翌從師吳雲遊淮徐間宿舟

桃源瓦礫亂入舟中舟人疑寇至起視之寂如也乃
操舟更進數里瓦礫復如之及抵徐宿彭城夜見一
美人頗體麗侍女數十人迎翌語曰吾與汝宿有緣
好當邂逅於此無訝也詰旦翌疾昏譫語吳知為恠
眩作呪禳之其拋擲尤甚吳強翌即歸未三日吳卒
死而翌無恙

李司徒

司徒李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為計
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

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膳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
之今人呼賣陣者李司徒

韓公神異

韓中丞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
十人白事且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
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
中良善聞大兵至此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
班以進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
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此公卒

地人供以為神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諺云滅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
父老對日間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第君子
民之父母縣令為之默然

尤叅政

余聞之前輩嘗言蘇城尤大叅文度素志潛逸自乞
歸以來屏迹公門忘情當世惟以機杼謀生人亦罕
知者有郡侯某守蘇秩滿覲京適冢宰與尤為同年
詢以起居郡侯絕不為悟既歸蘇廣訪無覓得一老
絡繹於委巷芭鞋褰帽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
轉隱而弗見矣

保保

常熟之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五歲猶不能行終
日坐一水桶人有禍福壽夭扣之者多奇中其家因
致饒裕有虎山道士適經其門視之曰其家妖氣甚
矣衆詰其故道士曰我為治之保保忽告母曰今有

道士來見當死矣母初未為信道士在左右樹下潛書朱砂符數道焚之保保在家嘔血父之有一大鱧死浮水面其首如拳長有尋許詢其家子死矣

韓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逼城慮為不得明配偽為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伍中七年人亦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感其典焉成都人稱焉韓貞女

三悖婦變牲

福建延平府杜氏昆李三人輪供一母子雖三然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飢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

迨抵其巔燈分兩歧矢久之奈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它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侯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產謝一孳子方數歲焰隙間潛匿草莽又為王所獲子紹為買奴乞伶王乃收為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已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任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變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無聞

色兆

前歲午日余與一友解粽其友寤亦無似持色樽曰觀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為之痛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

男女統為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異之昔漢建安中男子好為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故設此禁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胡希顏城西人家為鄉黨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掩門闔而出大恚詈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長耶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持十七八輩群力其他胡怒兼運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駱堂送鬼

銀工駱堂館張氏為甥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於壘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詣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壘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閉灌以穢物冥於厠角而去既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寢以強爽堂獨謔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為禍詎若

爾意為毒之甚耶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即死焉

梓人魘鎮

梓人魘鎮蓋同出於巫蠱祝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改家也其家每夜分闈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為魘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被髮相角力也又皋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肆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為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春啟而緝之於椽間得木人為一女子在三四男子間勾引淫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為之此則營知也

鼈怪

皋橋開酒肆人張海買數鼈投釜中湯已三四沸矣

海爲縻爛啓奎視之驚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恠
急擲於河數鼈遊行踳跚而去

水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水雹其
大如柰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頃以成積麥禾大戕
其半西陽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或有傷
其項擘其耳而死者詰耆老云自生平已來未之見
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
詩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干
遮不盡尚畱一半與人看視外國亦有此能詩者

西樵野紀卷第十

幽恠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異

可徵可勸粗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

子不可不知也余少嘗從侍枝山南濠二先生

門下其清談恠語聽之靡不忘倦余故凡得於

見聞者輒隨筆識之自國朝迄今一百七十

七事名曰野紀噫余性孱劣而獨好爲是亦不

自知其僭癖也嘉靖庚子春二月旣望吳郡西

樵山人侯甸叙